



#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一冊目錄

哲學類



## 儒家哲學——四書

四書詮義卅八卷(卅卷卅一至卅八).....	清 汪 紱撰.....	汪雙池 中研所	〇二一〇〇一
四書典故八卷.....	清 凌 曙撰.....	凌 氏 台 大	〇二一一二一
四書拾遺五卷.....	清 林春溥著.....	竹柏山房	〇二一一三〇
傳註問四卷.....	清 李 塏撰.....	顏 李	〇二一一三七

## 儒家哲學——學庸

大學章句一卷.....	宋 朱 熹撰 清 吳志忠校刊.....	四書集註	〇二一三八一
大學衍義補一六〇卷(卅卷一至卅四).....	明 丘 濬著.....	丘文莊公	〇二一一三九三



四書詮義

下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祁門倪望重愚山 程夢元殿園

懷甯楊葆銘伯新 潘紀恩後園

合肥李壽國後亭 汪藻青湖風 同琴

休甯衛本瑜瑤 余家鼎藝伯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  
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節孟子曰昔齊景公  
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  
何哉節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五

尺而利亦可為與節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  
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  
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  
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  
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  
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節御者且羞與射  
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邛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章重辨他枉尺直尋一句昔齊景公田節輕提明不  
可往見之義且夫節以後皆正其枉尺直尋之非當時

策士曳裾抵掌不以為羞只為滿腔都是功利孟子直  
刺其隱而奪之曰以利言已盡策士之志矣王霸似不  
可謂利然王霸自君子致之則大道之行自枉己求之  
則功利之私王霸非直可枉己以求而自枉尺者之心  
言之則固視直尋為利焉已耳非謂計尺尋之多寡而  
謂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作一氣讀亦可  
為與乃反詰之辭枉尋如割烹自鬻因景監見之類直  
尺言些小富強但有些小功業亦便是以利言既只言  
利則枉多伸少而有利難道也可為麼蒙引說約原序  
俱作究其流弊得不償失言未是蓋章末枉己者未有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五

二

能直人者也方是究其流弊此處且未及趙簡子節即  
伸不可為意弗為也正應亦可為與句至究其流弊則  
不惟無直尋并無所謂直尺軼衍儀秦輩何嘗有半點  
功業祇汨人國是耳○御有正法夏書曰御非其馬之  
正汝不恭命蓋範以馳驅不但守正亦以棄法詭遇恐  
有敗績覆壓之患也御法有逐禽左此驅逆之車猶戎  
事之衝車從旁疾驅衝逐禽獸使奔射者之左以便於  
射此非正車御法亦非詭遇車法射者居左御者居中  
故禽左乃便射射禽皆自左達右非自左達右者不獻  
其正與車相遇者不射猶戰不殺降周書弗迓克奔之

義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今詭遇而獲是射其與車相遇者非禮矣故謂之小人不但御非其正并射亦非所射也次崖謂凡禽前面驅來我驅車迎而射之非也如次崖所言乃正詭遇者耳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節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上孟 三

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俗眼每將奸人氣焰看作動地驚天殊不知孤假虎威曾不足以當有道者之一觀古今大抵然矣大丈夫之實在己不在人在生平不在勢位居仁立禮由義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非人所得而屈亦非以此屈人彼儀衍輩所恃在勢位耳并勢位亦非己有只阿諛苟竊竊取權勢妾婦本相活現非衣冠所能掩罩也一優者演劇扮唐明皇劇終遂不與眾優共食曰我曾做過皇帝來又衙門胥役倚勢橫行動曰我某衙門誰敢不依我彼亦自忘其所以矣學者先須掃去勢利肚腸方可入道

窮理以擇夫仁禮義之精循理以踐夫仁禮義之實到得心理渾然便動容周旋中禮泛應曲當浩然氣塞天地爲宇宙間第一人物勢利更何處用得著勿以第一等人物讓別人做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節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節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節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上孟 四

不足弔乎節出疆必載質何也節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節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急於仕者行義之心難仕者自守之正無田不祭不敢以宴此只因弔字爲己仕而失位者一端言之耳君子之仕不只爲祭也然孝子之孝莫大乎尊親養親即此

一端已見君子欲仕矣弔自是弔唁之弔詩曰不入唁我翼註謂自己憂戚未是出疆載贄只預備之意其或招或聘則因而見之楚招聘孔子孔子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其載贄皇皇可見其審慎不苟亦可見矣自諸侯耕助至則亦不祭俱禮文牲殺器皿以下乃由禮意而言其不敢自安田趙註以為圭田失位三月則廢一時之祭故足弔以此世之遠遜為高者既忘君臣之義無濟世之仁又無顯親揚名報本追遠之念而趨幕榮祿者又喪身辱親之不顧君子於君臣之義濟世之仁必不忍廢而守身之正斷不少貶所以不同流合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上孟 五

汗而亦非絕人逃世也顧居叔季之世而以正道求合自是南轅北轍其能遇鮮矣但不敢必斯世之必不可行正道斯以故皇皇不已而不遇則聽之天無容強也若枉道求合則鑽穴隙之類其賤辱甚矣上章比之妾婦猶寬言之者耳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節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節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

焉人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節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節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入孝出弟守先待後此頂天立地事業綱常賴以負荷天地賴以昭明世道人心賴以不墜而國家命脈亦賴以栽培其陰隲斯民在不識不知無聲無臭之表俗眼不知而以爲無事不足怪自孟子言之而其功顯矣然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上孟 六

時解只見其有功道統則彭更輩或不知道統何與人國而亦鮮不疑以爲迂矣然當時諸侯猶知養賢固是先王之澤未泯亦可見秉彝好德之良人所固有而更虧此人學守俱造到至處所以感動得人若無此人則無以動其好德之良而天理之在人心或幾乎熄矣漢之滅也黨錮獄興唐之亡也清流禍烈宋立黨人之碑而國以式微明嚴東林之誅而宗祧遂隕理學之關乎國家命脈也有如是有天下者其亦當知所鑒矣夫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節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節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節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節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上孟

七

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節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節不行王政云爾荀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王偃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師想亦必有一番聲罪致討套數萬章不識王政而遂云云夫行王政而致人之惡伐是王政不可行矣故不可不辨引湯武事而斷宋之不行王政不使虛名亂實以阻人爲善之心也有攸不爲臣至大邑周與湯始征至奚爲後我對皆引書辭

以見四海引領之望又夾以己意釋書而歸到誅君弔民救民取殘則行王政之實事泰誓節與後我后二句對又皆引書辭爲誅君弔民伐暴取殘之證而湯居亳二節則因湯之鄰葛與宋鄰齊楚似而宋之敗齊楚非若湯之征葛故獨詳其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緊接爲其殺是童子句下則所稱匹夫匹婦卽指童子父母不爲穿鑿天下二字不必泥且復讎二字緊應讎餉言于湯有光只如註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說蓋武王之聖近於任泰誓語氣要自未醕或謂使湯伐夏救民之心得此而益光明終是曲說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上孟

八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節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節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蔡虛齋曰孟子見戴不勝是得宋柄而又有心於國者故欲其旁招俊父使忠良畢聚以庶幾成正君之功非



徒責其爲薦一居州無益也此深得孟子意矣愚又玩此章云云則宋王之不善可知而戴不勝欲之爲善孟子且教之以廣善則宋王亦非不善之至如桀紂也史載其射天拒諫淫虐如紂號爲桀宋蓋多溢辭抑齊楚惡之而益加之罪也噫人君其知所鑒矣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節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節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九

見節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陳代所問有求利意故孟子深著求利之非其辭罕譬而切此丑所問欲求不見諸侯之義故孟子直告之以不爲臣不見又酌於聖人中正之軌終之以君子之養其辭典法而盡君子指曾子子路而兼照本身所養就平日言理明志定勢位富厚不足以汙其心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節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

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節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去弊莫如速不知則亦已矣知其非義則不忍一日安矣盈之之言自謂經營苦心兩全善策殊不知橫征有何難已王政之詳或非一日所能舉去橫征之弊何妨朝令而夕行況斯二者尤民上所不當一日安民生所迫望不及待者乎哀公問用不足有若對以盡徹百姓不足君執與足國用只當節儉豈在多取於民乎盈之原未嘗存心愛民耳夫豈誠今茲未能也哉今人謂待之來年然後已則來年又必不能已此猶後一層話耳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十

有宋呂范諸公更除安石新法是皆毅然廢革不待踟躇而論者謂其更張太驟以致小人側目終釀紹聖之禍愚意不然夫民苦新法首疾心痲安可一日少待毅然除之仁至義盡也若乃紹聖之變更調停之召亂則以哲宗昏愚狎比羣小所致於更張之驟也何尤但高后聖后元祐諸臣皆賢臣而不能格哲宗之非心當日有一當格心之任如程頤者而蘇軾又軻張嫉之使不能安諸朝則富范司馬諸公於格心之道有未盡耳若謂更張不宜太驟則是必如盈之之說而後可也夫豈然哉○按周禮司關掌國貨賄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

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  
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而猶幾同是關有征  
也泉府掌市之征布廛人掌斂市欵布總布質布罰布  
廛布而入於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王府欵  
列肆之稅也總布無肆而立地之稅也質布質人所罰  
犯禁之錢也罰布罰其買賣不平之錢也廛布貨賄諸  
物即舍之稅也是市有征也夫農有田稅工給藝事而商買豈  
得全無所征故古者取稅於農賦財於商買不使逐末  
者得以逃征於上關市之征殆不可謂盡無矣然鄭註  
五布職於廛人欲知取其物之稅者不得復取其地之  
稅也又云皮角筋骨以當地稅也則征物稅者不征地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七

賄亦征及之此則其不當有也明矣故孟子言關市譏  
而不征自爲時弊言之不必執孟子而非周禮也凡看  
古聖之書要當平心靜意參互考究以求其說不當橫  
張已見執一廢百何蘧春曰王介甫依託周禮立新法  
天下騷然胡致堂父子以其病民也遂力詆周禮非周  
公書噫以釋經之誤而貽天下大患或又廢聖人之全  
經其失均也斯言也亦可謂知說經者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  
好辯哉子不得已也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通章以一治一亂爲經以不得已爲緯以正人心拒揚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七

稅而征地稅則不征物稅可知與孟子廛而不征之言  
似異而同矣又周禮司市云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  
作布錢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是周禮亦  
有法而不廛譏而不征時也但周本關市有征而孟子  
每言不征者蓋以戰國之時民罹凶札甚矣關市之征  
自所當去也又周禮於市廛則不征征則不廛而戰國  
時既取其廛又征其貨是重征之也周禮於關只征商  
賈且聯門市則征於關不征於市征於市不征於關而  
行旅往來不征其所攜貨賄也而戰國時則或既征於  
關復征廛市是三征之矣且非商賈而出入者則其私

墨爲主意而氣化人事又一治一亂中之經然重以人  
事挽回氣化一邊洪水夷狄猛獸邪說暴行又一治一  
亂中之緯而四提邪說二字又亂中所特重者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  
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節使禹  
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而居之  
治亂中各有賓主佐領前後脈絡照映此一亂洪水爲  
主龍蛇鳥獸則乘洪水之亂以逞其亂者也堯曰湯湯

洪水方割洪水二字出堯典洛水一句乃舜讓位於禹時所追述之言引此一句只因做余二字見得聖人以天下爲己任而不得已之心非以起下使禹事亦不致以證洪水之亂但恐人不知洛水之卽洪水故又釋之耳使禹是舜舉實是堯使治水驅龍蛇分二事言勿謂只以洪水作主水得道而蛇龍自遠險阻鳥獸亦平對說觀下驅虎豹另一事可見也蓋佐禹者益總之者禹使禹治之句中自該有益烈山澤事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圃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三

園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此一亂暴君爲主邪說暴行則乘暴君之亂以逞其亂而禽獸又暴君及邪說暴行之所招致也堯舜沒起下暴君道衰起下邪說暴行道者聖人之流澤也無所安息二句對上人得平土而居及爲巢爲窟窟邪說暴行又作又字對暴君言邪說從諛之說暴行助惡之行然已作後日楊墨胚胎矣園圃積而爲汙汙池積而爲澤

而沛澤又至於多由暴君代作於上邪說暴行又作於下日積而然也禽獸至對上蛇龍自堯舜沒至禽獸至俱包夏商言及紂之身二句方單卻到紂王觀疇說亦如此天下又大亂又字對暴君代作來紂是臨末一個暴君也存疑以暴行通指上下時解謂又大亂又字卽暴行又作又字非也夏桀瑤臺瓊室當時草履昆吾不可謂非邪說暴行時解以堯舜沒至不得衣食作一截而以邪說以下作一截連屬之紂亦非

時爲多桀之爲暴亦未必滅於紂蒙引謂湯之伐桀較再周爲易故略去不言亦未是蓋桀之亂湯尹之治與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四

紂亂周治大同故不欲繁述之耳禹周之治本堯舜文武爲主禹周輔之孟子意卻以再周爲主猶自任名世意也誅紂治暴君之亂伐奄戮飛廉滅五十國治邪說暴行之亂驅猛獸治禽獸之亂也驅之者山虞林衡之官厲治山澤開闢汙萊則禽獸遠避其園圃汙池之屬亦從而復治可知也引書以見一治之盛而意重佑啟後人二句正則邪說不得而閒之無缺則邪說不得而入之益見先王之爲後世慮者至深且遠而文武謨烈萬世所當率由矣自此節以下漸側向邪說邊故引書文暗暗振起時解謂重武王能承又宜重周公能輔之

俱非孟子引書本旨或又謂周公歸美君父殊不知此穆王命君牙語此目未睹尙書而謬者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節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此一亂又邪說暴行爲主而弑君弑父卽邪暴之尤者也世衰謂文武成康旣沒道微謂王迹熄也平桓釐莊皆庸主故不可謂之暴君而邪說暴行之興則比夏商爲甚有作有字對前節邪說暴行又作來邪暴作於夏商周公治之以正無缺而邪暴熄矣至此則又作也邪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五

說非禮義而假託禮義之說暴行果敢於逆理悖倫之行雖不必盡出弑逆而弑逆實由是出楊墨又於此著其漸矣懼字深於警余之警字同此以天下爲己任之心而明王不興則以匹夫任世道不能無懼也作春秋討亂賊則闕此文謨武烈之正無缺者以息天下後世之邪說暴行也春秋天子之事言春秋便是天子之事蓋春秋以義制權義之所在便是天子之事雖周天子不得與之爭權矣春秋所書多是周公舊典閒斷之以己意則如成宋亂宋災故及天王狩於河陽之類皆命討悖庸之大且顯者其或天子失道則王且或不稱天

亦何嘗以大權還之王觀疇謂春秋以明天子之事只是以大權還天子蔡晉江謂西周盛時史皆記天子之事其後史書所記只自記諸侯大夫之事無復天子之政令矣孔子奉天子之法以褒貶仍記天子之事使天子威令復振非若列國之史只自記其事而已故曰天子之事此皆曲說小儒總見得託南面之權與專擅僭竊一例殊不知南面之權只是天下公義非一代天子所得而私實則匹夫所得而與且託之筆削則究只虛存一個治法有王者作舉而措之爲治不難耳若以此爲僭妄則是爲匹夫者不可言治天下之事而孟子每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六

言王政亦是僭妄矣夫豈然哉朱子曰孔子筆削春秋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甚微辭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予奪人來不過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使人知所勸懲耳然則春秋之褒貶予奪亦義理所自具孔子亦明其義耳豈若後世妄臣作日抄野史以誹謗時事爲哉知我罪我所不暇顧正見不得已苦心罪我亦暗射好辨之譏言孔子作春秋當時亦未嘗便一治而治法自此已存其治爲愈大故註云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

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節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仍帶世衰道微來雖孔子能垂法於下卻無聖王行法於上故諸侯得以放恣於上而處士橫議又乘諸侯之亂以爲亂於下如刑名縱橫兵戰莫非邪說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七

而楊墨又其尤也無父無君合下便是禽獸爲我兼愛合下便是無父無君不必言流弊倡之爲邪說存之爲暴行邪說便可包暴行在內引公明儀之言見食人者不必真禽獸以起下楊墨之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蓋展轉相誣卽是人相食也亂一層甚一層洪水蛇龍只因氣化夷狄猛獸則生於人事弑父弑君無父無君則夷狄猛獸卽在人心矣治一代難一代禹周得君有位其事得行孔孟則無君失位只得託之筆削空言而已故俱著懼字閑先聖之道跟上孔子之道不著來則先聖指孔子然章內曰聖人之道衰曰世衰道微則道字源

流甚遠蓋經孔子一治之後則斯道屬之孔子而實則堯舜禹周公歷聖相傳之道也距楊墨三句一氣連下言距絕楊墨而放其淫濫之辭使他的邪說不得興起以誣民害道也作於其心之作猶動也發也心字又下文正人心張本邪說入於人心則害事害政以入於夷狄猛獸故欲正人心而息邪說心爲道之所寓道雖傳之歷聖實則具之人心邪說息而人心正則聖人之道著矣距楊墨以閑聖道而距楊墨之言聖人不易是可見辨之之心與禹周孔子前後一揆矣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七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節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吾爲此懼節說到本身矣此又總束三聖之治復言無父無君之當膺以起我今日所以欲正人心之故而再言子豈好辯哉不得已也束之首尾相應亦自然章法也息邪說所以正人心而息邪說又須以正人心爲本二句體用相須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說仁義杜功利皆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說之本也邪說自在位者行之

則爲暴行自處士出之則曰誠行誠暴一也卽無父無君之行也由邪說誠行而益濫之以暢其言以簧惑天下則曰淫辭距之放之皆所以息邪說也未復以距楊墨望之於人而引之爲聖人之徒而不得已之苦心乃益迫矣夫當日者申韓蘇張皆簧鼓天下而孟子不急爲之辨而獨言距楊墨者以害有深淺抑舉其尤也老莊依附道德而後世方術仙釋皆由其濫觴爲害亦深而孟子未詳辨者當時方急功利而老氏淡泊無爲不與時合其流未盛也然孟子黜霸功則距管晏矣言省刑則闢申韓矣鄙妾婦則詘縱橫矣刑善戰則誅孫吳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充

矣攻許行劓於陵則抑黃老矣故此言距楊墨者舉其尤耳孟子之辨邪說其嚴如此而司馬遷猶以名法儒墨老氏絮長短班固以儒墨並列九家則當時實未嘗有人尊信孟子而韓子稱其闢之廓如則以仁義之道由孟子而明至今賴焉則其辨之功也顧乃遭火於秦儒統幾絕漢初尊尙黃老視儒者爲繁迂之術惟董子正誼明道不計功利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說者絕使勿進而儒術得以不墜然則董子亦庶幾一治不可沒也漢治不純真儒寥落明帝迎金人而事之而釋氏遂倡於世釋氏空寂似老慈悲似墨禪定似楊合數

異端而一之而又言性言心高出乎天地之外則益迫吾儒而戕其本根率天下人而歸之槁木死灰同於滅絕蓋不待相食而人類自亡矣邪說之害未有甚於此者韓子力排而痛絕之欲投之水火以絕其迹以自比於孟子之距楊墨焉後世猶知釋氏之非則自韓子始也乃韓子當日受投竄之不暇而降自五季干戈擾攘及有宋興真儒雲蔚周程張邵之徒羣奮然以聖道爲己任闡性命之微繼斯文之統而孔孟之道得以大彰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博文約禮而臻其至吾儒之與邪說是非燦然如日月之照羣形誠吾儒之一大幸矣昔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平

之題於蜀驛者曰斯世無仲尼萬古如長夜或續之曰斯世無仲晦萬古終冥昧誠哉朱子之功尤孔子而後之所僅見焉者也顧明王不興聖人失位既不能見之行事而徒託於空言故異端抑而愈熾邪說窮而益流則亦終勞吾儒之口舌而不能已焉而如陸如王者則陽儒陰釋陷於邪說而不自知章句八股之徒又借儒術以傲顯榮而茫乎不知所本是邪說不在門牆之外而在腹心之內其爲害也抑又甚矣况乃佛老形推陰陽術數羣然雜出惑世誣民百孔千瘡膿血流溢時賢雖有稍知與佛老辨者而不能先有諸身則亦浮夸寡

當而創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又與於邪說之甚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  
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節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  
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蚘而後  
可者也節夫蚘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  
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  
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節曰是何傷哉彼身織  
屨妻辟纊以易之也節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  
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三

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  
鵝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  
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節以  
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  
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者也  
不苟取之謂廉不取之謂矯一有所矯畔道滅倫無所  
不至矣仲子所爲與釋迦頗相似只顧他矯情立異便  
人倫都不顧人只驚其苦節自高以爲非人所能及亦  
遂忘人倫之爲重使人人效之將至舉世無君無親淪  
於禽獸且將世界滅絕無復人類其爲罪莫大焉俗儒

或謂仲子孤介自守足以風天下之卑汙者不亦謬乎  
以仲子爲巨擘欲抑而姑揚之且以甚齊國之無士耳  
甯謂仲子可風也哉但此章匡章方震其廉故孟子亦  
姑辨其不能廉其於棄倫之大罪則未暇按律行誅耳  
惡能廉非謂其不廉直是廉不來蚘而後可正所謂惡  
能也居室食粟只要我有當得原不必問誰築誰樹而  
非所論於仲子之操蓋以爲無傷於義則世家之室之  
祿何嘗傷義以爲傷義則於陵之居妻之食又豈盡義  
充其類焉苟非出於伯夷則皆不義之類矣除是不居  
室食粟而後能充其操而如是則除是蚘也釋迦之棄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三

國違親也亦謂人有此心只當寂守豈可以夢幻泡影  
之身勞勞事物而喪吾本來面目故要棄人倫國家而  
遂其空寂之願又以人物同是一生豈可獨私父母所  
以慈悲戒殺無復人我衆生相然謂六塵色聲香之當  
味觸法絕則不但國不可有并飲食衣服亦不當有并眼耳鼻  
舌心意亦不可有如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也則不惟  
色聲之類不必廢并國家亦只等閒而又何必棄國而  
又何必靈山謂人物同此佛性皆不可殺則草木豈非  
有生佛氏必不能并不傷一草一木矣知謂草木無知  
與禽獸異則人與禽獸蠢靈豈無所異親之與人親疎

豈無所異而安得平等而安可違親故充佛氏之操則  
槁木死灰而後可而佛又惡能也哉趙威后對齊使曰  
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人上不臣於天子下不愛其親  
中不索交諸侯是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也何爲至今不  
殺乎夫威后婦人猶知仲子之可殺乃今日聰明男子  
且相率而膜拜於無君無父悖戾之神何其身爲男人  
而智識反出婦人下也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終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

上孟

三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一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祁門倪望重愚山 同邑 程夢元廢園  
懷甯楊葆銘伯新 潘紀恩後園  
合肥李襄國後亭 同邑 江峯青相嵐  
休甯甯本瑜瑋香 同邑 余家鼎彝伯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節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節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一

章分四段而實一氣搏挽此段言治不可無法苟不行先王之道則雖善亦不足以爲政矣意且虛講下段乃正申明此段意也首節堯舜之道云云只言雖至聖不能廢法不但道字是虛懸併堯舜二字亦只虛擬蒙引謂指蘊蓄運用於一心者言語氣似不穩貼次節先王之道卻指仁政言故曰節爲政二字指平治天下言徒法字即先王之政也徒善二句結上固重上句然法以人行下句亦不可輕蓋非善固無以行法而既善又當知取法內外相資意也。十二律以黃鐘爲本蔡西山本史記律書法子黃鐘三分損一下生丑林鐘對冲爲未

律 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寅大簇本位太簇三分損一下生

卯南呂對冲爲西律南呂三分益一上生辰姑洗本位姑洗三

分損一下生巳應鐘對冲爲亥律應鐘三分益一上生午蕤

賓本位蕤賓三分損一下生未大呂加一倍對冲爲丑律大呂三分

益一上生申夷則本位夷則三分損一下生酉夾鐘加一倍對冲爲卯律夾鐘三分益一上生戌無射本位無射三分損一下

生亥仲呂加一倍對冲爲巳律其法陽生陰皆下生陰生陽皆上

生而陽居本位陰居對冲陰在西方如其本數陰在東方則加一倍也仲呂復三分益一上生黃鐘則不及黃

鐘本律而稍短爲變黃鐘變黃鐘三分損一下生變林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二

鐘變林鐘三分益一上生變太簇變太簇三分損一下生變南呂變南呂三分益一上生變姑洗變姑洗三分損一下生變應鐘變律止此以下雖可相生而無所用也京房法以變黃鐘爲執始展轉相生終於南事凡六十律以正五聲則十二律皆可起宮黃鐘一宮則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和變蕤賓爲繆變林鐘二宮則太簇爲徵律半南呂爲商姑洗爲羽律半應鐘爲角蕤賓爲和大呂爲繆律半太簇三宮則南呂爲徵姑洗爲商應鐘爲羽蕤賓爲角大呂爲和律半夷則爲繆南呂四宮則姑洗爲徵律半應鐘爲商蕤賓爲羽律半大呂爲角律半夷則爲和律半夾

鐘為繆律半姑洗五宮則應鐘為徵蕤賓為商大呂為羽律半夷則為角夾鐘為和律半無射為繆應鐘六宮則蕤賓為徵律半大呂為商律半夷則為羽律半夾鐘為角律半無射為和律半仲呂為繆律半蕤賓七宮則大呂為徵律半夷則為商律半夾鐘為羽律半無射為角律半仲呂為和律半黃鐘為繆律半大呂八宮則夷則為徵夾鐘為商無射為羽仲呂為角黃鐘為和律半林鐘為繆律半夷則九宮則夾鐘為徵律半無射為商仲呂為羽律半黃鐘為角律半林鐘為和律半太簇為繆律半夾鐘十宮則無射為徵仲呂為商黃鐘為羽律半林鐘為角律半太簇為和律半南呂為繆律半無射十一宮則仲呂為徵律半黃鐘為商律半林鐘為羽律半太簇為角律半南呂為和律半姑洗為繆律半仲呂十二宮則黃鐘為徵律半林鐘為商律半太簇為羽律半南呂為角律半姑洗為和律半應鐘為繆律半此十二律還宮之法也蓋黃鐘不為他律役而商不可陵宮角不可陵商徵不可陵角羽不可陵徵故自商以下有用半律者有用變半律者五聲之次以宮三分損一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上生角五音已備角三分損一下生變宮和變宮三分益一上生變徵繆以羽宮之閒相去三律角徵之閒亦相去三律其聲難和故加二變聲以接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三

續之也五聲上下相生故有用變律者然非可泥於宮八十一徵五十四商七十二羽四十八角六十四三分餘一數不行之說也呂氏及淮南子律呂相生法則黃鐘下生未林鐘林鐘上生寅太簇太簇下生酉南呂南呂上生辰姑洗姑洗下生亥應鐘應鐘上生午蕤賓蕤賓上生丑大呂大呂下生申夷則夷則上生卯夾鐘夾鐘下生戌無射無射上生巳仲呂此則所謂隔八相生法與史記律書稍異不必對冲加倍然律度長短則如一也蒙引所纂語而未詳每只說得黃鐘一宮五律則其餘七律不知何用故茲特詳考之樂律最難言而黃積慶李文利之徒又全不知音無知妄作近毛西河又且謂律呂只以生度量權衡無關作樂試問孟子此語又作何說亦附辨於此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節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節故曰為高必因邛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先王之法即先王之道也承上段言人君能遵先王之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四

法則必無愆過遺忘蓋先王既盡其心又立之法以垂天下後世實天下後世凡爲政者所不能外而爲政者所必不可不因也法由心立心以法行方員平直五音本立於法之先而用顯於法之後聖人竭耳目之力以察其精然後卽此以立之法不忍人之政亦是聖人心思中所權度斟酌但以此心見之行事則民被其澤可傳後世所謂不可勝用仁覆天下蒙引謂用心思而無法何從興養立教先儒無法以繼之則自聖人而止之說未是愚謂先王有心則有政與徒善者自不同此云既如彼而又繼之如此總形容其善而又善先儒亦設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五

言以見聖人念慮之周立法之備耳不必看煞也又蒙引謂竭耳目心思之聖人又在堯舜離婁之上蓋彼皆用法之人此言立法之人也愚謂自羲黃以至文武凡立法者皆此聖人不泥定堯舜上下若認真堯舜則立法之人非用法之人下章法堯舜可證也耳力目力究只是陪賓蒙引俱忒泥煞又按爲高二句見禮器則章內四故曰或皆成語今人謂只從上文斷說亦未然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節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節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

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仁者有心有閭而智知所因之人非徒善亦非徒法者也無道揆節卽播惡之實也上段言能遵先王之法則無過所謂惟仁者宜在高位因遂承上段而言不仁播惡之禍無道揆卽不遵先王之道而妄作也道度非兩項在朝廷立表則爲道自有司庶民奉行之則爲度無道揆不信道皆是上無禮無法守不信度皆是下無學無之尙只是不用他不信則且從而非毀之矣對君言則臣爲下對官言則民又爲下至於犯義犯刑則賊民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六

興矣蒙引以下無學專指小民蓋因註無以教民而言愚意亦不必泥蓋臣民亦皆可統言民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節泄泄猶沓沓也節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事君無義指妾婦容悅之道言進退無禮指相窺相從之行言言則非先王之道正所謂不信道不信度者此正所謂泄泄也承上段言播惡之禍其君實然而爲臣者尤不得謝其救過之責也責難大概說陳善閉邪正責難細密處仇氏謂責難陳善須照定本章仁政說愚

謂責難處固兼心政而責難陳善則格心之道爲多君心爲行政之本勿因本章重遵法而遂偏主行政上也臣能格其君心之非則君仁而行法有本有仁心而遵先王之法則宜在高位而平治天下不難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節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節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節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節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七

前章但言取法先王此章乃指言取法堯舜蓋以人倫爲方員以堯舜爲規矩至也如大學所謂至善欲盡君道臣道皆法堯舜則知止而可止於至善矣二所以字中有多少治法在雖不外一仁字卻不只虛虛一個仁字如六府三事之脩和元首股肱之喜起皆是所以事君治民者但本章只言人倫故從來講家都不及於治法抑思明德新民皆人倫內事且本章云賊其民暴其民甯不兼治法言乎則勿以治法看人倫外可矣不法堯舜則爲幽厲亦甚言以警人君也前二節兼言君

臣後二節單言君孟子本意原重君上卽上章末段責臣亦是致望於堯舜其君也孔子曰節只借作中紐或單重此節非是幽厲總承甚不甚二句慶元只承危削邊亦未是○謚法動靜亂常曰幽戮殺無辜曰厲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節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節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節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承上章而申言不仁之禍又因其惡禍之心而望以改圖也意重諸侯上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八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節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上章言不仁之禍此章言爲仁之福也蓋惡死亡則莫如爲仁爲仁者亦反求諸己而已反求非空空是自反便要盡仁盡智盡敬仁替敬是命反求是言配命皆反求諸己是永言配命天下歸是福身正而天下歸是自求多福愛人是大概推心及彼治之禮之無非是成此愛治人則少不得法制品節此中有精義之學知明處當非智不能動民以禮又爲治中之節文細膩處愛人

治人禮人在事是仁智敬之施仁智敬卻在身心乃愛  
人治人禮人之本皆反求諸己是反求其本非只反求  
其所施之事皆字乃鞭緊一步語非推開一層說註云  
不得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之類二字乃總上三  
件言亦非推類而言仁智敬三者已包括無遺不必更  
作推開盡仁則至誠惻怛盡智則知明處當盡敬則周  
旋中禮其身正矣本無不盡自施無不宜施無不宜自  
效無不至人無不親無不治無不答而天下歸之矣若  
其有不得則終是仁智敬之有未盡耳註中自治益詳  
亦益詳於三者之中非有詳於三者之外雙峯謂上三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九

句包括未盡故下面添一皆字蒙存淺皆因此遂謂上  
節接人之道此節則言凡應事接物之際皆當反求脩  
身尙有許多事不推開一步天下亦未必便歸此皆誤  
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上章已見天下本於身意此章又因恒言而推其所言  
之序以歸本於身重末句不重恒言重本不重序然齊  
治平各有事功推行步驟亦不可竟略此與大學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節必先意似而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其特重自可見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  
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承上章本身而言脩身以治平之效脩身二字在不得  
罪巨室句中不得罪巨室非曲法奉承惟脩身循理之  
至乃有以服其心故下文曰慕之若不然者剛則興怨  
柔則取侮而已何慕之有衛獻立而林父懼魯昭立而  
叔孫憂皆自得罪巨室始也夫既能脩身則是不得罪  
天下臣民矣何止不得罪巨室要知天下遠而巨室近  
臣民賤而巨室尊人君舉動稍違其則國人未必知而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十

巨室已敢從而非議之矣巨室慕而國天下皆慕有次  
序而無推行治平事業則在德教溢乎四海句中德卽  
其本身以加民者教則加民之治法也人心未服德教  
亦未易推行所謂不信則以爲厲己是也又有勤遠略  
而不求諸身者如霸者之假然巨室先有所梗人雖奉  
承教令亦終不是心服故必足以服巨室一國天下之  
人心而後德教之施乃沛乎莫禦德教溢乎四海句上  
著一故字時解將故字換做而字便混矣慕虛而德教  
溢實虛實須辨德教溢四海正所謂爲政不難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節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節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節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節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節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此章語意曲折講家頗費周旋其實意有兩截總註自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一 中孟 土

明蓋理勢皆所當順而自強只在行仁景公女吳亦順天之事不能自強自不得不順勢顧同列侯伯而為人役心自不甘故因其恥而策以行仁惟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也究之行仁受命聽之自天而理勢所當順要未嘗敢逆天王見愠昆夷受囚羗里亦未嘗不順勢也惟戎疾不殄而烈假不瑕則終能為政於天下若不能自強而徒欲逆理勢以力爭則是執熱而不以濯矣今人若欲纏首節作串則自多費周折○首節德以行言賢以事言○夫國君好仁二句或作孔子語或作孟子語未詳孰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節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節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節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節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章言不仁之危亡重自取二字危菑亡蒙引分三項一件深一件自好雙峯以樂亡句總上二句未是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一 中孟 土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節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節故為淵為魚者獺也為叢為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節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節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節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絜矩之道也此中有實心實政在即仁也仁為民情所歸而況有毆之者逼其後當時諸

侯皆鷓鴣獨無淵叢可歸耳故順民欲而乘時勢爲功  
自易但自爲鷓鴣已久民心已失志仁非獨王亦以救  
禍收渙散之人心布方新之政治約待數年元氣始復  
是猶求三年之艾也及今畜之可耳苟志於仁則察識  
其本心而擴充以行仁政豈惟救病王不難也不然則  
亦與當時皆侯同陷死亡而已望時君急於志仁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節擴安宅而弗居舍正  
路而不由哀哉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三

自暴愚也自棄不肖也禮卽仁之施仁卽禮之本克己  
復禮爲仁仁則動容周旋中禮無禮則心德亡不仁則  
亦無禮故言禮義仁義其實一也但禮義在事仁義在  
心自暴者氣濁質剛中心錮蔽而妄敢作爲故暴在事  
爲上見自棄者質柔氣餒中心雖稍明而不敢承任故  
棄在心體上說或以禮義二字只當道理二字非也愚  
不肖雖氣質之偏而未嘗無仁義之性一生豈盡無發  
見處若肯察識力行則愚未始不能明柔未始不能強  
奈他非之諉之以自曠其安宅舍其正路所以謂之自  
暴自棄所以可哀然使愚不肖者而肯察識力行則天

下固無愚不肖之人而自暴自棄之名亦可不立矣末  
二節兼承暴棄言雙峯單承自棄邊不是亦由其於仁  
義禮義二字看不融會故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上章爲愚不肖之不及言此章爲賢智之過者言在物  
曰道行之曰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盡倫踐形初無高  
遠難行之事此所謂中庸然曰親親長長則人邇之易  
之曰天下平則人遠之難之矣抑知果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則天下無不平又何必厭近者之易而馳心以他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西

求其遠且難者哉此對索隱行怪者言故愈說得平易  
南軒所謂人君率之云云似反失指點語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德事親弗悅弗信  
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  
乎善不誠其身矣節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  
也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章語意雖與中庸稍異而大旨則無不同總欲擇善  
固執以全其天命之性而爲王道化成之本也首節以  
居下位者逐層推到誠身推之有序而歸宿有本然時

解謂中庸此節一句有一個素定孟子此節要以誠字流貫則其實不然中庸言素定只是素定乎誠斷不是素定信友悅親諸項安得云一句一個素定詳見獲上信友悅親都是一誠所感而有尊卑親疏難易遲速之不同故其序如此必以誠字流貫亦隔語氣但到至誠能動時則一齊能動耳次節則與中庸稍異中庸天道本天言而歸之生安此天道則指人人有天命之性言思誠者主於思以誠之先立其大而審機自慊也思字黏誠字與慎思不同只屬行邊不兼知邊孟子固云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而後二節只言思誠不復言明善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五

者明善本只爲思誠地如格致只爲要誠正脩身故但言思誠而善之不可不明可知非以思誠之思字兼舉明善也顧有未明善而思誠者善既未明誠處亦錯愚忠愚孝夷清惠和誠非不至而究未能依乎中庸故朱子總註特標明善爲思誠之本所以闡孟子之意而閑中庸之道意至深遠也蓋思誠卽上文誠身但誠身是現成字面思誠是用功字面中庸誠之言固執之力此言思誠是慎獨之機故用字稍別雲峯以思誠兼知行已非朱子之意矣陳介眉又云思卽思此善欲其無不明思誠卽明善此混帳說也明善須用學問安得只云

思乎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節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善養老中有王政之全在非富之則民無以養老非教之則民不知養老非民皆知有以養其老不可謂之善養老故末節直言文王之政二老之歸以同德相孚也二老非輕有所歸者而且歸之天下誰復有不歸者○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六

盍歸乎稍讀來字另讀有神物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節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節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責人臣當輔君以仁不徒作深文之獄也率土地而食人肉句只當會意不必以率字作由字解辟草萊任土地與制民田里異者壤經界殫民力而官收其利其虐



民甚也輔桀富桀而爲民賊其罪惟一故連類及之不必多作牽絆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節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目睛爲神明之使神則誠不可掩所爲良也觀人以神其觀微矣然必帶聽言一句見不可徒以言觀人而亦不可盡忽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申孟

七

恭儉在心不侮奪在事以敬勝忘此心之恭以義勝欲此心之儉恭儉以德自無侮奪之事侮奪人之君其驕泰甚矣惟恐不順焉正此心之驕泰也徒以聲音笑貌爲恭儉亦心勞日拙矣

○信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節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節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權以制中兩重相倚則權之而從其尤重時中之道古

人亦有以權援天下者湯武征誅是也孟子說齊梁以王天下亦是權然非髡之所能知矣然髡問亦非泛然者意以男女之別喻守身之正也不忍嫂之溺而曲禮不必拘則不忍天下之溺者守身之正亦似可不必泥亦兩重相倚從其尤重也殊不知援嫂以手未至失身若舍先王之道而徇功利之習則枉己徇人天下必不可援是猶自斷其手而欲以援溺胡可得也子欲手援天下乎以髡不足與言權而姑卽其言以折之耳卽使天下枉道可援亦君子之所不爲故惟精義之至者爲可與權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申孟

六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節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節古者易子而教之節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而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此爲以責善賊恩者言耳君子不教子蓋古有是語而丑問之也大抵父非不可教子而不可如師之督其子絀亦見傷恩者多矣然此亦概言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有其道矣曷嘗必不教須善會之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節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節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節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此章言守身之孝也非守身無以事親知事親之爲大則知守身之大矣大猶云大節失此而他無足觀也本如務本之本天下之道皆原於此也非守身無以事親者人子不失其身親之志也戰兢守身所以養志也養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九

志非止將徹請與舉小節以觀而曾子之先意承志無往不在可見無往而不以父母之志爲志則守身亦惕然不敢稍寬矣養曾子節註云雖有曰無雖有二字從將以復進句看出私存反譏朱註之非謬也未節註人當如曾子此章本意程註未必章意然意思甚好玩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官人安民事莫大焉而曰不足適閒格心其本故也仁

以心之德言本也義以心之制言用也既仁且義則正而無非矣莫不仁莫不義莫不正用人行政皆無私而合宜也用人行政皆無不正則國定矣是一正君而國定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言毀譽不足憑註脩己觀人二條乃所以言此之意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以有責爲斯人幸以無責爲斯人危也也耳矣數虛字慨歎至深因斯言而慮責於早則亦斯言之責之功也夫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三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爲人師非患患在好之心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節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節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上章姑責其不早見次章乃微責其失所從然語意引而不發亦曰子敖之不當從固不欲明言耳只一從子

敖便有比匪之傷不必推到後來去就之難潔若孔孟則無妨於見惡人又自有道矣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節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此爲舜明不告之心不重用權意按四岳薦舜已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在側陋之時瞽瞍已允若矣豈當釐降之日而猶不許其娶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然事之有無可無辨而無後之大與告之之禮權之則輕重較然矣父有瞽瞍之頑子有虞舜之孝設有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三

不告而娶君子以爲猶告可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節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欲人用力於事親從兄與有子其爲人也孝弟章同意首節二實字指性體言後節三實字以用功言總註宜玩蓋人之有生滿腔子無非惻隱而所生之本則惟父母故仁心之發亦莫真切於此次則同本之兄弟而已但父母愛深於敬而兄弟敬勝於愛愛親者體元之仁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三

敬兄者嘉會之序於一本只知有愛及有同本分形者而愛之中敬以生焉故事親主於仁而從兄主於義此愛敬之念發之最先未有枝葉而天真自然無待勉強所謂實也自此而仁民愛物皆愛之推忠君順長皆敬之推而已故曰天下之道皆原於此以性分言仁義禮智皆性之德而仁義爲之綱禮卽仁義之秩然有序者智卽仁義之瑩然明通者耳故言仁義而禮智統是矣以工夫言則仁義上無處用功而用功只在致知力行致知智也力行禮也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克己復禮仁也易傳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從事智禮而仁義出焉次節曰知斯二者弗去曰節文斯二者曰樂斯二者皆用力字面也易傳曰貞者事之幹也知而不能守由知之不真故必知其正而固守之方可謂智人於別事凡百求知而至於事親從兄反無以盡其道既不曉得事親從兄則雖無物不知亦何足爲智是已失其本也故曰智之實在當務工夫惟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行之有序曰節成章曰文節文斯二者謂節其事親從兄而使之中節文其事親從兄而使之成章如事親豈止是一愛便了須是溫清定省有許多儀節又須有和氣愉色婉容承載此孝

思出來凡先意承志諭親於道此中細微曲折須是禮以制之節之文之事親之道始盡而無弊樂斯二者謂體認得真節文得密又不畏其難而喜好以行之也此句未便是和順從容地位註中和順從容本是解樂則生矣句惟喜好去行便漸漸純熟真性日日洋溢出來乃覺和順從容所謂生則惡可已也足蹈手舞無非天性便節文都渾化了久則天天則神也由知而弗去而節文之以至於此方完得一箇孝弟方推得出去以及民物而盡仁義之量時解每將五實字混作一例故云仁義智禮樂之實皆只是事親從兄知愛親敬兄無待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三

於勉此智之實能事之從之無待於強此禮之實此卽良知良能之說抑知良知良能只統在仁義之實中若只以此爲智禮之實則守其良知而已而不復用其致知力行之功理有未窮行有未密不但舉一廢百而其事親從兄處亦多率情任意不合中庸孝弟且未能盡道又安能推之天下之道乎且儒者致知格物以盡經曲之詳何在爲身外事孟子言之亦爲舍本求末者言之以使之反求於近耳若泥此而謂家庭之外遂不必求知求行則亦守之太狹矣夫豈孟子意哉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謂天下之道可自孝弟而推如孝弟行仁

之本云耳非謂天下之道卽此而盡也又節文二字說約以爲節其太過文其不及然朱子常云禮者天理之節文豈天理上亦有太過不及滄柱辨之是矣但滄柱又謂不是把禮去節文他只就孝弟行去便有自然之節文如其說則孟子當云斯二者之節文是也不當云節文斯二者是也其非益甚矣然玩朱子總註然必然後數字則後節工夫尤重智上蓋知而弗去知已兼行在內而禮樂以成其終必智以開其始世之不務孝弟者非其不能行而由其知之不真也抑朱子時若子靜兄弟已畔卻格致工夫誠敬事業而只欲徑約朱子盡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三

爲慮之故特重言之以閑中庸之道也從來此章舊解如小註則分一經一緯黃氏則謂知而弗去體認操存節文就纖悉細密言樂爲成熟結果虛齋則云仁義之實是主腦智禮樂皆所以全此孝弟次崖則云五實字不同例從未有以五實字作一例而作自然無工夫說者近乃畔入良知之說其餘姚流毒邪彘見有斥時下講章者謂名爲體註而實畔註名爲述朱而實畔朱也信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

子節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  
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性分純篤則勢分不足以動其心意重上節下節則推  
其效而贊之抑以申明上章事親爲仁之實意也得親  
順親二句表舜之心最爲切至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天  
地閒且無所容庭幃內且難自活舜方求所以爲人爲  
子之不暇而何暇於天下之大悅而將歸已順親註云  
諭親於道其於語氣似不順要知能使親與道爲一則  
我能與親爲一是之謂順在聖人固不敢謂親之非道  
而親之不以道使子必子之有未盡道者致親之不順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一 中孟

五

故自盡其道卽所以諭親於道註意似拘而實精若徒  
作順親說則阿意曲從反是陷親不義矣一心只知要  
得親順親故負罪引慝其所以盡事親之道者無所不  
至而瞽瞍以底豫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只以  
言舜之孝非言瞽瞍之能慈至天下化則兼言天下之  
化於孝慈然亦重舜之能孝以致父慈上天下化於孝  
慈則天下之爲父子者皆得其道矣故曰定天下之爲  
父子者定句只作過文以歸到大孝二字以一人之孝  
而致天下之孝且以一人之孝而致天下之父之慈此  
舜之孝之所以爲大也○開口說個天下大悅而將歸

己何等突兀何等歡動接云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  
也將首句說得冰冷孟子文字真是奇絕而好異者乃  
求之蒙莊逍遙何異佛說衣內有珠而向鄰家乞食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一 終

中孟

五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一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程夢元啟  
潘紀恩後圖  
江峯青湖風  
同擊  
余家鼎發伯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節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節地之相去也干  
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干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意重末節先聖後聖事迹不必盡同而度其立心制事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一

之所以然則先後如一也一者道也或曰聖心之權度  
其道如一亦通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節孟子曰惠  
而不知為政節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  
涉也節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節故  
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惠而不知為政一句斷下三節漸漸說開卻一層緊一  
層總見為政當務大體不重譏子產也○朱子曰子產  
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脩蓋有餘力  
而其澤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此時偶有

故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耳孟子慮後之為  
政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道而干私譽者故深譏之  
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詳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  
臣視君如寇讎節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  
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節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  
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二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其則  
與子思對繆公無為戎首之意同而辭意尤為周悉然  
事理之常非過激也去國而三有禮蓋古有是禮而孟  
子述之可見古人之忠厚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

亦亂邦不居之意非徒以遠害所守宜然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皇建極而民歸極也然此端其本耳化民成俗則猶有  
其用矣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通書曰禮者理也義者宜也蓋理在事物宜在心禮有經義有權非禮之禮如閭巷委曲之禮及夫嚴而不泰和而不節文過其質恭流於卑之類非義之義如矯矯子子之操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執中無權過與傷惠之類也蓋禮者理之不可變者也義者中之因乎時者也理有常則以變通言禮則爲非禮之禮中無定體以執一爲義則爲非義之義凡人處常須是守禮註隨事而順理是也時有當變通處則必權之以義註因時而處宜是也常人有好言變通者於不可變通處也任意變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三

通而拘泥者又只是執一皆由其不能察理故耳大人豈爲之哉雲峯以註中隨事順理貼禮因時處宜貼義深得朱子之意虛齋以禮亦從宜義莫非理駁胡氏分貼之非愚按記曰禮從宜只以言節文之可小變者耳然從宜處便是以義起如貧者斂手足形旋葬懸棺而窆此只是因時之義耳若禮上則曷嘗有如是之薄來禮之大體萬世不易制度文章亦有定體君子只隨事順之而已豈有可變者惟義則有在常禮所推不及到處故要因時而裁制之以合事理之宜到得合宜時則亦仍不外此不易之理究未許人變通於理之外也橫

渠時中及北溪不泥陳迹之說只說得非義之義卻不曾說得非禮之禮時解皆遵陳說遂使二句蒙混禮義更分不出兩樣似禮便是義義便是禮其誤久矣且不泥陳迹之說尤不可訓先王制禮千古爲昭人不慮乎難通而先患乎難守禮之維世猶規矩準繩焉而可指爲陳迹乎世之畔禮離經而甘爲非禮之禮者未嘗不以不泥陳迹之言爲藉口也此世道所關予故不得不辨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四

不曰德曰賢而曰中曰才正以其涵養深粹情性中和有養人之德也不曰教而曰養對棄者而言也養之故樂不然則教正而相夷者有矣相夷則必棄之矣養者教之而無賊恩之禍愛之而非禽犢之慈仁至義盡也中才者正已而正人者也不能正其子弟而又棄之中才於何有養之而不化奈何曰人性皆善養之未有不化者曰豈堯舜不能養其子者與朱均奈何曰今人好言朱均眼見處心刻薄虞賓德讓丹朱未必以傲終當日終身守土不至滅亡甯非堯有以養之但不足以任

天下耳且養之而不化棄之必益甚不待養而善養之必益加奈之何不養不幸而昏弱之甚養之不化父兄亦惟是致其慈愛深爲防閑而不授之以事任以免敗亡堯舜之不傳子是也何可言棄哉夫或有不可化者亦偶然之事而視爲無不可化者君子之心也君子之於天下也且曰有教無類而況其子弟也乎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有不爲在德行上說有爲在事業上說玩也字而後可三字及註中惟能有所是以安能數字自當從存淺之說註中知所擇在有不爲前一層知以開守之始也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五

士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之說本橫渠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意此只主知所擇之句要之與而後可以語氣欠合橫渠之說朱子雖嘗述之然終有太快語病蓋以理言則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以爲言則爲仁爲義尚有工夫在不只一不爲不仁不義便會了也且爲仁爲義只立身正當事有爲須有功業天下固有有守而不能有爲者必無無守而能有爲者故孟子不曰有不爲則可以有爲而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好言人之不善者其心已薄不可以忠厚勸之不可以刻薄責之只未必不畏後患也故惕以此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此當就學術言自包得行事若就事迹上說則說向皮膜也聖人盡性而已故曰中庸稍越焉則索隱行怪類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大人之心虛也理在事物制義在心理卽心而存制宜則因物而付若先期信果則此心中實安能制義然不期信果而中心漫無主張則又妄人而已異端而已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六

惟大人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然非兩截事不期信果正以惟義所在耳不期信果惟義所在此精義後身分不可以此爲精義事大要只是居敬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此大人之心實也人之有心萬物皆備雖氣稟有異而本體則同故自識字讀書以至於物格知至自愛親敬長以及於均平天下皆吾心所可學慮而通則皆吾心所本然自具之理斷非若禽獸之蔽塞而不可啟迪此之謂誠者天之道也惟人爲人欲之私所梏而亡其本實之理則心體已空去一邊而學慮遂似有不可通者



甚焉者本體盡空生意遂息此人品大小之所由也故大人者知至行盡原非若赤子之屯蒙然要正惟其能全此赤子之心故能擴充之以至於盡而究非於此心之外有所加矣夫良知良能赤子所具矣若夫學慮所至似非本然知能而亦曰吾心本然自具之理吾心既萬物皆備矣又何以學慮而後通也曰可學而知是亦良知可學而能是亦良能禽獸無良故不可也木之有火燧而後出山之有泉掘而遂通非本無火無泉也不燧不掘則亦已耳果核之仁非有根幹枝葉花實而此理已備所以萌芽乃成大樹亦只是能全此核中之仁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七

所至然須是水土以培灌之人力以保護之若此仁先朽蠹無由得成大樹矣赤子之心本具無不知能之體然卻須把外面事理一一印證出來始有據而能盡及印證來時依舊是此心所固有若不曾印證則亦不燧不掘不種火水木無從見矣是以君子貴察識擴充也陸王輩將此意錯會遂謂大人者只要此赤子之心故言立大良知似只要一箇果核自己略發萌芽便算大樹至流入釋氏去則并萌芽都算外障此所以不能盡性而終於賊道也問赤子之心便是天命之性否曰赤子之心已不全是天命之性而天命之性未壞其未發

時無思無慮其孩笑孺慕純是天真此卽中和終身長如此心則不失其天性者矣何以能不失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其獨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親喪固所自盡之意抑亦有深感云也世之哀也異說橫行慎終禮廢孟子此言示人知所慎也於送死而不盡吾誠吾惡乎盡吾誠取集註讀之泣然涕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八

深造者日就月將不以半途而廢以道者優游涵泳不以躡等而進也自得者融會貫通而非安排勉強所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也學非深造不得深造而不以道亦終非自得造不以道亦無由能深深造之以道則事理皆身親閱歷而非憑虛臆度道理皆心相理會而非口頭記問遠邇高卑循序漸進下學而上達矣凡出於勉強者則不安自然而得則居之安矣凡待用之具須從暇豫中出居不安則己且失據何以待用居之安則資之深矣取之左右逢其原所謂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也居安資深取之逢原皆自得中自有之效不分先

後層次然其序卻如此又人有一分得則有一分安有一分安則有一分資而惟取之達原則必大成之候矣世有不肯深造者有深造而不以道者有深造似乎有道而實非其道者不肯深造者庸人之苟安淺嘗浮慕可無論矣若乃妄希頓悟高談直指者其憑虛捉空之學莫說他必無所得縱使從本心靈明之地戲得見一個依稀亦只是模糊影子何以得安雖渠性崛強自以爲安然中無所裕用何從出所謂畀之一錢則亂者也深造似乎以道而實非其道者今之辭章是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九

約者至要之地物理之大原也說約貫通之而會其大原也學不博無以盡物貫通簡甚博學而不詳說物理未窮所學者皆死物事亦何由貫通故必博學而詳說之物物格到十分大原自見但博學詳說而有非其反約者則誇多鬪靡全於身心無與此由其心本向外亦詳說之非其說也故孟子指以示人曰君子博學而詳說之乃將以反說約耳謂之反者道理本自同原萬物皆備於我只緣殊途百慮粗淺應付去了便至一時融會這本原不來故須博學詳說則事理大原原自不從外得只要此心向內故謂之反不可馳驚向外也不博

而約曰徑約然與詳說反約者不同反說約者一以貫萬徑約只是約少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此章直指心術而言把箇善去屈服人只一服字便是滿肚私意其善都是假了養者涵煦之意有容保教誨之思焉人字自指諸侯然養人大公心事亦不專是諸侯須是以天下爲量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章且從註前說然語氣終不順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十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聖人會心於水意未易知孟子所稱以對徐子言耳然就本章以觀得益自切原泉二字領上節即所謂有本也混混以其湧出之勢言蓋雖始出而已有不已漸進至海之勢矣不舍晝夜深造也盈科後進以道也放乎四海自得之而居安資深逢原也此皆實行中操脩不關聲譽雨則非原泉七八月之間雨集則非不舍晝夜

溝澮皆盈則非盈科後進澗可立待則不能放乎四海此正所謂無本乃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人影子也雨集皆盈非以比暴得虛譽但既盈則自暴得譽矣澗則露出本相非以比譽之不久然既澗則譽亦隨敗矣聲聞即亟稱於水之稱字在常人未必不以雨集之水與原泉並稱也但無如其澗何耳取則聖賢特眼取有本不取無本不必待其涸而始以爲無足稱恥之恥其無實脩其實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節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十一

天地生物只有此理而氣機所值不能無明蔽通塞之殊得其明通者爲人則其心體虛靈而仁義禮智之良具焉而無不可通得其蔽塞者爲物則其心昏昧雖亦同此生理而渾濁之氣卻尋覓此理不見乘載此理不全所以爲禽獸此理同而氣異故也然有此氣則同有知覺同有運動人與禽獸知覺運動不殊骨肉氣血無異則所恃以別於禽獸者亦只此仁義禮智之具於心耳所謂氣同而理異者孟子特危言之曰幾希所以惕人存之之心而勉於存之力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理而理具於心合理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與禽獸

同者人心之危也理與禽獸異者道心之微也人心道心非有二心知覺非理無所主理非知覺無所著但此物最靈最活纔提起則心存仁義之良具在纔放下則形氣用事而天理不見矣此理偶失則此時便是獸身無時可離無息可妄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乃得厲而无咎不然則不足以爲人也顧衆人不存多緣不知縱稍知之亦非實見則庶人君子之分亦半由氣稟欲爲存之之君子須少不得格致工夫故朱子特加知此二字於存之之上所以啟人德之門也幾希只是少字故昔人謂不可云存此幾希然謂存幾希則不可謂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十二

存此幾希之良則無害近解又變云存心亦稍混若云存此戰兢惕厲之心則戰兢惕厲所以存之而非存此戰兢惕厲故晚村謂註中並無存心之說但云存心固不然而若云存此心之理則亦是也又蔡晉江云存非君子一身自存并庶民亦不得去此意照後孔孟二章固好但本文存之二字究是君子自存惟君子能存之則庶民實亦賴以不去矣君子存之句冒下數章則舜亦在此君子數內但存之二字究有工夫而舜則生知安行故尹註分存者存之者品詣究竟明庶物察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只他人視舜則然在舜則未嘗無

戰兢惕厲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非舜自見得要有精一工夫如何發以告禹但在舜要非勉強其戰兢惕厲皆率性而然如天之非有所勉而行健不息此即其生安處故曰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也先知後行所言次序舜則誠無不明不分知行先後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節湯執中立賢無方節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節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三

存理遏欲行政用人愛民求道德盛仁至致知力行五聖之德難以名舉故各舉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心然雖各舉一事而發見莫非聖心之全第禹當日偶有儀狄作酒之事又有皋益昌言之拜人遂見禹爲是惡旨酒而好善言者湯文之事亦然耳執中只就行政言蓋中只此中但各分二事則此與用人對不得統舉全體也邇遠各統事物時地言不泄邇亦是仁而於不泄見德盛意多不忘遠亦是德而於不忘見仁至意多禹大抵明決湯大抵寬平武大抵嚴密惟文王獨有純亦不已之妙自然而然者亦生安者也三王四事蓋人所

常言者朱子曰此必周公嘗言之也周公思兼而施之者三王心體之全各於其事而見而公則欲因其事以會其心體之全也施四事者遏欲之必嚴也受善之必廣也處事之中庸也官人之知己也愛民之無疆也求道之不息也邇者之必敬也遠者之不遺也四事周公所嘗言則上平述四事而此歸併周公語脈一氣挽合另尋四事不得其確指上四條之事無疑蒙存謂上事周公宜無不合其不合者又在四事之外加文質三正助徹之類此於上文外另生枝節抑知上四條所包甚廣其有時勢不合者自多不合何必在四事之外滄柱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中孟

四

謂文質三正亦不出四事內是也蒙存欲將其有不合其字及註中其事其字皆指周公則上下語脈不接矣周公亦生安之聖而取法往古深思力行有如學利者此正所謂憂勤惕厲之心而有生之理之所以常存而不失者也此章漸到事上說已有君子自存而存天下意此天理人心之所爲重賴有憂勤惕厲之君子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止竊取之矣春秋傳典庸禮命德討罪維王迹正以存天理也王迹

者文武周公之道之所寄春秋紹王迹卽孔子之紹文  
武周公以遠紹堯舜者也紹王迹而存天理爲天下立  
人獸大閑此孔子之存之而不忍天下之禽獸卽吾心  
之仁正己而正天下卽吾心之義存天下亦正君子之  
自存也已詩雅詩也二雅盛時君臣告誡與典謨訓誥  
同體卽至稍衰亦刺不忘忠言關國事而六月常武諸  
篇王迹復張猶足以震疊天下風則民俗歌謠而已非  
王者之詩也故詩亡自指雅亡平王初年書錄文侯之  
命而家父諸賢猶有諷刺以冀王迹之復興迨其後終  
不復興而黍離之痛以深然後詩不復雅故曰王者之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五

迹熄而詩亡蓋君子睹黍離之爲風而深懼天下之無  
王也天下無王而三綱淪九法斲人幾入於禽獸矣春  
秋所以作也王魯齋謂變風終於陳靈而孔子作春秋  
當敬王之世則詩亡直指全詩抑思陳靈以前全詩未  
亡其於王迹何係且孔子亦適生全詩亡後耳設孔子  
生莊釐時全詩未亡春秋甯得不作孔子作春秋以維  
王迹非以續詩何必以全詩爲說哉詩亡然後春秋作  
原孔子所以作春秋之由下二節又言魯史春秋本無  
闕王迹而其義則斷之孔子蓋首節承帝王道統以歸  
於春秋下二節引列國之史而歸重孔子謂非春秋無

以紹道統非孔子無以脩春秋也或謂周盛時史書只  
紀王事列國不得有史至迹熄詩亡而後列國之史皆  
只自記其事則以首節春秋作亦指未脩之春秋言抑  
知列國有史自古而然春秋託始隱公蓋孔子脩之只  
自此始未必魯史原自此始也其義卽惇庸命討之義  
不止於討亂賊竊取者謙辭與下章私淑語意同非無  
位自專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節予  
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首節概言不黏孔子意謂凡君子小人之澤皆必五世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六

而後絕況聖人流風之遠而予之於孔子又未及五世  
乎故予雖未得爲孔子徒而予之私淑者猶幸以得諸  
人也存之之責不容委矣時解以孔子無位亦在小  
人之列此章側重小人邊則孔子亦大夫非小人且孔子  
之澤何止五世艾東鄉亦嘗辨此私淑諸人句人多疑  
註解不順抑知將私淑二字稍讀斷則神吻自出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不可易辨可之未可難辨不及之過易知過者之過難  
知重傷惠傷勇二條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  
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  
云爾惡得無罪節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  
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  
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  
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  
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二中孟

七

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  
後反

謂取友者貴得端人而友之也然取人以身則端宜不  
獨求之人也考逢蒙殺羿由浞所使未必因愈己之故  
子濯孺子事則與左氏公孫丁事未知是一是二大概  
是當時人所傳述而失其真者孟子合做一處論例始  
作取友一則耳節外生論俱所不必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節雖有惡人  
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西子惡人皆以質言自棄則美質何足恃自奮則氣稟

不足拘然即使好脩有素而懈於末路亦至身敗名裂  
素行不軌而自新一旦亦足以洗前愆天下總無足恃  
亦無不可爲也勉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己矣故者以利爲本節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  
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  
則智亦大矣節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  
日至可坐而致也

玩總註事物之理云云則此章專爲鑿者箴也蓋事物  
之理具於性分率性而行則日用事物閒莫不各有自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二中孟

六

然之道是之謂故是之謂利若於性分之外稍加毫末  
則是索隱行怪害性非淺而其差只在知上起聖學先  
致知貞者事之幹也當日者人多以非利之故言性而  
性以不明則多以不利之故爲性而性以受害若告子  
若老莊若楊若墨皆其鑿也故孟子惡之孟子蓋先有  
次節意而因發首節話也雲峯云欲言智而先言性智  
卽五性中之一也此說自未瑩孟子此章爲入學者正  
門路不是單辨性體一件智字就用智言不以性體之  
智言也首節徵理於故而要故於利次節言不可鑿末  
節言不必鑿總是以利之故爲要陳新安分次節言利

末節言故亦不是○禹之行水不作喻看行所無事正  
事物當行之道於水於人皆為率性然因物付物便是  
行所無事若老氏求無為佛氏欲無生則鑿而已○歷  
家求上元日至以為準已往不差而後未來方可定率  
以上古之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朔甲子時冬至實癸亥年  
之十月五日五星皆子之半此以繩度量元為歷元然今  
多用顓頊十年甲寅歲甲子月實九年癸丑甲子月朔  
甲子時日至是為顓頊甲寅元歷唐虞三代冬至日在  
丑今冬至日在寅箕此為歲差然則甲子元歷又當在  
堯前三千餘年只云千歲日至約言之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充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節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  
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節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以禮自重則嚴非本鄙王驩而姑託於禮也勿將大賢  
巖巖氣象看作灌夫罵席而可○有子之喪舊說皆以  
為父喪則子之喪者猶云為人子之喪也句法似拗抑  
父方卒時其子未便遂稱公行子而列大夫則直云喪  
子之喪為安父為適子亦喪三年也○歷位踰階一串

階即位之階謂行列也非東西階之階客位皆在西階與言必  
相揖但階非一位歷位與言則踰階相揖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節愛人者人恆愛  
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節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節其自  
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忠節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  
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節是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子

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  
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  
子不患矣  
此學聖之君子也以仁禮存心謂以仁禮存於心而不  
忘存於心與存其心不同存其心者守住那人心使不  
離道心戒懼慎獨是也存仁禮於心提住此道心使主  
張人心參前倚衡是也其實則一而已蓋未至於聖未  
能使心與道為一故必將仁禮時時提向心上念念不  
忘始能有以自盡若稍遇外患便搖奪了去則不得為

君子矣小註謂存心只是處心上玉因謂立心如此而反疑註似以仁禮與心爲兩件了抑知日以仁禮存心以字便非合一原不必外面捉个仁禮來存卻是要時時提著若大全所云心卽仁禮仁禮卽心此則聖人身分下此依仁者猶難言之今爲學者言甯或亦卽心卽佛與卽小註處心二字出本穀梁亦是有箇念頭存於心非立心說也不曰仁義而曰仁禮者仁義體仁禮用此以下文接人言也仁禮字稍淺只就愛敬之用言自會入細慶源入視聽言動等語亦未是存心已括通章以仁禮存心便自愛人敬人愛敬因心而施愛人敬人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三

便自人愛人敬此正好驗吾仁禮人不愛敬必是我仁無禮必是我仁禮未盡故緊接以三自反念念只自反方了得存心事方是以仁禮存於心而不忘奚擇何難正己而不責人怨尤之所由絕也何難只言不足校蒙引不復被他難及近解不忍校之說俱貳費周旋蓋此與犯而不校者身分自異三自反未免用力非物我無間者也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只是仁禮盡處愛仁禮之未盡卽終身之憂憂欲如舜卽以仁禮存心者求至於舜以仁禮存心是學者事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則其存於心者不忘涵養熟時心與仁禮一便亦是聖人無

一朝之患仍舊是何難意到得如舜時則至誠未有不動者故終日不患內省不疚何愛何懼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節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節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節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節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節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三

此言時中之道也一出一處其事不同而各當其理同救民脩己用心不同而心之無私同蓋惟其義精仁熟一理渾然故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所謂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近解謂孟子以顏子自況故語意側重顏子愚按孟子歷遊齊梁身任名世與顏子之有孔子而得以自樂者又異但未被用於世耳未必以顏子自況也但禹思天下節及末二節語氣似有低昂要以禹稷之賢易知顏子之賢難見故言禹稷乃不得不急者若顏子則只當自樂耳非側重顏子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節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  
 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  
 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  
 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節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節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節夫章子豈  
 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  
 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  
 子已矣

子父責善以至賊恩罪也乃出妻屏子大非人情而章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三

子若然其心之獨苦可知此在常人則不察焉而君子  
 則有以諒其心也顧責善之不孝與世俗之不孝大殊  
 科矣又考人物志稱匡章不肯死父豈背生君則又不  
 識世俗之孝者其能然否乎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  
 之其亦非無謂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我  
 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  
 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  
 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  
 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節子思居於衛有

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節孟子  
 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  
 子思易地則皆然

此與再稷章同旨其敘處曰先生曰君誰與守在案中  
 已伏斷意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  
 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王以異於人窺大賢便是俗眼聖賢事事同人但同此  
 性而聖人獨能盡性同此形而聖人獨能踐形耳正惟  
 其能盡此與人同者所以為聖以天下只此常理也若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三

有一事求異於人則於與人同者反有不盡只成其為  
 異端不是聖賢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  
 嘗有顯者來吾將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  
 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  
 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  
 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  
 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節由君

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富貴利達非可羞求之則可羞而所以求更可羞可泣既已求之則不至若播閒之乞不可得矣甚矣求之可羞可泣也夫○今若此三字統括上文乃省文法耳其妻歸至若此只作一句讀上玉謂今若此三字有說不出口光景此夢話也試思若此二字壺蘆提妾何由便與訕且泣豈其妾只聞若此二字便解得良人是行乞乎此雖沒要緊處然足見講家之求巧反拙不顧文義有不通之甚者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二

中孟

孟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二終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三

婺源汪 紱雙池輯

校

邵門倪望重愚山 同邑 程夢元陵園

同邑 潘紀原後園

同邑 江峯青湖嵐

同邑 同校字

萬章章句上

合肥李襄國後亭 同邑 余家鼎舞伯

休甯曾本瑜理者

同邑 同校字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  
怨慕也節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  
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  
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  
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竭力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一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按虞書云帝初耕于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萬章所  
問即書辭也然問號泣旻天而不理會下負罪引慝數  
句故以號泣為疑而謂其不當怨孟子怨慕之答則從  
負罪引慝處看出聖人之心其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  
何哉即負罪引慝意共為子職亦祇載也但萬章怨乎  
之問孟子不直答以不若是忍而又多引長息一轉者  
亦謂舜之怨慕非萬章所得以私意度耳然孟子又欲  
發出聖人之心故即以公明高意而引伸之不若是忍

言怨之不容已而於我何哉則又以明非怨父母也怨  
慕二字離開不得怨以慕而深故曰不若是忍慕即在  
怨中故非怨父母而怨己此即前篇不得乎親不可以  
為人不能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意而怨慕二字情志尤切  
○竭力耕田只是其為子職不能得親順親終是子職  
未盡於我何哉非子職外更有何者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  
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  
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節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  
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二

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  
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  
於父母可以解憂節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  
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不若是忍節怨慕意已明以下又張皇聖遇以見其慕  
之純摯非外物所能動蓋不但于田日也憂字兼怨慕  
二字按虞書明揚側陋之日瞽瞍已烝又矣此云攝政  
之日猶如窮人無所歸豈孟子欲顯舜之至性而未暇  
實據乎然五十而慕本孔子之言抑聖人之孝於吾親

惟恐有幾微之未順而其憂乃終身不解也若一念自足而慕父母之意衰矣○艾訓美好艾草少柔順而老蒼韌故少好曰艾五十亦曰艾美士曰俊艾林西仲解楚辭九章擁幼艾以幼爲少以艾爲老與朱註分幟近解此章謂少字當上聲艾當訓衰言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已稍衰矣愚按本節慕字皆一例解何得慕少艾句慕字又異只今方語猶有謂美好爲艾者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三

節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此段言舜處父母之變而曲成其孝下段言舜處兄弟之變而不改其友俱從至性上發論實事非所暇辨也以懟父母固不可云讎怨父母但云使父母讎怨於已亦似牽強要之廢大倫便是讎怨父母不必心怨之也帝妻舜而不告當日事理亦無實據然全人父子之間亦可見聖人之用心矣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

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節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四

完廩事有無不足辨真西山饒雙峯金仁山說之詳矣今有謂舜之得下得出皆瞽瞍曲有以全之此何異夢中又說夢也最見至性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語亦憂亦喜如今見人哭泣惻然動哀初不必解其憂之何事見人劇笑不覺頤解亦不問其笑之何因而況同氣同情舜亦不自解也乃真至性也已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節 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

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章疑放之為罪已輕孟子言封之則恩益厚所對非所問矣章因舉書辭以例而見象之不當封非疑舜不報怨疑刑之失平而害眾也孟子答之仍只向親愛其弟一路雖至性淋漓而辭終似頗然正惟親愛無已則維持調護無所不至弟以罪終而恩義兩全矣象雖至傲然觀其所行則實無才無識原非四凶之比雖謀殺其兄自無辭不仁之誅然舜方至誠愛友以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三 中孟 五

感化之是以奪嫡之事究未及行而烝烝又不格姦象已在所化之中矣何待為天子曰乎舜雖為天下平刑不私其弟亦安得追念舊惡而罪之況兄弟同氣卒有不同於他人者哉象志奪嫡雖象之不仁而其志實父母成之舜惟恐不順乎親則亦惟恐不順乎弟故自章言之則曰不仁自孟子言之則曰怨怒然自舜之心言之則并未嘗有怨怒也此有庠之所以封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紀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

也

象而不格姦則封庠之時自無暴民之事章自為過慮耳天子使吏治其國蓋非暴民之憂其謂弟才不足治國而不欲以政重煩吾弟豈得暴彼民哉姑就章言答之也欲常常而見之則真聖人之心矣○按舜都平陽今山西蒲坂今山西平陽府蒲坂今山西平陽府蒲坂而鼻亭在道州今湖南永州南蠻荒服果爾則雖封亦放矣且相隔四千里惡得源源而來然則指鼻亭為有庠者或未必然也○殺三苗書作竄三苗蔡傳謂驅逐而禁錮之四凶俱未至於殺舜誅不仁止於止其惡而止也萬章引之曰殺宜其疑放之所為私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三 中孟 六

其弟矣上世刑期無刑章讀書得無一字之誤乎○咸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蒙之問俚俗至矣然戰國時人無學術不識古人之心

而徒欲襲其迹奸臣說士藉以行私而無稽之言愈出故燕王噲授亂於臣趙主父受戕於子皆謂臣可臣君子可臣父則齊東之語之爲害深也故孟子詳辨之盛德之士云云自依孫疏云十而盛德則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舜惟盛德故殆而能安此於文意甚順蒙引謂時人錯解古語而引爲責舜張本則謂士雖盛德必不得屈君爲臣屈父爲子此與殆哉似相應然屈父爲子字終說不去且不識此語誠然乎哉齊東野人之語也語字皆與語云語字相應則蒙所問通是語所云不必如蒙引說也天子喪制惟畿內百官族姓三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七

年故三年二字屬上句存疑謂三年當連下句非是此言其爲天子喪禮非言民之思堯也諸侯爲天子喪亦三年堯時方錫土姓諸侯乃有姓故孟子言天下諸侯咸邱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節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

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節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舜不臣堯事實可據舜不臣父事無可徵然可卽舜之孝思而斷之以理蓋舜固所稱大孝者也孝則必尊親養親而以天下養則尊養其親之至以舜之孝而身爲天子必將竭尊養之奉以榮親而惟恐未慊此其以孝思率天下而天下以之爲則者也而反臣其父則是忘其孝思無以爲法於天下矣何所成其爲舜乎是可斷其無臣父之理矣若認煞兩至字則漢祖唐宗俱可云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八

孝而庶人又何以孝親失之矣是詩也節只辨得說詩之非孝子之至節乃正辨舜不臣父詩以言志志者心之所之意者心之所發以意逆志志有定而意無方也末節引書略爲語云另開一解亦正以辨臣父之誣耳○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節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節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節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節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

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節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  
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  
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  
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  
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箕  
也非天與也節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九

之謂也  
大者理而已耳斯理卽時行物生之自然而人之所同  
得以生者也故天無可徵惟自民心見之使主祭而百  
神享寒燠以時庶草蕃廩之類是也享之享其行享其  
事安之安其行安其事也惟舜之行事純乎天故神民  
之通如此享之安之是受之也受之卽示以與之之意  
也享之安之者愈久而致民心之歸愈不可離民心之  
歸也若天實有以使之而天心之與也卽可於民心驗  
之則天與非無所據而姑託之冥冥者矣天子能薦人  
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此正見天下非天子所能私

與諸侯大夫只作引證比例淺說亦貼天言忒泥主祭  
主事虞書可徵避堯之子事似少據蓋天子崩嗣子諒  
陰冢宰自當攝政故喪畢而避避如周公居東之類亦  
事之常也而居堯之宮而字作如字看章內天字亦不  
必分理氣只以見聖人無私而天下亦非天子所能私  
所以絕覬覦之心而杜亂賊之門也以此坊民猶有  
以竊授禪之名而篡天下者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  
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十

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  
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  
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  
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節丹朱之不肖舜  
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  
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  
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  
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堯以天下與舜而與舜實非堯之私故答之曰否禹非  
有私於子而論者以爲德衰謬矣故旣曰否又曰不然

首節只敘事迹以見禹未嘗有心傳子次節乃推與子而歸之於天禹本薦益而天民與啟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句見其所以得天下之歸益之相禹云云見天下之所以不歸總以歸之於天或云禹傳子即傳賢此謬說也主之在上曰天降之於人曰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有天德而履帝位理也然以匹夫而有天下非事勢之常勢有所難則事亦其偶耳故與賢者天心之權不得以舜禹例天下後世而謂聖人必有天下也此節賓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二

繼世以有天下天下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節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二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節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益有聖人之德而又有薦之者矣然繼世而有天下事勢之常苟有可承則不廢之無大故而奪富人之子之家以與其家相人且難之而況於天乎而況於大寶乎故與子者天理之經不得以益例舜禹以啟例朱均而

謂益必當有天下也此節主○外丙仲壬之事斷以趙

註為長艾千子曰太甲顛覆已在太孫之日尹廢之而

立丙壬及皆不承而後立太甲論者徒取邵子經世史

甲子歷推其無此二君為證不知歷紀其年其年苟合

則世次所略也安知其不併叔號於姪年乎若曰二歲

四歲則孟子此語為贅何必妄揣伊尹意中之事而謂

棄其幼哉舊史稱湯百歲乃太丁已死而丙壬僅四歲

二歲何長幼如是懸絕邪愚按千子之論只併叔號於

姪年一語未確餘皆卓為有見麟士謂外丙二歲而死

仲壬四歲而死然則無服之殤耳更為贅述矣集成又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三

謂放桐借諒陰之制行之則湯崩而太甲遂立可知愚按君父皆喪三年而繼世則為之後則仲壬之卒太甲正當諒陰蔡傳之說是矣桐宮湯墓安知外丙仲壬之墓不俱在焉也史記商世系原有外丙仲壬二君惟大紀論力辨其無舍孫立庶之理愚考商世則多兄終弟及且箕子尚欲立啟又何必執立庶為辨朱子或問語錄皆長趙註其有定見矣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義者因時制宜以當於理為歸者也理者天也堯舜之薦舜禹先天而天弗違也夏后殷周繼世後天而奉天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三

時也聖人亦天而已甯有私意於其間哉蓋天無所謂天事理之自然當然者即天下大統繼世為常此天人之所安而事勢之甚順焉者也舊史神農相傳八世至榆罔而始滅而帝摯帝堯皆高辛氏之子則唐虞以前實亦傳子非至禹而始家天下矣堯舜傳賢天人之從亦以有舜禹之聖而又值朱均之子事勢交移謂與湯武征誅非事之常者同可耳此天心之權聖人甯有容心與若夫繼世天理之經必繼世不可繼而後另以與賢天亦何為而廢啟以與益哉若乃虛慕與賢之名而棄其世及之常窺竊神器之私而託之天心之與則皆人為之私而已卒之天不可違則私之徒以益禍可不察哉夫繼世者天之經而與賢者天之權說固然矣然以堯舜之聖天乃不默相其子以為肖子而遂移之舜禹是則何與曰孟子所謂其子之賢不肖皆天者謂父不能得之於子朱均之不肖及啟之賢皆非有為之致之者耳若朱均之不肖則朱均自為之啟之敬承太甲之悔過亦啟太甲之自篤之豈真天能使之然哉嘗考天人相與之際為於人者天無如人何操於天者人亦無如天何天厚人以生而不能必人之生生天與人以性而不能必人之盡性此無如人何者也若啟太甲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四

成王之賢而朱均桀紂之自絕於天是也或有利天下之心而天下不可據或無私天下之志而天下不可辭此無如天何者也禹未嘗傳子而天下之民從之桀紂有命在天而卒移於湯武是也惟朱均不肖而天乃若默相乎舜禹矣惟啟能自篤而天乃益若默篤乎啟矣其實天者自然之理勢而已而天則何心哉則何為哉抑舜禹之際固變通以久之會而萬世文明之所由闢也則天下之任固非庸才所能勝者此所以甯廢朱均而隲舜禹此理勢之所以權也與近世尋行數墨者固不足與共解此章而韓退之反謂孟子不得其說而歸之天其亦異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駒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耕則非割烹之人樂道則無要湯之事在物曰道制事為義體用之謂也辭受取與之不苟正以見其樂道之真然此其一斑也只一樂道而處有守出有為一生事業無不正大光明矣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

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囂非不欲出也不以聘幣動其心耳若未審乎出處之宜而遽以幣聘動則無所為樂道矣易曰不出戶庭无咎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節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節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三中孟

五

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幡然非變其無欲自得也由處而出其機之速有如此耳道可行而不行則亦無貴乎樂道矣易曰不出門庭凶夫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達可行於天下則君子又未嘗不樂之蓋君相所以亮天地之功而新民只以盡明德之量此濟世之念君子所不能一日去諸懷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堯舜之道盡性而已吾之性即堯舜之性堯舜之道即吾性之道天下之人莫不同是性亦莫不有是道故人皆可以為堯舜但知覺有先後之殊者氣質之偏耳知覺之者真則樂之者

至樂之者篤則知覺益以日豈將以斯道覺斯民則本其所獨樂者以與民由之所以使君民為堯舜之君民而於吾身親見之也使天下之人皆為堯舜則天下之人皆被堯舜之澤矣必欲使天下之人皆被堯舜之澤則不忍有一夫之不被堯舜之澤此其身雖吠畝而心已天下矣尹所以幡然而應三聘之勤也伐夏救民則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之實見之行事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上文言伊尹無割烹要湯之事此節乃正辨以割烹要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三中孟

六

湯之非然亦概言身有堯舜之道故能堯舜天下之民若辱己則失其道矣何以正天下乎君子之出處去就不同而一於道則一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節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曰堯舜之道則必不要湯惟其非要湯故不妨曰要湯亦若有以使湯不得不來求者耳引書以證伐夏救民即以證其不枉己故能正天下也此兩節總結上文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節於衛主顏雝由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節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節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聖人所行無非禮義不待言者命者天之所令也禮義之所在卽天之所命非禮義之外又有所謂命者聖人一於禮義則命由已出矣必曰以禮以義曰有命爲辨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七

誣言之耳不主幸臣決於退亦其不苟於進無義無命句當從陳氏以義字該禮字蒙引之見自偏此事之誣原不足白而孟子必力辨之者爲世道人心辨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節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節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

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於不諫虞公見其智於相秦功業見其賢既智且賢則必不自鬻以干人主此從無生有文字也前二章誣伊尹孔子孟子力辨之矣百里奚霸佐耳而此亦力爲之辨者何曰孟子之黜霸功者以其局量淺而規模狹本不足而仁義不純也然正諸侯而服敵國豈辱己者之所能爲霸佐雖異於聖人然與軼行儀秦輩則相去遠矣若何而不爲之辨百里奚相秦事雖無大表見然觀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六

其對晉人告糴之語及趙良所述治秦之事則學猶醜正蓋其才在管仲下而其品實出管仲上也況使孟子不爲管仲矣然或有人以自鬻要齊桓公誣之者孟子亦不得不爲之辨也大賢大公而至正豈有私好惡於其間哉○百里奚事據史記則不諫假道之後晉人執虞公併執百里奚將以媵秦奚恥之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奚賢以五羊皮贖之立以爲相據此則與此章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句不合且既不諫於前而又不能遠亂於後以待就執不足稱智矣左傳雖有執虞公及其臣井伯以媵秦之文然未嘗言井伯卽

百里奚或云奚字井伯亦無可據史記多失實自當以孟子爲正是百里奚既不諫假道卽去虞入秦而秦穆公用之也食牛之事則國策及莊子皆云然則食牛或其窮時所有之事其有五殺大夫之號者或穆公嘗以此聘而舉之也由此言之則不但自鬻要秦穆公之爲誣并媵秦亡走之傳其亦爲誣之者矣○小人身爲不肖而遂以不肖誣古之聖賢好事之言殊堪髮指後世謂韓子脫渡於韓湘參禪於大顛朱子迷於野狐其誣又甚焉也此本齊東之談而衣冠者且猶或述之何不學之甚乎孟子此篇歷辨堯舜禹及伊尹孔子百里奚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三

中孟

充

之事蹟而揭其心使聖賢心迹昭於千古此非深得聖人之心者不能而立世道人心之閑其言之所關尤甚大矣若只以解書做八股爲事而又或只以文章之雄辨視之則旣虛孟子苦心而於己亦杳無所得也良可惜夫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四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祁門倪望重愚山

程夢元篋園

懷甯楊葆銘伯新

潘紀恩篋園

合肥李襄國篋亭

江寧青湘風

休寧岑瑜璋香

同邑 余宗鼎彝伯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節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一

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節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節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四節敘述每一層深一層各見其自然而俱造其至風

者感人於無形者也伊尹不言風功在當時也孔子不可以風言也頑廉以知言懦立以行言鄙寬以受言薄敦以施言不動心章亦言仕止久速而文小異者彼因不動心而言則字見決斷之勇此以自然合道言而字見聖人之大彼對上進退言故先言仕止此承上去齊去魯言故先言速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此言四聖皆聖也而伯夷則聖之清者也伊尹則聖之任者也柳下惠則聖之和者也惟孔子則聖之時者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二

蓋四聖之行不同而一於道則一惡天下之惡而道以無所雜覺天下之民而道以見之行不戾乎天下之人而道終不自失皆天理之至而非人為之所矯也所以同謂之聖然皆率其質之所偏以造其力之所至故中有所主則外多所遺其與時中之聖異矣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君子因物付物隨時處中而我無成心於其閒則亦天地而已故寬裕溫柔足以容天下而不得名之以和發強剛毅足以任天下而不得名之以任齊莊中正文理密察足以敬別天下而不得名之以清以時出之各當其可則所謂聖之時者

非孔子其孰克當之間伊尹何謂終是任的意思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便是任的意思曰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何以不同曰孔子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伊尹終是有心若五就湯五就桀及放太甲於桐孔子當不似恁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節專言孔子之大而三子之偏自見言外比之於樂歸注在末二句蓋孔子非故兼三子之理以爲聖亦非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三

必擇三子之清任和而出之以時惟聖心之智已無所不該而聖德之成自無所不備是猶集大成之樂金之所聲足以統宣八音而玉之所振以無不成耳此節語意已側向智上但方形容其無不備而下節乃抽出申明之集大成蓋卽大合樂之名蓋笙奏工歌皆各自爲成而八音不具合樂則八音並作而全樂亦以是終也金指鑄鐘鑄大也特磬以玉特特懸也聲振始終俱用作活字音樂主於西金石皆西方金居兌位石音屬乾而器又特貴故金石爲重金聲先大後小故曰始震動訶然戛然而止也聘義曰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訶然是也玉振之

加一之字玉之所振卽振此金之所聲也鑄鐘特磬實

各十二以應十二律但皆特懸不似編鐘編磬之徧律

合簾合樂雖備八音然於律只用一宮假如將奏黃鐘

一宮則聲以黃鐘之鑄鐘而振以黃鐘之特磬奏大呂

一宮則聲以大呂之鑄鐘而振以大呂之特磬十二宮

皆然是鑄鐘一鳴則眾音皆由是定宮而鐘音宏大又

足以震作眾音無所不舉與智足擇中而兼備萬理正

相似也樂之中閒眾音合奏而編鐘編磬則逐字相和

然非以金發逐字之始而以磬收韻編鐘編磬者編十

二律更及清律而合懸一簾其器小以便逐字合律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四

樂十二律還相爲宮而每宮又各用五律以正五聲詳見

見離朱子語錄云六律五聲八音莫不備舉六律二字

亦誤蓋順口帶言之抑或記者之譌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

也其中非爾力也

孔子聖智兼備固已異於三子之小成然智非聖無以

成其終而聖非智無以開其始是則孔子之所以異於

三子者非聖之異而智之異也聖可力至而聖之時非

可力合惟知至至之斯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則

德之所就固已寓定乎智之所及之中矣非智周萬物

而安能德備萬理哉由射於百步之外由字蒙引作猶字解自好蓋上文未說出射字故此句重以猶字發之於二譬字自相承而非複蘇氏林氏淺說翼註俱作由此射彼解終覺費力不必從巧字今人多只說目力其實不是射義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是志正體直正巧之謂也志正者體直之本體直者志正之用審即知之明而固則守之固也今人只以對的爲審滿留爲固未盡其義矣今射者發矢或大或小或蓋或鑽皆由志先不正無以直體雖外面許多講究終不濟事而體既不直則持弓矢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五

自無定見定力故舍括或差於對的或動於撒放或移於既放命中難矣此非本章要義抑亦窮理之一端也○此章大意人皆知其爲願學孔子矣然愚謂此章實喫緊指出一智字以端學聖者入道之門也故首言時者言其用之周也繼言集大成觀其體之備也曰聖者要其終也曰智者原其始也夫孔子聰明睿智固由於生知至誠盡性亦由於安行固非先知後行以至於聖然人之氣質不能無異而知能之具則無不同雖未嘗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功則天下之理有未窮而吾心之知有未盡夫是以局於氣質之偏而所學所行皆不

能以無弊雖使功之所造至如夷尹且猶有所偏而況其每下者乎苟能窮理以致其知而至於盡心知性知天則孔子之智豈誠孔子之所獨者智可知孔子之智則聖亦可知孔子之聖下之亦不失爲顏曾思孟矣且孔子生知而未嘗不學彼陸王者廢格致而獨言良知則苟非生知甯復有智周萬物者是絕人於聖也學者不可不知所先務哉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節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節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六

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章言古制之略只對列國僭竊併吞言而三代大公之心亦於此可見蓋因德授爵因爵定祿與天下人共治天下以亮天工而無私利天下之志乃經制既定而天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是先王之所以爲治也講家或以天子作主或從庶人起例此俱後人所見耳若乃強幹弱枝居重馭輕之論則以後世私心忖度先王其非甚矣天子一位節言班爵之略王制只以公侯伯子男爲五等而此并天子亦在五等內王制只以卿大夫

士爲國中五等此以君並列六等俱與王制不合仇滄  
柱曰秦不師古尊君抑臣故漢儒遂不以天子列五等  
中孟子以天子亦列班爵上下分嚴而情亦親深得三  
王公天下之至意封建之大原也愚謂班爵也者天子  
班之而實自天班之也自天班之則以天子列一位也  
宜矣當從孟子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祿之班於天下者也古先王以天下之大故使諸侯  
分土而治封建之制原不是班祿但國土大小以爵爲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七

差則謂之班祿可耳庸民功也附庸者以其治民之功  
附大國而達於天子也按周禮公之國五百里侯之國  
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此與周禮不合  
朱子謂姑闕之黃氏以爲謹之至是矣然朱子云闕之  
則亦未嘗執此章而非周禮意亦未敢信孟子耳程子  
謂禮書未可盡信亦以禮章多附會耳究亦未嘗執此  
章爲足據也近萬經毀周禮爲僞經故只據武成列爵  
惟五分土惟三之文以爲合於王制孟子愚按武成乃  
武王初克商而反商政猶舊時事也武王受命未久  
而周家禮樂制度皆定於周公何疑武成周禮之異乎

鄭註謂武王時周地狹小周公斥大中國而大封諸侯  
此誠無據然朱子亦嘗云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實不  
止百里蓋周禮兼附庸山林川澤而言廣封之制也又  
梁氏曰王制孟子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  
耳周禮則以封疆言之而凡貢於天子者及附庸之國  
皆在其中矣是亦一說若必云齊魯始封皆止百里則  
試以經傳考之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  
遂荒徐宅此周公之宇也今蒙山在曲阜東百數十里  
繹山在曲阜南亦百餘里其西至商衛且三百餘里豈  
直百里哉奄邦舊在魯北後成王踐奄地入於魯得非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八

斥大廣封之一說與記言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  
必非無據矣又大國之賦千乘今百里之國計之僅容  
八萬夫山林川澤城郭宮室三分去一則實止容五萬  
二千二百夫而千乘用十萬人豈空國而不足乎故千  
乘之賦開方三百十六里加以山林川澤之類則正合  
四五百里國矣公羊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軍制五百里之國國門外五十里爲近郊郊內三鄉郊  
外三遂計郊內開方百里城郭邑居三分去一田用貢  
法可容六萬夫三軍用三萬七千五百夫作三軍而有  
餘四百里之國郊內開方八十里作三軍而不足矣若



百里之國郊內開方二十里一軍且不足及半況三軍乎若云大國三軍非周舊制則費誓篇已明言魯人三郊三遂矣他若齊之賜履唐之太原晉水皆非百里王制未盡是周禮非盡誣也亦有徵矣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此言天子之班祿於國中也按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

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此與王制不合愚按上公九命天子三公八命侯伯七

命九卿六命合為九卿子男五命大夫四命士三命二

命今孟子以卿視侯可矣至以大夫視伯則以四命而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九

田祿超同七命元士視子男則以二命超同五命失之

矣王制則九命八命同祿七命六命同祿五命四命同

祿王制是也抑此節猶有未然者上文言天子之制地

方千里夫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今天子之九卿受方

百里者九二十七大夫受方七十里者二十七約方百

里者一十四八十一元士受方五十里者八十一約方

百里者二十合之去方百里者四十三矣況王制所云

三公九卿云者第據建官惟百言耳周書曰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明堂位曰周之官三百則盡王畿

之地不足以祿王官矣王制作田則田祿云耳庶乎可

通又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

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名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

祿士以為閒田鄭註謂大國九三公致仕者三三公國

三餘三以封王子已屬臆說故石梁王氏駁之曰天子

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澤奉上幾何

愚按王朝非有功如周召者畿內安得受封大概百官

皆制祿耳必不能如外諸侯之受地也即受采有田亦

不能如公侯之百里七十里王制亦未足據耳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十

其耕也 節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

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節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

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此言班祿於諸侯國中者也君十卿祿君得以自用者

也庶人在官府史胥徒府治藏史掌書胥為徒之長徒

卒也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說約謂下士一位為有

田者其無田者則與庶人在官者同受祿於官也 愚

接受祿於官者得食九人矣乃下士之有田者則公田

去二十畝爲八家廬舍其所收不更少於無田者乎大  
約下士皆無田中士乃有田也祿以代耕亦足以見先  
王制祿之心矣按此三節據詹道傳算法百里之國爲  
田九十億畝山林川澤城郭宮室三分去一計田六百  
萬畝其中公田計除廬舍外實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  
三十三畝君卿大夫士之田祿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  
尙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以供國用以備凶  
荒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國非其國愚按道傳所算凡貢於天子及朝聘  
會同及國家養士百工公族矇瞽府史胥徒之祿皆未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十一

之及然所賦一年已去十之一矣又安得有九年之蓄  
況小國五十里爲田二百二十五萬畝去三分之一只  
一百四十五萬畝公田去廬舍實收十二萬八千八百  
八十八畝君卿大夫士之田祿通賦二萬九千五百畝  
是所餘者且不滿三年之蓄況國用出之不已國非其  
國乎且王制所云大國次國三卿小國二卿至大夫則  
皆五人士皆二十七人夫大國之地倍於次國小國五  
十里僅當大國四之一而官數皆同大國豈無廢事小  
國不已尤員乎不可通也周禮公之地其食者半侯伯  
之地食者皆三之一子男之地食者四之一竊意公侯

所云百里者只據郊內作軍之地言其田適足以供官  
祿公地郊內正開方百里  
侯國郊內開方八十里公地天子食其半則公所自  
得者方百里者十有二又方七十里者一除郊內百里  
其餘方百里者十一方七十里者一以供國用備凶荒  
而附庸亦在焉侯地天子食其三分之一則侯所得者方  
百里者十方八十里者一除郊內八十里其餘方百里  
者十以供國用備凶荒爲附庸公侯所自賦略相埒是  
則或實封止百里之說也伯子男算皆可通但小國無  
附庸也伯之郊內開方六十里子之郊內開  
方四十里男之郊內開方只二十里至若卿大  
夫有功受采及世祿之士則受公田於都鄙蓋又不得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十二

限以或四或三或倍之數矣總之孟子此章實未足據  
且孟子已自言其詳不可得聞而何必盡泥乎紱謂封  
建之制當備於冬官而周禮冬官已亡是諸侯之去其  
籍也孟子或未及考周禮亦不足爲孟子病而妄儒必  
執此以毀周禮則謬矣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  
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爲差  
此以明代耕之說因及庶人在官之祿之差也蓋府視  
上農史視上中胥視中農徒視下也按此章制度雖未

得其詳然班爵制祿下逮庶人差及代耕是可見先王  
綜理之周而一夫百畝何非班祿蓋井田封建二者交  
相爲用而爲治者之所必不可廢也漢唐而下謂之何  
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  
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有所挾則尙德之志不誠矣此節已正答萬章之問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  
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  
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節非惟百乘之家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三

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  
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節非惟小  
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  
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  
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  
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節  
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送爲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節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  
尊賢其義一也

人之所挾惟貴爲甚故獨推而言之貴愈甚則不挾愈

難故由有家者等而上之言晉平非王公之尊賢所以  
起堯之友舜也尊賢之心愈摯則勢分愈忘推天位而  
其之只知有德不知有貴耳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  
也貴而貴之賢而尊之皆天理也義者天理之所宜萬  
章所問不必及此孟子推言之以廣交道也蓋君臣亦  
朋友而已詩曰燕及朋友○費國無所考蓋魯之季氏  
後因采邑而自爲附庸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節曰卻之卻  
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以取之者義乎不義  
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節曰請無以辭卻之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四

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君交於賢爲尊賢賢受其交爲貴貴故曰恭也萬章本  
疑君子不當受人君交際故取民不義是萬章主意故  
孟子曰恭而章遂問卻之何以爲不恭又言以心卻之  
似無害於恭萬章終以取民不義之餽爲不可受也抑  
知非人誰與則交際自事之常只在彼有下賢之儀則  
在我有可受之道又何必問其由來以取不恭之戾苟  
視舉世皆爲不義而謝絕之則必絕人逃世而操不可  
充如陳仲子之所行者縱使志潔行芳可以避世亦只

成伯夷之清而究非時中之道故君子甯近毋遠不爲已甚也故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節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四 中孟 五

賜乎 孟子言其交以道其接以禮則不必問所由來故章遂以受禦發問而再以取民猶禦作難萬章終以君子不當受人君交際耳抑知過取於民自不與盜同科因又生出獵較一轉以見君子亦有委曲從俗處此推廣一類非推深一層也蓋不義之甚者君子必不可逸而苟其名猶正其事猶順則君子必不急絕之故麻冕則從衆拜上則違之而南子可見楚昭之聘可往此聖人精義之權衡也萬章蓋未足以測之矣殷受夏十四字只直作衍文不必曲解子政兄以爲當在彭更章子以爲

泰乎之下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亦獵較而有非事道之疑孟子因言此正事道深意蓋舉世方疑吾道之迂而復必爲絕俗之爲則人益畏之而不敢近是吾道終無可行之會也故獵較之不遽絕正器之不憚煩正所以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易行而非不近人情徒爲孤峻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六

然雖非絕世而究不苟容故未嘗有所終三年淹此段意不黏交際只論事至此不得不盡情發明時解通章以事道作主則孟子初論交際只恭也一語何嘗有事道意首四節皆就交際論交際耳況事道之言本自萬章發之乎但此與不卻交際事亦頗相類耳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收上獵較事際可公養就便應轉交際不卻交際亦事道之心此又月轉出一層意以作結也見行可

不言定公而言桓子以桓子執柄且用孔子者桓子也  
紹聞編謂道行於桓子亦不必從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  
有時乎爲養節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節辭尊居卑

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節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  
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節位卑

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爲爲貧而仕者商酌正爲仕非爲貧惟仕本非爲貧故

雖有時爲貧而仕亦只宜居卑居貧蓋居卑則不必言

高而立朝則必期行道道有時乎不行而祿必非可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七

故也苟非道與時違則居尊居富亦君子之所深願矣

又安得有爲貧而仕者乎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

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節萬章曰君

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

周之節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

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

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自我託君曰託自君賜我曰賜總之是有常祿餽粟卽

上章交際之一端章意以交際可受則祿似亦可受故

發問也自我託君則嫌於寄公受君賜我則嫌於無常  
職犯分則爲非禮苟祿則爲不恭君子引分自安如此  
此三節但言所以受餽而不受祿之故無責人君以能  
舉能養意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  
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  
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  
臺無餽也悅賢而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萬章以難繼爲憂故孟子引繆公之事而言君而餽士  
必悅其賢也悅賢則貴能舉縱不能舉亦當能養亟且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六

不得爲能養況憂其不繼乎先言能舉高一層下筆實  
則側向養邊以答常繼之間也子思不悅絕句於卒也  
帶下句讀自是臺無餽見繆公悔悟自是不復令臺來  
餽鼎肉非并粟亦不繼翼註謂絕不復餽則繆公賢君  
不至如是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節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

又因不能養之言而詳養賢之道繼粟繼肉亦正答他  
可常繼乎之問始以君命達己誠也繼不以君命不敢  
勞賢者之拜也然徒養豈君子之志故必如堯之於舜  
而後為王公之尊賢此跟養說來以側重舉上見國君  
之於賢不徒以能養為貴也此三節皆因一問一答層  
層剝出時解以能養能舉為通章大旨則前三節竟無  
意義反遺萬章發問之初意矣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  
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充  
於諸侯禮也

通章以禮義作骨固矣然言義處多言禮邊少禮以辨  
上下而主於退遜庶人不傳質為臣則不敢上于於君  
此節就未召不往見言故言當守庶人之分禮也此意  
人所易知故章內不復詳辨○不見諸侯何義猶言是  
甚道理不得與下文義字牽合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  
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萬章意未為臣固不當往見若君召之則似可往見矣  
且庶人召之役則往役而召見反不往見何也孟子答

以往見不義則以既召不往見主士當重道言蓋義以  
制宜而主於決斷君召士而士往見固非犯分而已輕  
道矣故曰往見不義禮義非有二事而主意自微分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  
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  
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節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干乘之  
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  
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  
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干  
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三  
往見不義兼君不當召士不當往二意然欲言士之不  
當往須先從君之不當召說起故此二節歸注而況可  
召與一句皆深言君之不當召士也○且君之欲見之  
節兩曰字自是與萬章問答存疑以為孟子自設問答  
恐未是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節 曰敢問  
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旃大夫以旃 節 以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  
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惟君不當召士故士不當往見此三節重非其招不往  
句歸注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句皆以言士之不當應  
召也自且君之欲見至此總以明往見不義一句蓋召  
之而不往見此意人所難知故反覆辨之獨詳翼註將  
往見不義亦混入安庶人之分去非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  
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此乃統結上文士未爲臣而見君欲見賢而召皆非禮  
也不以禮待賢故曰閉之門士未爲臣不敢見君非其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三

招不可見範禮而由義也君子之範禮由義養於平時  
而尤於出處之節見之引詩只證能由是路亦偶舉一  
端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萬章終疑召不往見之非抑知任職者人臣之分以官  
召之不俟駕而行猶夫庶人召之役則往役耳欲見賢  
而召之則師道之尊君不當召師士不可輕道矣蓋禮  
有定分而事無定衡隨時制中惟義所在孟子出弔於  
滕則爲之使臣分也託疾召見則終不往師道也其與

孔子之不俟駕而行未始有不同者是可見化裁之意  
矣時解謂有官職三字應轉不傳質爲臣則不然蓋未  
爲臣不見只主不自通於諸侯言未有召之不往之意  
且往役亦有庶人之職若非其職而欲有謀焉則雖已  
爲臣亦不可召任使之則其臣欲見之則其師義不同  
也又此章只以明士當自重之義而因言及君人之當  
重士晚村專責人君亦非本旨○公孫丑陳代二章皆  
只主未爲臣不往見一層說此章因萬章有召之則不  
往見之之問故更發出君不當召士士不當以召而往  
一層道理說話各別故須參看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四 中孟

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此章重已能取友上蓋取友之量無窮故常存未足之  
心然使不務自脩則善士將棄我我安得而擇善士善  
量未全則善士未孚於我我安得而盡友善士人有一  
善皆所當取已有一未善卻不能取也萬章蓋有志於  
取友者故孟子教以自脩以爲友善之地言必善蓋一  
鄉斯一鄉之善士可得而友由是而能善蓋一國善蓋

天下斯一國天下之善士可得而友其猶以爲未足則  
頌詩讀書所以友古人也果能論世知人則古人亦可  
得而友矣步步俱從自己身上著腳也善士脩爲言故  
蒙引云孝友文學政事各有所長皆可謂善士而不可  
謂之一鄉之善士吾惟兼而有之則一鄉中之善士皆  
聲應氣求故能友不然無地以納之也此最親切時解  
謂非必善蓋一鄉方可取友只言無蓋一鄉之識見器  
量則我所取之友不有所偏必有所遺耳然則取友只  
要識見器量設有識量高而行不善者善士不肯與友  
其如善士何且註明言善蓋一鄉安得以識見器量當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四 中孟

三

善字也彼所疑者亦謂取友以資已善不應待己善蓋  
一鄉而後去取友抑知此章以可得而友言不以方去  
取友言也且以善取友復以友資善此人已相須者而  
君子之脩身則豈單靠取資於友哉不脩己而徒欲資  
人是無本也尙論古人頌詩讀書此是方去友古人是  
尙友也句則古可得而友論世知人亦不是識見惟身  
有古人之善方能以心合古人之心精義入神斯論世  
非一己之私見而古人無不可作而見之矣以友天下  
之善士爲未足句只就取善無窮之心作過文歸重論  
世上今人以此句作通章關鍵遂以取善之量爲章旨

而反昧以身取人之道失之也註中進其取友之道云  
云其字道字實有著落學者宜細玩之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間也王曰卿不同乎曰  
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  
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節王勃然變乎色節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節王色定然後請  
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最有斟酌處在反覆之三字先儒已言之矣至不得已  
而易位與去則其事悲而其心苦矣易位尤見忠誠之  
至然非至公無私不可耳非過激也三仁霍光之事委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四 中孟

三

任權力不同則事勢原有不可必者孟子只言其當然  
之理而已然則俾貴戚賢卿得以行易位之事者其猶  
必有先王親親賢賢之遺澤也與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四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五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祁門倪璽重愚山 同邑 程夢元廕園  
懷甯楊葆銘伯新 潘紀恩後園  
合肥李襄國後亭 同邑 江峯青湖嵐  
休甯甯本瑜瑄晉 余家鼎彝伯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捲節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柎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一

爲有不同有順性而爲者有戕賊而爲者杞柳自有性柎捲非性故爲之必須戕賊人自有性仁義卽性故爲之只是順性告子不於杞柳求杞柳之性而直指爲性杞柳柎捲原不相關故孟子從以杞柳爲柎捲處指出戕賊以杞柳爲柎捲喻人爲仁義則是戕賊人爲仁義也時解謂孟子戕賊二字從告子爲字生出則不然仁義固性所本有亦須爲出來始爲盡性但順性而爲非矯揉而爲耳故爲字無大病病在以杞柳爲柎捲之爲喻爲也註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害性二字卽戕賊人無不畏戕賊者則不肯爲矣以仁義爲

害性而不爲老莊之言往往如此如鑿混沌七日而混沌死之類存疑謂既知仁義爲美如何嫌他害性不若云以仁義爲性所本無而不爲爲順殊不知已與戕賊意不接非是○義猶柎捲句只取少一仁字順口非重義外邊意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節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節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二

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性卽理也凡物莫不各得乎天地之理以生則卽其所得之理卽其所性而有定體但人得乎理之全而物得其理之偏耳周子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是也水自有水之性告子不於水求水之性而直曰性猶湍水宜乎謂水之無定性而隨所決也顧決者人而流者水人之決水也必無能決之使上要必決而下之而水始流決諸東下也決諸西亦下也水本下無待決湍水卽未下而決之可下是下卽其性人性本善善無加於性人卽未能善教之可善是性之本善也順之而已若乃水性

之移於搏激人性之移於習染非誠不可使也然而逆矣告子決字無大病病在以東西喻善不善孟子只指出水之性下而天地人物之各有定性可見至搏激則不只於決矣時解謂通章辨他一決字又謂搏激二字對他決字非也○上章栝樵全失其爲杞柳故曰戕賊此章東西猶不失其爲水故只明之曰下

○告子曰生之謂性節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真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真曰然節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告子曰性猶杞柳性猶湍水杞柳湍水生也杞柳之爲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三

杞柳湍水之爲湍水則性存焉矣告子不求其所以爲杞柳湍水者而第曰性猶是是直以杞柳湍水爲性也是皆生之謂性之說也夫性不出於生之外生安得非性顧離生無性而不可指生爲性生氣也而理寓焉有物有則則性之謂矣若但以生爲性則人之性又何以異於犬牛哉曰生氣也而理寓焉然則犬牛之生獨非此理之寓邪而所以異者抑又何與曰凡物莫不各得乎天地之理以生而卽其所以生之理以爲性有生斯有理犬牛之生何莫非理也顧含氣皆生而斯理不能無偏全之異則以氣有通塞而各得其一端故不能

如人之兼全眾理也生同而性異也職是故矣然則程伯子亦嘗言生之謂性何也曰各有指也告子曰生之謂性以氣言也所謂無善無不善也孟子曰性善以理言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程子曰生之謂性兼理氣而言也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也孟子指繼善之體言程子以成性之後言告子離乎性之本而言孟子欲人知性之本善而力於爲善程子欲人知性之雜乎氣而變化氣質以全其善程子曰生之謂性猶孟子所云形色天性也告子則以性無仁義而不欲以仁義累其生故外義而強制其心正後世釋氏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四

之旨也告子外義孟子固已知其離性之本而指生爲性矣然恐其說之未定也故以猶白之謂白探之而告子曰然則其離性之本而指生卽性也明矣既謂生卽性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也故再以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詰之而告子又曰然是犬牛之性之猶夫人之性也告子能謂性無仁義必不能謂人性如犬牛能謂犬牛之生猶人之生必不能謂犬牛之性猶人之性然則性之所以爲性者要自有在而必非生之謂也而既曰生之謂性則終無解於犬牛之性猶人之性而猶不能翻然悟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節孟  
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節曰異  
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上節  
於二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  
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節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  
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五

食色生也變生而言食色所以稍別人於犬牛也夫食  
色亦何可謂非性然食色有性存焉而不可指食色爲  
性食色有當然之則焉是則性矣知食色有當然之則  
則義之非外明矣而告子直以食色爲性故以爲甘之  
悅之愛生於我也仁之類也不謂之外焉可也食之悅  
之而有宜不宜焉宜不宜物也我何與焉義之類矣而  
安得亦謂之內也是故吾愛吾心而力制之亦從事於  
仁之類也言有不得事有不安外焉者耳必曰吾性有  
義而事事求合之無乃違食色之常而傷其性乎獨是  
既謂之外則微獨長外也白外也即炙亦外也弟亦外  
也甘之悅之者我而可甘可悅者皆從其可甘可悅於

外也安得於仁而謂之內既謂之內則微獨甘之悅之  
內也愛之內也則白之亦內也長之亦內也白之長之  
之心制宜皆由於內矣安得於義而謂之外蓋事至物  
交原非吾心所得而主而因物付物要不外以一心而  
施而告子何足以知之要之仁體義用亦微有內外之  
殊蓋仁者萬物咸備之中而義者時措咸宜之用然體  
用一源內外無閒故事物之宜雖見於外而裁制之則  
則本乎中仁義一也告子以食色爲性遂離仁義而二  
之以爲仁內義外是微特未嘗知義并非所以謂仁也  
孟子力折其非而獨曰性善使人知仁義之一源而以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六

爲盡倫踐形之本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節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節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  
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節公  
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將曰  
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  
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  
之敬在鄉人節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  
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  
食亦在外也

行吾敬之說季子所知也亦以敬無定主因人而行則雖行吾敬而實以人爲悅爲由於外耳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吾之敬不得以吾自主而移於所長是義繫之鄉人之長而不繫吾之敬也孟子明其在位而義不繫之鄉人矣曰庸敬曰斯須之敬則皆吾之敬而因時制宜吾主之也季子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終以敬移於人而未悟制宜之在我也然謂之外則長外也敬主於外也而湯水之轉移飲食亦外也飲食豈外謂之內則飲之者內也敬之者亦內也因時而制宜制宜之心於內也知制宜之由中而義之非外明矣夫愛敬之心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七

皆由內出此理人所易明乃於愛之因物而動者則不疑其在外而於敬獨謂其由長而後有何哉蓋愛之情順敬之情嚴畏其嚴而遂若外之有以強我者要以認氣爲性而不知性之即理故耳抑知夫喜怒哀愛敬未發之中未與物感皆寂然耳感而遂通則發皆中節莫非此中之本之隨感而見者雖事物之感若自外來而遂通之機不從外得也藉非吾性中有敬義之理裁制之宜外之長烏能鑠我以敬而轉移其心乎故有志聖學則性天不容以不急講而永叔謂性天非學者急務是烏足與言道也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節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節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節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無善無不善以知覺運動言性而遺夫形氣之則者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以習染爲性而忘其有生之初者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以氣稟之異言性而不識繼善之本者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節若夫爲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八

不善非才之罪也

乃若難言之辭乃若其情云亦就不善之人而驗於乍見之情以爲性善之證也可以爲善謂可以做得箇好人上接無善無不善可以爲善爲不善下起若夫爲不善註意甚明虛齋以爲字只當謂字看而以善字指情言謂情是無意發出不可云情去爲善愚按此情字統有下才思諸字在內有是情卽有是不妨云情去爲善蒙引說非乃所謂善謂性善也若夫更端於意外之辭若夫爲不善承可以爲善言才知能也朱子謂目能明耳能聽心能思手能恭足能重之類是副此情以

爲善者非謂能發此情便叫做才雖與情是一滾出來然卻分兩般物事情能統才非才以發情也虛齋云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爲情赴救爲才是矣次崖謂能惻隱便是才反駁蒙引爲非誤矣非其才之罪如言非是沒能幹做得箇好人也孟子此才字就好邊說究竟耳目聰明而物欲之交亦自他始才無定主亦無定力須是主之以德性方無不善而氣質可化故朱子於此節云性既善則才亦善而總註又引程子之言而贊其密則以才屬氣質居多在人要當自勉不可把才亦認做性情而反疑孟子之言爲偏執也立言固各有所主耳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九

才只一才安得有發於性發於氣質之異蓋未生以前有性之理無性之名而更安得有所謂才者迨氣以成形則此理已滾在氣質中指其理而言之則謂之性而決之曰無不善此所謂天地之性也若乃視聽言動則皆氣之所爲理本虛空無物不能自行須是此氣乘載他出來所謂才者卽此之謂也天賦人以理而又與人以才本欲人將此才去爲善以盡性猶旣任之以職而卽副之以權位也雖所得氣質有清濁厚薄不同要之皆可以爲善之具只有難易而已奈質性之少薄濁者卻便推諉卻爲善邊而反將此才去爲不善人遂因其

爲不善爲才之罪而并以才之爲不善誣性之不善此孟子所以急白之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顧才旣薄濁爲善亦自稍難則有困勉之功在而繼善之體人所同所謂才有未善無善乎性之本善也故指其爲此性之副言則善人人可爲性善則才亦善也指其爲氣質言則厚薄清濁固有殊矣何以見孟子之言才爲指其發於性者言也曰性是主帥才是卒徒乍見惻隱此時赴救不令而行其才全是從令於性何慮得有不善故曰此發於性者也若性體昏昧時才卻妄行無主可爲善可爲不善矣雖情亦然情從天真一直發出四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十

端畢呈無不中節過此一時本體不見則情亦只出於形氣而有不善者是故故者以利爲本非乍見之情則或不足以驗性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性不可見而驗之情情難自盡而需之才才之能求託始於思思者心之官而心統性情者也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人皆有是心不由思慮不待勉強物不能蔽氣不足拘隨感而發所謂乃若其情則可爲善苟非中有仁義禮智之德何以感著便發此情故直指之曰仁義禮智卽所云乃所謂善也此比如一塊石英纔擊著便有火出苟非石之性本有火何故一擊便出可見此火非從外面藏入去的了此卽情驗性斬釘削鐵語折衷云上面情發於外卻似在外來的故曰非由外鑠未是思卽察識求而盡其才卽擴充能求本於能思弗思則舍之矣不思不求則私意蔽之私欲累之而心失其職也不能盡其才有才而不用用之而不力也不能盡其才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士

豈才之罪哉曰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則有善而非無善無不善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則可爲不善由於舍而失之而非性之可以爲不善曰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則人之不善由於不盡其才而非有性不善矣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

德

物則天之命也秉夷卽秉此以爲性也懿德卽物則好之者由性發而爲情也以其有是性所以必有是情仁義禮智我固有之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也此節虛齋重以情善驗性善則好是懿德句特重然玩引孔子兩故字一必字則上節因情驗性此則從天命源頭說下惟性善故情善此說爲合語氣而理更周密又此節有性字情字意無才字意時解謂能好德便是才非也蓋才字只因人以爲不善歸咎於性故言見人非不能爲善非以才善情善對言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此章似申明非其才之罪意然通章看來究竟只言人性皆善耳才只是副那性情的若只言才無不善卻落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士

後一層也顧首節不言非性殊而曰非才殊者責重人爲意也多賴多暴似殊而實非才殊者良心之陷溺心之陷溺非其本然故下文以凡同類相形引到人同此心上至才字後便拋開不說了時解以非天之降才爾殊句作綱而謂下文許多同字俱與殊字對針非也爾如此也才殊非殊只言能爲善不能爲善非說才有善有惡孟子說才字都貼善邊說勿因暴字誤看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爭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

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今夫二字另提此以物之同類相似證人類之相似也  
麤麥性也播種而纒之其生也淖然而生遂其性也日  
至之時皆熟所謂保合太和乃利貞者其地同其時同  
天無所私也人有是性而踐形盡性亦猶是矣地有肥  
磽雨露之養氣稟之厚薄教化之興衰也人事之不齊  
懈於用力而無以盡其才也其有不同不同而不害其  
為同陳新安以為證非天之降才爾殊非是聖人與我  
同類者同類則亦相似也相似同也但此處且虛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實也屨之相似天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圭

下之足同也 節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  
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  
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  
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節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  
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節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  
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此以人之無不同引起心之同也足粗於口耳目口耳  
目粗於心步步由粗而反精相似猶言性相近同則指  
其本言之同口而先得所嗜同之有不同也然非如犬  
馬之與我不同類不同而無不同也不同而無不同故

曰相似所以相似者以其有同焉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  
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乃指言人性之同乃心之本然也心之所同然同以  
為然即好是懿德也心之渾然者理泛應者義以我制  
物曰義物之本然曰理理常體義常用理之體靜義之  
用行也此理此義我與聖人同得之天乃所以為人者  
也而聖人獨先得者眾人陷溺而失之不能盡其才以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圭

實有諸己也然好德之良則終有不得而沒者故理義  
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人做得一事合理心中未嘗不  
似喫肉見他人好處口中未嘗不覺流涎顧知好之而  
有不為者此心中多受邪病變了口味抑齒嚼下亦  
未嘗細咀滋味出來也此心之本然則安有不同者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芽之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  
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  
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

巨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雖字承山木言語氣方順翼註謂從人既放之後追論未是也人性之可以爲善猶山之能生木而雨露夜氣又息之此天之陰隲下民也人之理氣與天地之理氣合一而時相流通凡人視聽言動應事接物都要此氣運用出去然日用而形神得不疲者以有天地之氣息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五

之耳若只有用無生則氣立竭矣氣與理借氣日至則理亦日生赤子初少知識漸漸能解聰明亦天地之氣日滋而理日長也但赤子交接少而嗜欲薄故爾生息得來長大來物欲日紛日閒受天地理氣不敷費用消磨則所得者只有夜氣涵養得此理在耳氣本以承載此理而氣昏則理反不見故惟平旦之氣得有此理發見然天地之氣那得會昏日夜之所息原是清的只爲物欲攪昏如水原來都清那物欲便是攪動沙泥也朱子井水之喻最切未嘗有才亦就作爲上說謂他不能學好此便是說有性不善情實也謂人之本然實理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上二節皆失養而消者知所以消則知所由長矣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長由於得養得養只在操心人心道心非有三也操之而存則道心爲主而本體發明義理昭著舍之而亡則物欲反爲此心之主而本體昏矣人心之危也存亡俱主本然之理言論心之作用亦只是氣但此氣最爲靈明不測晃動無常靜養此閒萬理備具動有所逐則只有所逐之物而此閒全昏故敬爲養心第一義敬養不專在靜時循物無違則交際亦是操存所謂動亦靜靜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去

亦靜也象山偏於主靜則偶動必失之矣問如此則操心亦只是守這氣否曰操心非守這氣而以理帥氣所謂立夫提擢這理來作主也且集義卽以養氣而才亦從生此水既不著沙泥雖流通亦須去澈矣循理則氣自清氣清而理益著若夫在氣上做工夫卻無用也出入無時二句註原對說舊說以無定處承無定時非也蓋無定時是直說無定處是橫說也問然則入而在內之時不已長養乎曰然也然或存或亡之心不可謂操一息之存不敵放失之枯亡耳此章雖歸重操存之功實亦以明性善以辨性可以爲不善及有性不善之



說夫性善之說今人所共知也而不能無疑於有性不善者究往往而是如退之言性有三品而歷引朱均越椒叔魚食我之事以證之今人猶未嘗不是韓子也愚謂朱均雖曰不肖然聞韶德讓得非理義之悅心者與雖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則丹朱固若是不肖矣乃傳位舜禹而朱均無競心卽封丹商而未聞有違命朱均未始非見化於堯舜者象之不格姦則固已與瞽瞍同其烝又矣越椒叔魚食我之豺狼貪味似於生初定之以有子文及叔向之母之言矣然斯言而中也子文及叔向之母之不幸也彼三人者獨生平無天理之乍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七

見哉使不率其氣質之偏以終而或翻然能改其叔其母能竟以龍蛇豺狼定之夫太甲怨艾而爲賢君莊姜從訓而爲貞婦周處發憤而除三害李勣悔過而爲善將彼其初不嘗不善乎而不終不善焉故後世稱之使四人者亦由其治容暴戾以終人得毋疑其不善之自性而已然哉而又烏知其非然也越椒食我率是以終是其叔其母有伊尹傅母之言而不克收伊尹及莊姜傅姆之效是其言而中之誠不幸也焉耳且卽使其爲惡自性成無復天理然古今四千載如此者幾人是如人之賦形目明耳聰口言身動此理之常乃亦有生而

聾瞽瘖躄者則天地不全之氣或有然耳甯復以生人之常理論之而固以此例人之性哉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節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節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六

貴乎專心致志專之致之卽操心也此章意似責齊王然通上下章看來則亦言性之本善而欲人操存以復性也王之不智其智弗若皆以爲未嘗有才焉也曰無或乎曰非然也卽是豈人之情哉云爾將章內智字看作兩樣者非或以專心致志貼智字說益非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節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

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節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節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此提出死生大事以決言人性之善言人之舍生取義者以欲惡有甚於生死也不然則死生亦大矣惟欲惡有甚於生死故生死或有所不計耳而此心則人所同有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節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五下孟

九

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節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官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舉不受噉蹴以證人之皆有而言其所以喪之禮以交際言義以事理言義大而禮詳也生死似不可已於我何加則可以已矣山木章歸重操存以章內兼言仁義仁義性之全體操存靜而該動也此章專言義義屬之用故以取舍言而註曰省察然省察不嚴則操存無由

以密而操存未密則省察或不能盡明體用一源學者宜交致其功焉而窮理未精則雖有是羞惡之心亦或至義非所義而反失之故下章遂言學問之道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節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節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也而曰仁人心豈神明知覺之心遂可以當元善長人之理乎曰酬酢者心也而所以酬酢萬變各當其則者一理之渾然仁也心而非仁則所以酬酢皆失其道五官無所檢七情失其節能復謂之曰有心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五下孟

十

是存仁則有心不仁則如無心故直指之曰人心而仁之爲體可識矣人心道心非有二心纔操存便見天理纔放肆則只見人欲心逐欲則心不存而天理昧矣只看動作何如不是豎起這心放下那心亦不是將這心去尋那心此操存之心卽仁其機如此真西山云心卽仁仁卽心則太快語病矣夫如是則機速矣而何以必學問也曰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則保守之難故非學問無以救其功也未能窮理心放於不知未能實踐心放於無據不知慎獨心放於方動之機不能主靜心放於寂然之境頻放而欲頻收之頻復之厲也旣放而

後能收之動悔之悔也是故不學問而言求放心則異  
端之虛寂此心無處安住矣學問而不知求放心則末  
學之支離此心益馳於物矣故夫學問之道則窮理格  
物所以致此心之知誠意正心所以實此心之理優游  
涵泳不使吾心放於躐等日就月將不使吾心放於遠  
巡勉勉存存惟精惟一使志氣日以清明義理自然昭  
著至於純熟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泛應曲當時措威  
宜則此心即仁無所於用力仁全而義出此上達之詣  
然也註中能如是三字言能以學問求放心則志氣清  
明云云乃推言能學問以求放心之效志氣清明義理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三

昭著乃上達之機非學問之基也若學問則下學而已  
不然二字言不學問以求放心則昏昧放逸云云對末  
學支離言所以足之道二字之意也誤解註意者則謂  
是收此心來好做學問夫上文仁人心也是能收放心  
即仁矣而今卻只將來做學問首尾不相應矣此節之  
說黃勉齋最為得之次則蔡虛齋看註甚好然又須知  
學問與求放心是一是一內外相資不學問無以求放  
心不求放心亦無學問能學問而心不放心不故而學  
問乃益有功故小註有收斂此心方驗得聖賢之言有  
歸著之語亦以對末學言非如俗解為要學問故求放

心說也林次崖看勉齋之說不明故反疑大註小註之  
非誤矣又心字仁字終是兩樣仁人心也句是直指此  
心渾全之理惟心不放者方說得即是仁若既有放時  
則心只是心叫不得仁了心可言放仁不可言放也求  
放心亦只是求仁未可言仁雖曰求仁之心即仁然非  
全體也上達方是仁詣今人謂章內心字都當仁字看  
則終不穩貼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  
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節指不若  
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言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五 下孟

三

即上章第三節之意特拈一惡字以動人愧恥之心自  
此至公都子章大抵皆求放心意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欲人知所以養身之道也曰弗思者欲人反身而察識  
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節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  
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節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楨棘則爲賤場師焉節養其  
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節飲食之人  
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節飲食之人無有失也  
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承上章而申之考字從上章思字生來取則考之而知  
所擇也大意養小則必害大所謂不善也養大則小者  
兼得所養所謂善也然只言養小之害大而末言養大  
之能兼小意在言外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  
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節曰鈞是人也或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五 下孟

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  
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  
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此章重立大句心之官則思言能思而以思爲職能思  
是此心本等須是以思爲職劉蕺山云人心絕無所云  
思慮未起時蓋物交物則引之雖是引耳目去然豈非  
此心上思去只是心思不自做主耳此心不自做主由  
大之未立也然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者有物有則  
此心之理此二思字須著在理上彼憧憧不自做主者

其心則蔽其理則失算不得思人心操則存舍則亡稍  
一提點此理自存從理上一思事物自無不有定則是  
之謂能思然思則得之之思又須在立大後一層工夫  
要立起他來爲君把大權交把與他始能責其盡職若  
不曾立大此心先自無權如何教他盡職其思皆不過  
憧憧從著耳目原非其不能思而卻只是不思不得矣  
立大者將此心豎立起來亭亭富富不偏不倚也豎立  
此心不是能思便算須從格致以盡心知性而將此心  
性之全體維持涵養著使無一事一念之偏一時一息  
之忽方謂之立工夫固不外敬以直內而窮理尤所當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五 下孟

孟

先陸學不言格致只要立大吾恐心理未全此大直無  
可立不成一赤子便是大人也邪立大在敬敬該內外  
慎獨爲要戒懼爲密陸學以天地鑒之鬼神臨之都是  
妄見則立箇逍遙天子亦忒自在非所以立之適所以  
放之耳戒懼立大之體而用思則正慎獨時事靜時閑  
邪以養此心到應接時又須詳察此事物之理一番始  
無不得不立大無所任思既立大又須要思若臨時不  
思未免也有錯著而立大之體亦因之有虧矣但果能  
從窮理養心立大至純熟地位則內外一體亦自不致  
有不思不得事也大抵吾儒立大將以此心爲有用之

心欲此心用無不周故須立之使體無偏倚子靜只要識取此心便天地都不管是立其無用之心立他何用思則得之不是預設此思以待物只是物物須經吾思物物經吾思則小者不能奪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節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節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天爵性分也人爵勢分也內重則外輕外重則內輕然天命有德則脩天爵而人爵從棄天爵而人爵亡有自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五下孟 五

然之理矣人當誠於盡性而已性中只有仁義此仁義本自無少欠缺無少虛假無少閒斷人之盡性亦須使此仁義無所不盡無所不實無所閒斷方是天爵在我曰以要人爵則不忠不信曰棄天爵則倦不忠不信而倦無所爲仁義倦不在棄之日而在不忠不信不樂之心終於棄可知其始之要出於要所以必終於棄今古之分誠僞而已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節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

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此亦是上章意欲貴以凡所可重者大概言蒙引可從時講主欲人爵之貴言語意欠串仁義卽德言飽乎仁義句一面說詩一面拖下令聞廣譽亦承德字來引詩作一頭下分兩腳也○天下惟無求最貴著一求字便賤辱無所不至文繡膏梁非不貴也所以至此大難爲情欲求犬馬人先爲人犬馬齊人不自羞羞殺施從者何貴之云奪之猶後耳願非有得者不能無求放曠自高假求解脫凡心自在解脫不去惟孟子所以不願乃真天上真人世界一塵不染貴莫與京也要之仁義在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五下孟 五

我全盡何難全盡得來受用自見世俗貴賤那得工夫閒問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節亦終必亡而已矣

今之爲仁者三句於喻意中見正意與譬如北辰一例以一杯水便是爲仁不力車薪之火卽見陷溺已深由陷溺已深是以爲仁不力一念回頭打熬不過百欲攻擊其亡立待從此猛回頭用拔山全力庶乎可耳謂之水不勝火虛齋欲作人謂之看然玩語氣只當從南軒

作自謂爲順蓋註中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乃暗承此句過下與於不仁句非正解此句也與於不仁之甚句翼註欲作自己不仁看語意終不順自以助他人之不仁說爲是又陳新安以此章指戰國諸侯說則首句仁不仁亦指兩人看說雖可通然通上下章看來終屬一人人體上說意特精密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蕪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與上章一反一正爲仁不力與不爲一般然一時轉念爲仁自覺心生把持不住棄此他就又斷乎不可熟之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五 下孟

毛

二字乃責成人用力之辭也熟則自然熟之須勉強此心是穀種窮理以耕之循理以種之過欲以耨之涵養以溉之省察以培之用力不急而仁可熟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設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此爲舍下學而希上達者言上章在乎熟之言不可半塗而廢也此章必以規矩言不可躐等而進也○此篇大概言仁義人性所固有而人以放其心失之能存其心以復性則爲大人而貴莫大焉然爲仁不力則亦不能有成而用力於仁者又不可以廢法循其法以求必

至則深造以道而性可復也法如大學之法是已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五終

四書全義卷之三十五 下孟

毛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六

邢門倪望重愚山 程夢元岐園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懷甯楊傑銘伯新 潘紀 後園  
合肥李襄國後亭 同邑 江寧 湘嵐  
休甯竇本瑜瑤香 同邑 余家 蘇伯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節色與禮孰重

節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平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節屋廬子不  
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任人之問蓋亦食色性也仁義害性之說屋廬子始終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六

下孟

一

重禮亦篤信孟子者特一時屈於辨耳○按嘉禮中自

有食禮禮食如每品必祭三飯告飽之類說約以為嗟  
來之類此於飢而死似切卻對親迎不過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節金重於

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節取食之重者與禮  
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  
之奚翅色重

兩喻一氣直下言有意擡高食色而故以輕禮較食色  
之重者也取食之重者節又即喻意而明言之○孔子  
曰禮大昏為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迎固禮之至重

者矣而此曰禮之輕者何哉重親迎所以重大昏重大  
昏所以重人倫也若因親迎而反廢倫則以末廢本矣  
然則苟非至必不得妻則親迎斷乎重禮矣是故惟精  
義之至乃可與權也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  
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  
則將摟之乎

死重矣然飢死而兄臂終不可紵不得妻重矣然無後  
而處子終不可摟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所  
以範圍天下之物而制其嗜欲之流蕩者也三百三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六

下孟

二

千莫非至道無大無小學者所當執守而斷乎不可暫  
違惟或事勢窮迫萬不得已而後有小變通於其間要  
以期雖稍變通而適合乎天理之正則非精義之至者  
未可與權也若不察夫天理之本然而厭禮之嚴謂是  
無益虛文不便於己而不可行則必至縱欲無厭而天  
理或幾乎熄矣此輕重之所以必爭也夫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節交聞文  
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節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騮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

獲之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舉鳥獲之任便是鳥獲不必形體似鳥獲也誇形體而患不勝只是不爲耳力猶鳥獲所獨性則聖凡所同而何患不勝○按春秋哀公八年宋人滅曹孟子時安得有曹君之弟註本趙氏未及考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節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六 下孟

三

本曰聖人盡性而已卻曰孝弟而已孝弟切於人爲也孝弟豈只徐行甚言其易爲而人不爲耳對淺人不得深說堯舜之道之大孝弟行仁之本此處且說不著矣然不堯則桀理欲分頭其言雖顯淺其示之則已深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弗爲故不勝不求故不知求之有餘師有物有則不待外求也然此亦對曹交言耳豈求道真不必師願涇陽謂心在則道在道在則師在語似好聽而多病似卽心卽佛禪論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節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節曰凱風何以不怨節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節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謂子不當怨父似也謂小弁而猶可無怨固也凱風母欲再嫁事情時有非賊恩瀆倫之甚也且母尙未去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六 下孟

四

而七子冀有以安之安得而遽怒以妾爲妻而易樹子絕夫婦父子之倫貽天下國家之毒矣況金玦長辭履霜不復而晏然安之人子烏能以若是忍也是以小弁當怨而凱風不當怨也若以宗社身家較過之大小則後世功利之私矣顧平王何能怨平王而有此親親之念以終則周室安得而東遷王民安得而戍申宗周安得而禾黍平王實怱然而安得更尤小弁也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節曰先生將何之節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節曰軻也請無問其詳



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節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節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六 下孟

五

曰利

宋輕志在罷兵煞與儀秦功利不似其曰我將言其不利亦謂非利不足以動二王而未睹言利之害耳故孟子剖析言之同一君臣父子兄弟之倫見以爲理有當然則念念皆仁義見以爲此中有利焉則念念皆爲利而仁義亡仁義亡而天理滅人道絕矣聖人不言利慮患於微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節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節問曰

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節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節爲其不成享也節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享以志不以物物以將志志見於儀儀者禮意之發見者也如季子不得之鄒而尙以幣交則卽幣而儀已多儲子若以幣交而繼之來見則儀亦多矣卽儀而見志不役志則曰不享以不役志則不成享故曰不享也儀不及物如今云禮數不到蒙引謂儀字便指禮意不指禮文亦太脫略禮意須儀文上見得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六 下孟

六

○洎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節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髡原不識仁字只以事功爲仁故譏孟子之名實無加後名實只伴說耳孟子言仁在心何必名實所引夷惠伊尹正對他先後名實之論仁者無私合理蒙引俱就心言自包得事不必如慶源以無私屬心合理屬事但蒙引謂夷惠伊尹不必以先後名實分配則太泥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甚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節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仁之論窮故舍仁言賢謂賢者非不欲名實有加實無能有加也抑知賢者非無益但君不能用耳○魯繆公討田和敗齊師未聞國削髡強辭耳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節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六下孟

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

髡言果是賢者要必有益彼無益者皆盜賢者之名耳孟子言賢者非眾人所能知引孔子事遙對在三卿之中數語末二句乃答髡必識之句也欲以微罪行句斷主大全汪氏以君相微罪言即指郊不致燔也不欲爲苟去正以微罪行苦心註意言既不欲顯君相之大失又不欲無故苟去故待其微罪而行則去既非無故而君之大過不顯非以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句正解以微

罪行也孟子承上燔肉來故先言以微罪行又補不欲爲苟去句以足其意非既有微罪又嫌苟去也蒙存則以微罪屬自己說謂使人咎其以細故去國有爲君任過意語意忒費曲折亦忒看聖人有心矣蓋孟子去齊之事亦必有難於顯言者如齊饑章則孟子既不合而仍留待微罪時也至去齊章云王如改諸云云則改之必有所指明矣眾人烏足以知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節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六下孟

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節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東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節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葵邱之會諸侯絕句此章語意似歸末節有不勝衰世之憾意○天下無王而春秋託始齊僖鄭莊霸之兆也至五霸興而天下只知有霸世一變矣昭定以降天下無霸紛亂益甚世之又一變也孔子有微管仲之思非子仲也爲世衰重歎耳吳省菴曰王降而霸猶可言也霸降而今不可言也其得孟子之意乎雖然今之言富國者今也言強兵者今也言橫縱者今也長君逢君慢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六

下孟

九

王章而殘民者今也而開富強之寶者誰乎擅樓伐之權者誰乎首畔王章而亂仁義者誰乎夫非霸爲之邪非霸佐之逢之長之邪然則今之諸侯大夫皆效霸之罪而復得罪於霸耳又能不致恨於霸與且自五霸興而天下數千年無復王道漢唐之帝霸而已耳則雖迄今日猶令人不能無恨於霸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節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節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此章意重殃民尤重末節引君志仁違制意不重也彙

解當時齊強魯弱戰必不勝徒殃其民此孟子立言之本意也過制亦進一步說耳此深得孟子之意此二節只一意分兩層蓋卽一戰勝齊殃民亦復不少翼註重過制非也苟爲天吏過制有時可權殃民則必不可且大國兼數圻矣安得獨以過制責之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節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節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節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六

下孟

十

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節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因慎子不悅而告以過制乃從不可上更推深一層意以甚殃民之不可也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非制而仁者不爲況於殃民以求之乎殺人以求正應一戰勝齊時解謂徒取諸彼卽一戰勝齊意豈一戰遂非殺人乎謬矣大概首節概言殃民無益之不可次言縱使一戰勝齊且不可況未必勝乎又言即使不戰而徒取且不可況事戰乎意凡三層總見民不可殃也○所云齊魯始封皆止百里實未必然魯在西周時必無并吞小國

事東遷以後則事詳於春秋凡魯所取國如項邾須句之類雖時有所書然皆封內附庸餘若杞田曹田之類所得自有限而魯地之見侵於他國者亦復有之安得謂魯地過制乎若左傳所云天子一圻諸侯一同者則子產爲解免於侵陳之詰耳且時賢每謂左氏浮夸何獨必徵此一言以爲信也詳已見班爵祿章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此節作一氣讀在事曰道在心曰仁非有兩項仁卽不忍殃民之心也此節責慎子尤孟子主意所在觀上章自見陳新安以當道應過制以志仁應殃民非是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六 下孟

十一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節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節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卽上二章末節之意鄉道志仁不分兩項朱子已明言之或分淺深非也志仁則鄉道矣猶志遊京師便向北走也賊民者無能得天下之理雖使與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所以深警當世也由今之道謂富強之道俗卽

以此爲良臣之俗二字只交互言耳由字變字皆屬之君蒙存說本明分朝野說者非是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節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節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殯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節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節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節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六 下孟

十二

後世繁文皆所不必誠倫刻自守與民同苦樂則二十取一而有餘而不知已同中國於貉也二十而稅國用不足而國用之所重者尤在養君子無君子則廢人倫奈何以寡取故而同禮義之治於小貉乎末節以重稅並言過猶不及之意時解矯重爲輕勢必因輕及重貉與桀相因而至此深文之獄非孟子意○什一而稅多桀寡貉公羊亦有此語然周禮載師職國宅無征鄭註謂官所有園廬二十而一註謂園少利廬無穀愚謂若近郊南方地稅自當輕於田稅也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天子畿內里近郊百里遠郊二百里曰甸三百唯漆林之征二十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疆

而五註云抑末作也則稅似多不止於什一者時儒故疑之愚

按近郊六鄉之地田用貢法什一夫盡兵只衛王畿他

夫役輿作概所不及輸將無勞雖有戎事不復出粟是

止於什一也遠郊亦鄉遂之地田用貢夫盡兵而地有

餘且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焉則正稅之外稍有錯賦

總計之約二十而三也甸稍縣都田用九一五夫一兵

而非有大故不及甸乘然輸將有費力役有征其有大

事則一井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稱之米十六斗以贖所出

之卒故錯出十二然非其常也鄉遂盡用其人故薄其

征稅都鄙不盡用其人故得供錯賦遠近之衡也然則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六下孟 三

什一而稅者專以田稅言貢徹皆什一也貢一在什中助一在什外

然居宅亦有布縷之征有不什一者兼錯額言亦國家之所不

能已者其實非有增也古者田皆在官民無私買之費

而耕者出稅故正供如此今則民自買田又供什一之

稅且有田者不耕而耕者不出稅田主佃戶分食所入

則田主什一之供實為什而供二矣此稅法雖非重而

不得其平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節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

水水之道也節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水逆行謂之降水降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

過矣

重水之道句以鄰國為壑則非水之道非水之道則仁

人所惡三節一氣轉挽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以心言執以事言亮在平日執在臨時貞者事之幹

也平時格物窮理使吾心之知無不盡則知之真而信

之篤定見具而定力生故臨事有所執持苟見理不真

則胸中先無把握狐疑猶豫惡能有所執持哉故天德

之貞於人為智信即智之盡也若不智而亮則亦硜硜

之亮而已非君子矣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六下孟 四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節公孫

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節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節曰其為人也好善節好善足乎節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節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節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

訑子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主

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

孟子之喜喜道之得行樂正子之道孟子之道也甯策

曰優為魯國樂正子得以自見所長已哉丑不喻也則

以爲樂正子爲政夫何所長也丑問樂正子所長孟子亦姑以所長答之然卽好善一端固以優於天下休休有容誠相臣量百僚師師其風可想見也若樂正子者安能日暮遇之○則人將曰二句舊說多以子字指不好善之人以訑訑屬顏色以子旣已知之矣句屬聲音愚意子字當卽人將曰之人自子謂彼之訑訑子旣已知之何必更告以善言下有止於千里之外意訑訑一字註雖云其貌然貌可該言故下云訑訑之聲音顏色不必以子旣已知之矣句屬聲音也若以子旣已知之矣句亦形容其不好善則上有人將曰三字而下不加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六下孟

五

轉語頗難接向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句來理會文義不可不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節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節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節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君子不輕絕人亦不苟就屬望於世者惓惓而要之不失己也所遇不同總之事道深心若免死而已則亦必

不苟仕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節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節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節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節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通章皆言生於憂患古今聖賢不必盡以憂患生然天之困之亦若實有玉成之理若常人則以憂患生者多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六下孟

六

矣動有矜持之意忍卽忍耐之忍動之忍之曾益之皆若天之爲之也心亦未便指道心但竦動之而能有所操存則道心生性只是形氣之性而堅忍之則能順則而不違而天性見故動心者不動心之基而忍性者卽盡性之本也困心衡慮徵色發聲在有過之後作喻則能改之機小註云困橫徵發卽恆過作喻卽能改語似大快然非大病也二者雖有愚柔人己之分然總見憂患生人非區分人品法家拂士敵國外患皆恐懼脩省之資勵精圖治之具此節用反託乃文字錯綜處無自是國家無之或作君心自無則與上一項不一例矣蓋

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孟子欲處憂患者勿以貧困而敗其操勿以遇奇音基而隳其志勿以偶失而沮其脩勿以天之窮予而生怨天之心勿以人之棄予而生尤人之念正當於此益自奮勵打鑿得住得益自多所謂不幸者正吾人之大幸也若處憂患之境而無憂患之心或一味憂患爲心而不知求處憂患之道則碌碌下愚亦未見其生也然則生死不生死於其境而生死於其心夫亦曰存憂患之心則生矣存安樂之心則死矣安樂而能存憂患之心安樂可也雖然富厚之子未涉艱難佚豫習以爲常奉養必如其欲欲其知存憂患之心不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一

下孟

七

可得矣此所以多敗也則誠哉安樂之足以死人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如所教者五之類至不屑教誨之亦教誨則術之多益見矣不屑教誨如孔子之於孺悲君子自非無意然必其人能悟方見得君子之教蓋其人不悟君子原未嘗失言其人能悟則亦君子之教之所及故朱子必推出其人若能感此一層不然則以不屑教爲教其說似迂其辭似回護矣王觀疇敢駁註爲落後一層是惡足與讀註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一終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七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祁門倪望重愚山 同邑 程夢元騰園  
懷寧楊葆銘伯新 同邑 潘紀恩後園  
合肥李襄國復亭 同邑 江峯青湘嵐  
休甯甯本瑜瑄香 同邑 余家鼎彝伯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此章即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三達德盡心知性智也存心養性仁也立命勇也首節以成功言智次節於用功言仁者意在知行交關處而行即終身無盡也首節工夫在知性次節工夫在存心性只是理理出於天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一

具於心而散於事物心之知虛而性之理實知性工夫只就日用應事接物閒事物窮究其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理一向身心上體驗箇精當此即格物致知事凡起初格物時亦只覺合當如此卻未曾見得與心性干涉日日如此工夫不息至窮理得多時會略略見得箇事理之所以然則便覺此理自心性中流出有內外合一處於此事知所以然於彼事知所以然源源相通則一旦豁然貫通物之理無不格而心之知無不至物格即知性知至即盡心也而所謂天者即理之所以然也物在外性在我物格而曰知性者凡物莫非

天理天有是理則人有是性故吾心之中萬物皆備故曰內外合一但人心是有此理而不於事物上一一體

驗過則亦未見得實故心具眾理而又須窮理以至於知天而後此心之知始盡故曰能盡其心者必其能知性者也此節盡心單屬知邊時解以盡心二字貫通章又謂次節是盡心知性著實下手處此皆將道學暗闕入陸王家言謬之甚也○如富家兒承祖遺產田連阡陌但主人少不更事一向不識點究雖家中戶管簽號冊籍稅畝本自具備而失管者已多偶從老者出遊某處見一段田甚肥膴若心羨之老者指示之曰自某至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二

某是汝家業也其人茫然自失歸查簽號地名稅畝徵之界至果是自家故業失管至今始識此之謂格物於外知性於內向後細心查究凡失管者皆被檢出祖產得無遺失是之謂盡心若吾心之富何畝田連阡陌皆天之所予舊產也學者那得不格物以免失管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知以開行之始知未盡無以存心知既盡則心可得而存矣天命之理具之為性發之為情而統之者心理不能以自行待心之知覺而行故性之理虛而心之用實存心者先立乎其大而使聲色貨利舉不足以奪之其



應事也則主一無適其勅幾也則慎獨勿欺其不睹不聞也則不忘戒謹恐懼則至中至和喜怒哀樂之發皆不失其中正之節而日用動靜之際無不合乎天理之則心存而性得所養矣理命於天順理即所以順天而盡其職也蓋夫心之爲物至靈至活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只操之而存則萬理備具不待外求應接之閒自然順則若舍之而亡則亦役於形氣之私而天理遂不可見非復此心之本然而性由是害矣故好善惡惡性也非不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而心逐於物欲則明知其善而不能用力明知其惡而反或爲之久之陷溺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三

日深或并忘其好善惡惡之本體此放心而害性之甚焉者也即使放心未至於甚而涵養稍有未純用情稍有偏倚而細故不檢亦足爲吾性之累如心在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視聽食味皆失其常是亦有害於吾性之物則而非所以全仁也故既求知性以盡心而又務存心以養性知行之用功如是也存養靜而該動人有偏於養靜者一動便會走作而留心在動上者卻於靜時未免將迎均之存心未密要須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動亦靜靜亦靜始得工夫總不外敬以直內知行雖分兩截工夫其實只一串事務知行並進非必待知無不

盡然後存養苟必待知無不盡而後存養則當所知未盡之時此心豈遂可放須知學者用功於物上窮得一理便須於事上順此一理於心上知有一分便須把此心存著一分則知行相長步步有進孟子立言自不得不以知行分兩節先後文勢然耳○善書者作字先將心事提攝此閒澹如無物然後展素舒毫無不如意一ノノ並有天倪行墨飛舞俱中劍法若此心先未入局蠻捉此閒則非不用意寫畫而筆畫生硬不勝塗點矣應事接物無不皆然此心之存無小無大是知主靜所以立人極也絃聞之希文江母舅云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四

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歿壽不貳非只聽之氣數之說也蓋此身惟自盡天之所賦於我者無一事之敢遺無一念之敢欺無一時之敢息故樂天知命以至默契化育則歿壽亦晝夜寒暑耳此所以爲知天之至智之盡也脩身俟死非只勉其在己而已也蓋此心實見夫天之所賦於我者無一事之可遺無一端之可諉無一時之可息故安土敦仁即可參贊天地其自脩亦繼志述事耳此所以爲事天之盡仁之至也不貳即不貳其事天之心俟之即俟其歿壽之至二句原分不開然一以知言一以行言脈絡各

有所承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固以理言不涉氣數然天理在我則氣數自覺無權雖妖壽之至在人見爲氣數在君子皆是理所順受氣數亦理陳新安兼理氣之說亦無容駁若不能全此理則壽固虛壽亦虛死氣數皆虛立於何有棄天之命直是天地閒不曾有此人耳○天命如勅命一般朝廷命官有職事有爵位有祿秩三者要以職事爲主爵祿皆爲職事而設做官者須知朝廷爵我祿我教我料理何事自盡其職事卽所以事君能盡職以事君則是我克副君命矣是謂立命若今人道做官是一場富貴此便是不知天不知天必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下孟

五

不能盡職以事天豈非委君命於草莽○此章是性學勿誤認作心學盡心只在知性存心亦正以養性曰天卽性之原曰命卽天人之際聖賢傳心學問工夫皆莫非期於盡性而已心則兼性與知覺而不純乎理聖人教人存心須不是要全得此心便罷也若將此章都說倒了則謂盡心以知性不先窮理而務盡心恐心落知覺將性亦落作用便混入明心見性話去謂養性以存心此性無所主張恐養性誤作靜坐絕物將心亦落入空寂便混入波羅密多心去併所謂死壽不貳亦只佛說無壽死相而立命亦是不生不滅話頭豈不大害事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節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節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節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此申上章末句之意命字就上章死壽而推廣之順受卽脩身俟死不立巖牆之下正所以順受其正也後一節反復申明一正字此章命字雖屬氣數然謂之正卽氣數亦理莫非命也只言吉凶禍福皆天所命非謂正不正亦都是命人受命有正不正天命原無不正也而或以爲盲通章則亦誤矣吉凶以數至君子以理承君子命於理不命於數故中正以吉理之所吉卽有時過涉而凶亦理所宜凶舜受堯禪富貴理也顏子屢空貧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下孟

六

賤亦理也壽逾百歲非出於傲短折死殤無非仁義是吉凶禍福之至在他人視之莫非氣數在君子順理以受之皆見爲理所當然而已是以爲正正卽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正所謂立命也生死一元之終始正理也聖人豈得不死要惟聖人成得箇死盡其道而死猶曰死得是道非尋死耳上玉云盡道不死而乃或死不當死而死云云真不通語也若不盡道則已自絕於天死固自取非天命之死死亦倖生天未嘗命之生併算不得是命如何說正故知小人自是無命其曰非正命也只以明正不正之義云爾桎梏而死只作自尋

死看其在君子則或桎梏而死亦是正命在小人則不  
桎梏而死亦非正命程子云脩煉長生得來亦是造化  
一大盜此亦可證正命之說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  
也

亦申上章之意然又落下一層以對常人言也上節正  
見當自脩下節正見當俟命意蓋君子脩身順受在人  
見之猶疑君子迂疎不會營求耳抑知在外營求全屬  
無益縱求而有得亦原非求之之益何如求其在我此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七

章乃喚人回頭指示門路語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天人一體天有是理則人有是性凡天下所有之理皆  
吾性所具備之物故自飲食男女以至於盡倫踐形自  
寫字讀書以至於經天緯地道理皆非外鑠皆不過全  
盡其所本然若性中不備此理外邊道理自藏不入內  
是不但愛親敬長良知良能而已凡可學慮而知能者  
則皆吾性之所素具若犬馬不具讀書寫字之理則書  
字自教不得犬馬故萬物皆備於我乃實理實事非影  
響夸大語此節言性體天道之本然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性之所具爲虛人之所履爲實人苟氣拘物蔽而失其  
本然之理則此理亦無從見得而終歸於消亡此理消  
亡則子臣弟友皆爲虛位耳目口體皆爲虛器譬之枯  
槁之木生理既亡枝幹雖存亦不堪憔悴耳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將性分所備之理件件踐履得來著實渾全  
無少欠缺則涵之爲大本之中發之爲中節之和此心  
快然多少優游自在孔子疏水顏子簞瓢都只受用得  
此耳宇宙閒能別有樂事此節大賢之事功之已成者  
由是而化之則亦天之道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八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仁卽誠誠卽仁全體曰仁皆實曰誠其實一也有私則  
僞僞則生理不全矣夫視聽言動之則子臣弟友之倫  
苟率性而行安往不善第不能無形氣之私以隔之則  
人已無以相通而失其所同具之理所以至於僞妄而  
不仁也恕者以己譬人而得其同然之心然後推己及  
人而實其當然之理也行恕者去私之學然已經汨沒  
之人一時要推己及人於己身便有許多不便處故須  
是勉強行之將形氣之私痛自割舍痛自遏抑時時如  
此事事皆然所以曰強此是零碎用功然日日去私久

則自然私盡日日勉強久則自然純熟故求仁莫近焉  
蓋恕卽擇善之術而強恕則固執之力工夫雖曰勉強  
而實人人之所能行要只以盡其性分之固然而非有  
疆加於性分之外此其所以爲中庸之道也此節言求  
全之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此章意注末節蓋承  
上章而示人以求之之方也次節樂字有歆動人使知  
求之意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眾也

此承上二章而歎人之不知求爲學者言非爲凡民慨  
也著察前須有窮理工夫惟其不著不察所以終身不

知不著不察如晚村云或自以爲已知或畏難而不窮  
理或心粗而不能入或誤於異端而不求知皆是不止  
於近而易忽其說是也虛齋謂末句總上二句註所以  
二字不可深泥非矣彼看著察二字無工夫其誤蓋由  
於陳新安爲凡民言之之說抑凡民之不知孟子當亦  
無怪焉耳且學問亦有何凡民學者之分人自爲凡民  
耳非不能著察也能有一定之凡民乎哉蓋性分之中  
萬物皆備有物有則民之秉彝故身具貌言視聽之官  
則當求其肅又哲謀之則身處子臣弟友之位則當明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九

其孝弟忠信之倫是謂行之而著既從事於倫則之中

則當深思夫肅又哲謀之則何以動於身而不容越實  
驗乎孝弟忠信之念何以發於心而不容強則心性有  
會通之妙而天人無彼此之隔是謂習矣而察夫爲子  
當孝爲弟當弟孩提且有良知人亦誰不曉得然此不  
可謂著須知如何方是孝如何方是弟如何似孝弟而  
非孝弟如何已孝弟而未盡乎孝弟方是能明所當然  
著字豈可淺看察字則更深識其所以然則知性知天  
而盡心分位矣然此理人人所同具則著察人人所可  
能人惟不加著察之功則終身視聽言動而所謂肅又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十

哲謀者何如亦終身子臣弟友而孝弟忠信者在所  
謂終身由之者謂終身在倫物中而懵然於道非謂既  
終身由道而又不知其道也以此由之字與民可使由  
之作一例看則亦誤矣若既其由道則小民日用不知  
而又何可多責哉此章單就知言以啟人之求知合上  
下章玩之自見主意本註尤宜細玩毋爲時下講章所  
誤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此動人羞惡之心以力於求知求行也無恥之恥猶曰  
豈不自羞自以爲不羞正其自羞也蓋恥辱之事人亦

自羞但一時知羞而已而割舍物欲不下則雖知羞亦自瞞過終於不羞惟以不羞爲羞乃羞之之深自能奮發自新而恥辱可免蒙引以四恥字皆就心言終覺蒙混○強恕力行近仁著察好學近智此章知恥近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節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節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與上章一反一正無所用恥不以無恥爲恥也不以無恥爲恥者物欲陷溺之深也何若人有則終身不免於恥也以機變言者好行小慧則不著察於倫物蔑人自智而施不恕矣然此亦激其能用恥非徒絕之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十一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在人曰善在己曰道莫非性分之理樂道者性分之真好善者好德之情性情篤而勢分不足以搖奪之矣即死壽不貳脩身俟死意也致敬以心言盡禮以事言不得而臣非竟不得臣惟不致敬盡禮則不惟臣之不得亟見且不得若行其道焉則得見亦得臣矣此章近解側重賢士則可翼註重賢王則非孟子意在兩忘勢上徒作慨今思古亦未得主意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節人知之亦嚮嚮人不知亦嚮嚮節曰何如斯可以嚮嚮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嚮嚮矣節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節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節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此卽上章樂道忘勢之意而特暢言之故因而類記之也德義莫非性分而有體用之分尊者所存一於德性而無以尙之樂者所行一於義理而不待勉強尊之樂之則有以自得自得則自可以無欲矣德者義之本而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十二

於窮時卻見得守義居多若伊尹之一介不取與是也得之曰德推而行之曰道不離道正守義之純而於達時卻見得設施之道如伊尹以斯道覺斯民是也蒙引云義字兼德字道字兼德義似是而未融洽澤加於民在不離道而民不失望夾縫中不離道故澤加於民澤加於民故民不失望不失望則身脩而聞望著身脩而聞望著是得已也末二句又總結之故士以下二節迭推迭證總見內重外輕之效直是所性分定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虛齋以句踐爲遊士中可與語者得之○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

非為凡民豪傑分品請正勉人之能興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欣然則過人遠矣只不以勢利入心便是聖賢根器雖進脩工夫尙早而此念已不凡若勢利未除便終身無長進日孟子蓋深有望乎人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此示人政刑之則不違道以干譽不拂民以從己即王者大公之心而非霸者驩虞之治也道字只就事言而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七下孟 三

王者之心自見註曰本欲佚之本欲生之二欲字正道之本於心也使民殺民所包甚廣小註偶以殺民主用刑言耳以佚道使民即一勞永佚之道以生道殺民即殺一人而生千萬人之道輔氏曰不得已者事為所當為者理二語最合事不得不勞殺而理實當然便是道字小註求其生而不可得云云又是推深一意也彙解謂二道字只指心言非一勞永佚殺一人而生千萬人之說以所生之人非所殺之人而本文二不怨即勞者死者也愚按單指心字反使道字落空何必拘拘問民字同異且所生之人雖非所殺之人而殺之以道死者

又安得怨抑所佚之民亦不盡屬所勞之人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節殺

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節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形容王道之大首尾只借霸者作襯非如他章以王霸並論也王道之大且就外邊看來皞皞就王民氣象以形容王者氣象次節又形容所謂皞皞末節乃推本君子身上而言其化神之妙然於王者之德所以廣運於天下者卻未說出殆亦所謂德無能名意也皞皞廣大自得俱就民言不怨不庸遷善不知為之民之質矣日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七下孟 七

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都無罣礙不辨爾我所謂廣大自得陳新安謂王道廣大而民自得非也然廣大自得者民而使之然者君子若保赤子容保民无疆教思无窮君子之所存也心所存主而妙用隨之此感彼應合一不測而無往非化神矣過亦非必身親經歷只會經理過此事便是刑期無刑因利利民以人治人即君子之過也身所經歷而式穀似之正己物正推行有漸而形迹俱泯化也故防民而民不干有司利民而民不飢不寒教民而民順帝之則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而且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

知爲之者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也所存稍在裏然亦以用言蒙引以過化貼業存神貼德未是此章皆言業而所本則德也所存所過又一體一用存是起念過則見之事也天地無心而生物聖人無爲而化神卽所謂與天地同流非塞天地配天地等語只天地聖人一耳然要之有聖人之德而後有聖人之業德無能名只不顯篤恭而已矣同此政刑同此教養霸者行之都是私意有一毫私意便狹小王者出之都是大公大公則無所不至非違道以干譽故不見驩虞之迹非佛民以從已故百姓安於無事人言他章辨王霸以誠僞此章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五

辨王霸以大小抑知惟其僞也所以小也惟其誠也所以大也治不足以利民故市之以小惠德不足以率民故示之以小善其中不實其發何由能廣君子誠而已至誠無息而博厚高明悠久王道之大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節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仁言不如仁聲欲人務實德也善政不如善教欲人知本務也二者雖非兩事而有經緯之異故分兩對言但仁言仁聲入人淺深易知而政教得民之異則不容不

申其詳故末節申言政教節然要亦只對得首節一深字時解以首節側申次節非語氣也民畏民愛以情言得財得心以事言不必如翼註分民之應我我得民應然自是兩項亦不得以得財承畏得心承愛善政原不可廢但須道德齊禮而政以輔之又須以仁心爲本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爲外仁義者言之也於良知指出仁義非以良知盡仁義於不學不慮見知能之良非以良知良能廢學慮亦不以不學不慮盡知能達之天下見率性有同然耳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六

然豫章之木始於萌芽要不得以萌芽作棟梁矣培植之功所不能已也彼專言良知者不已謬乎○良易直也易而直卽率性之意故本然之能知曰良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以言聖人聰明睿智純乎天也居深山云云只言其無異野人耳或入至靜無情忘機等語俱是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禪諦卽以入時文亦屬尖纖惡習恨不能用

大筆盡爲一抹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自欺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  
不欲必自慊而毋自欺也故勿軒以爲卽大學誠意工  
夫是也凡所不爲不欲皆必無爲無欲卽擴決然無爲  
無欲而不使少有加乎其身卽充故註云卽所謂擴充  
非從無爲無欲後又別有擴充不爲不欲都是羞惡之  
心省察於念慮云爲卽義以方外之事故註只言義蒙  
引謂不爲不欲內四德俱有看未穩貼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節獨孤臣孽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七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事未至而能以理燭機曰德之慧事方至而能處事合  
理曰術之知操心危則德存而慧出慮患深則術熟而  
知生小慧私智生於安樂而能死人德慧術知出於疾  
疾而能生人然亦必其人之知自勵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節有安社  
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節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者也節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人品之別內外輕重之間而已富貴其下焉功名亦猶  
外也天民道德之士矣大人化之也正己而物正固是

德盛民化然過化存神原非無爲但無迹耳時解云不  
必諷讓不必號令則周公孔子何嘗無諷讓號令乎○  
正己而物正則用舍無與於己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節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一樂也節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節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節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  
不與存焉

事親從兄性分最真之樂不愧不忤性分克全之樂教  
育英才性分充廣之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便是樂不  
必如蒙引入孝弟意蓋旣曰君子孝弟不必言正惟其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六

孝弟故以俱存無故爲樂若不孝不友之人則亦不知  
樂此且謂以孝弟爲樂亦落下一層也卽次節克己亦  
是推原非樂克己孝弟克己成己俱在三樂前一層事  
至林註重第二樂張南軒以不愧不忤爲三樂之本則  
皆言外推論本章三平說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節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節君子所性雖大  
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節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言而喻



樂道之大行亦上章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之意而以在性分則有本末之殊新民只以盡明德之量而明德既明則新民之具在我用舍以時於己無與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朱子云如木根著土此喻最妙蓋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原屬形氣形氣薄濁土肉少而瓦礫多此理雖有亦難以生根著土都被瓦礫闌住耳況物欲之累又似鋤鋤時時鋤鋤損傷縱得埋根些少著土亦復剝拔起來無復生氣矣惟氣質清明則如細壤厚土著根自易又無物欲之累則培壅澆灌而無剝拔之傷所以根深蒂固枝葉自然敷榮也根在土中不可得見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三

而枝幹花實之生意莫非藏蓄此根之中幹即仁之發枝之秩然即禮之發花之向實即義之發實之成熟即貞之發其蒼翠天潤即粹然也碩大扶疏即盎然也枝葉花果無不相似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四體不言而喻矣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氣質清明此生知也然則生知以下何如而後能此曰只怕難討種子何怕無土可種人人是有此理種子在土瓦礫不妨挑去土肉不妨堆厚致知去瓦礫也力行堆土肉也氣質變化根著土矣時時加以培壅土既瘠瘠人力宜勤加功保護不使物欲稍得傷伐何愁此理不生到得根心生

色則積盛來與聖人一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矣節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節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三

言養民之政也首節以仁人之歸歆時君以法文王次節實陳文王之政末節言文王之養老所以爲善末節所謂此之謂一謂字首尾相應自所謂至使養其老截五十至終作一氣讀此之謂此字指制其田里四句○養中已寓教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節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節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上章主言養老此章概言足民亦以足上章之意也易

其田疇上使易之也盡力溝洫勿奪其時勞農勸相省耕省斂皆所以使之易也可使富也未必即富財不可勝用則富矣民焉有不仁有恆產而有恆心而教從可施也仁字只依陳氏淺看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節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意注末節示人學聖之法不徒夸大聖人也惟聖所造者高故人見聖道之大然聖道大而有本惟善觀者自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七下孟

三

能得之聖道大而有本故學者必以其漸乃能至通章迭喻駢聯參錯正意東山太山二句皆借言而觀海一句喻遊聖門一句正觀水二句又皆寓言而流水爲物一句喻君子志道一句正蒙淺欲以遊聖門句亦作喻言未是遊聖門豈止聽言即所難爲之言亦不止言說若作言語看則淺矣觀瀾知源觀容光必照而知明由用之費知體之微若曾子之忠恕子貢之學識積久而聞一貫虛齋云大即泛應曲當本即一理渾然是也但本者未發之中註中源字明字猶人所可見兩有本方是所以然處於源明外求本固無本可求而虛齋謂源

明即本亦未是也盈科成章內俱有箇漸字達字固是上達然上達亦不是一蹴入聖學一事至成章方達一理學十事至成章便達十理逐節見功故次崖云由善信至美大節節有箇成章紹聞編云如積珠玉小積有小光輝大積有大光輝蓋格物至物格知至知之成章知至則達而不能已於行誠意而至意誠是成章意誠則達而正心工夫亦不能自己正所謂積厚正所謂以漸也蒙引謂盈此科是成章行彼科便是入聖淺說謂成章是下學盡頭工夫就是大的地位達是達於聖道孟子勉人盡力以求其至也此俱不是夫曰不盈科不行行字原非止境未曾說不盈科不至也註云必以其漸乃能至漸字重至字輕漸字兼成章而達言至字則言至於聖道非以至字解達字蓋聖道大而有本則非外面張皇得似非一蹴可以捷至故必須從實地上用功積累孟子恐人略見些端倪便拋卻下學工夫而躐等以求神化故喫緊示人以學之有漸行字達字俱學中有得次序非遂言至於聖也至字乃朱子以補足章意耳若乃大而能化固是盡頭一箇成章而達然見卓爾而欲從末由顏子且然況其他乎此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必非今日成章明日便化也是此達字最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七下孟

三

爲難言豈如釋氏棒喝打參遂傳衣鉢也哉孟子恐人之一蹴求至而示人以學之有漸而說者偏欲藏去漸字用力求至不惟與孟子朱子之意抵牾而且誤後學不淺矣故亟辨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節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節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上章言學聖工夫其進以漸此章言聖盜分途其機至近蓋學者宜深造以道以完學聖之全功又宜決於當機以立終身之準的也欲知二字啟人以察識也知察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七下孟

三

則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而聖可馴至閒只是相去不遠意存疑云二者相並其中閒曰閒亦忒著迹此章分閒已在爲上故比愼獨稍後然此亦從爲上指示人耳其實爲發於念學者要用功把握仍在愼獨其分途毫末則致察不可不精勿得竟以淺看槩之圈外楊註及陳新安之說不可廢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節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節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節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此示人時中之道特重一權字子莫自非楊墨之倫中亦較愈於爲我兼愛只執而不化爲害已與楊墨等末節三者交譏時解重責子莫非也仇滄柱亦云此章無側重子莫意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節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首四句只借飢渴之害味以引起貧賤之害心豈惟亦皆數字轉振意自有在朱子會意指出貧賤不可易也次節即借飢渴字面代貧賤字蒙引謂與以安社稷爲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七下孟

孟

悅語氣一般是矣此章與養小失大章意大異養小失大章飲食之人孳孳口腹故飲食便是心害此甘食甘飲爲飢渴之故非求饜口腹之欲者也飢渴而甘食甘飲即使賢者困頓亦復不免雖失正味苟非失禮義不爲害心上玉以養小失大例此章謂甘食甘飲正是害心飲食之於學問大矣何必貧賤云云此不通之論也君子禮義不踰然必曰不因飢渴而甘食甘飲則是矯而已耳僞而已耳甯有是學問哉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因上章不爲心害而及之亦內重外輕意介即在和內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戒人之半塗而廢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節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重辨五霸之假久假便是不歸不必云不歸於真不自知其非真有以他本不曉得仁義是性中本有故謂仁義本是假名目我假得來便算仁義所以居之不疑也

○此章曰身對假言下篇曰反對性言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五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節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節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則可者僅可之辭有其志者偶一爲之非常道也則篡也斷乎其不可爲矣蓋伊尹之志白日青天任天下蒼生之命孟子之言秋霜利刃立萬世臣道之防均之與日月爭光可也孰謂孟子而徒氣矜人主哉○尙書蔡傳解予不狎于不順句與此異者蔡傳不使之狎習於近習小人是伊尹營桐本意正解也此章丑引之只以不順指太甲與下賢字對故朱註依丑意解之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只言君子有可食之道耳用不用在人無傷於君子之宜食也存疑說約主未仕言固是然必謂只用其言非用之爲臣則太泥蓋此只言宜食之理不必作已然看○伐檀君子非力不食其志潔矣然究亦偏詣朱子以爲徐穉之流耳丑欲以此例君子不知君子矣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節孟子曰尙志節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五

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尙志卽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而所求之志仁義盡之末節都是說志志在仁義則正所謂尙所志在此所守可知矣非其有而取之爲士時或有若殺一無罪決非爲士時事存疑謂非曰他日云云泥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俗眼未有不視讓齊國爲驚天大節者此仲子之所以得欺世盜名也然仲子正亦唯重視齊國所以反亡親

戚君臣上下而爭此子子之操若果於義理上看得分明則當知人倫是性分上事齊國不過勢分上事性分重勢分自輕其視不受齊國之義直等之舍簞食豆羹已耳何至避兄離母棄君臣而爲之哉是故汲汲於富貴者與必辭富貴而不居者雖若清濁不同其未忘勢分而無得於性分均也若語夫惑世亂德之罪則矯情者視溺情者尤有加焉賊吏犯法法存姦吏弄法法亡也仲子罪可勝誅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節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節然則舜不禁與節曰夫舜惡得而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三

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節然則舜如之何節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執法愛親均之性分之重也不知天子父之爲尊不知天下之爲大均之勢分之輕也論事至此眞至乎天理之盡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後世法官而知此必無殺人

不問之柴守禮後世人君而知此必無殺兄之太宗矣

執之而已直是執瞽瞍折衷謂只是執法不必定執瞽

瞍自是曲說○人只患天理未徹不患其不知權守經

而未可與權者正以其於天理上猶有未徹動時便怕

站腳不住故耳若未知天理之精而妄言權者則必害理賊道者也天理爛熟權自無方若聖賢論事且只肯說箇定理今讀此章先須看孟子意思何如聖人心事何如自見言之確乎不易不可代皋陶大舜妄作權宜設處至混入勢利私欲計較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節孟子曰文王子宮室車

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

下之廣居者乎節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

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三

盡心一篇大抵重內輕外意此章忽見王子而興歎豈

勢分亦足動人哉知勢分之輕而知性分之重矣知勢

分之亦重而知性分之愈重矣居移氣養移體語指勢

分意注性分勢分之居公卿大夫勢分之養膏梁文繡

性分之居以理爲居性分之養順理以養王子不過勢

分之居耳且足以移氣體而性分之居又當何如也居

相似也居貴者皆移氣體則凡居廣居者亦必移氣體

其相似可知也言外有勉人意○呼於埳澤之門必作

魯君自呼方切氣體時解謂呵從傳呼則車馬衣服類

耳何與魯君氣體不必謂因門閉而呼蓋適有號令

呼於其地也不曰魯某公而曰魯君蓋孟子當時事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節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節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意注末節見君子守身之重時解只責人君未得孟子主意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色人物所同也有物有則天地之性存焉人所以異於禽獸也有是形色而無以盡其物則五官百骸知覺運動何物無之而何以異於禽獸乎不踐形無以異於禽獸而踐形者惟聖人然則人非聖人未可爲人人而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无

不學聖人又將何以爲人哉學聖人何踐形而已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求以踐形之實功也記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孔子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踐形之條目亦云盡矣五倫五事相爲經緯而踐形尤爲盡倫之本蓋事父有事父之貌言視聽事君有事君之貌言視聽若下氣柔聲愉色婉容視無形聽無聲之類五事卽經緯於五倫之中也且人之不能盡倫也非其性之不仁也亦物

欲有以閒之則私己而忘君父耳而物欲之交也則又不外於貌言視聽學者非敬以直內無以立形之主非

義以方外無以充形之用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則形色皆性命之正而私欲無閒以入私欲無閒以入則天性熟而於人倫也亦肫肫矣是則盡倫者猶經綸大經達道之用也而踐形所以立本也人於人倫之大猶皆知有所閑而不敢越而形色之際則人鮮不以爲細而忽之孰知形色天性也踐之則爲聖人不踐則將無以異於禽獸其不可忽也有如是夫 先君子有言曰謹小慎微聖人之基也有旨夫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手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碁之喪猶愈於已乎節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節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節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喪死至情也先王制禮折衷仁義故父母喪必三年所以盡人子之至情且教孝也若嫡在爲其母總則嫡不可並恩以義屈也乃莫之禁而弗爲與不教以孝而反爲之說者則其皆先王之罪人也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節有有如時雨化之者節有

成德者有達財者節有答問者節有私淑艾者節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莫非教也而人之品詣與其所處不同則亦因材而篤要使之各遂所求而已君子無容心也然隨其上下遠近而莫不各被君子之風以能有所得則君子之所以教者宏矣道在天下君子無容自私而大道爲公君子與人爲善故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節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節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下孟

三

因上章君子之教而類及之與論語子欲無言無行不與可相發蓋道者形上之理教者下學之法道器不相離理法無二致君子雖一理渾然神妙不測而其實不越於日用事物之間卽夫婦所與知能行者而道在焉矣故其爲教也亦惟是於日用常行之閒道以致知力行而已他何術焉而性天之寓於日用事物閒則未易一二以言喻也顧未易以言喻而實理實未嘗不活潑踊躍於耳目之前鳶飛魚躍何莫非天作止語默何莫非道斷不能有獨祕之而不以示人者而下學之功未

盡性天自未易聞則所得之高下淺深隨夫人之自領亦在乎學之而已又能有他歧哉大道不外於日用事物之閒則本非難知難能之事乃稍過焉則流爲隱怪不及者又廢於半途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君子又烏能少貶以徇人故君子之教亦惟是立乎大中之途以俟夫能者之從耳非故祕也故盡乎己所當然君子之引弓也充其本然之量而不使少有未盡君子之彀也於以應事接物則君子之發矢也及乎時措咸宜則君子之發無不中也引弓之彀率法也非道也發矢之必中事功也亦非道也而其引弓彀率之閒有所以發而必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下孟

三

中則道隱躍於其閒焉註所謂得之之妙是矣得之妙非謂中也乃所以中也而斯道之寓於其閒者中以後無可求中以前有可想則道之活潑踊躍者亦惟在君子之盡乎在己以應事接物之閒精察之而已耳存疑第以有其事必有其功言躍如淺矣乃反駁小註道理活潑及妙處不容說之說爲非不亦謬乎小註又云引其端而不竟其說者蓋端者始事也示以學之之法啟其入門之路下學之端也若所以得之之妙則上達之究竟未易輕以言竟矣然性天亦非盡不言但非積學之至者未可與言耳蒙引疑此非大註之意亦未看得

透也中道而立中字正以道體言公孫丑以道爲高故欲教之少貶孟子易以中字正以見教之不可貶註云無過不及非難非易正卽中庸二字惟道體之中庸故不可抗不可抑而教之法無所容其改廢矣上玉不欲以中道解作道體恐立字難說因謂只是中途而立不遠不近抑知中道而立者謂君子立教以大中之道一倒提便明不必遷就也此章語簡義深諸解不向道體上理會故紛紛都無一得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節末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三

無問世之有道無道總之身與道俱君子之守也以道殉人烏所謂道此如以安社稷爲悅用字法耳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節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若在所禮亦著賢貴之見也而不答之故卻正以此意既不誠縱答之亦難有得非輕絕人也況不屑教誨固亦正所以教誨之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節其進銳者其退速

示人以中之爲貴也執事與人脩己錯舉三事以見不及太過之弊三段各重上截下截之弊只在上截內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則人民萬物莫非一體而一本所在則恩莫篤於所生一本萬殊性分之理也墨氏知理一而不知分之殊所以兼愛而無父楊氏知分殊而不知理之一所以爲我而無君後世釋氏之戒殺等物於人也等物於人則非厚物適以薄人出家而言慈悲普救等人於親也等人於親則非厚人適以薄親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語

推恩已無其本仁心亡矣能愛者安在哉此章首二句言分之有等末三句言推之有序也○親親仁民愛物仁也推之有序禮也施之各當義也知所輕重智也自然無僞信也仁只是一團生意不分此等殺然仁中恰自然有此一定等殺其萬殊便是義仁以統義義以裁仁仁體義用仁卽忠義卽恕○此章正學術亦正事功要明此一本萬殊之理而無疑少不得格致工夫要全盡得此能愛之心少不得誠正工夫盡於己則孝子仁人推得行便是王政天德王道內外合一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節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無不知無不愛智仁之大用然知所先務則推行有序而務於徧物則散而無緒務於親賢則仁覆天下而務徧愛人則日亦不足矣上章言親親為仁民愛物之本以性分言也此章言親賢為愛人之先務以事功言也智仁知行也知即知所行行即行所知當務之急不外於知人安民急於親賢即其知所先務也此章蓋亦舉陶謨之意末節設言一不知務者以警人不知務雙收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七 下孟 五

智仁非單以智言智仁一串事耳蓋智周萬物者智之量道濟天下者仁之施而當務之急即義之精善與人同即仁之盡然必合下有包并萬物之略而後急於當務則徧物在其中合下有胞與天下之心而後急於親賢則徧愛人在其中惟其心有以識其全體而不域於近小故能義精仁熟而確知先務之所在亦惟其確知先務之所在而不蔽於私累故能智盡仁至而有以充其周萬物濟天下之功不然者執一廢百以為知要則亦狹矣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七終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八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

祁門倪望重愚山 同邑 程夢元慶園  
懷甯楊祿伯新 潘紀恩後園  
合肥李襄國後亭 同邑 江峯青淵嵐  
休甯甯本瑜瑤香 同邑 余家鼎彝伯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節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所以不仁者欲蔽之也此及下三章皆深著戰伐之戒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節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明春秋之義以重著戰伐之罪也彼善於此亦單就戰言春秋會同之類猶閒有善之善者如首止葵邱是也戰二十三伐二百十三則絕無善之善者召陵之師書遂而後書次先貶後予城濮則并無子辭摘訓謂此句不貼戰言非也春秋以後無王而其為民禍則莫慘於戰末節雖主以明無義戰之旨然即春秋一書而詠歎出之為衰世悲為生民愴一也字含情無盡不徒釋經已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節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節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非為武王辨白其無是事只不許好戰者藉口其有是書也孟子立言垂戒其意仁矣然書辭自有定解亦可見大賢立言殊有用意過當處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節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節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節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節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節 征之為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此篇首章言好戰之不仁次章言戰伐之非義第三章言不得藉口於古人此章則深責戰臣逢君之罪而勉人君以好仁也引湯武為好仁無敵之證而未節復申其意○兵刑與禮樂並飭戰陳豈能盡廢而孟子痛絕之者目擊當時戰陳之慘而心傷之也兵凶戰危不得已而用之忍以此自見所長哉○革車三百兩法當用三萬人而為甲首者九百人步卒二萬一千六百人輜車七千五百人牧誓武王曰司徒司馬司空則是三軍三卿三軍當用車三百七十五乘然則三百兩者舉大

數言耳書序作虎賁三百人蓋卽其卒長卒長百夫長也車一乘步

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輜車二十五人此曰三千人則是一乘百人則卒長而車左之射士也

其千夫之長也與周禮虎賁氏之掌先後王者異不必

引周禮以證此周禮虎賁氏有下大夫二人又傳稱武王兵七萬紂

兵七十萬所謂七萬者蓋戎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皆在

而諸侯之以兵會者則不在其數也孟子言此大抵不

尚兵力之意耳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欲學者自求心得於規矩之中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八下孟

被衿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言聖人所性分定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衿衣冕

服也衣畫裳繡祭服也私存以爲朝服非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亦爲好殺者警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節今之爲關也將以爲

暴

先王良法後世害藪古今類然孟子爲衰世歎意不獨

在關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

言脩身齊家之要也脩身以道則身足法立其體之大

也使人以道則所令恕盡其用之細也身不行道者必

不能使人以道身能行道使人猶不可不以道反身者

威如使人若承祭身無不脩而家齊矣獨以妻子言猶

不爲周南召南則如正牆面而立之意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得之於天謂之德智仁勇是也周則智盡仁至勇大而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八下孟

德性無少欠缺也能知言養氣以至於不動心知天事

天而至於立命則德周矣德有一毫之未周則邪世可

亂之由也蔡虛齋曰識不足則眩荀彧之從曹操也守

不足則敗揚雄之爲莽大夫也氣不足則懾王坦之之

倒持手板也愚謂識不足不智也守不足不仁也氣不

足不勇也夫德亦在乎周之而已

見於色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讓國之人讓以義義無大小守之如一好名之人讓以

名故矯於千乘而動於簞食豆羹守義者不知有名好

名者非眞知義也孟子非刻人亦恐乎僞之亂眞耳僞

者眞之賊也而或且曰三代以後士惟恐不好名夫豈然哉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節無禮義則上下亂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欲強國者不當任智術而當任仁賢欲定國者不當恃政刑而當恃禮義欲足國者不當厚稅斂而當脩政事語列三平而先後有序尹註以仁賢爲本乃言外推論

○仁全賢分禮紀義綱政大事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下孟

五

爲當時欲以智力營天下者言也不仁亦何能得國其盜國也要必倚託於仁以市私惠矣然其心則不仁也天下之民心豈私惠所能市哉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節是故得乎邛民而

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節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節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即上章意而正言之見得天下在於得民社稷只在中夾說民貴於社稷況君而可忽之君輕於社稷而況比於民乎要以得乎邛民爲天子一句爲主意○變置社

稷經傳無考萬授一以爲水旱之方變其常祭爲奠以示滅殺於理可通而於變置二字終不合張奭謂湯以七年之旱而易柱以棄此亦古今僅事未可爲變置之證然授一謂棄爲周祖祀以爲稷天下又誰敢易之則愚意祀棄爲稷宜只王社大社爲然若諸侯以下及城郡置社稷恐未敢皆祀棄爲稷也既曰變置社稷自當作毀壇壝而變置之解或孟子時有此俗也古鄉人之賢者死而食於社則若易柱以棄之例更立壇壝自無害時解謂非變置其神亦曲說耳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下孟

六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此主以風世言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章推原道體爲當時求道於遠而陷爲隱怪者發與中庸首節同旨蓋人之求道於遠者只爲不識性體不識性體故謂性中無所謂仁以仁義爲性外之物則小之而別求所謂無爲無名之道故孟子推本原以示人曰仁非性分之外有所謂仁卽人所得以生之理也知

仁爲人所得以生之理則道不待外求矣率性而行即天下之達道而道豈遠哉蓋天地間只此生理散於事物曰道具於性分曰仁性分不可見而見於應事接物之閒人循此性之自然以應事接物則事物莫不各得其所當然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故人外無仁仁外無道也此章據現成說無責成人意註云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猶曰人之所得以生之理鄭禹梅謂以人責人非語氣矣仁也者人也者二字有思繹而指以示人意亦猶天命之謂性云也仇滄柱以爲只是字訓則亦非矣言仁之即人正以見體仁之即道仁以人行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七

故曰合正解謂不可說合人於仁只是合仁於人亦泥也合字本不著力程註率性之謂道最明白率性便是合字之謂便是言之以人率性非合人於仁乎發皆中節何嘗有責成人意也註中然仁理也人物也一轉蓋人字終是形氣字面既曰仁也者人也則又恐人認形氣爲性故須剔明方轉得下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與張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語氣相類只言合理於身謂之道非言人當合仁於身而後爲道鄭禹梅謂上截重人字下截重合字非也通章仁字人字道字皆切實指點無一字可輕看而從性分指出

道體意尤歸注道字觀註中乃所謂道也乃所謂三字多少鄭重而又引程子云率性之謂道是也則此章爲明道體語意甚明矣蓋此與仁人心也章旨意大異時賢或重仁字以爲此理本然親切或重人字以爲責人踐形而反謂若重道字則操末求本爲倒說了抑知中庸雖先說天命之謂性然首章究都以明道字豈亦爲倒說乎時賢紛沓都無定解淺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出重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見罪在上下於君子無與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節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節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貉稽言下有尤人意然意亦較子之士與俯仰從俗者不同但有理口之心則爲己之念未純而所守未免爲人所動矣孟子曰無傷所以慰之也曰孔子文王所以進之也絕其爲人之心而勉以自脩之實忠厚誨人之道也所引二詩即無傷之證而當自盡意已在言下人如孔文尚不免多口則多口何傷人患不爲孔文則何

暇患多口語意兩邊都到蓋稽亦可與言者故孟子以此語之士字卽就稽言但不指稽一人耳孔子文王又士之至軌也時解謂提一士字便見稽不足爲士則執譏冷訕非大賢厚道又謂多口乃見士則似士反要多口亦非人情所謂無傷者固不是自反無關便笑罵由人然要見在人笑罵上較量便於反己自脩上不實人不知而不愠方是君子非有賴於笑罵也憎茲多口只見眾口不足重輕亦非行脩謗興德高毀來之說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九

有怪歎意謂自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也卽所藏乎身不恕之意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義理人心所固有然心思以有用而睿智生心志以操存而義理見少有閒斷則物欲蔽之矣高子蓋見異而遷立志不篤者故以此責之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節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節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執一器以論樂無理殊甚豈其偶見禹一鐘而爲是妄

語乎不如闕之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節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此蓋孟子去志已決而不欲苟去待微罪行日也不然身在齊廷而不一爲民請命豈孟子心哉若王之聽否固非所論耳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節仁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十

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生之謂性凡與生偕來者皆所謂性不獨理也繼之者善純粹至精然具體而未用待用而未顯而成之者性則以氣載理以理馭氣而此繼善之理已渾於氣質之中五官之具形五常之用顯性之名由是立焉然形氣之私亦緣是起矣是故味色聲臭安佚性也所生之氣也仁義禮智天道性也所生之理也理氣同得於天則皆天之命也口耳目鼻四肢莫不有肅乂哲謀之理仁義禮智天道亦乘於厚薄清濁之氣理氣不相離性命

非二致也。然人於所生之氣，則以爲性而必求遂之於所生之理，則以爲命而顧自誘之。此人心所以日危而道心益以日微也。故孟子亦姑爲別言而權衡之曰：味色聲臭安佚孰非所得以生者，而得謂之非性。然天之所以命我者，獨此形氣乎？則味色聲臭安佚中，夫固有理焉，分焉所宜盡之，而不可過者，奈之何其自遂也？清濁厚薄之不齊，孰非天所以限我者，而得謂之非命？然我之所得以生者，獨此氣稟乎？則仁義禮智天道夫固人所同得焉，所宜盡之，而不容誘者，奈之何其自棄也？蓋以得之而各足者言之，則曰性賦之，而有制者言之，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七

則曰命。天命之謂性，非真有彼此之殊。孟子亦非果分性命而二之，亦第曰天之命，我有是氣，亦有是理。我之得天，有是氣之異，亦有是理之同。皆性也，則皆天之所命也。皆命也，則皆有同具之性也。人當盡其理之所當然而毋徇乎氣焉。斯可耳。命字程註前節言分後節言稟，朱子於前節兼言理，小註後節兼言遇，須兼此數解。然分亦卑尊以陳之理，而遇亦同歸之氣，故總不外於理。氣二端而已。夫成性兼乎理，氣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詳孟子言性善及告子諸章，皆因人只以氣爲性，故獨指其理以示之，以勉人之盡理。此章則合

理氣以言性命，足見所言之非偏而益見此理之當盡矣。蒙引於味色聲臭安佚，必不肯說是性，亦太泥也。性兼理氣，則氣亦不容不遂矣。而所以操之者，何道也？曰性原於天而具於心，氣以知覺理以主宰，知覺與理合爲心體，以理馭氣則爲道心，以氣役物則爲人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故朱子曰：此章論來只是一箇心性，也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命也有性焉，是擴充道心欲其無不及也。然理氣雖有分殊，性命只此一心理在氣中，不出氣外，相與爲體，苟非氣有知覺，此理之用亦何自而顯？故君子亦惟擴充道心以制人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三

心而已。非謂形氣可盡無而非吾性命之所本有也。若異端只理一心，忘卻性命，至於無眼耳鼻舌心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則其於人心似能制之矣。而道心之用安在？得非無性無命，其自絕於天也。不且視逐欲無節者，尤爲已甚也哉。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節曰：可欲之謂善，節有諸己之謂信，節充實之謂美，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節大而化之之謂聖，節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節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人性皆善，故人之情無不欲善者，知其善而力行之以

積而至於聖神則皆以盡其性之本善而非有加於性分之外也善人是大概志趣向善者有諸己則實用其力矣充實則盡善矣大概意誠則善有諸己心正而後善之實充故小註云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能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乃謂之美蓋美即善之全所謂含章也次崖謂小註稍差何哉工夫至於美已是成人地位其未大者守已定而用未宏也積之者久則光輝自生自是而至於聖神則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涵泳優游俟其自化而已神則與天同其妙用也神聖以善爲基樂正子有其基矣歷數盡性之全功許其所能而勉其所

四書註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三

未至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節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人之陷於異端也未必皆其人之罪也異說陷之耳君子辯之君子實憫之而思以救之也不知悔悟則怙終矣若其來歸正君子之所深願者而又何咎焉與辯只概說追咎舍喻意中彼既來歸又有何辯追咎既往乃擯而弗容責之無已非與辯也存疑謂與辯就是追咎未是也與辯是合當事只不合既入豎而又招之耳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

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布縷五畝宅稅今元粟米百畝田稅今夏稅力役使

民興作今丁稅而有工役徭役皆正供也深仁在一緩字緩

者愛民之深心然已足國之遠略後世催科政急而逃

逋益多近儒有言曰天下酷吏不消他惡只急公奉法

四字足以殘殺天下而有餘言之痛哉○按王制用民

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豐年公旬三日中年公旬

二日無年公旬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條理尤詳註以旬

訓均蓋以家三日爲率而均勻之勿使有彼此之參差

至或重役或未役也易雖旬无咎旬亦訓均則註說爲

四書註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古

是惟何氏以旬訓十日則役重矣陳祥道反疑王制非

周制則亦解旬字之訛也萬經遂謂一旬而用民三日

豈周公之法噫其於訓詁胡不一考也以解經一字之

譌而反敢於毀經謬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

身喜玩好而忘大猷統袴常態孟子借他寶字而示之以

國計也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益成括見殺門人

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



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見人之當求聞道也大道者大才之本惟其未聞大道則才小矣大才本於大道必不恃才惟其只小有才故恃才妄作也既未聞大道則縱不恃才亦只無用漢時解只戒人恃才似未得孟子意彙解謂大有才而未聞道則禍及國家亦不是既未聞道有何大才亂臣賊子亦小有才之所至也但惡有甚不甚時有遇不遇耳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之謂大有才君子之所以仕也聖賢非董五經只據理論事如此在門人輩則事後而驚其言之驗耳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五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節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只取設科數語得聖賢有教無類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節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節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節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誣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誣之也是

皆穿窬之類也

自此推彼曰達譬之此田有水彼田卻煖便將此水通向那田去使亦有水達也皆滿其量曰充無所不達則田田皆有水是滿水之量也不忍不為仁義之端端者性命全體所偶發動處因而達之則全體畢見矣故直指之曰仁義無欲害人無穿窬舉常人所同然而不昧者言之充則有以盡其巨細而守之如一如下云推類是也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則天理流行而仁義自足於我故不可勝用人惟貪味隱忍故甘受爾汝而不辭此貪味隱忍已類穿窬慙忿而不肯受之實即羞惡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六

之本心也充無受爾汝之實充其羞惡之心而不使少為貪味隱忍則所行必無不義此非教人無受爾汝只借無受爾汝之心以顯羞惡之心耳此節以情言見本心不可昧下節舉事見例見義類有當察兩節意稍不同不得混看又小註以實對名言此自是另備一說宜從大註末節以言誣以不言誣蓋對當時策士言也○章首仁義對舉而後二節皆申言義者不忍不為皆以用言以用言仁則主於愛而已而義類頭項實多故推類言之教人精義也若仁人心也章則以仁體義用言故其末二節只言仁而體已該用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節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重近約邊然非重近約重近而遠約而博其所以善處在而字夾縫中然遠博只在近約裏也言有近而不遠守有約而不博者粗淺陋隘其失易見至若言之務遠行之務博者則人方駭其宏深遠大而不知其有末無本其遠博皆只空腔且流於虛偽怪誕也故末節獨申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守字亦不必忒講用力只專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八下孟

七

務在此便見是守言行亦相因惟於道理見得明白則言行本末一貫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節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不重分安勉之異只以見成功之同大意欲人取法於反之者之意居多容舉一身而言周旋則動容之細微曲折處蒙存以動容屬顏貌周旋屬步履恐顏貌步履不當皆指爲細微折衷說爲長通節四項俱形容其自然盛德之至句是正面形容法二字是反托形容法

自然意在各項上句中下句以足下句之意下三項都說得盛德之至而動容卻包不得哭死經德言語故四項當平說慶源以動容總下三項未穩行法俟命便是無所爲而爲故是聖人然要行法便是由教而入之功未至於自然然而然矣自然者性也非有爲而爲爲復性也性者所行即法而非行法反之者以聖爲法是法若由性者立而反之者行之也性者德合天地先天弗違反之者歿壽不貳而已蒙引以義制命之說固好然反之者亦然尚非命由此出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節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六

此與尊德樂義則可以嚮慕同意而語更激昂勿視其巍巍正所謂藐之而所以能藐之者須是在我者皆古之制但既曰古制則進見之際容貌辭氣亦必有不卑不亢者非一味氣矜矣總之內重外輕孟子要人將此意看破耳非專爲遊說者說法也然雖曰孟子之藐大人即孔子之畏大人固同是一理但語氣之間終與孔子之溫良恭儉讓有不同者覺孟子令人起敬孔子尤

令人生愛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惟天生民有欲口鼻耳目四肢皆天之所以與我以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而秉彝亦即寓於其中是故氣依形立形外無氣理以氣行氣外無理合理於氣乃謂之性合氣於形乃謂之生性生觸物嗜欲以興矣性生合體有心之名心至虛靈氣之神明乃統性情然欲以氣動而心以理寧是故形生智發之後物至知知七情繫而嗜欲紛則此心幾無以自主欲其得所養而無害於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九

性也不其難哉顧必曰杜絕外誘禁止嗜欲以比於槁木死灰則必其無口鼻耳目四肢而後可然形廢而氣何所依氣亡而理何所寓理之用不顯則無與爲體而心安得有是將以存之適以廢之將以養之適以戕之故絕欲之與縱欲二者蓋交譏焉其害心一也抑知夫嗜欲之所由動即天理之所由存口鼻耳目四肢亦莫非天道之所流行而味臭聲色安佚皆不可以竟謂之欲惟情有所偏以役物而失其天理之正則欲於是流焉甚然者放其心以入於禽獸不甚亦足以爲吾心之累而天理不能無間斷之憂苟能於味臭聲色安佚

之間皆有所節制而不失乎物則之中庸則口鼻耳目四肢皆所以養生而輔性而不謂之欲而天理於是乎存神明得以清寧更不事求之高遠以爲絕情矯性之爲而可以漸入於聖人之域矣孟子他章言存心而此獨言養心者蓋曰存則用力操持之意孟子又恐人心生一時把捉不定故此曰養心則優游涵泳以俟其澹定之意也然言存心則指以學問之功而使人有所持循言養心則示之以寡欲以使人知所從事不曰遏欲而曰寡欲者欲人漸次閑關從容收斂只要得有箇節制庶天理得長箇萌芽則不至拂人之意而大違乎人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三

情而天理稍存則性情亦漸漸堅定自將有得手處寡之又寡由粗入精由表入裏至天理用事欲自不流與克己者之一刀割斷用力稍不同故謂之養程註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此說深一層到得無所向便可謂之無欲然非寡欲之功不至此至於寡之之功則亦不過一敬而學問尤不可廢存則無所失養養則可以漸存其實一也乃孟子言寡欲通書言無欲其曰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而明通人幾疑二子之不合抑知寡欲者用功之始而無欲者工夫之全寡欲非謂留不盡之欲可以無害於心而顧當陷溺之餘則姑從

寡之以始無欲非謂其可無口鼻耳目四肢之用而接於味臭聲色動作者要不可有一毫之偏寡欲自以無欲爲歸無欲卽循寡欲而至其致一也蒙引因所言之異而遂謂孟子所言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周子所言則指心之流於欲者詩解又因有私欲情欲之分愚謂欲只一欲但有甚不甚無二者之分也試思夫貪欲貨利敗理滅倫私己害人何一不從聲色味臭安佚之奉起見而聲色味臭安佚之至害理者又何一不從耳目口鼻四肢之交以入人除卻口鼻耳目四肢之於味臭聲色安佚便無所謂私欲情欲也七情五欲相爲經緯

四書註義

卷之三十八下孟

三

得欲則喜失欲則哀拂欲則怒順欲則樂欲動則情勝情偏則欲流而已而安得有二哉欲只一欲然朱子嘗曰此欲亦是好欲若不好的欲不當言寡得非謂孟子所言寡者是好欲周子所言無者是不好的欲與曰欲有好不好卽絀所謂甚不甚非真有好欲也試看人人慕味臭聲色卻不人人至敗儀滅倫豈縱欲以至敗儀滅倫之甚者亦只言寡之可乎寡欲無欲俱就中人而有志於學者言皆略就細密一層說則未能忘乎味臭聲色而卻不至縱之以自私之甚者也則以此視彼不既略好與然卽此未能忘乎味臭聲色則足以累吾心

之德而爲自私害物之機外物紛紜此心惡得所養所以要寡如縱欲之甚之欲則不惟孟子不當言寡并周子亦只當直言禁絕之不當復曰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矣安在周子所言爲指不好的欲哉且第無不好的欲則特亦中人而已又安能誠立而明通所以讀書貴精義也其爲人也二句舉現成者言以示的有資學二種人學力者不必說亦有生而澹泊者其心性自與眾異

四書註義

卷之三十八下孟

三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節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氏所同也名所獨也

於曾子見慕親之誠於孟子見精義之辨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節孟子曰孔子不得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節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節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節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節何以謂之狂也節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孟子將終篇而舉孔子之思狂獯惡鄉原以立言者孟

子之道不行於當時則亦惟此距楊墨放淫辭以衛斯道統之傳者亦冀其或有傳人得以行之於後世斯其志亦猶夫孔子之志也云爾章意自主衛道而道不外於中然時解以不得中道而與之中道二字爲通章主腦則又未是中道狂獩皆以質言中道是質之美者耳若聖道之大中則斯道已屬之何待聖人之與美質不得聖人之道亦未必能保其中欲衛聖道之大中豈惟衛此中行之美質哉狂而曰簡者狂則必簡簡正其狂此言脫略細故非行不掩言之謂簡亦是疎漏處然正大光明處亦正在此若其行不掩焉則全是病處矣進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三

取正其狂簡之實不忘其初卽不改其狂簡時解謂不失本來面目非也慶源次崖以進取申狂字以不忘其初申簡字以曰古之人明進取以行不掩焉明不忘其初亦未是也狂者其質雖狂其志之所期則亦聖人之道謂其過中而可進於中行亦非但不知所裁則恐其或陷於異耳問簡之實何如曰看曾點莫春之志便三子禮樂兵農都似夷然不屑半日子云吾不試故藝其不肯俯學細務可知此其狂簡曾點見得到行未到乃其行不掩焉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獩也是又

其次也

獩次於狂觀孔子欲兼與狂獩而在陳只思狂可知蓋高明之資自難得於有守者也然獩者其質雖獩其所守亦守聖人之道但規模太狹耳非所行不及而廢於半途也謂不及中而可進於中行亦非狂獩直當學聖豈學中行之質已哉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節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三

鄉原有似於中狂獩不合時宜乃孔子思狂獩而絕鄉原此意真令淺人難解萬章問何思魯之狂士意下便有何惡鄉原而反思狂之疑但待問狂者之實明而後問此耳章疑鄉原可取處在不狂不獩而不知鄉原之當絕處正在非狂非獩鄉原不狂不獩非其質之中行蓋其質本庸流而又志在善斯可矣以成闒然媚世之行故作此不狂不獩模樣耳節首曰字便是代鄉原意中之言管至善斯可矣止鄉原之志也闒然媚於世也音是鄉原也二句一氣乃鄉原之行也行本於志然此

節分兩層形容不得以是鄉原句作結通節蓋將鄉原提結在兩頭志行連寫在中開孟子每有此文法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節曰非之無辜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節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萬章意闡然媚世雖無可取亦無得罪於聖人如何遂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八下孟

孟

惡其賊德以未悟似之亂真故也故孟子詳言之蓋不狂不獯則無可非刺是其掩己之工而闡然媚世則同流合汙是其媚人之巧掩己之工矣而居之似忠信則其志若近實媚人巧矣而行之似廉潔則其行若近方見若無可非刺實則同流合汙本是同流合汙而又似乎忠信廉潔掩覆愈巧本真愈離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故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而徒亂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夫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道原於天具於性散於事物而備之以一心吾之心能一於性命之正而無人欲之僞以閒之則曰忠信及其措諸事物也

亦循乎天理之至而不使物欲之累得以汙之則曰廉潔夫是之謂德今鄉原以僞而託於誠以汙而託於潔忠信廉潔似也而人心之德亡矣故莠殖而苗萎鄭聲作而雅樂亡有不兩立之勢謂人認鄉原爲有德而不復知有真德此猶後一層話耳時解謂鄉原似中行而實亂中行則淺尤甚也從來所謂異端者皆非必顯與常道反惟其陽竊吾道之貌而陰賊吾道之真所以惑世誣民而爲聖人之所必絕若顯與道反如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行則亦誰不知惡之斯其爲害猶淺也鄉原似德非德墨翟似仁非仁楊朱似義非義老子言道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八下孟

孟

而非道佛氏近理愈甚爲害愈深似之爲害大矣哉孟子距楊墨當時以好辨目之而孰知其爲實循孔子之家法也夫○問既同流合汙如何似忠信廉潔曰如蘇摸稜胡中庸長樂公爲人便是今世有不得罪一人者其平生卻似並無過失明末陳繼儒亦然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經卽堯舜之道也經本無不正但世衰道微民不興行則倫事之閒皆不能有以盡其正於是邪慝得以起而惑之誼厖糾錯沈緇人心誅之不能誅辨之不可勝辨以一人之口思奪天下之好尙難矣反經則盡其常道

於身而明其常道於天下使天下知直者之如此則可  
悟似者之非真所謂是非明白無所回互也孟子言性  
善言仁義所以反經之本言孝弟言王道所以反經之  
用言存心言養性所以致反經之功知言養氣則反經  
於身而作此七篇者將以明經於天下後世非僅虛張  
聲舌以與楊墨呶呶不置已矣然孟子究未能使庶民  
盡興者則以不遇於時無化民成俗之權故也顧當時  
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則聞風解惑又豈特夷之輩已  
哉其爲斯言也則又不能無望於人君更不能無望於  
天下後世也云矣韓子曰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七

之廓如也然則孟子反經之功雖未獲大行於當時而  
猶能以留之於萬世也所憾今之與異端辨者徒拾先  
儒餘唾以嘵嘵口舌之閒而究無反身之實臨文則皆  
聖賢制行則皆妾婦責禪和以無父無君而已之忠孝  
節義者安在詆菩薩爲欺天惑世而已之對越上帝者  
何如是適以滋之反脣又何怪乎愚民之益信彼而反  
譏此也嗚呼君子而有與於斯道之責也而可以不自  
勉哉曰後世反經當何如曰制恆產則無遊民歐陽永  
叔之本論也分諸侯則無異治方正學之古治也敦仁  
義則無誠行韓退之之原道也興禮樂則無淫祀邱瓊

山之表文公家禮也爲布衣則盡其在己而已矣伊川  
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彼誠  
盡其在己而已亦以扶世道人心於不墜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節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  
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節由文王至  
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  
子則聞而知之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  
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七

章意側重見知蓋論聖聖相傳道同揆一則後聖雖無  
前聖何難奮起而備道於身然聖人之脩道也豈徒以  
自淑其身要以大明其道於天下而傳之後世以存天  
下後世之天理人心所謂經正而庶民興者豈獨遙遙  
待五百餘歲以期之一人而謂斯道之傳得以不墜哉  
若謂聞知見知之聖俱只爲一綫之道統計而欲以留  
之五百年後之一人則遙遙數千年而中閒得與於道  
者只此禹皋湯文諸人而堯舜既沒之後湯文未作之  
先中閒五百餘年斯道又於誰寄乎既曰爲天下後世  
之天理人心計而不只欲以留之五百年後之一人則

可見聞知之聖雖能崛起以爲天下君師而要不能無賴於見知之聖一時並興以爲之羽翼張皇而誕敷其德教闡發其精微始足以廣其道於天下而永其傳於後世見知之重所可知矣堯舜之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孔子之思狂獗孟子之私淑孔子而距楊墨放淫辭職斯志也夫至若五百餘歲之間則世遠道微矣而運會之貞元則天亦若特生聖人以任君師之責而立萬民之表而道統又若於是屬焉固非必借徑於見知亦豈真藉賴於聞而知之然仲尼祖述憲章則亦未嘗不以前聖爲師豈必率由實其心契也既曰祖述憲章則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堯

正爲要自任見知故先數禹皋伊萊諸聖以寓自處之地又何必泥禹皋之非待見舜而知也如泥禹皋之不得見然後知則孟子未嘗親見孔子要亦說不得真是見知也讀者原不當以辭害意矣問孟子原未嘗親見孔子則何不以聞知自任而必以見知自處其以五百年之期有未合故與曰不然孟子去孔子未遠餘韻猶存然孔子未得君師之位則所留者只此微言大義已使人有唯恐墜失之憂況世亂日滋楊墨塞路故虛齋曰世道之責微孟子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墜矣孟子肫肫願學孔子其所身履而口說者實皆如親見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辛

敬義之訓彝教之迪亦似有不能不有賴於望散者識大識小孔子且焉不學而況於前聖乎故見聞二字原不必泥只有一聖人爲之倡尤賴數聖人爲之和乃足以廣其道於天下後世當時之聞知者賴見知以廣其道天下後世之未知者賴見知而聞其風而後之繼起爲聞知者猶賴見知而拾其緒此孟子所以不敢自諉而力任夫見知之聖也如只曰聞見並敘而已不必側重見知則歷敘道統之傳只消如韓子所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文王以是傳之孔子可矣又何必以見知聞知配說哉



安望其常存不死於五百餘年之際乎故自有孟子而楊墨之說息孔子之道明性命之辨詳王道之猷著孔子之道賴孟子以不墜漢唐而後學孔子者借孟子爲梯航卽繼聖如程朱亦賴孟子而尋其緒自任見知不深有旨哉此章之說紱亦竊取於族叔祖蘭友先生者時解徒謂聞知者非必眞借徑見知不思矣又謂章內數若字原只平提無側重見知意抑知前三節歷敘源流意實歸注末節故數若字原不必豫見側意但急迭過到末節輕重自見若字乃撮舉之辭章內言文王而不及武王言望散而不及周公皆不必細求其故雲峰

四書詮義

卷之三十八 下孟

三

一一求而實之原所不必也○集註於此章之末備述二程題墓之文蓋以程子爲聞知而朱子亦自處見知也然伯子資高叔子收斂約束紱謂繼孔子而稱聞知之聖者究在朱子二程未能或先也朱子自謂某學銖寸積累而成此亦朱子自覺其然耳本末畢貫大小兼該智盡仁至非生知安行其孰能與於此至矣哉世有訾朱子爲非聖人者多見其不知量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噫嘻子何人哉

四書詮義卷之三十八終





四書典故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嘉慶戊辰年鐫

# 四書典故

蜚雲閣藏版

序一

予昨歲主講梅花則欲與諸生爲通經之學首令纂公羊通禮周官六聯表說及論孟水地通釋儀禮十七篇節目詳攷左傳五十凡論詩經通禮皆日有程月有課灑灑乎可觀矣凌生曙執所業進予覽其書於四子書制度典物能博採經說傳疏及古今人論議之諦當者皆明之於心而後注之于手與徑書經文疏義者迥辨

序

非通明各經及本書安能如是之燭照而數計也生之書如旅酬則知及燕飲諸禮如射飲則知及旅酬以至鄉黨朝位不避圖考端章甫黃衣狐裘皆自有說日月星辰及天之高也二條備采十三家說于西法尤精孟子之于周禮不合者又能廣引諸家調停其說宋儒惟陳氏禮書王氏困學紀聞折衷該洽我

朝經學昌明若閻氏毛氏惠氏於四書多所考

定近時之江氏戴氏金氏阮氏所著書皆足補  
紫陽之不逮曩嘗欲爲論孟箋如毛鄭詩固不  
相妨以生心力當可成此吾又重生以屢空之  
家無師之學不啻昔人之牧豕聽經偷光照字  
者其學有條貫如此則其所至固未可量也吾  
鄉慎修先生幼時家貧無書借人周禮注疏一  
帙由此尋誦遂成大儒東原先生嘗一月斷炊  
注離騷成乃得食貧者士之常也生勉矣以吾

序

二

與諸生治各經之法一一爲之來者可畏不其  
然乎抑吾有進於生者四子書固道之所在也  
學顏子之所學其何以博文約禮而不遠復耶  
論語半部可致治平亦爲之而已矣

嘉慶丁卯中秋前二日新安洪梧力疾書於講  
院西偏之羣玉堂

序

四子書列在學官與五經並重以之發題試士  
固當發明聖賢意指然典章名物古聖人所以  
治天下之具但言義理不論典章則治天下之  
具蕩焉泯焉故漢儒專從事於此典章備而古  
聖人治天下之理亦備矣宋以後專講義理而  
忽於名物於聖賢心性究極精微然如紫陽爲  
直接孔孟之人其集註則顯與列經相背訓山  
節藻稅若不知有明堂位諸篇此等雖豪釐之  
失不足爲先賢類後之學者究不可不知且前  
乎此者四子註疏何晏已尙清談猶賴兼取孔  
包周馬鄭王諸家邢氏爲疏亦畧能綜覈典物  
趙岐孫奭之於孟子更涉簡漏大學中庸向以  
同編曲臺鄭孔註疏已於諸篇備斯典瞻至此  
多涉重文不復留意今之讀四子書者亦當以  
經解經徵引訓詁偕以羽翼程朱庶幾義理典

序

一

章兩無遺闕曩爲諸生時搃此從事屬藁未就旋以薄宦輟業今返初服日與桐生先生相過從春間於講堂見有四書考典一書桐生先生曰此凌生曉樓所纂集也未幾曉樓以此書來見不數日讀竟深慚向日之有志未成而喜吾郡讀書明經之士日益多也曉樓雖貧苦而績學不倦如古人其爲文俱有經術至此書之善則桐生先生言之詳矣茲不具言特言義理典

序

章不可偏廢以間執世之輕視掌故者之口

嘉慶十有二年十月朔日儀真貴徵

自叙

曙幼小就塾五載卽改習賈性拙于治生居市十年不能禪其家迺復理舊業然苦無師友課程讀經五六年稍熟其本文始求漢宋諸儒論說披閱之略盡然不能貫串意旨旁見側出以通其不備卽句讀之淺音訓之粗時多舛誤無所質正又以訓蒙就食他氏不能懇習至甲子之秋曙齒且及壯得識安吳包君慎伯過從請

序

益極承勸誘嘗言吾人爲學自治經始治經自三禮始三禮書甚完具二鄭孔賈發明其義甚明且密推人情之所安以求當于古先聖王制作之源則莫不有合焉者然其文深出其說散見非細心沈慮則莫能總其條理要其指歸制義一事于學甚微末然能使人束其心靜其氣銳其思審其識故欲治三禮者當先精制義之法制義依四子書以立言而四子之說有涉于

制度文物者非詳考而慎擇之則不能以措詞  
武進故編修張臯文先生儒宗也其事舉子業  
時嘗辨四子書中漢說之當從者數十事手書  
成帙今以授吾子吾子反復之以得讀書之法  
而增擴之則爲學之術莫近于此矣曙謹受之  
不敢忘不敢怠少間時自書所得者以質于包  
君其所指摘若振槁發翳又爲論制禮之源約  
謂禮本人情以卽于安故禮者治人之律而春

序

二

秋則其例也春秋之旨僅存于公羊得何氏闢  
其說然後知禮之不可頃刻使離于吾身故不  
通鄭氏書者不知何氏之平先不通何氏書者  
不知鄭氏之精當也武進庶常李申耆先生吾  
黨之冠也吾子能相從至常州當介于庶常以  
別其緒疏其流不似吾荒落僅舉大畧而已丙  
寅春曙遂隨包君至申耆先生家親承指授筆  
記其畧歸按之于籍始知其言之有旨辨之非

夸、紬繹既久漸能錯綜推廣其意乃就四子書  
之舊次編輯爲典故叢若干卷丁卯春申耆先  
生入都過揚州曙以藁本呈閱重荷獎借以爲  
能卒編修之業爲留數日加以刪正是夏曙錄  
出清本以質于吾師洪桐生貴仲符兩先生咸  
蒙許可友人時有假鈔者爲出貲以板行之曙  
不敢辭故書其始末以告觀者

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春二月下旬江都凌曙

序

三

曉樓氏謹記



凡例

漢儒說典禮必引會數經勘辨密合不第時代近古  
多得遺聞晉唐諸儒漸滋鑿空孔賈正義可謂特立  
不隨者矣迄乎宋人半出憑臆藉口義理蕪彼考証  
而又時作鹵莽強附解人昧闕疑之義啟師心之習  
後儒紛紛自此始矣至于明代此風益扇茲遇大典  
禮所存聚訟紛紜者概不與致辨惟疏通漢人舊解  
存其餽羊

此書辨難處少援據處多凡所稱引欲令應有盡有  
故摭摭經傳處時苦繁蕪似蹈典林諸書之轍然採  
拾處頗有別擇較榛楛弗前者固是殊科用饋貧糧  
亦無不可

凡例

肆賈所刊人物備考人物典林等書濫繆極矣惟明  
代陳禹謨四書人物概稍有條理故書中概不及  
辨核輿地亦典故之要以 本朝閩百詩四書釋地  
頗稱辨晰間有疎失不足為累故不復為重僂  
引用 本朝諸人之說皆載姓氏或著書名成書之  
後頗見鄙意所及前賢已有先得之者其文畧相似  
者仍補注前賢之名意同而文異者則不復注覽者  
當諒其非勦說

書中所引用姓氏或名或字或謚以非義例所存故  
聽其參差無他意也

凡例

十一

大學

邦畿千里

鄭氏王制注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周亦曰畿疏云殷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又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七

大學

賢者為之師每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凡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王制四海之內斷亦長補短方三千里亦分為九州建七百七十三國焉畿內千里凡封九十三國百里之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七十里之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

六亦待封王之子弟五十里之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

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

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

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

爵增以子男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

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

不主為治民也畿內亦九十三國小司徒注云其制三

等疏云謂家邑百里之國凡四都疏謂大都五十里之國凡

四縣疏謂小都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疏謂家邑又王制注云

方千里者象日月之大亦取曆同也疏元命包云日圓

望之廣尺以應千

里者靈樞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夏至

之影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

云凡日影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

綿蠻

毛傳綿蠻小鳥貌文選景福殿賦注引薛君云綿蠻文

貌案詩詠黃鳥當狀其色薛義是也

菴竹

某竹毛傳作綠竹韓詩及漢石經作綠薄爾雅菴竹芻

竹篇蓄毛傳作綠王芻竹篇竹釋文引韓詩作薄篇筑

說文薄水篇筑也則菴竹本當作薄非竹箭之竹明甚

正義又云陸璣草木疏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

綠色高數尺今洪隩旁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此亦非也  
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按漢志下淇園之竹以  
爲隗又後漢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班彪志  
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此皆朱子據以改毛傳者然  
鄭善長水經注云通望洪川都無此竹惟王芻篇草不  
異毛興則鄭氏亦欲駁毛傳之說而以目驗知其不可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上固多竹箭以釋淇隩之詩則  
不可

### 切磋琢磨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何楷詩  
經世本古義曰爾雅注以鵠鬻削削雕爲治樸之名鏤  
刻切磋琢磨爲治器之名則切磋琢磨皆物已成而復  
治之也朱子謂既切復磋既琢復磨似無據武公之學  
脩如楚倚相所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  
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誓御之箴臨事有誓史之道  
宴居有師工之誦皆切磋琢磨之實此就成德後敘述  
故以四如列狀其有匪之象如此耳 又鄭司農注天  
官太宰云珠曰切則切不專言骨詩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則玉亦可曰磨

### 聽訟

### 大學

### 三

### 絜矩

### 大學

### 四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  
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晉張駿上注律表曰夫刑  
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  
動于中而形于言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是故姦人心愧  
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  
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  
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哀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  
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  
當爲賊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

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于方圓圓出于方方出于  
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  
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其盤得成三四五兩矩  
其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  
所由生也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  
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  
屬天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于勾勾出于矩夫矩之  
于數其裁制萬物惟所爲耳大學絜矩義當取此鄭氏  
云矩法也章句曰矩所以爲方之器俱未盡

畜馬乘

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賜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曲禮注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對孔疏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于其君得命然後得飾車駢馬庶人木車單馬

伐冰之家

左氏傳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士若恩賜亦有之但非其常士喪禮曰賜冰則夷盤可也

學庸

五

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疏云士亦食肉但彼是在家之禮非公朝常食也明惟在官之食有冰耳

中庸

柯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櫛一櫛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凡造作皆用斧以度量物故爾雅曰柯法也

正鵠

周官司麥于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熊侯豹

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

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

士射狩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

則遠國屬是也鄉射禮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

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燕

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

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為鵠賓射之侯

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采朱白蒼黃元以為正

中庸

六

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

別也大射儀量人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大侯即

讀為參雜也謂參見鵠于干干讀為干參參侯參

豹鵠而麋飾武此畿外諸侯之禮也司裘不言參侯以畿外非所共

也畿內諸侯二侯不言狩侯士無大射也三侯五正三正二正

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侯二正而已鄭氏鵠取名

于鵠鵠正取名于題肩皆鳥之黠捷難中者其義則鵠

者直也正者正也直已正志然後能中故曰不失正鵠

者其惟賢者乎

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

賓射之侯亦三分其廣而正居一弓二寸以爲侯中虎  
侯九十弓侯中丈八尺則鶴方六尺熊侯七十弓侯中  
丈四尺則鶴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麋侯五十弓侯中  
一丈則鶴方三尺三寸有奇

宗廟饗之 大孝章

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  
黃帝一曰軒轅氏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大昊一曰  
金天氏即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顓頊一曰高陽氏傳  
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  
康成所據 見賈疏 凡謂堯爲帝嚳之子黃帝之元孫舜爲

中庸

七

黃帝八世孫者皆虛矣不足據國語史伯曰成天地之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  
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  
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殖百穀百疏  
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又展禽曰幕能  
帥顓頊者也者虞氏報焉左傳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  
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又曰陳顓頊之族也又尙書曰有  
鯀在下曰虞舜曰嬪于虞則虞爲有國之號舜非帝嚳  
之胄明矣

書祖考來格虞賓在位鄭云虞賓謂舜以爲賓即二王

後丹朱也馬融曰言祖考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  
之樂蓋舜既爲天子必當自立祖廟堯祖廟當遷于丹  
朱之國此祖考即舜之祖考也白虎通曰王者不臣二  
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尙書虞賓在位不臣  
丹朱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  
四者是配天之祭非宗廟之祭

宗廟饗之 無憂章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  
迭毀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  
四廟 案今係喪服小記文 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

中庸

八

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  
示有終也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非有后稷始  
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  
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 韋元成傳殷  
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  
昭二穆也 鄭氏王制注

周禮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云  
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  
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

廟而祭之謂之閔宮案周爲姜嫄立廟而不及帝嚳且詩書中無一語及嚳則姜嫄非嚳妃甚明亦可証鄭氏感生帝之說

春秋昭七年左氏傳余敢忘高圍亞圍杜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孔穎達王制疏曰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云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疏云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雖未爲祧已立其廟

中庸

九

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守祧有奄八人蓋守七廟并姜嫄廟

武王末受命

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鄭氏金

追王太王王季

鄭云追王太王王季者以王跡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大傳云武王追王

太王王季此云周公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周語云先王不窋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謂后稷皆稱先王者以王者之先祖故通稱先王也契稱元王與此同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司服享先公則驚冕驚冕七章公之服先公尊矣所服止于此者非卑之于先王以爲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爲敬故弗敢也禮書大袷于大祖廟中則尸服衮冕王服亦衮冕也禮周

中庸

十

周本紀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羌弗立羌弗卒子毀榆立毀榆卒于公非立公非卒于高圍立高圍卒于亞圍立亞圍卒于公祖類立祖類卒于古公亶父立公祖類卽紂亦曰諸釐

葬以大夫祭以士葬以士祭以大夫

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于大夫則易牲

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姓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盧植解

祖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天子四親廟之外有文武世室為二祧故七諸侯無祧廟故五王制其制太祖之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為宮院者也守祧祖廟親

中庸

士

廟皆有寢祧廟則無寢隸僕注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韋元諸侯廟制王之子孫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者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則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備五廟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得立四廟無太祖廟諸侯不得祀得姓之祖也孔疏以為得立五廟誤四廟迭遷至始封之君始為太祖若王者之後則不得為始封君之廟以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封之不得為後世太祖惟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若祀祖禹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則別子為祖若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其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太祖別子不得為太祖若其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之人自得為太祖其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及他國之臣初來為大夫亦得為太祖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鄭注脩除黜陟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黜陟

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子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櫟可也改塗可也范甯曰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

中庸

士

鄭注脩謂掃糞也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凡祭祀修寢

宗器

鄭注宗器祭器也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是也通謂之彝器左傳官司彝器指宗彝俎豆之屬是也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注云玉鎮天球宏璧之屬寶器兌戈和弓之屬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陳庸器注云庸器征伐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其兵物所

鑄銘也陳功器以華國也則宗器兼奏器庸器言

裳衣

天子飲衣百有二十種大飲所餘守祧藏之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之鄭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也司服大喪其其奠衣服鄭云今座上魂衣也賈疏大飲之餘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于坐上則此奠衣服也按經文惟言大喪不及祭祀且祭祀亦止有以服授尸無陳于座上之禮疏恐悞也然以此解設字甚合

時食

中庸

十一

犧牲黍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江慎修說

序昭穆

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國語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決疑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劉歆說故昭常為昭穆常為穆附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附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昭穆之次既定則子孫亦以為序雖違不易所謂太王之昭王季

之穆文王之昭武王之穆也宋子說

兄弟相代則不異昭穆徐邈云若兄弟為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謂若殷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南庚祖丁兄弟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祖丁子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世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有十室賀循議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

孫承祖統若平王太子洩父卒立其子林是為桓王其廟制于經傳亦無明文漢宣帝以兄孫繼統有司奏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平帝時平晏等亦以為兩統二父違于禮制如此則昭

中庸

十四

或為穆穆或為昭矣然孝宣亦非嫡孫嫡孫承祖更恐未可以此例

一是序祖宗之昭穆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大祭祀以書叙昭穆之俎蓋張純曰禘之為言諦審諦昭穆尊卑之義

一是序子孫之昭穆祭太廟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所謂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若時祭分祭餘廟之時則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若祭文王則文王之昭咸在祭武王則武王之穆咸在也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昭為一



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幼者在後所謂見長幼之序也孔疏

序爵

特牲饋食禮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賈疏曰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依此位推之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獻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獻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文王世子云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差之知同姓無爵

中庸

十五

則在阼階下序昭穆有爵者以官則在西階下與歆姓序爵矣孔疏說如此任啓運謂宗盟異姓爲後有爵者入異姓嫌于後之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則宗盟太無色又混同姓于異姓非類族辨物之道意阼階世次自北而南以北爲上以序昭穆爵位則于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觀下文于燕毛言序齒則昭穆不序齒可知余按任說非是經明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安得云昭穆不序齒且阼階下自以序昭穆爲重無庸復以序爵參差其間本支百世豈以有爵無爵爲榮辱何云宗盟無色外朝以官體異姓也此正類族辨物之道自當以

疏說爲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尸謾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大夫起士八人餽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般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此皆序爵之事

序事

鄭注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案卷阿箋王之祭祀擇賢者爲之尸孔穎達曰佐食

中庸

十六

賓客佐尸食者大夫士于私人中擇賢者爲之天子當于來聘卿大夫擇之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既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官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此是祭祀時辨賢實事司徒奉牛宗伯共雞尙是以爵序事也

旅酬下爲上

特牲饋食禮尸入九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于是主人獻賓及歆賓畢乃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此堂下旅酌之酒也主人洗觶酬賓賓以奠于薦南候主人主人又獻長兄弟歆兄弟內兄弟辨長兄弟及獻兄弟

歛賓為加爵嗣舉奠獻尸卒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昨階前北面舉解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長兄弟以奠于薦北此時長賓有奠解主不酬長兄弟長兄弟無奠解無以相酬故弟子舉解然後行旅賓乃坐取薦南之解昨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取賓解西階前酬眾賓歛賓以酬次兄弟長兄弟取薦北之解以報酬賓賓以酬次兄弟次兄弟以酬歛賓皆如初儀交錯以辨卒受者實解于筐此旅酬正禮也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解于其長長皆奠解于薦右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爵皆無奠此無奠爵之禮

中庸

十七

少牢饋食禮既祭乃饋尸主人既獻歛賓乃升長賓酢于西階上畢宰夫洗解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賓奠爵于薦左此爵至旅酬後與兄弟之長交酬為無奠爵主人又洗升酌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辨尸作三獻之爵酌酢乃以爵實于筐二人洗解升實爵酬尸侑侑奠解于右莫舉也尸執解以酬主人主人以酬侑侑酬長賓至于歛賓遂及兄弟及私人卒飲者實爵于筐此第一兄弟之後生者舉解于其長亦奠而未舉待次番旅酬畢乃與賓所奠爵交錯于是賓長獻尸尸酢如初賓一人舉爵于尸如二人舉解之禮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亦遂之于下遂及歛賓

下至私人也此是第二番旅酬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奠此無

若不償尸謂下大則無旅酬直行無奠爵

賈疏曰少牢尸與旅酬特牲不與者特牲尸在室中少牢償尸尸在堂禮殺也下大夫無旅酬者辟國君堂下不設尊堂上與神靈其尊尸在室中不得與尸行旅酬故闕之也特牲得旅酬無奠爵並行者堂下與神靈別尊故禮尸酌上尊旅酬行神惠酌下尊士賤不嫌與君同故得禮備也按天子諸侯祭禮經無可考以賈氏此疏推之則天子諸侯之償尸如少牢

中庸

十八

其設尊如特牲其旅酬如少牢有兩番其無算爵如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洗酌凡燕飲皆有旅酬附考燕禮鄉飲禮旅酬于後燕禮宰夫為主人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君更爵自酢于是主人洗觶以酬賓賓受觶坐奠于薦東此觶不舉訖小臣請勝爵者二人皆北面勝爵于公勝爵者先自飲畢洗象解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勝之解以酬賓公立卒解賓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眾大夫相酬畢奠虛解于筐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

卑小臣又請媵爵者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  
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徧而止  
所謂獻卿舉旅行酬也主人又洗獻大夫于西階  
上大夫辭受獻乃納工獻舉工畢公又舉奠解惟公  
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所謂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也  
脫屣升坐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徧又獻於  
食賓媵觚于公公坐取賓所媵解與惟公所賜乃於  
席坐行之終于大夫終受者與以酬士士舉旅于西  
階上所謂獻士士舉旅行酬也主人又獻庶子及左  
右正內小臣于阼階上乃行無算爵執膳爵者酌以

中庸

十九

進公執散爵者公命所賜受賜者卒爵授執散爵者  
酌行之于其所卒受者以酬于西階上無奠樂  
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賓奠解于  
薦東此解主人獻介介酢主人主人獻眾賓乃皆升  
卽席一人洗升舉解于賓賓坐奠解于薦西立司正  
取以酬主人者于是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合樂備  
乃立司正賓坐取俎西之解酬主人主人以酬介介  
以旅酬于西階上卒受者降奠解于篚此旅酬使二  
人舉解于賓與大夫賓以奠于薦西大夫以奠于薦  
南此二解升坐後賓介各徹俎升坐乃行無算爵使

二人舉解賓與大夫取奠解飲執解者受解奠之賓  
解以授主人大夫之解賓長受而錯卒受者以旅在  
下者于西階上卒受者奠解于篚執解者洗升實解  
反奠于賓介無奠樂  
按燕禮行酬與少牢饋食意相似以此推天子諸侯  
祭禮當亦有四次舉酬  
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后稷尸發爵不受旅孔疏旅酬  
六尸謂禘祭時聚羣廟之主于太祖后稷廟中后稷爲  
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  
尸凡六更相次序以酬也

中庸

二十

周禮司士凡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孔疏賜爵者謂祭末  
旅酬無奠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禮記祭統凡賜爵  
昭爲一穆爲一鄭注君賜之爵謂若酬之疏曰知賜爵  
爲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此列昭穆故知此爲酬  
也  
按經傳言天子宗廟之酬者止此三條旅酬六尸可  
知俎尸與少牢同燕禮公又行一爵惟公所賜與司  
士言賜爵同可知祭禮與燕禮畧相似亦當有四次  
旅酬也  
旅酬時使卑者舉解于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

賤者在先又制受爵是迷賤也說胡應麟曰賓主獻酬之後凡與飲之人皆得行酬謂之於酬獻酬之酬舉解起于主人旅酬之酬舉解起于賤者以賤者行主人之事故謂之下為上按孔意為讀如字胡氏說為讀去聲義兼得通又孔意以卑勿見答于長者為迷賤朱子語類曰旅酬遞遞相承及于沃盥者而止祭統所謂逮下之道二義亦相兼乃備

詩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鄭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酌以獻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疏云特性禮加爵之前賓酬長

中庸

二二

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實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解于筐是卒爵也于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樽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曰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如箋說奏爾時即下為上之事

燕毛

先王之與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唯此因祭而燕也書大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

于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濶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族食世降一等若齊衰之親一年四會食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總麻則一年一會食也公與父兄齒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王與族燕兄弟之親皆揖而進之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

中庸

二二

几也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闈人為大燭于門外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箋曰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本詩曰曾孫惟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此賓讓而止之後也燕賓則膳宰為主此曾孫為主則以尊事黃耆所以為厚也陸佃說

踐其位

鄭注踐或為纘則位不必專指廟中之位

奏其樂

尸入室乃作樂孔作樂乃下神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

合樂至敬不樂不敢散其志也賈特性少牢禮皆不言樂大夫無樂也賜乃得用之

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氏曰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合巳與中合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卯與中合又曰黃鍾生于虛危之氣黃鍾在子子上有虛危虛危為宗廟故為人宮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避之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

中庸

二三

四書典故

江都凌曙輯

郊

天神有六昊天上帝一也四時五行之帝為五帝六也鄭注昊天上帝曰天皇大帝在北極者又曰北辰耀魄寶賈疏云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太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謂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太乙之先含元氣以布斗常是

中庸

二四

天皇大帝之號也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名皇天大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鄭注五帝曰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嫫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賈疏曰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嫫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夏季六月土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鄭氏六天之說也

祭天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于圓邱一也王者各稟精氣而王天下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二也立春之日祭蒼帝于東郊三也立夏之日祭赤帝于南郊四也季夏土王之日祭黃帝亦于南郊五也立秋之日祭白帝于西郊六也立冬之日祭黑帝于北郊七也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于明堂九也其處冬至于圓正園正所在無文當在園南其夏正祭感生帝則于南郊郊去國五十里也五時迎氣則各于其郊雩祭五帝則于國城南九月大享五帝于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

中庸

二五

玉園正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北方用元璜中央無文先鄭以為用黃琮熊氏以為用赤璋其配圓邱以響配感生帝以稷配五時迎氣及大雩以五方人帝配明堂大享五人帝以文武配說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掌次大旅上帝則張甄案設皇邸虞書肆類于上帝此祭昊天上帝也祭法燔柴于泰壇大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特性兆于南郊掃地而祭月令祈穀于上帝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商頌長發大禘也此皆祭感生帝也小宗伯

兆五帝于四郊郊特性因吉土以饗帝于郊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此四時祭五行帝也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此雩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郊特性大饗腥月令大饗帝周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此明堂享帝也地元有二一為崑崙一為神州孔穎達曰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乃是崑崙東南一州耳于神州中更分為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

中庸

二六

祭郊一歲有二夏日至祭崑崙之神于方正三陰之月祭神州之神于北郊此賈疏說孔氏以為亦用夏正月非也方正所在亦無文對圓正言則當在北郊其玉方正以黃琮北郊以兩圭有邸其配則方正亦以響北郊亦以后稷孝經說所謂后稷為天地主也大雩大享所以不別祭地者以總祭五帝中有后土得兼地也

按祭天地皆于郊故通言之皆得曰郊別言之則圓正方正謂之禘以其為祭天地中之最大者也爾雅禘大祭也明堂謂之宗祀龍見之祭謂之雩皆不得專郊名其得專郊名者惟南北郊及四郊迎氣耳然南北郊亦通謂之禘以其禘所自出也王肅以禘為稷配響

鄭不從者公羊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孝經謂  
后稷配天文王配帝若合祭稷譽是為孫從祖食不  
得云配也禘郊皆祭天大祭故古人多合言之國語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又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  
又禘郊不過蕭粟又絜奉禘郊之齊盛故知禘郊通  
言也

社

祭地大祭亦通謂之郊陳氏禮書謂社即北郊非也然  
郊社對言則社又不指社稷之社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鄭注社祭祭地元也賈疏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

中庸

二七

道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  
表地元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注謂教令由社下者  
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孔疏  
云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則社是概  
指地元言之

左氏傳謂后土為社案社與后土亦有別大宗伯王大  
封則先告后土鄭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月令其  
神后土鄭注顓頊之子曰黎兼為土官疏云知后土非  
句龍而為黎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后土官缺  
黎則兼之故鄭注大宗宿云黎食于火土以宗伯別云社

稷又云五祀句龍既為社神即不得復為五祀故云黎  
兼也

禘嘗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  
曰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  
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嘗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  
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  
大夫治國之本也按凡經傳禘郊連言者皆言祭天之  
禘禘禘連言者皆言殷祭之禘禘嘗連言者皆言時祭  
之禘中庸言禘嘗之義與祭統同言時禘章句以殷祭  
之禘釋之隔別無謂

中庸

二八

方策

方版也賈公彥儀禮疏若今之祝版不假連編之策按  
周禮司書掌邦中之版宮正為之版以待大胥掌學士  
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管子有版法蓋即象魏所懸之  
類左氏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亦此意  
策簡也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  
疏云簡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鄭作論語序云易  
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寸策  
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二十字

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字有多少左傳疏云簡札牘畢同物而具名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謂之策故于文策或作册象連其編綴之形

蒲盧

爾雅果蠃蒲盧故鄭此注云謂土蜂也蒲盧取乘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盧之于乘蟲然沈括則以蒲葦釋之以盧蘆字古通用也按陶隱居注本草云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銜泥于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

口疇

二九

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爲糧也以舊說變成己子爲謬蘊頌云物類變化固不可度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者也莊子云細腰者化法言云螟蛉之子殪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可知周秦以來經師傳說如此古訓正不可破

夏小正雉入于淮爲蜃傳云蜃者蒲盧又埤雅瓠之細腰者曰蒲盧則蒲盧更有兩說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

鄭注云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于同姓雖恩不同義

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按鄭意謂法無二制雖宗族亦與百姓同其刑賞耳疏云同姓既有親疏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似于同姓中又生差別恐是誤會鄭特字意也 文王世子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祭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此正是同其好惡之實

既稟

說文既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又氣饋客芻米也

中庸

三十

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作樂或作餼按小食卽稍食賓客芻米亦名稍禮則既氣稟餼可通言國語馬餼不過稂莠論語告朔之餼羊則又從芻米會意轉訓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內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蠲良而賞罰之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彙人書其等以饗工鄭司農云書工拙高下之等以制饗食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校人等馭夫之祿官中之稍食梓人凡試梓飲器向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此皆省試稱事之見于經者



送往迎來

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云凡民出遠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徙家則鄉遂大夫為之節遺人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委人以甸聚待羈旅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鄭云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委積飲食續食其往來則節專指符節璽節旌節積專指甸及野鄙也又符節委積皆兼送迎

朝

中庸

三一

舜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氏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狩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孔穎達曰夏殷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然則舜時四朝其制亦當畧同但舜時分諸侯為四部四歲而徧合巡守之年為五年一朝此虞夏制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孔傳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

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鄭注云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按如周官之文則每至六年而五服一來朝大行人則分年來朝數有疏數東坡書傳曰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為疏數六年而徧五服畢朝也五禮通考申之曰周分天下為六服酌道里遠近為朝會之疏數計六年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

中庸

三一

朝男服再朝采衛要各一朝而六服之應朝者徧故曰六年五服一朝尚書舉其綱周禮分其目實無二法也至十二年王巡守諸侯畢朝于方岳之下則侯服十二朝甸服六朝男服四朝采衛三朝要服再朝而六服之朝期一周書云又六年王乃時巡周禮十二歲王巡守殷國亦一法也周禮言六服書言五服者不數要服重內畧外也 此周制

王制諸侯之于天子也五年一朝鄭云此晉文霸時所制也左傳昭十二年先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崔氏

以為朝伯主之法賈逵服虔以為天子之法又昭三  
年子大叔曰昔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  
朝 此朝方伯之制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鄭云凡君即位大國  
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  
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賈疏諸侯邦交謂同方  
岳者一往一來為交謂已是小國朝大國已是大國聘  
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可儀言相為賓是也但  
春秋之世有越方岳相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  
來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

中庸

三三

國語魯語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賈侍  
中云五年之間四聘于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  
朝也 左傳成十二年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 此諸侯相朝之制

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鄭云  
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各殊禮異更迭而徧王制孔  
疏云六服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為四部分隨四  
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時而  
來是分別各為四方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  
者覲秋近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于西故

稱韓侯入覲又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  
于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  
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  
外可知悉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春見曰朝受贄  
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  
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見  
王南面立于依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  
有朝宗遇禮今亡孔疏云若通言之悉曰朝覲禮曰諸

中庸

三四

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載龍旂弧韜乃朝又春秋僖  
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于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  
覲宗遇禮異耳

聘

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頰曰視鄭注時聘者亦無常期天  
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  
殷頰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  
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賈疏天子有事者諸  
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時聘遣大  
夫不使卿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問明使大夫

也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使卿來聘天子故稱殷  
殷衆也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以候服年年朝  
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從  
天子巡守是甸服于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  
殷類也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于  
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采服四年八年朝十二年  
從天子巡守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衛服五年十  
年朝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要服六年朝十二年  
從天子巡守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皆使卿以大  
禮聘也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

中庸

三五

惡注此亦王見諸侯之臣來使者時聘無常期殷類謂  
一服朝之歲按十二年中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  
數此諸侯聘天子制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左傳昭三年三歲而聘  
又十三年歲聘以志業注皆以爲伯主之制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云殷中  
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聘禮記久無事則  
聘焉鄭云事謂會盟之屬此諸侯交聘之制

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又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  
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鄭云存類省王使臣于

諸侯之禮所謂問問也然則天子于諸侯有問無聘而  
春秋書王室下聘者七穀梁傳曰問諸侯非正也

厚往

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災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以賑禮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小  
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若  
國師役則令犒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  
禍災則令哀弔之此皆是厚往實事章句以爲燕賜燕  
是待來之禮賻贈是報施末節義未該

日月星辰繫焉

中庸

三六

太陽爲日太陰爲月五緯爲星二十八宿爲辰日月星  
辰各有一重天其行度各有本輪均輪而皆宗動天挈  
之以行故曰繫日月星辰高卑之距相差以數萬倍至  
數百萬倍故曰無窮

太陽行天每歲一周萬古不忒宜其每日平行而無有  
盈縮乃驗之實測春分至秋分行天半周而歷日多秋  
分至春分行天半周而歷日少其在本天所行之度原  
均而人居地上所見時日不同即其不平行之數求其  
所以然則本天高卑之說盡之蓋天包地外以地爲心  
太陽本天亦包乎地外而不以地爲心因其有兩心之

差而高卑判焉于是有本輪之法本天之周有一本輪  
輪心循本天周向東而行日在本輪之周向西而行兩  
行之度相等太陽在本輪之下半周去地近為卑則順  
輪心行故見其速于平行在本輪之上半周去地遠為  
高則背輪心行故見其遲于平行在本輪之左右去地  
不遠不近為高卑適中故名中距其行與平行等然此  
最高卑之點不定在冬至而有行分且最高之高于  
本天半徑最卑之卑于本天半徑者非兩心差之全數  
而止及其半所以用實測節氣推兩心差及最高所在  
皆不相合乃于本輪半徑即兩心差分設一均輪以消息四

中庸

三七

象限之行分而後與實測相符蓋本輪心之行微速于  
均輪心之行本輪心循本天東行已滿一周而均輪心  
循本輪西轉尚未滿一周其本輪心與均輪心兩行之  
差即最高之行分也最高過夏至最卑過冬至各七度  
有奇

大陰行度有平行有自行有最高行平行者白道經度  
也每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有餘而行天一自行者實測所得之遲速  
加減也最高行者平行與自行相較之分也平行之別  
有三曰交行白道出入于黃道之內外大距五度有餘  
每交之終不能復依原次而不及一度有餘逐日計之

退行三分有餘也日距日行于每日平行度內減去太  
陽之行得二十九日而復與日會即朔策也日距交行  
以每日平行度與每日交行相加得二十七有奇而行  
交一周即交周也自行之測有四日本輪所以推本天  
之高卑也日均輪所以消息本輪之行度也曰次輪所  
以定期望兩弦之遠近也曰次均輪又所以分別朔望  
兩弦之加減也凡輪之設皆從盈縮生與日躔同理月離步法繁密故約其大意  
五星行度有平行有自行有距日行大概與太陰同五  
星之行各相似而細較亦有不同者以平行言之土木  
火各有平行為一類而金水即以太陽之平行為平行

中庸

三八

是為一類以自行言之土木火金之次輪心皆行倍引  
數為一類而水星之次輪心則行三倍引數是獨為一  
類以次輪之大小言之土木金水之次輪半徑皆有定  
數為一類而火星之次輪在本天最高則大最卑則小  
又視太陽在最高則大最卑則小是獨為一類以次輪  
之行度言之土木火皆行距日度為一類而金水自有  
行度又為一類以緯行言之土木火皆有本天與黃道  
相交以生緯度次輪斜交本天其面又與黃道平行能  
加減其緯度為一類而金水之本天即為黃道本無緯  
度因次輪斜交黃道以生緯度又為一類以伏見言之

土水火皆有合有衝爲一類而金水則有合有退合而無衝是又爲一類也 五星之有本輪次輪俱與大陰同太陰之朔望皆在次輪故五星之衝伏亦在次輪然太陰止有遲疾而五星則有留退何也蓋太陰之平行甚疾而輪甚小太陰平行每日一十三度餘合計本輪次輪之最大均數止七度餘當其在輪周退行之時但能稍減其平行之度故止見其遲而不見其退若五星之平行甚遲其本輪雖小而次輪則甚大五星平行每日不足一度而次均之大者至五十餘度當其在輪之上弧則見其順行在輪之下弧則見其退行在輪之左

中庸

三九

右則見其留而不行也

恒星之名見於春秋而四仲中星及斗牽牛織女參昴箕畢大火農祥龍尾烏帑天駟天龜之屬散見於尙書易詩左傳國語至周禮春官馮相氏掌二十八星之位而禮記月令大戴禮夏小正稍具諸星見伏之節蓋古者敬天勤民因時出政皆以星爲紀秦炬之後羲和舊術無復可稽其傳者惟史記天官書而所載簡畧後漢張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其書不傳至三國時太史令陳卓始列承咸甘石三家所著星圖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

四百六十四星隋丹元子作步天歌叙三垣二十八宿共一千四百六十七星爲觀象之津梁然尙未有各星經緯度數自唐宋而後諸厯家以儀象考測始有各星入宿去極度數視古加密矣新法恒星圖表共星一千二百六十六分爲六等第一等星一十七第二等星五十七第三等星一百八十五第四等星三百八十九第五等星三百二十三第六等星二百九十五外無名不入等者四百五十九康熙壬子年欽天監新修儀象志恒星亦分六等而其數又與新法微異第一等星一十六第二等星六十八第三等星二百零八第四等星五百一十二第五等星三百四十二第六等星七百三十二總計一千八百七十八蓋觀星者以目之所能辨因其形體聯綴成象而命之名其微茫昏暗者多不可考故各家星官之學有古少而今多者亦有古多而今少者而惟列宿及諸大星則中外如一轍也 梅慎庵中西經星同異考約其大旨凡有四端一曰星名之不同二曰距度屬宿之不同三曰有無多少之不同四曰見界之不同而要之四者之不同即中法已有之矣如室謂之定氏謂之本房謂之駟天田謂之農祥柳謂之注畢謂之囑輔星謂之沫傳說謂之天策此經傳之顯著

中庸

四十

者是命名之不同也西國星名與中大異若梅氏所注上彌已見宋史非天阿作天河匏瓜作瓠瓜上輔作中西之同異也一行測諸星經緯與舊經不合武密

古今通占楊維德乾象新書同此一星而或以屬角或以屬亢者不可勝述是距度宿之不同也靈憲有名之星多于陳卓一千有餘魏書張淵傳有竹林二十五星鴻沼二十三星及建樹百果等名星經之上尉天維搖光石之弼星軒轅下之御女步天歌不載若史漢與晉隋志其詳畧不待言是無之不同也張衡云中

中庸

四一

言八月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燦然明大者甚衆則見界以外之星古亦有及之者矣 恒星行即古歲差也古法俱謂恒星不動而黃道西移今謂黃道不動而恒星東行蓋使恒星不動而黃道西移則恒星之黃道經緯度宜每歲不同而赤道經緯度宜終古不變今測恒星之黃道經度每歲東行而緯度不變至于赤道經度則逐歲不同而緯度尤甚自星紀至鶉首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自鶉首至星紀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凡距赤道二

十三度半以內之星在赤道北者皆可以過赤道南在赤道南者亦可以過赤道北則恒星循黃道東行而非黃道之西移明矣

星謂五緯辰謂二十八宿此語千古未發按左傳日月所會謂辰而日月所會必以宿度爲紀宿亦名舍日所舍也言辰者二十八宿分十二辰也十二辰即十二日亦曰十二宮亦曰十二次日所次也次與舍一義日之次舍空虛而無所紀故以經星紀之因謂之辰因謂之宿前人乃云無星處爲辰無星之處何煩考測而虞書云歷象日月星辰乎中庸曰日月

中庸

四二

星辰繫焉若無星之處即是天也何所爲繫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鄭氏禮器注曰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孔氏頴達曰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成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

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十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記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漢書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按瓚意以經禮為儀禮此朱子所本

車同軌

江慎修曰車同軌謂車之制度同則軌廣八尺亦同耳

中庸

四三

非謂軌之廣狹有不同則車棹杙不能行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六寸軌固是廣八尺若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則軌必狹矣人所牽輓之輦輦則軌又必狹矣同塗往來縱橫袞出皆可非謂車必同軌而後可行也若使皆行軌中則轍深泥高反棹杙難行矣戴東原曰古者塗度以軌軌皆宜八尺田車之輪卑于兵車乘車三寸牛車之制狃于四馬車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為不合轍不可行于塗車人轍廣六尺字之誤也戴義為優

書同文

鄭注聘禮百名以上云名書文今謂之字注周禮論書名云名書之字也章句文書名蓋本之文與名皆是專指形體不言聲音同是其體制音虛而無驗且五方各有風土無從強同古人詩四聲通轉隨乎天籟此不必同之一証非如後世有五音譜也用禮論言語乃所謂達其志通其欲聽聲音乃是陳詩採風俱與書無涉當時篆籀鍾鼎科斗古文書體亦甚不同何以言書同文謂未嘗更姓改物制異樣之書耳

屋漏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太平御覽引舍人云古者撤屋

中庸

四四

西北牀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喪大記云甸人取所撤廟之西北牀薪用爨之此劉熙及舍人義所本也會子問陽厭當室之白鄭云得戶明者也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處鄭詩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孔疏云周禮帷幕幄帶是也小帳帷幕皆于野張之以代宮室幄則屋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

正謂西北隅也蓋又與孫炎異義 箋云禮祭于奧既  
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屏隱之處此祭之末也詩李黃  
集解曰所居之室幽隱不明處能無愧怍方可爲君子  
此朱子所本 馮嗣京詩名物疏曰屋漏是當室之白不得爲  
暗不愧屋漏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  
以不愧戒之若取暗室之義則當云不愧于奧矣爾室  
是宗廟中若謂獨居一室不主祭言亦與下神之格思  
不貫余按鄭于詩箋以陽厭言于中庸注則曰視女在  
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屬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則鄭于  
此本有二解箋說正可不泥

中庸

四五



論語

千乘之國

周官之法以田令賦以賦出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軍法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者賦法也定賦之法有二一以人計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楛備具謂之乘馬之法見司馬

論語

一

馬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地邑居園圃術路三分去一三萬六千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漢書刑志小司徒所謂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者也一以家計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草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草車十乘十終為同方百里草車百乘亦司積三百一十六里有疇而得千成十萬井三十萬家草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魯頌所

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也以人計者為其賦之法以家計者為出軍之法其實不殊周制封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謂之成國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成國謂之則大宗伯云七命賜國五命賜則是也千乘之國自伯而上雖五百里之公其軍賦亦不過此此馬融注說子則二百里之地出車四百乘男則百里出車百乘而已

論語

二

凡人一舉足為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畝母也有母養之功也畝百為夫是方百步也謂為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三為屋則是方百步者三也竝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為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為屋也屋三為井三屋竝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為井者因夫間有送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為耦是耦伐廣一尺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為通通水流水流畝畝然因名曰畝也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為遂九夫為井井間廣深四尺謂之為溝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井十為通十井之地竝

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為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  
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通十為成則方十里也謂  
為成者其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  
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即是千成則容  
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為  
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  
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  
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  
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  
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

論語

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  
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  
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為六分埤方三百里  
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  
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  
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  
六里有奇也

皇侃  
義疏

北辰

天有三垣太微在南天市在東紫微居中謂之中宮爾  
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注極中也此皇極建中之象天圖

而動左旋不息南北二極為天之樞南極常隱不見北  
極常見不隱北極五星第一星太子第二星太一之座  
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后妃第五星星即極星天之樞也  
見漢志 紐星雖名天樞其不動處乃在紐星之末一度餘  
志 因其不可辨識故取紐星以別之凡天之無星處  
志 謂之辰即子故不曰北極而曰北辰也天之以辰名者  
大火伐北辰謂  
之三大辰十二次日  
月所會謂之十二辰中國于地不當大中故成周洛陽  
之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天地陰  
陽之所交寒暑和會四時各正其他處則隨方不同而  
晝夜亦異北荒戴極之下其地大寒半年為晝半年為

論語

四

夜南方赤道之下其地大暑晝夜常均如春秋分此西  
人說  
此亦王道正而天地平成之象星者體生于地精成于  
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六十四可名者三百有二十為  
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見晉天文  
志漢志則  
曰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  
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北辰為天帝  
垣星之環繞有將相四  
輔之象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  
于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于四方猶  
諸侯為天子守土也見書  
正義北辰象京師太微天市帝廷  
明堂也斗運于中央帝之車也十有二次周于四方九

州封域之分野也

輓軌

凡車所以駕牛馬者大車謂之輓通名之小車謂之軌亦曰輓

大車兩輓而直牛在中開兩輓之端橫一木謂之鬲工

記與人云輪崇車廣衡長鬲與衡皆謂之軌其上皆為

三如一注皆六尺六寸左傳射兩軌服虔注鬲衡與

鳥豚以駕牛之頸謂之軌軌兩邊又馬頸者鬲衡與

輓不相屬別有木以關之關鬲者謂之輓關衡者謂

之軌說文軌即軌車輓端持衡者輓大車輓端持衡者

通名之鬲亦曰衡韓非子引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用咫

尺之末而引三十石之任則知其制以木為之長咫尺

而已集注本于包氏云輓輓端橫木縛輓乃誤以鬲為

輓不知鬲即輓也輓輓端上曲鈎衡不知上曲者即輓

之身非別有一物鈎衡也此戴東原之說

凡車之關鍵行則設之止則脫之者有三在輪曰牽以

鐵為之貫軸頭以制轂去之則輪與軸離故詩曰間關

車之牽又曰載脂載犖也在輿下曰輓即伏兔銜軸而

以革縛之去之則輿與軸離說文曰輓車軸縛也易曰

輿脫輓謂不可行也在輓則輓輓去之則鬲衡與輓輓

輿三者相似然車之行尤重駕牛馬而輓軌又最在車

前故獨以喻不可行也

論語

五

据攷工記云大車柏車羊車輓皆同制則大車中兼此

三等大車平地任載之車柏車山車羊車善車與小車

三等相配詩無將大車是大車大車

文質三統

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一質一文據天地之

道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正朔三而改文

質再而復 正朔三而改者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之

正始于子半物萌色赤故尚赤殷以十二月為正地統

丑初物芽色黃白故尚白夏以三月為正人統寅初

物蘖成色黑故尚黑以此推之有虞氏以十一月為正

尚赤唐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高辛以三月為正尚黑

高陽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黃

帝以十二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

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羲以十二月為正尚黑皆鄭氏義

文質再而復者周文殷質夏文舜質堯文高辛質高陽

文少皞質黃帝文神農質女媧文伏羲質也一質一文

者帝王法天地之道至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乃

其所尚之教史記曰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

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

弊小人以僿薄也救僿者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

始

論語

六

而復始

非其鬼

鄭注云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是非其鬼但據祖考言凡祭天曰神地曰元人曰鬼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瀆句瀨夷司少皞之祀蓼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衛成慶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殤宮皆非其鬼也

八佾

論語

七

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傳公問羽數于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杜注云用八六十四人用六三十六人用二四人魯惟文王周公廟用八他公遂因仍僭用今隱公特立此婦人廟眾仲因問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知惟在仲子廟用六疏云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傳子家駒曰朱干玉戚八佾以舞大武蓋互言之夏武皆八佾也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是周

公之廟用八文王為天子自然用八今隱公惟于仲子

之廟用六他公猶用八也魯僭八佾因文王周公而及

羣廟季氏以出自桓公僭立桓公之廟亦以八佾舞因

及其祖考廟大夫士祭皆不得用樂有功者君賜之

乃得以樂祭季友有功于魯則用四佾禮也左傳昭

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則季氏

用八佾而魯不備二佾矣

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

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

獻六羽始厲樂矣厲減也又服注左傳六佾四佾二佾皆

論語

八

八人為佾此皆異說

雍徹

詩序云雍禘太祖也蓋此詩本為祭時所歌兼用為宗

廟之徹歌春官樂師大祭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學士

也小師云徹歌鄭注皆云歌雍也又諸侯饗禮歌雍以

送賓歌振鷺以徹俎禮記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客出以

雍徹以振羽是也

儀禮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徹兼俎

與豆邊俎有司徹之豆邊婦人徹之詩諸宰君婦廢徹

不遲諸宰有司也君婦主婦也鄭箋云諸宰徹去諸饌

君婦豆籩而已天子之禮則周禮太祝既祭令徹小祝贊徹內宗外宗佐王后徹豆籩其徹俎則仍薦俎之有司也

相維辟公詩箋以辟為卿士公為諸侯

射 揖讓而升下而飲

射禮有四一為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于射宮諸侯于大學卿大夫于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則唯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而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于郊三曰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卿大夫士亦在郊四曰鄉射州長春秋屬民而射于州序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則為州長也天子諸侯無此禮

論語

九

凡天子諸侯之射必先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正獻既畢司正舉觶司射乃請射立耦王六耦諸侯四耦卿大夫士皆三耦凡射三番初射惟司射誘射然後所立之耦射獲而未釋獲不飲不勝者再射賓主人君大夫眾賓皆射釋獲立算飲不勝者未用樂三射乃以樂行之王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卿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眾耦盡射飲不勝者如再射之禮射畢仍行旅酬如燕禮鄉飲酒禮

大射儀司射作上耦射作使也上耦出次次在堂下之東西面揖

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

下射從之中等中猶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

行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候中乃射上

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更發也以將乘矢卒射右挾

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

竝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

弓反位

設豐于西楹西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

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

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

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與揖

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

反位揖讓主眾耦言不通司士誘射說下之後仍有取

矢之揖讓矢加于楅楅設中庭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

及楅揖既拾取矢南面揖左還北面揖退者與進者相

左相揖亦如升射之禮以其不升堂故畧之也

繪事後素

攷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

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

論語

十

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注此言六色別象及布采次第

繡以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注此言刺繡采土以黃其

象方天時變注大隨山以章注章當為黃水以龍注龍

龍鳥獸注鳥獸毛也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

之謂之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

集解鄭氏注凡績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

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之美質亦須以禮成之蓋子

夏疑素不得為紉故夫子以繪事五采為先布素在後

是以素紉采也子夏問而有悟知凡人雖有美質又必

後之以禮乃成其文故曰禮後乎謂禮所以後美質乎孔子未言

禮而子夏言之故歎其起予也此見聖門之教重禮

禘

爾正曰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天莫大乎

圜邱與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禘嘗謂冬至祭

天子圜邱而以嘗配謂之禘也郊稷者即大傳云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之所自出天也周公

以夏正祭青帝鄭謂之感生帝于南郊而以稷配亦謂

之禘也祭地莫大于方澤祭宗廟莫大于五年之祭皆

曰禘是禘天神二地元人鬼各一天地之禘不灌灌者

据宗廟言

宗廟之禘又有三其一王制曰宗廟之祭春日禴夏日

禘此殷禮也周改春日禴夏日禘其二則三年之喪畢

而吉禘此諸侯皆得行之左傳晉叔向日以寡君之未

禘祀謂吉禘也惟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禘乃天子之

禮

禘皆宗廟之大祭然諸侯得禘而不得禘禘禘之所

以分者禘則毀廟之主皆陳于太廟立昭穆二尸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而立尸周禘祭禘則太王王

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

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其尸后稷廟稷

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

武王尸一昭尸共一未毀之廟各于其廟祭不升合食

禘者合也禘者審諦昭穆也審諦昭穆故昭穆各于其

廟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灌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

肆獻灌禘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禘于太廟

明年春禘于羣廟此即自爾而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

禘大率二年禘三年吉禘六年禘八年禘十禘一年禘二年禘故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在秋禘

在夏鄭義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

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  
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大嘗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  
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  
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  
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  
角俎用梳炭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  
夫人副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俎

論語

十三

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  
天下大服成王命魯唯禘于周公之廟而不及羣廟與  
天子之禘有殊其後僭行于他廟昭十五年禘于武公  
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皆行于一廟而  
不偏及羣廟但用天子之禘禮耳其始禘用六月其後  
或以七月傳八或以三月昭十或以十月定八皆非禮  
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七月七月  
而禘獻子爲之也

又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之祀桓王  
使史角往止之据此則非成康所賜始于惠公也桓王

王平

既灌而往

天子宗廟禮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  
獻禘禮尸未入先奏大韶之樂九變以致其神大司樂  
宮是也他祭然後尸入而行灌禮明堂位云灌用玉瓚  
不先奏樂 大圭鬱尊用黃日是謂君以圭瓚酌黃目之鬱鬯授尸  
灌地夫人以璋瓚酌亞灌也既灌之後則君出迎牲視  
殺而薦腥于堂爲甸踐是三獻四獻乃薦熟于室爲饋食  
是五獻六獻尸食畢而酌之是七獻八獻君與夫賓長  
酌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間有獻祝宗獻賓

論語

十四

獻卿大夫士及餞而禮畢焉  
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馬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  
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畧不足  
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  
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易述疏曰盥與灌通古文作裸  
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則  
裸一事有三節肆者實而陳之裸者將而行之獻者奉  
而進之實以髮裸之陳將以瓚裸之行獻以爵裸之成  
故曰肆獻灌禘行于春夏物未成熟薦禮獨畧故云神  
降薦牲其禮簡畧不足觀也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

曰觀灌禮非常薦為常禮故曰觀盥而不薦吾不欲觀非不欲觀所以明灌禮之特盛與此經灌而不薦同証故虞翻王弼亦皆引以為証孔安國謂魯禘亂昭穆聖人不欲觀失其誼矣

子入太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嚮也每室四戶八窗

論語

十五

戶相對也崇坫康圭為高坫以安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孔子年二十為委吏二十一為乘田吏始入廟助祭謂此時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其其牛牲之互互若屠家格與其盆簋盆以盛血簋受肉籠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皆有職于太廟也然此每事問當是宿齋時若正祭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闕若據說高誘呂氏春秋注孔子入廟每事問是不醜不知不惡不能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

舊注射不主皮謂取其比禮比樂鄭氏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馬氏說

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不勝者降勝者又射禮射者通謂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以禮樂行之者也主皮之射者庶人無射其射張皮而射之無侯謂之主皮不勝者降勝者又射與射禮全別也射用主皮者有二其一四時為祭祀而田田畢取所獲禽獸陳之于澤卿大夫相與射而取之不設侯尙書大傳曰中者雖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向之取也此于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射官揖讓之取也此在大射之前禮射義曰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官是也

論語

十六

其二賓與之明日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於庶一曰和六德之末二曰容即孝六藝之末三曰主皮六藝之末四曰和容六藝之末五曰興舞六藝之末蓋以有德行道藝者已賓與訖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與故用庶人之事也至于習武之射乃射甲草楛質非惟不得為禮射并不得為主皮 凡侯有三種一曰皮侯棲皮為鵠大射用之二曰采侯畫布為五采以為正賓射用之三曰獸侯畫布為獸形以為正燕射鄉射用之禮射中唯大射有皮而不主皮之文在鄉射記故朱子之說于義未通 力役三科即周禮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  
二人是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又于十人中次用其  
一惟田與追胥竭作羨卒亦于羨卒中十人用其一

告朔之餼羊

疏云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  
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禮月令季秋  
之月合諸侯  
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于是  
歲終使諸侯及卿遂之官受此法焉則頒朔在歲終周  
以建亥此云餼羊是用生羊告于廟謂之告朔人君即  
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其日又以禮祭于宗  
廟謂之朝廟見春秋  
文六年周禮謂之朝享見司  
尊彝玉藻曰天子

論語

十七

元冕而朝日子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  
聽朔于太廟鄭注南門之外謂明堂也天子用特牛告  
其帝及其神帝謂五天帝五人帝神謂勾  
芒祝融之屬各隨其時告之配以文王武  
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  
朝于廟左傳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  
民之本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乘時政也何以爲民文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  
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  
獻政以甚矣

社稷

周禮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  
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  
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若松  
栢栗也疏云夏都平陽宜松殷都亳宜栢周都鎬京宜  
栗 郊特牲疏云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  
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  
功配稷祀之其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  
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  
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也上皆  
冒以黃土也 所置之處則王爲羣姓立者在庫門內  
之西白爲立者在籍田之中亡國之社穀梁云以爲廟  
屏戒則在庫門內之東據天子當云庫  
門魯則庫門也其大夫以下所  
置社者皆樹以土地之所宜木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尙  
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  
社惟槐據此則哀公所問民成羣立社之社然周禮大  
社惟槐司徒邦國都鄙田主皆樹所宜木則諸侯以下  
同當是天子大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  
詩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三也其  
社主鄭云用石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向營並壇其門或  
曰在社壇北

論語

十八

三歸

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仲之智可以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爾雅謂之臺注積土四方又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固舊有二臺臺又藏泉布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又曰管仲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因貧而使

論語

十九

一

有三歸則三歸意亦貯藏之所與棧臺鹿臺等矣泉志載布文有齊歸化三字者或三歸所歛之貨歟包注三歸取三姓女本戰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間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鮑彪注婦人謂夫家曰歸仲蓋三取女也漢書地里志身在陪臣而取三歸

樹反坫

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注旅道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出禮緯含文嘉外內謂路門之外內反坫反爵之坫也雜記曰

管仲饗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踞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爾君為好既獻反爵于其上禮君尊于兩楹間君燕群大夫尊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屏謂之樹刻之為雲氣蟲獸于東楹之西鄉論語鄭氏注人君別外內于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于坫上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于坫上于西階上拜主君子東階上答拜賓取爵洗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反虛爵于坫上于東階上拜賓于西階上答拜

論語

二十

一

爾雅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郭璞云小牆當門中則築牆為之然天子疏屏刻為雲氣蟲獸則當以木為之坫孔穎達云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近南禮圖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案其字從土則孔氏說為是

禮經言坫有四其一爾雅坳謂之坫疏云坫者堂角堂之東南隅曰東坫西南隅曰西坫是也西坫見土冠禮上表禮東坫見大射自天子至庶人皆有之其二內則曰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達夾室也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于室作

土玷度食此土之老者度食之玷大夫以上無之其三  
明堂位曰崇玷康圭注為高玷瓦所受圭奠于上此天  
子受諸侯朝饗乃有之諸侯不得用其四則反爵之玷  
兩君相享于廟相燕于寢用之天子饗諸侯亦用之明  
堂位反玷出尊是也君燕卿大夫則膳宰為主人主人  
獻賓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于序端主人復  
取以獻介介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于西楹  
西主人復取以獻賓賓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  
降奠于篚

黃氏日抄云按汲冢周書乃立五官咸有四阿反玷注

論語

二二

云反玷向外室也則反玷非反爵之玷豈兩君之好必  
欲容其儀衛之歟而為此外向之室與據郊特牲以反  
玷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玷與四阿相聯恐均為官  
室僭侈之事

木鐸

鄭氏周禮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  
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周禮小宰帥治官之屬而  
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小司徒  
帥其屬觀教象小司寇帥其屬觀刑象皆以木鐸如小  
宰宮正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

于國中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士師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于朝明堂位曰振木  
鐸于朝天子之政也書允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  
徇于路檀弓執木鐸以徇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月令仲  
春奮木鐸以令兆民

集注以木鐸為得位設教孔安國注則云天將命孔子  
制作法度以號令于天下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天  
子則行而為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為教天將以夫子  
為木鐸非言而為教者歟皆主夫子不得位說按揚子  
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  
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又春秋  
緯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為木鐸制天  
下法則以木鐸為不得位漢儒舊說盡如此

論語

二二

一

四書典故

江都凌曙輯

論語

瑚璉

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集注夏日瑚殷日璉沿舊注之誤三禮圖云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銳下按鄭氏謂方日簋圓日璉則瑚亦圓璉亦方賈公彥謂亦以木為之

論語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集註宰邑長家臣之通號邑長對家臣則公邑之長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稍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為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于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亦遂地舉甸以該稍縣也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為定其餘大夫皆受田于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太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此皆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

論語

為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為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漁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郛曰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四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為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

皇氏義疏曰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

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為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為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有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百乘之家采地方百里見前

束帶立朝

與賓客言上擯之事諸侯及聘賓主介擯皆皮弁服皮弁以白鹿皮為弁素積十五升白布衣以素素衣麕裘以素衣素禪白屨大夫則素帶士則緇帶凡帶不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于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于賓遂相君拜此即孔子為既受玉退負東塾

論語

三

而立此依聘禮言之在廟其諸侯朝會燕饗或在廟或在朝或在殿擯者之位大畧皆然

居蔡山節藻稅

諸侯以龜為寶家不寶龜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二者皆僭禮之事文仲不知禮不得為智也依集注解則為山節藻稅之室以居蔡以大蔡長尺有二寸注鄭天子之寶故亦以天子室居之是諂瀆鬼神也

十室之邑

四井為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有夫有婦然後為室十二家內或有餘夫分授井地故有十室之邑也

論語

四

釜 庾 秉

疏云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杜注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包曰十六斗為庾馬曰十六斛為秉案聘禮記云十斗為斛十六斗曰斂十斂曰秉鄭注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斂者今文斂為逾謂儀禮今文是庾逾斂其數同也 又考上記陶人為庾實二斂厚半寸曆寸鄭注云豆實三而成斂則斂實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疏云庾

有二法小爾正云笵二升二笵爲豆四升四豆爲區  
四區曰釜二釜半謂之庾二釜有半聘禮記十六斗曰  
數數即庾也 如攷工記之注鄭注論語以庾爲二穀  
也二穀二斗四升較釜更少蓋釜之外更益以庾也注  
以庾爲十六斗則易釜以庾不在釜外五秉八十斛爲  
釜一百二十三有奇爲庾五十二斗四升爲庾則三百  
三十三  
庾有奇

管子輕重篇曰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鉅同二十也齊東  
之粟釜十泉則鉅二泉也釜粟百泉而鉅二十釜粟十  
泉而區二泉相差以五倍則五區爲釜也管子注以斗二

論語

五

升八合爲鉅則一釜爲六斗四升

秉亦有二聘禮記十數曰秉此米數也四秉曰筥四百  
秉爲一秬注謂列禾詩彼有遺秉此禾數也說文引周  
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則一秬凡九萬六千  
斤今周禮無此文

九百

孔安國曰九百斗也蓋一月之祿

爨

說文爨穿辟以木爲交憲也任啓運官室考曰室之制  
三面皆墉惟南近東爲戶近西爲爨或以爲北有爨非

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爨詩所謂塞向是也江永曰喪大  
記寢東首于北爨下注云北爨下或爲北墉下土喪禮  
作北墉下此經爨墉兩本具文鄭不破爨爲墉則北墉  
亦有爨案士虞禮祝闔爨戶如食間啓戶啓爨鄉注曰  
爨鄉一名是鄭意以鄉即爨也然北出之向要是名向  
不名爨郊特牲亳社北爨使陰明也惟亳社有之則知  
凡室無此矣喪大記北爨下自是墉字之訛任說是也  
朱葵尊云齊魯之間土牀皆築于南爨下故從爨視之  
朱子曲爲之說不知北俗也按皇侃說已如此非朱子  
之舛

論語

六

出不由戶

出謂出室也凡官室之制外爲堂內爲室室之南壁東  
爲戶西爲爨凡所以通出入者堂前則有門堂後則有  
闌入者以向堂爲至故或可以不由門出者以室爲始  
故不能不由戶

觚

集解馬曰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疏引韓詩說一升  
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  
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觶也不能自適觶  
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

爲其實曰觶觶者餉也考工記梓人爲酒器句一升爲  
三升者非酒器尊者爵其次觶其次角散特牲饋食  
禮用二爵二觶四解一角一散賓長及長兄弟皆加爵  
用觶也燕禮獻用觶獻公用象觶注觶有象骨飾也

集註或曰木簡者太平御覽引此注曰孔子削觶而志  
有所念觶不時爲故曰觶哉觶哉觶小器耳心不專一  
尙不時成况于大事乎案史游急就章曰急就奇觶與  
衆異觶木簡也凡所以書者竹曰簡木曰方觶蓋卽方  
也文選陸士衡文賦或操觶以率爾注觶木之方者以  
其平而言之謂之方以其稜角言之謂之觶然觶之名

論語

七

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所謂觶者當是飲器  
皇氏義疏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觶之用也  
當于爾時用觶酌酒而沉湎無度故王肅曰當時沉湎  
于酒故孔子曰觶不觶言不知禮也觶哉觶哉言用觶  
之失道也

自行束脩以上

束脩童子之贊也曲禮童子委贊而退正義云童子未  
成人不敢與主人抗禮故委奠其贊于地而自退辟其  
贊悉用束脩也故論語云自行束脩以上 吾未嘗無  
誨焉是謂童子也古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

小學二十八大學見尚書大傳朱子云十五入學以於  
而入大學用大戴禮說見于先生故鄭注云自行束脩謂十五以上見後漢書  
庶人之子十三入小學在東脩十脰脯檀弓束脩之問  
里雖故不在束脩之數不出竟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  
之問不行竟中漢書朱邑傳束脩之餽是也韓愈筆解  
引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脩脯集註謂執贊之至薄者  
非是古者用贊有定不得以意爲厚薄也

後漢書鄭均傳束脩安貧劉般傳束脩至行此皆以檢  
束脩飾爲義  
食于有喪者之側

論語

八

皇疏云謂孔子助葬時也爲應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  
色故不飽也故禮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  
禮也

執鞭之士

周禮條狼氏下士六人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  
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朝士中士  
六人率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

在齊聞韶

漢書樂志云樂本性情泆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  
其流風餘烈尙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

後韶樂在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  
為樂之至于斯美之甚也 史記云孔子至齊郭門之  
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  
孔子謂鄒曰趣驅之韶樂方作

按集解引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于此此齊  
皇疏疏曰孔子至齊聞齊君奏韶樂之盛而心為痛傷  
故曰忘味至于一時乃止也何以然齊是無道之君而  
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垂所以可傷慨也故郭象曰傷  
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賈  
卞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時  
忘味何違情之深也按王意自當如皇氏此疏邢疏則  
郭書燕說矣王氏之說不如漢書可從然亦可備一解  
也

### 五十以學易

集解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  
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過皇疏云是時孔子年已  
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

### 禱爾于上下神祇

皇疏引藥肇曰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  
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

川大夫奉宗廟此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下神祇  
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  
祈禱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  
事禱則典禮之言弃金滕之義廢矣

### 三以天下讓

范甯云三讓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  
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因太王病託採藥于吳  
越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  
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  
托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

### 論語

十

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  
季歷主祭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  
為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 吳  
越春秋曰季歷讓國于泰伯而三讓不受論衡云太王  
薨泰伯還王季避世泰伯再遜王季不聽三遜曰吾刑  
餘之人不可為宗廟主王季乃權受之按此二說皆傳  
會不足信

### 邊豆

爾雅木豆謂之豆周禮瓶人為豆實三而成嚴崇尺鄭  
注豆實四升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投執醴授之執鐙鄭



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鑿豆下跗也。禮圖云口員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然則豆者以木為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鑿，中央直者名校，校徑二寸，其實四升，用薦菹醢，醢人掌四豆之實是也。瓦豆謂之登，大雅生民云：于豆于登，毛傳：豆薦菹醢，登盛大羹，冬官旅人為瓦器，而云豆中縣則登亦通謂之豆。少牢饋食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又夏后氏以柶豆，鄭云柶無異物之飾，又周獻豆，鄭云獻疏刻之。竹豆謂之籩，鄭云以竹為之，口有藤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豆宜濕物，籩宜乾物。

論語

十一

籩人掌四籩之實，盛棗栗之屬是也。明堂位薦用雕篚，鄭云籩屬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疏云形似簋，儀禮所用或一豆一籩，或二豆二籩，或四豆四籩，此士大夫之禮也。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之實八，羞豆之實二，此天子之祭禮也。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天子諸侯所用之數也。又聘禮歸饗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賓之禮也。周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賓客之禮也。掌客之豆較多于禮器之數者，禮器之數用數也。掌

客之數陳數也。又經中舉豆數者多而獨不及籩數，蓋豆重而籩輕，觀特牲禮厭祭時薦兩豆及饋食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及主婦亞獻始設籩贊籩祭少牢禮則至賓尸時主婦始取四籩于房設于豆西，觀其先後之序則豆重籩輕可見。

籩豆數圖

一豆一籩

脯 醢

士冠 士昏禮賓 鄉飲鄉射 聘禮禮賓 燕禮

大射禮獻賓獻公獻卿 士喪禮始死 小飲 朝

論語

十二

夕奠 特牲主人獻賓

兩豆兩籩

葵菹 羸醢 栗 脯

士冠再醮 大飲瓠豆兩籩無滕 士虞 獻祝

特牲 主婦致爵于主人

四豆四籩

韭菹 醢醢 葵菹 羸醢

既夕遣奠 少牢饋尸

有豆無籩

士昏禮夫婦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 婦饋舅姑有

苴醢 聘禮歸饗西夾六豆東夾如之 公食大夫  
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 士喪禮朔月奠無籩有  
黍稷當籩位

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王弼曰言爲政之次序也夫喜怒哀樂民之自然應感  
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謠以知民風既見其風  
則損益基焉故曰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  
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  
風風垂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  
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

論語

十三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凡樂始升歌三終次笙入三終次間歌三終次合樂三  
終亂謂合樂也鄭氏云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此誤當云升歌  
清廟合文王諸侯燕享升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羣  
臣及聘問之賓及大夫士之禮皆歌鹿鳴合鄉樂鄉樂  
卽關雎也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坐工  
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  
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芣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曰周南召南

王后國君夫人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  
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  
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夫婦之道生  
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鄉射禮不歌  
不笙不間注云志在于射畧于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  
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大射禮有歌有管而  
不間不合鄉射止合樂而工告備大射不合樂則工不  
告備樂必至合始盛也

論語

十四

又鄭注云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  
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  
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此以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入  
字爲一句以亂爲紊亂之亂又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  
始此以爲治亂之亂故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  
作此魯韓之說漢初諸儒並相承用

蔽冕

鄭注蔽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蓋冕服十二章蔽居其  
末凡冕自十二章以至一章莫不有蔽故以蔽該祭服  
也刑疏以蔽爲蔽膝義亦本鄭按明堂位有虞氏服蔽  
夏后氏山鄭注蔽祭服之韠也玉藻注曰尊祭服具其名耳舜始作  
之以尊祭服蔽或作蔽孔疏有虞氏直以革爲韠未有

異飾夏后氏畫之以山此致美世本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蓋衣服起于黃帝舜始為十二章之衣裳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皞而祭周人冕而祭則夏之冕名收其制與周冕不殊也

溝洫

夏之溝洫不可攷書曰濬畝滄距川則與周制同攷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注溝注上曰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注遂注遂者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注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和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其以出賦稅其治溝也

論語

十五

八尺謂之洫注方十里為成中容一甸甸方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洫注方百里為同同中八十里出田稅此井田之制九夫之法也遂人凡治野緣邊十里治洫此井田之制九夫之法也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此十夫之法不為井田蓋地上之平行者九夫而為溝奇零者十夫而為溝相通皆以十之二治洫治澮夏后氏五十而貢則周之一夫于夏為二夫如匠人則十八夫而為溝于遂人則二十夫而為溝也稻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澮水匠人凡治澮地防厥壅謂之

不行水屬不理孫水之所注謂之不行

射御

五射一曰白矢貫侯而見其鏃之白也二曰參連發一矢而二矢連續也三曰剡注羽高鏃低剡然注去也四曰襄尺臣與君射不得竝立讓君一尺也五曰井儀四矢貫侯形如井也五御一曰鳴和鸞馬動則和鸞應也二曰逐水曲隨水勢曲折而不墜也三曰過君表田獵時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櫜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四曰舞交衢在交衢之中周旋應節也五曰逐禽左逐禽使左當君射也

論語

十六

麻冕

麻冕緇布冠本孔注此緇布冠非冠禮始加之緇布冠乃冕之上覆以木為幹而以緇布衣之故亦謂之緇布冠周禮玉藻謂之延左傳謂之綈冕之所以為冕取其上覆前下後高而名故左傳云冕綈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仰之形故曰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于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漢禮器制度云凡冕以板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上元門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紐小武武上以玉藻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前後遂延深

也前後深是也冕之藻旒有等而麻冕則一顧命玉麻出武冕卿士邦君亦皆麻冕也冕之武冠卷曰武以黑緇爲之旒以采絲繩爲藻紘以組爲之是皆用絲唯冕則用布白虎通麻冕者何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爲之何女紅之始示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皮皮弁用皮法上古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孔子曰麻冕禮也三十升布爲之亦孔注凡布八十縷爲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于二尺二寸中有二千四百縷也朝服布十五升冠倍之故三十升也

拜下

論語

七

臣拜君之禮再拜稽首于堂下君辭之升堂復再拜稽首覲禮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此朝見時之拜也禮記燕義云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在儀禮則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皆然此燕飲時之拜也又非必親見君凡承君命皆同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故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命無

下拜對曰天成不違顛咫尺敢不丁拜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于堂下也登升成拜也拜下者禮之正至其殺則有不下拜故燕禮云坐取大夫所媵解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此拜下正禮公坐奠解答再拜執解與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云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其後受酬媵觚于公皆用此禮至無算爵則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疏云禮彌殺也至公有命徹器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注云小臣辭

論語

六

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其雖非禮殺而君親辭之則未拜而升故燕禮注云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則聞命卽升升乃拜然聞命卽升者在下亦已拜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與也此擯者賓與之辭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注云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于主君之意猶以爲不成疏云主君雖辭賓猶終拜于下盡臣之禮此亦是拜下正禮

鳳鳥河圖

淮南子黃帝治天下鳳皇翔于庭二皇伏義神農鳳至于庭

三代堯舜禹鳳止于門周室鳳至于澤德彌澆所至彌遠

德彌精所至彌近韓詩外傳黃帝即位召天老問之曰

鳳象何如對曰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

身燕頤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

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

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

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

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

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乃致齊于宮

鳳蔽日而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

帝王世紀黃帝坐于元扈有大鳥體被五色三文蓋鳳

也左傳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于鳥正義引連斗

樞云天樞德見則鳳皇翔宋志少昊登帝位有鳳皇之

瑞高辛氏使鼓人拊鞀鼓擊鍾磬鳳皇鼓翼而舞荀子

詩曰鳳皇啾啾其翼若千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

心注逸詩也帝謂堯也堯時鳳皇巢于阿閣書大傳舜

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木國語周之興也鸞鸞鳴于岐山

注鳳皇別名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

句虎通王者德至淵泉則河出龍圖左傳太皞以龍紀

論語

十九

漢百官表注庖犧將興神龍負圖而至河圖挺佐輔曰

黃帝云余夢見兩龍挺白圖授余于河之都天老曰天

其授帝圖乎帝至翠嬀之川大魚拆溜而至乳白圖蘭

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綠圖宋志堯修壇于河洛率舜

等升首山遊河洛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

河圖將來告帝以期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于日曷脊龍

馬啣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

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赤玉爲柙泥以黃金約以青繩

帝乃寫其言藏于東序舜設壇于河黃龍負圖長三十

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禹觀于河有長人出

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成王觀河沉璧榮

光竝出幕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鄭康成曰文王受

洛書命爲天子 乾鑿度曰帝王始起河洛龍馬皆察

其首黑者人正白者地正赤者天正謹其友異生之日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居應其國中以動靜順逆

若甲爲齊乙爲東夷王者起于此國中 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

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

赤亦變爲黑黑變爲黃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古通天乃

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

應先見于河瑞應之至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者皆

論語

二十一

盛氣也君子得衆人之助瑞應先見于陸瑞應之至君子法地地不如龍陸不如河

雅頌各得其所

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雅頌之所有體焉有聲焉有用焉黍離揚水體非雅則不得而降而為風泮水閟宮體非風則可以升于頌七

月一篇以其言男女之正則可為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則可為頌見周禮籥章欲幽推擊土鼓以樂是皆

論語

二

禮也九夏則宜金奏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周語金奏

肆夏繁過渠注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繁過渠皆九夏篇南陔六篇則宜笙

樂飲酒禮鹿鳴之三或為工歌見鄉飲酒禮或為籥詠語

伶蕭詠歌及是聲也天子享元侯升歌頌合大雅諸侯

燕享升歌大雅合小雅其燕羣臣及大夫士之禮皆升

歌小雅而合必以風是用也

匹夫

皇氏疏曰言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惟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四書典故

江都凌曙

宗廟朝廷

宗尊也廟貌也大宗百世不遷故曰宗廟魯用天子禮太廟如天子明堂魯公之廟如文世室武公之廟如武世室亦有七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亦太室案此傳則羣公稱宮武公不得稱世室羣公稱宮人臣早見于君曰朝朝者所以朝也凡朝不屋君臣咸立于廷故曰朝廷天子諸侯皆三朝天子率門諸侯庫門之內曰外朝國有大事詢庶庶之朝也廷有三槐九

論語

一

三

棘小司寇朝士掌焉天子應門諸侯雉門之內曰治朝亦曰內朝對外朝而言每日視朝之朝也宰夫司士掌亦曰外朝對燕朝而言每日視朝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天子諸侯路門之內曰燕朝亦曰內朝王與宗人圖嘉事及每日視朝退而聽政之朝太僕小臣掌焉三朝

依戴震說  
工記圖

朝

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此內朝謂治朝朝服者元冠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

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

南面西上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

揖注云華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視朝之位王入

內朝皆退鄭云天子諸侯其禮同天官宰夫掌治朝之

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叙羣吏之治以

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復之言報也反報于

王夏官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

復逆正王之燕服位聽事訖適小寢釋服之時

江永曰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時是也君出路門

論語

二

三

立于寧君在偏揖羣臣則朝禮畢于是君退適路寢羣

臣至扃府治事處治文書居之是也諸侯亦然如議論

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于內朝退適路寢則君位虛

故有過位升堂之事

上大夫下大夫

周禮太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傳其伍參謂三卿伍謂

五大夫諸侯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司徒下二大夫一

為小司徒一為小宰魯謂太宰左傳羽父請殺司空下

二大夫一為小司空一為小司寇孔子為司寇司馬之

下惟一大夫小司馬也說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

夫分言之則卿為上大夫其大夫則皆為下大夫魯之

上大夫季氏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見昭西

杜洩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叔孫武叔孟懿子也其後

時則季康子孟武伯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

為叔氏有叔老叔弓叔執叔詣叔還皆書于經春秋例

書則亦上大夫孔子時為叔還也下大夫則孔子而外

當為四人滅氏世為大夫其時則滅會子服景伯公父

文伯國策曰文伯毋曰孔子賢人也遂皆為大夫與夫

子同列者也

論語

三

三

介紹而傳命君子于所尊勿敢質敬之至也在賓日介

在主日擯周官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

男三人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上擯

人餘皆承凡傳命之禮諸侯相朝則交擯交擯者主君

傳辭於上擯上擯傳承擯承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

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答辭又從上介而傳

下至末介末介傳末擯相次而上至于主君也傳命則

云揖所與若聘賓則旅擯旅讀為旅擯者但陳列擯介

而不次傳上擯受命于主君出至末擯南賓亦前至末

介北相對而通辭也此言揖所與立是交擯而非旅擯

然諸侯相朝其出則主君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

三辭告辟見周官不得有賓退而擯復命之事則此仍

是聘而非朝矣蓋春秋時大夫強故聘皆用交擯之禮

也趨進及賓退復命皆上擯之事孔子為下大夫揖所

與立左右手是為承擯而有此者聘禮疏云以孔子有

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為相也

然則君召使擯非特召為承擯且使攝上擯也

揖所與立

此交擯也主君在大門內中庭賓在大門外擯者出請

論語

四

三

而賓對謂之再辭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謂之

三辭三辭皆傳命出入三辭既竟乃傳命逆賓公迎賓

于大門內上擯納賓及廟門君揖入立于中庭几筵既

設擯者出請命賓執玉擯者入告辭玉三辭此時又當

傳命時孔子尚在承擯中揖所與立也既三辭納賓賓

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負西塾北面立擯皆入門右負東

塾北面立惟上擯進相君君升堂上擯退立于中庭孔

子攝上擯在入門進相君時始

趨進

賓主既升堂賓致命主君當拜擯者進階西而釋辭



于賓曰子以君命在寡君拜君命之辱遂相公拜公既受玉擯者退負束塾而立江永云擯者從中庭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行緩故必當趨趨進謂此也俗解不知此義謂入門時擯者趨人君迎賓及門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跡半大夫徐趨繼武跡相士徐趨中武跡間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圍豚行玉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又曰圍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又曰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皆是也後章是縮縮如一日疾趨其步不繼有循是徐趨

### 論語

#### 五

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也而手足無移不得邪動又曰端行頤雷如矢弁行刻刻起屨此趨進是疾趨也

### 賓退復命

凡聘禮先聘君次享君次聘夫人享夫人次賓介私覲畢擯者出請事實告畢擯者入告皆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北面將揖而出介在其右西上承擯紹擯亦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傳君命問君賓對公再拜又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問勞皆上賓出公再拜送賓趨辟君命上擯送

賓出賓請有事于大夫上擯反命公禮辭許上擯反告賓不顧君反路寢皆聘禮經注之文

趨進及賓退復命非惟將幣時有之饗食之禮亦然公食大夫禮食聘賓也始賓升擯者在中庭釋辭相拜公退于廂擯者退負束塾而立及公將佈幣擯者進相幣是趨進也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云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

### 八公門

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曰華應路諸侯曰庫雉路魯用天子之禮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

### 論語

#### 六

制高大與天子等也考工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高一丈戴震云謂宮隅之制七雉戴云是皋門之雉路門應門之崇也宮隅之制七雉戴云是皋門之雉崇也皋門有雉言高也又曰廟門容大廟七個注高鼎鉉大廟長三闊他門又曰廟門容大廟七個注高鼎鉉大廟長三闊他門門容小廟三個注小廟長二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注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丈三尺不容者廟門應門二徹三個注二徹乃容之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應門二徹三個注二徹二丈四尺此天子之門制魯公門亦然禮記云天子諸侯臺門郊特牲疏云兩邊起土公羊傳曰設兩觀天子之制何休注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鄭康成周禮注以闕即象魏孔以闕與觀臺門為一魯之兩觀在雉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

宗廟在雉門內故禮運孔子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也臺門之制唯在雉門若路門有內外塾不得為臺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凡門兩邊立長木謂之楨中央豎短木謂之闕門以向堂為中東為闕右西為闕左曲禮孔疏說或謂人以東為右出以西為右者非東西各有中出入之法賓由闕左主由闕右或謂常擗右扉非是臣統于君故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也聘賓公事自闕西賓禮也私事自闕東自比于臣也此中門謂闕右之中謂凡尊者出入皆中門非尊者皆稍偏近闕故玉藻云賓人不中門謂聘賓注云辟尊者所從也

論語

七

三

云稍東近闕實公事自闕西故曰稍東近闕由此可見出入者竝不得中門則立可類推曲禮為人子者立不中門疏云楨闕之間尊者所行故不得當之然則不中門者辟尊者所行或曰謂人君多立中門而見人故中門為君位非也此章言朝儀以下文過位觀之則此門當為庫雉立者夫子從大夫後待三卿至乃從入耳爾雅秩謂之闕說文秩作楨限也繫傳云所以為限闕曲禮不踐闕士大夫出入君門之恒禮也論語疏不履闕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竝為不敬闕闕右之闕

過位

此君之虛位謂治朝揖諸臣之位也朝禮畢君退適路寢聽政故位虛人臣有所白于君乃入內朝小臣所謂羣臣之復逆是也由治朝入路門則必過君之位此依鄭注

考圖

鄭注論語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則以此位為內朝廷中之位燕禮在路寢卿大夫入門右同北面公揖之卿轉而西而大夫少仍北面故爾雅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曲禮下卿位疏云路門內門東北面位君出過之而下車入則未至而下車皆是也過位如此解乃與下復其位相合

論語

八

三

升堂

三朝惟路寢有堂其高則魯七命堂高七尺階七等凡入內朝之禮當如燕禮之儀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適卿適近也揖而近之卿西面北上適大夫大夫皆少進君升然後命之升其升則西階也此正朝也若燕見于君則士相見禮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謂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亦或命坐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燕見在路寢堂也此章之義亦得包之

沒階趨進 復其位

入必先居門右北面之位故出亦必復門右北面之位  
俟羣臣出乃出降山西階至中庭乃東向復位進者進  
于位也其時君在阼階上東向則面君故又曰進而不  
敢不趨也音義以進為衍文未思位及堂塗之所在耳  
此趨進是疾趨

執圭

注云圭諸侯命圭誤也命圭以朝不以聘聘圭謂之瑑  
圭于男則用瑑璧但刻為圻鄂瑑起而無桓信躬穀蒲  
之文皆降其命圭一等上公之臣執瑑圭八寸侯伯之

論語

九

三

瑑圭六寸子男瑑璧四寸皆有纁纁者以木板如圭以  
韋衣之上元下纁以下藉圭而畫采于其側畫采于側  
戴東周說  
別有五采組為繫束之而垂其繫以為飾則曰垂纁屈  
此繫而執之則曰屈纁此儀禮  
周禮春官典瑞云瑑  
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  
二采朱纁也以頰聘圭以聘君  
璋以聘夫  
人璧琮 攷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頰聘  
以享 據上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也九寸纁三采六  
等朱白蒼朱白蒼一為再就  
六等為再就問諸侯朱綠纁八寸亦  
據  
上公言朱 綠二采也 皆元纁繫長尺紉組五采  
日絢是也

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北面賈人西面坐起積取圭垂纁

不起而授宰上宰執圭屈纁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纁以

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此隨行  
之賈人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束帛加琮皆知初遂

行人竟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介北面賈人北面

坐執圭遂執展之上介視之退復位展璧琮亦如之及

將幣賓皮弁公亦皮弁擯者納賓賓入門左及廟門公

揖入立于中庭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

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賈

賓執圭擯者辭玉納賓賓入門左公事自  
闕西三揖三讓

升西階西東面賓致命公當楣再拜側襲受玉于中堂

與東楹之閒側特也無  
贊之者賓降公側授宰玉褻降立玉褻  
日服

聘禮記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白莊  
盛也升堂讓

謂舉手 下衡也將授志趨志滄念也  
謂密行步授如爭承如與人爭接  
取物恐失降下

如送下堂加君還而後退君迴還賓  
退出廟門下階發氣恰焉發  
氣

也含息再三舉足又趨自安定  
及門正焉復趨又曰執享

后琮以錦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

人子男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至聘于天子諸侯用

瑑玉減二寸然則魯侯爵聘于天子諸侯享用璧以帛

享王后夫人皆琮以瑑瑑琮皆六寸也聘禮記曰凡

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北面賈人西面坐起積取圭垂纁

庭實皮馬相間可也問代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

注云貨謂玉也君子于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

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于貨傷敗其為德幣謂束帛也

受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

信美之則是主于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

聘禮記曰及享發氣馬盈容衆介北面踰焉踰容貌舒揚

私覲

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馬為庭實入門右私事自北面奠

幣再拜稽首見也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牽馬以從

將還擯者請受請以客賓禮辭聽命馬入設賓奉幣入

論語

十一

門生謂公揖讓如初升公再拜賓退振幣進授士受

馬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再拜

稽首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介皆私覲畢擯者

送實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曲禮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凡執主器執

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

曳踵士相見禮曰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執

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聘之圭璋禮畢則還之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

皮弁襲堂下聽命升自西階南面受玉降授上介又還  
如初使者歸反命于朝使者執圭再纁上介執璋屈纁  
北面反命

享禮

聘禮既受圭賓降出擯者出請賓揚奉束帛加璧享庭

實人設或以馬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公再拜受

幣賓出公側授宰幣聘于夫人用璋在享君之後享用

琮如初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此後公禮賓集注用

圭璧本鄭氏乃概言享禮所用其實魯聘諸侯享用璧

琮不得用圭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

論語

十二

帛琮璋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

用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圭璋特達馬皮皆庭寔侯伯子男享天子

璧以帛記曰私覲愉愉焉容貌出如舒雁儀自然而有

行列覲用束錦乘馬皆公家之幣對享禮則為私耳聘禮記

曰私覲賓若私獻將命可知覲之後更有私獻而覲非

聘賓之私禮矣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江曰

謂從若朝鄰國而行私覲為非禮非謂當時大夫僭于

邦君有庭實旅百如享禮也

紺緌飾

飾謂緣之禮謂之純冠裳皆有之在冠則純梁之兩  
邊見世在衣則純領及袂口深衣緣袂口在裳則純其  
幅及下士喪禮注飾裳在幅日紳在下日緇深衣則又純其邊外衿之邊  
凡衣裳之純皆廣寸半表裏共三寸惟領飾及曲袷廣  
二寸深衣集注但言領緣未備也曲禮曰為人子者父  
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曰具父  
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  
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袷二寸注袷曲士喪禮祿衣  
注云黑衣裳赤緣又明衣裳縗縗注縗今紅也紅是  
衣皆用之未必明矣告然縗純此所用之色也

論語

三

三

爾雅一染謂之縗再染謂之窳三染謂之縗考工記三  
人為縗五入為緇七入為緇鄭云四入為朱六入為元  
賈疏以縗入赤汁則四入為朱以縗入黑汁則四入為  
緇更入黑汁則為緇矣緇緇相類之物鄭司農注周禮  
緇者子不據此則知緇緇皆赤黑之間色不以爲飾者  
亦以其非正色耳齋衣元冠元端孔云緇齋服是誤以  
緇爲元矣練衣縗緣孔云縗飾練是誤以緇爲縗矣

紅紫 褻服

玉藻衣正色裳間色注謂冕服元上纁下疏元是天色  
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間故爲間五方間色緣紅碧

紫駢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緣是東方間木剋土故緣色  
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火剋金故紅色赤白  
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金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  
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水剋火故紫色黑赤也黃是中  
央正駢黃是中央間土剋水故駢黃之色黃黑也四方  
各有定位惟土寄于火故地之色赤黃以五色言之爲  
間六色言之則正也間色皆相剋所以不正纁則火生  
土非紅紫之類爾雅注縗今之紅也三年之喪練服之  
飾用之所謂練冠縗緣也詩縗衣茹蘆箋云茅蒐染巾  
也謂蘆茅蒐也此亦近紅庶人之妻以爲巾玉藻曰元

論語

西

三

冠紫綵自魯桓公始也注以爲僭宋王者之後服紅紫  
所用如此無以爲服者惟春秋傳衛渾良父紫衣狐裘  
太子數以三罪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蓋春秋時  
所向非正也管子云桓公好服紫齊人向之五素而  
褻服私居服亦公會之服深衣以下是也玉藻曰纁爲  
蘭縗爲袍注衣有著之異名襪爲綱帛爲襪注綱有衣  
而無者皆褻服也又所以表袍者爲祿衣注黑衣皆  
衣裳相連爲之

衿絺綌必表而出之

集解必表而出之加上衣集註先著裏衣二說不同其

實皆是而皆夫盡。古人之服絺綌與服裘同皆先著  
親身之衣最近身者曰澤親身衣上冬則加裘夏則加  
絺綌春秋則加袷褶又其上加襦衣中襦衣之上加  
正服此聘禮賈 紵絺綌者未有無裏衣亦未有無上衣  
者也然此與下節並是論襦衣表而出之者謂以襦衣  
表絺綌而著其色如絺綌黑則加緇衣絺綌白則加素  
衣表裏相稱故曰出之邢疏云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  
是以文義 玉藻振注謂 紵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  
不可通 可知紵絺綌與表裘一例皆謂不加襦衣也

論語

五

三

古人服有楊葉凡裘葛之上加襦衣襦衣之上加正服  
襦者開正服之前衿袒出左袖而露其襦衣以正服之  
左裏插諸前衿之右也亦曰禮襦故聘禮記云襦者免  
上衣見楊衣凡禮襦者左也若拵其正服襦衣不見則  
謂之襲也楊衣即中衣惟賈氏儀禮疏說楊葉爲是若  
葛之內有 凡襦衣必與裘葛同色裘葛又與正服同色  
江曰古人服制衣與冠同色欲其上體稱也屨與裳同  
色欲其下體稱也帶亦象衣此末 鞞亦象裳故襦衣必  
象上服使內外稱

玉藻曰裘之襦也見美也君在則襦盡飾也服之襲也

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禮襲無事則襦謂已致弗敢充  
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襦又曰犬羊之裘不  
襦不文飾也不襦蓋古人行禮至盛則以襲爲敬不盛  
則以襦爲敬至于燕居不文飾則襲而不襦內則在父  
母舅姑之所非敬事不敢袒襦是也凡經言易表主于  
裘其實絺綌亦然

緇衣羔裘

緇衣緇布衣緇衣羔裘則上服朝服及元端也朝服者  
元衣素裳諸侯日視朝君臣同服之大夫以爲祭服元  
端者元衣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諸侯之臣夕于君  
及大夫視私朝之服士以爲祭服儀禮注士 朝服元端

論語

六

三

皆以十五升布爲之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襦之飾袖  
也凡裘君用純臣下之故袖飾異皮詩羔 羔裘豹飾是也夫子之裘當是豹飾  
朝服之上有爵弁服大夫則有元冕服玉藻曰君子狐  
青裘豹袖元緇衣以襦之注云君子士大夫也蓋元衣  
之裘元衣謂元冕服及爵弁服皆元衣纁裳也然則夫  
子宜有元緇衣狐青裘論語不言文不備也

素衣麤裘

素衣白布衣素衣麤裘上履皮弁也皮弁服者十五升  
布衣績素以爲裳諸侯視朔君臣同服之天子視 又聘

應君臣皆皮子服子諸侯

皮弁服之裘狐白褻以素錦衣大夫衣青豸袖而

褻素衣王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褻之注以為上加皮

弁服也又曰鹿裘青豸袖絞衣以褻之注絞蒼黃之色

疏家以為誤也勝禮疏以為視則君臣同素衣勝則君素衣臣絞衣亦非是

黃衣狐裘

王藻狐裘黃衣以褻之注黃衣大蜡時蠟先祖之服也

周之禮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謂之蜡其祭

皮弁素服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既蜡

則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月令孟冬之文孟冬周十二月其上文大割

謂之公社及謂之臘亦謂之息民其服黃衣黃冠故郊門即蜡也

特牲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

也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

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又詩羔羊疏云兵事鞞韋

服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是也

則黃衣狐裘又為兵事鞞韋之裘鞞韋服者周官謂之

韋弁服以鞞韋為弁鞞亦黃之謂也又以為衣裳春秋傳為鞞

韋之跗注兵事君臣同服也黃衣狐裘必兼二者方備

短右袂

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屬幅者幅廣二尺二寸屬而連于衣不去

其與身正方衣身以二幅布各長二尺二寸廣亦二尺二寸又加緣寸半為

二尺三寸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謂之及肘謂肘以前反

謂之得尺二寸王藻曰長中繼拚尺謂長衣中衣又繼

深衣之袂拚一尺此袂之定制也短右袂者蓋無反謂

之尺二寸

裘裘 狐貉

江云裘裘即狐貉之裘王藻犬羊之裘不褻注謂庶人

無文飾犬羊為庶人之裘則君子所服惟宜狐貉而已

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裘裘異裘裘長則禮服

之裘宜短以其行禮升降上下長則不便也裘裘之外

當服深衣深衣即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褻則襲裘

亦不褻也襲裘之外服深衣又禮記袍必有表祿衣所

以表袍者既以表袍則亦得以襲深衣又云表裘不入

公門則襲裘亦必有表之者表裘外衣也古者服裘皆向外不加褻襲為表裘

寢衣

孔注今之被也經傳被皆曰衾無名寢衣者

非帷裳必殺之

冕弁服朝服元端皆殊衣裳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幅廣

二尺二寸每削一寸以為縫則下齊其要中

為裳積無數使其長得下齊之世

其非

帷裳則連衣裳為之其幅十有二前後各六中四幅各廣九寸去前兩旁為衽使上銳而下廣一尺八寸合十

二幅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而要中七尺二寸要中上屬于衣之處故深衣曰要縫半下玉藻曰深衣三袂袂口凡袂尺四寸三之七尺二縫齊倍要也殺者殺其當旁之衽非

幅幅殺之非帷裳之衣深衣一也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中衣即湯衣二也緇衣素衣之屬祿衣三也黑色而赤緣所以表袍又在喪服則長衣如深衣而純以素其

外則袍滿袷褶緇給皆同深衣之制 深衣曰古者深衣短無見膚長無使上續衽在旁兩鉤邊右旁別為曲衽相連

衣短無見膚長無使上續衽在旁兩鉤邊右旁別為曲衽相連

衣短無見膚長無使上續衽在旁兩鉤邊右旁別為曲衽相連

衣短無見膚長無使上續衽在旁兩鉤邊右旁別為曲衽相連

衣短無見膚長無使上續衽在旁兩鉤邊右旁別為曲衽相連

衣短無見膚長無使上續衽在旁兩鉤邊右旁別為曲衽相連

衣短無見膚長無使上續衽在旁兩鉤邊右旁別為曲衽相連

衣短無見膚長無使上續衽在旁兩鉤邊右旁別為曲衽相連

衣短無見膚長無使上續衽在旁兩鉤邊右旁別為曲衽相連

其禮江云告朔之後當視朝孔子致仕後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朝者異于在位之臣也是時魯君未必視朔即視朔亦惟從視朝江以文公以後視朝致仕老臣不盡廢或行或否耳可不朝吉月必朝者一月更新不忘君也

明衣 士喪禮記曰明衣裳用幕布帷幕之布袂屬幅幅二尺二寸縫謂之長下膝注云長下膝又有有前後裳亦前三不

明衣生人之明衣常同制江慎修云他衣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為齊制之歟孔云以布為沐浴衣亦是

凡齊服元端尚荒有所禱請而齊則素端司服曰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是也周禮注以為士齊服元端素端大

郊特牲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謂服元端齊變食遷坐注疏說不多食以上皆言齊時其尋常未必然

莊子曰不飲酒不茹葷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集注之文出于彼又荀子云端衣元裳冕而乘輅者志不在于

食葷天子元冕而齊故曰冕而乘輅董謂享菜也變食不立于此周官膳夫正齊曰三舉亦可注曰齊必三則變食者謂

膳夫正齊曰三舉亦可注曰齊必三則變食者謂

膳夫正齊曰三舉亦可注曰齊必三則變食者謂

膳夫正齊曰三舉亦可注曰齊必三則變食者謂

膳夫正齊曰三舉亦可注曰齊必三則變食者謂



盛饗也。一舉太牢。禮記曰

曰俊仁齊則

每食一太牢君子敬其事則成。俊餘也。國語

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天子之變食或特牲

而不俊餘焉。玉府王齊則其食。鄭司農云王齊則食

水氣牲牢為天產也祭義曰致齊于內散齊于外內者

內寢外者外寢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

居于內此齊之所居也凡居于室尊者恒居奧為人子

者居不主奧不敢當尊也遷坐者蓋不居奧如侍親也

食

凡常食黍稷以爲盛之。大夫以上加稻梁天子又

論語

三

禮記曰凡王之饋禮食少牢者四簋太牢者六簋

食用六穀是也。大夫也。太牢黍稷六簋又加

二簋稻梁。天子大夫食禮八簋。若燕食則亦不定周官

食醫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

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疏君子大夫以上

也。又內則曰飯黍稷稻梁白黍黃梁稻稷。稻熟稷

大雅曰彼疏斯稗箋云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稗九鑿

入侍御七疏云九章米粟法云粟五十糲米三十稗二

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

米精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說

以糲米一斛在九斗曰。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元山之

膾

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苴野豕爲

軒皆聶而不切膾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

若薤實之醢以柔之注云聶之言聶也先藿菜切之

復報切之。疏云謂先聶爲大聶。此軒辟雞宛脾皆苴類

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藿菜流之殺肉及腥氣也內則大

夫燕食有膾無肺有肺無膾

不時不食

論語

三

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禮自天子至士一日皆三時

而後諸侯朝服以食夕祭牢肉。食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

互舉之皆朝夕日中三食也。不得其醬

醬者醢醢之總名周禮有五齏。目本脾析屋七醢。醢麋

醢七菹。菁菹芣菹。三醢。麋鹿醢。人醢。人掌之皆豆實也

醬有以和食者內則曰馮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醢醢醬

三牲和用醢是也。有以配食者內則曰服修。蚘醢脯羹

兔醢麋魚醢魚膾芥醬。麋醢醢醬。膾春用葱秋用芥

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蠶是也。周禮所言皆配

食之醬

凡其醬為主故玉藻曰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曲禮曰獻熟食者操醬齊進食則醢醬處內公食大夫  
禮公親設醢醬注云饌本也醬有三種案公食禮席前  
設醢醬是為食主食正饌牲牢用之其左則菹醢六豆  
是謂庶饌食稻梁用之其右則加豆有炙有醢有膾有  
醢故膾皆以醢配之炙則否禮記曰凡炙無醬注云已  
有鹹和也公食十六豆芥醬配魚膾魚皆用醢凡禮食皆略同

祭肉 饋祭肉

曲禮曰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若  
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俎

論語

三三

三三

下大夫祭少牢羊豕各分二十一體前脰骨三肩臂膈後脰骨三脾膈  
左右體為十二脊三正脊脰脊橫脊左右脊各三代脊長脊短脊各二十一升右脾去脾凡  
十一體脊脊皆二骨以並魚十有五皆升腊用麋一純用全  
分為十八體脊三合為一脾不升凡十七其左脾  
以為主人主婦以下之俎 尸俎盛于斯俎以歸尸羊  
豕盡盛十一體惟釋脊脊各一骨魚盛七個腊盛右脾  
脊九體所釋羊豕脊脊六骨及魚三個腊左脊三骨為  
陽厭之俎下大夫不賓其魚四個腊左五體為祝主  
人主婦之俎主人魚一腊臂主婦魚一腊膾祝魚一腊  
豕左所用則主人俎用臂主婦用羊膾長賓用羊骼長

兄弟用肩折祝主人主婦皆有脊脊折祝長兄弟有脊  
其餘若佐食則折衆賓及兄弟內賓私人皆脊折者折  
骨骨則升股股此皆祭俎尸及賓則使人歸之臣則  
自徹其俎不在頌賜之數其用所餘則以頌賜或饋朋  
友

饋祭肉之禮少儀為人祭曰致福為人祭而饋為已祭  
而致膳于君子曰膳耐練曰告耐陳祭肉于君子凡膳告于君子主  
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其禮  
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膾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  
饋家則以豕左肩五個

論語

四

三

疏食菜羹瓜祭

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注云玉藻君賜之食而君  
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二曰衍祭注云衍當為延  
曲禮主人延客祭是也三日炮祭注云炮當為包猶兼  
也兼取物而有司徹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  
尸受兼祭于豆祭也四曰周祭注曰周猶徧也徹之序  
徧祭之是也五日振祭六曰搗祭注曰振祭搗祭本同  
不食者搗則祭之特牲少牢未食之前以將食者既  
搗必振乃祭也持性少牢尸取肝搗于豆祭七日絕  
祭一曰絕祭注云絕祭線祭亦入同禮多祭之以手

本籍之至于未乃絕禮略者絕則祭之不備其本直絕以祭見鄉飲酒禮 禮略者絕則祭之肺祭見鄉射禮 九曰其祭注云其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 明望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古人凡食皆祭餘餘亦然曲禮餘餘不祭父不祭子夫餘方不祭其餘皆祭 賓主之禮惟水漿不祭臣于君則亦祭之玉華 惟水漿不祭若祭房已保卑注謂金手敵禮之人祭水漿為大厭降也公食大夫禮則賓祭

玉藻瓜祭上環瓠曰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斷則有上下環上環是定間下環是脫華處也祭瓜與祭他食不同又是菜屬故與蔬食菜羹通言之孔注三

物雖薄祭之必敬是也

席

禮器大夫之席再重再重者兩重也先設者為筵加者為席依公食禮筵繙布純加崔席元帛純也席之廣皆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曲禮曰席間函丈文王世子曰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三席則函丈也函猶其容也 長則有二種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丈六以左右饌故用長席筵燕坐羣居亦用之曲禮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疏云此以蒲筵常故得容四人也其尋席皆長八尺公食禮崔席尋是也蒲筵亦有短者不必皆常 席有首尾謂之

上下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凡升山下降山上也席不正為失其面鄉或錯上下及食坐而不盡前講席而不雨丈皆

其將坐而正者所以為禮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

鄉人飲酒

鄉飲酒之禮有四一則賓興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鄉射禮是四則黨正蜡祭飲酒鄉飲酒義中言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五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黨正飲

酒正齒位之事皆鄉中禮飲鄉黨所記則鄉人有時聚會飲酒耳 鄉飲酒之禮賓出奏咳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則賓出而皆出無容先後賓興以賢者為賓正齒位以老者為賓 此云

夫子杖者出斯出矣則他人有不出者故知非禮飲禮器周禮其猶釀與注合錢飲酒為釀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合國釀周禮族師注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釀族師春秋祭釀 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引釀為人災害之神也 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引釀為說亦釀之類又詩瓠葉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義也酒訖成先與父兄室人烹瓠葉而飲之乃依士禮立賓

主獻酬此鄉人飲酒之屬

鄉人饗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云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昂有大陰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氣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亦隨而出行疏云難陽氣是君象諸侯

論語

二七

三

以下不得難陽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此難難陰氣者也難陰始于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于四方之門疏云言大者以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曰大難鄉人饗即季冬大難夏官方相氏在天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日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儻以索室毆疫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儻毆疫郊特牲曰鄉人饗索室毆疫逐厲鬼也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疏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

依神論語孔注亦同此當為正解集注前一說則以朝服為對君之服重先王之禮也

君賜食

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饗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好賜王所善而賜之此賜食謂好賜也家語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此賜生也按君賜腥不見于經聘禮致飧任一牢腥一牢歸饗饋任一牢腥二牢饋二牢任饗食也饋生牲也記曰賜饗惟羹任筮一尸如饋食之禮饋器于大夫豚肉及廋車廋人掌馬車中車無不備及注云腥不祭與此異蓋彼為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薦任此尋常小賜禮饗食非牢故不祭腥或牲故祭不同也

論語

二八

三

侍食於君

凡君與臣正禮食公食大夫禮是也公退于廂不共食其小小禮食則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其或君不客之則非禮食二者皆謂之侍食客之者臣得祭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不客之者臣不祭君之客已與不客已見于膳宰之嘗羞不嘗羞膳宰不在則是君客之若有膳宰嘗羞則是非客之故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嘗羞者嘗已前之膳若君食又曰若有嘗羞者在也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祭不

嘗飯飲而俟士相見禮曰君若賜之食則君祭先飯注  
其祭食示為備嘗膳注謂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  
云此謂君與之禮食疏小疏云此即玉藻君客之不  
云客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以膳宰不在故知又曰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注將食進食謂膳宰  
嘗與玉藻正同鄉黨此文與士相見禮文合其為君客  
之可知但據玉藻則命祭之後乃嘗羞按此鄭注云於  
君祭則先飯矣蓋君祭之後乃命臣祭凡敵客則先祭  
祭于君祭之時則已先飯不欲當君之客也君祭辨則  
嘗羞亦辨上相見禮注食其祭君命之祭然後祭也玉

論語  
二九  
先說祭故進在前耳邢疏以此不言祭為君不客之  
非也若不客之則膳宰嘗羞當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得  
先飯矣

負版  
秋官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男八月生齒  
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女七月生齒  
亦可孟冬祀司民星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  
而進退之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  
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以下  
其死生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即小及孟冬祀司

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  
貳之以贊王治天府主祖廟之藏者三官以貳佐王  
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綏

君升有二綏一曰良綏君升所用一曰散綏亦曰貳綏  
僕石升所用皆繫于車少儀曰執君之乘車則坐注執  
在中坐示不行也僕者右帶劍注君在左負良綏申之  
而拖諸帶注前也帶覆苓也負之由左肩以散綏升  
執轡然後步行曲禮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  
駕僕展於效駕觀說已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  
跪乘即少儀云乃步君出就車  
儀之坐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云乃步君出就車

論語

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左右謂羣臣此君升車之禮  
也王升車履乘石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注王所履上  
車之石是也大夫以下之車則惟一綏升車則僕人授  
少儀曰僕于君子升下則授綏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  
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授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  
僕之手不然則白下拘之由僕手

車中不內顧

曲禮曰車上不廣欬注若為自矜不妄指注為立視五  
儀六寸徑一圍三疏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  
九尺注為掩在後疏過式視馬尾注小顧不過轂注為掩在後疏過

包注云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輪較前視不過  
衡軛與禮五衛不同疏云禮  
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

論語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相之者大夫士說者或以為天子之宗廟會同相之者諸侯非也諸侯宗廟之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禘祭魯則又有及追享廟之主以事而有朝享朝廟是也春官大宗伯職以賓禮親所祿請 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般見曰同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每方分或為四分

論語

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

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朝宗受費于朝受享于廟覲遇于廟更遞而徧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將征東方則東方諸侯皆來朝也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般同者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蓋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般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又大行人職曰春朝諸侯而圖天子之事秋覲以此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般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者皆見于主之事其諸侯相會則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

曰遇相見于郕地曰會會同及及大行人曰凡諸侯之

邦交世相朝也注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皆

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

而就修之是也言會同舉其大者則其他該之矣宗廟

之相在天子則周禮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疏云未至之時詔告

之及其行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禮肆師相治小禮則

小相者小宗伯肆師之屬諸侯無大宗伯司馬兼之小

宗伯為士則大相宜司馬小宗伯以下為小相也諸侯

有宗人其為會同之相即擯介邢疏云謙不敢為上擯

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集注

論語

端元端服章甫禮冠非是宗廟之事諸侯及卿大夫助

祭者皆元冕士爵弁玉藻曰諸侯元冕以祭又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士弁而祭于公會同之事朝于王則裨冕相者亦冕弁裨冕見王見親禮事君臣皆同服諸侯相朝則皮弁相者亦皮弁見禮元故知冕弁也諸侯相朝則皮弁相者亦皮弁見禮元端章甫豈其服乎案鄭注曰衣元端衣正幅曰端對深色元故亦曰元端冠章甫周曰委貌殷曰諸侯曰視朝非朝元端之衣冠章甫章甫即元冠也諸侯曰視朝之服元衣素裳謂之朝服蓋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人見如此人文法互視朝之相依周禮太宰贊聽治是太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諸侯畧同

徹

鄭注云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  
鄭注考工記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  
國用穀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  
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周之畿  
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  
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一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  
鄭意邦國兼畿內采地言是王畿內外異法故云邦國  
亦內外異法然如此則邦國亦不盡用助

論語

三

四

通貢助之法通內外之地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又  
曰為天下之通法其說足以彌縫遂人匠人之異又以  
傳合孟子之語可謂善于持論張南軒袁明善皆本其  
說以兼貢助為徹然竊意既別法為徹當自有制度假  
仍用貢助何取空立徹名又周禮雖有井授不聞公田  
乃知鄭所謂通是通貢稅兩法之意非用貢助兩法之  
制稼人職曰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所謂斂法  
蓋印徹法矣貢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此則通豐凶計之  
助分公私此則通君民計之也

何休公羊注云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

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

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

家而九頃共為一井井一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費人也

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

洩地氣井多則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鑿井于

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

井邊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

五穀還廬舍種桑柘扶以種雜菜畜五母雞二母豕瓜菓

種麻呼女上蠶織老者得食肉焉衣帛焉死者得葬焉

多于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此孟子之餘夫年廿六者

論語

四

四

周禮餘夫亦受田百畝謂其父兄已受田則為餘夫亦夫婦具者十井共出兵車一乘

此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

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墾不

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

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井八

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為父老

其有辨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吏民春夏

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

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

畢人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



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廂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畜三十年耕餘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周公劉徹田為糧始有徼法公劉鄭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徼至宣王

論語

五

四

時封申伯詩云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平淮夷詩云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是亦用徼法也

片言章

片言孔注云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宿諾何注云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不豫諾此解勝集注偏言即呂刑所謂單辭又一

冉子退朝

卿大夫之家惟一朝謂之內朝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入見曰天子諸侯

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藏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韋昭注合官職于外朝君之公朝也合家事于內朝家朝也是大夫無內外朝陳用之誤會國語謂卿以下有二朝非也此四書釋地之說

宗族

白虎通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無

論語

六

四

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皆為小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諸侯奪宗大夫不得奪宗何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族者奏也聚也謂思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為同姓今文夏侯歐陽說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

適人者與其子孫為一族已女曰弟弟適人者與其子  
為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  
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  
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  
族鄭康成駁五經異義從古尙書說白虎通從今文說  
又畧異

南人

鄭注不可以作巫醫云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注不  
占而已矣云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禮  
記緇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龜策  
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鄭注正用此義孔疏云南人殷  
掌卜之人

論語

七

四

周禮春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  
士四人天官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  
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獸醫下士四人男巫職  
曰春招彈以除疾病招招福也彈讀為女巫掌歲時祓  
除糞浴祓除如三月上巳如水上之是巫之治人疾病  
之事醫師職云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  
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疾醫職云以五味醴酒節蜜五  
穀麻黍稷五藥草木虫養其病注云其治合之齊以五

氣肺氣熱心氣次之肝五聲言語官商五色面貌青黃  
眦其死生注云審用此者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  
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能專是者其唯秦

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憊貳者而又能齊  
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  
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現在女  
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楊泉物  
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  
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  
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  
命吉凶之數處虛寔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微

論語

八

四

恒九三爻王弼注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  
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恒而分無  
所定無恒者也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究詰故或承  
之羞中不在體謂三陽似  
桓公九合諸侯

國語云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云兵車之會三  
乘車之會六雖與九合數同而與不以兵車悖不可為  
據唯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

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范注云衣裳之會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程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左作首止七年會寧母九年會蔡邱兵車之會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邱十六年會淮此四會傳皆云兵車之會也故注推其外皆為衣裳之會又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在僖公十二年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貫與陽穀皆有江人黃人可知此二會非管仲意不得為管仲之力除此二會則衣裳之會九正合九合之數然范數衣裳自莊十三年會北杏始然北杏之會經于諸侯皆稱人傳以為桓非受命之伯諸侯將以事授之故疑之曰可矣乎是此時桓未成伯也其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劫齊侯公羊傳曰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鄆三後年又會鄆皆謀推齊為伯又後年同盟于幽經書同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穀梁傳曰是而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故鄭康成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蔡邱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九合始莊十四年會

論語

九

四

鄆以至葵邱依范注止有八劉炫以為兵車之會唯有三洮亦衣裳之會穀梁傳誤其說為起蓋齊桓之合諸侯以葵邱爲限葵邱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邱以後皆兵車管仲死也葵邱爲桓之極盛于是有驕矜之志傳曰震而驚之叛者九國爲桓之始衰洮之會在寧母之後葵邱之前正九合之數也 伐鄭數九合莊十四年會于鄆左傳宋服改也十五年會于鄆二始伯也十六年同盟于幽三左云鄭成也穀也穀齊侯也穀元年會程五左謀救也七年會寧母七左謀鄭也八年會洮八左謀王也九年會葵邱九左尋盟且修好禮也論語疏云依穀十一會去北杏與陽穀爲九非也

論語

十

四

作者七人

包注云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爲避世者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接輿疏云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世者荷蕢狂接輿辟言者七當作十字之誤也宋人有爲新說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皆制作而不述乎人也作如述而不作之作

厲揭

爾雅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舉衣也以衣涉水曰厲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詩疏云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者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搃名厲也此深涉不可渡則深于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者耳爾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上釋之明過此不可厲說文祗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祗或作灑然履石而渡亦水淺方可由帶以上不能矣此毛鄭所以從爾雅也

杖

呂氏春秋云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倚杖而問

論語

十一

四

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博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信之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古杖長六尺于此見之

陳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陳名鄭有魚麗又有鶴有鵝楚有荆尸魯有支離晉有五陳又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有先驅申驅啟肱大殿與中軍為六亦是陳名文十年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注云田獵陳

名也

紳帶

玉藻曰天子素帶以素為帶朱裏終辟注辟讀如裨謂以絲

而素帶終辟注謂諸侯也大夫素帶辟垂注大夫亦

束自組及末組所以士練帶不合率而織之注讀如緯

下辟辟紳之半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皆紳并組約用組

三寸長齊于帶并通也謂天子以至紳長三尺有司二

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中人帶下紳鞞

結三齊結即大夫大帶四寸皆大夫以上雜帶君朱綠

大夫元華注雜帶即上之禪也君禪帶上以朱下以士

緇緇大夫禪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

緇辟二寸再緇四寸注上禪垂之外內凡帶有率無箴

功也注凡帶有司之帶曹風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箋

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小雅曰彼都人士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 白虎通云所以必有紳帶

示敬謹自約整績緇為結于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一

焉為二 凡大帶之內又有革帶廣二寸以繫佩及鞶

夏時

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朔即明易姓示不相襲

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

以助化也是以舜禹雖處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正朔有

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二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感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自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曰夏以十二月爲正色尙黑以平且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二月也

論語

十三

四

凡改正者皆時月俱改殷之春三月丑寅卯周之春三月子丑寅也故左氏春秋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東漢陳躬云十一月周以爲春十二月商以爲春十三月夏以爲春按之春秋確然無疑宋人說春秋以爲夏時冠周月大謬朱子亦曰夫子正爲建子爲春不順故告顏子欲改從建寅耳  
逸周書周月解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唯夏正爲然百王

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注云正月周之正月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

論語

十四

四

春秋時晉用夏正左傳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且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注皆云夏正絳縣人甲子于晉七十年于周則七十四年竹書紀年戰國時魏史也魏出于晉故其書皆夏正  
禮運吾得夏時焉注今其存者有小正小正今見大戴禮記氣候寒暑物類之節王政民事之畧蓋夏之月令也集注云取其時之正與令之善是據小正而言非特用其時又用其令也  
邢士登古今律曆考云朱子謂夏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若謂凡正月斗柄皆指寅而以斗柄所指爲建矣不知建寅者乃寅月以寅日爲建而卯則除辰則滿二月以卯日爲建而辰則除巳則滿之類非謂斗柄所指爲建也斗柄初昏建寅爲正月惟古爲然如萬曆年正月初昏斗柄指丑再千餘年則指子久之指亥

指戌日漸移而東天漸移而西一正月也斗柄歷十二辰皆可指不必寅也此歲差之數天道推遷萬世可知

殷路古字路路通

虞夏之時蓋止一路至殷而有三周則有五明堂位曰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注有鸞和也古車未有鸞和  
車夏后氏之路也注有曲輿者也疏謂曲前關虞夏之  
路此外無聞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

五就注禮器言次路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

少節為先周禮春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注玉

飾諸未錫馬面當虛刻注諸未錫馬面當虛刻樊纓十有再就注諸未錫馬面當虛刻

象路注諸未錫馬面當虛刻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姓以封革路注諸未錫馬面當虛刻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

色為勒注諸未錫馬面當虛刻條纓五就注諸未錫馬面當虛刻建大

白以印戎以封四衛木路注諸未錫馬面當虛刻建大

封蕃國玉路亦曰大路金路亦曰先路顧命所陳是也

周天子之禮魯之郊天不得用玉路故用殷之大道明

堂位曰是以魯君乘大路戴狐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又曰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注云大路  
木路也乘路玉路也則知周之木路即殷之木路矣乘  
殷之路當是用殷三路木路以祀先路次路以賓朝之  
等不宜專指一路言之集注言等威已辨亦兼先路次  
路乃見等威非專言木路

周冕

世本云黃帝作冕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  
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  
則虞夏殷之冕別名皇收冔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

論語

十六

四

氣統仰黃泉之下萬物被統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十

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通皆大

也十三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

統仰不同故前後乖也前低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

大也張大也收而達故前葱大者在後前小時物亦前

意也物生皆根大莖小此收鳴之形義也皇畫羽飾者  
疏云如皇邸皇舞皆為鳳凰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  
飾之也禮器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  
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云朱綠似  
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疏云天子十有二旒亦夏

殷制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  
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此夏殷之旒制  
鄉黨圖攷云天子用朱綵二采太甲矣諸侯有五等  
一用九旒太無別七旒五旒用之上下大夫士得服三  
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冕之善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皆

元冕朱裏延冕上覆以元冕蓋無旒不勝數也

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道云合五采絲為藻纁

五色玉貫于纁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

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併也此据

旒元冕三旒共玉則旒皆十二亦注疏說

以朱組為紱一諸侯注云侯之纁旒九就九旒長九

瑁玉三采朱白其餘如王之事謂延紐元纁旒皆就

也玉瑁疏云王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

為之而掌其禁令注纁旒以其命數侯伯纁七就子男

之卿纁三就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三命

大夫冕而無旒土變冕為爵弁自諸公以下冕各兼

下唯玉數各如其命此孔穎達禮疏說若賈公彥

周禮疏則以為諸公以下唯有一冕以冠諸服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所謂裘祀

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衾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

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

冕旒有二說前後有旒者歐陽氏說也鄭氏從之有前

論語

十七

無後者大小夏侯氏說也江慎修云大戴禮子張問入  
官箚云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云旒垂目縹  
塞耳上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  
旒可知當從夏侯氏說

樂舞

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磬大

夏大濩大武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

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卷者卷聚之意

成威池堯樂也言其德無所不施成皆也大磬舜樂也

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魯與韶同大夏禹樂也言其德

能大中國也夏大也大濩湯樂也言其德能使天下得

其所也濩救大武武王樂也言其德能成武功 樂記

云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注大章堯樂名周禮闕之或

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周禮曰大

咸 二注不同賈公彥以為黃帝樂本名咸池五帝殊

時不相沿樂堯增修黃帝樂存其本名曰咸池而以其

不增修者改名大章故大章大咸皆為堯樂周公以咸

池為堯樂則以堯之大章更名曰雲門大卷為黃帝樂

大卷即雲門亦即大章也 又孝經緯云伏羲之樂曰

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讀又樂緯云顓

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讀又樂緯云顓

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讀又樂緯云顓

論語

十八

四

項之樂曰五帝帝學之樂曰六英又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並大司樂疏白虎通云受命而作樂與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以文得之先以文謂持羽毛儻也以武得之先以武持干戚儻也儻卽舞字又曰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

鄭聲

周禮比建國禁其過聲淫聲凶聲慢聲所謂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也放者流屏之謂非但禁絕之于朝廷之上而已師蜀賂晉悼公伯業遂衰師慧賂宋而淫樂之矇謂宋無人魏文侯聽鄭音則不知倦趙烈侯好音愛鄭歌者鄭音好濫淫志自古如此亦其風土固然歟

蕭牆

鄭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故謂之蕭牆羅願爾雅翼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墻內乃炳蕭之地故曰蕭牆鄭之意以君臣之分正之羅之意以鬼神之怒惕之

鑽燧改火

淮南子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

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管子幼官篇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獸之火爨中央以保蟲之火爨

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于日近于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于人也故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于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于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日知錄

季孟之間

孔注云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按春秋昭四年傳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孔以次第考之故季為上卿孟為下卿國語則云叔孫之位不若季孟韋昭曰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與孔說異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適齊時季為平子孟為懿子叔為昭子也

亞飯三飯四飯



白虎通曰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鳴至尊著法戒也王平日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 案漢書古今人表師摯至擊磬襄八人列第三等在伯夷叔齊之後伯達伯適之前顏師古注云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元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然則班固以為殷人鄭以為平王時人孔安國注乃以為魯哀公時人耳白虎通班固所作則其所言殷禮也鄭注不時不食云一日之中三時食則大夫三飯周禮膳夫王日一舉注謂朝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注謂日中與夕食則天子亦三飯諸侯與天子及大夫同三飯可知禮器曰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謂告飽也案儀禮注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大夫十一士九或天子一食即告飽侑之乃更食凡三侑而盡十五飯諸侯再食告飽三侑而盡十三飯也其一侑為亞飯再侑為三飯三侑為四飯耳士亦三侑大夫再侑避君

八士

疏云鄭元以為成王時人劉向馬融以為宣王時 案晉語得成曰文王之卽位也詢于八虞注賈唐云八士者有官伯達伯適等是也逸周書武寤解曰尹氏八士之伯三公咸作有績和寤解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注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又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寤室之粟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三巫十亂中又有南宮适疑八士皆尹氏別氏南宮在文王時皆為虞官佐武王定天下以為宣王成王時人皆非也古今人表亦以八士當文王時 白虎通曰質家積于仲文家積于叔周有八士不積于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其無二也

百工居肆

古者百工皆居官府造作用官物為器所作之餘乃自賣之故周禮九賦有幣餘之賦先鄭注云百工之餘唯百工無私造故不居肆則不成也

大賚

集注引武成大賚四海又引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則賚兼二義一是散財發粟一是大封功臣也案周頌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詩曰文王

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祖惟求定時周之命於  
釋思箋云文王既勞心于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  
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釋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  
定謂安天下也勞心者是周所以受天命而王之由也  
于女諸臣之受封者陳釋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勅  
勅之又何晏集解云言周家受天大賜富于善人亦可  
通

謹權量審法度

漢書律歷志引論語此文顏師古注云權卽斤兩也量  
謂斗斛也法度丈尺間若璩云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  
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日夜分同度量  
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未有舉  
權量而遺度者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曰  
制而用之謂之法秦始皇紀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  
尺其証也

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  
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  
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  
石銖者物絲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異也銖殊兩者兩  
黃鐘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

論語

二三

四

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

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物終石大也五權謹矣

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 又云量者倫

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

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寔其倫以井水平

其鑿合倫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

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屏舌注其

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倫其狀似爵以

際爵祿卽周禮散也注倫者黃鐘律之定也躍微動氣

而生物也倫合者合倫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

者聚升之量也斗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斛角夫

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 又云

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

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

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

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

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分者自

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忖度尺者筴也丈者

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于分寸于寸筴于尺張于丈

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

論語

二四

四

孟子

靈臺 辟雍明堂

古說皆以靈臺辟雍明堂太廟同處一物異名在近郊國之東南丙巳之地中為堂曰明堂有五室祭五帝宗祀文王以配之故亦名太廟其外水周之如辟謂之辟雍辟雍為天子太學其四面為四門之學又為臺以望雲物謂之靈臺其外謂之靈囿辟雍之水謂之靈沼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

孟子

一

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圜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園如璧壑之以水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此條見詩疏此以明堂與辟雍為一也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象天太微垣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帝坐位此言五室以祀五帝與周禮合與大戴禮異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此說見明堂位疏此以明堂與太廟為一也左氏說天

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壘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

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見詩疏又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特臺以觀四時化有圃臺觀鳥獸魚鼈諸侯不得觀天文無靈臺有特臺圃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者少陽

見亦具高疏此以靈臺辟雍太廟為一也故盧植周禮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非七廟之太廟園之以水似壘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

耳漢明帝立三祭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貌則曰清

廟清廟是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

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大戴禮保傅篇有帝人東學帝人南學帝人西學帝人北

學帝人太學之文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耳其

寔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以禘祫在明堂大謬

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

太室天子居太廟太室是也摠謂之宮大射于射宮是也此三條皆見詩疏以上皆

古說鄭康成之義則以明堂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

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盛德篇所言九室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乃呂不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

見明堂位疏此為一事太廟在治朝之左別為一事非明堂

明堂雖祀文王不得為太廟周制明堂太廟路寢三者同制故後人誤之三者同制見靈臺辟雍合為一處於臺下為圃為沼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在西郊也詩孔穎達詩疏云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雍仍在郊辟雍是學之名耳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雍矣

毛傳神之精明者稱靈靈固言靈道行于圃也靈沼言靈道行于沼也箋云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括地志云靈臺高二丈周圍一百二十步至唐太宗時猶存

數罟不入洿池  
荀子曰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

斧斤以時入山林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柶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林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鄭司農曰厲遮列守之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後鄭謂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

北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季猶穉也服與柶尚柔忍有期日出入有日數為久盡物不入禁不入所禁中斬木斬四野之木可 有因地之時仲冬斬陽仲夏斬陰盡物性也有因物之時服柶斬季材利民用也有期限之時斬材有期日不盡物也專指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義未盡

五畝之宅

山陵川澤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分而三分之山澤名大澤不以頒者不在數計 居一五涂去一城郭宮室去此不過岡阜陂池之類 一每夫受五畝宅于邑為廛里受二畝半于田首為園

孟子

四

圃鄭注遂人曰廛謂城邑之居注載師廛里謂民之邑里在都城者古莫民居之詳不可聞以意度之蓋鄉一州而有城遂一縣而有城其甸稍之公邑二百里三百里視州四百里五百里視縣此皆以民計者其三等采地則以四甸之縣為小城四縣之都為大城此以地計者以九分之一度之民一夫當得宅廛宮室地十一畝十一步除自受廛廬七畝半仍餘三畝六十一步又三分之以一為國城王宮壇墀以一為官治庠序壇廣閭巷以一為附城墓地各得一畝二十步一尺州城五千家民廛為萬二千五百畝官治三千畝有奇共萬五千

五百畝有奇王之大夫四命則城方四里有奇城外餘  
墓地亦三千畝有奇外乃為郭負郭乃有田民雖以冬  
至後四十五日出田而桑在城內之宅蠶時則入城蓋  
蠶性惡風濕不可于田首之廬故也田首廬二畝半樹  
瓜果葱韭築塲圃孟子專言樹桑故不及田首之廬也

刑罰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贖者以墨幪  
贖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大書曰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怡  
終城刑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

孟子

五

重典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別罪五百殺罪五  
白稷王命呂侯度作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刵罰  
之屬千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  
三千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孔傳曰更從輕以布  
告天下疏曰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  
三千刑數乃多于周禮而云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  
五百此則輕刑多而重刑少也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  
之流宥鞭扑贖刑為九刑周禮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  
刑二曰軍刑三曰鄉刑四曰官刑五曰國刑賈疏曰此  
五刑與墨劓等正刑別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

全不入正刑

罰說文云罪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  
罵詈則應罰春秋元命包罔言為詈刀詈為罰罰之言  
罔罔于害周禮司救凡民之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  
士加明刑凡民之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  
士鄭注罰謂撻辱之也呂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墨辟  
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荆辟疑赦其罰倍  
辜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周禮司  
金有金罰貨罰塵人有罰布皆罰贖之罰

稅斂

孟子

六

漢書刑法志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  
兵食貨志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若山林  
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  
謂公田什一及工商德虞之入也師古曰工商德虞雖  
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高虞取山澤之財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  
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  
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按漢書以軍賦為賦以田宅  
所征為稅周禮凡稅皆通言賦稅有三色一是田稅孟  
子所謂粟米之征周禮所謂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也又  
謂之鋤粟一是丁稅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周禮所謂國

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也一是宅稅孟子所謂布縷之征周禮所謂任嬪以女事實布帛是也授田則有田稅成丁則有丁稅一夫一婦為室成室則授宅稅則有宅稅古者人無不受田量地之遠近輕重稅之其不能自耕間民代為之耕者亦稅粟謂之屋粟所謂田不耕者出屋粟也人無不授宅宅無不種桑麻若商賈之類廛市湊集或婦人業他事不種桑麻者出泉當賦謂之里布所謂宅不毛者有里布也農民則赴役其工商賈之類不能赴役者則以其所出當役若工貢器物園貢草木之類是也間民

孟子

七

無田不出田稅而為人執事不能赴役故令出布以當丁稅所謂凡無職者出夫布也或出粟當布則謂之間粟若有室而婦亦為人傭工則亦出泉以當宅稅謂之家征所謂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也掌交諭九稅之利鄭注謂稅民九職蓋九職兼此三稅矣

蒙

蒙者交神明之道也雜雍人蒙廟小子蒙社稷五祀之宮兆圉師蒙廐司約蒙戶此皆蒙屋之事大司馬洫蒙主及軍器小子蒙邦器軍器龜人蒙龜太史蒙龜筮天府蒙寶鎮寶器皆蒙器之事趙注云塗其蒙卻此是從

鐘字望文為解于義未該廟社龜筮當有何蒙卻也人共蒙羊人凡刳珥共羊牲士師凡刳珥奉犬牲雞人凡禴蒙共雞牲禘記凡宗廟之器成則蒙之以報豚凡蒙無用牛者蒙亦名刳珥用毛牲曰刳羽牲曰珥

折枝

趙注云折枝案摩折骨節解罷枝也解音懈罷音皮古枝支字通用四肢之字又用支故趙氏為此解理勝朱注後人又有解者云腰亦曰支折枝折腰也蓋言為長者揖拜耳亦通

文王之囿

孟子

八

詩靈臺毛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二里三輔黃圖靈園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西北四十里王伯厚據此以為文王囿七十里之証漢書地理志文王作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意當日或蕃遮為田獵之所而弛其利與民耳

巡狩

白虎通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至四岳者何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羣后四

朝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是諸侯年年朝此鄭注尚夏殷之制天子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此鄭志說則五服分年來朝周禮大行人之制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天子十二年一巡守白虎通云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一巡守王制疏云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唐虞五載巡守一岳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岳皆遍且闕四時祭

孟子

九

享唐虞衡山為南岳周氏霍山為南岳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遼遠固不及此知每至一岳即歸義為長此是說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自五歲之後遂間歲遍省七歲屬象符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警史諭書名聽聲音注云因省而召之聚于天子之宮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因省之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國殷見也不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

史記五帝紀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湖北逐葷粥合符釜山帝顛頊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陟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竹書紀年帝堯五年初巡守四嶽尙書大傳曰惟元祀舜假于文巡守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樂正定樂名元祀岱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侏儻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鬃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毅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儗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谷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曰綬綬和伯樂缺非論八音四會

孟子

十

泰山明堂疏以為即周公朝諸侯之明堂非也周公朝諸侯之明堂在東都洛邑此周天子東巡守而朝諸侯之處與五室以祀五帝者異寔而同名荀子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云方明壇是其義也凡天子朝諸侯皆為

壇祀方明其壇倣明堂有四門又有應門皆壇土象之  
故亦曰明堂觀禮曰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  
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  
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  
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設玉  
者刻  
其木而注云此謂時會殷同也爲宮者于國外春會同  
諸侯則命爲壇三成也官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  
侯是也

孟子

士

耕者九一

穀梁傳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  
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占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  
焉漢書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  
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  
廬舍按九一之說他無所見與周禮田制尤不合蓋孟  
子以助法約略言之穀梁及漢志則從孟子推衍之其  
二十晦爲廬舍之說則又以詩中田有廬傳合孟子其  
寔什一之語也觀下文澤梁無禁數語皆與周禮不合

知是孟子針砭時君 善爲通變之語不必有是事周  
禮園廛二十而一不指耕者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皆言田賦輕近重遠者國語  
所謂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也

仕者世祿

鄭康成云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不免農仕者世祿蓋  
以免農則不授田也

關市譏而不征

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園凶  
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廛人掌斂市款布總布質布

孟子

士

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鄭司農云款布列肆之稅布杜  
子春云總當爲僂謂無肆立持之稅也鄭康成曰總布  
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司市  
曰園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澤梁無禁

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  
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敝人掌以時敝爲梁凡敝者掌  
其政令凡敝征入于玉府

罪人不孥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



萬鎰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  
以一斤為一金蓋康曰二十兩為鎰趙注以二十四兩  
為鎰鄭康成又以三十兩為鎰攷周制十六兩為斤秦  
更斤曰鎰漢又復鎰為斤則鎰即十六兩

雲霓

爾雅疾雷為霆霓此霓字當是霆霓之霓

三鼎五鼎

鼎之制上有耳下有足有甕以覆之有鉉以舉之甕茅  
為之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局木為之大者廟門容

孟子

七

子

七箇小者廟門容三箇詩稱魚鼎及鼈爾雅曰鼎絕大  
謂之魚園弁上謂之鼈附耳外謂之鉞欵足謂之鬲士  
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  
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弁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  
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  
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鼈鼎特王有之也舊圖天  
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  
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鉄容三斗牛羊豕鼎各狀其  
首于足上士喪禮陳鼎于寢門外西面士虞禮陳鼎于  
門外之右北面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特性陳鼎于門

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固有面矣其詳不可得  
而知

鼎數圖

一鼎特豚無配

特豚

士冠特豚

特豚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升

士昏婦饋舅姑

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姑鉏小飲之奠特

兩胎去蹄朝禰之奠既夕朝廟有二廟則饌于廟廟有小飲奠尸啓

三鼎特豚而以魚腊配之

豚魚腊

孟子

酉

一

特性有上中下三鼎牲上昏禮共牢陳三鼎於

大飲之奠豚合升魚鱧朔月奠朔月用特豚魚

遷祖奠陳鼎如殯

五鼎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

羊豕魚腊膚

少牢雍人陳鼎五魚鼎從羊三鼎在羊鑊之西膚從

聘禮致殮衆介皆少牢五鼎玉藻諸侯朔月

少牢

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

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為庶羞膚從豕去腊

膚二鼎陳于門外如初以其釋祭殺于正祭故用  
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蒸奠加  
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遺奠陳鼎五于門外是也

七鼎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

公食大夫

甸人陳鼎七此  
下大夫之禮

九鼎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

公食大夫上大夫九俎九俎即九鼎也魚腊皆二俎

明加鮮魚鮮腊

孟子

牛羊豕曰大牢凡七鼎九鼎者大牢而以魚腊腸

胃膚配之者為七又加鮮魚鮮腊者為九

十鼎

正鼎七

牛羊豕魚  
腊腸胃膚

陪鼎三

陪鼎又曰羞鼎所謂陪鼎羞鼎  
賓客共銅鼎則羹所以具五味也其菜則藿牛苦

羊薇豕其具則

羊臘豕自羹言之曰銅羹  
自鼎言之曰銅鼎以其陪正鼎曰陪

聘禮設

羞鼎三羞鼎則陪鼎也  
羞鼎三羞鼎則陪鼎也

十二鼎

正鼎九

牛羊豕魚腊腸  
胃膚鮮魚鮮腊

陪鼎三

陪鼎又曰羞鼎所謂陪鼎羞鼎  
賓客共銅鼎則羹所以具五味也其菜則藿牛苦

陪鼎三

陪鼎

聘禮宰夫朝服設殮餼二牢在西鼎九羞鼎三  
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后與王  
同也

凡十鼎十二鼎皆合正鼎陪鼎或十或十二也郊

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有十

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別數則為奇數也

廛

集注云廛市宅也以周禮攷之廛乃民居區域之總名

鄭注廛里而廛有二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云  
廛人皆同

孟子

困廛二十而一皆謂民居之廛廛里任國中民居在城

內者也民廛國中及鄉野皆有遂人云夫一廛者是也

廛人掌歛廛布則是市廛為積貯貨物之所鄭注云市

物邸舍是也市廛而不征是為市廛廛無夫里之布當

為民廛朱子一以市廛解之非矣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周禮廛人掌歛市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

府此四布皆謂之征布王制云市廛而不稅注云市物

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是但有廛布無餘布也是謂

廛而不征 廛人又云凡珍異之有滯者歛而入于膳

府又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卽紵布總布等也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買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鄭司農云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謂貨物貯藏于市中而不租稅也不稅其物仍稅其廛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于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法而不廛當從此義爲是

廛無夫里之布

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謂在市之工賈也里居也民受宅于城皆一家五畝多隙田以樹桑麻市爲地狹祇有廛居更無空地可毛者工賈各有其業其家桑桑或非便是爲宅不毛

孟子

七

然工賈利厚其宅既不毛則不能責以宅之所出故使出里布與農民之廛稅相當也漢法重工商賦同此田不耕者出屋粟司馬法一井三家則一屋正家之所受也田不耕者謂鄉遂師長之類受倍田不耕者也出屋粟者止出其家當受之田稅以倍受者爲祿比國宅之無征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卽轉移職事者彼不受廛田職事于人旣無田稅又禱于比閭之中不自立戶不可別綴以亂役法故使出夫布爲夫征其壯而娶者家二人尚不合受廛田鄭說田九等從二人至十人恐未然其妻則出嬪貢爲家征也孟子所謂廛無夫里之布者蓋民旣受

廛則是受田之民自有力役正征不當復同無職事者征夫布受廛以樹桑麻自有布縷正征不當復同工賈征里布使重受困也舊說相沿以爲示罰周公之時豈容有受廛田而不耕不毛者乎且旣不能遵周公之法而甘爲惰民矣罰之出三倍及二十五倍之賦其能供乎

庠序學校

五帝之太學曰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文王世子遠之于成均鄭注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太學曰成均則立其學虞庠近是也賈疏以爲成均是總名仍當代

孟子

大

各有別名虞則名上庠也王制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人右學左學周人東膠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此四代之學皆一爲大學一爲小學一在郊一在國中質家貴右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殷是也文家貴左大學在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夏周是也故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云殷制也殷之右學又名瞽宗周之虞庠又名辟雍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據小學諸侯據大學也此皆周立四代之學立虞之上庠在西郊立殷之右學則瞽宗亦在西郊皆爲小學立夏后氏之東序在

王宮之東為大學改名為東膠東序是夏學東膠為周名故言四代也此儀禮賈疏說文王世子曰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禮在瞽宗書在上序注云周五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疏以為學于戈羽籥于東序者升大學者也未升大學則在瞽宗據疏義則書在上序為未升大學者其已升大學者則讀書亦在東序 虞庠在西郊者為小學但一處又以為鄉學天子六鄉則鄉序有六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是也州黨之學則名為序序字當作榭與夏后氏之序不同周禮州長春秋屬民而飲酒于序注云序州黨之學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宜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周禮即謂州長職也凡屋無室曰榭有室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是鄭以序字當為榭也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家有塾者疏云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七十而致仕者有道德者為里右師書傳謂之小師教里中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

孟子

九

黨有庠者疏云是鄉所居之黨既立鄉庠不別立序皇氏云黨有庠殷制也術有序者鄭云術當為遂蓋六遂如鄉之州學但有序其秀者升之鄉庠也 案何休公羊注一里八十戶中里為校室十月事畢父老教于校室漢書食貨志則云餘子在于序室是里塾謂之校亦謂之序也左傳曰鄭人遊于鄉校詩鄭風子衿刺學校鄭注云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漢書公孫宏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此皇氏以黨有庠為殷制與之合與孟子文選要之孟子之文校庠序皆據鄉學又言設為庠序學校四者並設則周之鄉學為庠州黨為序閭里為校亦兼用三代可知也

孟子

三

孟子

井田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行以令貢賦鄭注用謂使民事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鄉之田制與遂同賈疏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

孟子

一

二

一鄉出一軍五人為伍者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則是一比也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伍者聚也五伍為兩者在鄉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五伍為兩兩二十五人也四兩為卒者在鄉四閭為族族百家也在軍四兩為卒卒百人也五卒為族者在鄉五族為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為旅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者在鄉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亦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者在鄉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為軍軍亦萬二千五百人也六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之內不見田制而遂內唯有田制不見軍法故鄭注

遂人云遂之軍法如六鄉彼此各舉一義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鄘五鄘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鄭注郊外曰野此野為何稍縣都經形體皆為劃分界也鄰里鄙鄘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賈疏遂在遠郊百里之外即遂人所掌之野謂何稍縣都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者見下文以達于畿明遂人雖專掌二百之中乃兼掌三百以外溝洫井牧之法也

孟子

二

三

比治野夫閭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澮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澮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賈疏遂人所掌即六

遂之中爲溝洫之法遂地在郊外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夫間有遂已下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向都及國城也此溝洫法雖與井田異制其五溝廣深亦與井田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之其田南北細分者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于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于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于南畔爲橫溝九洫則于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滄耳與匠人滄水所注大川異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

孟子

三

二

于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字因取名焉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幸者也隰幸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投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

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共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

孟子

四

三

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鄭知此爲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此經爲井田之法故知謂造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案遂人夫間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也此雖不言異于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于鄉遂及公邑是也一井之內地有九夫假令盡是不易上地家有

百畝中一夫人于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尙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司馬法云通爲匹馬者十井之內有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田故通三十家出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此天子畿內采地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是畿外邦國法凡出軍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

孟子

五

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師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

今案司馬法所謂夫屋只是田數一井三家示授田之大凡鄭氏引其說推算一同之賦每邑四井三十六夫邱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夫都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十六夫同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內去三百六十五井一屋爲宮室塗巷又通一家二夫寔授民田千三百六十五井一屋寔受田出稅民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夫寔受田治漁民

六千九百七十二夫寔受田治漁民萬八百夫共三萬夫君實食十二稅二千四百五十八夫內輸六百十四夫有奇于王共治溝洫滄者不出田稅仍賦匹馬甲徒賈氏一夫人于公之說非鄭義

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耜爲耨一耨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鄭注此采地之制賈疏此井田法與遂人異彼夫間遂從此云田首則遂橫

孟子

六

今案遂上之徑義互見遂人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今案以其室數制之卽後世食戶之法蓋量人授地則制祿未平若以里數限則地形有沃隰之異而地力有上下之殊矣

遂人辨其野之土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  
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  
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  
餘夫亦如之鄭注萊謂休不耕者戶計一夫一婦而賦  
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謂城邑之  
居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  
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賈疏餘夫亦如  
之是餘夫有田有廛奇別受廛以備後離居之法

孟子

七

二

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注廛民處  
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蔬之屬季秋于中爲場樊圃謂  
之園王國百里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宅田  
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  
田也賈田在市賈人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  
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  
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  
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  
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家邑大夫采地小

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置五百  
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寔不方平如圖受田邑  
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于是爾王畿  
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  
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  
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  
之內地居四同五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  
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  
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則廛里以下  
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

孟子

八

三

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  
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日乃當農夫一人今餘  
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  
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  
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于三分所去六而存  
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  
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  
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賈疏  
謂甸之土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分去一之中去六存一以  
補其數



今案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之說與孟子天子之卿視侯異孟子之說蓋沿于典命出封加一等升受采于畿與立國殊非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者也鄭注似長凡疆地爲大都百里者三十六縣地爲小都五十里者百十二稍地爲二十五里者三百二十甸地十二同寔受田三十六萬夫除六遂七萬五千夫仍餘二十八萬五千夫爲公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注征稅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

孟子

九

二

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屢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疆場有瓜

今案鄉遂溝洫之法卽孟子所謂國中十一使自賦者也小司徒造都鄙匠人治溝洫卽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者也但周官法一井九夫又以三等地通率授田而稅其夫孟子則以八家養公田而家百畝授取之制爲異耳鄭氏曰周官載師職田稅有重輕而皆就夫稅孟子謂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魯哀公問有若對以盍徹宣公稅畝春秋傳譏以非禮穀出不過籍以豐財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

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謂大田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莫周之王畿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亦善推經意矣先王治民之要在比閭族黨鄰里都鄙其法皆始于伍二伍聯之五伍聚之田聯其事室聯其居惟溝洫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以百爲千則入室比居出田合作出入齊一常則爲教養變則爲戰守田稅軍賦揅簡易行若以井田行之則割配紛紜矣出田時爲九爲八入室時爲十爲五出軍則長佐不常心無專屬是亂政也何氏公羊注謂公羊助籍之說知其不能通故而爲車一乘者意以七十五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餘五家一出車四家各出一馬也漢復馬之法蓋尙書大傳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爲七十二家是欲以井田合于軍賦其數可符然軍法起于伍八家爲鄰則無伍長也又軍吏取于民外平時將置何處故卒不能通也至甸出長轂邱出匹馬說

孟子

十

三

雖出司馬法殊不能通蓋出賦無截法甸馬合財可也十六井而出十八人難乎爲軍政矣故王六軍取于六鄉而六遂之軍副之大司徒大司馬所常役者皆用溝洫法非以其地奇畧而爲之矣六鄉合二百里合六遂則方四百里豈皆靖守卒一乘之說雖出曹公新書然按之四閭爲族四兩爲卒之說正合械儀必同族自備乃不替此古軍制之所以有節也至司馬法所云步畝夫屋井通成等只是田數之名不干井法其法每井三家豈有已割成井而去三百畝爲宮室塗巷三百畝爲菜田之理故知爲舉名以示九三相乘故其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出土之例耳

孟子 十一

一人徒二人其法當以通爲始通立言或即甲士三百家出革車一乘馬十匹士十人徒二十人車一乘而用十馬無當則士十人當爲騎卒六韜多言騎卒雖其書未必真亦宜有本其車或如大威篇所云用人推者 徒二十人則車卒矣采地起賦以助王師爲數少者亦弱枝之意也至孟子以八家同井則其法又當變或以四爲列二列爲聯而相保卹四四相乘由四而八而十六而六十四則諸葛氏八陣之所從出也武侯以蜀地狹收九軍爲八陣去握奇而節更整是故九夫十夫之法斷不能合甸出乘七十五人成出乘三十人之說亦斷

不合謹就其可通者條別之

孔穎達左傳疏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案此準情量力據質人受馬于有司書其齒毛與其賈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說雖與司馬法殊然有可採

士田先鄭謂大夫士之子所受後鄭以大夫子免農破其說改爲仕謂爲圭田今案圭田無征君之所以優臣則當在賞田內圭田卿以下之祭田蓋如天子諸侯之籍田躬爲菜蔬以明潔

孟子 十二

若猶是俸田則收什一之稅僅五畝耳較今田才二畝有奇不足以見優厚矣士田者蓋里民之升入學而未壯者民八歲就塾以次升于州鄉國學比至十六當受餘夫田今以秀升于學則不能自耕故如其田數之稅入給以優之及二十升太學九年大成則三十當有室矣乃入使長出使治制其祿入凡升在州鄉學者學內自有養給而又優以稅給使繕衣服琴書等費也罷出學者仍從農夫受田士工商家皆五口而當農夫一人者卽農夫給田法蓋家有五人則給以田百畝也若故減三等人之田豈復成治體乎士先王之所優禮斷無刻薄其賦亦不宜則後鄭九等田二人而當農夫一之說亦史若其家

未為得庶人在官者已給以祿其祿給所不足如家給粟田又焉有二而當一之事哉

案滕地平衍故田不授萊以方五十里計之為二千五百井城郭宅廬涂巷溝洫三分去一存千六百六十六井二屋九一為公田實百七十井一屋六十六畝實征田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六畝又除廬田三萬六百七十三畝二十步而外無治洫治澮不稅之民朝聘燕享公式吏采賓客世祿蓋盡出其中矣

六律正五音

呂氏春秋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名曰含少

孟子

三

二

次制十二筩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三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大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蓋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

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月令章句曰律率也律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以文載口傳也于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仿升降之氣鍾雖分別故截竹為管謂之律律者精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為制白虎通曰律率也率氣令生者也漢志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周禮六呂作六同鄭注云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也國語作六間韋注云六呂在陽律之間也

孟子

西

二

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淮南子曰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為姑洗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賈逵曰周有七音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杜佑曰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為變律呂新書曰宮與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

高子宮故謂之變宮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志所謂七始是也

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孔穎達曰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十一律皆然是為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漢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漢志黃鍾為宮則大簇姑洗林鍾南呂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

孟子

五

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杜佑曰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律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倍半聲自有二義一云以十二正律半為十二子聲二云從仲呂之管寸數三分益一重上生黃鍾以次相生終于仲呂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為子聲朱子曰十二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為宮則五聲初無定位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為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以為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

則復得其本法而于半律又合下生之數漢志黃鍾不為他律役者言黃鍾惟于本宮用正律若它律為宮則黃鍾之為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用也

案律呂之說紛摠錯出訟無証之延今取六律七音旋宮之大旨見于經籍者條其源流著其義紐以合孟氏之意其上生下生隔七隔八左旋右旋闈徑黍尺之說則概置之以于實理實事均無當也蔡氏邑曰度量可以文載口傳與眾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斯言當矣

孟子

夫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封地之制孟子周禮各異無從強合今條各家傳會調停之說辨之

葉氏禮經會元曰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合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實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封疆者合山林

川澤宮室涂巷所占之地言之食者合封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

案方五百里者為方百里者二十五方四百里者為方百里者十六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安得封疆五百里而實封僅居二十五分之一山川里巷所占不應有若此之多也

鄭氏六經輿論曰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上公加二十五里子倍于男凡周公制如漢增百官俸法周惟有一公餘不曾封蓋假設言以是為建邦之率耳

按此所謂開方者乃居其中而四面開之于古無此法也就其所說公與男已不能通且如此則天子之田方千里當得方二千里矣

唐仲友曰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

同于男侯上同于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于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內也于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

按省文互見者但當他事別出隨文散見耳不宜一條之內等次齊整忽爾參差且即以鄉遂二軍之法計之百里具三軍則有餘七十里具二軍五十里具一軍則不足又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計方百里者四方十里者二十一耳方五百里則為方百里者二十五是出賦之外尙餘方百里者二十有奇何取寬廓如此

惠氏禮說曰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為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為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周禮方五百里四百里至百里者封也王制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采也其封五百里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于其君而封為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所謂食者半食

者參之一四之一也蓋于其采之外半之參之四之以入貢留其餘以供軍國之需

按周禮言食者半食者三之一乃是通五百里四百里言之不聞別分出百里七十里韓詩之說亦不經見殊未可憑

任氏四書約旨曰周禮文誤當云方百里五方百里四則可通耳

案職方氏曰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方四百里則六侯則此文非誤

秦氏五禮通考曰王制所述先儒並目為夏殷之制孟

孟子

九

三

子之說與王制畧同或據王制孟子以駁周禮謂非周公所作由今考之孟子言班爵祿與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相合蓋周初沿夏商之舊故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至周公制禮乃定五等之封然後因田以制賦因賦以出軍不然則子男五十里之國豈能出萬二千五百人之一軍而論語所云千乘之國亦豈方百里者所能給乎

此卽康成所謂周公斥大九州之地以廣諸侯之封也陸佃以為周之幅員不廣于虞夏蘇轍以為井徒煩擾此皆非也商奄既誅滅國五十廣魯衛齊晉之

封如左傳所云殷民七族六族之說堪証加封者不過數十大國無煩并省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千歲之日至

天體無形其高本不可以道里計古言天家以為天去地五億萬里者淮南天文訓也以為自地至天半于八極而應為一億一萬六千一百五十里者張衡靈憲也

孟子

三

三

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者廣野天圓也以天之積度為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一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者洛書乾曜度春秋攷異郵而陸績乃計其全徑為三十五萬七千里者也以爲天去地九萬里者三五律紀也以周天為八十一萬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三萬五千里者春秋元命包也以四正四隅相去為九萬里而天去地四十萬里者關令內傳也以爲從上臨下八萬里者考靈曜也以爲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半之約應得一億一萬六千里者河圖括地象

也以二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爲地去天之數者月令正義攷靈曜也以上凡十三家其淮南律紀元命包考靈曜等約畧空言者無論已卽論衡甄曜度考異郵帝王世紀均以周天積度計之似近理矣不知天愈高則度愈濶所言里數殊難作據且不知天之地面與地心有地半徑之差與周三之不足徑一也至靈憲天圍括地象則四方又有濶狹關令內傳則天地相去之數與四方之相去又不合周三徑一之大畧月令正義攷且妄及恒星四表之外則皆鑿之尤甚者也今法分天爲九重宗動天居最上二十八宿及日月五星各居一天

孟子

三

二

層層相裹而地處其中地之上爲月天月天之上爲水星天又上爲金星天又上爲日天又上爲火星天又上爲木星天又上爲土星天又上爲恒星天又上爲宗動天則總率諸天以西行者也其於七政之行各以法測其高度較地之半徑若干倍爲其天去地心之數月天中距爲五十九倍又百分之七十八以乘地半徑一萬四千一百三十餘里已有八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一里一百四十四步之高減地平徑則月去地面之數也日天中距二萬零六百二十六倍乘地半徑得日去地心二萬萬九千一百四十四萬五千三百八十餘里之

高焉水星金星皆一年一周天者也故中距與日同火星二年弱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一倍半木星十二年弱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五倍土星二十九年半一周較日天之高約十倍恒星二萬五千餘年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九千倍此皆得之寔測恒星之高亦以火木土三星行天之遲速比擬得之若恒星以上之天太虛無跡則仍非智識之可推矣此星辰之遠卽天之高也若日至之說則步律者必以冬至爲一歲之終始至者極也日極南景極長晝極短日短星昴始於虞書遂爲千古定冬至之準兩至相距爲一歲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

孟子

三

二

舉大概言之後世所謂歲寔也夏商以來律法無攷周髀之法分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卽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爲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期年卽再至其處歲周卽天周也夫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是未知日有高卑盈縮也歲周卽天周是未知恒星之天非太虛之天而尙有東行之度也小餘四分之一是歲寔失之大強且未知節會之有平有定也執是以求夫安不冬至後于天而日躔西改乎乃春秋時推步失當而紀冬至皆先天二三日禪竈梓慎之徒但言占驗無及知此者延及于漢猶執前法太初律之大

條五小餘八即四分法也三統小餘爲萬分之二千五百零一六二四四奇則反強于四一矣後漢立儀表校日景仍復四分之一所謂四分律也逮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疎濶皆斗分太多之故作乾象律始減小餘爲二四六一七九九六奇焉夫自魯僖公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旦冬至至靈帝時八百餘年以平率較之冬至當後天六日奇矣蓋以春秋冬至先

孟子

三

三

爲尤甚宜元嘉間用之而所推冬至常在日景最長之後三日有餘也惟神龜初正光律二四三七二九三七奇其小餘爲弱于乾象而近之矣然何承天知景初之悞而其所造元嘉律室分二四六七二零五奇又不過較景初稍弱而已又安能得冬至之確數哉溯自堯時至劉宋二千八百餘年日躔之不及天者幾四十度蓋自虛八退至南斗十一度奇矣乃太初以後律凡十改而皆承襲二統舊法稍變歲餘以爲補救一時之計卽何承天知以景長爲冬至而尙不知天周之非歲周也其後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以大明六年壬寅造甲子

元律始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而歲差之法出焉又詳測前後日景折算取中以定冬至其小餘二四二八一四八一奇則較正光又弱而廣近于真矣惟其虛分太弱四十五六年卽差一度爲數過促且其分天者以爲日之不及于天而不知恒星之自有行度也又日景長短之變時刻相距亦有不同其時最卑在冬至前約十二度至前日近最卑而行應稍疾至後日遠最卑而行應稍遲折算取中者仍不免後天數刻而沖之亦未之明也乃其時北齊張子信由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之差而立損益之率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

孟子

三

三

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隋劉焯更立躔度與四象升降所造皇極律始用定氣益高卑之理雖未明而盈縮則已見矣隋以後造律者其法多做祖氏分天周立歲差雖未有精測巧算密合于天而究無後天三日如景初者故隋之律三改唐之律八改五代迄元凡十四改雖其歲差遠以八九十年近以五六十年不能相準而其小餘二四三奇者最多二四四奇者蓋已少矣惟元郭守敬之授時律乃仍宋楊忠輔之統天律二四二五以爲小餘爲迴與衆異而不知則又失之過弱也古之律法所以甚粗者其故有三一由膠守成法一由測



算不精一由泥古太過漢四百年律雖三改而仍復四分則以四分爲不易之法也自堯至劉宋日躔自虛退斗而歲與天猶不敢分也此膠守成法之過也不得高卑行度及兩心差之大小而僅求之于皆景則不知平冬至定冬至之別而執一隨時不同之泛率以爲定率增改不一互以爲非此元以前造律者之通病卽郭守敬創造簡儀高表悉所測定數考正冬至歲餘宜得其寔矣以今法推之其時最高已在平冬至後二十餘分而猶謂盈縮常起于二至是測之不精也祖冲之所定大明壬寅冬至在乙酉日辰初三刻郭守敬所定至元辛巳冬至在巳未日丑初一刻前後相距八百一十九年共積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三日九十二刻以守敬所定歲定積之則不及三十二刻乃云自大明壬寅距辛巳合得此數何耶苟卽以所設百年長一之法推之則又先於冲之所定三十餘刻矣進退無據莫適所從是算之不精也泥古太過者律家更造一律必以近日所測逆推往古史傳所載以爲符驗如元史有六律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冬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修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是也然古者天學未明冬至多非寔測以今日之法而必求合古

孟子

五

二

每反至變改近日之寔測以遷就往古之虛文故列代之歲寔雖減于四分而寔皆過于強者多也若郭守敬踵統天距差躔差之說而設百年消長一分之法亦正坐此而不知其無是情理也自西法入中國而律法乃密一日天度回法分周天爲三百六十整度不用奇零度以下分秒微纖皆通折以六十設度于此而以日月五星之盈縮進退其間是爲以整御零之善法一日恒星行度以爲恒星之天在土木二星天之上無盈縮升降之跡然能出入赤道而循黃道以東行西人第各定爲每年五十一秒闕七年有奇而始行一度焉此二者卽古之天周而昔之人無是胆亦無是識者也若其所論歲周者一日平歲寔回法以春分爲歲首故其歲寔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乃由累測春分得之蓋數百年來盈縮之差尙近二至而二分之胸臆甚微所定小餘之七八五應亦無甚參差故歐羅巴法遂用爲平率以均度加減之爲諸定氣猶月之有平朔平望而求定朔定望也一日高卑行度蓋日之行其本天本無盈縮特其高卑升降成橢圓形而橢圓之心又與地心不合於是日在本天爲當某度者由人目視之又不當某度蓋高則離地遠而視行遲卑則離地近而

孟子

美

三

視行疾最高爲盈末縮初之端最卑爲縮末盈初之始亦如月五星之有盈有縮也凡節氣在最高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寔必少于平率在最低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寔必多于平率故最卑在平冬至前則加均度而減時定冬至在平冬至之前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寔長最卑在平冬至後則減均度而加時定冬至在平冬至後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寔消今法定最卑行每年一分三秒稍躬雍正癸卯最卑離冬至八度零七分奇元世祖中統年間大抵適當冬至者也求冬至者以平歲寔爲之根再以最卑之遠近求其均數變時以

孟子

三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同起冬至之度然後以爲起算之根也此自漢大初以至金重修大明數十家之常套皆不過卽其近時之寔測遐推往古以折算求合而未可信以爲寔故史傳所載律元無一同者況推測未精所立之法有未數十年卽不驗者又何憑其荒遠無稽之律元以爲推算之根哉故元授時遂不用此法直以至元辛巳截算爲元今則以雍正癸卯爲元皆但憑寔測不尙虛詞矣

孟子

三

主于日以相參驗不言敬致一蒙前義二以夏至為主也大同徒土圭之法亦云夏至之景畧冬至者以此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聖人意異及歲分之說起又但以冬至之日日行疾度遂減歲分豈知若以夏至舒度推之則歲分之減者反增也

按以歲分為當參一至是已謂古專主夏至自漢以後專論冬至則非也逸周書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日短極基踐長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與蓋造歷之法是以冬至陽生為定測之始無緣轉重夏至土圭之法則專以測影又與造歷

異也

孟子

孟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司馬法成出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此所云虎賁蓋即甲士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呂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兩甲卒三千是也合步卒言蓋用九千人矣尉繚子武王以二萬二千五百人合司馬法所謂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人而一乘故三百乘為二萬二千五百人也但與虎賁三千不合又書序作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蔡傳云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

車戰車革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欽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然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勇士百人之長也按以虎賁為即百夫長本偽孔傳蓋以車一兩配虎賁一人也此無論與孟子不合且每車既各有甲士三人則此虎賁更安所置之以二車為一兩于古亦無此說史記言甲士四萬五千人則尤不合不足憑

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孟子

孟

布縷之征宅征也粟米之征田征也力役之征丁征也皆定賦所當出粟米之征于秋力役之征于冬惟布縷之征經傳不著其時朱子以為夏者據月令收繭稅耳用其二用其三所謂急政暴虐賦斂不時也趙氏謂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布軍卒以為衣縷紩鎧甲之縷粟米軍糧力役負荷廝養之役若然則所謂如知非義斯速已矣豈用一緩二遂足為君子乎

吳鼎頓首

曉樓先生師席閣下食貧嗜古誠養拙誠可謂文行兼美  
吾黨之麟鳳也奉上四金此賣文錢非盜跖之樹或可稍  
佐自華之養晒入即問

待奉萬安

愚弟秦恩復頓首

曉樓先生前承示新校注春秋繁露時復抱幽憂之疾神  
智略喪未能盡讀公羊之學久絕童子傳公羊于繁露僅  
存其畧傳本甚鮮得先生校注行世有功于前人不小俟  
心氣稍定細細尋繹或于宅書中引公羊識者比附于後  
更為有益謹奉上朱旋一流聊佐劑氏乞晒存之此候日

尺牘附

安不具

同學弟阮元頓首

曉樓二兄俗事匆匆未得常為修候惟知尚館朱觀察處  
想一切皆為平善頃從揚州送到大著繁露注四本畧為  
披覽閱深肅括卓然成一家言自有繁露以來二千餘年  
有功此書者此其最也快慰快慰近來所肄何如便中示  
及弟心拙事繁鬚白其半看案牘非眼鏡不可大非在京  
之時京闈看花之樂求之近年不可得矣肅此恭候近祉  
不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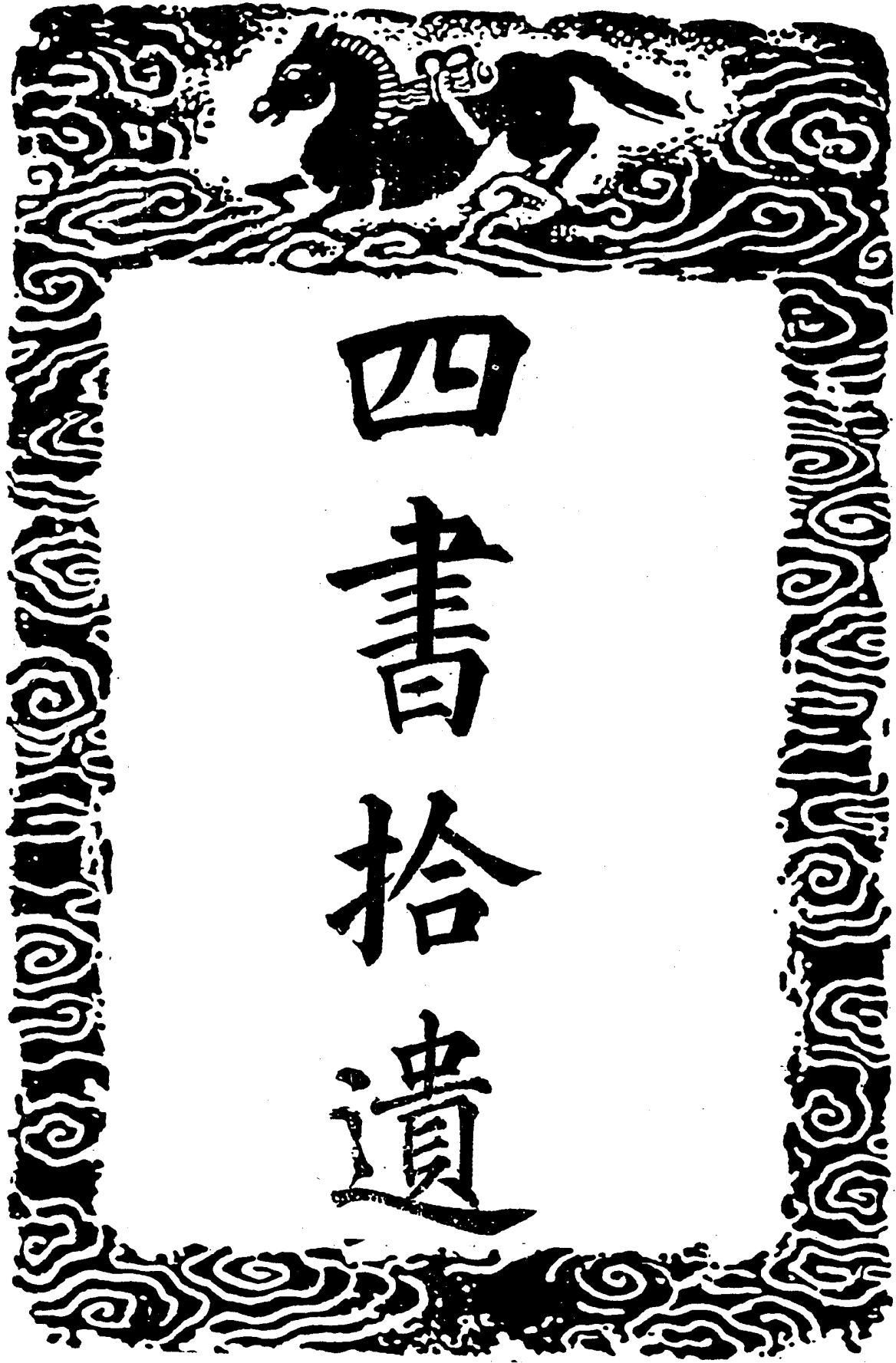
愚弟鄧立誠頓首

曉樓二兄足下弟昨在西園見吳山尊先生極讚足下所

注春秋繁露且曰頃予在江寧見孫淵如先生先生詢凌  
君甚悉驚歎其所注以為奇士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况先  
生固海內之宗匠當代之經師乎子歸為凌君言之庶益  
堅其進取之志也弟彼時聞之驚喜欲泣歸來已三更矣  
奴奴手書以聞不及待明日也足下公羊補疏微引精博  
雖殷俯何以相過弟曾有贈人詩云讀書誰解思輪扁成  
佛方能識蠟儂足下以為何如

尺牘附

二



四書拾遺



道光甲午開雕

# 四書拾遺

竹柏山房藏板

六經者眾說之邪而四子書為之館轄漢八明訓物簡質謹嚴確守師法魏晉以後始破專門之習各持己見而同異得失分焉於是何晏系七家為集解孔安國也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皇侃採十三家為義疏衛暹廖暉蔡宏江淳蔡系李充孫綽唐有六家孟子趙岐劉熙鄭康成朱有周棖范甯王珉安詩豐稷呂希哲邢昺孫奭纂為正義亦五臣孟子講義范滂再孔武仲吳哲邢昺孫奭纂為正義亦自謂既竭吾才集諸儒之大成矣然其微言奧義尙待引伸而大學中庸注疏不無濶畧新安朱子折衷二程及范張二呂謝游揚侯尹九家之說為章句集註實萃漢唐以來儒先之菁華故其書行而舊說盡廢然聖賢之言精微廣大無所不包釋之有不盡之藏玩焉有日新之趣後儒隨其識力所至獨闢見解攷訂名物每有突過前人者蓋

**敘**

義理無窮而後說常勝勢固然也春溥幼承庭訓長好涉獵嘗取漢唐以來諸家之說錄其可存下逮近人之所著作有關於補闕訂訛者擇精取純有見輒記歲月寢久卷帙斯盈靡蹈好異之譏庶幾拾遺之意若夫依傍門戶勦說雷同以及時俗之所講習鄉塾之所鈔綴無關心得均無取焉道光十有四年歲在甲午秋七月閩中林春溥序於鼇峰之崇正講堂

四書拾遺

閩中林春溥鑑塘輯



大學

古本說 李光地

大學之道 至 在止於至善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 至 能得

承上止至善而言為學之基也

物有本末 至 則近道矣

承上能慮能得而言入德之門也

古之欲明明德 至 在格物

承上知所先後而言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 至 天下平

申明上節之意

自天子 至 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總結上三節之意知天下國家以身為本則知身心之不可放縱苟且自私知本亂而未不得而理則知天下國家之不可以智力權數相馭矣此謂知本結知所先後之意此謂知之至結物格知至之意

右第一章蓋總論大意而歸重於格物之指

所謂誠其意 至 必慎其獨也

格物致知之義上章盡之故此章直揭誠意以為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也

小人閒居 至 其嚴乎

小人閒居 至 其嚴乎

極言自欺之弊也

富潤屋 至 必誠其意

極言自慊之效也

詩云瞻彼淇澳 至 民之不能忘也

申上節誠中形外之意而見明德新民止善之統於誠者如此也學者格物致知之事誠意之端也自脩者謹獨之事誠意之實也恂慄威儀者心正身脩之事誠意之驗也至於民不忘則齊治均平之機誠意之應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至 沒世不忘也

承上文而究言及民之事也誠以化之則德及人而人不忘誠以處之則澤及人而人益不忘也

康誥曰 至 皆自明也

承上文淇澳之詩一節而申明明德之義也

湯之盤銘 至 無所不用其極

承上文烈文之詩一節而申新民之義也

詩云邦彞千里 至 止於信

承上文盛德至善而申止於至善及知止一節之義也引元鳥之詩明至善之當止也引縣蠻之詩明止之不可不知也引文王之詩明靜安之至則能慮而得也蓋穆穆者靜而安也緝熙者無待思慮自然光明繼續也敬止者凡日用所止無非敬德之安行也狂聖人則安安者性之於天故能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誠明合一者也學者則必至靜以安其心由明著以適誠身之路弗慮則無獲弗為則無成故聖人者萬世之標準而學者必以聖為歸也

為則無成故聖人者萬世之標準而學者必以聖為歸也



為君以下舉文王之立人極者言之所謂敬止者也明必至於是而後為人倫之至不如是不足以言至善矣

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

上言明德之兼乎新民矣故復言新民之要歸於明德以明誠意之為本而必先乎致知以知本之意也無訟者天下平之極也然因乎無情而不敢盡其辭則是民不自欺也由乎我之有以大畏其志則是誠意之感也務此之謂務本知此之謂知本

右第二章按此章前無誠意在致其知之文後無正心在誠其意之釋章首又特揭誠意而於前後無所牽引故知此章釋體獨與眾條不同蓋以誠意為一篇之要與中庸之言誠身一也其必先致其知之意

則第於章末一語發之大指明矣 自所謂脩身以下章次悉與章句本同

大學

大學學之大者小學學之小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小學習小藝大學習大藝賈子新書引客經云小學灑小節業小道大學灑大節業大道總是一義毛奇齡四書廣言

在親民

傳言親賢樂利言慈者所以使眾言民之父母似親義較多蓋親兼養與教新則但以教言之也任啟運禮記章句舜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教之設所以親民乃有虞氏創立大學之始規合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言之此親字實似不必更改程頤四書考異

知止節

知止有定言辨志也觀下所謂知其所止者可見也能靜能安言操心也觀下所謂穆穆敬止者可見也能慮即格致之事所謂緝熙者固其義也得止則意誠以下之事所謂君臣父子與國人之善尤為統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足以蔽之也 慮即下文格物致知之事得則下文意誠以下之事也自古言學未有不以立志存心為之地者蓋志立則心存心存則志益篤然後以之窮理而思可精反之於身而德可據古本

學莫先於立志志之所向行必赴之則能定者意日趨於誠靜者心日趨於正安者身日趨於脩而凡家事國事所以處之者必日進於精詳定靜安慮有常而日進者其進

進又自不同也禮記章句

物有本末節

物即格物之物事即物中之事也必明乎萬物之所以分殊而理一而後識本末之歸察乎萬事之所以異條而同貫而後達始終之義此所以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有下文格致之功也知所先後而近道即慮而後能得之謂也古本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有本末固如此此之不可不知也知其在家則知遠之近矣知其在身則知風之自矣而身之主惟心心之發為意心微而意已向於顯此其微之顯者尤不可不知也禮記章句

格物

錢升巖曰大學以格物始以絜矩終格物則量度本末絜矩則量度人已故廣韻曰格量度也漢書曰度長絜大絜亦度也如此則前後一貫矣四書廣言

康誥

康圻內國名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按此說本孔安國書傳與作諡號解者不同存此以備集註所未備四書釋地

盤

毛西河謂盤是盥類之盤通義已有此說蓋人無日日沐浴者內則子事父母不過五日請浴三日請沐聘禮信人為客亦止五日具浴三日具沐惟盥手類面每日如是耳

周禮中典故辨正

邦畿千里

湯都南亳括地志云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今河南德府隋曰宋州穀熟今改柘城至仲丁時亳都河決乃遷於囂在開封河陰縣至河亶甲時又因河害遷於相括地志云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今彰德府後魏曰相州至祖乙時又遷於耿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有耿城絳州今屬山西尋又遷邢索隱云邢即邢州相傳府城即邢乙故都而蔡氏書傳亦云或祖乙兩遷也故並存之至盤庚遷於般在洛州今河南偃師縣西四十里至武乙又遷河北即朝歌也在衛州今衛東北七十三里一統志云今淇縣即古朝歌地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不止千里然邦畿乃指國言非如今路程之里數也故

云千里地釋

緝蠻

毛傳緝蠻小鳥貌文選注引薛君章句云緝蠻文貌田閒詩學云緝蠻言鳥聲之微細相聯不絕如緜而鳥語不可與人解託言蠻也愚按禹貢鄭注蠻之言緝也正義云緝是繩蠻者以繩束物之名周禮大司馬疏蠻者賸也禮記王制疏蠻者慢也古箕山歌云甘瓜施兮葉緝蠻樹葉亦稱緝蠻則非鳥聲可知矣典故辨正

穆穆文王二句

穆穆者定靜安之至緝熙者不待思慮而明無不昭敬止者不待勉強而施無不當物物各得其止也明定靜安之至乃能慮而得也禮記章句

淇澳

水經注美溝水出朝歌西北東南注淇水為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又云斯水即詩所云泉源之水也衛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然則淇澳本二水或學標四書偶談澳亦水名而淇澳之澳終當從爾雅厓內為澳之說必以為水名則綠竹無生處矣典故辨正

菴竹

爾雅菴王芻郭璞注菴葦也今呼鳴腳沙鄭注葦草亦名菴葦本草唐慎微曰葦草葉如竹細薄莖員小生平澤溪澗側可以染黃洗瘡俗名菴葦草通雅似竹之小草有十種曰綠卽說文之葦漢書盤綬晉灼注曰葦草出瑯琊似又可染是也北人呼綠為葦古者貢草入染人故謂之

王芻一種曰菴竹草詩注作王芻篇竹二草陸璣以綠竹為一草名吳昌宗四書經註集證

切磋琢磨

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爾雅釋器

如切如磋者至民之不能忘也

學以明其理格致之功知之事也脩以踐其實誠意之功行之事也恂誠慤敬也存誠主敬則心正矣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則身脩矣至於民不能忘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可知蓋明明德之至善即有以統乎親民也禮記章句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詩本文互而相通也詩孔疏子曰聽訟至此謂知之至也

大學

七

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翁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云下有衍文傳之五章云上有闕文是猶有闕失之憾也董丞相槐謂經本無關文特錯簡之蓋正未盡者爾首章三綱領下即接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接此謂知本又自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接此謂知之至也正釋致知格物不待別補王禕叢錄曰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所謂本末乃別為之傳耶黃氏日鈔先儒有以知止一節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為格致本傳者此正合乎朱子之說而其理較精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非治國平天下者所當格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非脩身齊家者所當格歟多學而識是非夫

子之格物歟一以貫之是非夫子之致知歟然則大學所謂物豈一蟲一鳥之物所謂知豈一寸一節之知乎袁枚

富潤屋節

誠正脩之功備而後德成心廣者由意以逮心體胖者由心以逮身而要必自誠其意始故君子必誠其意禮記章句身有所忿懣八句

身有之身仍當依舊本蓋忿懣之類以心之發乎身者言也苟有失正之時則其身之容貌辭氣顏色亦因之不得其正矣本文正字因心之義以說身也古本心之正體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為之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而不言心也張九成人莫知其子之惡大學

大學

八

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其父出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當時諺語蓋即此事也趙翼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至一人定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有兩義焉一則不出家而得其理也一則不出家而行其化也自孝者所以事君并下節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也自一家仁并下節皆言不出家而行其化也老吾老推以及人之老理之通也使民與孝而因尊之使養其老老之行也古本康誥曰如保赤子節中庸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能事君事長而後

能使厥引康誥專明使厥之義者於治國為切也古本

赤子

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尺也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俗諺有云六尺之軀七尺之軀古謂成人曰丈夫是也漢北

會冥

鄭注冥之言利也或為吝

有諸已二句

鄭注有於已謂有仁讓也無於已謂無貪冥也

宜兄宜弟

為兄亦宜為弟亦宜毛傳

九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宜其家人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則其理之推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則其化之行也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古本

所謂平天下節

老老長長恤孤以其施於國者言也矩之為器以一隅而得四方君子以治國之一隅得天下之全理亦猶是也古本

絜矩

大學以格物始以絜矩終物在身反身而皆備故格物為明善之基矩在心從心而不踰故絜矩為治平之要格物在知本者君子務本不務末絜矩在守約者君子職要不

雖詳絜猶格也矩猶物也其所以格之絜之者亦惟此推心之恕而已君子既以此心推之於國而國無不興孝與弟而不倍焉又何難以此心推之而及於天下哉然而天下至大也至廣也一夫不獲時子之辜百姓皆安聖人猶病是故君子有道焉是道也放之則徧於九州彌於六合斂之即在此方寸之間誠得其要也故皇以之建極帝以之執中惠士奇大學說

矩

周公問於商高曰請問數從安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修四經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

大學

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聖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矩所為耳周公曰善哉周禮

節彼南山

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陽是也今曹縣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節彼南山是也今長安咸宜藍田盩厔四縣釋地

維石巖巖

鄭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

德者本也二句

先王以德為本財為末每於行禮之時見其情焉一於大饗見之天子大饗諸侯各貢土物先納三品之金及其設之則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而賂之說者謂金先入後設先德而後財也故曰見情言先德後財之情見諸此矣一於聘享見之圭璋聘璧琮享圭璋為禮璧琮為財已聘而受璧琮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莫不作讓焉大學說

楚書節

鄭注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劉向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奚恤也昭奚恤居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

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放次之葉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皆懼然無以對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據國策昭奚恤乃楚宣王時人也莊昭王後百有餘年據左傳子反卒於楚共王時莊子西子高前數十年舛誤若此何足為據若如注疏兩事並舉無宣專指白珩之對故

正辨

休休

尙書傳曰樂善也鄭注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

貌

子孫黎民

孔疏曰非直子孫安眾人皆庶幾亦有利益也不能保我

子孫非惟如此眾人亦曰殆危哉皆以子孫屬上句解

命也

國君造命不可委命左傳文也唐李泌申論之曰命者已然之言王相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最可明此命字之義考異

必忠信以得之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發已自盡忠也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循物無違自己以及天下信也誠之通也誠之用好惡而已矣忠信者德之所由能慎而矩之所由能絜此三綱八

目之統會也禮記章句

宜有盜臣

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鄭注

菑害

管子心全乎中形全乎外不逢天災不遇人害謂之聖人按此則菑為旱乾水溢之類害為盜賊亂竊之類經註集證

十傳大旨

經言明德而傳舉明命以探其原經言誠意而傳揭慎獨以提其要經詳三綱八目而傳歸之忠信以統其全三者傳之特筆會子傳心之要也禮記章句

四書拾遺

中庸

天命節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命也民受之以生性也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脩道之謂教致中和也

惠棟易大義

須臾

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僧祇律

恐懼

四德主於貞五常妙於智知是非則知懼矣怵惕而後惻隱是仁之情生於懼也恭而後敬是禮之情生於懼也羞

中庸

而後惡是義之情生於懼也懼者厭情之攝也生人之命也小人為畏威學者為畏義君子為畏天易曰震无咎者

存乎悔又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故體中導和非戒謹莫先焉李光地中庸餘論

喜怒哀樂

元亨利貞天德也人得乎元以為仁得乎亨以為禮得乎利以為義得乎貞以為智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皆道心也然理乘於氣而行故道心麗於人心而發愛之發為喜惡之發為怒欲之發為樂懼之發為憂人心動而吉凶判焉故喜者吉之根也怒者凶之根也樂者吝之根也憂者悔之根也必也動乎惻隱是謂愛而仁斯其喜也道而有所吉矣動乎羞惡是謂惡而義斯其怒

也道而無所凶矣動乎辭讓是謂欲而禮斯其樂也道而無所吝矣動乎是非是謂懼而智斯其憂也道而無所悔矣吉凶悔吝之介與衰治亂之幾也是故喜者治之象也怒者亂之象也樂者盛之象也哀者衰之象也禮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樂者先王之所以飾樂也兵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刑者先王之所以飾哀也必也禮而行於仁斯喜可以致治矣樂而節以禮斯樂可以保盛矣師而出以義斯怒可以沮亂矣刑而折以智斯哀可以扶衰矣是故喜怒哀樂心之機學之要也自此而上則通乎天君子以之順性命之理焉自此而下則達於世君子以之持氣數之權焉中庸餘論

仁義禮智統之者信也愛惡欲懼統之者思也喜怒哀樂統之者和也誠則仁義禮智存矣思則愛惡欲懼正矣和則喜怒哀樂平矣同上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鄭注

天地位焉二句位育之效不待既至而有也隨吾分之大小學力之淺深而奏焉天君泰百體從一身之位育也父母順家室宜一家之位育也君君臣臣民得其安物得其所一國之位育也三辰明八風序河岳懷柔外內順治天下之位育也禮記

中庸其至矣乎節

言中庸為道至美願人罕能久行鄭注○按下文云不能期  
命乎天率乎性中庸之道至矣道不可須臾離人罕能久  
行言離道者多易大

道之不行也章

仁者見之謂之仁賢者過之也知者見之謂之知知者過  
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飲食鮮能知味故曰君子之道鮮  
矣易大

道之不行也節

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為之中鄭注  
知者不行故過於智愚者不行則益其愚賢者不知故過  
於賢不肖者不知故重其不肖是以觀於民性之失有以  
知乎道之不行不明也餘論

知味

按異義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待明食雞知棲半露食鷺  
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疏

舜好問二句

舜取人為善咨四岳闢四門無所不訪也近君側之人有  
不待問而自言者或恐其有所挾而言未可遽信也故必  
察焉所謂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也何垣西

畧獲陷阱

畧獲以畧為獲而掛之也陷阱為陷如阱以陷之也畧獲  
以扁鵲禽獸如今之扣網也陷阱以陷墜禽獸如今之賺  
坑也丹路  
得一善

一卽天下之大本一善為乾初卽復初也復初為中行六  
四中行獨復謂四獨應初卽太極極中也易大

天下國家節

三者之中庸不可能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  
賤素思難行乎思難無入不自得乃謂之中庸易大

抑而強與

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卽而強也易大

在上位節

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乎富貴也在下位不援上此  
素貧賤行乎貧賤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  
行乎夷狄也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思難行乎思難也論語云不怨

天不尤人是也疏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章

凡人倫卽具遠邇高卑之象故必順親而後信友信友而  
後獲上妻子合而後兄弟翁兄弟和而後父母順是皆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餘論

詩曰節

棠棣之篇美文王之詩疏

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疏

古者謂子孫為帑故甘誓曰子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為  
帑於鳥則鳥尾為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疏

鬼神之為德章

此鬼神卽與易繫辭云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以能生萬物也按彼註水火之神生物金水之神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疏

鬼神者人倫之推也祖宗自父母而推者也天地自祖宗而推者也羣望百靈自尊長而推者也百族庶類之祭自胞與而推者也餘論

舜其大孝也與節

君子之德也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此之謂至德要道也君子之孝也合四海之權以盡事親之道此之謂大孝也德之始自孝而推焉德之成以孝為極焉然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餘論

宗廟饗之

史遷敘舜世次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以至舜七世矣漢劉耽耽呂梁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而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此其異者先儒注經多以史遷為據大禹謨受命于神宗孔疏神宗舜之始祖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二祀敬康句芒橋牛瞽瞍為親廟舜典禮于六宗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而馬融於益稷篇夏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宗廟饗之實據也至祭法所云宗堯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則以堯配食非祀堯為不遷之廟也家語孔子答子羔問言七廟之禮自虞至周所不變

則禘郊祖宗之外舜自有七廟以奉其祖禘書言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丹朱入廟而稱虞賓則為舜之宗廟無疑

正辨

子孫保之

舜三妃兩妃無子女營生義鈞及季釐義鈞封於商是為商鈞一名章鈞禹封其子於虞季釐封緡其後為夏桀所克又有庶子七人呂氏春秋舜有子九人山圭胡負逐廬蒲衛甄潘饒番傳鄒息有母轅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路史

必得其壽

鄭注尚書以舜生三十為句徵庸二十為句在位五十載為句謂生三十年歷試二十年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

中庸

六

一百歲也史記舜本紀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合計之實年百歲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二十之文合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為三十必非孔壁之舊錢大昕釋

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武王末受命

已成者謂之功未成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日知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且曰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當於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釋地



追王大王王季

按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駿奔走追王大王夏父王季歷文王昌則追王是武王時事與此言周公成德者不合又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祝冊曰若爾三王是武之時已追王太王王季矣又綿之詩上稱古公夏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時文王已稱王矣可知文王之王與太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太王王季亦必不直俟至周公踐阼之後疑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列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是也按經註集證○錄

中庸

七

中庸言周公追王者以禮制定自周公也豈鑿定武王時未追王至周公輔成王始追王哉言追王不及文王者陸農師謂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非文王先已追王也辨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史記周本紀后稷卒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路史周世考曰稷及禹契皆同時契十四世而二代所較者三餘世稷十五世而文王中閏夏商有餘世而公劉避桀仰稽世本不窋而下至季歷猶十有七世豈十五世所得盡哉

按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先公則鷩冕以后稷為周之始祖祫祭於廟當同先王用衮則先公無后稷也故鄭注司

服云先公不窋至諸盤若四時常祀惟后稷及太王王季之等不得廣及先公故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四時常祀但有后稷諸盤以下故鄭注天保云先公謂后稷至諸盤此皆望經上下釋義故不同疏

大司服享先公則鷩冕鷩冕七章公之服先公尊矣所服止於此者非卑之於先王以為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為敬故弗敢也此陳氏禮書說若大禴於大祖廟中則尸服衮冕王亦衮冕也此周禮疏說禮說與故

父為大夫八句

中庸

八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喪服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孔疏引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祔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則祭以士祭以大夫乃吉祭非喪祭也此可補中庸義疏之闕辨正

達孝

章句以達孝為天下之人通謂之孝於達之義似有未盡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

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達之謂也此章自夫  
孝者至孝之至也是明武周之孝郊社之禮四句乃孝之  
直推而上者明乎郊社三句則言其孝之旁推者孝之為  
達者以此此節正明達孝之義湖暖存思

春秋二節

自脩其祖廟至燕毛祭之始終之序也蓋潔治堂室陳設  
器物備具饗豆皆預期之事也敘羣廟昭穆之主辨助祭  
貴賤之班授奔走執事之職皆方祭之事也飲福酒則酬  
於階綬後祿則燕於寢皆祭將畢及既畢之事也上言祖  
廟者七廟之主將合於太祖之廟故特脩之也下言宗廟  
者統羣廟之主敘其位次故系之宗廟之禮也凡此皆春  
秋時祭也下宗廟祿嘗之禮與郊社並稱則并包大禘大  
禘之祭也李光地中肅章段

脩其祖廟

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酒之事凡祭祀脩寢注祖廟  
親廟皆有寢祧廟則無寢

宗器

鄭注宗器祭器也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  
器是也通謂之彝器左傳官司彝器指宗彝俎豆之屬是  
也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大  
祭則出而陳之注云玉鎮天球宏璧之屬寶器兕戈和弓  
之屬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陳庸器注云征伐所  
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其兵物所鑄銘也陳功器以華  
國也則宗器兼彝器寶器庸器言典故

裳衣

先輩論遺衣服有一項一則授尸一則設座上以為魂衣  
緣天子斂衣百二十稱至大斂所遺則司服授守祧藏之  
及祭以上衣授尸士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非  
上衣與尸所不服但陳於座以祭之統謂之裳蓋將上服  
解作上下之上因謂衣授尸而裳不授尸然不如解上服  
為上等之服為極又周禮司服大喪供奠服是時喪奠無  
尸故陳座以祭至後來之祭則尸所不服其設與不設俱  
未有明文也偶談

時食

犧牲粢盛及饗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  
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江永羣經補義

時祭不備物凡鼎俎鉶苴各有制限四時不異惟饗豆庶  
羞為邊人醢人所掌則每及他物如臠臠胙腊麩蕡芡  
類各以時物實之所謂時饗是也偶談

序昭穆

春禴祭則各於其廟一廟一祭無左右昭穆夏秋冬時禘  
亦止升三昭三穆之主於大廟而毀廟之主不與惟三年  
大禘則凡已毀未毀之主畢祭於太廟室中惟太祖東向  
自如羣昭列北墉下南向羣穆列南墉下北向蓋羣廟之  
列昭左穆右禘祭之位則昭北穆南此廟次之昭穆也及  
子孫之序其時異姓列西階同姓列阼階既分左右則此  
阼階所立之子姓勢不能復分左右以為之次故祖宗以  
左右為昭穆子孫以前後為昭穆周官司士及賜爵呼昭

穆而進之賈氏公彥曰凡昭穆皆在東階之前西面北上假令父行為昭子行為穆孫行還為昭曾孫行還為穆就昭穆之中皆年長者在上年幼者在下所為以前後為序也說餘

序子孫之昭穆鄭賈諸儒謂同姓之無爵者於阼階下分為兩行其有爵者與異姓之爵同序立於西階下任鈞臺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有爵者入異姓不後之乎且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宗盟不太無色乎愚意阼階世次則自北而南以北為上以序昭穆爵位則於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為序蓋世異則子不可先父故貴不敵親世同則弟不妨先兄故親不敵貴也按任氏謂序昭穆中兼序爵其說實勝先儒然其義例尚不止此楊文來曰序有二義

一序其自出之昭穆如虞炎為太王之昭二號為王季之穆魯衛為文王之昭晉韓為武王之穆其名世世不易此辨親疎之遠近也一序其所居之昭穆如周公為文王之昭伯禽又是穆考公又是昭此別世次之尊卑也全謝山曰序昭穆必先序宗法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不敢先也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有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疎之殺是也兼此數條其義乃備

序爵

序爵之事見祭統者三條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

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一也尸饗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大夫起士八人餽士也凡為俎者以骨為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三也辨正

序事 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此卽序之之人偶談

旅酬下為上

下為上逮賤之義任鈞臺謂此時長賓有奠觶主不酬長兄弟長兄弟無奠觶無以相酬故弟子舉觶然後行旅此解下為上重枉代長舉觶楊文來曰三獻後主人獻賓賓醉主人復獻眾賓徧乃又酌酬賓是惟酬賓一人而於眾賓則止有獻酢而已主人因獻長兄弟如賓儀獻眾兄弟

如眾賓儀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眾兄弟儀更爵酢是皆止有獻酢而無酬也長兄弟視賓例宜酬而主人未之酬故旅酬之先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尊故主人自酬長兄弟親故兄弟弟子代主人酬此解下為上主於酬酒而以下為弟子上為主人胡應麟曰賓主獻酬之後凡與飲之人皆得行謂之旅酬獻酬舉觶起於主人旅酬舉觶起於賤者以賤者行主人之事故謂之下為上此意與楊說同當並存之以備採擇辨正

燕毛

先王之與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

書大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待終日大宗已待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族食世降一等若齊衰之親一年四會食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總麻則一年一會食也公與父兄齒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王與族燕兄弟之親皆揖而進之年穉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也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大燭於門外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箋云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詩曰曾孫惟主酒醴惟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此賓讓而止之後也燕賓則膳宰為主此曾孫為主則以尊事黃耆所以為厚也

踐其位

按詩小雅楚茨孝孫俎位鄭箋云堂下西面位也在阼又儀禮特牲饋食篇及筮日主人冠元端卽位於門外西面祭前一夕視濯主人卽位於門東卽上所謂門外西面位也主人揖賓入卽位於堂下卽少牢饋食篇所謂如外位卽門外西面位也風興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房視側殺宗人告有司具主人入卽位如初卽東面位也自此主人及視與佐食陳設陰厭後迎尸正祭又獻尸獻賓獻眾賓又於堂下設尊酬賓獻長兄弟獻姑姊妹及宗婦事畢省云復其位卽復阼階位也又少牢饋食篇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又禮記曲禮上篇云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祭器篇廟堂之下君在阼據此則主祭之位有二筮日筮尸宿尸宿

賓則位於門東西面視濯以後諸禮則位於堂下阼階東西面天子與諸侯大夫士大段相同此所謂位卽指門外西面位及阼階東西面位而言也先王當日祭祖時會卽此位行禮故以為踐其位集註

奏其樂

孔疏曰尸入室乃作樂賈疏曰作樂乃下神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至敬不樂不敢散其志也

郊社之禮節

末者本之推也滋其根則枝葉蕃浚其源則派流盛故孝於父母者未有不以父母之心為心而友於兄弟者孝於祖宗者未有不以祖宗之心為心而厚於族姓者孝於天地者未有不以天地之心為心而愛及民物者也古

踐其位

之制禮者崇本以報其親矣猶謂典祀之豐於昵也而推至於祖道遠以逮其祖矣猶謂生民之必有初也而推至於帝影響之昧昧而區宇之寥寥精氣之息息而神理之昭昭察乎此者至明者也體乎此者至誠者也治國之如示諸掌不亦宜乎餘論

郊社

祭天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於圓丘一也王者各稟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二也立春之日祭蒼帝於東郊三也立夏之日祭赤帝於南郊四也季夏土王之日祭黃帝亦於南郊五也立秋之日祭白帝於西郊六也立冬之日祭黑帝於北郊七也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其玉圓

五月蒼璧夏正用四圭有邸五時迎氣東用青圭南用赤璋西用白琥北用元璜中央先鄭以為用黃琮熊氏以為用赤璋其配圜丘以魯配感生帝以稷配五時迎氣及大雩以五方人帝配明堂大饗五人帝以文武配地示有二一為崑崙一為神州祭之一歲有二夏日至祭崑崙之神於方丘三陰之月祭神州之神於北郊其玉方丘以黃琮北郊以兩圭有邸其配則方丘以魯北郊亦以稷數典故

上帝

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

中庸

去

張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天果不同歟天者元氣之總稱而帝者德之見乎用者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及其氣之顯淑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金木土之帝居於五方佐而迭王者則謂之五帝此皆分統別號而言之者至於合昊天若五帝羣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昊天上帝若昔虞帝肆類上帝而肆師類造上帝曰類曰旅則上帝果非一帝矣然司裘為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而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則天宜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為天之見乎用者審也夫以司服昊天上帝與五帝之祀服有所不殊則五帝於昊天宜不降矣然

以掌次祀旅所張之次乃不同焉則五帝於上帝為有降者顧得合乎昊天上帝而同稱乎祀帝圜丘牲玉以蒼兆五帝於四郊玉以珪璋琥璜琮牲幣色從其方而迎之則五帝豈得同帝哉雖然昊天帝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天而統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是故昊天上帝五帝六神之辨俱以祀同服大裘而皆用圭邸則知有所分而又有所合矣類而稱之上帝孰不可哉路史

禘嘗

自脩其祖廟以下皆論祭祀之禮而首以春秋冠之末以禘嘗明之其為春禘秋嘗文義甚明况祭義郊特牲皆有春禘秋嘗之文可互證乎今殊禘於春秋祭之外而前則以春秋包四時後則以一嘗該四祭亦可謂迂曲而費辭矣禮通考

中庸

去

矣禮通考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鄭注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示讀如賓置也孔疏若能明此序爵辨賢尊尊親則治理其國其事為易猶置物於掌中也

方策

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葉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即於方書遺於策蓋策以取聯方一而已黃洵饒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之木版小事書於竹簡又按孔仲達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可並容數行凡

爲書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乃書於策然則簡與策雖同是竹爲之其實策乃編簡以成故大於簡並又大於版耳

集註

蒲盧鄭注蒲盧蠅謂土蜂也蒲盧取桑蟲之子變化之爲已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陸氏爾雅云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

盧且引中庸政猶蒲盧之語謂蒲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

於木故謂之蠅蠅又引本草云瓠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薄

蒲取諸蒲蒲善浮詩所謂不流東蒲者也其說以匏瓢盧

盧蒲盧爲一類故在釋草部中爾雅又云蠅蠅蒲盧蒲盧

細腰壺之有盧者也楚辭曰元蜂若壺取是焉子以此方

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沈存中以爲蒲葦其實未知蠅蠅蒲盧之義新語

中蒲

好學近乎知

說苑建本篇漢書公孫宏傳後漢書馮衍傳注又黨錮杜

密傳注俱引作好問近乎知

來百工則財用足

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雙峯講義

忠信重祿

有忠信者重其祿也鄭注

既稟

既如字說文曰小食也陸佃禮記解

送往迎來

考遠人往來凡送迎俱有符節委積夏官懷方氏掌來遠

方之民而達節以送迎之若委積亦有往來禮禮注從來

至去皆設之於道是也偶談

朝聘以時

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鄭注六

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名殊禮異更迭而徧王制正義云

六服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爲四部分隨四時而來

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時而來是分別

各爲四方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

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於西故稱韓侯入覲又

鄭注明堂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

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

此一隅自外可知典故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孔疏周禮大行人

中蒲

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

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

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必如所言則周之

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

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再朝而

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

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不知計彼六年一

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且大行人所云見

者何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

見曰會般見曰同時見般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

是再朝而會乎般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計六年

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安國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按如周官之文則每至六年而五服一來朝大行人則分年來朝數有疏數東坡書傳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為疏數六年而徧五服畢朝也五禮通考申之曰周分天下為六服酌道里遠近為朝會之疏數計六年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朝采衛要一朝而六服之應朝者徧故曰六年五服一朝尚書舉其綱周禮分其目實無二法也

興故

厚往薄來

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

中庸

九

侯貢獻使輕薄而來疏

周制十二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諸侯六聘天子即往來也往禮有徧存徧頌致福贊喜補災致禱如天子賜胙宰咍歸賄周定王告晉之慶類即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服絲象男服彝器采服織纁衛服龜貝類在九貢之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外皆來禮也至牢禮饗牽是燕勞非往禮偶談

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災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犒贈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

哀吊之此皆厚往實事興故

禎祥

本有今異曰禎如國本有雀今有赤雀是也本無今有曰祥如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也時應族人物考

妖孽

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為孽說文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龜孽言之不從時則有詩妖介蟲之孽視之不明時則有草妖蠹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鼓妖魚孽思之不睿時則有脂夜之妖華孽皇之不極時則有射妖龍蛇之孽漢書五行志

動乎四體

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固有常業

中庸

辛

也而墮偷弗務焉者非其聲色嗜欲之浸淫神明之耄昏則其病蠱之潰攻精爽之消亡也其有不獲死乎且起居動靜語言之間雖一嘖一笑災祥見焉故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禮卜益精神之所寓不可誣也沈作結寓簡

故時措之宜也

時措即時中時措之宜即和也易大義

日月星辰繫焉

太陽為日太陰為月五緯為星二十八宿為辰日月星辰各有一重天其行度各有本輪均輪而皆宗動天挈之以行故曰繫日月星辰高卑之距相差以數萬倍至數百萬倍故曰無窮興故

華嶽

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峽在國語名西吳管子名西虞在前漢志作吳山後漢作吳嶽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釋地

於穆不已

穆即悠遠也天唯穆故不已至誠唯悠遠故無息朱梅崖集雜錄

於乎不顯

通雅曰不通為丕書曰丕顯丕承詩曰不顯不承此最可驗者攷異

大哉聖人之道章

聖人之道即中庸也其道可以育萬物而實本天地之中

中庸

主

也民受之以生於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德以行至道謂定命也此下言定命之事

易大義

車同軌

軌廣六尺六寸見孝經注識遺

有宋存焉

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焉按孔子世家言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禮居其邑不非其大夫則辭

自宜遜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也釋地

動而世為天下道三句

動指威儀身之禮行則身之度言則身之文三句可以禮

度文分配偶談

上律天時

律述也鄭注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淵泉者大本也非淵泉不足為本非溥博不足為大本也時出者發而中節也不言出則非發不言時出則非發而皆中節也喜而中節寬裕溫柔而已矣怒而中節發強剛毅而已矣樂而中節齊莊中正而已矣憂而中節文理密察而已矣餘論

舟車所至六句

舟車所至道路通者也若所謂繩行梯接則舟車所不至而人力通之極之於天覆地載區壤盡矣其又曰日月霜露者何居按周髀術兩極之下日極遠而極寒則可謂之日月所不照中衡之下日正對而極熱則可謂之霜露所不墜融結者萬物之死地是以血氣之倫不蕃焉血氣所蕃皆在中衡左右陰陽和者也西法謂之溫帶今用之餘論

中庸

主

經綸天下之大經節

大經六經也大本謂中化育謂和無所偏倚謂中庸也易大義

經綸

經引之即今之織牽絲也綸理之即今之織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藝林

衣錦尚綱

此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為其文之太著而著禪綱加於錦衣之上綱禪也以單縠為衣尚以覆錦衣也疏



玉藻禪為綱蓋夫人臨嫁則在塗加錦而覆以禪衣其意實所以蒙塵今日惡文之著者斷章耳

知遠之近四句

遠之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也風之自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也微之顯由未發之中而萌於意所謂莫見莫顯也故下遂以謹獨事繼之

內省不疚

知微之顯其知幾也內省不疚其謹幾也入德之功由知幾而始為己之事以慎獨為先

不動而敬

學至無往不敬則意誠而心正身脩舉統之矣

奏假無言二句

假大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不賞而民勸二句

已敬信而人自化所謂風之自也

篤恭而天下平

敬身以敬家敬家以敬國而天下自平所謂遠之近也

聲色之於以化民

聲色即上文賞怒是也

上天之載二句

載讀曰裁謂生物也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

新定邵氏曰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也

中庸

西

四書拾遺

孟子上

梁惠王

按史記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  
惠王為王日知錄云孟子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則非追  
尊之辭明矣史記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立十六年  
卒子哀王立而竹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  
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為後  
王年也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  
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又誤  
分為二耳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稱王改元  
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集注

王立於沼上

葆真池即梁惠王故沼世說

靈臺

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縣西北四十里左傳秦獲晉侯歸  
乃舍諸靈臺杜注在京兆鄠縣四書釋地括地志辟雍靈  
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  
周靈臺至唐太宗時猶存集注  
不日成之

趙氏注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鄭氏箋不設期日而成之  
按期猶限也古者工必計日左傳宣十一年蒍艾獵城沂  
量功命日注命作日數昭三十二年士彌牟營成周量事  
期注知事幾時成皆於事前預為期限文王使民不勞不

急急於成功未嘗限日督促而民樂趨之故曰不日成之  
錄

靈囿靈沼

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縣西  
三十里四書釋地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志所謂文  
王作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者是此作邑子豐時事非  
初治岐山事也豐去岐山三百餘里集注

濯濯鶴鶴

濯濯娛遊也鶯鶯肥澤也毛傳

時日害喪三句

趙注曰時是也日乙卯日也豈大也湯臨士眾誓言是日  
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檀弓曰子卯不樂鄭注云

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也

河內河東

趙注魏舊在河東後為強國兼得河內也疏河內河東本  
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地畿內為三國詩風邯鄲衛是  
也  
通義魏都大梁在大河東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為  
河內今河中府是釋地河東今山西安邑等縣河內今河  
南懷慶府河內濟源縣是日知錄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  
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謂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  
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  
東至衛州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  
內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內也集注

斧斤以時入山林

有因地之時仲冬斬陽仲夏斬陰盡物性也有因物之時  
服期斬季材利民用也有期限之時斬材有期日不盡物  
也典故

五畝之宅

尉繚子曰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則  
民宅五畝僅得大夫士之半也周制以漸而降蓋如此遺

謹庠序之教三句

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  
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  
左塾漢書食貨志曰里閭平曰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  
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

弁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食貨志曰入此之  
者必持薪樵

謂造士書大

黎民

黎本訓衆又訓黑所用各不同詩書稱黎民者先儒皆訓  
為衆民近世始有黑髮黔首之說四書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二句

趙注言人君但養狗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漢  
書食貨志贊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殍  
而弗知發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  
斂之也師古曰言歲豐孰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  
可斂之也鄭氏曰芟音稊有梅之葉芟零落也人有餓死  
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鶴林玉露曰狗彘食人食粒

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周  
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卽後世常平倉之法矣按趙注漢  
書檢皆作

飢色餓殍

按韓子飾邪篇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說山訓魚一  
月饑毋一旬餓以此推之餓甚於饑也集註

作俑

淮南子云魯以偶人送葬而孔子歎然則始作俑亦起於  
魯俗陳餘  
叢考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周顯王二十九年秦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  
禦之軍旣相距鞅遣公子卬書請而相見盟飲酒而罷兵

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惠王恐  
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史在魏  
王三十三

一三三六年秦大敗魏師擒其將龍賈取雕陰史在魏  
王三十三

後元三年三十七年魏以陰晉爲和於秦元四年三十

九年秦伐魏魏獻河西少梁地於秦元六年四十年秦伐

魏取汾陰皮氏拔焦元七年四十一年秦客卿張儀伐魏  
取蒲陽旣而歸之魏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秦元八年四

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元十二年四十七年秦伐魏取  
曲沃平周元十四

南辱於楚  
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伐魏破之於襄陵得  
八邑按集注作七邑  
王後元十三年也  
魏史當魏襄王十二年  
據竹書爲惠  
王爲孟子述前事則孟子至梁

當在其後史以爲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亦誤也

### 深耕易耨

后稷始耨田曰二耨爲耨廣尺深尺曰耨長終晦一晦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耨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芟黍稷薿薿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故凝凝而盛也漢書食貨志耕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場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王氏農書趙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朱虛侯言立苗欲疏曰氏春秋其耨六寸所以閒稼皆同此義又與深字對說似長偶談釋地

### 彼奪其民時

彼謂齊秦楚也趙注

### 梁襄王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吾謝梁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孟子外書

### 七八月之間旱

春秋時列國已不用周正而晉之用夏正又在列國之先魏自晉分習用夏正已久杜預記汲冢紀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爲首可見孟子對襄王卽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蓋處暑以後禾苗將秀其待雨更切於五六月也而必以夏五六月釋之則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陳餘考

### 無以則王乎

以王當各從本字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王道可乎四書辨疑

### 夔鐘

趙注曰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夔郊因以祭之曰夔周禮大祝曰墮夔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夔寶鎮及寶器疏鄭司農云墮夔謂薦血也凡血祭曰夔蓋古者春成而夔之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夔

夔與岬同說文血祭也廣韻牲血塗器祭也周禮春官天府上春夔寶鎮及寶器雞人夔共其雞牲注云夔門及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洩夔主及軍器注云鼓小子夔邦器及軍器注云邦器禮樂之器也羊人夔共其羊牲注云豆俎簋等彝鐘鼓皆足

### 六

用羊禮雜記成廟則夔之雍人拭羊宗人視之門夾室皆用雞又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夔之以豕豚按此則夔廟方用羊夔鐘止宜用豕豚今齊本將用牛而王易之羊殆戰國諸侯之僭禮歟集經注

### 般餼

按廣雅有云般餼死貌正義

### 君子遠庖廚

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注云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正義引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玉藻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一羽

羽本謂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緇釋器

挾太山以超北海

馮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有渤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於海以此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地設譬耳釋地○按說本趙注

為長者折枝

舊說按摩手節此以枝為肢體之肢字義本是然事卻迂辭不可取為長者屈折肢體止是卑幼常用易行之禮貌如斂手屈膝折腰之類辨四書

刑于寡妻三句

趙注刑正也御享也毛傳寡妻適妻也

五子上

七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蘇秦說六國謂齊地方二千里趙方三千里楚方五千里魏方千里韓方千里燕方二千里雖未言秦然當惠王時地方自二三千又范雎曰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秦昭王曰孟嘗君之地方百里墨子曰宋方五百里共一萬八千里尚有二周魯衛鄒滕等未數中國之地不應如許其大則所謂方者非真方也孟子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乃真方也釋地

蓋亦反其本矣

足利本蓋作盍孟子考文補遺

王語暴以好樂

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鄉忌鼓琴卒授

之國政是安知與眾樂樂耶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疏○宋史記鄉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疏以為宣王誤

莊子

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其名而曰莊子此為記者之誤釋地

鼓樂

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趙注

管籥

管籥籥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曰左手執籥以節衆也趙注

聲音

鐘鼓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管籥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

五子上

八

車馬亦云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名物考

羽旄

陳氏禮書賈公彥言太常而下干首皆有旄羽蓋干首注以旄旄首注以旄則羽毛所以為旗飾也旗皆有羽旄釋地按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曰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曰旒旒與旄不同故注不直曰旄也而曰旄屬集經注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三輔黃圖載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蕘以往但有物

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圃云耳以穀梁傳里數計之周時七  
十里之圃僅當今四十三里參以毛詩傳圃所以域養禽  
獸諸侯四十里恰合釋地

寡人之圃方四十里

疏引傳云天子之圃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  
國二十里公羊傳注說圃處則云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  
五里究論之似當以公羊注為是蓋準天子圃俱十分域  
中地之一也若大國當有圃四十里則民不為大矣考異

芻蕘者往焉二句

先王之化言格於芻蕘行至於雉免然後為博詩曰肅肅  
兔置椽之丁丁以有所聞施于中逵以有所見施于中林  
則無所聞無所見於是焉肅則好德之至也故序以為莫

孟子上

九

不好德賢人衆多也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萑之子于歸  
言秣其駒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昏媾能以禮行而  
男子廉婦人貞雖芻蕘者以錯薪相讓言刈其萑而已即  
序所謂美化行者也蓋關雎之化行始於雉免終於芻蕘  
之卑可謂至矣坤雅

文王事昆夷

詩小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  
年春正月昆夷氏侵周一日至周之東門竹書紀年商  
受三十四年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  
自程遷于豐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於周遂伐昆夷詩  
正義箋云文王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初事之卒  
不免故代之也

史漢匈奴傳並稱周西伯昌伐猷夷氏師古注猷夷即犬  
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犬猷相近耳亦云  
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猷夷即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  
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釋地

以退徂莒

趙注以莒為國名謂以遏止往伐莒者按韓非書云文王  
克莒莒之為國名有明徵也詩作徂旅路中嘗辨之曰上  
方言整旅而此遽云徂旅其不然昭矣春秋紀子帛莒子  
盟于密莒紀密之近也王之伐密於此遏其往莒之師哉  
亂除禍理必從其亟宜莒之為正云辨正  
毛詩雖作徂旅其傳云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未可遂  
易為師旅之旅也經學

孟子上

十

寵之四方

趙注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其句以四方為下文疏

雪宮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都東  
北六里蓋齊離宮之名遊觀勝迹宣王延見孟子於其地  
非就見之謂釋地○晏子春秋齊  
侯見晏子於雪宮

轉附朝儻

轉附在萊州掖縣太平寰宇記  
朝水名也趙注

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澗水名出南陽恐誤澗為儻疏  
景公傳云轉附乃太公之墓朝儻乃相公之墓二公皆齊  
之先公欲觀已隱有法二公意謙禮

余曾過及轉附朝舞二山杳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耐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海東盡頭如成山石山之類在今山東登州縣地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瑯琊亦可觀海焉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瑯琊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聘其雄心肆其遠略如此真從前所未有釋地

琅邪  
今山東省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即其處釋地

春省耕二句

按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頌

而秋斂之春頌粟以補不足秋而斂之不收息也禮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此田畯督耕之事然曰王命則東郊之舍天子亦必出巡而責令田畯董其事耳又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之絕不足之補於此可見矣周禮地官司稼辨種稂之種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觀稼省斂也又遂師巡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移用轉相助救時事耕獲之事又月令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此皆省斂之事集經注

吾王不遊六句

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何以得見勞苦也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曰既春遊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春秋也為諸侯度者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過再經學

師行而糧食

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糈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鍔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子按說文訓糈為乾詩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

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潛研堂

方命

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古注

徵招角招

樂書舜作歌以勅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財樂以招名卽是此意按招本舜樂因敬仰來奔而傳於齊故新聲皆曰招當時景公全為民事故止取徵角二音而名其樂曰徵招角招集經注

岐

鳳翔府岐山縣岐山在縣東北十里亦名天柱山禹貢曰導岍及岐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山上太平寰宇記○趙氏周之舊國也路史曰今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

關市三句

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槩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之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疏

鰥寡

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孝經注

饑糧

嚴氏祭曰饑乾食也糧米食也詩小雅乾饑以愆經注

囊囊

按說文有底曰囊無底曰囊董氏曰無底曰囊有底曰囊唐韻囊無底囊又一說大曰囊小曰囊諸說不同朱子蓋從董氏何氏楷曰囊今纏腰下者東方朔傳奉一囊粟乾饑盛於囊粟米盛於囊也經注

率西水滸

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按此則水字當指渭言與史記周本紀太王去幽渡漆沮踰梁山之文及朱子詩傳集註滸漆沮之側也互異釋地

世臣親臣

春秋之天下壞於世卿戰國之天下壞於遊士世卿微而遊士橫矣朝東暮西忽進忽已惟金玉錦繡之攫取本不期休戚其君遑恤其國而人主以其詭辨之雄可備任使

為巨室

反或假以屠戮其骨肉刑黜其故舊及一旦閒生而方倚為爪牙者旋夷為土芥矣其有一二間望貴戚亦復廣行招納爭樹黨援藉食客之多才謂能得士以自重固於是前之患在親臣世臣者後之患又在無親臣世臣宜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齊稷下盛至數百千人殆以為極人才之藪矣而自孟子深觀其間直謂之國無人焉上不明用賢之實下非有為國之忠徒家交於一時將歇散而不顧誠深哀之而切諭之觀於春秋之所以亂六國之所以已不任賢則有親臣世臣且不可以國而况無之者哉溫故錄

蓋就王之所好以為喻也

劉向新序刺奢篇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按孟子所謂巨室殆指此蓋就王之所好以為喻也經注

萬鎰

按陳禹謨名物考云國語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為二十兩通義吳氏曰鎰本作溢以米一升加滿而名二十兩金之鎰重亦如之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故國語吳都賦注遂誤以二十四兩為鎰經注

諸侯將謀救燕

齊破燕趙欲存之史記趙武靈王十二年王召公子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



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  
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  
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皆  
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戰國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收之謂魏王曰齊  
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  
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王收  
侵地虛頓王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計鄢陵危王之所得  
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事成功縣宋衛  
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  
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  
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

孟子上

五

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遠於草下伐齊之事  
遂敗戰國

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地理今釋○太平寰宇記作縣北十

霓

疾鱗錄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玉歷通政經  
且見於西則為雨暮見於東則雨止且見於西而純赤者  
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止集證

重器

重器即樂毅報燕惠王書之故鼎反乎歷王者也其上文  
稱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宣臺大呂

陳於元英則不惟反燕所有而并遷齊所有其即所謂亦  
運而已之一端哉讀故

鄒與魯閔

鄒本邾也當魯隱公元年猶為附庸以從霸主獎王室王  
命為子是其爵次於魯者僅二等耳哀公七年魯貢八百  
乘之賦於吳邾亦六百乘是其賦減於魯者二百乘耳故  
以比鄰搆怨勢不下魯竟與春秋相終始何怪乎至孟子  
時而猶有與魯閔之事哉釋地

滕

金仁山曰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漢  
泗水即馬沛郡置徐州杜預注左傳云在兗之龔王疑即今滕縣是  
也元和郡縣志滕縣古滕國在縣西南十四里滕城是也

孟子上

六

今按兗州府寧陽縣隋曰龔王宣陽在府北五十里而滕  
縣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則杜預所謂龔王即滕縣者似  
為強合又按徐州漢屬沛郡充徐本相連界知兗州府之  
滕縣即徐州之滕縣特古滕城斷在滕縣必不在龔王耳  
集證

閉於齊楚

按兗州府地春秋時為魯國至戰國時大半已屬楚徐州  
春秋時為宋地在戰國亦屬楚兗州南與江南徐州鄰山  
東青州府臨淄縣齊之故都在兗州府東北四百餘里然  
則滕逼近楚之正北齊之西南也故曰閉於齊楚集證  
齊人將築薛

一統志山東兗州府古蹟薛城黃帝後封此在滕縣南四

十里則薛之近滕可知按史記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齊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以客海大魚之諫乃止其子孟嘗君又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稱薛君然則薛為齊有久矣薛既為齊有又從而城之則蠶食窺伺之謀益深滕文安得而不恐

集證

邠

春秋傳杜注邠在新平漆縣東北鄭氏詩譜邠屬扶風柁邑按漆縣今邠州柁邑今三水邠州東北有幽亭幽谷三水有幽城皆是也

乃屬其耆老

按桑柔詩其耆老荒傳訓耆為屬疏曰謂繫綴而屬之故

書大傳述為耆其耆老依此則屬可知字讀攷異

梁山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縣兩境書治梁及岐詩奔奔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與孟子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陝西省西安府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郃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

三鼎五鼎

東陽許氏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膊也膊路也正脊前也橫脊在後長脅短脅九體膚三肉也離肺一中夾少許切肺三也為一鼎魚十有五為一鼎腊獸之乾者用兔為一鼎少牢饋食禮大

夫祭禮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膊膊路正脊膾脊正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先舉也祭肺三用以祭也實於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膚九實於一鼎魚用鮓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凡牲用右判腊合升左右饒雙舉曰五鼎羊豕魚腊膚三鼎特豕魚腊也

克告於君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兔釋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

曾西

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

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見楚關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賢聖之君六七作

史稱雍已立殷道衰太戊復興故稱中宗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立復興陽甲之時殷又衰盤庚遷都殷道復興小辛立殷復衰武丁復興廟號高宗傳帝甲淫亂復衰帝乙益衰至紂而亡軼衰軼興是之謂作故曰賢聖之君六七作六七云者湯也太甲也祖乙也盤庚也武丁也而帝甲一君史以為淫亂書又以為保惠者也書稱無逸之主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而不及盤庚庚不幸而享國未久也君爽曰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太甲有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巫咸祖乙有巫賢武丁有甘盤而

亦不及盤庚庚不幸而無賢佐也故自賢賢也用賢亦賢也史釋

自武丁至紂凡七世何義門讀事紀口元板七作九

按武丁至紂歷九帝而注僅云七世者祖甲庚丁皆以弟

繼兄故也經注集註

鐵基

按漢書樊鄴滕灌傳贊引作茲基禮月令正義引作鐵鉗

齊民要術亦作鐵鉗說文櫛齊謂之鐵鉗廣雅鉗也廣韻

大鉗又鋤別名也經注集證○周禮雜氏春始生而萌之其萌今之萌也

置郵

困學紀聞引呂氏春秋云舜行德三年而有苗服孔子聞

孟子上

九

之曰通乎德之境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

以郵傳命此可證孟子引孔子之言趙注置郵句云速於

置郵傳書命也南軒孟子說取之通志堂經解有元人四

書辨疑謂南北玉篇江南廣韻置字只訓安置設立言德

之流行速於置設郵遞以傳朝廷之命說與呂氏所引同

案風俗通漢改郵為置然則周有郵無置作置設解極得

周廣業孟子異本考

告子

文選陳琳為曹洪與魏文書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

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

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孟子及異

孟施舍

四書辨疑曰施非助辭宜以施舍為名按古人二字名或

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泰誓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

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仲孫氏名何

忌經但稱忌孟施舍亦不嫌其自稱舍也攷異

志至焉氣次焉

志至氣次言志之所至氣必隨之而至如帥之所在三軍

必從蓋先至者為至繼至者為次文義是如此集注不如

此說者以下文有志壹動氣避其復也然不妨複說以起

下句李光地五子初記

至大至剛以直

章句曰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連下以直二字為句

孟子上

非義襲而取之也

按朱子格言云非義當一讀蓋非義則是襲而取之者若

三字連則不成文理今按集注與此不合四書集注

而勿正心勿忘

倪思謂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誤謂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

勿助長也重一勿忘字古書如無逸篇魯生則逸三字文

更有致陳考

宋人

莊列二書多言宋人如資章甫而適越不知越人無所用

之者宋人也往問富於國氏得其為盜之言遂真為盜獲

罪者宋人也自曝於日顧其妻將獻君求賞者宋之田夫

也得人遺契歸數其齒告其鄰吾富可待者宋之遊於道

者也大可為振著作視偶談

振

拔心曰振拔根曰擢小爾雅

智足以知聖人汗

按汗字舊屬上讀宋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汗論經注集證

見其禮節

孔子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為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集注以此四句為子貢自道然此誼甚高雖孔子未嘗為此言况子貢乎記

傳曰蟻封盤馬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

孟子上

蓋出於此坤雅

鶴鳴于垤此垤不得為蟻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劔及於垤皇謂寢門闕也又葬於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為之故知此垤若坻址之類鶴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於隆土之上若以為蟻冢則鶴鳴竟於何處光庭兼明書

俊傑

智過萬人者謂之英過千人者謂之俊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文子○白虎通引禮別名記又以為百人行禮

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市廛而不征二句

周禮廛人掌斂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此四布皆謂之征布王制云市廛而不稅注云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是但有廛布無餘布也是謂廛而不征廛人又云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又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鄭司農云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謂貨物貯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法而不廛當從此義為是典故

江雙池以為周禮門關市皆有征所謂紵布者列肆之稅也總布者無肆而列市之稅也廛布者商賈所居屋也此

孟子上

孟子所謂廛也所謂質布者所罰犯市禁者之稅也罰布者所罰買賣不平者之稅也此孟子之所謂法也五布不必皆出錢即征其所有之貨以當廛稅若既取廛稅則不征其貨是廛而不征也凶禮則市無征然質布罰布自不可弛是法而不廛也周人征廛於市則不復征貨於關征貨於關則不復征廛於市其或出於關而不由市者則關征之或近地入市而不由關者則市賦其廛皆只一征無二征也隋開

廛無夫里之布

按周禮注疏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廛固不止市宅此節廛字正是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通指民居區域與次節廛字不同又按周禮問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宅

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三項原不同孟子此文云夫里之布不曰夫征里布則夫布原始當引闔師為證闔師所謂無職者即太宰九職中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如今傭工之人非游惰之民也夫布亦是閒民本身正賦如農出粟女出布非罰布也載師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乃是罰游惰耳朱子語類云載師闔師二項前重後輕者前是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民無職事者此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也此說亦可據集注單引載師亦未精細在厘之民本身既有力役矣豈復又有夫征只是照閒民例出夫布耳江永時文自記

孟子上

孟

粟不樹桑麻則罰以布民之游惰不給轉移執事者征之以泉若令代出傭直之意漢律民不繇貨錢二十三近古夫家之征也謂之夫家者有所徵發當計三家而出一夫故以名之閒民無恆產如責其百畝之稅是厲民矣夫家力役之征也屋粟粟米之征也里布布縷之征也然載師所言特防民之令耳若宅皆毛田皆耕民皆勤職事此等原無所用之經學

氓

楊升菴曰氓之為字從已從民流已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上宜教氓又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

子證之尤可驗詩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民之離其本土而淫於外州者也孟子許行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為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集注

三里之城

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尚書大傳蓋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內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內城

孟子上

孟

一里於百里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於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言內城則公侯內城可知一里之城以城為宮則其宮府在中城之內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玉海經江集證按左傳疏天子之城方九里公當七里侯伯當五里子男當三里尚書大傳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所稱蓋謂子男之城

城高

五經異義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公羊傳注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輿地攷綱城之制方丈日堵三堵雉長三丈而高一丈也

東郭氏

氏族略東郭氏姜姓齊桓公之後按左傳東郭偃謂崔武子曰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集注

詩外傳云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諱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引梁石君應其人爾攷異

孟仲子

孟氏譜仲子名罍孟子之子也三遷志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闕里志子夏以詩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經注

景子

按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按孟子稱丑為景子或即此人識遺

宜與夫禮

宜與之與音歟宜與即可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書齊夜話

不為管仲

孟子上

王厚齋謂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亦聖人之任不為管仲明是願為伊尹言外便有以齊王由反

手意據餘

於薛

薛君齊田文也是時任姓之薛滅於齊齊人嘗築薛以逼

滕孟記

子有戒心

風俗通義窮通卷孟子絕糧於鄒薛困殆甚所云戒心當即絕糧時攷異

平陸

平陸齊邊邑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東平國為古厥國孔子時為魯中郟地

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又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釋

按釋地所指平陸屬今山東省兗州府與屬山西省平陽府者不同攷國策蘇子曰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魯仲連

遺燕將書曰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則平陸

之與梁為界也益信經注

持戟之士三句

史記商君傳持矛而操關戟者聶政傳持兵戟而衛侍者

蓋為大夫守衛非指戰士伍亦非行列郝京山曰伍班次

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釋地

為都

都者縣邑之總名禮十邑曰都周官四縣曰都毛詩傳下

邑曰都又小曰邑大曰都偶談

孟子上

靈龜隱於萊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藥曰介士也孟

外書○丁公著曰靈古蜺字萊國名後屬

齊今萊州也隱居當在致為臣而去之後

靈丘

靈丘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六國表敬侯

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丘正史

義謂靈丘即河東蔚州縣又趙世家惠文侯十四年樂毅

也時屬齊故三晉共伐之

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但實

不知其所在然蜺龜因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丘請

士師足徵為邊邑也時趙別有靈丘以葬武靈王得名即

今靈丘縣注史記者以為齊之靈丘無論齊境不得至代

也而敬侯時又安得有靈丘三省注齊靈丘又以漢清河郡之靈丘縣當之亦屬臆說釋地

蓋

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地理

蓋大夫王驪與陳仲子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卻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蓋以半為王朝之下邑王驪治之以半為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釋地

齊滕之路

金仁山曰滕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余攷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為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路亦不為近朝暮接焉未及一使事故丑以為

疑釋地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正蒙治器萬章治饘充虞治椁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孺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孺孟子外書○按公都子內篇不載其名當仰公都或也

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猶葬歸於魯

者太公孫孫反葬周之義也孟子生卒年月攷

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非魯地疑古為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同上

反於齊

按家語孔子曰三年之喪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謂還政於君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反齊者卒哭之後反而致為卿之事於齊王也郝敬談跋謂拜賜在三月葬後禮文無此說釋地謂反齊在終三年喪後則充虞明曰嚴不敢請三年後不嚴久矣日知錄以為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事畢而除故反於齊亦屬臆度辨正

止於贏

春秋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贏杜注今泰山贏縣按贏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釋地○三遷志曰今萊蕪縣有孟止亭

或引列女傳孟子處齊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為孟子

奉母在齊母卒於齊孟子奉母歸葬後即反為反哭於卒所按此毛西河說又明郝京山云時君有賜襚反齊拜君賜也止於贏者衰經不入公門但至齊境行禮禮畢仍還魯說並有理偶談

敦匠事嚴

韻書敦字凡十二義未有以董治訓者章句曰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以匠字句事字連下嚴字為句攷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經傳

得之為有財

為當一讀謂禮制所得為也集注攷證

比化

宣城張師曾云化疑當作死蓋字之訛缺以死為羽化坐

化者佛老之說也孟子雜記

有仕於此

論衡述文仕作士

勸齊伐燕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不  
如聽之子喻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  
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戰國策○按此則勸伐燕者實  
田臣思也策又云儲子謂齊宣  
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  
益證孟子之未嘗勸伐矣

陳賈

離婁下篇非禮之禮注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音義曰質本  
亦作賈

周公使管叔監殷

孟子上

堯

按鄭康成詩譜武王以京師封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未  
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  
教之皇甫謐帝王世紀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以西  
為鄭蔡叔監之以北為邢霍叔監之史記周本紀武王為  
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漢書  
地理志周既滅殷分畿內為三國邛封武庚鄭管叔尹之  
衛蔡叔尹之以上四說不同集注從詩譜世紀與書蔡仲  
之命合經注  
集證

管叔以殷畔

武周以仁義立武庚故以誠信使三叔不幸主少公攝管  
叔乃從而閉之君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此管叔之不自  
也而武庚實嗾之播流言以惑王室武庚矚其內難以為

殷綱可乘而復三叔可開而用此武庚之愚而管叔實藉  
之同惡相濟詎言煽惑准夷徐奄羣起而附之矣當其叛  
也同叛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殷必且激其頑民以中興  
恢復之名而資三監為羽翼管叔意在滅周必且惑其國  
人以除惡君側之說而借武庚為聲援准夷徐奄又意在  
取魯必且外張應殷之勢內窺新造之邦而倚武庚為犄  
角斯時周禍烈矣釋史

得侍同朝甚喜

章句曰來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以朝字為  
句攷異

辭十萬

攷漢書律歷志十斗為斛則斛卽石也一鍾有六石四斗

孟子上

季

則萬鍾乃六萬四千石也又攷北宮錡章大國卿祿四大  
夫徐氏注云卿田三千二百畝以鼂錯所言百畝之收不  
過百石計之則卿田所入只得三千二百石合五百鍾之  
數今云十萬似太懸殊或云孟子仕齊不下六七年此總  
計其數非一歲有也且如漢三公號歲食萬石實月俸三  
百五十斛有其名而無其實亦未可知經注  
集證

季孫子叔

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  
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  
之矣趙注○按孟子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季  
孫何門人趙注當本此

季孫子叔疑



按子叔之先出自魯文公之子曰叔肸叔肸之子曰子叔聲伯後遂以為氏魯昭公二十九年叔詣卒公羊傳載季孫意如之言曰叔詣無病而卒此皆天也非我也則此季孫疑即平子意如而子叔疑即叔詣也一作子叔倪昭二十五年夏叔詣猶會諸侯于黃父或是年之秋季孫逐昭公叔詣始有怨於季孫故為政不用乎辨正

孟子去齊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犖門程會曰犖門齊南門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孟子去齊宿於畫王蠋請見孟子見之王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

孟子上

季

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

而齊國果亂孟子外書

畫舊趙注本畫作畫注亦作畫下並同

廣韻畫姓畫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集經注

語錄謂齊有畫邑又有畫邑路史云畫邑在西安城畫邑

在臨淄集注

攷之史傳齊地無畫名者邢凱坦齋通編謂當作畫而引

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音獲齊西南近

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亦即此

地然則畫之當作畫更為有據顧宣人山東攷古錄亦云

畫當作畫而以劉熙注為是也攷餘

水經注瀘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十八里所謂瀘中也俗以

瀘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瀘而變名也攷異括地志以畫即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鄒實在齊之西南注云南者是釋地

識其不可然且至

京山郝氏謂孟子終喪復之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然且至遷就觀望也余謂此孟子復至齊之切證不然王稱今又棄寡人而歸胡為又之哉釋地

千里而見王

以今計之自鄒至齊不過六百里據公羊傳注古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為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故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也顧炎武山東攷古錄

孟子去梁游齊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

孟子上

季

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釋地

王庶幾改之

改之即前章過則改之之改郝仲與亦曰取燕一事尤不改與兵構怨之習孟子知齊禍始此故致臣去釋地

沈同問燕人畔二章繫諸去齊諸章前正以著孟子去齊之本也齊王不用孟子之策拊循燕人果以致變無識者

猶妄疑孟子勸之王亦既知慙矣乃不同心向道而任聽

細人強辭求解此其怙過飾非不足與有為決矣昌國之師七十城之禍君子早見及之所為不居危亂者非必別

有一事也溫故

居休

據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屬宋境此去齊之宋之明證也

地釋

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

地釋

繼而有師命

繼而有師命乃復至齊後

程沙隨謂師命賓師之命孟子正義於此條亦不遵趙注

曰齊王續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故由足為善遂不敢請

去按孟子一見齊王已萌去志即有師旅亦未聞齊被數

年之兵者何遲之又久而不請也師命自以賓師之命為

允說餘

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

孟子上

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

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

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

勞其賢可知釋地

成觀

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觀者說文

公明儀

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為子張之門人甚尊其師子張卒

為曾子弟子通攷

瞶眩

飲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或謂之瞶或謂之眩方言

滕定公

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廩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也趙注

吾宗國魯先君

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閒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為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邲霍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鄭郈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為宗國滕父兄百官謂吾宗國魯先君是集註以為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又不記周公太姒之第七子為武王母弟第五人

孟子上

耶祝鮀不嘗言先王尙德不尙年耶趙氏注則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繻之後敬聖人故宗魯也真得其旨矣地釋

按釋地所引前說以同出稱宗後說以尙德稱宗皆與朱

子之註稍岐今攷史記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

次武王次管叔次卽周公邑考無子管叔既誅之後亦不

聞有嗣封者則同母兄弟中莫如周公長矣同出居長而

又德尊宜兄弟之國共宗之也三者合一其義更備集經注

曰吾有所受之也

注以曰為滕文答父兄言我受之於孟子也亦通溫故

索綯

綯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為綯小爾雅

百穀

百穀

白穀梁稻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物

夏后氏五十而貢三句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  
祇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然則周之  
疆理猶禹之遺法也蘇洵謂禹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  
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澠為涂者百為  
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  
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澠移道路以就之為  
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  
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  
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蔡邕

孟子上

蓋

曰夏尺十寸商尺九寸周尺八寸其多寡蓋因尺之大小  
步之廣狹而殊錄曰知

夏之五十而貢夏之圻內夫授田五十畝而行貢法也諸  
侯之國不必皆五十而貢也殷之七十而助殷之圻內夫  
授田七十畝而行助法也諸侯之國不必皆七十而助也  
周之百畝而徹周之圻內夫授田百畝而行徹法也諸侯  
之國不必皆百畝而徹也故詩曰徹田為糧陶居允荒公  
劉當夏商之際乃不行貢助而行徹是夏商之貢助不必  
盡行於天下之明證也周之先世既用徹法是以太王遷  
岐文王居豐武王居鎬皆因之而不改非殷時天下諸侯  
皆用助至武王而盡變易天下之井疆而為徹也然則殷  
之先世亦必本行助法故湯因之非夏時天下諸侯皆用

貢至湯而盡變易天下之溝涂以為助也故詩云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田然則申伯未封以前謝固未嘗用徹封申  
以後乃行徹耳故詩云江漢之潁王命召虎式闢四方徹  
我疆土然則江漢之間諸侯固多不用徹也蓋徹之行於  
諸侯者皆已滅之國新造之邦乃以徹整齊之至於慕義  
來歸之國則悉因其故制不拘拘也然亦必所滅之國法  
度廢弛疆界紊亂勢不可不更定然後以徹行之若法度  
未盡廢疆界未盡紊亦必不夷其故址而更造之故春秋  
稱魯衛疆以周索晉疆以戎索然則初封之國亦有行徹  
不行徹者非概天下而必束之以一塗也其授田有多寡  
之殊者蓋夏居安邑地狹人眾殷在大河南北稍平廣周  
起西陲近戎狄多曠土此因乎地者也古者風氣初開制

孟子上

蓋

作未備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後世器曰利人曰巧故  
授田亦漸多此因乎時者也聖人於此皆因勢以制宜期  
於便民革弊非苟然徒以新天下之耳目也經述三代  
經界通考

周人百畝而徹  
徹者言君民上下相通也蓋商制八家同井皆私百畝而  
同養公田周制九夫為井並以公田授民而於百畝中各  
取其十之一其與貢異者貢校歲以為常周隨年之豐凶  
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  
其不足上下相通故謂之徹任疏  
按公田為廬舍之說朱子本韓詩外傳漢食貨志為解而  
詩疏則云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何得復以二十  
畝為廬舍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家別二畝半亦入私則家

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家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言取孟子而失其本旨者也讀禮疑圖亦云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只有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當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蓋食力之小人就田斯可以治農業若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猶以搬運為煩而況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先王之立此法果何義耶且孟子言五畝之宅未嘗以為廬舍也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為一處不占公田然亦取於便農功適儲餉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合為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所主在於同井無出鄉而已二說皆與注異

孟子上

卷

經注

助者藉也

說文解字勑字下曰商人七十而勑勑藉也

龍子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相友善

繁諸

則必取盈焉

禹九州之賦雖曰較數歲之中以為常然歲有豐凶又使之錯出他等之賦則凶年必無取盈之理孟子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 玉海

夫世祿二節

古者非但分田有助法也卽制祿亦莫不以九一為程中

之一為公田以養君子外之八為私田以食野人此助之行於井者也中之一為鄉遂以奉君外之八為都鄙以為卿大夫之采邑此助之行於國也周人百畝而徹周之鄉遂用徹也雖周亦助周之都鄙用助也何以言之兩我公田大田詩也自楚茨篇至此皆公卿有田祿者祭祀稼穡之詩此以知用助者之為都鄙也至於周頌之文則曰千耦曰主伯亞旅疆以非通力合作者不能此以知鄉遂之用徹也然則周人徹自徹助自助徹兼行非徹而亦用助法矣故曰惟助為有公田明貢徹之皆無公田也故曰雖周亦助言雖周亦兼用助非謂周之徹卽助也蓋此章以取民有制句為綱領而其下分釋之夏后以下六句言鄉遂之制君所取於民者也引陽虎之言以發之者見當

孟子上

卷

以什一為準也世祿以下六句言都鄙之制世祿之家所取於民者也引龍子之言以發之者見當以用助為善也故曰夫世祿固行之矣言世祿當用助法世祿既行則助法斷不可不行周雖用徹而其於世祿未嘗不兼用助然則龍子之言或卽為世祿而發未可知也若以世祿與助為二事謂二者不可偏廢則世祿一語上與龍子之言不相承下與大田之詩不相貫安得有是文理乎其後答畢戰之問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而助卽世祿六句都鄙之說也什一自賦卽夏后六句鄉遂之說也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云云者申言鄉遂之政也曰方里而井九百畝云云者申言都鄙之制也鄉卽鄉遂之鄉鄉屬有州有黨由此州而徙彼州由此黨而徙彼

黨皆不得出其鄉鄉田同井者井之授田每夫百畝鄉之授田亦每夫百畝與井同也孟子此章始終皆分鄉遂都鄙言之兩兩相承其文最爲明顯後人不加孰讀概以爲一事故於雖周亦助之文因而不能解乃云周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夫既爲貢爲助矣又何得復爲徹不特先王之制淆亂不明即孟子之言亦扞格而不通矣王代經界通考

雨我公田節

周禮九夫爲井此周一井九夫之證徹本無公田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問詩言雨我公田者何曰商八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即在私田中夏小正曰三農服於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典

孟子上

堯

辨正○路史曰周禮遂人與鋤里宰歲時合耦於鋤旅師聚野之鋤粟故鋤爲助此周之用助也

庠者養也六句

夏之時鄉爲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脩而兼用之而黨庠以遍此自古及今其制寔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尙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賓於鄉故脩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寔備也劉記

經界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

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我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田學紀聞

夫滕壤地褊小

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之類以田計也以開方法計之則五十里爲田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金履祥

野國中

按周禮王畿百里內爲六鄉所謂郊門之內鄉是也百里以外至二百里爲六遂遂人曰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是鄙

孟子上

卑

在遂中而其地屬野也注誤與故辨正

卿以下二節

趙注引王制謂餘夫圭田者不出征賦又以餘夫兼老少集注始專言年十六考異

王制夫圭田無征按周禮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蓋井田計夫畝百爲夫圭田牛之不合計夫故不稅夫以優恤卿士之子孫使得專力於祭祀也是夫字作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訓治治國條

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五十畝爲大畦選詩注及史索隱

餘夫二十五畝

周禮地官遂人以疆予任阡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

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所謂亦如之者言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半之得十二畝半中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名物

潤澤

說者每謂井田之制必平坦廣大之地乃能區畫而山國澤國不可行不知平坦廣大之地始可行者溝洫之法耳溝洫行於國中建國之地平廣者多故為千夫萬夫之制若井田乃治野之法方三里即可為九井二里即可為四井一里即可為一井不擇於地之廣狹也至於山澤林麓則古但以蕃息草木鳥獸原不以賦於民即負山臨河之地亦但置之以為閒田或以授餘夫而不在此畫井之數然

孟子上

聖

此亦論其常耳若果其國山溪深阻地勢逼狹則廣二百步者可脩四百五十步廣百五十步者可脩六百步廣百步者可脩九百步皆當方里之數即皆井也即溝洫之地亦不必四面如一縮於廣則贏其脩蓄於左則豐其右期不失乎大體而已三代經界通攷

農家者流

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今集註乃云史遷所謂殆偶誤而未及改正耳金履祥

並耕而食

商子晝策篇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

治

饗餼

周禮注小禮曰餼大禮曰饗又曰餼賓客始至之禮饗則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餼如今驛舍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餼享宴必早為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饗人物

以鐵耕乎

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鋤一推一鉞然後成為管子

械器

有盛為械無盛為器說文

禹疏九河

顧景範嘗告余夫黃河自塞外而來盤曲萬山之中滙合百川之水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任以北地勢益復

孟子上

聖

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飯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洛洞之時最為當機而扼要禹平成之烈亦莫著於此也釋地

按集註九河之名本之爾雅蔡氏書傳則合簡潔為一河而以爲其一為河之經流然考諸書所載俱有簡河潔河之名且各指其所在則集註之說為有徵矣集經註

潔

自禹導河至大任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史記所謂禹所二渠以引其河注云其一則潔川者是也首經東武陽歷高唐又北至千乘入海集經註

汝泗淮注江

鄭夾漈曰左傳哀公九年吳城刊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所掘之道以為禹跡而忘卻禹貢不知亦非然也杜註明謂於刊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通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酉開刊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釋地

按山海經言淮出桐柏至厚鹿南與汝水合又東南至廬江安豐邑與漢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與泗水合漢既入江則淮與漢合又何不可言入江者况就當時氾濫之勢觀之則汝漢淮泗皆與江通豈真孟子不知水道哉據徐說

禹八年於外二句

孟子上

聖

禹年二十而事舜舜命繼鯀治水蓋八載而後洪水平洪水平然後作其九州故夏書曰作土有三載乃同九州之同逾壯蓋數年矣方其作州也實始冀兗冀兗治然後作青作徐揚年三十娶於塗山以年計之正當急於徐揚之下故四日而急往趨事則娶在壽春之塗明矣路史

長幼有序

中庸五達道是兄弟孟子是長幼長幼以官爵僚友鄉黨序齒為言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

言勝

江漢

胡朏明謂江出岷漢出嶓冢皆在梁州之域漢至大別入江二水合為一則總名江漢故禹貢荊州曰江漢朝宗于

海職方氏荊州曰其川江漢蓋源異而流同實一水也曾子稱江漢亦指合流者言之下故以秋陽對釋地

秋陽

趙岐注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竊以為較勝朱註秦母遠曰周之秋在夏為盛陽之月故曾子稱秋陽此足補注之所未及據徐說

墨者

墨者弟子見於書傳者得十數人隨巢子胡非子見馬總意林云各著書一卷又有相里氏相夫氏鄧林氏分墨為三家按見韓非子又有田鳩禽滑釐高何懸子石謝子唐始果公上過鉅子孟勝諸人可見衛之者與其惑人易而流毒遠謹遺

孟子上

聖

徐辟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徐辟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徐辟對曰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邾邾今五世矣於蘇為睦且辟蘇之自出也孟子曰然則始贈子以言不約從不連橫不為威屈不為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可矣孟子外書

王良

按王良左傳作郵良又作郵無恤國語作郵無正字伯樂經註集證○按漢書古今人表中有郵上恤又有王良

伯樂姓孫名陽伯樂星掌天馬陽善御故名焉吹細

往送之門戒之

親迎古禮也有迎則有送古有送車之禮女家自以車送之齊襄娶王姬詩曰王姬之車是也又有反馬之禮送車至婿家則婿家留其馬與車俟三月行祭而後留車而反其馬齊高固以秋迎婦而冬來反馬是也鶴集詩百兩御之御者送也此迎車也百兩將之將者送也此送車也泉水詩還車言適鄭注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正送車也禮送女以卑送尊不以尊送卑天子則諸侯送之諸侯則卿大夫送之大夫則臣送之士無臣則家有司送之故春秋以齊侯送姜氏于謹為非禮舊說往送之門是送至婿門非也往字一讀即下往之女家往字門是祭門謂母自東下階降由闈門至祭門也郊特性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從此始大門女家之門也劉向

孟子上

翼

說苑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則母之不送至婿門明矣據條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梁傳桓公三年

記云父在昨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毋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官事庶母及門內施衿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釐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耳釋地

桑盛

按楚語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桑諸侯宗廟之事

夫人必自春其盛盛亦言春似非在器之解公羊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壽羣公廩新穀謂之盛故上冒新曰壽廩則全是故穀在上少有新穀據此則桑盛一例不妨對言偶談

皿

按說文皿飯食之器也增韻盤盂之屬惟此作覆器者講

集經註

湯居亳與葛爲鄰

按路史葛少昊後嬴姓國在河內修武有葛伯城葛伯墓地理志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駟亦因以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曰爲鄰今考河南歸德府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古蹟卽古葛國似較前說爲長又按亳有三括地志宋

孟子上

梁

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爲景亳湯所盟也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魯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正義云湯卽位南亳後徙北亳今按一統志寧陵縣葛城在歸德府城西六十里商丘縣亳故城古蹟在歸德府東南四十五里二邑相去僅百里故能遺之牛羊且使民往耕而饋食也然則此章居亳定以南亳爲是集經註

酒食黍稻

中原古注本要其有酒肉黍稻者肉字爲是下文童子以黍肉餉是其明證太平御覽皇王部飲食部古史般紀皆述作酒肉辨疑

十一征



十一征見於商頌者有韋顧昆吾見於書序者有三虜而  
征有洛征荆滅盪見竹書征密須見國策也試之弱密須  
氏以爲武敬得密須氏而湯知服祭矣征有卞見路史並葛與桀爲十一征  
典故辨正○按路史國名紀卞下明國湯代有卞應或云  
卞弁辨正所引蓋據誤本爲伐耳非也考路史後紀  
湯伐桀數并諸滅對觀昆吾氏則當以斷概足其數荀子  
所謂桀於未喜對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  
也

太誓

泰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  
謀成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是其證  
也鶴林玉露

戴不勝

荀子解蔽篇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楊倞注載讀曰戴  
也孟子上

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見孟子卽韓非云太宰戴驩

齊語楚語

齊人謂盟爲蒙見易注謂鮮爲斯見詩箋以是爲所以獻  
爲莎以快爲麾以棟爲相以殷爲衣見禮記注以焚爲樵  
以得爲登以疾爲僕見公羊傳注謂息爲咽謂瘠爲脉謂  
火爲燬見爾雅注疏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見春秋傳謂  
牢爲雷謂偃爲倦謂躓爲蹟見淮南子注謂多爲夥見史  
記謂逮爲選見爾雅注謂冢爲琴見水經注以滿爲憑以  
轉爲選見離騷注辨正

莊嶽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水百車於莊昭公十年又  
敗諸莊哀公六年戰於莊卽此莊也襄公二十八年慶封

反陳於嶽卽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地釋

段干木

段干魏邑名木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  
木恐或失之史記集解

大夫有賜於士三句

據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  
其室則大夫有賜無論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  
往拜者乃敵體之降禮陽貨若以大夫之禮來尙何事矚  
亡正以敵體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耳孟子引尙書  
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甚多此節文或亦隨筆偶遺所以  
有失經史問答

玉藻所云既拜受而又拜於其室者禮謂之再拜其上言

孟子上

梁

酒肉之賜不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  
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  
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  
賜弗再拜者故必矚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辨正  
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陽貨非大夫妄自居於大夫而援大夫賜士之文以嘗孔  
子又矚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矚亡而  
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於不見不得謂之往見也孟子  
蓋卽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爲己甚之心以申迫斯可見  
之意言以貨之悖慢孔子猶往拜之使是時貨果能先加  
禮如文侯穆公之來就見孔子豈有不見之如踰垣閉門  
之甚者哉溫故錄

夏畦

夏畦趙注云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何義門讀書記治畦是先築土為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槔俯仰引水注之莊子敘漢陰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曰槔日浸百畦即其事也辨正

五十畝曰畦說文

戴盈之

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論語

今茲

趙注今年未能茲即年字呂覽有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語古詩為樂當及時安能待來茲俱以茲為歲曆言

孟子上

吳

營窟

營者營累其土於地上窟者窟穴於地中見禮運注二字各有一義識遺

禹掘地而注之海

朱子語類謂禹治水先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因悟禹掘地而注之海正所謂下面之水盡殺也在所先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則所謂上面之水漸淺在所後釋地

圓面

說文樹果曰圓樹菜曰圓養禽獸為圃樹桑穀為苑詩正義有蕃曰圃有牆曰圃集註

誅紂伐奄二句

趙注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按趙以三年屬誅紂孟子雜記以伐奄三年討其君為一句君指奄君也集註未有定辭集註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泰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飛廉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其族死遂葬於霍泰山本紀秦皇甫謐云河東猗縣今霍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祀之鄒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而不言海隅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不可考矣釋地

滅國者五十

按逸周書愨國本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又有其半也孟子上

辛

考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周書世

象為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猶所謂王者之迹也書天子之事也詩天子之事也乘檣杙春秋則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據周禮以書列國之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則不可更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言其與詩書同而非乘檣杙之比也豈謂其專黜陟之大權哉信錄

墨翟

墨子姓翟母夢鳥而生因名鳥以墨為道墨非姓識道

楊墨之道不息二句

致堂胡氏謂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  
晏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也余按楊朱書  
惟見於列子墨子七十一篇今闕其八其言大抵起於衰  
周之世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在春秋之末已  
然至戰國而甚焉者也莊子謂儒墨楊乘四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乘  
呂氏謂孔子貴仁墨翟貴廉楊朱貴已當時已成鼎立之  
勢孟子所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也據餘說

距楊墨

郝氏敬曰孟子自謂距楊墨而楊墨之死則已久矣七篇

孟子上

聖

中與楊墨辨者無幾而謂距楊墨者何蓋楊墨之害道非  
必二人害之而歸者其害之亦非必以其道歸之而各以  
其邪說說行歸之如髡行之誕謾蘇張之險譎孫吳之戰  
陳莊惠之悠謬申韓之慘刻究其端皆起於為我為人極  
其禍總抵於無君無父則同謂之歸楊墨而已七篇中性  
善堯舜之旨入孝出弟之實安居廣居之喻惻隱羞惡之  
端知言養氣之學發政施仁之略孰非與楊墨辨者何但  
與夷之言厚葬與子莫言執中而後為距楊墨哉蓋仁義  
之說伸則孝弟之行立天下曉然知不學不慮之良立愛  
立敬之本雖有邪說暴行又安所施孟子所謂經正民興  
斯無邪隱者意蓋如此據餘說

兼夷狄

周公之事前言伐奄驅飛廉滅國五十驅虎豹犀象後綱  
云兼夷狄驅猛獸與前文不相應蓋五十國中大抵夷狄  
居多也泰誓云受有億兆夷人必皆當時黨惡為殘害者

記詞

鄭康成謂奄國在淮沔之北與三監淮沔徐戎竝叛蓋奄  
存也秦本紀伯翳之後中滴在西戎實生蜚廉則飛廉亦  
存也釋地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非也  
夫名之美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君  
父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蓋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  
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閭閻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亂

孟子上

聖

賊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亂賊於已然者其法無不  
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  
所以作而姦雄所以懼也項安世

於陵

孟子云陳仲子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  
自謂於陵子仲史索隱引○按此則於陵為楚地

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婦所隱處酈注  
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抵泉口山即仲子隱處計離其  
母所居幾二百里釋地○太平寰宇記於陵故城在長山縣南二十五里

井上有李

李果樹名下乃別言實非一實僅半猶勞三咽也溫故錄

辟纘

辟分辟也。纁布纁也。釋名

兄戴蓋

敬齋古今難讀兄戴蓋為句云戴蓋祇是乘軒愚按蓋既為王驪邑不當又為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為無本矣。經學

孟子上

卷

四書拾遺

孟子下

離婁

名疑云兩離婁一黃帝時人一般人孟子所云指黃帝時人也識遺

公輸子

按班般二字通用公輸般見於檀弓朱子據之作註自不可易至世傳魯班以為燉煌人者乃另是一人而巧同耳古樂府豔歌行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明係兩人可見集經註

工不信度

注百工之作不信度量蓋工為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

淫巧之興皆以蕩人心蠹風俗也溫故錄

泄泄猶沓沓也

按詩蕩篇箋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疏云言其譁沓無節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噴然而不類諛諛然而沸注云諛諛多言也依此則沓沓字亦可从言而泄字本或从口或从言似兩文並主言不主貌說泄之變作洩則當以唐避諱故考異○按說文引詩無然泄泄者二一作泄一作諛皆訓多言也又沓字下云語多沓沓也正與下文言之道意合

涕出而女於吳

左傳襄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此齊莊公事則晉且與吳同姓為婚齊嘗卑而為媵非景公始但莊志在圖晉特假歸媵以滿載樂利益入為亂而

已得乘晉閒故甘心執卑莊之迷也景時方懼吳其伐晉爭霸舉動乖背虞吳之謀其後吳乘入楚入越之威而要之勢有所不得已故出涕從後景之下也溫故錄

祿將于京

大抵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武成所云丁未祀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是也外此則王國建都如武王營洛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和見士于周之文洛誥有王在邑烝祭歲王賓殺禮咸格之文又新君即位當亦一至如舜即位則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太甲即位則伊尹云祠于先王侯甸羣后咸在是諸侯助祭惟此建都開國即位三大禮餘因來朝適會祭時理或有之於禮經無考也偶談○按說本贖言

獸之走墻

吳氏程曰墻穴也獸之所居識遺

北海東海

伯夷孤竹君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是當日辟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為濰縣者誤又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註未悉後漢琅琊郡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註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鈞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琅琊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即是其處漢崔瑗晉盧無已立

齊太公碑以為汲縣人者誤釋地

聞文王作興

今以作字句與字連下讀但漢讀俱不如此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王逸離騷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此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勝言

連諸侯者次之二句

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有此二盡戰國烏能久存哉釋地

曰已矣將以復進也

曰已矣者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質而已此與必

孟子下

三

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已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辭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云

爾經學

昔者

穀梁辛卯昔傳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左傳哀四年為一昔之期天官昔人注昔之言夕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列子尹氏役夫昔昔夢為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也樂正子以夜至倉卒辨來非幾日不知師弟請謂何論早晚蓋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古人原有夕見禮也若昔訓前日則來已幾曰下難言舍館未定矣偶談

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或曰舞蹈須切事親從兄說如進退而慎齊出入而揖遜

後長而有徐行之禮相從而有趨進之儀此皆不知足之踏之處疾痛而抑搔出入而扶持提攜而有捧手之敬即席而有摳衣之恭此皆不知手之舞之處大全

諸馮

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諸馮竊疑近是溫故

遷於負夏

按尚書大傳云舜販于頓丘就時負夏鄭注負夏春秋史記索隱云就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司馬遷伏勝之意似讀孟子遷字如益稷篇懋遷之遷考異卒於鳴條

孟子下

四

按王鑿震澤長語云孟子謂舜卒於鳴條按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其去中國不遠也何孟春註家語云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於鳴條崩於蒼梧二說而牽連之亦可備一說考

竹書紀年載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注云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此卻與東夷之人

合經註

畢郢

金氏前編以為郢與程通按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儷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為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曰惟周王宅程三年遭

天之大荒是也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故成王葬周公于畢以為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于豐而言卒於畢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經學

溱洧

說文引詩溱與洧溱作澮澮曰澮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括地志以為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釋地

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

左傳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由此觀之非獨君之於臣不宜遽收其田里即人臣亦當推此意以相及也辨大全

戮民

疏云戮輕於殺按周禮司稽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辨大全

言無實不祥節

言好虛假動多悔尤左傳每有一言之失斷其人有大咎是也然其徵應各有輕重時或不必要盡應惟蔽賢之人倒亂是非言最無實或顯詆或陰沮其屈抑一人事小而賊公道誤君國罪大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故以為不祥之實溫故

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晏子春秋

舜明於庶物二句

庶物似即對上禽獸言不必訓物為事注舜明庶物之情

識人事之序下句方言事疏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由仁義之道而行之又引楊雄云由乎禮義入自人門由乎情欲入自禽門頗好

溫故

不泄邇

泄字訓狎則與襲字同然作本字訓亦可蓋泄者有餘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溢不以在遠而遺集註

王者之迹熄二章

魯論一書絕無單言片辭及於春秋者筆削關於萬世之是非予奪涉於當時之喜怒使其書出於夫子之時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則世之人將有甚於叔孫武叔者矣故春秋之授非私淑之門人不得以與於此也孟子之論春

孟子下

六

秋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取之又繼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蓋孔子絕筆於哀公之十有四年下至孟子當平公之世已一百六十餘年若以三十年為一世而論孔子至是殆五世矣春秋所褒而謂之君子者其澤固至是而斬春秋所貶而謂之小人者其澤亦至是而斬雖有子孫服屬已盡其好惡消其是非定春秋之書可以出矣孟子猶不敢以斯道為己任則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但以春秋之學私淑之人也世皆以左丘明親受經於聖人不知左氏之傳皆事跡耳而春秋褒貶大義惟孟子得其正傳也觀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之語非深得於春秋者乎則春秋為夫子身後之書惟孟

子之得其正傳也韓昌黎答張籍亦謂孔子之作春秋也  
不敢公傳道之曰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所以慮患  
之道微矣陳則通春

王者之迹熄節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  
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守絕迹諸侯復有陳  
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見於三百篇者又多  
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於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  
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  
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  
與春秋體異而用同此金華王柏所論筆乘

乘檣杙

乘以賞善為主乘也者君子之器故也檣杙以罰惡為主  
檣杙也者四凶之一故也宋張大亨春

春秋

春秋為記事之名列國皆有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明  
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汲冢璣語記太丁  
時事目為夏殷春秋不獨羊舌肸習於春秋見晉語申叔  
時言教之春秋見楚語也偶談

君子之澤節

君子之流風餘韻雖百世可也五世安得遂斬新鄭高氏  
曰澤謂容貌色澤猶禮云手澤口澤也蓋五世之內其人  
雖不可見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  
者至於五世見其人者亦已皆沒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

矣故澤皆五世而斬識道

子私淑諸人也

考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在  
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為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則孔子卒  
時子思年既長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  
齊其書論及張儀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卒百七十有一  
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為授受哉孔叢子  
謂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蓋依託之言不足信也辨大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  
澤鄭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  
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

射為禮乎

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  
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按此庾公乃尹公之師且  
名差不名斯亦不載孺子侵衛事未詳孰是集註

西子

史記云西施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孟子

天下之言性也節

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不知已然之跡有  
善有惡順理而善者為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  
故曰故者以利為本王勉石

天之高也二句

天體渾圓包於地外運轉不息楚詞天問曰圓則九重非  
天實有如許重數蓋言日月星辰運轉於天各有所行之



道所謂圓也而諸圖之運轉必有挈之運者為之宗主故九重之最外一層為宗動天南北極赤道所由分也至其次三重則為三垣二十八宿經星行焉次三重為填星所行次四重為歲星所行星木次五重為熒惑所行星火次六重為太陽所行黃道是也次七重為太白所行星金次八重為辰星所行躔其最內一重為太陰所行白道是也要以去地之遠近分諸天之內外而所以知其遠近者則又以諸曜之掩食及行度之遲疾而得之蓋凡為所掩食者必在上而掩之食之者必在下月能掩食五星而月與五星又能掩食恆星是五星高於月而卑於恆星也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是五星各有遠近也此九重所以分也又宗動天以渾灑之氣挈諸天左旋自東而西一日一周其行甚

孟子下

九

速諸曜各隨本道右旋自西而東近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遲漸遠宗動天則左旋較遲而右移之度轉速今右移之度恆星最遲土木次之火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古法命天之全周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法命天之全周為三百六十六度以地應天則地之全周亦命為三百六十度天至高人不得以丈尺里數計故以度命之製造儀器布列度數以測天行若地則可以里數計也或南北或東西直數二百里當在天之一度亦即為地面之一度地既周為三百六十度故知地之全周為七萬二千里何國棟天學綱要千歲之日至二句日至是說千載以後之日至集註以歷元為說者明所以

必言日至之故耳讀者錯認為上推已往之日至者非

記劉

孟子原無重歷元意趙氏知其日至在何日之注最得周正建子冬至之日一陽始生舉日至而其餘日履之度皆可知之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傳曰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是即所為故也以是推之而是年為正月己未日至可知也又由是推之自周公攝政之五年為正月丁巳朔旦日至距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日至距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日至距獻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旦日至距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日至距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朔旦日至凡距七十六歲者五又八年為隱公之元年而入春秋及

孟子下

十

釐公五年正月辛卯朔旦日至距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日至距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日至凡距七十六歲者三又二十有二年為哀公之十四年而入七國自定公七年距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日至距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日至凡七十六歲者二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為魯共公之五年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康公四年孟子二十有二歲逆溯武王伐紂之年所為一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大凡日至之度至七十餘年必差一度謂之歲差要其差處亦有成法可驗堯時冬至日在元枵虛三度夏差五度商差八度周至戰國又差十度造歷者觀運行之自然即可上溯而得歷元歷元得則順而下之自行其所無事也說餘

公行子有子之喪

或曰公行子公行氏之子有子之喪有父公行子之喪齊公族田氏官行人故氏公行字子之詳見荀子行如字讀不叶杭父喪故王命會弔行人掌禮故孟子與王驪辨禮大全辨。廣韻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等禮成公以卿之庶子為公行大夫其後氏焉

正義齊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顧宣人日知錄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按禮記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主喪服小記父主適子喪有杖可知子喪父主明有定禮檀弓所云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是也其曰有子之喪又如檀弓所云子路有姊之喪是也推餘說

歷位踰階

孟子下

位是站立班次階是序列分行孟子於齊為賓師當從公孤之列王驪為右師當從大夫之列必不同階也集註

三過其門而不入

書言濟畎澮暨稷播是稷實與禹偕禹平水土平得一處稷即為正其經界勸之播種次第以徧禹八年於外自然稷亦八年於外同一過門不入溫故錄

由已溺由已飢

此由字只作自字訓亦可集註考證

被髮纓冠

按古人蚤起梳櫛訖先用黑緇作緇以籍髮作髻次即橫插并於其上以固髻次又用緇為總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為飾次又用髮作髻垂兩眉之上然後著冠冠

之纓結於頷下以為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綬今云被髮纓冠是不暇用緇總等韜束其髮而即戴冠以結其纓也集註

匡章

顧麟士謂匡章當名章字章子是公都子稱其名而孟子稱其字也蔡虛齋謂章子是字今去卻子字猶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也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章子蓋人名下係一字字當時有此稱謂田盼為盼子田嬰為嬰子田文為文子秦魏冉亦稱冉子皆此類釋地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

孟子下

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釋地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因孫於邾遂如越越寇武城豈在此時歟集註

子思臣也

子思居於衛與曾子居武城同一書法則非仕也何言臣蓋以受其公養也觀寇至而或勸之去世豈有躬列人臣而可輕棄官守之理或蓋亦見其與委贄無二有不同者但既食其祿宜同其患故子思自以為不可去而孟子亦斷從臣道溫故錄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云謂因儲子有瞽夫子之語遂發瞽良人一段言求富貴利達者則作偽以欺人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觀之恐正

是一章章首無孟子曰字非闕文也王補注

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

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義門讀

古不墓祭見魏文帝詔及蔡邕語然周禮家人凡祭墓為

尸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韓詩外傳椎牛而祭墓則古固

有之矣劉說○按說

九男

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舜有子九人高誘注云堯使九

男事舜殆丹朱為嗣子不在數中按莊子堯殺長子考監

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死唯有

九男丹朱仍在數中亦未可定經傳

妻帝之二女

孟子下

世

據史記所敘黃帝以至三王皆同族異號舜亦黃帝苗裔

蓋堯之羣從元孫屬也先儒非之曰以堯舜為同族則二

女之妻幾於瀆姓亂序舜為父母所惡屢瀕於死耕稼陶

漁必待四岳之薦而後用則不得謂之九族既睦故路史

據國語謂舜出於虞幕不祖黃帝其說甚備可謂信而有

徵矣余因是而反覆詳究不獨舜不祖黃帝即顓頊亦不

當祖黃帝既顓頊不祖黃帝則夏后亦不當祖黃帝矣曷

言之國語史伯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夏禹能平

水土商契能和合五教周棄能播植穀疏其後皆為王公

侯伯左傳史趙云自幕至於韓馥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

是舜之祖幕審矣國語又曰幕能帥顓頊者也左傳又曰

陳顓頊之族也是幕之祖顓頊亦審矣史記之誤由於輕

信世本果如世本所言黃帝至堯五世至舜則九世顓頊

至禹三世至舜則七世何舜獨世代之數而堯禹年代之

曠耶蓋世本出於周末采記世次必多遺脫周歷千餘年

而十五世論者知其疎矣堯禹之祖能必其不疎乎少昊

之為帝史且遺之矣諸世代之微者能必其不遺乎雖然

世代疎漏則有之矣至如窮蟬以下諸名必非鑿空增設

再加以虞幕而幕又未必即顓頊之子窮蟬之父也若是

則舜之世代與堯禹益相懸絕矣何能同時授受余故知

前代之世次必多遺脫也抑嘗考之漢書曰黃帝之子清

陽其子孫名摯以金德王是少昊乃黃帝之後裔而非其

子也國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蓋少昊一

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然則顓頊之去黃帝中間

孟子下

南

曠隔何得為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山海經言黃帝生昌

意昌意生韓流韓流生顓頊韓流或作乾荒按山海經所

載古帝子孫率多簡略安知乾荒之外不更有所遺乎且

顓頊與帝嘗亦未必親相接承也古者帝王一代之興必

建立名號至如世及相承則因之而不改故太昊十五世

皆襲庖犧氏之號神農八世皆以炎帝稱何獨黃帝之後

伯仲子孫遞相授受必世世殊稱易運而列為五帝也哉

春秋命歷序曰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

帝嘗傳十世雖緯讖雜說不足深信然而足以補遷史之

疎濟諸說之窮似未可盡棄也又漢書帝系曰顓頊五世

而生顓頊則顓頊之子是夏之上世史有遺脫矣左傳

稱高陽氏之才子八愷高辛氏之才子八元此十六族者

世濟其美若即為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高辛八子豈其堯之諸弟耶蓋二氏之族黨猶言顏氏有八賢也故杜氏注云皆其苗裔夫高辛之苗裔堯未能舉是堯亦非父子相承或高辛氏歷世既久及摯而衰堯始起而代之是堯之上世史亦有遺脫矣若此則唐虞夏后之世代可以相值即曰堯舜同出黃帝固已曠代疏絕猶魯之與宋秦之與趙也傳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同姓者二人而已異姓則異德男女相及以生民也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若如魯宋秦趙久為異姓別宗則堯亦何嫌於二女之嬪虞而又何疑於舜之降在匹庶堯不能親睦也哉至於禘郊祖宗之制則禮有明文矣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况神不

孟子下

孟

款非類禮不祭非鬼有虞氏之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也其於報親紹堯之義兩不相違不必攻戴記之失而曲折言之固已暢然矣不然疑舜之祖將並疑高陽夏后氏之祖夫豈史遷同族異號之說茫然無所原本而肆為妄謬以待後人之摘發哉釋史

鬱陶

爾雅釋詁鬱陶喜也郭注引孟子鬱陶思君禮記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邢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乃喜而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子治孟子固明云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尚書疏證

校人

斗池沼小吏此古注不見所本或意只是養馬胥役偶在左右者校人牧養見周禮偶談

幽州

括地志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廣輿記今北直順天府密雲縣有其城古蹟卽流共工處集證

崇山

路史崇山禮之慈利也有驩兜墓然嶺外驪州圖經以為其窟所樂史亦記驪州為所放處則去崇山遠矣集證

殺三苗

今尚書竄三苗漆書古文作𠄎蓋殺卽𠄎字相似而誤流放𠄎極皆非死刑故季文子言流四凶族也經學危言

孟子下

夫

三危

括地志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經註集證

羽山

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寰宇記俗呼愆父山南百步外有淵水常半清半濁人不敢飲淵上多細柳鳥獸不敢踐地理今釋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一百里接郟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經註集證

有庫

路史謂九域圖經寰宇記並以象城為舜弟所封象城屬鉅鹿與帝都密邇豈卽是耶典故正

南河之南

史記正義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假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按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假朱城所居卽舜讓避丹朱處也

經註

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都平陽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者正如左傳所云越境乃免耳陽城箕山之陰皆此意

釋地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

大禹謨載舜薦禹辭曰朕在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之在帝位凡五十載而其薦禹時適三十三載非十七年乎

毛奇齡四書正事拾略

陽城

孟子下

七

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

釋地

箕山之陰

史記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注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正義曰按陰卽陽城也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水經注潁水東南逕陽城縣故城南昔禹避商均伯益避啓並於此也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山家堯所封也又有許由廟碑闕猶存

經註

集證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二年四年之說亦有一疑太甲嗣位未行適孫居喪禮故伊尹俾祖桐宮宅憂若先有丙壬六年則甲已免喪久矣或殷制繼其統者有爲其先君二年服似當少辨通之與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二歲壬四歲則伊尹爲外丙兄何後之耶

正事

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之言則湯九十七而生伊

壬九十九而生外丙以事理推之程說恐未必然

如趙岐傳注太甲立時外丙仲壬已死矣知外丙仲壬死

於太甲未立之先而參用程子以歲爲年之說謂外丙方

二歲早死仲壬方四歲早死則一不悖於經二不礙於孟

子三亦可曉然於太丁有弟不立之故矣

說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孟子下

六

據史記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于桐宮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及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是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卽位六年孔氏書正義謂史遷之說妄也問百詩則以孟子敘太甲有兩三年字亦謂凡六年而後歸亳余謂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則非既立三年也云于桐處仁遷義三年卽上三年之內以漸悔過遷善則其前後六年也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卽位顛覆典型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是至二年始放也三年十有二月書稱伊尹奉鬻王復歸于亳連前卽位計之已有三年孟子之三年卽書之三祀也其實止二十有六月耳更何有六年歟參同云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於桐必三年者以其有三年喪也若顯

然放之是霍光之廢昌邑王矣他日何以復辟其說是也

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復齋示  
晉太康地記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集經注

有莘  
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毫四百里所以湯可三往聘釋地

繫馬于駒  
演繁露曰威公城楚上以封衛其畜散而無育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氏謂良馬在閉而不放故也則知繫馬于駒弗跡言雖甚良而不取也

天誅造攻自牧宮  
伊訓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十字孟子以天誅二字括之

牧宮湯祖廟湯為牧伯故祖廟稱牧宮周文武為牧伯故祖廟亦稱牧室古者大征伐必告廟而出反亦必告廟此造攻自牧宮是告而出武王既事而退設於於牧室是告而反約旨

癩疽  
史記雍梁為驂乘韓非子作雍釗此癩疽說苑作雍唯屬轉相推似雍釗雍雖為一人而癩疽亦即雍梁均以聲同通借字耳考異

彌子謂子路曰三句

顏淵由子路妻兒說史則亦彌子瑕妻兒瑕見主其家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說

司城貞子  
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曰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亦以司寇為氏見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即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為其族氏者乎經傳

按左傳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此貞子既與孔子同時又當陳閔公末年疑即此人歟集經注

為陳侯周臣  
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為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為臣不且終歲無君乎經傳

左傳潛公名周史記云潛公名越是史官記不同也史記

屈產之乘  
隰州石樓縣有屈產泉在縣東南四里相傳昔有白母馬飲此泉生得龍駒春秋曰獻公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蓋此地生良馬也又龍泉出縣東南十里東山下牧馬多產名駒故得龍泉之號寶字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  
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為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別為句與史記所言虜晉走宛秦贖之授以政乃合說

孔子之去齊五句

昭公孫國夫子適齊必在委吏乘田之後而不曰去魯者士也未為大夫可以適他國可以復本邦故不曰去齊定公之初自齊返魯不更適齊故曰去齊矣自定公八年至十四年之冬仕於魯列於大夫為司寇季桓子不違夫子者三月及受齊之歸言而弗聽乃以不任職為已微罪於是以前大夫去國之禮行魯君不召之則不可以返故儀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誠以喪禮處之矣向也去齊還魯展其墳墓守其祭祀親其戚友何可以不連乃茲去魯適衛則必哭於墓而後行矣踰竟又向國而哭矣故曰去父母國之道也欲居九夷乘桴浮海皆在將去未去時故曰遲遲也

金聲而玉振之也

金石二音所以寫六律而為之綱紀也鐘磬懸於庭其與歌相應者謂之頌鐘頌磬其與笙相應者謂之笙鐘笙磬奏樂之時鐘必先鳴故曰金聲磬必後應故曰玉振金聲而衆音之清濁高下隨之故曰始條理玉振而衆音之清濁高下定焉故曰終條理然非謂一成之終始鐘磬一擊而已也起調畢曲所用之律及中間轉折所雜用之七律每律變處則必敲金戛玉以調和之特其序則鐘先而磬後耳一成終始未作而先擊鐘鐘既闕而後擊特磬此說於經傳未有考故今但以編鐘編磬為說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則是以磬始者有之詩曰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是以鐘終者有之商頌既言依我磬聲後言鏞鼓

有數古樂不傳不可復考故不如且據編鐘編磬為說之明也

去籍

周禮司徒之職闕司祿一官三禮辨云諸侯者去其籍此其證也

卿一位

周官之爵有公有孤有卿而此合孤卿為一等何也曰典命職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且考工記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注之則孤亦名卿又不分二等之明徵也

大夫一位

周官之爵有中大夫下大夫而此合中下為一等何也典命職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經何以無上大夫也曰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禮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

公侯皆方百里三句

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采得曰鄭氏以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以五等然周官合山林川澤言之則謂之封疆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

其田方百里皆可食而山川澤不在焉則附庸亦在其外由是觀之周公斤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也考異

附庸

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鄒為齊附庸鄒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也禮

天子之卿節

孟子下

垂

王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陳祥道禮書曰周官有卿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冢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為六卿故上大夫之為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者也孟子又言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蓋孤出封則侯上大夫出封則伯而已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

庶人在官

按說文府文書藏也是府以文書為主兼及器物若今之典史史掌文書佐此治藏之人若今之書辦經承胥有相助相視之義若今之副手貼寫徒若今之差役用以召集

徒衆王氏詳說曰府一而史二胥一而徒十此例之常也

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府在史上賈氏謂惟御史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以掌贊書數多也天府府多於史以所藏物重也案掌次鬱人司尊彝司几筵司服啓師典庸器諸職皆府多於史不獨天府有府兼有史以當職事繁也有史而無府以當職事少也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也食醫等府史胥徒俱無者以專官行事更無所須也一胥例得十徒胥人之類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也總之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號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鄭伯謙曰府史胥徒可賦田則授之田不可賦田則給之祿以百畝為差賈氏所謂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

孟子下

垂

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是也據餘說

百畝之糞

王制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禮記解義

不挾兄弟而友

兄弟等夷之稱必其人之與已相等夷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已處不能不取下同矣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則仍挾貴意耳溫故錄

有友五人焉

或曰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



貧惟有二士曰顏向慈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宜百姓和協  
吾盡於此矣按事見新序按二士當在五人之外或獻子所師  
事者歟辨大全

費惠公

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謂費惠公孟  
子既稱爲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鄉費邾邾意戰國時  
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耶釋地

顏般

顏氏譜云顏氏黃帝之後也上世小邾子以父字伯顏始  
以顏爲姓世世任魯爲上卿有顏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  
五世爲司寇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繇生同同生  
般般與王順同師子思據此則顏般乃顏回之子也四書考

漢書人表  
般作故

般受夏五句

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  
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衆  
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  
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  
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或問

魯人獵較

襄三十年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衆  
給而已魯自三家僭竊禮則擬於君祀則豐於昵務以多

品異物爲觀美於是有田獵較奪之事孔子不禁而先籩  
正祭器蓋陰以禮裁之也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  
爲政能使市不飾賈塗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辨

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按孔子世家自六十三歲至衛至六十八歲始反魯中間  
留衛者幾五載而此以爲未嘗終三年者在孟子必有所  
據且安知五年之中不更適他國而爲年譜所未詳與註

見行可之仕

按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郟墮  
費是孟子所謂見行可之仕也信錄

公養之仕

孔子自魯哀公六年反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  
子之歲中間五年在衛所謂公養之仕者也經學

抱關

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蓋是門壯之名一謂之扇門之  
設以此橫木爲關振啓閉皆須兩手抱持之故曰抱關曲  
禮入戶奉扇奉仰抱字之義側談

擊柝

陸德明左傳釋文柝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何義門讀書  
記曰集註柝行夜所擊木也本用趙氏注今皆訛爲夜行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

至地則為拜首至地則為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

也日知錄

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與稽首次第各不同何也按周禮吉拜是拜而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吉拜拜之常故主於受凶拜拜之異故主於不受

釋地

再拜稽首而受禮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市井之臣

市井貼在國都言若以井為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非共汲之所一說市中道四達如井因井路輳集之便

孟子下

以相交易釋地

皮冠

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鄭注冠弁委貌此田獵之冠也薛氏禮圖以冠弁即皮弁又以皮弁即皮冠此說非是若皮冠即弁則衛獻公之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何為而怒乎然則皮冠蓋加於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豹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

庶人以旃三句

孤卿建旃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諸侯建旂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旂旂車載旂大夫從旂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旂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生對死言言人之生處即是性初無善惡之分又可引而為善為惡皆是物也孟子未知其意以為生中有性乎抑生便是性乎故問之曰猶白之謂白乎而告子曰然蓋謂生即是性也又未知其意以為就生中有幾等乎抑凡生者皆即是性乎故問之曰羽之白猶雪之白雪之白猶玉之白與而告子又曰然蓋謂凡生者皆即是性也然則人與犬牛無異生須無異性矣告子以氣為性孟子一問已得其意然使再問而於幾等之白有所處則是猶知氣中之有神理而可與徐論夫天命之本降中之初也今皆混而一之則凡受氣於天地之間者昏然同歸不幾於失其性者哉集註於孟子初問便云凡物之白

孟子下

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似侵再問意初問是極緊切處蓋言指生為性生之外無可以說性者猶之指白為白白之外無可以說白者與此句是辨理氣未是辨人物再問方有辨人物意

白之謂白

日光之白曰皓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皤老人之白曰皤草花之白曰葩霜雪之白曰皤鳥羽之白曰霍

弟為尸

禮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兒對文蓋據儀禮廟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既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既醉之

朋友謂眾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衆子  
或從子是其弟矣溫故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無善無不善之說蓋直指性體言之而以性為虛也可以  
為善可以為不善蓋驗之於情而以性為混也有性善有  
性不善蓋驗之於才而以性為有多品也孟子一一破之  
故曰人之情無不可以為善者非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也以是而驗其性則但可謂之善不可云無善無不善矣  
若夫有不善者人以為所稟之才使然而孰知亦非才之  
罪也則云有善有不善者亦非也惻隱之心四句申情之  
可以為善也惻隱之心仁也至弗思耳矣申性之所以謂  
善也求則得之以下申所謂非才之罪也未節引孔子之

孟子下

元

釋詩言亦與前三節相應有物有則對無善無不善之說  
謂之有則非無矣民之秉彝對有善有不善之說既秉為  
常則人人有之非或有而或無矣好是懿德對好善好暴  
之說所好者懿德則非好善而又好暴矣天生蒸民以天  
之所賦言也故性立天下之有民之秉彝以人之所受言  
也故才為萬物之貴好是懿德以物之所感言也故情見  
天地之心三者渾然為一而其發見之可驗者情也故孟  
子之言以乃若其情始孔子釋詩之言以好是懿德終焉

孟子

以紂為見之子三句

以紂為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蔣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  
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

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  
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擣杭於四  
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  
問一以知二矣錄

子弟多賴

賴善也池注

日至之時

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  
獲輕重已日以春日始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

經學

割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大概言之然有  
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熟故言皆

孟子下

熟乃舉最遲者以盡其餘也溫故

牛山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本趙氏方向少錯無論今日驗在臨  
淄縣南二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  
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  
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  
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  
實在其南也釋地

有梏已之矣

有當讀去聲舊趙注本楷字作牯義門讀

臧棘

爾雅棘酸棗說文棘小棗惟詩詒方合而一之實酸者為棘棘然亦曰酸棗非小棗也趙岐注棘棘小棘所謂酸棗是也釋地

狼疾

疾本籍字之誤狼籍言其繆亂也辨疑

蕘稗

說原蕘稗二物也皆有米而細水旱無不熟之時擣而炊之亦可備荒郭璞曰稗似稗布地生穢草也廣雅解稗有二種一黃白一紫黑紫黑者芑有毛北人呼為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耳經註

任人

任太皞之後風姓漢為任城縣後漢為任城國今山東兗

孟子下

三

州府屬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間釋地

以禮食

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即禮食之謂疏

不親迎則得妻

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官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語類

一鉤金

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為履倍重按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為鈞然則帶鈞金一鈞才重三分兩之一經註

曹交

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孟子

交得見於鄒君

鄒本春秋邾國系出曹姓顓頊之後見孟子題辭交欲見鄒君意同出也傳談

高子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釋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因學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

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舛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為賢夫

孟子下

三

衛女行中考慮中聖權如之何孟子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詩正義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按此所以謂之過小如其果嫁則亦不得云小矣經註

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為母責子詩尤與不可磯並幽王逐

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小矣至小弁詩趙岐注作尹

吉甫殺孝子伯奇事是韓詩朱註作周幽王逐子宜白事

是毛詩各不同傳言

石丘

石上宋國地

趙氏註宋桓宋人參以荀子非十二子篇宋鉞註鉞與徑同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正與孫疏宋地之說合蓋宋徑將欲往楚而孟游宋適相值於石上之地也釋地

秦楚構兵

史記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使張儀見楚王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絕齊交懷王許之遂絕齊使使受地於秦張儀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反報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楚軍斬甲士八萬秦遂取漢中地懷王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按秦

孟子下

楚

楚交兵載於史記者惟丹陽藍田兩戰且考六國表楚懷王十七年即周赧王之三年孟子至赧王二十六年始卒疑宋桓所謂構兵者正赧王三年中事也集註

季任

或曰季任是任邑守非任君之弟春秋傳曹滅於宋任滅於齊不入戰國趙註無據未可信辨大

平陸

平陸為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內如范雎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之類故曰得之平陸釋地

夫子在三卿之中

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

其一為客卿而上下本無定稱亦通

五就湯五就桀

伊尹先就湯後就桀反復者五然後相湯而伐之則於湯不止五就其實六也若云五就湯則四就桀矣孟子皆云五者蓋不言其終竟伐桀之就耳修類案

其趣一也

趙張讀如趣音美

不用賢則亡二句

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公無民久矣哀公既死於外而悼公之立反卑於三家三十八年而至元公元公之世齊田正熾於是乎失莒失安陽又失都則元公之世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後二年而失郕則田氏之烈未戢也

孟子下

齊

不知公儀為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諸賢所以處之者何策然自失郕之後又十五年失最而韓又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固國者必有道矣又四年而敗齊於平陸又四年而為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入陽關則魯齊之勢其相為勝負者未為甚削也且自穆公之立以來凡百六十餘年而始已則諸賢所與立國者又必有道矣不然則以魯之弱一日不可存況於百六十年乎

河西

按詩碩人章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蓋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名集註

高唐

濟南府齊河縣有高唐城卽縣駒故里

華周杞梁之妻

按諸書俱無華周妻哭之事因梁連及之耳集註  
不稅冕而行

大夫冕而助祭既祭則釋服不稅冕而行必去祭時未久祭肉不出三日頒胙之禮自同姓兄弟及庶姓臣子不定本日盡頒夫子必無服冕坐待之理惟大夫助祭本有俎肉禮所云賓俎既徹則君使人歸之恰是方祭後本日事燔肉不至當指不歸俎言若頒胙致福卽稍遲至次日未爲失禮夫子釋服久矣安得不稅冕而行乎偶註  
周禮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纁旒以其命數也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

孟子下

美

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纁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孔子爲司寇是一命大夫去魯不脫冕而行此冕是無旒之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魯人之歌言衮衣章甫者借尊者之冕服言之其實非龍衮之衣也鄭考

五霸

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左氏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注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霸而

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若孟子所稱五霸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然則言春秋之五霸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閻閻句踐爲五霸斯得之矣日知錄

葵丘

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傳稱齊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爲此會則外黃之葵丘正桓公所會處也釋地

束牲載書

孟子下

美

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趙注  
按凡盟者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司盟者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取血令同盟者塗口旁尊卑以次謂之歃血置牲坎中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集註

五命

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老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公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君既行之管子曰君殺諸侯爲民聚

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公助之發如是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諸侯母專立妾以為妻母專殺大夫無國勞無專子祿士庶人母專棄妻母曲阻母貯粟母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從今以往二三年適子不問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按適子不問孝者誅即亦不孝也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即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愛其弟敬老國良即敬老慈幼也弛關市之征問病臣即無忘賓旅也為賦祿之制即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士

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即取士必得也母國勞母專子祿即無有封而不告也考明

將軍

七國以前將軍之名見於傳者凡三其一為左傳即魏舒其一為檀弓則衛之文子皆春秋之季也國語鄭以詹伯為將軍則在成襄以前淮南子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已高誘注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吳語吳子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十行一獲大夫十旌一將軍韋昭注將軍命卿也考加

南陽

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地深插入魯界中者故

欲一戰取之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釋地

滑釐

按墨子公輸篇言臣之弟子禽滑釐莊子天下篇言慎子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然則滑釐非慎子名也慎子名到到明所受於師之異故辭云云列子載禽子與孟孫陽辨而不能答乃曰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滑釐辭而援其師翟慎到辭而援其師滑釐師弟一轍或即其所傳家法然耶考異

今魯方百里者五

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魯頌言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約略計之北與齊分泰山

西與曹分濟水南近邾滕而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鄰於宋東跨蒙陰抵諸城濱海東南與莒為鄰則七百里有過之無不及也考補

按魯滅國則有項鄆郟鄩須句根牟取邑則伐宋取郟與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邾邾取訾婁緹鄆東田及沂西田又晉分僖公以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分襄公以邾地自洮水歸之於我越與哀公泗東地又邾庶其以漆閭丘黑肱以濫莒牟夷以牟婁防茲小邾射以句繹來奔皆是集證

水之道也

子觀導山之文而知禹之治水必有上流始也夫九州之別不在於水工方興之時而春番之工必先於水患尤急

之處蓋別州者不緣乎其水而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緣乎水故荆梁皆及於沱潛沱潛者江漢之別也不限乎州故壺口必載於梁岐梁岐者梁雍之山也始於梁岐有以見上流之必先及於沱潛有以見下流之居後沱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導山者導水而已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於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於江亦自北而南也導汧及岐河之始功也至于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岷山此陽列之山也濬吠澮以距之川決九川以距諸海宜先下乎夫堯水之害盛者莫過於河濟而短者極於渭洛河之害在於冀兗雍而濟之害在於兗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治其源洛止於豫渭止於雍故

孟子下

美

渭洛則附於河而不待致力蓋河一治而渭洛自從也且九州之地固非皆苦鴻也有甚者矣淮次於漢漢次於江江次於濟此小大之別也淮之所被者徐而江漢之所被者梁荆揚顧河之害則冀重而雍輕濟之害則徐輕而青重至於江漢則荆揚為尤督也今治冀而首於雍則治青者必先於徐而治揚荆者先於梁也必矣所謂水之道也夫惟自上而下故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兗青徐則無山事不愆也若夫九州之次則特沈鴻既平之後分別疆界破其餘浸作其平陸平土定賦之敘爾九川之敘則又貢賦已定而銓次功績之輕重短長先難後易之次爾是則禹貢之書實非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伯禹之功也九川之列非出治水之時也乃史官所條難易之次也俱非治

水之先後也竊復考之水之功始於河而訖於河首於雍而終於雍徐兗梁荆往來經略皆非止乎一若曰雍土高而治最後豈理也哉嗚呼由禹而來惟商丘河北時或墊圯然而遇圯輒遷故無大害春秋之際山崩地震變故畢備而獨無河患則禹之功施於人者亦大矣路史

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哉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問對

詭訑

戰國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注云沈州謂欺曰訑可備參考

孟子下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高宗之夢當曰亦是託詞史稱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民風其時必審知傳說之賢隱居版築欲驟舉之又恐甘盤為相勢難遽奪其官不得已而託諸帝以折其心形諸夢以神其遇因而刻其象以求之民間及其得之卽擢之羣臣百吏之上此正中興第一大作用不然天子豈工繪畫之事立談又豈拜相之時哉說餘

孫叔敖舉於海

金仁山曰薦賈之子為艾獵孫叔其字敖楚官也集註叔敖居寢丘一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海濱其稱舉於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



思北而東注於海禹貢稱淮海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曰至于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曰至于南海一類括時

百里奚舉於市

市買也秦本紀百里奚已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之國政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釋地

桎梏

周禮秋官掌囚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梏釋文張揖云參著曰桎偏著曰梏說文桎手械也所以告天極足械也所以質地漢書言義兩手共一木曰桎兩足各一木曰梏釋地

驩虞如也

中洲金氏曰驩者喜其惠之及已虞者慮其德之不終如

孟子下

字正形容憂喜參半之意蓋謂可驩亦可虞有桎梏不自在意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煖飽有幾等不煖不飽亦有幾等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纔不煖不飽向未即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溫故錄

田疇

禮月令疏麻田曰疇左傳注並疇為疇經註

東山

集註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蓋疑辭其實曲阜縣東二十里有防山孔子父母合葬處世家所謂防山在魯東絕不高也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

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宏明集宗炳論孟

登泰山

宋景文公筆記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郭璞山海經注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集註

子莫執中

莊子有云儒墨楊秉四謂儒及墨氏楊氏秉氏凡四家之學也秉別無所聞恐即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集註

士何事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二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

孟子下

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游士與而先王之法壞矣王子之問其猶近古之思歟日知錄

桃應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外書

執之而已矣

執即尚書益執拘以歸於周之執非指法言下文竊字原從執字出釋地

孟子自范之齊

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愛隨范是又半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即莊三十一

年築臺於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屬齊趙註云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於深宮  
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  
為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地釋  
後魏書地形志范平陸俱屬東平郡或以范平陸相近當  
是初至齊時由平陸而范而齊故創見王子而嘆異之亦  
通周廣業孟  
子四考

望見齊王之子

或曰齊王之子與以國而不名是潛王世子田法章太史  
敘女奇其狀貌卒能復國者辨大全

垓澤之門

垓澤即左傳襄十七年築者諺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

孟子下

南門是也睢陽故城在今商丘縣南東門曰垓澤門括

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澤門是釋地

宋門之可考者正東曰楊門北曰桐門東南曰盧門東城

南曰澤門俱見左傳注又有曹門蒙門外城門曰桑林門

其關門曰砥門俱見左傳辨正

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

肯自開故君自發聲耳地註

王子有其母死者二句

儀禮喪服篇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絲既葬除之此  
厭於父在木無服權為之制既葬而除鄭康成曰不奪其  
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誤自趙岐沿於孔疏而集註仍之

鼓率

音義曰丁云率循也謂鼓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  
於表陸云率法也蓋丁氏讀如率性之率陸氏乃讀為律

地考

敷勞

周禮夏官司勳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集註

放飯

方靈臯曰放飯餘粒散布也

春秋無義戰節

名陵未嘗戰而朱子以召陵之類言之則知所謂戰者通  
一經之用兵而言非專指戰也考之經例曰伐曰侵曰戰

孟子下

謂

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此十  
三例者通經紀兵之大略也而又有書救書次之例所謂  
彼善於此者大抵於書救書次中見之例曰凡書救者未  
有不善之也如莊六年子突之救衛成六年樂書之救鄭  
閔元年齊桓之救邢僖六年救許是也伐而書次其次為  
善逐伐楚次于陘是也十三例中惟伐之一例間有足取  
如莊二十六年齊桓之伐徐則為魯捍患也莊二十八年  
伐衛則為周討罪也文元年晉襄之伐衛則服叛以義也  
宣九年晉成之伐陳則招攜以禮也襄十年十一年晉悼  
之牛首北林東門諸役則不戰而屈人者也蓋雖敵國相  
征而權其情事又當別論故聖人猶有取焉至於入滅圍  
敗之屬固聖人所深惡即第以戰論而經文二十三戰中

亦絕無可取求其彼善於此者烏可得哉類編

被珍衣

珍義如珍綺絡之珍史記本紀堯賜舜綺衣與琴是也類編

二女果說文引作嫫音鳥果切媛也

果與裸通作灌進酒也周禮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

載果詩云厥作裸將祭獻尸曰裸獻賓客亦曰裸記投壺云奉觴賜灌卽果也舊解女侍曰果是果為裸程之裸誤也大全

巨民

得乎巨甸之民便可為天子猶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之意

變置社稷

按禮記孔疏湯遭大旱欲變置社稷乃遷烈山氏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此可為變置社稷之一證類編

仁也者人也節

按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注云左右言相須而成也可與孟子此章互參考異

稽大不理於口章

理兼條分脩治之義離騷令蹇脩以為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云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蔡文有俗人之稱音義曰稽丁云音鶴二音義文曰俗人刻也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憎多口卽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言謂徒理於口亦為士君子所憎惡潛夫論曰士貴能能以文王

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已之聲聞無阻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楹字申達憎義考憎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訓賴求理於口徒茲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類編

山徑之蹊開介然用之而成路

章句曰山之嶺有微蹊介然疏曰蹊閉之微小介然而已長笛賦曰閉介無蹊似古讀有以介字絕句者閉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言雖有足跡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類編

以追蠡

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者豐氏特緣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字相似遂附會以為鐘紐

追蠡

卽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為追擊之追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卽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螺卽海中大螺公輸班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卽疥病左傳為其不疾瘕蠡是也一盧啓切音禮說文蟲齧水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啓切為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追也蠡者其形似也筆乘

城門之軌二句

經塗九軌而每門三門祇各一軌則塗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涉軌也門與塗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卽造塗未嘗前年有門今年始有

塗也何謂久也蓋是奚足哉四字專闢禹之追蠡不關考擊並不及文樂猶之門軌之齧不關馬力並不及塗軌若曰追蠡為考擊所致得毋門軌之齧是馬力與只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自見外賡言

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駟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若曰不知禹聲曷觀禹跡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達車從中央禹以來蓋閱千八百餘年於茲殷之駟於此門也周之駟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猶是夏先王兩馬之力與此正足破高子以追蠡尚禹之聲之說地餘

兩馬

詩駕我騏驎王肅謂駕兩馬者蓋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

孟子下

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曰駟駕二馬也尚書

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駕駟馬坤雅

儀禮公賄士以馬兩春秋時衛良夫乘衷甸兩牡陳成子

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魯公以一乘車兩馬與孔子

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春秋傳以兩牡為

衷甸則四牡為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

類也禮書

發棠

棠即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卽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

滅萊邑故為齊有今卽墨縣甘棠鄉釋地

晉人有馮婦者節

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為善為一句士則之為一句野

有眾逐虎為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為善故士以為則及不知止則士以為笑也劉昌詩

今之與楊墨辨者節

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楊墨辨者有如追放豚然惟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苙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苙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並不煩別義耳溫故

有布縷之征節

粟布力役之征卽國語所言之田賦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者故趙氏章句曰國有軍旅之事橫與此三賦與國語及賈疏所引古周禮說合不可易也旅師粟有三名今以愚意說之

孟子下

井田正入曰鄉粟軍旅之歲按屋出粟曰屋粟雖軍旅之開田不耕者罰令如屋粟之數出之日開粟

歲猶用其一緩其二謂若有所徵發當計三家而出一夫

一家從征彼兩家不從征者給其衣食一家出布一家出

粟是故每井三屋則力役者一屋征布縷者一屋供粟米

者一屋而粟因以屋名焉田一井收稷禾秉芻秬米一屋

之數得禾八十斛芻八十斛米三分畝之一載師罰田不

耕者就用此數非一夫而責以三家之粟也若然罰里布

者亦非得二十五倍之罰蓋別有計里出布之法正國語

所謂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惜末由詳考耳苟非軍旅

之歲徹助而外一無所稅故曰廛無夫里之布也魯用田

賦是平歲而亦征軍旅之芻米至實有軍旅仍不能不計

井出夫近於用其一矣戰國時無歲無軍旅併布縷亦幾

成常額故孟子有用其三之歎經傳

盆成括

虞君嘗謂盆成括曰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精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存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說從建本篇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爾汝未必就輕賤金滕周公於祖父亦爾汝之詩書此類甚多輕賤之意形於口道爾汝之際爾汝可受爾汝之實不可受偶談

羊棗

孟子下

完

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即成柿矣余客臨沂始觀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爛柿一名椶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椶棗此尤可證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為疑義門讀書記

牧皮

柳柳州集與揚誨之書使二小子及孔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之列以牧為叔考異

散宜生

王伯厚云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閭百詩曰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據此當以散宜為氏辨正

近聖人之居

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釋地

孟子下

羊

四書拾遺

論語上

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八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為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於是多焉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七十二弟子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下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尙成於門人且記曾子啓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略無存者矣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蚤成而傳遲暮有以也况乎聖人之道貴行賤言其不得已而言而紀之於書豈有名

心乎馮景解

袁枚曰論語一書皆與人議論之語記者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其答弟子問者則詳於師說而略於問辭記言之體應爾也孟武伯孟懿子及游夏問孝聖人答之不同仲弓顏回司馬牛樊遲問仁子路子貢仲弓問政其答之均不同蓋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而夫子為之折衷記者統括問辭則曰問仁問孝問政爾豈有言無枝葉突舉一字以相問者顏淵問為邦夫子合三代言之蓋如今之論史然夫子如其問而定之其他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犁牛之子云云或與仲弓論人才或與仲弓論郊祀俱不可知而仲弓之言不載從所略也不明記言之體而強解焉於是史記謂仲弓父賤何晏謂仲弓父不善朱子

謂司馬牛多言而躁樊遲粗鄙近利皆以意為之不可為

典要

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白虎通

古注訓學字為誦習朱注訓效蓋因說文學字中有及字易云及者效此者也以效訓學義蓋本此然人情誦而習之悅也效人之所為而習之何所悅乎子曰敏而好學曰則以學文曰博學於文曰思而不學曰學詩學易似主誦習說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直指讀書為學矣然孔子稱顏淵不遷怒不貳過為好學似又與讀書有閒袁枚

時習

論語上

皇氏以為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是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邢疏一部易經祇坤卦坎卦有習字坤土德為一重厚一重坎流機為一步進一步習之意理如是咸學標四書偶談古人之學必有入處於所入處而用力焉是之謂習顏子之克己曾子之三省皆習也學者日知其所已月無忘其所能皆習之而有得也所悅在我非外慕也鄭汝諧論語原孝弟為仁之本足利本作其仁之本與無為字

人能孝弟則犯上作亂非其所好而所好者必恭讓和順之事矣由犯上作亂而推之不仁之極也則由恭讓和順而推之仁之至也仁之道自孝弟而生故孝弟為仁之本也案夫子告曾子以孝為至德要道而又釋其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性之德有仁義禮智之常然義禮智皆統於仁仁又始於孝此所以為德之本而曰至德也脩道謂教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然義序別信皆根於親此所以為教之所生而曰要道也此章言道生即教之所由生意言為仁之本即德之本意道又以德為本故先言道而後歸之仁也立論之有淵源如此而象山陸氏猶非之不知其何說也李光地論語制記

論語上

三

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陳善捫蝨新語○案不知其仁無求生以善仁唐石經皆作人古之賢人也古本作仁何以守位曰人釋文引桓元明僧紹作仁柏人道因碑作相仁並可互證

千乘之國

古者行軍皆徵發於鄉遂故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葵周官天子六鄉鄉為一軍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士鄉十五鄉二千家而為萬人之軍者三所謂三軍者皆鄉遂也則所謂千乘者亦鄉遂也魯頌云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然則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數是以車稱千乘徒號三萬成八百戶出一卒不過四十成之地而東遷以來諸侯併吞其國漸大故其鄉遂之地自足以賦

千乘之車徒原不必通國而計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則私邑以供卿大夫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倉卒之調發故論語云陳文子有馬十乘孟子云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此隸於卿大夫者也春秋傳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晉欒書伐楚敗申息之師於桑隄此守境以待倉卒之調發者也凡此皆不以參於國之正賦不宥通一國而統計之為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馬法之文以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魯頌之言先後抵牾乃謂車計通國之賦徒指出軍之賦以曲解之不知司馬法乃戰國時人所撰原不足據也且傳又有之衛文公元年草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晉城濮之戰全軍皆出僅七百乘豈之戰軍帥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會有甲車四千乘衛地與

論語上

四

民非能十倍其初晉地雖闊豈能數倍於文公之世然則貧故車少富故車多不盡稱徒以造車亦不盡計民以賦車也晉之伐鄭也敗其徒兵於洹上車與徒分道以禦敵而初不必相參則車之多寡固不必盡準乎其徒之數則亦不必盡準乎其民之數惟是地廣則國富國富則車多故大國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車一乘為一成之例也崔述三代經界通攷

使民以時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各於農隙以講習若力役之事惟自九月農功畢起冬至而止無有於春夏者莊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我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涵而成梁清

風至而脩城郭宮室皆謂秋冬際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鄭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益徵其為農畢時矣釋地

賢賢易色

一通云尊重賢人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皇侃義疏

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謂改容而禮之程伊川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難易之易謂尊賢則輕女色漢李尋論

天象云少微在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於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於色是也毛奇齡論語精求

陽湖劉申受謂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此賢賢易色之切

證禮記學齋

學則不固

孔注固蔽也邢疏言君子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

主忠信

鄭注主親也邢疏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

慎終追遠節

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故熊埋曰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誼

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鮮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義疏

歸依之也義疏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義疏

父在觀其志節

一說父在則志可得而觀故當觀父之志父沒則行可得而攷故當觀父之行其志行之善者固當繼而述之矣即

有未盡善者亦未忍遽然改之繼述之道既盡思慕之心無窮此所以為孝李光地榕村語錄○案陸餘

此當以三年無改為句終三年之間而不改其莊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葉適習學記言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因之為依勢之敵而交之淺若諸葛之依劉表是也宗之

為主彼尊我賤而以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籛由是也或問

孟子之學因於子思子思之學因於曾子因而不失其親者也莊周之學因於田子方子方之學因於子夏因而失其親者也意原

未若貧而樂

唐石經義疏本史記弟子傳並作貧而樂道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節

切磋琢磨學問之事也苟非學問則所樂者何事所好者何禮此子貢能知其所自來也意原

一言以蔽之

他書有以斷字訓蔽字者禹謨官占惟先蔽志是也蓋言



詩三百篇一言以斷之曰思無邪尤切當三原王氏曰剛詩斷之此以

有恥且格

漢視睦碑引作有恥且格漢書貨殖傳作民有恥而且敬吾十有五章

志學即誠意慎獨止至善去不善之學立如樂記禮義立孝經各立乎後世學記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作成立解若不惑知天命以經證之不惑是知人知命是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命是至於命不惑是誠明知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於人事不質亂知天命則全契天德此至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中庸釋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為天此直指天德天道處並非事物所以然

論語上

七

之謂至於耳順是以小體為大體從心是以人心為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之事也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所云作謀舜典所云達聰此身教也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即道心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此也此又心教也

毛奇齡四書臆言

孟懿子問孝章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葬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朱彝尊考三家專政擅權生事之僭也視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僭也舞八佾歌雍詩祭禮之僭也四書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

養匪特人子能之即犬馬皆能之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注正說蓋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指求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悉合此章之義荀子曰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東晉補亡詩云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為人子者母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翟灝四書及異

色難

包注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穀梁傳

論語上

八

溫故而知新節

至理藏於人心猶淵泉也潛之而益深導之而必達汨之以塵土則滂濶而已故者昔之所得也新者今之所見也以昔之所得者紬繹之溫習之而今之所見又日新焉在我者有所覺斯可以覺他人也意原

凡教人者皆以其所已知傳之弟子是溫故也然教學相長故每因而有新得焉若挾其故知自以為是而不能虛懷以受起予之益者不足以為人師矣孔廣森經學危言

君子周而不比節

孔注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黨比卻有別周禮五家為比五族為黨比人少而黨多比為兩相依附如鄰之親密黨則有黨首有黨羽援引固結

蔓延遠而氣勢盛此比字對周說正於其狹小處見不能  
普徧猶未至有黨之盛也偶談

思而不學則殆

殆依義當作息何晏曰徒使精神疲殆作息義解釋文

攻乎異端節

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孫奕示兒篇○案該餘

知之為知之節據家語此為子路

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聞見未為得也知之而後有得

也道猶嘉肴也食焉則知其味得之聞見者皆未食也子

路失之過取故告之意原

子張學干祿

按史傳子張未嘗出仕生平僅一見魯哀公耳即其逸事

論語上

九

不傳必非希樂慕祿之章且百家言夫子于七十二君而

不見用亦豈干祿者哉蓋子張之學近於求為世用故記

者目之為干祿祿者君子之分也有意干之則非也四書

子張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者為正大雅曰干祿豈弟

干祿百福張蓋疑而問其義也觀集註不解學字其載程

子曰若顏閔則無此問三年學章又載楊氏曰子張之賢

猶以干祿為問則亦通作問言寡尤悔亦即古詩訓豈弟

樂易之旨趙佑四書

舉直錯諸枉節

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而服於直也舉

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

家解何用加二諸字周學

子奚不為政

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魯自不能用子子奚從得為政

或本失問觀其後季桓子召之遂以相魯猶是定公之年

彼執昭無正終定無正始為不仕解者徒迂而不切溫故

輓

包注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輓者輓端上曲鈎衡其說非

也戴東原云輓所以持衡者輓亦作輓大車名輓韓非子

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

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輓車輓端持衡者輓

大車輓端持衡者案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

鍵則名輓輓輓所以引車必施輓輓然後行信之在人

論語上

十

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輓輓為喻軻身上曲上曲非別

一物大車之高即橫木橫木即輓包氏以踰丈之軻六尺

之軻而當咫尺之輓輓疎矣近儀徵阮氏元作車制圖解

亦如戴說而引伸之云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輓穿

輓端著之輓因輓端著之鄭說本不誤盧文昭能

非其鬼節

鄭注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詔求福

左傳民不祀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者如隱七年鄭伯

請葬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僖三十一年衛成遷都欲祭夏

相皆所謂非其鬼而祭講家反脫祖考一面由不認得鬼

字偶談

八佾舞於庭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林堯叟注季氏舞八佾恐即指此事

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為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為一列

又減二人至士只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沈約宋書樂志曰佾舞八佾以四為一而兩二八則舞列必八可知漢百官志八佾舞三百八十四人近本無據此是以四十八人為列也與杜預何休注迥異程李時四書識遺

三家者以雍徹

論語上

十一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三家之堂以廟即是堂堂前有庭歌在上舞在堂下也魯為宗國以周公為武王母弟得稱天子當祀別子所自出因立文王廟於魯名出王廟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並桓公出季友以適子而為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故稱三家之堂以季氏為大宗故又獨稱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毛奇齡四書廟制室外為堂堂外為庭樂貴人聲升歌在上故曰於堂歌時無八音之雜奏明明可辨故詰以奚取偶談

仁人心也禮樂之起本於人心也不仁則陵犯乖爭無所

不有向何取於禮樂乎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林放字子丘或曰孔子門人近錢塘成君城泰安郡志云攷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為林放故里余按宋刁衍贊林放云東岳稱美長山表封一記其所生之地一記其所封之地也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關里文揖讓而升而下而飲

一耦二人左名上射右名下射升階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此讓也下階亦然至升飲則升階後勝者且避右以讓不勝者得以取解於豐上釶在堂上必升飲不便以下而飲為句必如王肅七字作一句讀或如

論語上

十一

康成注射義以揖讓而升下五字為句而飲又句禮節始明偶談

夏禮吾能言之節據史記世家此為子序書傳時語杞夏之後宋商之後魯周之後杞宋亡夏商之禮以無文獻可證也若魯則不然以文則有典籍以獻則有夫子魯之君臣莫之攷證何也夫子意不在杞宋託杞宋以見其意特於魯則微其辭爾意原

禘自既灌而往者節 孔注禘禘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鬱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禘有四解其一大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也其一時

祭王制春禴夏禘是也其一吉祭諸侯卽位三年喪畢而祭謂之吉禘僖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晉叔向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也其一牲祭國語定王享范武子曰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韋昭注牛體曰飫全體曰禘是也或以吉禘卽大祭因新主人廟遠主當遷故大祭以審昭穆若然則魯僖禘晉亦僖禘歟左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聖人不欲觀者程綿莊以爲既灌以後魯用朱干玉戚之舞僖天子故也非謂其誠敬之衰也

論語上

卷

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入奏齊夏次乃尸人奏肆夏王以圭瓚酌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謂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謂二獻其二節曰薦腥后裸畢王出迎牲祝延尸於戶外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王迎牲入親牽之太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薦於神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爲三獻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爲四獻其三節曰薦熟爲醴卽朝踐薦熟朝踐之後體解其牲而烹之乃徒堂上卽饋獻亦曰饋食朝踐之後體解其牲而烹之乃徒堂上之饋於室內祝以尊爵酌奠又取腸間脂燔蕭合馨香迎尸入室后薦饋獻之籩豆王酌壺尊以盜齊獻尸爲五獻后又酌壺尊以盜齊獻尸爲六獻其四節曰酌薦熟之後

次行朝獻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酌醴齊以酌尸七獻也后乃薦加籩豆尸酌酢主人主人受設次行再獻禮后以瑤爵因饋食之尊酌盞齊以酌尸八獻也后酌尸畢諸臣爲賓者以瑤爵酌醴齊獻尸爲九獻也此是正獻九獻後遂行旅酬禮言○吳昌宗四書經註集證

祭如在章

論語中固有因古語而爲說者如祭如在兩句正是古語其曰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乃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爲是說也新語

與其媚於奧節

孔注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買執政者羅整菴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蓋疑夫子欲因南子以求

論語上

古

仕也然當是時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矣媚與之諷始指南子而言也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卽獲罪於天之意此說得之與者室中深隱之處以比南子竈是明處蓋謂借援於宮闈之中不如求合於朝廷之上耳周禮中四書典

子入太廟每事問

太廟尊嚴之地方當行禮豈容喋喋致問若作平時往觀如入桓廟觀欹器之類論又太寬顧瑞屏謂當是隔日宿齊始可每事問殊得情理偶談

鄉人

鄉邑今在山東兗州府鄒縣界釋地文十五年左傳下人以告注云下人魯下邑大夫正義云

治邑大夫例呼為人孔子父為鄆邑大夫謂之鄆人札模

射不主皮

馬注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

主皮之射有二鄉射記云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引尚書大傳曰主皮之射於田獵之後取餘獲陳於澤宮羣臣相與射而取之又周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三曰主皮注云庶人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張皮射之是也賈革與主皮不同周禮所謂主皮田獵之射也樂記所謂貫革軍旅之射也賈革之射司弓矢所謂射甲革楛質是也射義孔疏云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辨正

論語上

五

惟大射之侯楛則有皮詩孔疏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鵠方六寸禁則質也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江永羣經補義

為力不同科

馬謂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三等故曰不同科按此不以為字讀去聲與上射分二事一則教民以禮一則使民以義未始不可存溫故錄

哀公問社

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閉於兩社也趙氏應曰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兩社亦聚民警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公之問因亳社之災而有所慮乎論語

夏后氏以松節趙氏應曰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後故言人

白虎通曰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對曰夏后氏

以松松者所以自竦動般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

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慄曲禮正義○何休注公羊傳松猶天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正

論語上

六

答子之深也蘇子山古史

子問之節

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為可說又非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符之云五筆

管仲器小

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見陳心叔名疑識遺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當時以大器目仲夫子因辨之偶談

三歸

包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疏曰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惟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東周策之齊桓公宮中女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曰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醜處注曰婦人謂嫁曰歸大夫曰家蓋三

娶女也猶求為曰或謂古凡娶女多樂臺如詩魯宣公樂  
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正任之類則三  
歸臺亦見因  
三娶而樂

官事不撤

大夫惟得置宰一人仲時臣立三宰便是不攝之證偶談

反站

鄭氏謂站莊兩楹之間反爵其上然站字從土而云莊兩  
楹間豈常設之者與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站雜記旅  
樹而反站鄭氏亦以樹為屏以反站為反爵之地然內則  
載閣食之制云士於站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站出尊  
崇站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僎於西站上是則累土  
而為之者皆可名站而站亦有東西南北之不同非必反  
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站當是立反站於臺門之內

論語上

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與凡營壘都於臺門內立  
土牆之類歟鄭氏之釋反站皆本論語其指站為反爵皆  
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為飲酒故耳然以站之反為爵  
之反似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  
反站注云反站外向室也則反站又非反爵之地反主站  
言非主爵言也反始向外之名站始別設大門屏之名豈  
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眾而為此向外之室與世遠  
不可知若據郊特牲以反站與臺門相連汲冢書以反站  
與四阿相連則論語以反站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為宮室  
僎後之事也總漢黃氏曰鈔  
此必齊桓公以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  
以為仲所當得仲亦僎然受之不以為過所以特明其僎

之小也意原

樂其可知也節

始作只有人聲與鐘磬琴瑟耳不得便云八音翕如者斂  
而未舒之意對從之二字看非眾音俱合之謂從之是笙  
人時亦但可云八音克諧人聲與八音如一清濁高下四  
字到斂如內方可用下句則清濁高下相生如貫珠也偶談

儀封人

按續漢郡國志浚儀本大梁注云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  
也又西征記亦以浚儀為封人之邑見水經注浚儀今開  
封府之祥符縣城內有浚儀街為遺址王中川云昔孔子  
去衛適陳道經於儀儀蓋今之祥符此去衛都僅百數十  
里自衛適陳道必經由水經注浚水實出邑下衛詩云子

論語上

六

子于旄在浚之郊浚之於儀實惟一所若儀封在漢為東  
昏縣後易東明宋元始易為儀封去衛適陳必不由此封  
人官名何取儀封殊不足信辨正  
儀封人姓名不傳國邑紀云儀之封人也或曰封人儀姓  
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經注

子謂韶節

觀季札論文王之樂曰猶有憾則知夫子武未盡善之首  
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宜而崩此武  
之未盡善也日知錄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

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惡讀烏路反  
蘇轍論語拾遺

志於仁者無一念不存乎仁其視萬物同為一體體有貴賤皆天理也世豈有好耳目而惡足躄者哉民之秉彝與我無間不仁而喪其良心矜之而已雖謂之無惡可也曰能好惡人所以明性情之正曰無惡也所以明體物之心意原

觀過斯知仁矣

後漢書吳祐傳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作人

朝聞道節

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蚤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無可恨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刑疏

君子之於天下也節

論語上

充

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惟仁義是親也義疏

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相親也刑疏

君子懷德節

當時之君既無德政又無刑章何以懷君子爭地爭地民不得一日安其居重征厚斂未嘗有以惠其下又無以懷小人矣君子小人皆失其所是以微示傷歎之意意原

能以禮讓為國節

江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惟利是恤何遑言禮也義疏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言夫子之道惟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刑疏

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精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而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心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惟恕也義疏

一貫忠恕是堯舜禹湯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大學以明德新民為一貫而務絜矩以該之中庸以成已成物為一貫而提忠恕違道不遠以綜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在恕以平天下育萬物非恕不為功大學以藏恕喻人為絜矩而中庸以求人先施為庸德是以論語兩一貫一是曾子

論語上

子

一是子貢曾子是忠恕子貢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之單是恕字不欲無加是子貢行恕實功即博施濟眾亦以仁聖為子貢強恕極境推之而仲弓不欲勿施仁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強恕萬物皆備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廣言

門人

歐陽子曰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人論語為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而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為弟子此門

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歿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  
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佃  
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人弟子之別也朱彝尊曝書  
亭集○案會  
子弟子有陽膚見包咸注沈猶行公明高子襄見越成注  
樂正子春見鄭康成注禮弓見胡寅注單居離見大戴禮  
記注公明宣見劉向說又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  
曰夫子可以為孝乎孔穎達以為曾子弟子是也

遊必有方  
鄭注方猶常也

古者言之不出

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  
也義疏

以約失之者鮮矣

顏延之曰秉小居薄眾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義疏

德不孤節

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以善應  
之義疏

謂之獨行無徒者必非可傳可繼之道德者人心所同然  
安有德立而無親近之者乎意原

南容

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顏注於南容曰  
南宮緇於南宮敬叔曰南宮迺後儒因此起難紛紛致辨  
不知集註自本注疏之舊也經註

斯焉取斯

子賤之為人必沈厚簡默不祈人之知者自非魯多君子  
孰能取其為君子也觀子賤之為宰不下堂彈琴而化則

其氣象可知意原

瑚璉

按明堂位云夏璉殷瑚而包咸鄭元等注論語皆云夏瑚  
殷璉朱子因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經註

子使漆雕開仕

夫子為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原思子羔冉有季路樊遲子  
貢公西華是也若子游仕武城子夏仕莒父子賤仕單父  
仲弓仕季氏宰未知為夫子所使否至於漆雕開之使仕  
而不仕與閔子騫之使仕而不仕則皆在此時雖子騫力  
辭費宰然仍為夫子宰與從政與子開之始終不仕稍  
不同要其使仕則一耳夫子使開與子路使羔同夫子既  
使由墮費而子路即使羔宰費以鎖叛亂此在夫子子路

實有使仕之責非汎遣也賡言

道不行節

桴即方也編竹木為之全與舟楫異用何可乘以浮海此  
正狀道不行實在處海以喻滔滔皆是桴即欲濟無舟楫  
意言道之不行如乘桴浮於海然所託者小而所期者大  
鮮有不疑且阻者皇皇獨有一我誰與相從其惟由之忠  
信明決能之乎此亦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意故子路聞之  
喜喜其得為聖人行道之與也而子嘉其好勇正以力行  
任道之誠能出入於死生患難之中而不奪曰過我者深  
許之也又曰無所取材則就前作轉語言我誠汲汲於行  
無如絕少可乘之具無論其大並桴亦無從假手其若之  
何蓋重歎其不得尺寸之柄而用之也材鄭注以為桴材



極耐尋味溫故錄

東帶立於朝

古人無事則緩帶有事則束帶說字云在腰為腰帶在胸為束帶腰帶低緩束帶高緊公西華束帶立朝蓋當有事之際倉卒立談可以服強鄰即折衝尊俎之闕意泛作禮服非識遺

汪武曹謂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元端則皆緇帶為擯相者當服元端所謂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愚按緇帶即練帶士冠禮疏云練帶緇帶而云緇帶者據辟而言也辨正

賓客

大曰賓小曰客為君臣之別禮注

宰子晝寢

寢當為內寢之寢古者君子不晝夜居於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宰子晝居於內故夫子深責之七經小傳

夫子之文章節

性與天道至難言也夫子寓之於文章之中惟子貢能聞之至孟子則諄諄然言性善言天道夫子示人以其端欲學者至於自得孟子闡其秘以示人欲天下皆知也原意

晏平仲

晏嬰諡平字仲史記索隱

善與人交

或曰晏嬰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於周交

柏常騫於魯交處士蘇晉與孔子處者八年悅孔子弟子

曾子聘之仕曾子固辭於齊交大夫吳翰分倉粟府金與北郭騷養母以至贖越石父為上客此正夫子所謂善與人交在久而敬之之先者也晏子之言曰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於友則好誹此邪人之行也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行義不為苟戚不同則疎而不誹此正士之行也由晏子此言推之其善久敬亦可見矣辨

久而敬之

交際之間其人實有可敬而我不知敬則失人其人本無可敬而我誤敬之則失己失人失己必貽後悔故必由淺漸深由疎漸親為時既久灼見真知然後用吾之敬自可

免失人失己之患

此其所以為善也或問交主於敬如子所云交可不敬乎曰交所以用吾情敬所以行吾心試參閱弟子入則孝章汎愛交之謂也親仁敬之謂也敬行於久善交之謂也黃雀露惠

蔡

蔡山出大龜尚書云九江納錫大龜即此山之龜也寰宇記

令尹子文章

子文之為令尹距孔子生時已百二十年崔子弑齊莊公陳文子為大夫時孔子生四歲耳子張復少孔子四十八歲去陳文子已遼越况令尹子文哉子張掇拾往事以質於夫子夫子因問而答據其事而謂之忠清皆曰未知焉

得仁蓋謂其事未之前聞未之知也焉得論其仁不仁也  
按左傳莊公三十年鬪穀於菟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  
子文以子玉伐陳之功使為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為呂  
臣為令尹三十三年子玉為令尹未聞子文之三仕三已  
也且其使子玉為令尹也大夫曰子若國何子文曰吾以  
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幾明不獲已而  
使子玉為令尹子文不聞告新令尹之政子玉亦必不能  
聽舊令尹之政也又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盧  
蒲癸奔晉王何奔莒閔丘嬰申鮮虞奔魯不聞陳文子須  
無之出奔也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文子請許  
之慶封陳須無皆至會時去弑君不二年崔子尚相齊文  
子固仍在齊預大政也二十八年文子告慶封勸齊侯朝

論語上

於晉無歲不與崔慶同朝不聞文子去之他邦又一邦也  
是歲始反盧蒲癸言王何而反之不聞文子反於先也崔  
氏之滅文子在齊不聞與謀慶氏之奔文子實與謀焉得  
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召子無字於萊之田從慶氏得歸而  
戕舟發梁絕慶封之救樂高陳鮑介慶氏之甲以殺子之  
文子之謀居多文子卒其子無字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  
國至恆遂弑簡公然則陳氏之子孫亦猶大夫崔子也按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太史傳孫叔敖亦云三得相  
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然則此實孫叔敖事與文子年代不甚遠而子張因之傳  
疑也左傳崔氏之亂問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

慶而山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  
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遂奔魯申鮮虞僕賃於野以  
喪莊公冬楚人名之遂如楚為令尹此申鮮虞遠之他邦  
又之一邦事與文子同事姓名易諱而子張復因之傳疑  
也二大夫事蹟於魯之春秋無一焉夫子安從知之而安  
從論之故為此存不論論不議之辭而亦不置一譏貶他  
日告子張曰多聞闕疑蓋有以也辨大全

三仕為令尹

國語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金仁山曰莊  
公三十年楚申公鬪班殺子元鬪穀於菟為令尹至僖公  
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為呂臣為令尹  
三十三年子玉為令尹其後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鬪般為

論語上

令尹則是傳政子玉之後子文又終為令尹也三仕三已  
別無可攷豈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以太宰執政而代  
之歟

有馬十乘

開方之法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然則陳文  
子采邑殆為方一里者百云一傳而桓子無字請得高唐  
陳氏始大釋地

未知焉得仁

邢疏言如其所說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又言據其所  
聞但是清耳未知他行安得仁乎

再斯可矣

唐石經作再思可矣義疏本作再思斯可矣三國志諸葛

恪傳引夫子曰再思可矣

甯武子節

按左傳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二十六年  
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則莊子嘗逮  
事成公矣至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乃  
成公即位之三年也故四書備考云武子未嘗事文公陳  
抱冲亦曰有道無道總指成公時有道在前論也無道自  
失國以後論也然稼書先生云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  
多只當依註斯言可釋後人之疑矣集經註  
智而用智智者能之智而用愚非智也幾於道也想其深  
見遠識行之以無事處之以沈晦雖仕無道之邦亦可以  
自免後世竊此說而為身謀者非武子之愚也意原

論語上

卷

微生高

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師古曰即微生高也戰國韓策尾  
生與女子期梁下而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足恭

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

孔注足恭便辟貌邢疏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書阿  
命巧言令色便辟孔傳便辟足恭正義前卻俯仰以足為  
恭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弗與也按孔  
氏以尚書論語互相訓證大戴以足恭口聖兩為對偶表  
記又云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失足  
於人足恭也失色於人令色也失口於人巧言也三者亦  
並言之足當如字直讀無疑攷異

左丘明

劉歆謂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蓋即指論語左  
丘明恥之諸句稽求

願車馬衣輕裘

唐石經本作願車馬衣表而衣下旁注輕字

輕字乃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當解所服青鼠  
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做蓋用子路故事  
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陸氏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為  
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  
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其乘服是那本亦無輕字三證  
也皇氏義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  
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  
行本增入非其舊矣案今石經亦無輕字  
雍也可使南面案今石經亦無輕字

論語上

天

家語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鹽鐵論七十子躬受聖人  
之術皆諸侯卿相之才可使南面者數人則知南面者臨  
官之位諸侯之卿相才耳未可與恭己正南面之南面例  
看辨大

伯子不衣冠而處

說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故曰文質  
侑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  
同人道於馬牛故仲弓曰太簡案集註引作家語又以同

不遷怒不貳過

黃石齋曰怒之遷氣不能和也過之貳心不能剛也和與  
剛相濟乃可以為學氣之柔非和也和在平人之情即怒

也心之偏非剛也剛在克己之欲即忠也忠立而後恕行遷怒亦過之一端也實神錄

### 子華使於齊

先是孔子在齊為高昭子家臣至是通問於昭子又夫子在齊與晏子處者八年迨夾谷會成晏子尋卒見史遺使代弔故使子華使齊也大全

### 釜庾秉

周禮族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穀則庾二斗四升矣而包氏注曰十六斗為庾即是聘禮之數也儀禮聘禮十斗為一  
穀曰包買當別有所本義疏云經註集證曰或云陶人之  
放曰鄭注江淮之間量各有為數者古交穀今文逾也又類  
集制作函注云函器受十六斗是庾也穀也逾也函也乃  
論語上

### 充

字書之轉其義一也按孔鮒小爾雅一斗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則釜二有半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也

聘禮記四秉曰莒注謂刈禾盈手之秉莒齊各此禾數也又云十六斗曰斂十斂曰秉此米數也禾米之秉其數不同冉子與粟五秉是米數據儀禮為八十石徐鍇說文繫傳云禾數百二十斛為柘二柘為秉粟五秉十石也此以禾數言非秉有二法辨正

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禮注每車有一秉五庾計十車共十五秉冉有以三分之一與赤母此亦準聘禮而行偶談○按

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有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為是事之證全祖望經史問答

### 與之粟九百

### 孔注九百九百斗

南齊志建武二年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牧人陰祀用黝牲之文乖矣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

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何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為一矣從之愚謂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純騂而角爾粟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

### 論語上

### 宰

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此聖人立言之妙也淮南說山訓云凱屯犂牛既耕也以修無尾決真而羈生子而犧說者以為仲弓父賤而行惡然犂說文作犂耕也犂牛為耕牛古以牛輓犂信矣凱屯犂犂醜牛之貌以為犂牛皆然可乎且謂其子而嘗其父君子弗為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况之惠牛農禮說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用人皆出於已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賢才更非人之所能抑也仲弓平日留意人才故夫子廣之如此不必定著本身說偶談  
其餘則曰月至焉而已矣  
刑疏其餘則暫有至仁時或一日或一月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節

為政者君執政者卿從政者大夫也當孔子自衛反魯正季康子執政之日子路冉有已為季氏宰子貢已用於魯獨未從政為大夫耳康子此問其亦有同升諸公之意乎然三子惟子貢為大夫從政於魯衛之間而二子並以家宰終要皆未究其用惜哉大全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家語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在孔子為魯司寇之時桓子未墜費前宰也孔子去魯十有四年而反乎魯魯不能用孔子於時季康子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辭而不就者樂夫子之道視夫子進退為行藏蓋辭就兩費宰相越且十五年矣然則復我云者明乎前為費宰今殆不可復也大全

汶上

論語上

曾氏曰汶有青州之汶有徐州之汶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至安丘入維者別釋地

自牖執其手

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亦東首令師從戶入於牀北得面南也孔子恐其惡疾不欲人見故不入戶但於窗上而執其手也義疏余觀燕齊之俗人家土炕多近牕牖疑古亦然則問疾者不入戶自牖執手特常事耳不用辭費詮釋也別解

陋巷

在曲阜縣城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太平寰宇記

小人儒

此小人當以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者為之注脚彼不失為士之次此言儒一也子夏規模狹隘蓋未免過於迂謹故聖人進之以遠大溫故

武城

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正義云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縣名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而定襄在西故也昔子游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子羽傳次曾子但曰武城省文耳而水經注引京相璠

論語上

曰今泰山南武城有澹臺子羽冢可見武城之即為南武城也日知錄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問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不守獨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焦氏筆乘周世倅五經類以父母之遺體行所則不由徑亦守身之一節也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飲酒於序射於州序自有公所以時而集成禮而退何必遂至宰室蓋邑大於鄉宰之下分理之人尚多滅明蓋亦有執事於武城得與宰習觀左傳紀王犯嘗為之宰澹臺

子羽之父好焉則是世負民望為宰所重享樂開府待之而獨非公不至所以為高溫故錄

不有祝鮀之佞節

此言專為衛靈公發其事可攷也定之四年劉文公合諸疾欲以蔡先衛鮀說甚宏凡數百言卒長衛疾其維持衛國鮀實有力焉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賁聞野人之歌羞之將殺南子不克出奔然則靈公之無道不得祝鮀之佞才而有宋朝之美色安能自免於斯世也意原

宋朝

宋兩公子朝皆曰宋朝一為司寇乃桓公弟一出奔衛論語宋朝之美是也識遺

觚不觚

論語上

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書著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義疏

韓嬰詩說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者少也飲常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者訕也飲不知節徒為人謗訕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為餉觥亦五升所以為罰古量酒以三升為當五升為過二升為寡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今名雖為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稽求篇○偶觚而其所受乃如三升之角四升之角於義全失矣

明劉績三禮圖云觚高尺一寸口徑五寸有半深六寸有半足徑三寸深三寸有容六合足半之李氏錄云此器口可容二爵足容一爵禮圖所謂二升曰觚也腹作四棱削之可為圓故曰破觥為圓也足之四棱漢宮鳳闕取以為角隅故曰上觥稜而栖金爵也溫故錄

子見南子

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孔叢子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可以久則久為次乘禮之所無故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為女樂也而以膳肉去孔子去衛為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昭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義之盡仁之至也釋地

論語上

孫奕示兒編以南子為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是時年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時年十三豈得受業門牆耶辨正

子所否者天厭之

樂肇曰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疏

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亂之厭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子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論語解有道則存無道則亡天之道也靈公南子相與為無道而天未厭絕之子其敢厭絕之乎子之所不可者與天同心也意原

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愠見之意正同以為夫子不見

用於世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  
憤悒侘傺形於辭色子乃直告之曰子之否塞於遇實是  
天棄之而無如何矣趙翼駁

博施於民節

孔注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按如此則施濟二字方有分別堯舜至  
聖猶病其難

博施濟眾乃仁之功用非仁之本體以功用為仁是事於  
仁也若事於仁雖堯舜亦以為病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堯舜能以親親者施之民以仁民者施之物乎原  
博施濟眾子貢以為仁人之事而夫子以為聖人之事亦  
謂聖與仁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與深總一體者鄉  
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

論語上

義

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而大之仁也蓋春為生之本故以  
聖當之夏為養之末故反以仁當之則內聖外仁總以仁  
及萬物為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己而成物者也禮所  
云天子之立也向仁而左聖正以是也六經解聖仁無兩  
義夫子之學不厭教不倦亦學為聖仁教為聖仁以仁心  
而進於聖亦無兩事所謂一貫在忠恕如此而已廣言

立人達人

那疏仁者已欲立身進達而先立達他人

老彭

注言老彭不一包咸曰商賢大夫卽彭祖也王肅曰老老  
聃彭彭祖也邢昺曰云卽老子所據者世本史記也世  
本云姓篋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史記云周

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為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  
何攷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  
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卽禮記問  
禮之老聃初非二人斷可知矣然而應世之跡忽然殊異  
在堯時則為顓頊之元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  
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商末世而滅者是也既而  
復出於周世為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云百  
有六十歲或二百歲者是也吾夫子於述古則曰老彭於  
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  
也集經証

太史主述舊聞此言當為脩春秋而發故孟子云其文則  
史其義則上竊取之矣卽竊比之義禮記

論語上

義

東脩

漢書鄧后紀故能東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東脩整釋之又  
馮衍傳圭潔其行東脩其心鄭均傳東脩安貧劉般傳東  
脩其行皆是此意天祿  
杜詩薦伏湛疏內云自行東脩訖無瑕玷注云十五以上  
延篤亦云吾自行東脩以來為臣子忠孝交不諂瀆陳崇  
奏頌曰自初東脩折節行仁買堅謂荀羨曰吾東脩自立  
未嘗易志皆以東脩為十五以上披說本蓋十五乃入學  
之年入學必用東脩遂為故事也陳放

憤悒

憤怒意自激奮也悱哀意自怨痛也溫故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王注不圖作韶樂至於此齊邢疏韶是舜樂而齊得作  
之者漢書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按  
意謂韶樂宜在陳而不圖至齊乃意外驚喜之辭與  
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同意深哀其得聞而學之也  
陳敬仲奔齊其子孫卒篡齊而有之是以韶樂作於齊夫  
以揖遜之樂而作於僭竊之國豈不大可痛惜乎是宜三  
月之久不知肉味也斯指陳氏之僭言之也意原

夫子為衛君節

春秋諱內不諱外許止趙盾猶顯加以弑逆豈有輒拒父  
而不大書為天下後世戒者哀三年經書齊國夏衛石曼  
姑帥師圍戚是時蒯聵在戚而曼姑固輒所遣乃書法轉  
以齊主兵而於輒無專辭推尋其故以晉失德而虐諸侯  
因之衛靈齊景魯定三國同謀叛晉趙鞅又遷衛貢實晉

論語上

卷一

陽以絕彼往來於是衛亦合二國援朝歌以抗鞅是則晉  
衛為仇幾於勢不兩立而蒯聵乃背父而奔依之會靈死  
鞅遂借納贖以潛師伐喪蓋贖惑於納己之言不悟鞅之  
意在襲衛衛之拒固靈公之志亦宗社之計不得不然雖  
贖在軍而其為拒晉非拒父不惟當時諒之即聖人亦諒  
之特不能去位自全此則輒之自陷於逆耳偶談○按  
說本贖言

伯夷叔齊節

輒之立非靈公命也有公子郢在足以君其國輒當委國  
而逃而乃據其國以抗其父其得罪於夷齊也大矣以夷  
齊之窮猶不怨輒之去國非至於夷齊之窮也何為而不  
去哉意原

從來但以父子爭國與兄弟讓國相比較雖常人猶知之

何待由賜蓋齊受父命輒受王父命輒未嘗異齊也夷避  
父命贖不遵父命是贖實異於夷也夷讓齊亦讓是讓當  
在贖也贖爭輒亦爭是爭不先在輒也况叔齊之讓祇重  
私親衛君之爭實為國事親不敵王家不廢國萬一夷齊  
並去而二人相對惟恐國事之或誤而稍有怨心則必為  
衛君而不謂其並無怨也如此則二賢之間端鋒對而解  
悟捷然且二賢終不去衛一為之使而一為之殉則當時  
之為輒而拒贖為何如者况衛人也稽求

五十以學易

經明曰學易而註以贊易當之將謂贊易以前夫子必不  
當學易耶古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為六藝亦名六學學之  
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至三十而五學已

論語上

卷一

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猶五行更遞用  
事而易則與天地為終始故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  
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即遊仕齊魯間五十而  
為中都宰未至五十則遊仕之際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  
時不學者蓋將假入官之年為窮理之年惟恐過此之不  
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限也稽求

可以無大過矣

吉凶悔吝四氣也而无咎其土德乎不期吉而祈免乎凶  
悔吝者无咎之謂也无咎者不自外至自省自脩而已矣  
易之道有曰吉无咎者矣是雖吉而可以有咎也有曰凶  
无咎者无咎悔无咎者矣是雖凶悔吝而可以有无咎也立  
乎无咎之域則吉其致也凶悔吝其值也李光地中  
庸論



始乾終訟者體對待也始大過終史者用流行也合  
之始乾終史而以訟大過為轉關子蓋曰人具乾體本來  
無過而乾體晦蝕乃有大過有大過以復於無過則訟實  
開之而史實竟之故持大過以承訟而留史以結乾乾純  
陽史五陽大過四陽以四陽而過大初上之陰實蔽之乃  
其中之乾體固在也一決再決史其陰而純陽之體復故  
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言也孔易既成寄慨以示  
弟子志之以明此旨也王虛舟

雅言筆解作雅音

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之典法必正言其音而後  
義全故不可有所諱按程子經說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  
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眾君子正其甚者不  
能盡違也說雅字尤詳明確當古經典雅俱訓正史記注  
別訓素因素轉常則始於集註攷異

執禮

鄭曰禮不誦故言執皇疏詩是詠歌書是謨諝故並須誦  
之而禮但執文依事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執也  
按禮文王世子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周禮大史太祭祀戒  
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  
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此執禮事之詳著於經者  
也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為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  
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  
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也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正義  
引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文者

禮節文執文即是執禮所云不諱亦猶雅言意也雅言者  
如齊謂得為登吳謂善為伊燕間晤語不妨各操土風執  
禮則必合中夏雅音也攷異

葉

葉楚縣名實字記曰古應侯國故城距今河南省南陽府葉縣治二  
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  
卽此也釋地

桓魋

苞氏曰桓魋宋司馬黎也義疏

文行忠信

文所謂文學也行所謂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語主信劉厚

弋

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坤雅

五鄉難與言童子見

琳公曰此八字通為一句讀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  
是一鄉皆難與言也疏

互鄉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一統志互鄉在  
河南陳州商水縣類攷曰二說不同沛在春秋時為宋地  
商水乃陳地也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釋地曰互鄉所  
在者甚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  
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卽其處前代因立互鄉縣其  
城猶存集註

子曰與其進也節

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拒之則何甚也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論語

陳司敗

鄭元注陳司敗人名齊大夫必有所本論語

巫馬期

史記弟子傳呂氏春秋期皆作旗按說文施旗貌齊樂施鄭豐施皆字子旗此當以旗為正期字通借攷異

謂之吳孟子

謂之吳孟子者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坊記

子與人歌節

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夫子所歌歌三百篇也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是也春秋大夫聘享燕會必歌樂章以相贈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此聖人無日不以弦歌為教如子路鼓瑟奚為於門孺悲入見使問於鼓瑟無非是也子與人歌而善謂兩人歌也夫子以風雅頌教人而與之共歌也善者能知風雅頌之音得與觀羣怨之意者也與則人我同聲善則聲氣相應此曲之一終也必使反之人獨歌也反者如偶反之反所謂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也使反則無相奪倫必反則無懷不聲此曲之二終也而後和之謂夫子獨歌也和者辨六音之

異同察五聲六律八音八風之邪正而行之以太和元氣

導之以發情止義反而後和則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此曲之三終也歌曲以三終為節此夫子弦歌之實

事詩教之大成也晏子謂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此愈以知子與人歌之大而雅言詩書必以雅音益可思矣大辨

三以天下讓

大王疾太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沒而不反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而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鄭注

泰伯之時周日強大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以讓王季也

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葬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日知錄○路史

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太伯游之也故曰三讓

泰伯不從

左傳僖公五年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謂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去是以不嗣以已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附會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日知錄

恭而無禮節

韓曰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為勞為憊過則為亂為絞

君子篤於親節

舊與上子曰四句為一章正義曰此章貴禮也最明蓋篤於親不遺故舊皆禮之事無禮則不足以成己而行禮則足以及人溫故錄

六尺之孤

按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春風堂隨筆古以二歲半為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學林鄭注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按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十五以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又攷古

論語上

望

尺較今尺只七寸四分則所謂五尺者今三尺七寸也六尺者今四尺四寸四分也七尺者今五尺一寸九分也古人以七尺為斷今人以五尺為斷非古人長而今人短也尺之長短異也然則文王十尺止當今七尺四寸湯九尺止當今六尺六寸六分集註

興於詩三句

韓曰三者皆起於詩而已李曰發乎情是起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也三經一原也筆解

民可使由之節

民性皆善故可使由之民情本愚故不可使知之王者為治但在議道自己制法宜民則自無不順若必事事家喻

戶曉日事其語言文字之力非惟勢有所不給而天下且於是多故矣故曰不可溫故錄

使驕且吝

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恡時乃無敵恡即吝也緣公平日有此言故特現公身為恃才者說法偽談

不至於穀

學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苟知其所用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張商軒

或疑至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然園外取楊氏之說似亦不及於祿之意集註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王莽傳引孔子云云師古注曰舜禹治天下委任賢臣以

論語上

謂

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此讀與為預與集註不同汪流

集註

民無能名

王弼曰夫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義疏

予有亂臣十人

唐石經作予有亂十人而亂下旁注臣亂臣十人非又書泰誓中左傳昭二十四年劉子引

旁注皆後世妄人所添非唐人之舊不然何以論語尚書

並左傳共四處皆同意如有意脫落故為旁添弄此狡獪  
有是理乎且鄭元注十人首文母緣十亂本無臣字故文  
母無嫌劉原父不通經妄據俗本生疑改文母為邑姜遂  
有妄人取唐石經四處皆為填補臣字然尚留襄一十八  
年一罇以穆子約太誓文非引書故未遭妄人硬攙臣字  
至明古義盡廢於是汲古閣刻五處皆直作亂臣矣按今石經亦無臣字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於斯為盛猶曰於斯為美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若曰盛於周則必添出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八字而後可接下句於文例不合贖言  
有婦人焉

餘姚邵在陬云衛氏古文作有般人焉而韓退之直指為膠鬲似可從者但衛氏古文不知見何書韓退之說論語筆解亦無之螺江日記續編○隨園隨筆曰楷書以為婦字乃般字之誤蓋膠鬲也

黻

終南一章曰錦衣狐裘言燕服也二章曰黻衣繡裳言祭服也爾雅曰袞也袞衣謂之黻衣猶袞冕謂之黻冕也坤雅釋獸  
六服終黻而後黼詩曰元袞及黼黻衣繡裳常服黼嗥書曰麻冕黼裳語曰致美乎黻冕記曰諸侯黼大夫黻爾雅曰袞也此皆舉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著矣禮書  
按黻與黼不同黻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繡作兩已相背之形黼是韋蔽膝左傳袞冕黻珽當作鞞乃與下火

龍黼黻之黻同作黻蓋轉寫之誤耳若論語致美乎黻冕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與冕連文皆當為黼黻之黻故鄭注論語云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黻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邢疏既引鄭注乃解黻為蔽膝誤今集註亦承其誤鄭考

盡力溝洫

致孝鬼神與非飲食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對盡力溝洫須知亦是與卑宮室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然經理終未詳密也乃復濬畎澮距川則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今說此句俱差到為民謀食上去不

是此章比類文義劄記

子罕言節

子罕言者獨利而已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與如吾與點也吾不與也等字之義史繩祖學齋佔畢

達巷黨人

按禮曾子問篇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注謂巷黨黨名此所云達巷黨或卽一地不然既云巷又云黨不綦辭複乎史遷謂黨人卽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故意加童子二字見史記然不本自正典不足信  
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瑑賈質潤美不待刻琢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注曰黨人項橐也戰國策甘羅曰項橐生七歲為師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康成謂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惟不以一名止則欲執一名無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說自明若謂博學是美無名是惜其於大哉一頌俱抹卻矣稽求

麻冕節

冕以木為幹而衣以布有藻玉之飾緇布冠上為梁加纓綏而已是麻冕非緇布冠也戴記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綏注云純當為緇又周官媒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據此純即緇布冠矣易冕以冠為失禮然緇布古齊冠用之齊祭同事而寓崇儉之意故可從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也偶談

拜下

賈公彥燕禮疏臣拜君凡有三等初受獻拜於堂下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時雖下堂實未即拜君辭即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受君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又云臣拜君又有二等燕禮公命徹饗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公彥疏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明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答拜公辭賓升不拜命之成拜康成注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為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為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釋地○按升成拜之事見於儀禮禮記者有六燕禮也○大射儀也○聘禮也○公食大夫禮也○覲禮也○天

子賜侯氏以車服也

子絕四節

子之所絕者非意必固我也絕其母也禁止之心絕則化矣意原

子畏於匡

史記謂匡是衛地莊子謂畏匡在宋或又誤作陳此見左傳明鄭地也定六年公侵鄭取匡陽虎假道於衛而穿城過之時虎帥師故得暴匡偶談

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已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圍於匡而曰畏於匡若已為所圍生死係於其手而猶曰其如子何聖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

論語上

聖

如世家家語之說也又按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魯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為歸之於晉莊子荀子皆以匡為宋邑鄭東衛南則去宋為近去晉為遠晉之滅偃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烏知非離開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為二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與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子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辭小異未必孔子每遇患難即為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絕似一事恐不得分為二也推述洙泗

太宰

列子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張湛注商宋國也杜氏曰春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魯自公子釐請於隱公欲弑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宋有太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以向帶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不可知然史記及左氏亦不復載不可攷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故鄭注以為是吳太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吳人藩衛侯之舍太宰嚭問子貢之言而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越則此

論語上

兗

當是吳太宰也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賜不足以知之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欲焉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智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誰之罪也經註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慎氏之矢測桓僖廟之災當日所謂多聞而震驚之者皆在陳時事故陳太宰以為問屬吳尤不若屬陳地釋

固天縱之一句

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則將字又字俱圓

融此本之風俗通經史問答風俗通義窮通此將字只合訓大爾雅云將大也孔氏注云天縱大聖之德是也攷異

吾我之辨

就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於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此類宜辨纂箋

鳳鳥不至節

河圖鳳鳥出於伏羲文王之時畫卦重易皆有感而作也夫子為是言麟猶未出也西狩獲麟而春秋作焉天之意也而亦無異於伏羲文王也吾已矣夫非決辭也疑辭也原意

論語上

幸

子疾病

包注疾甚曰病

善賈

釋文曰賈音嫁一音古論語詳解曰善賈猶言良賈四書湖南講曰賈即商賈之賈俱從釋文下音攷異

子欲居九夷

逸論語子欲居九夷從風婦見路史國名記

欲居九夷蓋徐州莒魯之間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也七經

魯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述少皞官名夫子見於鄭子而學之時年二十七歲明年之鄭見鄭子而問禮遭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所云欲居九夷或即此時也鄭東海國

在今山東海州郟城少皞氏之後而夷者也東方九夷其

統名也杞無人而用夷禮則夷之小邾夷也而能誦雅君  
子猶稱之邾有人能知先王之官是君子也是去狽陋而  
文明也夫子往邾適在九夷之地低徊不能去故曰子欲  
居九夷記此以明夫子之最初好學非卜居於夷也辨大全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山海經云海外東方有君子國其人皆衣冠帶劍好讓不  
爭子乃謂東方所居能有如是之國何可概謂其陋此亦  
如杼材匏瓜之答不必以化夷為夏泥言攷異

雅頌得所

石林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  
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  
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王之賚為第三桓為第

論語上

至

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  
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  
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

論語

大戴禮投壺曰雅詩一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狸首鵲巢  
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  
歌也三篇閒歌按一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為二十六不解  
者一鹿鳴白駒在雅狸首則康成謂即曾孫侯氏之詩亦

在雅而鵲巢四詩在南伐檀在風何以均謂之雅此自漢  
晉以後雖經孔子釐正而仍前之謬不解者二商齊據樂

記明是雅頌以前之書何以七篇亦入於雅投壺之言甚  
古以是知孔子時雅之不得其所者多也穆叔於肆夏

晉人不當享大夫而不知亦非天子所以享元侯馬氏通  
攷始發之不知此魯人向來以禘樂享賓故穆叔亦不覺  
其非以是知頌不得其所者多也經史問答

川上

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  
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泓渟澄澈互相灌  
輸會而成溪是為泗水釋地

逝者如斯夫二句

孫綽曰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  
憂嘆也義疏

語之而不惰節

何晏曰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論語上

至

未見其止也

猶行而未至於室家也既至則止矣意原

苗而不秀節

此亦以痛惜顏子而發疏苗稼蔚茂有不經秀穗遭風霜  
而死者又有雖能秀穗而值疹瘳氣不能有粒實者物既  
有然人亦如此所以顏淵摧芳蘭於早年矣皇疏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安肯  
以此望人王陽明

緼袍

以絰為著曰蘭衣以麻為著曰緼袍說字

歲寒節

莊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據此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

異文

唐棣

爾雅唐棣核常棣棣埤雅唐棣一名核葉圓蒂弱無風大搖凡木之華必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羣芳譜棣一名郁李按名物疏唐棣常棣是二種此詩之唐棣自名夫核而不名郁李名郁李者乃小雅之常棣然爾雅唐棣疏引陸璣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則朱註自本前人之說經註集證偏其反而

論語上

聖

爾雅翼角弓有時而反也然反者所以為適唐棣有時而反也然反者所以為合然則此室之遠豈遠也哉亦猶物之暫反而合耳經註集證恂恂如也

王注溫恭之貌

上大夫下大夫

按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為上大夫其大夫皆為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就三卿分之司徒執政一人為上卿亦曰冢卿其餘為下卿亦曰亞卿介卿也總之皆為上大夫如杜洩之言季孫恆為司徒叔孫恆為司馬孟孫恆為司空故三卿並將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是其次也孔子為司寇下大夫當時與

上大夫言與卿言與下大夫言者與其同列言也三卿則

季桓子斯叔孫武叔州仇孟懿子何忌也後反魯時季康子肥孟武伯薨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為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皆書於經蓋三卿之外又有小卿亦上大夫孔子時為叔還也經考

侃侃聞聞

孔注侃侃和樂之貌聞聞中正之貌

揖所與立節

按秋官司儀注旅擯不傳辭惟交擯乃傳辭此揖所與立正交擯時事也凡諸侯相為賓則用交擯傳辭今攷孔子仕魯時無諸侯來朝及卿聘事此章所謂賓者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魯亦以交擯待之與又按交擯傳辭惟承

論語上

聖

擯在中間上擯當其右紹擯當其左故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揖左人者揖紹擯以傳命出也揖右人者揖上擯以傳命入也孔子仕魯為大夫故應在承擯之列一說孔子在大門外傳辭時是以大夫為承擯至入廟門乃攝上擯相禮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亦令攝相也經註集證趨進

聘禮擯者辭玉後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向擯者進公當相再拜舊解以為在廟當在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時江永鄉黨圖考以為在廟中相禮當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時也經文所謂擯者進即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



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

故必當趨江曰其時擯者從中庭進至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

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

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御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辭疾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公今吾子

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襄九年同盟於戲

晉士華子為載書鄭公子驪趨進曰大國不加德音而亂

民者是以今日就盟之後鄭國而不唯禮與強可以齊疾

八年晉師盟衛疾於鄆澤將欲涉佗按衛疾之手及按衛

疾怒王孫賈趨進曰盟所以信禮也如有衛君其不唯禮

是事而受此盟也此五事皆趨進有辭者也御克叔孫穆

趨進階西之事又云凡發足向前為進若謂入門時

擯者趨入門有事則君方迎賓入門與賓雁行擯介皆隨

後雁行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集證

賓退節論語上

一說趨進復命皆上擯事蓋據周禮司儀每門只一相及

廟惟上相入及儀禮注君命上擯送賓之文立說而以孔

子始為承擯入廟後兼攝上擯事也經註集證

過位天子以應門為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為正門屏

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門而

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朱子語類路寢庭在路門之

裏議政事則在此朝鄉黨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時事

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揖羣臣就

位王便入既入寢門則此位虛矣又治朝無堂觀司士路

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退適路寢則君位虛君更視內朝

羣臣皆入故有過位之事集證

攝齊

曲禮注齊裳下緝也孔安國曰衣下曰齊據此則齊當兼

衣下裳下而言集證

升堂

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臣有言於君乃升堂亦

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

命或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鄭集

沒階趨進

按子華子孔子贈篇云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

而言似可證此進之非衍誤特其書為後人擬託恐即依

做論語言之攷異

復其位

孔子為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北面復位者

復其堂下中庭北面之位侯羣臣出乃出也釋宮言中庭

之左右謂之位若云治朝則諸臣皆不在無至外朝復位

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

也國考

執圭

周禮春官典瑞瑋圭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覲聘疏此

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無桓信躬與數蒲璧之文直瑋之

而已公侯伯之臣用圭瑋子男之臣用璧琮考工記玉人

瑋圭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疏此上公之臣所執以覲

聘於天子及后者聘用圭瑋享用璧琮也侯伯之臣宜六

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據此則孔子所執之圭即瑋圭非命

圭也

圭也集註

鞠躬如也六句

按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又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鄭氏曰皇自莊盛也志趨謂審行步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則論語鞠躬如也在入門時上揖下授在升堂時足縮縮如有循在將授時此較然者曹之升四書推餘說

上如揖下如授

鄭注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疏云上謂授玉時下謂既授玉而降

享禮

享與禮為二事禮者謂主人以禮禮賓時也聘儀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覲孔廣森經學厄言

論語上

卷

聘禮小聘曰問不享不禮鄉黨所記當是小聘而有享當時以玉帛為禮尚多儀不能如禮制矣國考

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六幣所以享也

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

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壁集註遂承其誤國考

紺緹

爾雅一染為緹再染為縹三染為纁以纁入黑則為紺是紺為四入之色說文所謂深青揚赤者也紺又入黑則為緹是緹為五入之色又黑於紺矣緹又入黑為元元又入

黑為緹則純乎黑矣齊服元冠元端不用細練服緹緣不用緹集註皆因孔註而誤辨正

飾

孔注飾領袖緣也以禮記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詩羔裘豹飾二疏合參之則古以領緣謂之純讀若準而飾自謂袖緣也溫故錄

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即緣也紺緹非績又非青素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辨正

喪服

說文喪私服廣韻裏衣也近身衣以紅紫為之不宜非以閃色賤之也大全辨

論語上

卷

當暑節

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必表而出之加上衣也周禮六服有展衣即表衣詩蒙彼絺綌用展衣出其上以見君及賓客也絺綌在禮名素紗而展衣以丹穀為之素紗外單以丹穀正與單絺綌加表衣相證明偶談

必表而出之義疏本無之字所載孔注亦無之字

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

緇

緇衣羔裘 緇裘用緇衣其上正服亦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緇緇衣服者元冠十五升緇布衣素積裳也義疏

素衣麤裘

王藻麤裘青紆衰絞衣以裼之絞衣素衣也鄭氏以絞為蒼黃色其說無據陳氏禮書

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

黃衣狐裘

按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集證○王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

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之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邢疏

寢衣節

孔注寢衣即今之被也說文解字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

寢衣人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猶上文褻裘人所同而短其右袂子所獨也故兩節連記之稽求

按葛生詩毛傳云齊則角枕錦衾衾即被也齊設錦衾則不必別有寢衣而寢衣之為被無疑矣辨正

寢皆有被何庸言必被之言衾亦罕言衣者還當是寢而易衣著衣而就寢其長及一身之半與常衣別耳溫故

狐貉之厚以居

滿與元解若作裘與上狐裘復作燕居又與褻裘復蓋居即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文茵車中所坐虎皮

褥也夫子亦取此二獸皮為坐褥以其溫厚可適體耳禮記

朝服而朝

朝服皮弁服鄭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注云與君視朝之服也

自君子不以紺緌飾至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論語語解

齊必變食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注王日一舉以朝食也鄭司農曰必變食按古者一日之中三時朝日中夕也日一舉朝也殺牲盛饌曰舉朝舉則日中及夕餒其餘矣唯齊三舉改常饌更而新之齊者潔清之義也所謂變食是後儒以為變其所常食取莊子不飲酒不茹葷當之失之矣論語上

語後錄

按說文葷臭菜也通謂芸臺椿菲蒜葱之屬其氣不潔故不茹之爾雅翼曰西方大蒜小蒜與葱蒜蔥蒜為五非葷以熟食則發淫生食則增志皆損性故不食

不食肉之謂國語先耕藉三日王即齊宮乃淳濯饗醴及期饗醴乃行是齊亦非不飲酒朱子於家禮云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仍未嘗以莊子為據也辨正

居必遷坐

按散齊居外寢致齊居內寢檀弓云君子非有疾也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即不居外寢亦是居必遷坐之一事

食不厭精二句

凡人之情飽餓則少食精細則屬厭夫子無關於此食之

精膾之細未嘗屬厭焉意原

失飪

說文任大熟也爾雅釋器米者謂之粢李巡注半腥半熟名粢卽論語云失飪也集註

按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爲糜爛半熟半腥者謂之爛祭法腥法上古爛法中古熟之爲脍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圖考

不時

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時字可推廣言之如春酸秋辛春葱秋芥又如春食齊秋醬齊春羔膳鄉秋麋膳腥之類偶談○按說本稽求篇

割不正

論語上

至

正義謂禮制有正數必折解牲體使脊脅膂之屬不得混雜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解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膂膊脰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庶割字正字皆有經據又縱橫細制謂之午割不必定方也偶談

不得其醬

醬物以醢醢爲主或於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鼈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於食魚肉膾臠時以醬配之服脩蚘醢肺羹醢醢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是也不得其醬當是配食之醬若烹物時已入醬或有非其醬亦難辨

聖人當不苛求至此圖考

食氣

古氣字今作氣古氣字今作餼此氣當讀作餼猶云飯料也聘禮凡餼大夫黍梁稷食氣正黍梁稷之謂也集註

沽酒

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注鄉黨所記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夫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惡薄不誠是以疑而弗

食漢書食

鄭康成訓沽爲權沽之沽然注酒正職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疏云功沽謂善惡則凡酒之善者爲功惡者爲沽也又酒以久爲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

論語上

至

宿再宿曰沽沽酒卽再宿之酒耳大全

市脯

曲禮脯曰尹祭鄭注尹正也孔疏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由也論語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辨正

不撤薑食不多食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類云薑不多食讀四書

古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叢說

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其凡常不必然邢疏

祭於公不宿肉何義門讀書記曰以下文勢若自爲一節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此謂士助君祭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按徹俎歸俎不同當祭未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所獻之俎自徹之置於堂下及祭畢士自持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然則此不宿之

肉卽君使歸之俎而郊膳不致亦指不歸俎言也時說直謂君所頒祭肉不知臣助君祭自有所獻之俎肉卽所云賓俎也偶談

祭肉不出三日

韋昭國語注天子諸侯祭之明日有釋卿大夫曰賓尸故本日無暇致胙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頒肉時自諸父昆弟逮輝庖翟闈須有先後故必得三日而徧偶談

疏食菜羹瓜祭

三物雖薄祭時必敬玉藻云惟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

羹

按爾雅肉謂之羹羹為煮肉之通名肉熟為羹定是也但

論語上

奎

有肉汁而不和鹽菜盛之瓦豆之登者為大羹三牲肉汁和以鹽菜盛之銅器者為鉶羹列之鼎者為陪鼎皆禮食之羹其常食之羹雞犬兔及脯皆和米屑作之而不用麥又有菜羹但有鹽菜內則所謂毛羹董豈葵菘之類皆可作之其尤儉者王褒所謂羹藜司馬遷傳所謂藜藿之羹者也圖考

自齊必變食至席不正不坐言孔子飲食居處之變

論語

鄉人飲酒節

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當為僎者儀禮記曰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鄭君以為不干其賓主之禮然則僎者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尚齒敬故復俟鄉人之杖

者出然後出也經學

朝服而立於阼階

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卿大夫之祭服也義疏

再拜

拜而受之如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

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地釋

廡焚節

家語與論語及禮記所載廡焚本一事而論語雜記去國字非脫也周禮六繫成廡諸侯也六廡成校天子也大夫止稱阜稱繫稱閑不得稱廡周禮之文甚明故言廡可不煩言國廡也或曰國馬何以不問曰國馬則有圉人阜人趣馬馭夫僕夫校人主之是以不問也魯廡大火孔子非

論語上

齊

退朝始問蓋退朝而始至火所時為司寇周禮秋官司民司寇司傷人者也非無事而空問也故問傷人者司寇之火政不問馬者圉師輩之職掌也大全

君祭先飯

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畜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路史

近世有以為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飯為去聲而指所食之物雖若可通細推之則恐先儒音上聲之說為長朱

類語

侍食於君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食客之則已  
當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畧之邢疏謂君  
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  
子不得先飯矣圖考

拖紳

說文解字引論語曰加朝服衽紳衽衽也按此是衽與紳  
為兩物考異

入太廟每事問

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生平常行之事故兩出  
也義疏

於我殯

邢疏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皇疏殯謂停喪於寢以待葬

也

居不客

釋文本客作客唐石經亦作客以居家不為作客之儀也

吳安

凶服

孔注凶服送死之衣服

升車

按升車尊者履石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注乘石王所登  
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  
尸履几曲禮云尸乘必以几注尊者慎也昏禮婦乘以几  
注尚安舒也疏云此几謂將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石  
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言今人猶用臺是石

几之類也按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綬則是履地而升蓋不  
敢同於尊者也圖考

不內顧

包注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輪駘

色斯舉矣節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乃古語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蓋因

上句而立說新語

子路共之義疏本

虞氏贊曰供猶設也言子路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傲知

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義疏

按呂覽子路掩雉而復釋之則共當為共執之義無疑

論語上

矣

四書拾遺

論語下

子游子夏

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纔十七耳而既以文學名釋地

孝哉閔子騫

五字是直述時人之辭故稱氏稱字與賢哉同也殊人言即從其父母昆弟之言來故曰不問釋敬

白圭之玷

毛傳云玷缺也箋云玉之缺尙可磨鑿而平邢疏

鯁也死

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孔子時年六十一

論語下

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據其年則顏回先伯

魚卒而此云鯁也死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注家語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爲假設之辭也邢疏

按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攷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

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

天祝予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真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年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

雖四十亦短命耳王肅偽造家語據拾史文於蚤死上妄增三十二三字而邢氏復轉取之以疏此論語甚矣王肅偽家語之害於經者大也及異



子樂文選幽通賦及崔子玉座右銘兩注皆引論語子義疏本若由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樂正作曰

上亦有曰字

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繼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編示兒

魯人爲長府

按魯人爲長府惡昭公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徒公遜於齊長府蓋魯公別館稍有畜積扞禦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閔閔俾後此魯公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虛可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則自與聖人強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按異○按羅

論語下

季氏富於周公

周公不之魯次子世爲周公於畿內共和是也周召世爲三公猶魯之三桓世爲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謂文公巨也堂日記

按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祇合訓厚與薄稅斂之薄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典籍故云富於周公也魯自

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及此而冉有復爲季氏訪問田賦卽所謂爲之聚斂而附益也夫子既以正

告冉有仍不救勸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此事又詳著於外傳魯語以證論語似最允協若依舊說則

周公勲貴有之曷嘗以之致富而乃與富人相衡量哉異師也辟

史記弟子傳辟作僻

由也嘍

鄭注子路之行失於嘍嘍類篇嘍嘍剛彊貌又失容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節

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為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蓋有不踐迹而自入於室者唯聖人能之堯舜禪而禹繼唐虞讓而殷周誅是也亦有踐迹而終不入於室者七十子之學孔子是也若善人上不及聖而又非中賢以下所及故苟踐迹斯必入於室若其不踐迹則亦不能入於室耳經學

有父兄在二句

論語下

曲禮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與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包咸謂賑窮救乏之事蓋出於此錢大昕潛研堂答問

子畏於匡節

禮有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鄭康成曰畏謂人或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而死之者王肅謂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然則纔下一畏字便有萬不可死者子知其不可死而不死而惟恐聞不知而誤死之也故一見匡而即曰以汝為死是喜其不死之辭也固知子之必不死而遂

亦不死而子果在也則直應曰子在固何敢死是在則固

之所能料子者敢則固之所能自定者兩下問答俱有精

義豈若匹夫婦之自擲其軀哉推條說

子在固何敢死

韓李筆解曰死當先字之誤也程子外書亦云先字之誤

吳攸

呂氏春秋曰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顏回之於孔子猶曾參之事父也

季子然

子然平子意如之子世族譜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論語下

費自南遺為宰其子南蒯繼之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奔齊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墮費不狃奔齊使子羔當在不狃出奔之後史記作為費郈宰蓋是時費郈俱墮故欲以子羔鎮撫之辨正

如會同

會同周禮謂之大朝覲或在京師或不在京師有大會同小會同注疏皆以朝受贄於朝享於廟觀贄享皆於廟會同則為壇於國外在既朝覲後朝覲有常期會同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為壇於國外合來朝之諸侯而命事焉所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皆會同於京師也其



因巡狩征討與田獵所至而行會同如敢有鈞臺之享成有岐陽之蒐穆有塗山之會宣王之會同有釋晉文之築王官於踐土皆各在其當方之國所謂大會同也若諸侯遣使來聘天子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則曰小會同按朝覲於廟已統在宗廟之事中故獨言會同天子之會同時已久廢故言如溫故

端章甫

鄭注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疏曰按王制云周服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各為朝服也  
異乎三子者之與

與鄭作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釋文

浴乎沂三句

論衡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歌也詠而饋饋祭也乃是二月中龍見而雩祭歌詩設樂也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孔子與之善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為二月欲實其龍見而雩之說故牽強附合如此惟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又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說最近理韓昌黎注論語改作浴乎沂又是一解王棠謂浴於溫泉將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體而浴於川乎不知凡溫泉可浴之處皆有屋宇如秦之驪山等處何嘗露浴也駁考

沂

沂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此指徐州言出魯魯縣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於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釋地

舞雩

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即曾點所欲風處也水經注

詠而歸

包注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

吾與點也

周注善點獨知時疏曰曾皙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下

六

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蘇子由古史由

聖人無一日忘天下子路能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倘明王復作天下宗子與二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之復期月而已可也無如轍環天下終於吾道之不行不如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畢而夫子之心傷矣適曾點曠達之言洽然入耳遂不覺歎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而嘆在曾點當聲入心通不違如

愚不當愈問而愈遠且受喚斥也袁枚

克已復禮

馬融以約身為克已從來說如此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問所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問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則克已復禮本屬成語而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稽求

克為敏德以己承之孔子曰克己曾子曰己任一也堯舜恭己禹稷由己成湯惟己伊尹若己皆敏德也孔子無我非無己也楊子為我非為己也己之欲非己猶身之垢非身為仁由己是謂當仁仁以成己惟敏乃成訓已為私濫

於王肅浸於劉炫異乎吾所聞惠牛農

歸仁

歸仁即稱仁與上句為仁為字同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則百姓之歸亦祇是名謂之義稽求

非禮勿視四句

子曰仁者五帝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帝之具也今終之以動者貌也貌為木為仁筆解

出門如見太賓二句

禮有五經賓祭居二焉故特舉以驗敬之大端而必言出門使民者古者賓至必迎於門公侯之賓則於門外觀周官大行人及司儀職儀禮聘冠昏鄉飲酒士相見皆重言

賓或迎於大門外或於大門內或於廟門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注下賓也則已不待入門升堂而後昭其敬矣古之使人以祭為重郊廟之祭所使尤多其自尸賓視史執豆籩駢奔走輝庖鬻之賤堂事室事莫不慎選而宿戒之祭之日容貌必溫身必誦無或以疾言遽色加諸人者及祭畢咸界之餘焉倘有暴慢使之者乎君子體是道以行於凡出門凡使民之際則有一舉足一處事而不敢苟者矣濫故

君子不憂不懼錄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且勇雖死生之變怡然處之非君子而何意原

司馬牛憂曰章論語下

牛以無兄弟為憂而子夏語以四海之內皆兄弟者欲其之他國以避禍也雖嘗欲弑宋公殺孔子凶惡素著滅亡無日矣為之弟者諫之不從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與其亂焉可耳但牛本宋公族爵祿有列於朝決然舍去人情所難故子夏不便顯言而微辭以諭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破其繫戀之私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示以涉世之道曰四海之內皆兄弟若謂天壤甚大唯吾所之何必懷此都也牛不能從至禍亂既作而後出奔匆匆不暇擇國卒至安身無地客死道途豈非其自致哉正解

按牛本向氏又世為宋司馬故為司馬氏牛兄弟五人長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次子車及牛子頎子車與魋同惡

證集

漫潤之謂二句

水之漫潤不暴而易深膚之受垢無形而易入意原

足兵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弓矢圍段矛守戈戟助是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邊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五經無此語也日知錄莊八年公羊書祠兵注殺牲饗士卒隱四年左傳諸侯之帥敗鄭徒兵尤步卒稱兵之明文則足兵還當兼人與器也溫故錄

必不得已而去二句

一讀而去於斯為絕句釋文

去兵

古者寓兵於農非如後世別有兵之目也然則去兵云者馬牛車甲器械之不備戰陣之未講焉爾如新造之邦凶荒之歲所急在生聚儲蓄安集勞來何暇於厲戎講武此不得已而去兵之說也劄記

去食

去食與無食不同如傳載易子析骸是窘於不得食耳非去之也去之者若遇凶災則損經用薄祿廩而不一毫多取於民之類此不得已而去食之說也劄記

自古皆有死二句

自古皆有死是說到義理盡處言極去食之禍不過至於

死耳雖死信猶不可棄也况未必至於死乎劄記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黃東發曰上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所言別有君子之意也釋地

年饑用不足章

此章總要著眼年饑二字哀公時久已十分取二取二原得勾用只因年饑百姓輸納不前故設法取盈於二之數未必要多科於二之外也蓋徹不是迂論言百姓既輸納不前何不十分只取其一半徹字緊對百姓說哀公說以有若為是代壽國用故曰十分取二民尚不輸若取一則所入更不堪矣如之何其徹而益之不足也有子言君此時要謀足用須先固住幾個百姓如行徹百姓不致離

論語下

十

散就今所入儉省用去亦自可支孰與不足不然百姓逃已田野荒蕪一分所入尚不可得孰與以足者乎語意切實非姑泛說君民一體與年饑兩開也語錄

公田私田之名惟助有之徹未嘗有也如以為本助而今

稅畝則有若不當對以盡徹孟子不當云周人百畝而徹也如以為本徹而今稅畝安得復有所謂公田所謂餘畝者乎玩有若之對似徹法已廢而欲復之者徹者通也通

眾夫共耕之不以畝別而但通計其粟多寡而取之也今

曰稅畝則是不復以粟多寡為程而但計畝之多寡為粟之程也既各計其畝之多寡為程則是亦無待於通眾夫而共耕之也然則非但加一為二與徹之數不符而履畝

定稅亦必與徹之制不同矣大抵徹之取民名為少而君

與民一體貧富同之是以人咸盡力田疇闢家室盈而財亦無中飽旁漏故國用常寬然有餘稅畝之取民名爲多而君與民不一體始則取必於田而不問民繼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問田久之君與民遂不相知君務自足而不恤民民亦各務自足而莫肯盡力以奉君是以君民交困利歸私室三桓得以乘其隙而竊之甚至兼并之豪居奇之賈皆得藉以自潤而公室常苦貧無以待凶荒也三代經界

片言

孔注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也

呂刑明清於單辭正義曰單辭爲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

論語下

十一

人訟者多直已曲彼構辭誣人單辭難獨聽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

子路無宿諾

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集解

人知子路無宿諾不知宰我無宿問見謹戶錄說道

聽訟吾猶人也節連上

子路固於夫子之言者三夫子皆隨其失誨之乘桴浮於海一也衣敝緼袍二也片言可以折獄子路聞之而不敢

宿諾夫子誨之曰必也使無訟乎三也意原

先之勞之

孔注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不作兩平溫故錄

仲弓爲季氏宰

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采邑之宰美疏

先有司三句

先有司者以身爲有司倡也如倡之以廉倡之以惠倡之以勤皆其事也劄記

四書近指載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救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輩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過不暇而此輩人出矣按此以三者串說有理集注有司皆得其人亦謂舉賢才爲有司也溫故錄

誦詩

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蓋詩有音韻可節故

論語下

十一

曰誦詩

專對

專擅也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偶談

魯衛之政兄弟也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君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集證

子謂衛公子荆節

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其人無足取特加衛字

別白之城衛篇○世族譜云

古者五十命爲大夫春秋則世族父子相繼保有厥家何

有始有少有之事緣荆係公子少長宮中及壯而授室與之采邑而爵之為大夫此為有家之始須有一番經理居室是少不得事而能循序有節如此所以可貴偶談

善人為邦百年節

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力爭民之困於傷殘殺戮者一百餘年矣有王者作能朝諸侯而一天下僅可已其亂至於勝殘去殺雖使善人為之非百年相繼之久必不能致此所以歎當世之習亂而痛斯民未有反古之日也下章與此意同意原

如有王者節

自苟有用我者至此三章皆就當日時勢言之而約略其得效之久近耳假令王者是繼治而興或流風善政猶有

論語下

三

存者何待於必世哉劄記

莒父

莒父見春秋定公十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杜氏注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為邑宰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釋地

葉公語孔子章

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譽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

疏

父為子隱慈也子為父隱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疏

不辱君命

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事有權宜則與時消息排難釋患解紛挫銳者可謂良也義疏

符

漢書音義符竹符也容一斗一說符竹器容二升類篇符符同陳留謂飯帚曰箚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箚為箚集韻

不占而已矣

鄭注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皇疏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龜策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此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恆之惡也言無恆非惟不可作巫醫亦不可以為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恆之人故

論語下

西

曰不占而已矣

鄉人皆好之節

一說子貢問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子云未可又問與一鄉人皆疎惡何如子又云未可不如擇鄉人善者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為疎惡也義疏

剛毅木訥近仁

仁者靜剛無欲亦靜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樸仁者其言也訥訥者遲鈍故近仁也疏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為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客齋

危言危行

廣雅危正也

有德者必有言節

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說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為明訓聲滿天下若出金石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陸行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水行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寡盪舟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詞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漢時竹書未

論語下

去

出故孔安國以為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陳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乘舟盪公者不同錄  
寒促子名澆左傳並不言寡孔氏特以聲相近遂據以釋寡按集韻澆雖有寡音以為寒促子王逸注楚詞亦引論語澆盪舟此皆因孔注而依附之而澆之盪舟不見所出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寡蓋古字少傲寡通用宋人吳斗南因悟卽此盪舟之寡與丹朱為兩人也若作傲慢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此說可謂鐵板注腳然則所云善射之羿或亦指唐時之羿未可知也  
忠焉能勿誨乎

論以師道言父師一例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卽此處忠字注脚偶談

行人子羽

鄭有兩子羽一乃穆公之子為人所殺後為羽氏官馬師一係公孫非公子不在七穆之列杜預世族譜以公孫揮入雜人內又衛亦有行人子羽偶談

子西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四書

此必鄭子西也子產子西同聽鄭國之政子西殺子孔而盡分其室尉止之禍不倣而出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其視

論語下

去

子產之政固有明矣彼哉彼哉若曰未可與子產同論也按馬融注亦云子西鄭大夫

彼哉彼哉

廣韻引論語云子西彼哉彼哉在賓韻玉篇人部云彼邪也

伯氏

伯氏名偃義疏

駢邑三百

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部部應劭云邢一作駢後為伯氏邑其說必有所據杜注邢在東莞臨胸縣東南辨正○巨洋水運臨胸縣古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齊乘臨胸古駢邑伯氏所食後為管仲所奪城西有三城  
孔注伯氏食邑三百家偶談曰易其邑人三百戶本義邑之小者

卞莊子

卞莊子疑卽孟莊子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爲號卞子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與上事亦相類卞本魯邑今泗水縣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稽云危言

公叔文子

左傳公叔發杜注公叔文子也禮記正義作拔論語注作枝義疏本集注仍疏之舊字之譌也集證

其然豈其然乎

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人所傳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義疏

論語下

七

臧武仲以防節

魯有二防一近宋春秋隱公十年伐宋取防是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防城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杜注魯地臧氏之防疑近齊致防奔齊殆因其近歟集證要君之名仲所不居必曰要季氏求後仲又不甘認求季氏曰吾是也特下於魯一字與以防對隱若敵國矣偶談

九合諸侯

九合之說諸書互異齊語云乘車之會三兵車之屬六史記桓公自稱云乘車會六兵車會三俱與不以兵車之說相波穀梁莊公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

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禮二年會賈三年會陽

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不取北杏陽穀爲九也林堯叟去貫與陽穀爲九二說亦未見其有所

據故朱子直依春秋傳作糾集證

九合者以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又非其盛羅泌路史○按此又以九合爲第九次合諸侯矣

如其仁

集注作誰如其仁者本孔似太重管仲雖能使桓公以率諸侯然未免所謂五霸假之者若仁則王者之事矣語意猶云似乎亦可稱仁也蓋未成乎仁者之德而有其功固不可沒也例說

謂名忽不如管仲之仁也意原

論語下

六

名忽之死殺身以成仁也仲雖不死而有九合一匡之功則亦得如名忽之仁再言如其仁其者實指之辭所指正名忽也女異

管仲非仁者與章

管仲非仁者與章

管仲名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名忽不當死王注

左氏經文公伐齊納子糾繫于於糾而不繫於小白是以子糾爲兄也公穀經文雖稱糾不繫子而公羊謂糾宜君

穀梁謂糾可立亦以子糾爲兄也三傳注疏並無異說其見於他書者皆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史記序糾於小白之上亦皆以子糾爲兄也獨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

殺其弟以反國趙氏汭曰時漢文於淮南為兄故避兄而言弟則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言非不易之論也程子及胡傳據公穀經文稱糾不繫子遂直以糾為弟而諸家多因之朱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其答潘友恭書又引荀子殺兄之語而以薄昭所云為未必然蓋兩存之春秋

可以為文矣

周書諡法文有六等稱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後錄

君子上達節

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者上達也農工商賈各隨其業以成其志者下達也若夫為惡為不義之小人彼則有敗

論語下

九

亂耳惡能達西喻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蘇子由古史

使乎使乎

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論衡問孔篇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原

合為一章

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辭以為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稽求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義疏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其中豈容過餘舊說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君子所恥四書辨疑

微生啟

微生啟微生高一人啟名高字也鄭賾古言

夫子固有惑志二句

集解於惑志下容注文蓋以志字絕句疏曰景伯既告季氏有惑志又言吾若於他人有豪勢者則不能誅耳若於伯寮也吾力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攷異

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貴者在朝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

論語下

十

士以下於市集證

道之將行也與節

孔子為魯司寇子路為季氏宰實相表裏觀墮都之事可見子路見疑即孔子不用之由故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為子路發也洙泗考信錄

作者七人矣

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接輿王弼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疏

八人也張子正蒙



石門

兗州曲阜縣古魯城其城凡十有二門東有二門其北各上東門按左傳定公八年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注云魯東城之北門也又國語城文仲祭爰居於魯東門之外皆此門也西五門第一曰鹿門即城孫乾斬鹿門之關以出第三曰稷門即國人舉能投蓋於稷門按魯國志云古城凡有七門東西有三門最北者名萊門左傳哀公六年公子陽生請於南郭具千乘出萊門而告之故注云魯郭門也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按論語云子路宿於石門注云魯城門呂氏春秋云宋有桐門魯有石門即此也南面有一門不詳其名北面有三門最西者名子駒門按左傳文公十一年獲長狄僑如埋其首於子駒之門注云子

論語下

駒魯郭門次東二門無名太平實字記

鄰哉硯硯乎

樂記石聲磬注磬作硯說文云樂石也集注石聲專確以聲言與上擊磬相照集證

深則厲

說文厲作砮履石渡水也

原壤夷俟

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疏

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臂不著地又謂之踞踞危而坐安若坐而舒兩足則如箕矣

曲禮曰坐無箕江永鄉黨以杖叩其脛

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卓疏

韓曰叩當作指為夷俟踞足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解

闕黨

毛西河曰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闕黨總該五百家而夫子所居祇在闕里二十五家之中而里門有師謂之闕師夫子幼時或即為里門之師而教授焉故云教學於魯之闕門然則闕里者闕黨之里也說

闕黨童子

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琬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云闕黨童子豈即斯人歟朱子或問

論語下

在陳絕糧

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孔注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見禮以至貧乏耳初未嘗云有兵以圍之也蓋古之適他國者其君大夫必饋之餼而陳蔡皆無之以此致厄如晉重耳之不禮於鄭衛乞食於五鹿者然焉有所謂發徒役以圍孔子於野者哉春秋傳云陳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國語亦言陳之道路不脩賓旅無所依故單子亦不樂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亦非能尊賢養士之國雖有貞子葉公之輩度亦暫與相依而未必遂久與相

處是以往來兩地未有定居其窘餓窮乏蓋亦非一日之  
事故曰厄於陳蔡之間言其非一時非一地也沐泗考  
信錄

子張問行

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

參於前

韓曰參古驂字如御驂在目前筆解

倚於衡

曲禮立視五肅式視馬尾蓋立視視車之衡則平視馬之  
尾則俯故平視或謂之衡視曲禮曰國君緩視大夫衡視  
士視五步蓋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  
有七寸駕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  
寸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埤雅

論語下

顏淵問為邦章

顏淵魯人故問治魯國之法孔子亦舉魯舊法以為答也  
三王正朔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魯家行事亦  
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周禮天子五輅用玉輅以郊祭  
而魯郊用木輅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鄭  
元注素車般輅也魯公之郊用般禮也周禮有六冕一曰  
大裘冕二曰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魯郊但用衮故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  
元注云此魯禮也周用六代樂餘諸侯惟用時王之樂魯  
賜四代禮樂自虞而下故季札觀樂見舞韶節也義疏

春秋時列國多用夏正左傳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

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係周正則麥禾俱未熟  
取之何用是鄭用夏正也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  
傳書秋蓋宋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也桓七  
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書夏而傳書春是二國  
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  
上年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  
十一月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經書十一月  
傳書九月又如左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  
年正月秦伯納重耳於晉而國語則云十月晉惠公卒十  
二月秦穆公納公子魯之月與晉不同是晉不用周正也  
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是齊  
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

論語下

月種麥則齊用夏正也

史記秦本紀宣公初志閏月則宣  
公以前並有不置閏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魯號秉禮之  
國然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則暮春尙是夏之正  
月安得有換春衣浴且風之事則魯亦用夏正可知也又  
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哀二年  
又失閏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注  
云尙是九月歷官失一閏也十三年十二月又魯杜注云  
季孫雖問仲尼言而不能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十二月又  
魯則魯不惟不用周正並夏正亦失之矣劉原父謂左氏  
日月多與經不同蓋左氏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  
三正參差不一故與經多歧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  
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故七

月之詩皆以夏正紀節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維暮之春下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周禮仲春會合男女之無夫家者非皆夏正乎孔子告顏子以行夏時亦以夏時本所當遵當時已多私用與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畫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陳修

乘殷之輅

鄭注云大輅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是也疏

殷因乘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齊志

樂則韶舞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固是而陳氏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

論語下

三

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皐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為樂之成也余謂吳公子札之觀樂以歌始以舞終即舞亦以文武始以韶節終釋地

放鄭聲

春秋時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志荒又以淫樂之賂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魏文侯聽鄭衛不知倦趙烈侯愛鄭歌則鄭聲之能感人可知矣放蓋並其行於民間者而禁之如周禮禁其過聲淫聲凶聲慢聲之禁辨正

鄭聲淫

鄭衛皆淫聲然衛詩三十九淫奔才四之一鄭詩二十一

淫奔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鄭皆為女惑男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鄭人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故夫子獨以鄭聲為戒朱子詩

淫者過也水過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過於樂曰淫聲謂鄭作樂之聲淫非謂鄭詩皆淫也總錄

臧文仲竊位節

政左傳僖十六年季友卒至文十年計二十七年並文仲執政仲死然後襄仲執政且子宣叔孫武仲並為司寇則司寇是其世職而惠為士師乃其屬固所日接者既困之下僚復不容直道蔽賢病國當首誅盜賊道是責備賢者非也偶談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論語下

三

稱字當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陽明傳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日知錄

知及之章

按舊注謂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包咸解嚴以臨之疏述李充云仁以守位其失也寬故更泄以威攷異

此章似專為臨民者發知及仁守所謂道之以德也莊泄動禮所謂齊之以禮也論語

民之於仁也章

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疏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郡齋讀

辭達而已矣

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為重此辭即專對之辭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潛研堂答問

顯史

地理志顯史國在蒙山下今沂州府費縣按明一統志顯史城在縣西北九十里集證

東蒙

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馮厚齋曰禹貢有一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即東蒙也按廣

論語下

書

輿記山東省沂州府後魏名北徐州其屬有蒙陰縣又有費縣費縣境有蒙山一名東山一統志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即此集證

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為東郊故謂之東蒙義門說書記

是社稷之臣也

三家各分魯國以為已有又將併顯史而有之是欲孤魯也顯史存則魯存顯史亡則魯亡是顯史為魯社稷之臣夫子力爭之非存顯史蓋存魯也非折由求蓋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卒不問季氏之伐顯史無乃夫子得行其言歟

原

固而近於費

兗州府志故顯史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潛研堂

丘也則有國有家者四節

季孫冉有之意不過欲兼併顯史以自封植則患貧患寡其本心也及夫子責之乃以為子孫憂是謀則患傾又其佈說也夫子以為三者之計皆當以均安為內治根本之圖耳根本固則自無傾之患而貧寡不足計雖有強鄰敵國力足相傾者猶當脩文德以來而勿競武也今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則在邦內者不足憂不均而分崩離析勢將不安而不能守則可憂者蕭牆之內而邦內又非所憂也奈何以患傾自文而謀動干戈哉論語

不患寡節

不患寡二句蓋云與其不均宜寡與其不安宜貧也夫一物而眾分之為得不寡然寡非所患患其分不均雖欲

論語下

天

守其寡而不可得耳寡之又寡必至於貧然貧又非所患患其勢之不安雖欲守其貧而不可得耳夫子又釋其意以為均雖不能無寡然皆少有得焉則已無貧矣况均則必無不平之爭其勢自和則有相通相濟之誼並可無寡矣如是則必安則無論不貧也雖或寡而至於貧然覺孽消而根本固必不至於傾矣此有國家者之常理即以一父之子驗之可見也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者如此制記

今使千金之家而生四子均分之則一子惟得二百五十金以與千金較雖覺寡而無全乏之事若就中有一子兼得其二分則必有一子全失其一分者是不均而後有貧均則雖寡而斷不至於貧此均無貧之說也况四子既各

得其分勢必輯睦而和彼其所以見寡者以析而為四也  
和則合四歸一依然千金之家不獨無貧而且不見有寡  
此和無寡之說也如是則必安則無論無貧寡借使貧  
寡亦必不至於傾此安無傾之說也惟均無貧和無寡此  
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惟安無傾此所以不患貧而患  
不安也李鴻推測

遠人不服

遠人非指顯與正對顯與在邦域之中而至近者言之言  
雖有遠人不服疑乎可以動干戈矣然且猶來之以文德  
况如顯與之在邦內乎荀記

今由與求也節

或問載蘇氏攷究定公十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

論語下

元

冉求為季氏宰則伐顯與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季康  
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  
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黃東發謂當  
以或問為正說餘

蕭牆之內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蕭牆非季氏所當  
有蓋蕭牆暗指魯君故朱注引哀公欲以越伐魯為證說餘

陪臣執國命二句

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  
而國命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  
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

魯春秋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  
定八年陽虎入謹陽關以叛不書第書盜竊寶玉大弓十  
年侯犯以郕叛不書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第書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隨費略家臣也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侯  
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  
南蒯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  
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  
秋法備焉義精而辭信馮景

庶人不議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  
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有謂處士橫議者不

論語下

季

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而不及士其指微矣田學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  
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  
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田學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按那疏悼子之卒不書於經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  
前武子卒即平子立故疑四世當以文武平桓為定又昭  
公二十五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  
又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  
世增其業不廢舊績又曰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據  
此則失政始宣公專政始文子而孔安國亦謂文子初得

政但以文武悼平為四世似未致悼子未嘗得政而言發  
於桓子時也樂祁史墨言於昭公之時故云四世三世孔  
子言於定公之時則已五世四世矣集說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行父歷相宣成宣十八年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是時三桓已強成二年四卿並帥則三家之勢成矣但成  
公時孟獻子與文子同掌國政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  
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也是季文子卒獻子實  
為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卒平子嗣卿而叔  
孫昭子以三命為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  
為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文武平之間三家  
以次為政故曰三桓之子孫而季於桓為大宗季氏以世

論語下

至

及孟叔不必皆世及故四世遂以文武平桓為斷注亦即  
以陽貨執桓子為三桓之微其實三桓統三家言不專指  
季氏也撫餘

友便辟

集解馬氏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讀辟為避漢  
書倭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  
友七經攷文曰一本辟作僻攷異

樂節禮樂

禮節樂和並言節者和不可無節也有節有文獨言節者  
節所以成文也溫故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釋文云魯讀躁為傲案荀子勸學篇不問而告謂之傲煥

君子有九思節

洪範以敬為主故先貌言此以思為主故先視聽禮材  
見善如不及章合下

論語集說以此合後章為一其說曰見善如不及謂見善  
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  
於嘗試之也求之於今則齊景公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  
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為之義以達夫當  
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也求之  
於古則夷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善晏子  
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倖公室  
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  
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德之稱夷

論語下

至

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  
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循夫天理之  
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於今稱之即是以證是語故曰  
其斯之謂與按如蔡氏說不惟上章文勢不見斷續下章  
章首無子曰字不必疑而誠不以富一句亦無煩移就特  
詳識之攷異○按意

齊景公章

夷齊兄弟讓國而景公不討弑兄之賊孔子以景公與夷  
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以見千古不泯者非以富貴  
也王直

有馬千駟

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

禮枝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子也當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釋地

首陽

首陽山諸說不一當以說文在遼西者近是孤竹國在遼西也是時義不食周粟而天下皆周土也惟有本國所在尚仍殷封之遺不失首邱之義歟溫故錄

其斯之謂與

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死而無德可稱夷齊到今稱之

論語下

豈非其德之謂與王肅注此云此所謂以德為稱蓋謂即稱也斯即德也稽求

孔子時其已也而往拜之

時當為待筆解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傳習錄

公山弗擾以費叛章

按春秋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然則是弗擾叛而孔子伐而敗之耳此事在定公十二年夏孔子方為魯司寇聽國政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郟墮費是主墮費

之議者孔子也弗擾不肯墮費至帥費人以襲魯其讎孔子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擾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輔弗擾以為東周一何舛耶此必無之事也洙泗攷信錄

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貨之畔在定公八年時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因陽貨則季氏亦已料其畔矣因以次年使人召孔子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於費季氏無如之何也十二年孔子為魯司寇建

隨費策不狃將失所倚恃遂顯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親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公室以之平季氏之名亦以之應矣如此說之則左史兩家所載得以相通而於事理亦可

信論語名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名實大誤也揆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之平素劣跡而

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先儒承舊解謂此為聖人體道之大權夫論季氏之平素名不當往而不狃之罪更有重焉則不妨於應季氏此正所謂權矣若併不狃之悖亂略不審擇則枉道而已

烏得謂之權乎為猶助也夫子言不徒制弗擾如有用我則將助周室申明君臣上下之義即季氏輩並正之矣異

公山弗擾執季桓子以叛其私執之耶抑為魯執之耶其名天子也欲挾之以為亂耶欲用之以尊魯耶皆未可知也召之欲往不遽絕之也欲往而不往觀其所處也原

佛肸召章

佛肸之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為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為畔於范中行猶

論語下

論語下

為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  
大夫自為諸侯之禍起其為不善較佛胥孰大小哉子路  
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御難以前知之幾語門弟  
子故但以堅白常理答之攷異

中牟

史記正義蕩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今河南  
湯陰縣即漢湯陰其西有牟山索隱趙中牟是河北之中牟非鄭之中牟  
按今河南省開封府中牟縣其境亦有牟山所謂鄭之中  
牟者也此章中牟斷在湯陰縣西為是蓋湯陰屬彰德府  
已在大河之北韓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  
蓋指在河北者言也集說

三卿未分晉時中牟已屬趙趙氏分國其險固在晉陽而

論語下

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  
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即中牟是要地也左傳趙鞅伐衛遂  
圍中牟是正佛胥據邑以畔之時則其地與衛接當在夷  
儀五鹿左右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者  
是也據條

匏瓜

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為人所用  
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耶義疏  
注以匏為瓠非也按詩云匏有苦葉嚴氏詩緝匏經霜葉  
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匏瓜蠢然無用之物但可繫之腰  
以渡水而不可食故云繫而不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  
於人共濟而已其理甚明若謂其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

豈有植物而責其能飲食哉刪正

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  
苦瓠甘詩名物疏曰甘者可食甘瓠繫之是也復有長短之  
殊定非一物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坤雅

六言

仁知六者皆口頭常語故曰言非訓美又古以一字為一  
言故伏羲作十言之教謂乾坤震與坎離艮兌消息也溫

絞

韓曰絞確也堅確之義筆解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

論語下

呼也德如鳴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  
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  
陽之候也鳴鳴陰之兆也兼葭露霜變也桃蟲拊飛化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誠不可捨也鸞飛戾天魚躍于淵  
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水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  
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  
孝友也繁蕢行葦見忠信也葛屨扁扁而羔裘息也蟋蟀儉  
而蟋蟀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  
華茶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雞  
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  
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蠹憂思  
之深也梓棘斯拔疾薪疾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



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芟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困學紀聞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

為字與孟子高叟之為詩俱作說詩解漢書劉歆傳或為雅或為頌注為說也與此同廣言

逸周書云南氏有二臣功鈞勢敵分為二南之國韓詩外傳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據此則南本國名厥後南氏廢二公化行其間遂為周南召南也水經注亦引之路史云南仲是其後也講遺

穿窬舊文窬為偷釋文曰窬本又作窬

窬說文穿木戶也廣韻門邊小竇禮儒行篳門圭窬注門旁小戶上銳下方如圭故曰圭窬穿窬者從窬而穿入為

盜也偶談

鄉原

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彼遊方之外行不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宏德也義疏

患得之

家語於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弗得之多弗字王符潛夫論愛日篇曰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與家語同廣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此九字皇本無之唐石經亦無此節宋人增注於旁非唐本之舊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惡紫

按當時尙紫亦有漸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戰國策云齊

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為紫下令貴紫八爭買之賈十倍管子言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尙之五素而易一紫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鄉堂國考

四時行焉節

四時行喻教百物生喻學蓋四氣默運莫非天地一元之心萬物受之皆若嘿喻乎天地之心而變化滋益其機有不容已者此豈化工諄諄然命之乎論語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儀禮士相見禮疏

此孺悲未學禮時事也既學禮則為弟子弟子見師何用

介紹其在未學禮時可知辨正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已以明道也疏

賜也亦有惡乎義疏本手作也

子貢問孔子說竟云賜亦有所憎惡惡微以下記所憎惡之事也疏

惡微以為知者

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孔注

唯女子與小人節

女子小人性皆陰柔易遷之九三曰奇臣妾吉以九居三

剛而正有莊以泄之道焉旅之六二曰得童僕貞以六居二柔而中有慈以畜之道焉四書

微子去之節

微子以兄之嫌箕子以立微子之怨其勢不可復諫雖諫必不用微子欲全其先祀故去之箕子去無益於殷而不忍棄其宗國故因比干宗室大臣而無嫌者也若不以死諫是苟免矣此三子之志而孔子所以皆稱其仁也古史  
微箕皆國名子其爵也微子人為卿士數諫不聽遂舍卿士之位去而之國也意原

微箕二國鄭康成以為俱在圻內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

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釋地○集證曰按廣輿記山東東昌府府城東北有微子城云商封微子於此後遷宋兩記互異未知孰是

論語下

是

王子干封於比故曰比干孟子雜記

季孟之間

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宜成故最強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救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教以荒淫鴆斬其世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為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

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為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間之說也經史問答

楚狂接輿

按高士傳楚狂姓陸名通則接輿非其名乃接孔子乘輿耳後文孔子下不云下輿以輿已先見此也鄭康成訓後下字為下堂出門蒙未敢以為信也及異

歌而過孔子

古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足利本同七經攷文

耦而耕

攷工記云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古者耜一金兩人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攷注

論語下

聖

問津

渰水方城西有黃城山卽沮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子路問津處水經注○括地志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

執輿

執輿猶執轡也義疏

接

說文接摩田器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接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名曰覆種集韻

四體不勤三句

丈人遇子路問夫子丈人乃自道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焉知夫子之所適耶蓋丈人高隱之士必不與子路邂逅卽直斥之如朱子之註也陶淵明作丈人贊曰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可證非責子路語也田樹

五穀不分

不分植五穀包注

植其杖而芸

按洪适隸釋載蔡邕石經殘碑植作置蓋植置字同是以商頌置我鼗鼓鄭箋云置讀為植書金縢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孔傳亦云植置也此孔注訓植為倚朱註訓立之蓋從杖字生解非古義矣辨正

植杖而芸似是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芸田必以足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猶云拄杖也羣經

見其二子焉

論語下

聖

吳青壇謂見其二子焉句當在至則行矣之後蓋子路再到時不見丈人但見其二子故以不仕無義之語告之不然既無人矣與誰言哉疏餘

虞仲

周武王克殷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今謂虞仲即仲雍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疑虞仲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已有徵矣日知錄

朱張

王弼云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

復論疏

謂虞仲夷逸

虞仲即仲雍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漢書地理志注

放言

包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此解宜存蓋即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也所謂其默足以容也溫故錄

我則異於是節

若論出處之道子與逸民原不得異逸民不忘世原與孔子同特其本領則大異使出而得行其道則如孟子所謂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者不異也使不出則逸而民之已耳蓋逸民可治一世不可治萬世若孔子遇則堯舜文武且復出矣不出則即以堯舜文武治萬世是出亦可處亦可

論語下

聖

可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當作如此解則故未嘗逸未嘗民也直堯舜文武萬世矣故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孔子以道統自任也其辭顯此章孔子以治統自任也其辭隱

鄭虎文香

太師擊章

此必女樂既入奸聲亂色雜然並進以古樂為無所用樂官失其職因率屬而去余有丁云歷聘記載夫子年二十九適衛從師襄學琴後孔子用魯舉為樂官夫子以女樂去魯師襄入於海張致陶四書集註

亞飯干節

書四飯正見魯僭處不言一飯者或曰蓋太師掌之抑或時偶缺員或留不去溫故錄

論語記亞飯至四飯則諸侯亦有初飯特不侑食故無其  
官案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天子曰四  
食而侑曰食之樂惟三知平且食亦無樂也禮學齋

不施其親

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孔注

正叔曰施與也不私與其親暱也程子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魏志杜畿傳作怨何不以謂致怨於何不用也該餘

周有八士節

八士周文武時人出南宮氏晉語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

虞賈注云八虞卽周八士皆爲虞官逸周書和寤武寤二

篇序武王將赴牧野之文一云厲翼于尹氏八士一云尹

氏八士咸作有績至克殷篇則命尹逸作筮告神命南宮

忽振財發粟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明八士卽南宮氏

兄弟而隨武王者也漢書人表列伯達以下八人於周初

似自允當攷異

按錄異傳云周時尹氏貴族數代不別食食口數千嘗遭

饑鼎鑊作糜之聲聞數里疑卽此尹氏與四乳八子之說

可互證云四書

達適韻也突忽韻也夜夏韻也隨騶亦古韻支佳通也命

名諸聲正以著其雙生之符伯仲叔季則後之字亦因而

重之耳古人旣冠字以德字五十以次爲字禮故

古無書伯仲叔季而猶呼其名者則達適突忽夜夏隨騶

皆字也士冠禮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檀弓曰幼名

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葉夢得曰子生三月父名之至

冠字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爲大夫有位於朝但曰伯

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士冠禮旣冠而字伯仲皆在上所

以爲字者在下如伯牛仲弓叔胥季友之類是也至五十

爲大夫但言伯仲而冠之以字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

榮叔南季之類是也孔子諸弟子稱字未有以伯仲在下

者蓋皆不爲大夫也然則八士書伯仲叔季則在二十爲

字之時可知書伯仲叔季而下稱其字則俱未五十爲大

夫又可知故曰八士士也說

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見經傳惟語記八士

則有叔夜豈其人歟古圖

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逢世本云周八士季隨

季駒之後騶或作爪廣韻季

或曰成王幼伯達教設俎豆叔夏季隨陳衣於庭成王立

而賜達服章七弟與焉者是也然則其非氏南宮也胡爲

其相舛也或曰括嘗從成王郊社叔夜同討蔡有功仲突

嘗事康王仲忽嘗與顧命季駒從伐淮夷者是也雖然無

稽也果如所云則宰卿大夫師保將帥之任而魯論胡云

八士也明李世熊制義

子夏之門人章實於諸書俱不經見當攷

友交當如子夏况交當如子張包注

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

是論語

子夏門人

子夏門人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呂氏春秋段干木學於子夏漢書藝文志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楊士勛穀梁傳疏公羊子名高齊人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皆受經於子夏經典序錄子夏嘗授詩於曾申或云魯申陸璣詩草木疏子夏傳魯人申公索隱別錄稱墨子書有文子是子夏弟子問於墨子又曝書亭集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又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王應麟曰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未知是否集證

### 君子學以致其道

學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耳即國語所謂不見異物而遷學記所謂退息必有居學溫故錄

### 信而後諫

上言其民下不言其君諫非獨施於君也溫故錄

### 大德不踰閑節

惟有閑然後可以出入無閑而出入無忌懼之人也意原

###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子夏教人使之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令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此子夏所謂誣也史古

###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漢書薛宣傳曰君子之道焉可憚也蘇林曰憚同也兼也晉灼曰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為能體備之

### 仕而優節

學其本也仕其用也仕之所以有餘裕者即學也非可於學外求仕亦非可於仕外求學意原

### 喪致乎哀而止

孔安國曰喪恐滅性故致哀而止毋過情也如此語意自無弊偶談

### 紂之不善節

蔡謨曰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義疏

### 論語下

### 聖六

### 天下之惡皆歸焉

水亦有言惡者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是也宜夾寫偶談

### 衛公孫朝

春秋時曾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記者故系衛以別之攷異

### 仲尼

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疏云尼則諡也論語一書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既卒後語攷異

### 夫子之牆數仞

王宮牆高五丈為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按仞有三說包咸注此云七尺曰仞趙岐注孟子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云五尺六寸曰仞三說以趙為當周官之法度廣曰尋度長曰仞尋八尺則仞亦八尺矣說文解字仞仲臂一尋八尺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是仞與尋同包應二氏俱失之後錄

叔孫武叔毀仲尼

列子仲尼為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某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據此則叔孫固稱仲尼而未之敢毀矣列子書多假借之言本不當以為實就其所言論之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為辭即謂之毀聖人可爾後錄

四海困窮二句

言當念四海之困窮以保天祿于永終溫故

周有大賚二句

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何晏

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故是富也後疏

善人指功臣乃與上節言帝臣相對亦與下仁人一片論

雖有周親二句

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

用之孔注

謹權量審法度

權謂斤兩也量斗斛也法度丈尺也漢律歷志

興滅國繼絕世

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五經

古者天子謂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前詩

所重民食喪祭

孔氏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集解

出納之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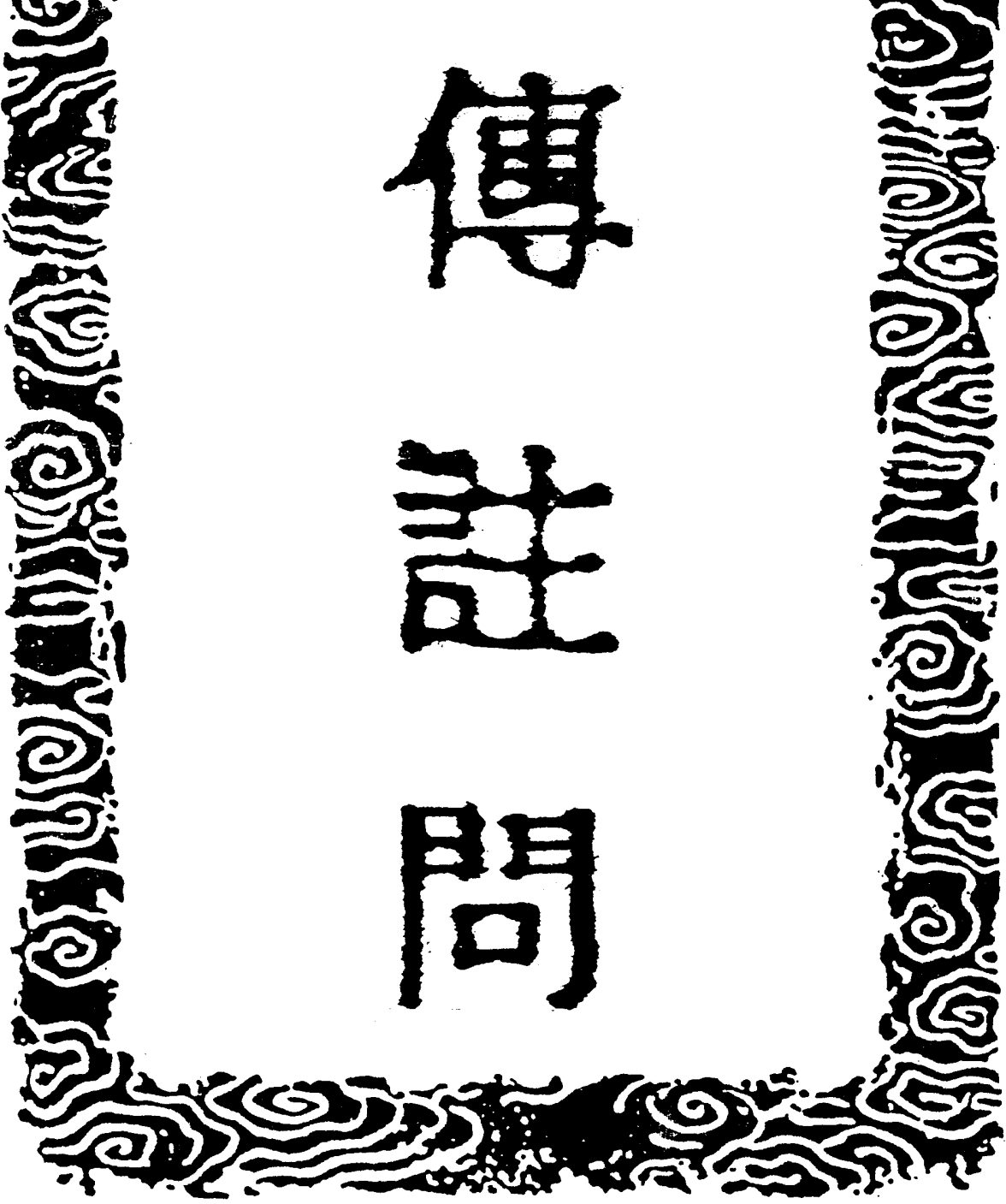
欲出則吝其利欲納則吝其名無大德而屑屑計較於小惠之間是有司事也吝字有司字正與上貪字相應欲其無費不可得已論語

矣

出納之吝納字人多忽略民間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有司牢持管鑰不為之迅速收入守侯有旅食之艱吏胥縱需索之慾貽害實亦不淺為政者亦不可不知也異註



傳  
誥  
問







傳註問

蘇吾 李堪剛主稿

愚註論語諸經論而不辯意謂因聖術道凡有心目者可知非禁一一與先  
儒辯也既而思宋註異同漢唐其時觀者駭如今又異同宋註駭者必多須  
明辯之使其心帖况先儒論道原屬大公偶有謬誤必樂反正辯亦何傷語  
馮樞天曰諸子當有說樞天曰唯特拙弱難成經隨註隨有人取觀問者  
應之無暇錄記既而又思雖賢詰發明後此無窮而當前主客何為隨言隨  
溼也乃問錄之後衡水王宗沐閱傳註有所實已而面談豁然歸一宗沐曰  
非詳說人未必盡解也祈如朱子或問遂章洵之因不得已陸續為傳註問  
庚子端月

傳 註 問

四 存 學 堂 校 刊

題辭

乾坤日月山川人物自在也見不必其雷同意非出於刺謬惟曰江漢朝宗於  
海而已矣請觀傳註問辯非周孔之正傳而何哉  
康熙壬寅正月毋極後學張業書拜撰

論 語 傳 註 問

一 四 存 學 堂 校 刊

論語傳註問上

學而一

馮樞天曰集註學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必效先覺所為乃可明善而復其初其言本之天命該以知行歸於盡性達天今不之用必宜詳說曰集註以為訓學無所不該然但空襲旁浸而於聖經言學之正途未註明乃聖學之所以岐也且無論他經即以論語言數章下即曰學文則文非正學之所在乎朱子訓文曰詩書六藝乃於此不之及何耶與詩立禮成樂文以禮樂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聖門論學確有指實而不之及何也溯之天命歸於盡性則上達之事非下學也躐等矣即學兼知行亦未清楚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其言尚是蓋學有可即見於行者如日用動靜之禮是也有不能即見於行者如兵農禮樂由求等經世之職是也且即日用之禮如手恭足

論語傳註問

一 四存學會校刊

重正立執顏之類可即學即行如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但為學必他日居喪如禮乃為行不可即以學為行故中庸好學力行分二事也宋儒為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輔以倫常至於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者尙書教習子周禮禮記記學法昭然可考獨置之若遺以致處無學術出無政事世道民命無所托賴豈小失哉然朱子註學文曰詩書六藝註斯文曰禮樂制度何其明切而首一章乃籠統作解蓋蒼粹乘說積誤已久故也使今日尙在而一貫當道然矣

李文長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溫之有亦不用何也曰據其語意視人知其輕矣如此自不必溫非而字轉文義也聖學視人知其重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本以應人知也乃不知焉宜乎慍矣然廣土眾民之欲定四海民之樂即不得遂而所性不移一無慍怒非德成何以幾此

問程子謂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以子稱然乎曰此想當然之言而不必也先進篇稱閔子胡氏又以為閔氏門人所記豈論語又有非有子曾子門人所成者乎子路篇稱冉有又稱冉子豈此篇屬冉有門人與他人雜成之乎且孟子載公孫丑列聖門諸賢獨閔子稱子豈亦子路之門人乎或者曾子傳一貫有若似聖人子騫純孝時人原有子稱如子路人稱季路冉有亦稱冉子故論語曾子路亦書季路書冉求冉有亦書冉子皆以其原有是稱無他故也况孟子稱顏子又稱顏淵顏回則子不必定師稱矣

趙漸遠問曰本根本也根立枝葉自生乃程子又訓本為始以孝弟為第一坎仁民第二坎愛物第三坎世有一坎立而二坎三坎生者乎曰然仁即首仁民愛物也不必兼及性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言愛曰使狂者直未嘗盡及心性也程子必訓仁為性則孝弟難以言為性之本遠訓本為始且因而配其詞曰性

論語傳註問

二 四存學會校刊

中祇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不惟與孟子愛親敬長不學而能相反而率天下之人而禍孝弟者恐自此言始矣

問朱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不用之何也曰後儒改聖門不計性天之矩日以理氣為談柄而究無了義曰理氣不可分而為二又曰先有是理後有是氣則又是二矣其曰太極是理陰陽是氣太極生兩儀為理生氣則道家道生天地之說矣不知聖經言道皆屬虛字無在陰陽倫常之外而別有一物曰道曰理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道者乃陰陽剛柔仁義之通名不在陰陽仁義前也在天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別有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則聖經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道秩然有條猶玉有脈理亦虛字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見於事性具於心命出於天亦條理之義也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兩儀人物以前則鑿鑿

成錯矣即如愛之理自幼觀之以爲愛之道理云爾虛字也及觀朱子自訓乃  
 滋之感曰理是根愛是苗猶糖之甜醋之酸夫糖甜醋酸即其性即此物非糖  
 醋爲根酸甜爲苗也亦非酸甜爲根糖醋爲苗也仁性即愛非別有一理爲根  
 而愛爲苗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生即仁也即愛也即不忍也即性即情也必以愛爲專言情而曰有一理  
 根在先亦異於易與孟子矣

問集註巧令務以悅人人欲肆何以不用曰此存肩詔笑病於夏畦之小人也  
 未有小人而仁尙與之較鮮不鮮哉鮮少也非亡蓋此章爲學者戒離堂堂之  
 張亦或不免於巧令也

謂張肆六曰集註三省以忠信爲傳習之本誤也忠專就爲人謀言信專就交  
 友言非主忠信之謂也如註則三省可爲一事矣至云三者爲學之本亦誤傳

論語傳註問

三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而習之即學也敬業樂羣商榷今古皆學事也蓋專以讀書爲學故以省身爲  
 本耳肆六曰帖括時藝側重穿掙枝外生枝皆其流弊也

馮樞天曰楊氏謂敬事章但論所存未及爲政請問事非政事乎曰非但此也  
 即朱註務本亦誤使民則修築細事亦具矣曰事則本末畢矣突顏習齊先生  
 曰明示治國之政而曰未及爲政先儒斷不多烘至此其源則以重懼覺事  
 功不知不覺遂爲此語也

樞天曰信於民亦未盡信即接事言謂無事不信也曰然大學與國人交止於  
 信春秋交鄰曰講信非僅號令也

語宋涵可曰聖門不容言敬敬其事執事敬行篤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謂必有  
 事也程子訓主一無適相言之猶通謂爲此事則心在此事不又適於他也精  
 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裏乃離事以言敬非聖學矣且爲事之敬有常

主一無適者亦有未盡者譬者善聽者善視絕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無  
 適也武士不涉邇不忘遠劉稷之五官並用則神明肆應敬無不通故曰小心  
 翼翼如翼之飛四翼而前也又非可以主一無適言也

問中庸戒慎不親恐懼不聞非無事而敬與曰君子無事之敬有二一其所不  
 親不聞乃前念已過後念未來須臾之頃故曰不可須臾離也一向晦冥息夢  
 寐持敬日夕惕若然正敬事功純乃如此非却事以爲敬也

問何以見離事言敬也曰朱子謂程子言主一無適謝氏言常惺惺法尹氏言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由是以誠正修齊治平是敬先  
 事後非離事言敬與其持敬之功曰半日靜坐何嘗著事歟四明潘用微曰  
 必有事之謂敬非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所謂惺  
 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心法乎

論語傳註問

四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語樞教夫曰宋儒講主敬皆主靜也主一無適乃靜之訓非敬之訓也蓋曰太  
 極圖說以主靜立人極標此岔路其後不惟楊龜山李延平靜坐體驗喜怒哀  
 樂本發氣象朱子讀其似坐禪入定也即程子與游楊等講學忽然閉目端坐  
 門人候之雪深尺餘乃醒試思從古聖賢有此否耶

語張無忌曰弟子對尊長之稱舊解有父稱子有兄稱弟執矣孔門七十二賢  
 皆稱弟子豈皆有父兄者乎樞天曰謹謹慎也行有常訓慎非訓謹也

又曰文詩書六藝也朱子加之文二字恐人仍以書策所載即爲藝矣故去之  
 然朱子此註其有功於聖道耶疏已訓文爲文字矣賴朱註有此踪跡可與學  
 者共證實學是其功也註游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其明今有宗班吏謂六藝即  
 六經者非也宋註明列詩書於六藝外其見高於班史文人多矣

學規察曰事親而生事非祭力禮其禮事君而禮樂兵農委身盡瘁自是學於

平日而後能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朱子吳氏皆以誦讀爲學故謂子夏言學在敦倫且反譏子夏之言與子路何必讀言同其言有弊何耶

或問子夏恐人專以記誦辭章爲學故曰敦倫謂學舊解曰是曰非也專以記誦辭章爲學宋明來固然春秋時尙無此弊孔子學在識大識小孔文子好學而能治賓客子產有學曰博物是無論君子小人皆學禮樂名物非若今人但頰首吾伊以爲學也子夏何爲疑此且敦倫行也好學力行孔子分二事矣故可曰行自學人不可曰行即爲學行即爲學是曰其行如子路所謂治民人守社稷非事君致身之事乎然書曰學古入官不學墻面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子路乃使子羔以政爲學未習操刀而使割賊子羔矣今吾子又執倫敦爲學其受賊者豈止于羔耶

問賢賢易色從邵氏說何也曰舊註謂好賢人不卽下文交友事乎易訓變謂

論語傳問

五 四 存 學 會 卷 刊

變好色之心以好賢則但一色字何以添出好色之心中庸曰去說遠色豈曰遠其好色之心乎君子之道造端夫婦邵氏說似有闕也

問用集註盛德光輝接於人句而去光輝二字何也曰光輝朱子專以容言竊謂溫良恭儉讓性情容貌行事皆然而性情感人猶速行事感人猶實非專容貌也集註之佳必用其不用或增之減之皆其意義非敢輕爲塗乙學者深思自可得不必盡及

語習仁曰和如春風和氣之和集註訓從容不迫已覺不切然以嚴對和以節劑和尙未爲錯也至語錄又言人心同然不假安排爲和歸有光時文遂以和爲天理自然人心不得不然則知天理自然而天理自然人心不得不然而不得不然尙非節乎尙不可行乎難通矣

問集註以安處善樂循理解富而好禮不用何也曰好禮如衛武公內而威儀

話言外而告命戎兵微而爾室屋漏顯而泐楹友朋行之有其動必以禮日求微成規但無驕者大進矣若安處善樂循理貧而樂者獨不然乎何以分焉且禮質字理虛字避實擊虛則易流於空虛矣

問尹氏謂知人之是非邪正何以不從曰上句已知專指知己之是與正下句知人則兼知是非邪正文義不順故不從也

爲政二  
問集註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傳註去於心二字何也曰去於心二字則得於身得於心皆具矣若禮記所言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誠古聖流傳之言或以爲朱子做之則但指以得訓德耳

問改集註居其所不動也作不移何也曰北辰隨天而轉何嘗不動但不移其所耳如人對一日二日萬幾何嘗無爲但不出廟堂而卽可及天下耳不動則

論語傳問

六 四 存 學 會 卷 刊

無爲之說也聖言爲政今言無爲可乎

四書集註補曰無爲乃老莊宗旨自包成何妄誤引作解程門師弟轉相祖述朱子墜入集註而語類將以字作有字解且以身率爲語但不是要民歸我則孔子所謂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所謂以善養人能服天下皆非矣

或問不用集註使人得其性情之正何也曰聖人明言詩三百思無邪今乃謂詩亦有邪而用在使讀詩者無邪不反聖言乎朱子認鄭衛詩淫故謂詩有邪不惟與序不合卽以春秋行事觀之子太叔賦褻褻矣子游賦風雨矣子旗賦有女同車矣子柳賦擗兮矣子展賦將仲子矣子太叔又曾賦野有蔓草矣同時伯有賦鶉之奔奔孟孟曰牀第之言不論闕非使臣之所得聞也夫刺淫

之詩尙以爲牀第之言不可開則數詩朱子謂之淫詩也乃可名卿賦之名卿

聞之入於燕會以干聘問大典乎其非淫詩明矣

集註補曰程子謂吾十有五章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然則孔子語語乎或問無違從毛河右說似難解曰懿子以親命從夫子學禮則告以無違於親即告以無違於學禮也但懿子不詳問事親之禮恐其泛以學禮即為悅親矣故舉事親以禮示之無難解也

張南士曰儼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曰養親不敬與養云云無異而可以矢口者乎何晏之說謬也

語劉挺生曰先生老者之稱言有事年幼者奔走有酒食與老者食遂為孝乎漢儒馬氏訓先生兼兄言則上下文皆言孝中忽及事兄非文法也且事親而有兄則事親者在其兄而弟從之矣豈有兄與父母並居飲食但令其弟奉持於下者乎

論語傳註問

七 四存學會校刊

問集註察其所安則亦偽句不用何也曰外行雖善而由來之意非善是偽也由善則無偽矣但恐其非安心樂意而涉於強為或有變耳故又察之

問溫故知新不從集註何也曰朱子云溫故不知新只記硬本子聞見雖富記誦雖勤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義則其所謂溫故者祇在讀書而知新者即其所謂一旦豁然貫通非古人操履難服敬遜時敏之謂也况子夏言月無忘所能溫故也日知所無知新也明分二事且中庸朱註故新亦分二事何必於此而合之

又曰近宗程朱者詆陸王頓悟為禪不知古經無悟字悟即禪旨不在特頓也程朱好誦讀重覺悟故欲漸陸王輕誦讀專覺悟故頓蓋視程朱又甚耳潘用微曰悟者從未有是景而忽及之禪家以此為法門愚謂大學言知在於格物論語先覺就應事接物言與一旦豁然大事頓悟天淵有分也

問周比用集註而辭又少易何也曰周公比私如陰陽相反矣而曰皆與人親厚但周公而比私耳但耳二字似所分者無多矣意是而辭未安也

問攻乎異端何不用集註曰集註亦佳但攻去異端則害可已原係任防孫奕等前儒相傳舊解而明太祖同之覺更爽也

問程子言佛氏彌近理而大亂真何如曰佛氏顯則滅人倫微則逆心性內外皆與吾道背馳近理安在蓋理學內地惺惺幾同佛氏之明心見性故謂其近理耳然幸程朱以異端目佛故今該註者尙知佛屬邪教不然舉世皆為所陷矣

問集註是知無自欺之蔽不用何也曰自欺不誠也孔子以子路不明而教之明非以其不誠而教之誠也子路忠信見重於鄰國安有自欺但恐其兼人無前誤認不知為知以自蔽耳

論語傳註問

八 四存學會校刊

問集註學博擇精守約三柱不用之何也曰聞見多自有疑必待擇乎孟子以修身為守約又以自反而縮為守約今屬慎言行似套語矣

問張氏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以為無計功謀利之心何如曰後學迂弱無能皆以此語誤之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念其功語具春秋繁露本自可通班史諛易急為計宋儒遂酷遺此一語為學術以為事求可功求成則取必於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請問行天理以孝親而不思得親之歡事上而而不欲求上之獲有是理乎事不求可將任其不可乎功不求成將任其不成乎陳龍川曰世有持弓挾矢而甘心於空返者乎然則用兵而不計兵之勝孔子好謀而成非矣耕田而不計田之收帝王春秋報皆為冀利貪得之禮矣康子但無使民敬忠以勸之具耳非謂其使之之言非也敬忠且無論在上者不使民勤於為善安用上為

問以孝乎惟孝作句何也曰此古訓也凡經引詩書皆詩云齊云斷句無下連他字者如此以詩云孝乎作句則乎字不可解必添字曰書不云孝乎或曰子亦思書之言孝乎非本文矣

問百世可知不用馬註何也曰前兩可知單頂損益後一可知雙頂因革文法不順且三綱五常百世不變似亦人所共知下必聖人發揮也蓋因乎乃帝王相傳歷數之大訣孔子發之以爲世法耳

曹仁問曰帝王經世因而已矣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仁政祇一因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變是兵法祇一因也因爲之製焉因心寒爲之製裘是調寒陰陽祇一因也因人恭敷之心而爲之制禮因人豫動之而爲之制樂因民股肱而爲之制舞是聖道祇一因也禹之治水行所無事因而已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論語傳註問

九一四

問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易之則非其鬼然乎曰朱子蓋偶不思而爲此論也古天神地祇人鬼確然有分即今世亦并無稱天爲天鬼地爲地鬼者鬼者歸也人死曰歸乃祀之天地山川五祀亘古如斯未見其有所歸也且非歸後始神而祀之也

八衍三  
謂憚廉夫曰魯有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似維持君臣之倫而實未盡人情天理之至也觀之書可見矣二帝於臣拜而不稽首周王於諸侯惟有天揖士揖時揖乃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獨拜手稽首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則稽首拜君之禮也是其敬之如君明矣不敢以臣禮待之明矣孔子刪書存之固以爲當矣太甲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以天子禮祀周公不與此正同哉而奈何非之蓋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

也不敢以臣子待者太甲成王之道也若謂天子之尊必不可施於臣則舜舜竟以天子與臣舜禹竟受天子之讓愈大非矣

問伊周德如舜禹何不卽爲天子而終以臣子自居曰此在孟子有定論矣蓋世而賢則伊周力匡君位繼世而不賢則舜禹可受帝禪總以順乎天心民情之公而已無與也故或禪或放皆視其志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難也後世亂臣賊子烏得以借口哉

問集註下而飲作句不從之何也曰禮升而飲豈下而飲乎况集註亦分升下飲爲三節而以揖讓貫之則揖讓而升句下而飲句誤矣

程啓生問案絢章不用集註詳示之曰一以其誤引考工記也考工記後案功案采色也非案地也施粉采在後也非案在先而繪在後也案即繪之一色也况案地古所未聞古績非若今之畫白紙白壁者尙書考工皆指上衣山龍

論語傳註問

十一四

華蟲作繪爲言孔疏云祭服玄纁爲之故詩稱玄衮未聞白素作朝祭服也一以非經文也後案素在後也今云案地在先須改云後於素矣一以禮後於忠信非教也聖門教人以禮爲要曰克己復禮約之以禮今乃曰禮後於忠信不幾如老莊言禮義忠信之薄乎蓋詩言素以爲絢謂國色素豈拭之整然濯之皎然是爲絢飾卽唐詩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也子夏之疑則謂素乃天成非絢飾也子證以繪事言繪事後加素采則素卽名爲絢飾亦何不可夫解素之可爲絢而曰後則天生之素見於後之拭濯不可以不潔猶性出之禮而周公制之孔門學之皆有後起之功釋回增美不可已蒙也夫子言後案未嘗思及此故贊以起于馮樞天問曰集註引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白非指素地與曰註疏有明訓矣謂甘亦一味而能受他味之和白亦一色而能受他色之采忠信乃禮之實具之禮始不虛非白爲素地也亦非忠

信與禮爲二物而忠信在先禮在後也

問集註通當時用事不用之何也曰適至夏乃其時也豈與其與二語專以夏言餘三時皆無當乎又問天即理也何以不用曰天上天也對奧靈言若以理訓天則奧靈獨非理乎媚與媚靈同是媚理獲罪於天亦獲罪於理言之難

滄矣  
禮記問答云集註以主皮爲貫革固錯而以皮爲的亦誤也主皮者張皮而射之與候的無與也周禮儀禮鄭註皆明予曰來札共是愚証亦以皮爲的者因馬季長宋晦庵証同故不復他考今考之鄭註果長何者侯有數等正雉亦分所以別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殺也則庶民不取倍可知矣然則鄉民平素習射將用何物爲公彥以主皮當之則無他物可易其說者一也主皮見鄉射禮記又見周禮鄉大夫賓與賈而說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

論語傳註問

十一 四 存 學 台 校 刊

皮蓋恐有遺賢行鄉射禮延賓行射庶民必來聚觀因問其有闕於德行與藝者共有五事主皮則問射之一事能否也若曰能則延使射張獸皮射之以其索習射藝原用皮也中則錄之使再射不中退去不用禮射之侯者以明分且禮射如大射賓射燕射鄉射比禮比樂所以觀成德詢民則問其已成未成故有分也故記曰禮射不主皮言詢民乃以禮射及之非禮射也况詢民曰主皮禮射曰不主皮明相反李長以詢民當禮射誤矣二也即如來論改正決萬至爲力不同料來書未及則從李長作力役說與不主皮爲二事同爲古道似是若作解射則古同矢如樹乃主皮與集註反也且謂禮射貴德不貴力則詢民之射將同其質而實與之也乃專主力乎河石又有解謂與力射不同等則力字上添一與字下添一射字亦屬增

問關雉來註以爲宮人思樂言妃得其性情之正不從之何也曰詩不可但以

理論也夫子每以理論詩則此註於理有缺矣宮人誰之宮人耶王文定方十四五歲未得先有宮人以思后妃若曰王季宮人則國君之子年方幼少何至爲之思妻至於麻反側且宮人者非宦寺則宮女也琴瑟鐘鼓豈其分所可爲者乃爲得性情之正則性情之正在宦寺宮女矣王業基之宦寺宮女矣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其以宦寺宮女爲法矣有此事乎理序謂后妃思進初窈之衆賢未得而憂既得共事宗廟樂行而樂何其風雅可感可歌似不必爲新說也

問管仲器小不用集註致主王道何也曰聖賢之道隨時轉移孔子時周德未改如有用我不過輔諸侯以尊周如管仲所爲特大小不同而已故許管仲之仁孟子時則周德已熾時當與王故勸齊梁以王而鄙管仲庸功君子時中之道也馮氏乃謂孟子尊王賤霸即孔子意則其所謂不行王道者以仍秦斷

論語傳註問

十一 四 存 學 台 校 刊

而辯之辭費故已之  
問三歸不作蓋解何也曰三歸即三娶婦人適大家曰歸食貨志公孫弘鮑彪包成其說皆同而朱子乃獨據說苑則毛河石王章堂皆以爲說苑引戰國策而誤也按國策言宋君奪民時以爲妾子罕爲司徒以掩之齊桓公宮中有女市女問管仲爲三歸之家以掩之說苑移用誤因上文云築三歸之臺君之非在名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以爲障乙也且歸字無解後人以民歸爲說算法爲說強解王章堂曰三歸具官樹門反堵皆僭也但樹門反堵不可言奢三歸具官則可言奢耳  
問木鐸集註曰得位設教又曰失位行教皆不用而用註疏何也曰得位設教則不驗失位行教則未盡蓋封人一見夫子即知其非一身一時之人而天委以天下萬世之重者必將修明禮樂表章倫物以詔無窮是已定其爲後世斯

文之宗矣故曰爲木鐸故曰何患於毀此誠知天知人之巨誠也孔子夢坐於兩楹之間亦先自知正同

問集註善者美之實不用之何也曰朱子曰美指聲容之盛美之實指寓於聲容之內者善乃美之所以然若是則武之未盡善乃有美而無實乎無美之所以然乎難以解矣愚謂美善皆於聲容見之音韻律呂舞有文章美也韶武所同也韶之聲容九功叙九德歌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又盡善也武之聲容病不得業恐不逮事蹈厲盛威未盡善也韶武之異也

里仁四

黃宗夏問好仁章集註分三層首言威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如何曰好仁惡不仁即用力也無尙不使加即用力而力足也末一節姑爲一疑以決力不足者之無其人首尾一氣呼吸安分三

語論傳註問

十三

四存學會校刊

者

問集註人過該君子小人何如曰觀過斯知仁而改云斯知仁不仁非聖言矣問懷德章初用集註而何又更之曰初用集註以懷土懷惠爲私欲小人既思康誥曰土物愛厥心藏細民何嘗不教之懷土孔子曰惠則足以使人若人皆不懷惠惡賢亦無可使矣蓋小人對大人君子言即可小知之小人非背小也失子又言懷刑之君子次於懷德惡亦未安刑即法也行法俟命孟子言湯武而謂其次於懷德乎

問集註一貫何如曰言借學者忠恕以明聖人一理渾然又曰曾子借忠恕是將一貫放下說呂文輔曰曾子言忠恕而已此乃言忠恕而未已也

公治長五

問集註南宮敬叔爲孟懿子之兄今以爲弟何也曰左傳敘孟氏之生先懿子

次敬叔懿子以長爲父後而敬叔稱叔其兄弟之分本自瞭然集註不知何見豈以昭公七年孟僖子將死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先言說遂以爲兄乎不知僖子之言蓋以說爲庶子北而杏壇猶爲常事何忌將爲卿恐不自屈故屬其大夫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曰定其位重在何忌之詞也及下文序事則曰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仍先懿子可見矣其他集註如公叔文子爲秦大夫公孫枝夏璠指爲夏璠說苑載伯子不衣冠以爲家語則皆誤耳

問集註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何如曰子賤之許子貢之間各自爲章誰見同一時耶胡氏等多有此說今竟有將論語章章頂竊立議殊爲穿鑿然知其非者又謂鄉黨章亦非類舉堯曰篇亦散見非統論帝王則又因噎而廢食矣

論語傳註問

十四

四存學會校刊

問解斯能信與集註異何也曰斯承使仕言自指仕之具所謂如或知爾則何以也信謂曰信已有其具也集註以理訓斯則著空虛矣信訓直知無疑則訓知非訓信矣蓋以心頭惺惺講誦明理爲主遂遷經就已不自知耳

問集註林裁通用不從之何也曰稽求編曰材裁古不通周易財成天地漢書財察財擇並非材字即欲強通而裁處之處并不是取凡事可受裁則曰取裁今識其不裁而加以取字材裁可強通處取難混見矣

問即始見終何不用之曰始終一事也若如此解則聞一知二乃知二事聞一知十但知一事反獲賜矣

問吳氏論子產是否曰行己事上委民使民盡人臣之事矣子產皆合君子之道春秋時孔子而下第一人也乃吳棫刻賁之曰但言有君子之道四則其餘未至矣請問四者之外是何事而子產未合君子之道乎宋註如樊遲相鄰近



利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等語皆無據而詆先賢又朱子謂學而時習之看來好支離陸子謂有若爲人孝弟數章自幼覺其支離則視聖賢無一可尊信矣豈誠分道揚鑿者耶

問張橫渠解居蔡是爲室藏龜何不用之曰古楨以藏龜無修宮室以藏之者文仲卽不知不應至此朱子從而說曰刻山於節以象龜之靜滿滿於稅以象龜之潔似文仲特設此象者豈忘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乎天子又何象乎

雍也六

或問子謂仲弓曰朱註謂非與仲弓言王草堂謂與仲弓言孰是曰論語背謂者無曰字如子謂子產孔子謂季氏而謂者有曰字如子謂顏淵曰子謂子貢曰現有成例矣王五公曰聖人無對子而斥其父者泛論也

論語傳註問

十五 四 存 學 會 卷 九

顏先生曰聖門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身分俱高愚每學之愧末能也集註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曰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且曰諸賢仁在外仁爲賓過說

周煥采問程子等言不幸季氏何如曰非也家語閔子曾爲費宰矣此時必有不可仕者耳若曰視季氏不啻犬豕不肯事之則孔子曰出則事公卿曾爲季氏吏仲弓亦爲季氏宰何大聖與德行之賢固事犬豕乎冉有聚斂自是其失不在臣季氏也子路不得其死非臣於季氏也

問集註伯生使夫子南面視君道尊師也何如曰王草堂曰伯生尊師夫子自處固無此非分之禮也觀子路使門人爲臣章可見矣

國公玉問宋儒尋樂樂果何在曰孔顏之樂聖經有明訓矣魯論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之字皆指道言則樂道也孔子自居好學曰樂以忘憂則

樂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則樂道之得行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入孝出弟之樂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守先王之道之樂也教育天下英才待後學之樂也皆樂道也周茂叔乃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若說樂道便粗加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以至陸子靜曰未知博學個甚麼審問個甚麼朱子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見得那事物方能時習又曰孟子道性善須看因何理會一個性善作甚麼一派禪說支離藏鈎設謎乃附孔顏之樂學者不可不辯也

問祝鮀之佞章不從集註何也曰註有雖講者經云而有宋朝之美今改云不有宋朝之美一也好美色者人情也若色不美則平常置之矣今日難免是位萬人中僅有一宋朝得免其餘平常姿貌皆爲人所憎惡所傷害雖衰世無此人情也二也

論語傳註問

十六 四 存 學 會 卷 九

問非有仁不改作人何也曰經可解何必改竄以啟荒經漢古之端乎

問夫子矢之何不作誓曰子云丘之禱久矣有何不可白而向門弟子發誓乎問集註立達仁者之心也何如曰以己及人雖分大小各有其事專以心言恐入空虛矣

述而七

問集註何有於我不敢當之詞何不用曰孔子自謂不厭不倦可謂云爾今乃云我不敢當不應出語相背如此也

問集註游藝爲小物爲末爲輕何如曰庚子多如江南適鄭魚門江寧校士訖有一士曰李正芳陳誦鄭公以顏習齋之學訓士鄭公批云習齋學重六藝但道爲本藝爲末恐人捨本而趨末也李生來質余曰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孔子擇居射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而子游以爲學道是以禮樂

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有不違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其實事則曰藝集註道藝分本末誤也曰古有以禮樂爲末者乎記曰禮樂不斯須去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去乎孔子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然鄭公未可尤也寧道孔聖誤諺言鄭服非漢唐重師承即然矣何尤

問用行舍藏註何如曰則行則藏有求志達道之具也集註如尹氏謝氏專以行藏無意必言宋人不重經綸之具可見矣事懼謀成正告子路以行軍之道非不與其行軍也若不與其行軍易爲曰可使治其賦乎謝氏乃曰其間宋人之輕去武備又可見矣此所以成一代消弱之乾坤也

張潛士問孔子未聞有戰事門人何以記其憤曰孔子曰我戰則克想必嘗言論語傳註問 十七 四在學會校刊

戰事故門人記之且却萊兵亦戰也若如范仲淹曰名教自有樂地何事於兵則以戰爲非名教矣當避而去之矣尙庸慎乎

問五十不作卒何也曰五十與卒字何涉而劉氏遂改經乎朱子又以史記爲證謂子言在幾七十時不知史家立言前後錯綜前已學易而類記之贊易之時原無礙也若呆讀之以爲七十前並未學易則孔子自謂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則全易在胸中矣尙未學乎且年幾七十已作象象傳矣乃期許學易彬彬於數年之後則聖人何以不知而遂輕作乎

問不知而作章集註何如曰凡義理之誤非故爲誤以學術爲人誤也然亦有不關學術而爲隨筆之誤者或見不定而爲游移之辭者如此章云孔子自云未曾妄作蓋亦諷詞夫不妄作非諷詞也又云雖未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夫不實知其理而何以爲知之次乎但此無甚關者概置不論即義理或

已見前或彼此可以互證亦多遺而不論自上論後半即然爲不得已而辯道道苟可明非樂爲斷斷也

秦伯八

或問集註秦伯不從太王謂商何以不用曰毛河右謂宋儒好造故事如舜不立祖父廟武王封衛周公留洛七年等說不一而足即如此則從古未聞允若其說是秦伯爲至德而太王爲逆臣也且勤坐曰事見春秋傳則傳曰秦伯虞仲太王之昭也秦伯不從是以不嗣乃言其出亡不從於家以承嗣並未言不從商也况朱子他日或問秦伯不從是何事不從曰去古遠不知何事是朱子素原未嘗以不從爲不從商也今乃勤坐之乎至於太王謂商出於魯頌而後儒力辯其無又誤也今人一官半職祖父在前已有豫卜其與者况天下大器至誠前知而謂太王知商之將繼周之將興遂爲異乎名昌名發皆無意

論語傳註問 十八 四在學會校刊

乎周書武王曰文考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周公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奉厥命此詩與言皆太王文王之孫且躬有聖德而又皆經孔子刪訂者也其子孫不以取商爲諱至聖不以取商爲非而後儒力辯太王文王必無此念則後儒之見過於武王周公孔子耶其愛太王文王過於其聖子神孫及從周之聖人耶

問子言民不可使知程子改爲不能使知而曰若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矣何如曰使民愚者霸王之心也使民智者迂儒之見也考三代教民之法惟有正月朔日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士民觀十日而飲之且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罔有常刑此外則教士而使民觀感即以教民故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孟子論教民祇在庠序學校王制簡民之不帥教者者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使其觀焉是也無專聚農工商而教之者教

之則諒以事如月令戒其容止婦女勿觀以勸懲事之類無專聚民而與之空  
講道理者故編而之善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從欲以治也曰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自明有講聖諭一事眾衆講說且提醒忠孝之所以然乃道學講學之  
習所連而及也究之愚者莫能解醒智者啟其穿鑿而民俗日遠於古朝聚夕  
散擾民廢事乃知不可使知之訓不可改也

問集註則天以德言成功文章以可見言不從之何也曰應忠節曰帝王之功  
業即德也孟子答齊士以保民爲德可見今分德與功業爲二則德乃空虛之  
物矣愚按以巍巍乎贊成功煥乎贊文章極其推崇今日堯之德不可名其可  
見者此耳則重德而輕功業與聖言不類矣

語四弟坡曰唐虞二句言周才之盛下轉婦人二句言才之難本自毗曠今集  
註謂唐虞人才盛於周則於下有焉而已四字不可轉矣乃添一夏商不及周

論語傳註問

十九

四存學會校刊

以見其盛非節外生枝乎

子罕九

問集註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何如曰無所成名猶言民莫能名正贊其大也若  
曰惜之則與大哉一贊曰相背矣

問子絕四註何如曰聖人大而化之心體直同天地乃以物欲牽引循環無窮  
八字考其有無恐以常人之量窺聖人矣

謂習智曰仰之彌高固語宋註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大也無方體化也  
其解甚是蓋如見卓爾之後語下則追叙其從人以文禮也乃後又引胡氏謂  
仰瞻瞻忽不領其要則誤矣

鄉黨十

問集註與下大夫言固直與上大夫言和悅而詳何如曰集註亦有善但古註

與下大夫言和樂以與之與上大夫言中正以陳不敢和樂其義更精故用之  
問疑衣不從集註何也曰人編七尺而作一丈五寸之衣立既不可著臥又不  
可起聖人有此迂而不通之事乎至更入齊必有明衣下則改經習氣矣  
問山梁集註謂有缺文而先生不關疑何也曰以山梁雖難應翔集以共作  
應色舉而中以時說雙縮上下而又綴於山梁句內變化錯綜不可方物周易  
所謂物相雜曰文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也解此則視之朗若列眉矣非有缺  
也

論語傳註問

二十

四存學會校刊

論語傳註問

先進十一

張敬門問如用之專指用之為治言何也曰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若如明代會墨有將用之以治身心語則是孔子身心從未範以禮樂而今乃發願矣問集註范氏曰學而後入政道在於方策讀而知之然後能行是讀書即學矣曰果學在讀書子路乃言學不必在讀書是顯然背論矣何名為佞佞者似有理而實強辯也

問集註費曾點胸次與天地聖人同而以三子為規規事為之末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然乎曰夫子本問應知豈夫子已規規事為之末乎子曰安見五六七十而非邦赤為小就為大而乃曰不取明反聖言何也宋儒棄事功樂虛曠故深取曾點而斥三子不知夫子與點明書嘖然則嘆論語傳註問

道不得行隨境尚可自主耳非與其以春風沂水終也

顏淵十二

問集註以私欲訓已不用之何也曰己訓私欲從無此解且下文即曰為仁由己一訓私欲一訓我身頃刻異訓可乎學門專重學禮曰約之以禮宋儒專重去私學禮則明德親民俱有實事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祇在與私欲相爭故訓克曰勝曰殺訓禮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實事程子四箴皆不及焉遂使二氏翦除六賊之說得以相難始以私欲為賊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氣質為賊而攻伐之是賊賊人以為仁義也其害可勝道哉顏先生曰今人非禮一讀勿視一讀言不視非禮也經文則非禮勿視作一讀言視必以禮也虛實之判若天淵矣故集註不言天下歸仁而解曰天下稱仁亦虛亦小矣

問心常存故事不苟不用之何也曰為之難之字指仁言難即仁者先難之難言為仁難言曰諷何其明切加一存心於為事先豈聖言尚待添補耶

鄭義曰曰有人解死生二句宋註論司馬牛安命非也二句論文也言死生則有命富貴則在天若兄弟則非命天所能制當盡敬恭以轉移之子曰商聞之矣領起死生二句何其鄭重若以為過文與上鄭重之詞不倫矣不論理而專執集註者固傷偏蔽而近如此等異註之解無關大道好新奇事穿鑿又不可也

問棘子成章與集註異何也曰惜其駟不及舌而乃以君子贊其言自相矛盾矣文猶質二句解為文質當並重則下文不可接矣添入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方可轉下豈經言有不從順乎且以誤解經文反詆子貢過矣文猶質四句從上說君子也而中之謂夫子必說君子之文同小人之質則小人之質論語傳註問

同君子之文是凡皮同轉無以辨矣

問徹從趙邪卿註訓取不從集註訓通何也曰以詩徹田為糧徹彼桑土證之則徹本訓取不訓通且集註訓通而曰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憑空撰一王制殊可異也如此則九百畝為一處耳秋成分糧始分九分耳詩何以分公田私田孟子何以言公事畢然後治私何以言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穀梁何以言公田不善則責農私田不善則責吏處處與經傳相反而遂特造一論乎

子路十三

語王帶存曰集註以稱祖為名不正誤也輒名不正在於拒父若稱祖則從古有之商太甲以孫繼湯周桓王以孫繼平王祖必入稱廟未聞新稱之君有空稱廟而登祖廟者魯僖公以兄繼閔公周孝王以叔父繼懿王閔公懿王亦必

入禰廟以不入禰廟則廟中并無一弟廟好廟可入也嘗讀春秋矣魯文公二年禰父僖公時閔公先在禰廟則此時當遷閔公於祖廟而謂僖公於禰而文其公欲尊其父閔禰不動以昭僖公為大章遷祖廟主階僖於祖時遂謂之逆祀孔子後改正之名曰從祀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謂閔居禰廟久僖即子也公羊傳曰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謂僖宜禰者而先之閔為祖者而後之也穀梁傳曰是無昭穆也無祖也謂閔宜遷昭而仍禰廟在穆僖當附穆而牌祖廟在昭不尊閔無祖也是則高曾祖禰四廟以次遞遷祧必在昭附必在穆新附者不論其世次為父為祖為兄弟為姪為孫而皆附之禰廟乃廟次一定之禮且去者舊為君而新君曾為臣雖兄弟與叔父皆臣也以臣繼君則猶子之繼父矣亦傳位一定之情出公不附祖於禰而何附矣

論語傳註問

二十三

四

此是時列國弑奪天子有一置是非者乎而告之也晉霸已衰方伯為誰乎

憲問十四

問成人章不用集註何也曰集註云兼四子之長夫為學可勉也兼他人之氣質不可勉也以子路之修行而欲兼冉有之多能細事恐亦難矣况人有兼質弱者而必兼卡莊子乘質鈍者而必兼滅武仲能乎毋論不可勉即勉之亦非因員為變遇方成圭之教也一也云材全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傷倫駁雜之弊雖聖人不過如此而又云亦之為言非其至者二也今之成人者不必文以禮樂非聖人教人語也三也

顏先生曰道學不樂言智勇即言智必歸窮理言勇必主勝私而於盡明之知則以為宵小強武之勇則以為粗夫視孔子之取滅武仲下莊子者大有異矣謂黃成憲曰孔子許管仲曰如其仁而集註曰未得為仁不相反乎子路言未

仁以有愧於心理也而集註謂夫子許仁專以功言非論心理則兩不相對矣何以服子路蓋管仲奉君命而傳其子其子為別子所爭皆君之子不得以為讐也苟有一子見用使齊功加諸侯德及天下則心安而理懷矣何愧之有古季榮問集註上達何如曰程子言習而不察不能上達則達祇訓通達非一步一達而上之善性至命如神配天也

衛靈公十五

問知及之何以不用集註曰一連之字相屬諷乃上之字指理蒞之動之又指民文不從順矣且莊蒞動禮帝王禮陶樂淑治平天下之大猷也而曰小節無怪後世學者置君國之經濟於不問豈以為小而不屑務耶又曰訓知不思慮事祇以為明理訓仁不思愛人祇以為制私故上列於如此

論語傳註問

二十四

四

有其字於食位之在後也

季氏十六

習仁問曰季孫憂在蕭牆註疏指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而蘇東坡曰不然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是時年十八不能相季氏也伐顛與當在陽虎出奔以後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邾人不戰而不能來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那分離而不能守朱子取之故註曰其後哀公欲以越代魯而去季氏王草堂亦取其說大人何不取而宗古註曰古人三十有室四十強仕之禮至春秋後漸變甘羅相秦子奇仕齊皆在童年史記載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皆為季氏史皆為司職吏山是為司空考武子之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八歲則弱冠前後即已入仕再子年十八不必不相季氏也若以康子伐邾致吳兵為邾人不服則季

氏暴郟非郟不服吳爲蠻夷大國又非可以服可以來者又以公孫宿叛成爲  
邦分離則成叛係孟武伯狂盾所致與季氏無涉何爲資季且哀公患三桓之  
侈欲以越代之而不能遂如越而卒是哀公祇以自病未能憂及季氏也所引  
皆不其切矣况孔子言三桓子孫微在桓子時則吾恐季孫之憂是預料其有  
變尙在既微以前必平子末年桓子初年之語可知若陽虎公山作亂以後則  
憂在蕭牆塗人皆知不勞聖人之先覺矣

問三友三樂集註言相反不用何也曰此作時文伎倆也聖人立言豈爲瑣瑣  
比偶哉况以註文觀之飾威儀似不諒何以反直工媚悅似不直何以反諒  
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宴樂尙知節乎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騷樂者  
尙欲聞善乎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騷樂佚游者不狎小人乎

問畏天命不從集註何也曰以詩書所言天命證之率指吉凶之命則何註爲

論語傳註問 二十五 四存學會校刊

長  
陽貨十七

問繁而不食何不用集註曰世有資匏瓜以飲食者哉而何鄙其繁而不飲食  
也

問見惡不從集註何也曰詩云肆不殄厥愠君子而見惡於人者多矣泉聞以  
惡爲善惡之惡爲是

微子十八

問集註五穀不分何如曰丈人與子路萍水相逢何由知其不識五穀乎况註  
云不辨菽麥是天癡也子路何以至是

子張十九

問大德小德河不以節言曰大德小德自指人非若大節小節就事言也乃認

爲一而反譏子夏之言有弊誤矣

謂三弟曰朱子云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  
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條理曰理即在事中小今日理在事上是理別爲一物矣  
理虛字也可爲物乎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詩曰有物有則離  
事物何所爲理乎且理道祇在其然故曰無黨無偏王道不道學專重所以  
然故曰不見那物事不能時習與異端竊竊冥冥其中有物等語不宛同一旨  
乎

問集註必先有以據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何不用曰經言仕優則學學優則仕  
註乃謂仕優後學學優後仕矣

堯曰二十

問天祿永終不從註集何也曰永終吉辭古無作永絕解者書曰惟永終是圖

論語傳註問 二十六 四存學會校刊

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班彪王命論曰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漢靈帝  
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

大學傳註問

鄭魚門曰大學從古讀泰學不從朱註大人之學何也曰經言大人小人以位言則有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也以德言則從其大體為大人小體為小人是也薛方山曰經無以年長為大人年少為小人有之乃鄉俗之談用以註經謂八歲以上曰小人十五曰大人恐不可矣

習中問道訓路不訓法何也曰明德親民大學所由之路也詩書禮樂由其路之法也訓道為方是以明親為大學之法而竟忘古人以何者明之親之遂使明親有虛念而無實事矣

問宋註明德何如曰虛靈不昧其眾理應萬事此心之訓也非指性之德也則所謂明者佛氏之明心耳豈吾儒盡性之學哉又問孟子言仁人心也仁性也即心也今何分心性為二也曰善哉問也經有分言者存其心養其性則心以

大學傳註問

二十七

四存學會校刊

氣質言也性以義理言也有合言者仁義之心之所同然曰理義是義理即在氣質無二物也與端滅去義理而專以靈明知覺為心己心非其心矣又何與於性

問樞臣問明明德於天下不用朱註何也曰予著大學辨業時謂朱註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是愚夫愚婦皆使之欽明正心矣雖堯舜為君湯武為臣以治之亦不能不如註疏章明其德於天下為是然以為辯之不勝辯但用註疏而朱註不論今思之程子改親民為新民朱子訓使民皆明明德此亦學術治術之大關鍵不可不辨也親民者非田學校之教之若保赤子使民親親粟如水火有無相通孝慈義讓所謂必世而後仁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也此王道之止至善也若曰使民皆明明德以新之是以教士者一概教民非古人士之子恒為士農工商之子恒為農工商之法矣且可言不可行講王道

而必出於無用豈小誤哉

方鐵齋問格物必作三物何也曰物者學中之物即明親之事也明親之事有於六德六行六藝者乎蓋六德即仁義禮智也六行即子臣弟友也六藝即禮外樂兵農也此外無道矣自朱子認為凡天下之物而草木並進龍蟻雜陳學入泛濫茫無把持矯而一變遂為姚江歸於禪定聖門之博文約禮者幾亡矣馮樞天問心意之分曰心統言之也意心所注之事也心之物一而心之境萬動靜語默常變生死或念及或意外隨其所值而心即至焉若意則吾生欲為何如人何等事而欲專赴之也故心之所之曰意意之所結曰志志意一定則終身之事決矣終身誠此一意矣蓋君子庸人小人皆有心而分正不正意則至庸之人無之君子意在為善小人在為惡此其分也

大學傳註問

二十八

四存學會校刊

功非兢兢業業小心翼翼之敬也真實無妄乃質民之誠非返身而萬物皆備之誠也誠意統明親意者知正修齊治平之善而欲為之也誠者實其意而定於必為也意定然後可正修以明德齊治平以親民焉正心兼動靜有念有事無念無事時時敬慎使天君肅然中處也若朱註以意為心之發則心統動靜誠意即屬正心功矣何以經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分為二事也况人心發念時多未發時少發念誠意則正心之功僅幾希矣若終日寂然惺然以為正心則異端之元化自業又非聖學矣鐵齋曰論道須以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此其是矣

語三弟曰誠意歸之慎獨者言獨中既有此為道之意則當兢兢然如盟之天地皆之鬼神不可以不誠也朱註以審易慎以幾易獨非經文矣且審幾者何也以為善惡之幾則率性而發祇有善而無惡格物致知后之意亦何至期於

爲惡若如時解爲欺慊之幾則意在爲善去惡而卽誠於爲善去惡如好色惡  
臭或不誠而曰姑勿爲姑勿去皆轉念非幾矣周子通書曰誠無爲幾善惡陽  
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正本周子乃世專詆陽明何也  
語習仁曰大道首段言道已盡而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接其本亂  
數語而結之以見修身爲齊治平之本知本則知先後知所止而知乃至也後  
申明誠意而又結曰此謂知本者蓋毋自欺段言誠意而卽接以貯彼淇澳前  
王不忘二節言誠意則德可明民可親至善可止而乃引克明以及穆穆文王  
諸古事以證之末引子言無訟以見上誠意則民意亦畏之而誠是上誠意則  
德潤身而身修也故再結知本其下則申明正修齊治平之必有先後也意法  
呼應之妙如此程朱乃謂此謂知本句爲衍文此謂知之至句釋格致後此謂  
知本段釋本末將經文割手添足似不可矣



中庸傳註問

陳容安問性道朱註皆統人物言傳註專言人何也曰註意照下天地萬物而非道突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佛教狗子如來齊進猪狗皆可成佛固異端之說矣若犬牛各率其性而為道則犬率其性而食臭是何道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理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性道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賭不聞與慎獨道學板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賭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賭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慎之則見顯之慎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賭不聞推至共賭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已不賭聞之時人所易忘固屬肯綮而共賭聞之時如兩軍交戰殺人如麻庸人於此面

中庸傳註問

四存學會校刊

無人色心飛騰戰而天君湛然神清氣定豈屬易易火熄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曰向闕朱註致中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賭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聞此豁然矣

謂馮樞天曰宋儒分存養省察爲二事不知存養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思則得之先立其大即存養矣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統省察存養言也孟子操則存操必須省察而即存養矣蓋省察則心存存養則心能照似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爲周子所誤周子爲濂溪陳搏所誤以主靜爲存養遂板分曰靜存動察矣又曰世有存養而廢省察者佛老真空元虛之存養非言備之存養也省察而不存養者雜蘊機變色取之省察非

吾儒之省察也

張顛門問朱註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何以不用曰道不行由不明必如舜智而道行道不明由不行必如同守而道明則同之爲人節自重行何以又重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真知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四覺之說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爲虛字而其在之致知爲講誦爲惺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真知自然行不能行祇是不能知又反書言矣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乃爲程朱者何以亦明知其近禪乎

中庸傳註問

四存學會校刊

共知共能何以頃刻兩論乎

謂吳頴長曰朱註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誠字出二氏無妄無虛偽也不足以盡誠也孟子曰反身而誠乃反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四德充萬善集故曰善信充實而有光輝故易亦曰篤實光輝曰新其德中庸疏至誠曰敦厚崇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教化豈僅民之實矣勝於私詐小人而已哉且不讀易乎無妄匪正有咎不利有攸往又曰無妄災也宋人如王安石司馬光一造新法一變新法兩皆愚誠過激而致敗宋晦庵於陸象山各不相平朱之門人至欲殺陳同甫明東林激蕩遺禍士類凶於家國是災也而豈至誠之誠哉

劉邦司問曰朱註君子之學不爲則已夫君子而有不爲學者乎顏先生改有弗學學之作句亦未安蓋君子於正學亦有不能兼者如學祭禮且弗學喪禮冉有學足民自言未調禮樂皆有弗學也曰得之此亦顏先生所習講也

劉士宜問自誠明節不用朱註何也曰謂性謂教與前天命修道一名兩解殊為不合且經曰謂之教乃註曰由教而入是富謂之學矣何以謂之教

問季白問朱註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入之道也人道言人自盡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聖人為天道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為人道豈聖人非聖人勉乎且故至誠無息聖頂上文成已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天道正天下有三重即帝王不過如此而單歸勉然之人文義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強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沐問中庸傳註批曰大旨不差第開捷徑朱子曰捷徑一開靡然世爭趨掃記誦詞章村學究之窠臼快則快矣如捷徑何

曰承教甚喜然捷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齋先生之學也自聖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著述陸讓之曰支離陸重心地澄澈朱讓之曰捷徑以其

中庸傳註問

三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斥去聞見直指性天為頓悟為捷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禮樂博博依雜服以孫以摩操心省身選善改過日慎月勵未能速成路甚不捷矣海內是此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為捷非洵口之言乎傳註云子思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臧三耳是也批曰中庸隱怪是知賢之過

曰翁亦知論性測天者之為隱怪乎請與翁平氣一商程子教人靜坐探會性天又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張橫渠曰思天地之理有所得則夜必起書非正戰國之談天乎道有當然有所以然子孝臣忠當然也必有所以然耳聽目明當然也必有所以然非正兩耳為耳有所以耳者為三耳之說乎而乃主之而不以為過乎

傳註云性即三達德批曰性乃五性兼三達理氣該又曰性不止三達

曰性乃五性必本朱子太極圖解者此七百年為異端所始也也註易已辯太極圖之非矣茲復略言之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夫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大衍也謂大衍之五十不分者為太極也分而為二以象兩則生兩儀矣非謂有物為生天地也自莊老教興道德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易繫辭命曰天地未分之先有太極乾坤鑿度曰太極成乾坤行漢律歷志

有太極元氣兩三為一謂太極包子丑寅三元而歸於一元即天地人三才也則天地之先實有一物能生天地已屬鈎索與論乃又加無極於其上老子知其雄曰知白守黑復歸於無極莊子在宥曰游無極之野道家遂遺太極先天圖載之度人妙品真元妙經諸卷內傳至陳搏周敦頤有圖說云自無極而為太極朱子改之曰無極而太極則又有一無極在太極之先能為太極體虛罔象愈莫可究詰矣

中庸傳註問

四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靜而生陰靜極而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胡衡齋曰太極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先何為耶若果有未動則當曰靜矣是先靜而生陰也何以曰動而生陽乃曰靜而生陰也且曰動極復靜靜極復動當其時兩儀未分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而為動之極也幾何時而為靜之極也易言天尊地卑詩言上天之載中庸言為物不貳概未言鴻蒙之先有若若是之次第也毛竟山曰動靜有常指天地言未開陰陽未生天地未立而先有動靜者圖說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朱子曰五性者水火木金土之德也按洪範水火木金土曰五行謂流行人間之物也禹謨並穀言曰六府謂貨財之所藏也故春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明以五行為材物為民之所用兵即其一物史墨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又明以五行為在地之

物叔向曰天有五材而用之力盡而敷之明言天用五行之物其物力盡則敷此誠聖賢相傳明且滑之言也自鄒衍推五德相禪漢宋人益以五行與陰陽並列謂其生人生物成形成性則聖經所無矣且即以木言人能植木而謂木能生人乎慎矣羅文莊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乃宋人又有一五性說周子通書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朱子解云氣稟之性不出五者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二而四剛善柔善剛惡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陷溺之過也乃歸惡於性乎氣稟乎且二而四有兩善兩惡加一中以爲五行豈因象爲二善二惡乎五行乃二善二惡一中乎豈四端亦二善二惡乎中乃後加之乎此何語哉今翁言五性兼三達性不止三達皆因誤語誤易言四德中庸言三達孟子言四端一也生之德

中庸傳註問

五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性也在天爲元在人爲仁而仁之裁制即義節文即禮辨別即知強力即勇易言四德而後乃專曰仁以行之是也聖賢之言融會貫通不似儒章句後排偶如柳也乃曰性不止三達豈聖賢達德有遺漏乎理氣該語亦有病天下之物必有專理而無氣者有專氣而無理者而此乃曰理氣該也而焉有之且理字理經罕見惟易窮理中庸文理孟子理也三言乃指道之條理餘皆言道曰宋儒以理爲談柄而道字反輕傳至今日智愚皆言理而罕言道矣竊謂即以理代道字而氣外無理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謂陰陽之氣即道也中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即以通行五倫爲道也孟子道性善曰道一而已即以同稟之仁義禮智爲道也未有陰陽之外仁義之先而別有一物爲道者有之是老莊之說非周孔之道也乃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曰陰陽是氣太極是理曰氣有不存而理却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

又曰氣強理弱理管他不得其言大可游移人有疑愕覽者亦當一思矣傳註云性出爲道道立爲教皆道也豈可須臾離哉批曰道不必兼教曰自治爲道治人即非道乎道不兼教則教時可離道矣世儒好靜坐長動作高誦讀卑事功其弊至於戶庭之外遂同胡越禮樂刑政並恆重觀故視修道之教在外也

傳註云不親不聞僅須臾耳而念即旋生批曰亦不止須臾

曰翁於內地或未用力但隨筆爲言耳王陽明曰人心少有無念時陸桴亭曰嘗於夜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所謂中究之念慮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一時強制使定又思此念亦是已發間或一時嗒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此境何佳而先儒教人爲之且不幾入於學禪者耶久之始知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概遏抑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毫髮之間初無一日一時之可

中庸傳註問

六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計也子思所謂須臾也譬體靜時心易起念以心未有念也動時易無雜念以心有一念也故擬存心之道不論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總持一敬是戒懼也異端形如稿木心如死灰則不止須臾矣然此乃異端功力非未發境界也無戒慎恐懼也

批鮮能知味節曰陸稼書云老大始知氣質駁思量祇是讀書粗習知之過暇也鮮能知味粗也

曰翁前批曰掃記誦村學究之窠臼雖屬不事於本不以爲記誦如此其卑也乃此又專歸之讀書始知後儒講聖說賢猜天測地而本領功業只是日讀幾千遍白面書生伎倆千萬口強無能述師說云三句不離本行是也况以氣質駁歸之讀書粗亦不其然古帝命聖教胥子直而漏寬而栗氣質可謂純矣而化之惟以禮樂孔子言文知廉勇藝以禮樂未嘗言如何耳且掃聞也

而帝廷孔門氣象中和千古為昭宋明以來儒者各立門戶一開異已之言輒盛氣相加以致結黨怨害於家內於國其氣質之駁為何如者豈讀書不細之過耶陸稼書任靈壽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相合刊張武承所著王學質疑相詬厲及征鳴爾且撫院將命稼書運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于昆子昆答書云些須小事便爾張皇若遇宸濠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付之丙丁則僕之荒計出矣然質疑一書多可探觀其闕陸王輩等性天之弊甚切但其駁陸王者即駁程朱者也乃一主而一奴此尚歸之讀書不細耶抑有所蔽遂不自知耶

批云素必當作索索隱知者行怪賢者分兩項

曰素隱本可解必以漢書引之作索隱遂謂素是訛字則漢書曰好問近乎知豈好學又訛乎至以素隱為知行怪為賢亦自可通然朱註分配有不妥者四

中庸傳註問

七 四存學會刊

書證言曰幼時聞先教諭兄講哀公章詢曰生知為知學知為仁困知為勇又三近為勇之次未能釋然先兄無以應顏先生曰朱註天地位跟致中萬物育跟致和而又曰未有致中而不和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者則何為分配矣不見而章三句統言至誠功用出於自然朱註乃謂不見配地不動配天則地日見天日動難以解矣

傳註云舊解費隱為泛言道體非也批曰泛言道體是中庸之妙無極之真非見聞所及非君子隱之也

曰如翁批豈以費而隱為有而無乎王山史辯太極圖曰無理而理無道而道此何語也胡牖明曰自無極而為太極道家之說有生於無也無極而太極佛家之說空即色也今翁又以為有而無則色是空道而無道矣

批素字註曰不如見在妥貼

曰素從無訓見在者且見在其位而行句法不甚穩必如朱註上加一因字中其字變為之字曰因見在之位而行乃可成文則如論語因民之所利重在因字中庸安有此而添之

傳註云體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勝變之至如體之批曰不如訓幹事為妥貼

曰朱註體物猶易所言幹事言鬼神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道是非體物而不可道乃鬼神為物體而不可道也非經文矣其見總以物伸為神物屈為鬼故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氣息則鬼也精氣聚而潮為物何物而無鬼神天為神地為鬼春夏為神秋冬為鬼鬼神夜鬼日月神月鬼來為神潮去為鬼人氣之呼吸者為魂魄即神耳目口鼻為魄魄即鬼上體為神下體為鬼語為神嘿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嗚呼從古有稱地為鬼月為鬼者

中庸傳註問

八 四存學會刊

乎人上體為神下體為鬼則一人半神而半鬼不大可愕怪乎人靜而嘿即指之曰鬼則宋儒半日靜坐是半日學鬼矣而可通乎且若是則觸目入耳當前皆鬼神矣何以曰視而非見聽而非聞况人為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即鬼神使天下之鬼神矣物體即鬼神則鬼神可度矣不須言格矣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上下兩間周禮大宗伯率天神人鬼地祇諸禮論語曰禱於上下神祇則鬼神又分二禮即有時地亦稱神人鬼亦稱神而天神地祇無稱鬼者易曰精氣為物言氣之精靈聚而為物其精氣主宰即神也如天地物也而有天地之神門靈物也而有門靈之神又曰游魂為變言人死則浮魂游蕩散而為變其變之千態萬狀皆鬼也故曰知鬼神之情狀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歸於土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為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則專指祖考之鬼神

即遊魂爲變也故下文接言宮室宗祧報氣報魄之禮此經言鬼神之明據也其爲制也則先王制國丘方澤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昭如日星豈爲徒設故祭祀一節實指鬼神之盛非如後儒解指鬼神內之一端也蓋凡鬼神聖人皆有祭禮奠定之祭祀之外無鬼神矣如有之必今世異端所謂三官菩薩之妄誕者豈鬼神之正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即經文自訓禮物也後儒不遵孔門下學而上達之定齋饋等而求性天而實下學上達一失兩墮言性則曰性有惡是不知性矣言天則不知郊祀天明堂祀上帝爲何道而但混曰天者理而已越陰癘語曰謂天即理則論語可曰理生德於予理之將喪斯文理厭之理厭之乎孟子可曰邇之未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過魯侯理乎今言鬼神又如此恍惚乃知知姓知天不可以強探力索得亦不可以從容玩味

中庸傳註問

九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得也必宜先正其下學之功矣

傳註云祭法有虞氏祖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驩牛睢腹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睢腹尙在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是宗廟變之也批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

曰曾見翁批禮記宗石梁王氏等說刪抹甚多此似毀經度古不可學者今復曰祭法不是則國語亦云有虞氏禘黃帝祖顓頊將國語又不是乎舜無四親廟則木本水源即在監門庸卒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曾舜而監門庸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變之將作何解若曰堯廟而舜變之則與睢腹何與而入於大孝之內也尙稽虞禮錄曰蔡氏註書據蘇軾之說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遂棄倫常天下豈有身爲天子而不爲祖宗立廟

者然則孔子所謂宗廟變之者安在若謂宗廟變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言則當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祖考乎且此何所見也况蔡註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證堯廟正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將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郊魯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魯宗祀明堂屬之雩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而蔡氏以宗堯證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爲宗廟矣且益稷篇曰祖考來格馬融謂此乃舜除睢腹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禘招九成觀之則禹爲舜與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睢腹爾時始死親舜踐帝位後常載天子旌朝睢腹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註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爲誰祖

中庸傳註問

十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誰考天下有註經如是者乎繼按五帝首黃帝黃帝至堯五世文祖孔傳曰堯祖廟舜追祀自出之帝不過黃帝則堯祖廟爲黃帝明矣神宗孔說曰舜始祖之廟祭法則明曰祖顓頊突向來闕義可以豁然

傳註云仁者人也得於天者也故知人須知天批曰知天不若朱註雙承爲是曰經言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而謂曰思知人思事親不可不知天是乎

傳註云曲一灣也批曰一偏奚不安貼必釋云灣曰曲亦微有偏意但不如訓灣爲安何者曲禮三千言其細微灣曲各有規矩不可曰偏禮三千也即曲節曲藝若曰偏節偏藝曲徑曲水若曰偏徑偏水亦不合

傳註云至誠虛靈前知則如神矣批曰無發明曰愚註虛靈前知四字露用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也今教曰無發明蓋以爲必如朱註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乃能有以察其機爲有發明也愚謂宋儒之學以無私爲極故訓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訓誠曰無私僞論學問曰去私存理論治道曰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然細研聖賢之學去私其始事也而非其至也卽以顏淵仲弓問仁二章論之克己復禮乃約我以禮也不專去私也出門使民如承賓祭修己以敬也非去私也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爲公以勝私耳故以學問言禮陶樂淑存心養氣不專在制欲也以功業言致治踐履允文允武不專在防淫也至於不顯惟德至誠無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豈僅無私之云况異端亦曰無私墨子兼愛尙何利心而罪至無父佛氏去聲色屏六賊專制私而爲無父無君之教豈聖學而無私盡之乎

批崇禮爲亟曰不然

中庸傳註問

十一

四存學會校刊

曰孔子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約之卽約所博之文也則理學惟一禮矣內外合知行盡矣乃曰不然何也禮者孟子所謂節文也恭敬辭讓也宗程朱者以天理二字混之宗陸王者又直指良知曰禮者吾心之大規矩也而禮入空虛矣哲人之於禮也明廢之宋明之於禮也陰棄之此世道人心之憂也豈解經之失而已哉

傳註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語出於莊列鳳原言仙道亦同非聖道也批曰用古不拘

曰孟子云誦堯之旨堯也誦桀之旨桀也乃用異端之言以亂道皆不拘乎



大學子章句





依原本影印

# 四書集註

瞿啓甲題



東吳浦氏藏本  
上海文瑞樓印

##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

### 大學序

一

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

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倪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

大學序

大學序

二

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

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

大學序

大學序

三

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太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大學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而不遷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領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謂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所以脩身也。齊家。以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大學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

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諟謂

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

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引書

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大學

大學

三

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

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汗。而自

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不

可畧有。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

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言周國雖舊。而

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

止。居也。言物各有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所當止之處也。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

作解。○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

所當止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

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文王之篇。

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繼續也。照。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

大學

大學

四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詩云。瞻彼淇澳。萋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

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

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於

六反。某詩作綴。猗。叶韻。阿。僩。下版。反。宣。詩

作。嘒。諠。詩。作。諠。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

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錐。琢。以。推。擊。皆。裁。物

使。成。形。質。也。磋。以。錐。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

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誦也。道言也。學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所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大學

大學

五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

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

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

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人不

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

無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

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

別有闕文此持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間嘗竊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

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

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

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

聲謙讀為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

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

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

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

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

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大學

大學

六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大學

七

消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閒居。獨處也。厭然。揜之。則實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可揜。實用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戒。而必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也。

大學

八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所忿。非粉反。懷物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大學

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康誥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大學

九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強為在識其端。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於國之效。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善也猶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蓁蓁。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其味深長。最空潛玩。

大學

十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皆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同。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皆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同。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而天下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與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大學

十一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父母愛之。如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空。峻詩作駿。對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

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財。謂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劫奪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是故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不能以明能絜矩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其丁寧反。覆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秦誓曰。若有

大學

十二

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斷丁亂反。媚音介。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忘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爲屏。古字通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大學

十五

也。如此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

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

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

臺節南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

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

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

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

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

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

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自仁者以財發身，不

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

未

大學

十四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孟獻子曰。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

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

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

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

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長國家而務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

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

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

大學

十五

吳縣吳志忠校刊



大學衍義補上





|

|

明丘文莊公像贊

奇旬鍾靈篤生傑英文莊特起望重有明  
義補西山學富南溟厲品錚錚說經砥砥  
性剛俗忤才高世驚近冠五嶺遠頽兩京  
千秋定論偉哉日星清芬仍在遺像崢嶸  
大清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七月既望

進士海南道吳縣後學董國華拜撰



中華民國六十年歲次辛亥臘月除夕  
司法院院長慶陽後學田炯錦拜書







## 丘文莊公傳略

公姓丘，名濬，次章仲深，別號瓊臺，瓊山縣人。學者尊稱爲瓊山先生。明永樂十九年辛丑十一月十七日生於廣東瓊州府城西郊下田村，今改金花村。祖諱普，樂善好施，宣德九年郡大祲，饑殍載道，死病遍野，施糧救困，捨地掩瘞，幽明德之，壽享期頤。父諱傳。早卒。母李太夫人教養有孟母風。

公聰穎，性嗜書，過目成誦，家少皮藏，出歷書肆，歸而載筆，無有遺義，聞有藏書之家，雖遠亦必訪求假抄乃已。正統八年與崖州司戶金氏女結褵，九年鄉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首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六年同修寰宇通志，天順元年充經筵講官，二年與修大明一統志，憲宗嗣位均仍之。成化三年春正月，兩廣蠻賊猖獗，屢剿無功。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判斷賊情，纏纏數千言，賢善其策，聞之上，帝嘉納之，命錄示總兵趙輔，巡撫韓雍，卒平之，並奏准瓊州衛官軍，留瓊防禦，以固邊陲。會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之者，公曰「正統十四年己巳土木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上廉之。二月詔雪于謙冤，是公立朝持正，足以慰忠魂，而儆奸佞，其名益震於朝廷。四年實錄成，六年丁內艱，服闋復原職，九年秩滿，進侍講學士。十三年續修宋元通鑑綱目，擢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十六年加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時、經生文風，多尙奇譎，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礮之，文體返於渾厚，而士習遂爲丕變矣。公於宋真德秀氏「大學衍義」僅至修身齊家而止，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群書以補充之，其中自爲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機微」。弘治元年書成表進，孝宗批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命所司刊行，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三年修憲宗實錄公充總裁官，次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

機務。尚書入閣者自公始，時年七十一矣。公鑑於成化年間，天地在變，異鳥三鳴，怒然憂之，乃疏陳時政，「天變可畏，修省所宜先，願陛下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貨，公任用，禁私謁，釐革庶政，盡復國初之舊，庶可回天變，消物異」上納之。

公在位以寬大啓上心，孝廟十八年之治，實自公啓之也。公年踰古稀，三疏懇辭，其未疏云：「皇上處臣內閣，不許臣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爲，今老矣，閣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爛然，但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倘聖明採一二於千百之中，見諸實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上不許。七年甲寅，復上疏固辭不獲，秋八月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一再疏辭，上均不准，批曰：「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雨雪俱免朝。」以優異之。八年乙卯春二月初四日卒於官，壽七十五歲，孝宗嘆悼輟朝，賜賻祭葬，特進左柱國太傅，諡「文莊」，遣行人宋愷護喪歸鄉。家人治裝，僅有圖書數萬卷及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乃早年所置，湫隘簡陋，始終不易，而年暮右目失明，仍手不釋卷，寫作不輟，但絕不爲近侍之作。其廉靜好學戒慎之風範，堪典型於後世矣。子敦、蔭大學生早卒，季子京、蔭中書舍人，孫晉，授尚寶司丞，尋卒，由其子郊襲之。正德初，禮部尚書劉春，以公著書垂訓，有益後學，奏請與蘇公東坡合祀，詔賜顏曰「景賢祠」。康熙四十年，巡撫彭鵬，以公文章事業，足興起百代之類，應建專祠，用表尊崇，乃請命雷瓊道副使黃國材，知府賈棠，在瓊州府城西郊社稷壇之東南，特建專祠，四十二年季冬告成，與蘇文忠海忠介二公專祠，並列爲三，壯麗若一，世稱「三公祠」。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一日

丘文莊公叢書輯印委員會 謹啟

明瓊山丘濬著

大學衍義補



##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御製重刊大學衍義補序

朕惟帝王之學。有體有用。自仲尼作大學一經。曾子分釋其義。以為十傳。其綱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闡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立萬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標準。宋儒真德秀因為大學衍義。掇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實之。顧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治

平猶闕。逮我

孝宗敬皇帝時。大學士丘濬。乃繼續引伸。廣所未備。為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遺。以發經傳之指。而後體用具備。成真氏之完書。為孔曾之羽翼。有。功於大學不淺。是以

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

特命刊而播之。朕踐祚以來。稽古正學。經史諸書。博涉殆徧。因念真氏衍義。我聖祖大書于廡壁。

累朝

列聖寘之經筵。

肅祖聽講之餘。賦翊學詩以紀之。朕爰命儒臣。日以進講。更數寒暑。至于終篇。然欲因體究用。而此書尤補衍義之闕。朕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  
將紬繹玩味見諸施行。上遡

祖宗聖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戶曉。  
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圖治至意。  
爰命重梓以廣其傳。而為之序如此云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吉日奉

旨重刊



大學衍義補序

少讀大學之道序云  
所以教人之法也歎  
曰道止此乎讀絜矩

大學衍義補序

之道注云矩所以爲  
方也歎曰道止此乎  
讀致知在格物注云  
窮至事物之理欲其

極處無不到也歎曰

格物止此乎閱盡漸  
又漸老漸熟乃知天  
下事未有無方法而

大學衍義補序

可治者竟吾一生探  
討誰爲窮至誰爲極  
處無不到有欲至而  
身未至身至而極處

未至極至而意未至  
意至而知未至揔是  
不格物也不格物不  
知本也自古及今凡

大學衍義補序

三

事可以撥亂爲治返  
薄爲厚唯精神一驚  
于末雖有補天浴日  
之力無所及之其精

嚴象治而實亂也功  
利之醞釀似厚而實  
薄也試嘗吾意所自  
來欺一已欺天下不

大學衍義補序

四

可格一物也明矣所  
謂極處無不到者窮  
理盡性以至于命也  
作事至此有何方法

將安窮乎將安盡乎  
以後着爲先着以末  
計爲本計不名曰道  
真氏尋其奧而瓊山

補之猶之紫陽補格  
物傳補亦可不補亦  
可不知所先後不知  
本不知止不知至則

必不可何也恐務末  
而一旦有務財用之  
小人浸薄浸亂災害  
不自天至而自人至

善者束手旁觀一步  
不可行一物不可格  
如之何其極處無不  
到也格物則自我作

法不拘古人成法先  
生之書主于審覈守  
大學之家法矣得無  
詞費乎曰文公有云

大學衍義補序

二

答之念慮之微知本  
也而又云求之文字  
之中驗之事爲之著  
索之講論之際是求

也知本而後可靜深  
博厚斯立天下之大  
本矣不厚則蓄之無  
力不厚則出之無序

大學衍義補序

八

不厚則事父母無色  
對赤子不愁未嫁而  
學養子之方略日工  
日巧夫孝慈仁敬信

至善也切磋琢磨苦  
工也親賢樂利大業  
也好色惡臭弃斯世  
斯民痛癢真消息也

大學衍義補序

九

能無辟乎貪乎戾乎  
昔者胡非能亡秦也  
稅民深能亡之元非  
能亡宋也青苗方田

之法能亡之秦愚黔  
首昏其明德刻礪固  
無論可惜宋家忠厚  
見未及此諸公皆是

大學衍義補序

十

會格物人但意思淺  
薄亦緣先缺一股致  
知功力而因緣富貴  
鷄豚牛羊填胸塞臆

遂不暇問菑害耳生  
平所學唯正心誠意  
豈非正論亦須高揭  
致知不狀此曰正心

大學衍義補序

士

誠意彼亦曰正心誠  
意試清夜捫心予不  
知惡苗不知碩而已  
矣昔有質于王文成

者一少一木皆有至  
理文成曰夫我則不  
暇且理會性情士大  
夫能理會性情不敢

大學衍義補序

士

妄自菲薄然後嘉謨  
嘉猷矢以入告美而  
獻之君則堯舜所必  
嘗也夫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

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剽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

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體

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兼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做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十曰正百官其目十曰固邦本其目十曰親其目十曰明禮樂其目十曰秩祭祀其目十曰

七日曰崇教化  
慎刑憲  
其目曰嚴武備  
其目曰馭夷狄  
九其目曰成功化  
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  
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  
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  
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為此編則又  
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齊  
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  
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  
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  
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  
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  
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  
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  
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  
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  
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  
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

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  
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  
為治國平天下之要  
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  
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闈而得以知夫  
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  
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  
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  
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  
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  
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  
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  
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  
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正之此編校之  
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義兼雅俗事雜  
儒吏其意蓋主於眾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  
引之事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唯馴弗暇  
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



禁近常

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

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觀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

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

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大學

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

成此書用以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

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

文不足

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

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爲

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

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大學衍義補總目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正綱紀之常

定名分之等

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廣陳言之路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定職官之品

頒爵祿之制

敬大臣之禮

簡侍從之臣

重臺諫之任

清入仕之路

公銓選之法

嚴考課之法

崇推薦之道

戒濫用之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蕃民之生

制民之產

重民之事

寬民之力

愍民之窮

卹民之志

除民之害

擇民之長

分民之牧

詢民之瘼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貢賦之常

經制之義

市糴之令

銅楮之幣

山澤之利

征權之課

傳算之籍

鬻算之失

漕輓之宜

屯營之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

禮儀之節

樂律之制

王朝之禮

郡國之禮

家鄉之禮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

郊祀天地之禮

宗廟祭祀之禮

國家常祀之禮

內外群祀之禮

祭告祈禱之禮

釋奠先師之禮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設學校以立教

明道學以成教

本經術以為教

一道德以同俗

躬孝悌以敦化

崇師儒以重道

謹好尚以率民

廣教化以變俗

嚴旌別以示勸

舉贈諡以勸忠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

城池之守

宮闕之居

園游之設

冕服之章

重節之制

輿衛之儀

曆象之法

圖籍之儲

權量之謹

寶玉之器

工作之用

章服之辨

胥隸之役

郵傳之置

道涂之備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

定律令之制

制刑獄之具

明流贖之意

詳聽斷之法

議當原之辟

順天時之令

謹詳讞之議

伸冤抑之情

慎膏災之赦

明復讎之義

簡典獄之官

存欽卹之心

戒濫縱之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軍伍之制

宮禁之衛

京輔之屯

郡國之守

本兵之柄

器械之利  
牧馬之政  
簡閱之教  
將帥之任  
出師之律  
戰陳之法  
察軍之情  
遏盜之機  
賞功之格  
經武之要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慎德懷遠之道  
譯言賓待之禮  
征討綏和之義  
脩攘制禦之策  
守邊固圉之略  
列屯遣戍之制  
四方夷落之情

七

劫誘窮黷之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化功

聖神功化之極

大學衍義補總目

八

大學衍義補目錄上

補前書一卷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

謹理欲之初分

察事幾之萌動

防姦萌之漸長

炳治亂之幾先

第一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第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正朝廷

正綱紀之常

定名分之等

第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正朝廷

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第四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正朝廷

廣陳言之路

第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定職官之品

第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頒爵祿之制

敬大臣之禮

第七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簡侍從之臣

第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重臺諫之任

第九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清入仕之路

第十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公銓選之法

第十一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嚴考課之法

崇推薦之道

第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戒濫用之失

第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蕃民之生

第十四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制民之產

第十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重民之事

寬民之力

愍民之窮

第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卹民之患

第十七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除民之害

第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擇民之長

第十九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卷之五

固邦本

分民之牧

詢民之度

第二十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上

第二十一卷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下

第二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貢賦之常

第二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經制之義上

第二十四卷

制國用

卷之六

經制之義下

第二十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市糴之令

第二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銅楮之幣上

第二十七卷



制國用

銅楮之幣下

第二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山澤之利上

第二十九卷

制國用

山澤之利下

第三十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征權之課

第三十一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傳算之籍

第三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傳算之失

第三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漕輓之宜上

第三十四卷

制國用

漕輓之宜下

第三十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屯營之田

第三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上

第三十七卷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下

第三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禮儀之節<sub>上</sub>

第三十九卷

明禮樂

禮儀之節<sub>中</sub>

第四十卷

明禮樂

禮儀之節<sub>下</sub>

第四十一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樂律之制<sub>上</sub>

第四十二卷

明禮樂

樂律之制<sub>下</sub>

第四十三卷

明禮樂

樂律之制<sub>中</sub>

第四十四卷

明禮樂

樂律之制<sub>下</sub>

第四十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王朝之禮<sub>上</sub>

第四十六卷

明禮樂

王朝之禮<sub>中</sub>

第四十七卷

明禮樂

王朝之禮<sub>下</sub>

第四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郡國之禮

第四十九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家鄉之禮<sub>上</sub>

第五十卷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上之

第五十一卷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上之

第五十二卷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中

第五十三卷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下

第五十四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上

第五十五卷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下

第五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上

第五十七卷

秩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下

第五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上

第五十九卷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下

第六十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上

第六十一卷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下

第六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內外群祀之禮

第六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上

第六十四卷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下

第六十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上

第六十六卷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下

第六十七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第六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上

第六十九卷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中

第七十卷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下

第七十一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明道學以成教上

第七十二卷

崇教化

明道學以成教下

第七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之

第七十四卷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中上之

第七十五卷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下上之

第七十六卷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中

第七十七卷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下

第七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第七十九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躬孝悌以敦化

第八十卷

崇教化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師儒以重道

第八十一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謹好尚以率民

第八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廣教化以變俗

第八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嚴旌別以示勸

第八十四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舉贈諡以勸忠

大學衍義補目錄上

大學衍義補目錄上

十七

大學衍義補目錄下

第八十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都邑之建<sub>上</sub>

第八十六卷

備規制

都邑之建<sub>下</sub>

第八十七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城池之守

第八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宮闕之居

第八十九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園游之設

第九十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冕服之章

璽節之制

第九十一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輿衛之儀

第九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曆象之法<sub>上</sub>

第九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曆象之法<sub>下</sub>

第九十四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圖籍之儲

第九十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權量之謹

第九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寶玉之器

第九十七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稅制

工作之用

第九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章服之辨

胥隸之役

第九十九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郵傳之置

道涂之備

第一百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上

第一百一卷

慎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下

第一百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定律令之制上

第一百三卷

慎刑憲

定律令之制下

第一百四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制刑獄之具



第一百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明流贖之意

第一百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詳聽斷之法

第一百七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議當原之辟

順天時之令

第一百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謹詳識之議

第一百九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伸冤抑之情

慎青灾之赦

第一百十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明復讎之義

第一百十一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簡典獄之官

第一百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存欽卹之心

第一百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戒濫縱之失

第一百十四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sub>上</sub>

第一百五十五卷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sub>中</sub>

第一百十六卷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sub>下</sub>

第一百十七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軍伍之制

第一百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宮禁之衛

第一百十九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京輔之屯

郡國之守

第一百二十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本兵之柄

第一百二十一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器械之利<sub>上</sub>

第一百二十二卷

嚴武備

器械之利<sub>下</sub>

第一百二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牧馬之政<sub>上</sub>

第一百二十四卷

嚴武備

牧馬之政<sub>中</sub>

第一百二十五卷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下

第一百二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簡閱之教上

第一百二十七卷

嚴武備

簡閱之教下

第一百二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上之

第一百二十九卷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下之

第一百三十卷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中

第一百三十一卷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下

第一百三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出師之律

第一百三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戰陳之法上

第一百三十四卷

嚴武備

戰陳之法下

第一百三十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察軍之情

第一百三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過盜之機上

第一百三十七卷

嚴武備

過盜之機中

第一百三十八卷

嚴武備

過盜之機下

第一百三十九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賞功之格上

第一百四十卷

嚴武備

賞功之格下

第一百四十一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經武之要上

第一百四十二卷

嚴武備

經武之要下

第一百四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上

第一百四十四卷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下

第一百四十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夷狄

慎德懷遠之道

譯言賓待之禮

第一百四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上

第一百四十七卷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下

第一百四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夷狄

脩攘制禦之策上

第一百四十九卷

馭夷狄

脩攘制禦之策下

第一百五十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夷狄

守邊固圉之略上

第一百五十一卷

馭夷狄

守邊固圉之略下

第一百五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夷狄

列屯遣戍之制

第一百五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上

第一百五十四卷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中

第一百五十五卷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下

第一百五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夷狄

劫誘窮蹙之失

第一百五十七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二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上之

第一百五十八卷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下之

第一百五十九卷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中

第一百六十卷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下

大學衍義補目錄下

大學衍義補

卷

大學衍義補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補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於誠意正心之要立為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其於誠意正心之事蓋云備矣然臣讀朱熹誠意章解竊有見於審幾之一言蓋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穢所謂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謂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然用功於

事為之著不若審察於幾微之初尤易為力焉臣不揆愚陋竊原朱氏之意補審幾微一節於二目之後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一得之愚或有可取謹剽諸書之言有及於幾微者于左

謹理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謹讀朱熹曰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

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臣按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脩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蓋以學者用功於致知之際則固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已知其善之當為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發於心須臾之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者是則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以實為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岐之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毫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

萬世學者以誠意之六字句論慎獨指出幾之  
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於此幾微  
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則大學  
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為己有矣不然頭緒  
茫茫竟無下手之處各隨所至而用功待其既  
著而致力則亦泛而不切勞而少效矣臣謹補  
入審幾微一節以為  
九重獻伏惟  
宮闈深邃之中  
心氣清明之際

澄神定慮反已靜觀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擴充  
過絕之力則敬畏於是乎崇遠欲於是乎戒由  
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臨民  
堯舜之君復見於今泰和之治不在於古矣臣不  
勝倦倦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朱熹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  
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  
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  
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

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臣按大學中庸二書皆以慎獨為言朱氏章句  
於大學慎獨曰審其幾中庸慎獨曰幾則已動  
先儒謂一幾字是喫緊為人處也夫所謂獨者  
豈出於隱微之外哉隱微是人之所不睹不聞  
而我所獨睹獨聞之處也向也戒懼乎己之所  
不睹不聞是時猶未有其幾也雖有其幾未動  
也今則人雖不睹不聞而已則有所睹有所聞  
矣已所獨睹獨聞者豈非其幾乎幾已動矣而  
人猶未之知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

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於其幾動之處  
而致其謹焉戒慎乎其所初睹恐懼乎其所初  
聞方其欲動不動之間已萌始萌之際審而別  
之去其惡而存其善慎而守之必使吾方寸之  
間念慮之際絕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  
之發則道不須更離於我矣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吉之之間  
有凶字今從之  
程頤曰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  
而未著者也

臣按大易幾者動之微一言乃萬世訓幾字之



始蓋事理之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幾則是動而未形在乎有無之間最微細而難見。故曰動之微雖動而未離於靜微而未至於著者也。此是人心理欲初分之處吉凶先見之兆。先儒所謂萬事根源日用第一親切工夫者此也。大舜精以察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皆於此著力焉。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即豫有以知其善惡之幾知其為善也善者吉之兆斷乎可為則為之必果知其為惡也惡者凶之兆斷乎不可為則去之無疑則其所存所行

論語精義

五

皆善而無惡而推之天下國家成事務而立治功罔有所失矣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朱熹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

能自己者矣

又曰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尤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始也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水之端

臣按人心初動處便有善惡之分然人心本善終是善念先生少涉於情然後方有惡念耳是以見孺子入井者即有怵惕之心見人蒙不潔者即有憎惡之心二者皆是情也而實由乎其中自有仁義之性故其始初端緒發見於外自然如此也四端在人者隨處發見人能因其發念

論語精義

六

之始幾微纔見端緒略露即加研審體察以知此念是仁此念是義此念是禮或是智於是擴而充之由惻隱之端而充之以為不忍人之仁由羞惡之端而充之以為不勝用之義與夫辭讓是非皆然則凡所為者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孟子所謂端與大易所謂幾皆是念慮初生之處但易兼言善惡孟子就性善處言爾是故幾在乎審端在乎知既知矣又在乎能擴而充之知而不充則徒知而已然非知之於先又曷以知其為善端而充之哉此君子所以貴乎

窮理也

通書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朱熹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或問幾如何是動靜之間曰似有而未有時在人識之爾。

又曰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

又曰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自己不得止不住

又曰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幾微處理會幾微之際大

是切要

又曰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又曰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總覺如此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又曰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幾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這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按宋儒周惇頤因易幾者動之微一言而著之通書者為詳朱熹因周氏之言而發明之者尤為透徹即此數說觀之則幾之義無餘蘊矣至其用功之要則惇頤所謂思張載所謂豫熹於大學章句所謂審者尤為善力處也誠能於其獨知之地察其端緒之微而分別之擴充其善而遏絕其惡則治平之本於是乎立作聖之功於是乎在矣

以上謹理欲之分

察事幾之萌動

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研猶也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臣按周易此言雖為易書而發然於人君圖治之道實切要焉蓋事幾之在天下無處無之而在人君者一日二日之間其多乃盈於萬是所以研審其幾微之兆以成天下之務者豈他可比哉先儒朱熹謂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請即君身言之

人君一心淵奧靜深誠有不可測者然其中事皆備焉事之具也各有其理事之發也必有其端人君誠能於其方動未形之初察於有無之間審於隱顯之際端倪始露據致其研究之功萌芽始生即加夫審察之力由是以釐天下之務御天下之人應天下之變審察於其先圖謀於其易天下之務豈有難成也哉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程頤曰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

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

臣按先儒朱熹謂事未至而空言其理也易見事已至而理之顯然者亦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噫此知幾者所以惟神明不測者能之也歟君子交於上則不諂所以不諂者知諂之流弊必至於屈辱也交於下則不瀆所以不瀆者知瀆之末流必至於欺侮也故

於其初動未形之時而審之則知上交者不可諂下交者不可瀆也在人君者雖無上交然人臣有諂諛之態則於其初見之始即抑絕之不得其著見也至於交接臣下之際尤當嚴重稍有一毫狎瀆之意則已毅然戒絕之是亦知幾者矣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乾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程頤曰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

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乾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曰萬夫之望

胡寅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毫釐至於不可禦故脩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覆警省未嘗不以幾為戒故折旬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隄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幾惟其知之豫也然後

能戒之於早而不至於暴著而不可遏苟在已者見道有未明立志有不堅臨事而不暇致思雖思而不能審處故幾未至也則暗昧而不知幾既見也則遲疑而不決是以君子貴乎明括而定靜明哲則中心無所惑而灼有所見於善惡未分之初定靜則外物不能動而確有所守於是非初分之際見微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也見柔而知其剛不待其堅凝也所以然者亦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至於能得如此則無不知

之幾不俟終日而判斷矣然此非特可為萬夫之望則雖如神之聖始亦可幾也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頤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

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與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

朱熹曰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項安世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

可以觀睚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

極地分於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念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都索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

臣按先儒謂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

於違行而後謀之則無及矣是故君子體易之

象凡有興作必謀其始焉何則理在天地間大中至正無有偏枉從之而行則上下相順違之而行則彼此交逆是以君子一言之將發也一

行之將動也一事功之將施行也則反之於已體之於人揆之於心繹之於理順乎逆乎順則徐爲之逆則亟止之不待發於聲微於色見於施爲以作過取愆啓爭構訟而貽異時之悔是則所謂謀始也謀之又謀必事於理不相悖人與我不相妨前與後不相衡決上與下不相齟齬然後作之則所行者無違背之事矣事無違行則凡所云爲舉錯者皆合於天理順於人心又安有紛紛之口語信信之訟言乎或曰興訟構獄官府之事也朝廷之於民直驅之而已彼

將誰訟乎吁上之於下勢不同而理同下之於上不敢言而敢怒民之訟於心也甚於其訟於口也民之訟於天也甚於其訟於官也仁智之君誠畏天譴畏民怒凡有興作惡可不謀於始乎

虞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蔡沈曰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亂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

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

臣按天下之事必有所始其始也則甚細微而難見焉是之謂幾非但禍亂有其幾也而凡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人君於其幾而審之審之未未而豫有以知其所將然事之將來而豫有以知其所必然於其幾微之始致其審察之功果善歟則推而大之果惡歟則遏而絕之則善端於是而擴充惡念於是乎消殄逸欲無自

而生禍亂無由而起夫如是吾身之不脩國家之不治理未之有也苟不先審其微待其暴著而後致力焉則亦無及矣此古之帝王所以兢兢業業致審於萬事幾微之初也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蔡沈曰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曰安汝止也止者心之所止也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也惟幾所以審其事之幾惟康所以省其事之

安

臣按幾者動之微勅者幾之著方其靜而未動也未有幾也幾既動而後事始萌由是漸見於形象而事成焉苟於幾微之初不知所審而欲其事為之著得其安妥難矣愚以為惟幾者又惟康之本也人君慎其在位而必欲得其庶事之康非審於事幾發勅之初焉由得哉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蔡沈曰勅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而理

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臣按此章帝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歌之序意在乎戒天命而謹時幾時以天時言幾以人事言無一時而不戒勅以無一時而非天命之所寓也無一事而不戒勅以無一事而非天命之所存也然謂之事可也而謂之幾者何哉先儒謂幾者事之微也方其事之始萌欲動未動之際方其幾之形未分也

而豫察其朕兆是非之情未著也而豫審其幾微毫末方起已存戒謹之心萌芽始萌已致防範之意不待其滋長顯露而後圖之也古之帝王所以戒勅天命也如此其至所以禍亂不興而永保天命也歟後世人主不知戒勅天命故雖事幾暴著猶不知省及至禍機激發始思所以圖之亦未如之何矣噫幾之一言虞廷君臣累累言之是誠萬世人君勅天命保至治之樞要也惟

明主留意

周書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朱熹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  
蔡沈曰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又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

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陳櫟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王乃初服之時天命之或吉或凶判於此。王德之或敬或不判於此。敬則能祈天永命。不敬則不能祈天永命。召公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疾之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謂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教在子生之初。國之端本在君立之初。蓋事必有所從起之處。於所從起之處而豫為之區。起則本原正而支派順矣。所從起之處即所謂初也。有一事即有一初。是以周公告成王以宅新邑為服行教化之初也。雖然豈但宅邑一事哉。周公偶因所遭以告其君耳。是故人君知事之皆必有其初也。於其所服行之始而審其所發動之幾。當其端緒肇啓之時。豫為終竟據守之地。即其始以占其終。即其微而究其著。即其近以慮其遠。

即其易以圖其難。兢兢焉惟德之是敬。汲汲焉惟日之不足。是則所以自貽厥命者。於德為明哲。於事為吉祥。在身有壽考之徵。在國有過曆之祚。孰謂人君為治不本於一初。而其所以謹於其初者。又豈外於一敬哉。

詩鶴鳴首章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朱熹曰鶴之鳴高亮聞八九臯。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知誠之不可掩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是以是知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一誠。誠者何實理也。實有是形則實有是影。實有是器則實有是聲。如此詩言鶴之鳴也。在乎九折之澤。至深至遠之處。而其聲也。乃聞於郊野虛空。至高至大之間。如人之有為也。在乎幽深隱僻之地。空若人不知矣。然其發揚昭著於外者。乃無遠而不至焉。是何也。有是實事於中。則有是實聲於外。誠之不可掩。

也世之人主每於深宮之中有所施為亦自知其理之非也不勝其私欲之蔽乃至冒昧為之遮藏引避惟恐事情之彰聞戒左右之漏泄忌言者之諷諫申之以切戒禁之以嚴刑卒不能使之不昭灼者此蓋實理之自然不待不然如鶴鳴而聲自聞也嗟乎天下之事有可為者有不可為者可為者必可言也不可言者必不可為也而不可言則非可為者矣人君於此凡其一念之興幾微方動則必反思於心曰吾之為此事可以對人言否乎可以與人言則為之不可與人言則不為則所為者無非可言之事若然則吾所為者惟恐人傳播之不遠矣尚何事於箱人口而罪人之議已也哉

禮記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終以千里此之謂也引易今經文無之  
薰夢得曰微者形而未大也教以使人微化以使人遷故從善而不自知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邪於將兆則人知舍彼以就此故遠罪而不自知  
吳澂曰禮之導人為善每在善幾方動之初其禁

人為惡亦在惡幾未見之時非若其它法令刑罰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率懲罰之也又引易以證之始謂其初未顯未見之時慎謂宜及此時以禮導其善防其惡不可失此幾也儻或不然不於其始而致之止之其差雖若毫釐之過至於既顯既見而後致之止之則難為力其終乃有千里之遠其差甚大也

至於犯戒令罹刑憲焉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則其為教化也不亦微乎微者幾之初動未大者也君子於其幾微方動未形之始而慎之慎之何如亦隆禮而已矣是以知男女之有欲也則制昏禮以正其淫辟之行於情實未聞之先知飲食之易子也則制鄉飲以止其爭鬪之獄於榮願未動之始制喪祭之禮以止其倍死忘生之念於哭臨奠獻之際制聘覲之禮以止其僭畔侵陵之患於玉帛之問是皆不待欲動情勝之時而自有消情遏欲之妙織



有過差不遠而復尚何差繆而至於千里之遠絕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朱熹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觀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臣按先儒有言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謹微之道在於能思是以欲興一念作一事取一物用一人必於未行之先欲作之始友之於心友覆細繹至再至三慮其有意外之憂恐其有必至之憂如何而處之則可以盡善如何而處之則可以無弊如何而處之則可以善後而又遠皆於念慮初萌之先事幾未著之始思之必極其熟處之必極其審然後行之如此則不至於倒行逆施而收萬全之功矣苟為不然率意妄行徒取一時之快而不為異日之圖一旦馴致於覆敗禍亂無可奈何之地雖聖人亦將奈之何哉是故君子之行事也欲防微而杜漸必熟思而審處

司馬光曰書曰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之為言微也言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

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所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未然之言常見棄忽之已然而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詞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慶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觀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臣按宋仁宗時司馬光上五規其四曰重微其中引孔子言曾君之語謂昧災夙興正其衣冠平日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蓋人君惟不知憂也故不知所慮也夫安逸之時知有亂亡之禍則必憂之矣憂之則慮之慮之於無事之時而尋其端緒之所自起究其流弊之所必至如光所言之六事者觸類而長之隨機而應之逆料其未然之害遠探其將至之患千里之外如在目前百千之遠如在旦夕事事而思之惟恐一物之失也

汲汲而已之惟恐須臾之尚在。不玩狎而因循，不苟且而姑息，惕然而常警，于心兢兢而必致其決凜，然而深懼其危。如此則脩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誠有如光之所以期其君者，尚何危難之有哉。

以上察事幾之萌動

防姦萌之漸長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程頤曰：陰之始凝而為霜，霜則漸而知陰漸成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又曰：天下之事，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無由而成，乃知堅冰之戒也。

坤卦初六爻辭

臣按：辯之於早，即所謂審微也。坤卦此爻陰始

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至於盛，其象如人之初履霜也。則知其為陰氣之凝，夫陰氣之始凝也，但結為微薄之霜耳。馴而至於極盛，且將為堅厚之冰焉。大凡國家禍亂之變，弑逆之故，其原皆起於小人。誠能辯之於早，慎之於微，見其萌芽之生，端緒之露，即有以抑遏壅絕之，不使其有滋長積累之漸，以馴致夫深固堅牢之勢，則用力少而禍亂不作矣。聖人作易，以此垂戒，示人以扶陽抑陰之意，蓋陽為君子，陰為

坤卦初六爻辭

小人。小人之初用也，未必見其有害。然其質本陰柔，用之之久，馴致之禍，有不能免者。人君知其為小人也，則於初進之際，窺見其微，即抑之黜之，不使其日見親用，則未萌之禍消矣。夫然又安有權姦竊柄之禍，佞倖蠱心之害哉。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童者未用之稱，牯者未用之稱，皆施機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者也。

程頤曰：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蓋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莫若止之於初也。又

百家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若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發積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罰嚴峻而惡自止也。

臣按易之大畜此二爻。誠人君制惡之要術也。人君之於小人。誠能察之於其微。知其不可用。制之於早。使其不敢肆。操之有要。使彼自戢止。則天下國家又安得有莽懿之禍。覽節之患哉。君子所以貴乎炳幾先也。不然則無以知其為

小人將馴致於權不可收勢不可遏之地矣。可不戒哉。

姤初六繫于金柅。柅。止車之柅。止之貞吉。則吉有攸往。見凶。往而進。見羸豕孚蹢躅。羸豕。羸弱之豕。中心之誠。在手蹢躅。蹢躅也。程頤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為矣。又曰。如李德裕處置近倖。徒知其帖息畏伏而忽於志不忘遠。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臣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于蹢躅。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後繼嗣重事。卒定於其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雖然。易之言。又不特為君子小人設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幾。亦若是焉。人欲之萌。蓋有甚於羸豕之可畏者。能於此而止之。而不使其滋長。則善矣。臣愚以為吾心私欲竊伏之幾。尤甚於小人帖息求逞之幾。必先有以防乎己。然後可以防

乎人也。此又卦爻言外之意。

詩。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朱熹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謾譖也。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

臣按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之露即是幾微初動之處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詩所謂無易由言而已也小人非惟聽吾言之所發有所觀望而生讒譖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奪而竊權柄是以人君於凡施為舉動如命官討罪之類皆當謹之於幾微之先不可輕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則將有貪天功以為己私假上權以張己威樹功於人收恩於己者矣不獨如李泌所謂建儲一事也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胡寅曰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違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則笑不苟誰敢矯假八柄在己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

復起三家輩作操曹懿司馬莽王溫未溫未接踵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臣按三晉欲剖分宗國非一日矣至是魏斯趙籍韓虔始自裂土而南面焉周雖不命其能禁其日侯哉原其所起之由先儒謂始自悼公委盟會於大夫平公受貨賂於崔杼荀躒出會三臣內叛陰凝冰堅垂及百年矣是以君子臨事貴於見幾作事貴於謀始為大於其細圖難於

其易勿謂無害其禍將大勿謂無傷其禍將長

以上防姦萌之漸長  
炳治亂之幾先

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臣按蔡沈謂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嗟乎使世之居人上者皆能圖無形之怨則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惟其不能圖也耳目蔽於左右心志隔於上下見者尚不能圖况不見乎明者尚不能知况未明乎圖之道奈何曰民之所好者逸樂

也吾役而勞之民雖未對也吾則必以力窮則  
懟民之情也豫於事役將與之初度其緩急而  
張弛焉不待其形於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  
吾征而取之民雖未怨也吾則思曰財窮則怨  
民之心也豫於稅斂於民之始量其有無而取  
舍焉不待其徵於色也凡有興作莫不皆然則  
民無怨背之心而愛戴其上如父母矣噫察民  
怨也於冥冥之中弭民怨也於涓涓之始古之  
帝王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後世人君  
則不然視明如暗見如不見此其所以上下相

戕而禍亂相仍也歟

周官王若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臣按大猷謂大道之世也若昔大道之世制治  
保邦於未亂未危之前所以常治而常安也若  
待其既亂既危而後制之保之則已無及矣然  
則其道何繇亦曰審幾而已矣蓋天下國家有  
則有亂有安則有危然亂不生於亂而常生  
於治之時危不起於危而常起於安之日惟人  
君恃其久安而狃於常治也不思所以制之保  
之於是亂生而危至矣人君誠能於國家無事

之時審其幾先兢兢然業業然恒以治亂安危  
為念謀之必周慮之必遠未亂也而豫圖制亂  
之術未危也而豫求扶危之人則國家常治而  
不亂君位常安而不危矣蔡沈解此謂所以制  
治保邦者即下文文明王立政是也而臣以審幾  
為言者竊以謂人君能於未亂未危之前審其  
事幾之所始以防其末流之所終則永無危亂  
之禍矣其於制治保邦之道似為切要惟

聖明留意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思之於後患而豫為之於前

防之

唐書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  
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  
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  
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  
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在廷  
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  
臣必知有今日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  
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  
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

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千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宦官左右從者僅百人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遂幸奉天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

時朱泚閉居賊迎入宮僭號稱大秦皇帝帝時在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棉袴帝為求之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縱人於城外采藥菁根而進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將逼京師乃傳位欽宗靖康元年金酋自真定趨汴屯于城下京師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金人逼欽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

至青城面議且以內侍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徽宗即與其后同如青城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冠服禮器法物八寶九鼎等物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

臣按程頤有言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慮而豫防也何也蓋物極則反勢至則危理極則變有必然之理也人君於此思其未萌之慮慮其未流之禍展轉於心曾之

間圖謀於必危之際審之於未然過之於將及曲盡其防閑之術旁求夫消弭之方毋使一旦底於不可救藥無可奈何之地則禍患不作而常保安榮矣先儒有言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終皆思患豫防之謂也後世人主若唐玄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支持之地謹劄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致於既濟之時而罹禍亂者則不載云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自古禍亂之興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惟不謹於細

微之初所以馴致於大亂極弊之地。彼其積弊之後。衰季之世。固其宜也。若夫當承平熙洽之餘。享豐亨豫大之奉。肆其膏臆。信任匪人。窮奢極欲。無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貴尊榮之勢。而為流離困厄之歸。是豈無故而然哉。其所由來。必有其漸。良由不能慎之於始。審之於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豫先有以防之也。此三君者。皆有過人之才。當既濟之時。不能防微謹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馴致夫困苦流離之極。有不可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臣故因大易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之事以實之。而著于審幾微之末。以垂萬世之戒。後世人主尚鑒于茲。兢兢業業。謹之於幾。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轍焉。豈彼一時一人之幸。其實千萬世億兆之人之幸也。

以上炳治亂之幾先

慎勿物對  
見諸天生  
人付與賢  
汪槐記

大學衍義補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一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之行者即所以實其前之知者也理與事知與行其實互相資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朱熹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則確然於上地則隤然於下一无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郭雍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

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

蘇轍曰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此矣此三者常相為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蓋有在矣

吳澂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居君師之位為人物之主而後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苟或但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為聖人之大寶大寶謂大可貴重守謂保有之

臣按人君所居之位極崇高而至貴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則至大之寶也人君居聖人大寶之位當體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然後有以保守其共大之位焉然人之所以生必有所以養而後可以聚之又在乎生天下之財使百物足以給其用有以為聚居衣食之資而無離散夫所之患則吾大寶之位可以長保而有之矣然有財而不



能理則民亦不得而有之。所謂理財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奪，各用其用，而無有虧欠，則財得其理而聚矣。所謂正辭者，辨其名實，明其等級，是非非而有所分別。上下下而無有混穀，則辭得其順而正矣。既理財正辭，而民有趨於利而背於義者，又必憲法令，致刑罰以禁之，使其於財也。彼此有無之間，不得以非義相侵奪，其於辭也，名號稱謂之際，不得以非義相紊亂，與凡貴賤長幼多寡取予之類，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則所謂義也。呼聖人

大寶之獻

體天地生生之仁，盡教養斯民之義，孰有加於此哉！先儒謂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言者。臣愚以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師之位，所以體天地而施仁立義，以守其位者，誠不外乎此三者而已。謹載大易此言於總論朝廷之政之首，以為大寶之獻。

書舜典詢也于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關四方諸侯之事。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

朱熹曰：書傳雖難，然二典禹謨皆其師。朱熹曰：是正。今微與氏讀，書記雖非師名，舜

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

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臣按：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東西南北咸於此焉，取正者也。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見聞不周，人不能盡識也，事不能盡知也，故必擇大臣而信任之，俾其蒐訪人才，疏通壅蔽，時加詢謀以求治焉。夫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所謂壅蔽者，賢才無路以自達，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賢才無路以自達，則國家政事無與共理；天下人民無與共治，下情不能以上通，則民間利病無由而知。官吏臧否無

四

由而聞，天下日趨於亂矣。昔唐玄宗用李林甫為相，天下舉人至京師者，材庸恐其攻已短，請試之一無所取，乃以野無遺賢為賀。楊國忠為相，南詔用兵，敗死者數萬人，更以捷聞。此後世人主用非其人，不能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明效也。遂致天寶之亂，唐室自此不振，以至于亡。臣愚竊以謂治亂之原固在乎壅蔽，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諺有之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姦臣在天子之左右，其所以蒙蔽之者，豈但一指若哉？有一於此，則凡布列

之在近見聞之可及者且不能以自通矣况夫  
疎遠之側微遐僻之幽隱而欲自通於九重之  
上難矣噫帝舜此四言真誠萬世帝王治天下  
之藥石也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惟

明主留神省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舜力也熙帝舜也之載事使也  
宅居也百揆如宰相也亮明也采惠惠也疇疇也兪兪也伯禹  
作司空司空言伯禹作司空也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司  
空之惟時懋勉也哉勉也以宅百  
帝曰棄姓也黎民阻也飢汝后稷田正也播布也時百穀

帝曰契姓也百姓不親不相親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也敷敷也敷五教謂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在寬謂寬裕也  
帝曰臯陶亦名蠻夷猾亂也夏華也寇劫人曰寇賊殺人也茲在也  
帝曰疇也若也予也工也兪曰垂臣名有也哉帝曰兪咨垂

汝共也五  
帝曰疇若予上下上下山林澤藪也草木鳥獸亦臣也兪曰益亦臣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祀天神尊人鬼祭地祇也兪曰伯夷

舜帝曰兪咨伯禹汝作秩宗神之官也  
帝曰嚳臣名命汝典樂教胥長子也  
帝曰龍臣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人欽哉惟時亮

天功

曾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  
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注咨而命者也命夔命  
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  
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  
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

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  
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  
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  
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  
契臯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

陳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職皆天之職也典天鈺  
禮天秩服夫命刑天討無一事之不本於天有  
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為而人代之帝舜於此  
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統內之庶官有四岳

以統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總命之人必稱其  
官官必盡其職此帝世之治所以後世不能及  
也誠以帝世之用人也或君心之簡在或公庭  
之僉舉或詢之大臣或得之推讓非若後世有  
由旁蹊輿授阿私而倖進者也不問其人之能  
與否不論其職之稱與否是以用各違其才人  
不稱其官官既不稱則朝廷之政何由而舉政  
既不舉則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後世所以不  
古若也臣嘗因是而論之帝舜初咨四岳以求  
宅百揆也不曰熙舜之載而曰熙堯之載蓋以

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堯之事也總咨二  
十二人以各敬其職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  
天之功蓋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  
功也為人君者誠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  
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則決不肯徇私意以  
用人用匪人以廢事則朝廷之政得人脩舉天  
下之民由是又安矣噫彼其以祖宗之官爵為  
己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私意豈不有  
以負祖宗之付託上天之建立哉識治體者尚  
鑒于茲

大禹謨嘉善言罔攸也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朱熹曰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  
延衆論悉致群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  
其所矣

臣按朝廷為治之道固非一端而其要在取人  
之善用人之能而已夫人莫不各有所知亦莫  
不各有所能心有所知也發以為言已有所能  
也用以為才言有善否人君則惟其善而舉之  
不使有所伏藏於下才有大小人君則隨其才  
而用之不使有所遺漏於外則凡朝廷之上見  
於施行者無非嘉善之言列于庶位者無非賢  
俊之士天下其有不安也哉苟為不然所聞者  
皆卑冗順旨之言言之善者以為不善不善者  
反以為善所用者皆庸下諂諛之心人之賢者  
以為不賢不賢者反以為賢如是則善言不聞  
賢才遠遯欲事之理民之安難矣是以古之聖  
帝明王必廣開言路包容以納之大闢賢門多  
方以來之雖以帝舜之為君大禹之為臣猶必  
以此為君臣克艱之效後世君臣可不以之為  
法則乎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朱熹曰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

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木火金三事

正德利用厚生即養民之政也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脩德以善其政不過為養

民而已誠以民之為民也有血氣之軀不可以

無所養有心知之性不可以無所養有血屬之

親不可以無所養有衣食之資不可以無所養

有用度之費不可以無所養一失其養則無以

為生矣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天為民以立君

也必奉天以養民凡其所以脩德以為政立政

以為治致政焉一以養民為務誠以一物不脩

則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則民所以養生

之具缺其一矣是故脩水之政以疏鑿脩火之

政以鑽灼脩金木之政以鍛鑄刻削脩土穀之

政以耕墾播種使民於日用之間得以為生養

之具然猶未也又必設學校明倫理以正其德

作什器通貨財以利用足衣食備蓋藏以厚

其生何者而非養民之政乎吁自古帝王莫不

以養民為先務秦漢以來世主但知厲民以養

已而不知立政以養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

歟

洪範箕子所陳以次三此洪範九疇曰農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穀務農重二曰貨財平通貨三曰祀報本

政四曰司空掌度土居五曰司徒掌教故五六曰司

寇掌立法懲七曰賓掌賓客八曰師除殘禁

蔡沈曰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

史漸曰政莫大於是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

子裂而為八名雖異實無殊也

臣按洪範九疇次三曰農用八政其目凡八所

謂食所謂貨謂之農可也而祀以行禮賓以待

客師以用兵與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謂之農何

哉蓋天之立君凡以為民而已而民之中農以

業稼穡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為重焉故凡朝

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治事行禮以報本懷

柔以通遠人興師以禁暴亂何者而非為民使

之得以安其居盡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

哉是則上天所以立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而

為治者不可不知者也後世朝廷之所施行官

闡之事則有之國都之事則有之官府之事則

有之邊鄙之事則有之而顯顯及於農民之事者蓋鮮矣間雖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於為農泛然而施之漫然而處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廢農業是皆昧於洪範農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禮惟王建國周王建國都辨方辨別四方正位市之祖社朝體國管國家如經野畫郊野如設官統之類分職如掌

葉時曰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以叙彝倫而五以

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內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則總之以為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

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故周公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寧訓告若是諄復則是三百六十餘官事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之標準歟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中而導民於禮樂教化之內銷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斂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經制焉乎而不定風俗烏乎而不淳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典禮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和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吳澂曰治典者理之使不易其常然治必先官府而推以紀萬民則錯綜不遺於經為詳教典者導之使不拂其常然教必先官府而推以擾萬民則馴習不違於安為詳禮典者交好常有以相親統百官而推以諧萬民則相信不乖而和政典者分守常有以相制正百官而推以均萬民則至公無

私而平。刑典者辭命常有以相戒。儆百官而推以

糾萬民。則纖悉不差而詰矣。事典者財利常有以

相資。任百官而推以生萬民。則惠養不窮而富矣。

臣按上天立君使之統邦國建官府以安民庶

所以綱維於上而頒布於下者有六典焉。治也

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分之雖有六名。合之

則歸一治。故曰大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吁。散之有統操之有要。朝廷之政無不舉矣。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冬官亡以元  
吳澂說補之

鄭玄曰六官司徒司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

官不兼群職。大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眾官。不主

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

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職也。唐虞之世有

九官至周始分職為六卿。周公作周禮以此為

太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訓迪百官。又復申明

焉。蓋天下之事統於朝廷。朝廷之政統於六典。

所謂治所謂教與夫禮政刑土天下事盡於此

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

設尚書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蓋得周公之心

於千載之下。舉明王之典於三代之前。可謂卓

冠百王而足以垂法於萬世矣。臣故舉此以為

總論朝廷之政。蓋以遵

聖祖之制。以見今日朝廷為政之大之要。其綱在

此也。伏願

皇上重六部之職。簡卿佐之任。以為朝廷出政之

本。其未用也。慎於選擇。不勝任也。亟罷之。其既

任也。專於委任。能舉職也。久任之。則治古之治

不難復矣。臣不勝悵悵

禮記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

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

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又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臣按禮樂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禮樂之輔古之帝王所以同民心出治遵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此四者措之而已是則所謂脩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者也夫有大中之制以節民之心志有至和之節以和民之聲音行此禮樂之道則有法制禁令防此禮樂之失則有刑罰憲度始也治道由此而出終也王道因此而備禮也樂也政與刑也其用在天下其本在朝廷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

尚端出治之本備王道之制而又為維持防範之具使之四達於當時通行於天下其為治也孰加焉

論語子曰道猶引導謂之之以政謂法制齊所以一之

以刑謂制度民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謂制度

朱熹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

恃其末謂政又當深探其本謂德也

臣按德禮政刑四者凡經書所論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孔子分政刑德禮以為二而言其效有淺深朱熹則合德禮政刑為一而言其事相為終始要之聖賢之言互相發也夫人君為治固在脩德以為化民之本然人非一人地非一地人所稟有偏全地所至有遠近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須必有禮以一之然後吾之德化可行焉苟導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齊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於前禁令以約之於

後彼猶恃理而梗化則刑罰之加焉可少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政

刑而無德禮是謂徒法有德禮而無政刑是謂徒善為政之道於斯四者誠不可以缺一者也

孔子論治之言散見於各書多矣總論為治之要皆莫出於斯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知州知府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布政司按察司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人君欲監司之

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聞  
 惟以正朝廷為先務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用賢  
 才也然其才之所長有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  
 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資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  
 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  
 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  
 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  
 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  
 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  
 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矣臣按朱熹此言雖為當時時君而發然其所謂  
 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以用賢  
 才為正朝廷之具必使內外大小之職進退取  
 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  
 莫敢不一於正其言詳悉周備其間所謂稽公

論一語尤為切要伏惟  
 聖明留意

以上總論朝廷之政臣聞宋儒朱熹有言  
 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  
 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  
 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  
 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  
 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  
 體有師氏以教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  
 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  
 周匝正人以及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  
 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  
 之規旅賁勇士掌執位守有官師之典門  
 之守文者夾車而趨倚几有訓誦之諫師所誦之詞  
 之守謂居寢有贊御之規贊臨事有贊史之道  
 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士傳言庶人誘商流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誘商流  
 于市陳百工獻藝賦其技藝動則左史  
 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贊贊之上下贊  
 也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



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  
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  
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  
又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  
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九曰進賢四曰使  
禮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  
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九

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  
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  
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喜之茲言所以  
論人君為治之道無復餘蘊凡夫愚臣所  
輯正朝廷六條之事皆備其中謹備載於  
篇以

獻伏惟

聖明留神觀省先正朝廷以為治平之根本  
然後推類以盡其餘臣不勝大願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正綱紀之常

禮記曰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漢匡衡曰竊窕淑女君子好仇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

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詳前編

臣按綱紀二字並言始見於五子之歌再見於詩棫樸假樂之篇大約以綱苦爲喻綱謂網之大綱紀謂網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之謂綱理其小者是之謂紀譬則朝廷之行事舉其大者則小者自隨貴乎能振肅之而已不然則有廢而不舉之處一切頽墮而不可爲矣是則紀綱之喻也然所謂綱紀者蓋亦多端而在人倫者尤爲重焉是故人君爲治欲正天下之紀綱先正一家之紀綱家之紀綱倫理是也倫理既

正則天下之事如挈網然一綱既張而萬目之井然者各得其理矣臣於正朝廷下舉家之倫理以爲紀綱之首者原其本也

書五子之歌太康逸游失其國其弟五人遂以爲歌其三日惟彼

陶唐帝堯有此冀方堯所都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蔡沈曰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

臣按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大中至正之極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啓以詒厥子孫

者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則失其祖父所傳之道所傳之道既失則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爲綱小之爲紀者咸紊亂矣紀綱既亂則上無道撥下無法守其底于滅亡也宜哉先儒有言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臣竊以爲所以立道而維持其紀綱者脩德又其本也人君誠能脩德以立道立道以正天下之紀綱則可以保祖宗之基業詒子孫之遠謀矣

詩大雅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朱熹曰凡綱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言文王之德

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又曰勉勉我玉綱紀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

臣按此詩乃周人詠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上文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儒謂綱紀即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文王以壽考之年鼓舞振動之於上使之奮發踊躍之於下於是四方之人彬彬濟濟咸在乎文王變化鼓舞之中有如舉網之綱眾目自隨之而振動是則所謂勉勉不已之我王有以為四方人才之綱紀也是以卑弱之氣變而盛大頹靡之

卷之三

勢起而植立賢才於是乎奮庸政事於是乎脩舉由是以觀可見人君為治之道在立紀綱立紀綱在作人才人才作於國中則綱紀張於四外此人君為治所以貴乎勉勉不已也

假樂之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有常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成王在上四方之綱總持四方之綱謂大之紀謂小燕也及朋友朋友者解于位不取民之攸暨息朱熹曰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

東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又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不解于位以為民所安息也

又曰四方之綱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黃樵曰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強且富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淵乎

卷之三

臣按先儒謂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所以然者其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永終譽於天下而無厭無厭所持循者率皆匹類之所同然是以德備諸已而福集厥躬標準立於上法則示乎下而有以為四方之綱而東西南北之人莫不於是總攝維繫之而皆歸附趣向之不容渙散矣然不徒其大者有以為大事之綱而其小者亦有以為小事之紀張之理之無或緩弛無或渙散皆足以垂憲而作則焉

綱紀既立。自然德澤禮節。有以延及夫群匹庶類。凡夫心志同而意氣合者。皆賴之以得其安矣。既賴之以得其安。則所安者心乎。而意契感恩而思報。咸知所以媚愛于上。上下之情。綢繆如一。有如易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豈非地天交泰之時乎。夫既泰矣。然又何憂之有哉。愛乎怠荒而已。此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蓋不解于位。則其綱常張而不弛。非特百辟卿士賴以為安。群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在君身者。且將永永有無疆之休矣。由是觀之。德之在身為威儀。發於外為聲譽。德乎德乎。其立紀綱之根本。而所謂不解者。又其保紀綱之節度乎。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

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

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需朱喜告其君曰。四海之廣。兆民至眾。人各有意。以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歸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紀綱既正。則天下之人。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賞罰。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入。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廢。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眾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言教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哉。又曰。人君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綱。所謂綱

者猶網之有網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朱子此解紀字與詩身傳網無網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網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網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眾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網紀也然而網紀不能以自立必入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網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

卷之七

七

又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謙言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勢成威劫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

綱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焉

臣按自古儒臣論為治之綱紀莫切於唐韓愈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為切至焉伏望

明主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

宸心斥遠姦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如熹之所以望其君者臣尤不勝大願

以上正綱紀之常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程頤曰天在上澤在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博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

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

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書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設天子之

兩樹后王子天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臣按名分之等，乃天地自然之理。高卑有不易之位，上下有一定之分，皆非人力私意之所為者也。觀易之辯，上下定民志，法乎上天下澤自然之象，書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由於

明王奉順上天之道，是則尊之臨卑，下之奉上。一惟法天地自然之數，順天道自然之常而已。彼負其強，乃欲以卑而逆尊，恃其貴，乃欲以上而陵下，皆逆天道而不知上天下澤之理者也。禮記大傳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戶按所謂名者，非止於位分之謂，凡有所稱呼者，皆名也。所謂分者，非止於等級之謂，凡有所分別者，皆分也。是以不但朝廷之上，位署之間，有之，則凡一家之內，親屬之中，皆有所謂名與

分為名分，之在人家者，尤嚴於男女之際。婦人尊卑大小，本無定位，隨其夫以為尊卑大小，其名分顯者，灼然知其為尊，為卑，為昭，為穆，以之定昏姻，別內外，而淫亂賊逆之禍，不作矣。此名所以為人治之太，而不可不慎者也。

論語子路子路姓仲名由曰：衛君名伋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謝良佐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臣按衛不父其父，而稱其祖父之名，實素矣。故孔子為政，必以正名為先焉。然凡事皆有名，非特父子為然也。蓋有實，斯有名，名者實之實也。名既不正，則凡見於言論之際，稱謂之間，皆有所疑惑窒礙，非徒不可行，且不可言。播告之簡，必有所回護，條教之布，必有所妨礙，彼或執詞以致詰，我將無辭以質，對此言不順，所以事不成，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流弊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然則正名之道，奈何。

曰務其實而已矣。必有其實然後予之。以此各  
既有此名。必當副以此實。如此則稱謂之閭端  
然其正。言論之際。怡然其順矣。名正言順。尚何  
事之不可為。何政之不可成哉。

左傳桓公十年。虢叔周襄王。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

父有辭。詹父有直以王師伐虢

呂祖謙曰。在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

分者也。虢叔譖其大夫詹父於桓王。玉詹父有辭。王

為之伐虢。而出虢公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以

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獄。今元咺

雖專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矯桓王之失。而所

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為萬世誦。至若元咺雖直

之一語。猶未免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

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

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

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與分。得則俱得。

失則俱失。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問其

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

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君臣之際

本非較曲直之地。後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

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臣按呂氏謂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

則俱得。失則俱失。君臣上下。夫豈較是非爭曲

直之所在哉。此非特名分所拘。而理固當如是

也。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周惠王新即位。虢王饗

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

以禮假人也。與虢公同賜。是

呂祖謙曰。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設視為已

物輕。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

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

也。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

禮。王既假晉侯以公禮。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

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遂

敢爾。和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護士庶人

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臣按呂氏謂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護士庶

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斯言也。真

始審幾之要。爰上作所當知。

公二年衛新築人仲叔于奚新築地名仲叔守其地救孫桓

夫各良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不請曲縣

曲縣軒縣也繁纓馬飾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車服之器不可以假人假

君之所司也此器與名乃人名以出信信以守

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

節也若以假人假借於人與人政也是以國家之政

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臣按人君之所以為君所以礪天下之人而使

之與我共國家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者爵號之

名車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可與非有德者

不可與非有勞者不可與非有才者不可與為

人君者謹司其出納之權不輕以假借於人焉

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後與之與之名與器即與

之以政也使人聞吾爵號之名即知所敬服見

吾車服之器即知所尊讓如是則吾之政令行

矣苟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有親

暱賡緣者皆可以倖而致之則名與器不足貴

矣名與器不足貴得者不以為榮見者不知其

為尊則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失其所司之柄

則亡其為政之體亡其為政之體則失其為君

之道國家將何所持以自立哉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

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

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

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

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

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

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

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

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

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精

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

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

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

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

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

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

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扶之使得列於



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臣按司馬氏編歷代史而託始於周威烈王始命三晉為諸侯。故為此名分之論而統其宗於禮。其示後世人主以謹微之意至矣。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辯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臣按名分生於上下之際，名分一定，則下之於上有順而無逆，有令而無違，上得以率乎下，下不得以犯乎上。一有犯焉，則刑戮加之矣。犯且不可，況敢廢立之哉？此人君為治所以必謹於禮以正名分，而防其陵替之漸也。

以上定名分之等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

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公賞罰之施

舉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等之服章類也天討有

罪五刑五刑等之刑政事懋勉也哉懋哉

蔡沈曰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

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

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

者也

臣按先儒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哀者為德是不失

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

等之服以彰其德矣是哀者為罪是失天之所

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

以威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而

不可怠也由是以觀則知人君之爵賞刑罰皆

承天以從事非我有之得私也後世人主不知

出此往往以己心之喜怒私意之好惡輒加賞

罰於人則失天命天討之旨矣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視也下民有嚴威也不僭也

也蓋不濫刑也不敢怠逸也命于下國封也建厥福

朱熹曰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

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逸則天

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

興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

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

天實以為視聽其威嚴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

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

於中心者不致有怠違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

而大建其福由是觀之則人君之刑賞非一已

之刑賞乃上天之刑賞非上天之刑賞乃民心

之刑賞也是故賞一人也必眾心之所同事刑

一人也必眾心之所同怒民心之所同即天意

之所在也如或不然拂民心而逆天意如紂之

任惡來飛廉殺王子比干則天命去之矣尚何

福之有哉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也治都王子弟鄙公卿其七

曰刑刑以賞賞以馭馭以其威明其刑賞以示勸懲

劉彛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以八柄所東辨以起事者詔詔音王馭凡言馭者群臣一曰

爵謂內則公卿大夫外則侯伯子男以馭其貴則貴二曰祿祿音

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出於四曰置置音

以馭其行謂有五曰生生音以馭其福福音六曰

奪奪音以馭其貧所音七曰廢於遠以馭其罪八

誅誅音以馭其過謂有

林椅曰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

蓋八柄之重所以定群臣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

將以服天下之心而定乎君子小人臣之勢也

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於中則馭臣之柄吾未也

其可又曰爵祿者屬世磨鈍之具也古人制爵必

以德制祿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僥求倖得之心而

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也今八柄爵

祿之外又有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

恩而答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謂當然之報有所

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人為宜得而或視以為

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故於人之有超異者施之

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

則以柄予以馭幸之深意

歲終則令百官府編數百各正其治各使之自受其

會受其一歲聽其政事聽其所致以而詔王廢置告

王而廢王而廢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臣按人君為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巳周禮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既有曰刑賞以馭其威矣

而又有八柄詔王以馭群臣而內史所掌之法

以詔治者亦同焉所謂爵賞字置生五者賞之

類也奪廢誅三者罰之類也是八者之柄皆掌

之天官天官者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殺然

後以成天之道君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

道人君持其柄於上以馭乎下大臣計其治於

下以輔乎上則綱紀立而主威不至於下移誅

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人君君國馭眾之大

權誠莫有先於此者矣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臣按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故

於朝朝者君子之所會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

人眾之所共惡也故於市市者眾人之所聚也

以此見人君之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眾人

好惡之公焉後世人主往往賜人爵位乃自內

降而欲不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至加以  
鳩毒惟恐外聞此皆非天命天討之至公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  
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臣按刑賞貴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濫也所謂寧  
濫無濫與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  
同

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臣按此言人君賞罰當合天下之公論不可徇

### 一己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  
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  
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

朱熹曰左右近臣其言固不可信諸大夫之言宜  
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  
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

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  
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  
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  
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  
君之所得私也

臣按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  
之於眾既參於眾尤不可不察之於獨也參之  
於眾也詳而察之於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  
其當矣如或不然聽一人之言遽以為賢否而  
用舍之甚而加刑賞焉不復參詳致察此朱熹

### 所謂名曰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也歟

通鑑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  
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  
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  
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餓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  
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  
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  
齊國大治疆於天下

臣按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

於左右之嘗譽者其於即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及於左右之嘗毀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溺於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復致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者多矣幸而覺悟又或置而不復詰問世之小人所以往往得志而賢人君子恆有擯棄沈鬱之患者此也其視威王不亦可愧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季布急滕公言於上以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遂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求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人臣無微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群雄甫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豈自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心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

豈不深且遠哉

臣按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為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為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脩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讎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以脩職業哉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

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太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

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

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臣按朱熹此言推本之論

以上公賞罰之施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謹統命之頒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遇后也人以施命誥四

六

程頤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命周誥四方也

臣按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觀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入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之象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

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臣按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復而丁寧之必須上下皆以為順而不拂逆人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頤曰兩風相亂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

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臣按先儒謂巽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

既頒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

於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為條款故既行之後往往扞掣齟齬有所牽制妨礙而不可行焉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布人率以虛言視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程頤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

天下之渙

朱熹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又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反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體也

臣按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頒如身

之出汗无處而不決洽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唐  
德宗奉天宋高宗中興二詔可驗矣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  
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徧告四方考訂也殷

奄命也屢命也叛驅命也弱者廣命也今雖平於管諸餘邪遺

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漢發大號  
歷叙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

方咸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  
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一 十三

臣按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

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  
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

意嚮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隨其罪而加以  
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群疑釋而人心服

亂根永絕而國是明著矣

周官主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  
主之職謹汝所出之命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

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  
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臣按令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教

修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既訓迪百官而又合  
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

行之於下由內而行之於外必假命令以達之  
於其未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

無弊然後出之既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  
不至於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

以公理而滅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  
而公微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咸

敬信而懷服也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詩大謨也定命定命也遠猷遠猷也辰時

告

朱熹曰詩謨大謨也大謨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  
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遠謀謂不為一時

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臣按人君欲示訓於四方也必廣其謀謨不  
為一身而必為天下無終窮之慮審定其號令  
不敢輕易而必為一定不可易之制於是乎長



慮却顧深思遠圖稽其所終所蔽益之損之與時宜之必可為久遠之規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如此則夫號令之頒圖惟之事永無弊施之於一時者可以為法於百世矣後世世主淺謀輕舉容易發為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縱有可行亦惟可用於一時不可詒之於久遠於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號令之頒民視之以為泛常一旦遇夫君卒之變有所補偏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於不可救藥吁可不謹哉

查行書卷三

五

春秋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臣按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固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命則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恒必兢兢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制欲則臣下知所

稟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

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為萬方之主一言一語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施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

查行書卷三

十六

可以不謹哉

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誥令民如老羸廢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為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以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

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歎於文帝歟。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劄。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嘗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況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桀驁之虜。亦無不感動者。而况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

姦詐盡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臣按太宗此言。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為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于其君。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

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下之下。莫不傾耳承聽。靡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不過一二歲。近或替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

為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

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其於命令之頒，要當以為鑒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墮。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命，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臣按范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為臣而發，范氏之言為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已命之發。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古之

帝王所以言不妄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以上謹號命令之頒。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

二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曰言

蔡沈曰昌言盛德之言

陳櫟曰舜禹好善之心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皋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

使陳其善言此可見聖人之心未嘗自聖世雖

已治而猶有願治之心言雖畢陳而恒有渴聞之念此帝世所以君無失德事無過舉而民無

失所者歟

子達汝河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蔡沈曰達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

爾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

呂祖謙曰舜非有嫌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欺君而為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

之切如此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萬世不可加焉者也

舜之所行豈有背於道者哉而猶求臣下之弼正尤恐其面前或相從順而既退之後又復有言也後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已有過未推

恐臣下之有言一有而折廷諍者斥責輒加之寧受人之面諛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過惡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惡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朱熹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

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

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

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

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朱熹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臣按聖人之所以聖者以其生稟聰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備有衆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帝舜不恃其知而好問察於衆人舍己之善而樂取善於衆人是蓋能以天下之知為知衆人之善為善者也惟其知衆人之知是故其知

愈大有衆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備知大而善備此聖人所以益聖而舜所以為百王之盛帝也

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之官以木鐸金口木舌徇于路官以職師以道相親視人君工工工執事以諫其或不恭則邦有常刑  
按三代盛時人君為法惟恐一行之不成謹一事之不成舉一臣之或非其人總總焉以求誨於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輔弼之臣朝夕誨隨時規諫而已也又於每歲孟春之月使宣令

之官振木鐸以徇于道路之間使夫官之有職任者師之有道德者咸相規正齊教誨於其君焉不特此也於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執其技藝之事以諫諍於其君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置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舟楫刻楛是已蓋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存故言無微而可忽也

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蔡沈曰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傳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

呂祖謙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為霖

蔡沈曰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王安石曰作礪使成已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

啓開乃心沃灌漑也朕心

蔡沈曰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漑我

心而厭飮飲藥而毒厥疾弗廖愈也若跣弗視地厥

足用傷

蔡沈曰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

之行無所見也  
王炎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

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臣按高宗爰立傳說作相置諸其左右未遑他

事首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已德可謂知所本

矣置之於左右是欲說無處而不在也誨之於

朝夕是欲說無時而不言也望之切至喻之以

金之礪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見已之必資

於相臣之納誨其切有如此者然猶以物為比

也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藥跣足之行則又以身

之所病足之所傷者為喻其望於說者益切矣

然猶以形言也至其所謂啓心沃心之言是欲

君臣之間心心相契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

者矣高宗求誨於相臣其切如此此其所以嘉

靖殷邦而為三代之令王也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誰也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

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

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

其美命乎  
臣按此乃傳說答高宗納誨之命之言也先儒

有言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人臣進言之機也

高宗欲資之於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傳說使反

求諸已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

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行乃不良于言子聞聞于行

蔡沈曰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未

其言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

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恊于

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  
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

臣按高宗望傳說以有言而說勸高宗以力行  
說之意以為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

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嗚呼。若高宗  
者可謂切於求諫而傳說者可謂忠於事君者

矣。故備載其君臣相與之辭。以示萬世之法。

詩小雅。雨無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謂之也。辟言  
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蘇軾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

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

輔廣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見。有所底  
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

所底至哉。

其四章曰。戎也。成不退。飢成不遂。進會我誓御也。近侍  
惜憐。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也。聽言則答。譖  
言則退。

朱熹曰。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

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誓御之臣。憂之而憐。憐日  
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

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

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  
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若是。怨乎。

朱善曰。聽言則答。請告若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  
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

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  
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病可  
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朱熹曰。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

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  
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

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言而好諛佞  
類如此。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居之後。誓御之臣  
若今之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親見當時之為  
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為之君者。非

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為病。言纔出諸  
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緘默以保祿位者。當言者

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巧為之辭說。以取容自

處其身於安佚之地其自爲計則得矣如吾君  
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閑之燕試因詩言  
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內其肯  
盡言爲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謝言則退  
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  
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能言歟吾之  
臣子無乃亦有出言以爲病而受禍患者歟其  
間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處其身於休逸之地  
者歟凡其終日齷齪於吾殿陛之前得於聞聽

李寶鑑卷第四

者安知其所以應對承順者非詩人所謂巧言  
如流者歟有一於此則必反其所爲使凡內而  
替御外而公卿與夫百官庶姓皆得以盡言言  
者有賞而得以處休不言者有罪而維躬是瘁  
毋使一旦馴致夫衰亂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則  
朝廷無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禍矣  
大雅板之篇曰先民<sub>古之賢</sub>有言詢于芻蕘<sub>采薪</sub>  
臣按古人所以詢問及于芻蕘者誠以淺近之  
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淺近而忽之也吁以采  
薪之夫而其言猶在所不棄况公卿百執事乎

桑柔第十章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獲任  
以喜匪言不能胡斯忌畏

朱熹曰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  
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  
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  
敢諫也

臣按禍亂之至必有幾先苟有智慮者皆能知  
之於未形之先人君容受直言彼有見者皆得  
以言之於上使其知所以豫備而早防之則禍  
亂不作矣爲人上者其尚毋使一世之公畏忌

而不政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  
敗家之有吁不仁而可與言尚免亡敗之禍况  
未至於不仁者哉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或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大夫有士  
宗廟子之有朋友庶人工商卓犖牧圉皆有親暱  
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  
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sub>補其缺</sub>其政  
史爲書<sub>謂大史君</sub>鼓爲詩<sub>樂</sub>詠爲詩<sub>大夫規誨士</sub>



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臣按師曠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終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由是言觀之可見人之生也雖有貴賤皆稟天地之性然人人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於失之是以上天

於衆人之中立其一人以為萬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假是崇高富貴之位以畀之使其恣肆於民上以快其所欲也若然則是棄天地之性矣天意豈若是哉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業業惟民失其性是懼孜孜汲汲以求善言隨時隨處而資規誨箴諫之益惟恐棄天地生人之性負天命立君之意悖上天愛民之心國語周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衛國巫使監察諂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而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

十一

鄣也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民亦知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詩以諫者無日獻

樂史史掌書獻書師也箴箴箴也賦賦賦也諫諫諫也

庶人傳語庶人卑不能直達近臣盡規近侍之臣

親戚補察補察其過也史史史也教誨者艾脩之

所以求言納諫之實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人

皆賢聖也而其所以為治後世輒推之以為不可及者誠以當是之時人人得言左右前後無非敢言之人詞章曲藝無非矯正之具善則勸之以必行否則沮之而必止幾方萌而已過遇不著而外聞是以政無悖事國無謗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有以也夫

十一

漢文帝二年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

而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

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均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天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遂為故事此亦人君克謹天戒之一端天下國家之事每因災害皆許人指言得失則人君時時得以聞過失與其知見之所不及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天下國家其有不治也哉

帝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臣按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焉後世人主於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况敢犯其行輦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謂百世帝王之師矣

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胡寅曰詆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奏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詆言夫忠臣為上盡忠深計其言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此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其其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詆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論之危亡而不悟夫既以忠諫深計為誹謗詆言則指鹿為馬指野鳥為鸞蝗生則曰不食嘉穀歲饑則曰路無餓殍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為詆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臣按秦法有誹謗詆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吁文帝既除之矣後世人臣上言而乃猶坐以

誹謗詬言之罪何哉是襲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

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母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臣按此後世人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文帝  
下此詔後後世臨軒策士蓋本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應故事而以求其真能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疏君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如此

詔者蓋鮮矣萬一有之能聽終其言而見之於施行者尤為鮮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以為後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

唐高祖時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是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

綱蓋盡忠欬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臣按高祖創業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道所謂上下相蒙主驕矜而臣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數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讀之使人凜然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念哉

太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玉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等咸曰陛下聖化被大平臣等不見其失劉

洎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項上書有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臣按人之常情少有過失恒懼人言稍涉疑似輒加怪責况萬乘之君乎太宗發問欲知已過責臣下言其愆失可以為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後繼體之君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侍奉膝下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憲宗亦

太宗神武皇帝

十七

謂其臣曰朕讀貞觀政要以太宗神武皇帝有一事涉過差群臣進諫者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得一二而已呼二帝之言若此豈非太宗詒謀之善故其子若孫得於觀感而興起效法也哉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絲驩堯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

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按三代以下好諫之君以唐太宗為稱首陸贄嘗舉以告其君曰太宗以虛受為治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諍者必為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此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太宗神采奕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必假以辭色冀開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亦誅公輩宜用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太宗神武皇帝

十七

臣按賈山告漢文帝有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欺自盡又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必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亦責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

今觀太宗每於臣下奏事而假以辭色使以得  
以盡言而無懼蓋有合於賈山之說其視後世  
人主恐臣下盡言厲色威威以臨之者蓋霄壤  
矣中舉末世君臣為戒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  
惜盡言其言微切可為世戒

陸贄言於其君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  
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  
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  
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  
轉圜諒直者嘉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怒之狂誕者

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  
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猶懼  
其才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為書鼓為諫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  
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司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  
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  
其德彌光惟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恣  
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諛諂為揚惡然諛諂於下  
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真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  
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  
者罔不覆輿成同軌者罔不自當矯夏祭股辛拒  
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士無賢愚  
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  
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眾智為智以眾心為心恒  
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  
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諫言聽輿誦對非  
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  
詢故幽隱必達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

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  
又曰虞舜察通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  
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  
是則聖賢為理務詢眾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  
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  
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眾者不  
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  
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  
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臣每讀史書見亂多治  
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

者莫不求洽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洽上每苦下之不  
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  
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  
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驕辨給倚聰  
明厲或嚴恣彊懷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  
慄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  
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  
不聞矣上驕辨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術聰明必  
隱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  
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  
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慄者避辜而情理  
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  
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親至尊之光景者  
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親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  
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  
通鮮矣

臣按後世人臣之善諫其君者無如贊贊之此  
疏論人君聽言納諫之道無餘蘊矣臣謹詳載  
于篇伏觀其篇末又曰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

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存殷鑒足  
徵其於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  
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  
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  
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術以明不  
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  
不大聲色以示威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  
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  
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  
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

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斯言也誠萬世人君  
聽言納諫之龜鑑且不僅他有所言請即是以

為

九重獻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  
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  
候次對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宁  
以聽其言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

以次轉對遂為一代之法終宋之世君得以觀其臣臣得以近其君言論之間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學識之淺深心術之邪正亦終於是得以見焉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又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眾心離叛近年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危言正論為狂是致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間問愁苦痛心

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執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在京則於鼓院投下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疆有抑退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察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

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群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群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于洛問光所當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謂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謂光之此疏非獨當時人君所當知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纏必假言以發之帝王

莫如堯堯以言為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孔子以言為知人之本是則言之為言其所關係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為己助因人之言以為己鑒

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犬心宏度以容之或為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為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為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

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  
 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  
 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  
 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  
 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  
 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  
 罔攸伏君德之脩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  
 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  
 豫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  
 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  
 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仁諫小臣  
 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  
 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  
 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  
 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  
 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  
 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  
 臣不至於持祿小臣不至於畏罪而下情上通  
 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  
 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

聖明留意

以上廣陳言之路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



大學行義補卷第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虞書皋陶謨曰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蔡沈曰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臣按宋儒陳大猷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為曠非其人之為曠也天

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為人代為之一官曠則一事闕矣元儒吳澄亦曰天子所事皆天之事天以此事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為之者也噫人君誠知人臣所治之事皆天之事而付於我者其必不肯任用非人而致天事之曠以得罪於上帝矣

商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蔡沈曰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

臣人臣之職也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不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臣按為治之道在於用人用人之道在於任官人君之任官惟其賢而有德才而育能者則用之至於左右輔弼大臣又必於賢才之中擇其人以用之非其人則不可用也人臣之職在手致君澤民其為乎上也必陳善閉邪以為乎君之德其為乎下也必發政施仁以為乎民之生如此之人然後任之於左右俾其上輔君德下濟民生既得如是之人非用之之難察之之謹則其進也易而藉而僥倖之小人得以間之矣非待之以協私信之以專一則其用也乖而貳而正大之君子不得以久矣嗚呼方用之之祿則其難其慎既用之之後則惟和惟一其者必然之辭惟者專一之謂人君致審於斯則知所以任官之道矣

說命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

惡也德惟其賢

蔡沈曰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

臣按蔡沈謂庶官治亂之原蓋以為治亂皆本於此也夫人君用人以圖治惟其賢能而用之則國家之治原於此矣苟舍其賢者能者惟已之所親愛者是用雖有可惡之德不問也如此則列之五等布之庶位者皆不仁不義之人無

禮無智之士天下豈有不亂者哉

周書武成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蔡沈曰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

位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紂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憂鮮哉

蔡沈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嘆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

者鮮矣言五等宜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常伯常任準人即下文所謂三事三宅成周官之別名也牧民之長曰常伯所謂宅乃爵是也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所謂宅乃事是也其虞廷典禮典樂百揆之官乎守法之有司曰準夫準之云者掌法之官刑罰當如準之平即所謂宅乃準也又非虞廷士師之職乎綴衣者掌王之服器居則張設者焉虎賁者執王之器械行則防護者焉是常伯常任準人三者國之大臣以共理朝廷之政綴衣

虎賁二者王之親臣以供奉服御之用宋儒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

秘其繫天下之本一也職有大小而經綸康濟兼陶涵養賴焉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矣林之奇亦謂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凡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綴衣即今內司設尚衣等職吁有大臣理國之政有親臣在君之側二者皆得人之則君之左右所聞所見者無非正理國之任用所施

所行者無非仁政任官如此天下豈有不治哉

**禮記**王制凡官民材謂凡民之有材也必先論之詳其行

也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臣按此古者官人之法夫民莫不有材也顧上

用之何如耳然民生草澤中林林總總之多苟

非在上者有以評論之於先又何以知其材而

用之哉後世一惟資格用人稽考簿書歲月次

序無復先王論辨之意此所以任用不得其人

而治效不古若也

小雅勸學第五

繼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

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適臣比私相矣故大臣不可不

敬也是民之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

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

適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孔穎達曰大臣離貳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

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與

臣富貴已過極也夫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適

臣與上相親比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

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共謀外臣之事

所以然者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

圖謀若能如此則內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

恨於君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遠臣不被障蔽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

之大患也蓋大臣之任國之安危繫焉用之斯

信之可也居其任而不親信之則下之人知其

不為上所親信也是以令之而不從制之而不

服此百姓所以不寧也所以然者由臣之忠不

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之貴之至於太

過焉耳君以富貴參其臣臣以富貴參其身為

下者不知盡忠以啓上之敬為上者不復致敬

以來下之忠兩相乖貳不相親信如此則大臣

不得治其事嬖寵之小臣相與親比而大臣之

極反為所移奪矣是故人君於大臣必加敬焉

而不可輕以其係國之治忽而民所瞻望以為

儀表者也於適臣必致慎焉而不可忽以其係

君之好惡而民之所由以為道路者也敬之則

大臣得以治其事慎之則適臣不至於相比唯

矣不以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

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視其上不

使左右寵倖之臣圖謀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

小雅勸學第五

之賢不為近臣所壅蔽矣先儒謂小謀太遠言  
近內園外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臣竊以謂遠言  
近者百一二小謀大者什三四內園外者什八  
九人君任人之際誠能親信大臣而敬之審擇  
適臣而慎之則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為人所  
蔽矣嗚呼可不念哉

以上總論任官之道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定職官之品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朱熹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  
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  
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

臣按天下之大非止一方也而統宗會元於國  
都之中朝廷之上必君總治於上臣分治於下  
然後事有統紀民有依歸而天下平定焉然君  
一人而已所統之地非一所也所治之民非一  
人也所行之事非一類也必欲事理民安而無  
一處不到焉非立官以分理之不能得也自唐

虞之世已設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內焉  
有九官而總之於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總之  
於四岳舜之空命其於九官人各為之辭隨其  
職而致其戒勉之意其於十二牧也則人共為  
一辭其所分牧雖有不同而所以命之為民之  
意則無不同也大抵天立君以為之子君立官  
以為之臣無非為乎斯民而已蓋天生蒸民不  
能以自洽而付之君君承天命不能以獨理而  
寄之臣則是臣所治者君之事君所治者天之  
事也帝舜於受終告攝之後首詢四岳次咨十

有二牧然後及於百揆九官者豈不以百揆九  
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凡夫朝  
廷之間百官庶務何者而非為民者乎帝既分  
命之又總告之而要其終於欽哉惟時亮天功  
之一語以見臣之事即君之事君之事即民之  
事民之事即天之事也哉  
朝內設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  
即虞世之十有三牧名雖不同而所理之事則  
一地雖有異而分牧之意則同其所以立制度  
明紀綱真可以為萬世法者也

商書說命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順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天子君公諸侯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治民

蔡沈曰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熊禾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至哉斯言千萬世為人君者之龜鑑也桀惟不知此而湯有鳴條

之師紂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命師曠言於晉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其浮而棄天地之性為人君者聞此言可以悚然懼矣

臣按天立乎君君奉乎天固非以一人之故而立其人以為君人君亦非以其人之故而以為之為諸侯大夫師長人君則當承順天道人臣則當承順君命天之道在生民人君之命亦在生民人君知天之道為生民立我以為君則必愛天之民而不肆虐於天之所生者而竭其力

盡其財以為私奉人臣知君之命為生民設我以為諸侯大夫師長則必恤君之民而不敢肆毒於君之所付者而竭其力盡其財以為私用君則奉乎天而順之臣則承乎君而行之則生民無不得其所者矣是則上天所以立君而明王所以順天道定職官以為民者大意蓋如此世之為君臣者惡可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哉

則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蔡沈曰百揆四岳總治於內州牧侯伯總治於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臣按此唐虞夏商四代之官是即上文所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事明王所以立政者也蓋官不在多惟在得人得其人則一人可以兼數人之事不得其人雖兼數人不如得一人也此唐虞之官惟百而治繼而夏商倍之為二百亦

克用治用是以保邦用是

承內外相繼而求無危亂之患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

陳傳良曰堯典言九族而周禮言三族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

臣按施仁之序親親而後仁民為治之道齊家而後治國故史臣紀堯之典於治效被格之後即繼之以明德親族之言蓋以出治之本在此

也當時雖未設官觀其叔親睦九族於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前則其立言之序輕重可見矣自成周以三族之別掌於少宗伯之官後世因之列宗正於九寺之中殊失帝堯睦親之道我

聖祖超然遠見特立宗人府於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專以皇親掌之可謂得帝堯親族之深意而足以為萬世法矣

漢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叙九族

臣按班固漢書表宗正秦官掌親屬蓋漢因秦制而設之也

以上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

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總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呂祖謙曰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原也

陳傳良曰周之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

以上

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臣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見於此。昔大舜命伯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傅說作相。則成周之世未聞有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松相之任。然我

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間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此意也。嗚呼。是職也。未易稱也。必其人果能論道經邦。

變理陰陽。然後可以當三公之寄。果能貳公弘

化。寅亮天地。然後可以當三孤之任。不然寧闕。毋備可也。公孤

冢宰治也。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蔡沈曰。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臣按冢宰。今吏部尚書之職。

司徒統也。掌邦教。敷五典。授訓也。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初。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

臣按司徒。今戶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教化。後世則專理戶口財賦之事。焉嗚呼。唐虞三代之時。其民淳朴。其於天理民彝。無甚相悖焉者。猶且設官以掌之。俾其敷布教條。以馴擾夫億兆之民。後世風氣日漓。民心不古。顧無有大臣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見於刑官弼教之設。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蔡沈曰。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

上下尊卑等列。春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臣按宗伯。今禮部尚書之職。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蔡沈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疆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

政之大者也。

臣按司馬今兵部尚書之職夫國之大事在戎  
宋以樞密院專掌兵政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  
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統軍旅專征伐則  
歸之五軍都督所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  
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彼此  
相維內外相制其法制之善前代所未有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群行攻劫曰寇詰姦  
慝刑疆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  
然也

臣按司寇今刑部尚書之職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蔡沈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  
天時以興地利

臣按司空今工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度  
地居民董地制邑之事後世則專理營造工作  
之事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呂祖謙曰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於立  
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

故二曰邦教人道也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  
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  
也故四曰邦政大非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  
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其居  
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為治體統上下相統內外交應本末具  
舉絲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天下雖廣會頭都  
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  
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  
也綱固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乎身之外哉乾坤

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於  
六職也一也

蔡沈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教自  
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  
而化成也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  
所屬之屬在唐分為二十四司

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勳考功戶部十二  
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繁簡帶領直隸  
府州每一司內各分為民度金倉四科禮部



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為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繕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徒隸句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

本朝精膳第五 十七

今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脈絡相通體統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年僅見行於

今日者也臣伏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放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

聖祖高見遠慮起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之官也雖無宰相之名實理宰相之事但其事一總於朝廷而不顯顯任於一人

本朝精膳第五 十八

是以百年以來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虞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

內閣專掌制誥凡

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必得預聞謀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令以多而予之以實自是以爲故事餘七十年于茲矣夫不子之

以名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予之以實則上賴  
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患之深。漢唐以  
來所未有者也。六部上

舜典。帝曰龍。朕也。詭說也。殄也。行也。謂傷也。善也。震驚朕  
師。也。其言不也。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正。朕聽也。

朱熹曰。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  
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也。奏事  
逆。受下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  
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  
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臣按。納言。今通政司之職。我

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為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  
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赫。故必有  
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  
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為  
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  
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  
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  
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  
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

聖祖此訓。則非惟其職任之脩。舉而於輔成

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政司通

堯典。乃命羲和。象欽也。若也。順也。昊也。天  
曆也。記也。象也。之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敬也。授也。人也。時也。辨也。作也。之也。候也。凡也。民  
者。

周禮。馮相氏。馮。東也。相。視也。言。掌十有二歲。歲星於  
二十有二月。所。謂。也。十有二辰。所。謂。也。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有八星之位。星。即。宿。也。辨其故事。以會天位。

保章氏。保。守。也。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

天下之遷。謂。災。祥。禍。福。之。變。動。也。辨其吉凶。以星土。星。所。主。辨

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如。房。心。豫。州。之。類。

以觀妖祥。  
臣按。唐堯之義和。成周之馮相保章。即今欽天  
監之職。夫陶唐以前。法制未立。占步之術。未詳  
天道。幽遠。非有神聖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堯  
命官。以義和為第一義。自是以後。紀數之書。則  
有一定之曆。觀天之器。則有一定之制。故成周  
馮相氏。保章氏。皆世其官。以專其業。不過春官  
宗伯一屬吏。而處於群僚之中。而其所以命之

之始亦不復有如堯之欽敬也已。雖然堯之所  
以欽順乎天道，即所以敬授乎民時也。不徒總  
命之於朝廷，而又分命之於四方。蓋象以正曆，  
曆以定時，無非以為民而已。成周之制，則專主  
於天，而不及於民。此堯舜所以為萬世法，歟。近  
代制曆觀象之官，往往以司天為名。意魏魏乎，  
惟天為大，在人君者且當敬而順之，夫豈一事  
一物之職，而臣下可司之乎。我

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為欽天監，得帝堯欽若之心，  
於數千載之上，其敬天勤民之心，可以為萬世

欽天監

帝王法雖然欽之一言，非但人君所當盡，而任  
職之臣尤不可不盡也。夏書曰：先王克謹天戒，  
臣人克有常憲，謹者恐懼脩省，以消變異也。常  
憲者奉法脩職，以供乃事也。為人君者固當謹  
天戒於上，然非此職之臣奉法脩職，以供其事，  
則天戒之垂，人君容有不盡知者矣。故先王尤  
嚴於辨官，離次俟擾天紀之誅，夫謂之天紀者，  
歲月日星辰曆數也。曆數之法，久則不能無差，  
我朝之曆承元之舊，今用之百年餘矣。天道參差

不齊，久則有變，所以釐正之，而使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者，政有在於

今日以上欽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飲，膳，膳  
膳也。膳，肉也。羞，有菜也。以養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即今光祿寺官之職。膳夫，食官之長，  
自膳夫以下，庖人內饗外饗，亨，人等官皆以  
士為之。屬於冢宰，秦時為大官，今漢始有光祿  
勳，然乃持戟宿衛之官，以之司膳，蓋始於南北

朝唐宋因之

今制光祿寺有四署，曰大官，即周官庖饗之任，  
曰珍羞，即周官籩人之職，曰良醢，周官酒正，是  
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夫人君一身為天地  
民物之主，宗廟社稷之所關，是尤不可以無所  
養，要必內養其德，外養其體，可也。膳夫所掌食  
飲膳羞之類，雖以養君之體，而君之德亦於是  
乎繫焉。故用之必以其道行之，必以其時苟肥  
甘鮮美之是耽，而貪冒沈酣之弗職，則所掌之  
人為有罪矣。晉文公之宰夫責司聰司明之罪

其以此歟雖然職也。又非特供王后世子之膳與其薦羞而已。凡祭祀之牲體薦俎賓客饗餐饗食皆在所司。雖曰飲食口腹之奉而皆大有關係焉。屈到以薦芟致譏陳平以惡具反問。專諸以匕首進食生禍亂。是皆由於飲食之微也。是亦不可不戒。以上光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五毒藥也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轉曰痾疔瘍者身曰瘡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酸苦甘辛鹹

五穀稻黍稷五藥草木石蟲養其病以五氣心肝脾肺腎五聲五臟所發五色五臟所視其死生

傷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臣按周禮醫師即今太醫院之職疾醫今所謂內科也。傷醫今所謂外科也。醫之說見於經典始於商書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之一語蓋藥所以攻病故醫師所掌之政令所聚之藥以毒為先而瘍醫所療五毒之攻亦在五氣之養之前其意可見矣。夫治病用藥而用其毒如人之馭惡人控猛獸善於馭馭制伏者往往反受

其害苟非有傳授之素講貫之功一旦而付之斯人死生之命不至於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而天闕人生也者幾希。今世之業醫者狹技以診藥者則有之矣求其從師以講習者何鮮也哉。

祖宗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醫學醫而以學為名蓋欲聚其人以敦學既成功而試之然後授以一方衛生之任由是進之以為國醫其嘉惠天下臣民也至矣。臣願究成周所以謂之醫師國朝所以立為醫學之故精擇使判以上官聚

天下習醫者俾其教之養之讀軒岐之書研張孫之技試之通而後授之職因其長而專其業稽其事以制其祿則天下之人皆無天闕之患而躋仁壽之域矣是亦王者仁政之一端也。以上太醫院

以上定職官之品臣按國朝設官不止於六部通政司光祿寺欽天監太醫院也。而此定職官之品不及五軍都督府見本條大理寺見本條太常寺見本條

見秩祭翰林院中書舍人見本類簡侍六

科見本類重臺國子監見宗敎化類設太

僕寺見嚴武滿類禁衛見嚴武備類京尹

監司府州縣見固邦本類者各從其類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

大學衍義補

廿五

大衍義補卷第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頒爵祿之制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蔡沈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

臣按封爵之制自唐虞時已列為五等曰公侯

伯子男觀虞書所謂輯五瑞備五玉解者謂瑞

玉為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可見矣

爵祿之制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

貴二曰祿以馭其富

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辨別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

二曰祿

夏官司士以德詔爵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以功詔祿有功者告于王而祿之

以能詔事有才而告于王以能治事以久奠食以任事之久而

臣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田

至君十卿祿也爵以貴之臣非得君之爵則

無以為榮祿以富之臣非得君之祿則無以為

養是爵祿者天子所操之柄所以崇德報功而

使之盡心任力礪世磨鈍而使之趨事赴工者

也其柄必出於上非人臣所得專也故周禮天

官之大宰內史夏官之司士其於爵祿惟以詔

告于王而已非敢自專其柄也以此為防惟恐

司其事者或有所專擅後世乃有非所攸司而

手握王爵口銜天語者安得不罹凶國害家之

禍哉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

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朱熹曰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

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此侯大夫

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州庸也大國地方

百里次國七十里君十倍卿祿四大夫

夫小國二大夫大夫倍倍也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朱熹曰。此班祿之制也。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也。

臣按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則通天子而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則通天子言。而以子男同一位。而為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兼君言而通以為六等。與夫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祿之制。亦有不同者焉。孟子固先自言其詳。不可得聞矣。此蓋其略爾。先儒亦謂其不可考闕之可也。臣姑載之于篇。而微考其所以與二書不同者。以見成周所頒爵祿之制。其大略有如此者。禮記注疏

洪範凡厥正人。既富也。祿之方殺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蔡沈曰。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交。其為善。廉

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又曰。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臣按漢張敞蕭望之言。于其君曰。倉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棄身為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曰。為國者皆患吏之貧。而不知去貧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臣以為去貧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奉而已。夫衣食關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長能檢

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二臣之言。其庶幾洪範之意歟。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朱熹曰。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優待君子者。如此其厚。唐宋之職田。蓋其遺意也。

漢宣帝詔。天下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

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光武詔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

以下增於舊秩

臣按此二詔皆推洪範既富方殺之意益官之

而廣之矣宣帝所謂吏不廉平則治道棄元為

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而未

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

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

而益俸比古今之至論也臣敢舉以為

今日獻  
以上頒爵祿之制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敬大臣之禮  
周易晉卦上康侯之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程頤曰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君為能待下寵

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

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

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

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

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朱熹曰晉進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

而順被親禮也

臣按侯而謂之康者以其有康民安國之功而

得為侯者也大明之君在上臣下順附而奉承

之而有康民安國之功是以人君必錫之以寵

數車馬至於衆多接之以親禮晝日至于三

在外之侯且然則內之公卿可知也後世人主

於在外之諸侯曠世不一再見於內之公卿或

五日一朝或間日視朝其勤者雖一日一朝然

惟應故事而已顧而之不親情意之不孚况望

其晝日之間三接乎夫惟接見之頻然後其情

可以通其言可以入勢分不至於懸隔而上下

無壅蔽之患內外無廢墜之事也有志任賢求

治之主尚念之哉



虞書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孔穎達曰鄰近也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臣按先儒謂臣以分言鄰以情言君臣之間。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聚故帝舜於大禹既欲其盡臣道以親助於我曰臣哉鄰哉又欲其親助我以盡臣道曰鄰哉臣哉反復詠歎之不置舜歎而言之禹俞而然之君臣之際其交相親近有如此者後世人君之於臣下不過於嚴則過於瀆此上下之情所以不孚而治功之成恒不若於古歟

帝庸

帝庸地用作歌詩曰勅切天之命惟時在時不或和和惟幾幾

工熙興哉興皐陶拜手稽首稽曰言曰念哉率

作興事慎乃憲憲中中之法欽哉欽屢屢省省乃成成欽哉乃賡

曰元首首叢叢朕朕肱肱情情哉哉萬事萬墮墮哉帝拜曰

兪往往欽哉

蔡沈曰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欽之意皐陶

將欲賡歌而亦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舜作歌而賡

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賡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

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

臣按虞廷君臣相與賡歌以元首股肱為言以見君臣一體之意君之歌則先股肱臣之歌則先元首於詠歌靡樂之中寓推尊致敬之意當是時也一堂之間君臣之際臣敬君則拜稽以颺其言君敬臣則致拜以兪其語君臣一心上下忘勢此虞廷之君臣所以為萬世法而其治效所以為不可及歟

詩大雅卷阿其首章曰有卷曲也者阿大也風自南

豈弟君子指成王也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次章曰

伴渙爾游矣優游爾休矣伴渙優游告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似先公會矣

朱熹曰此詩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

之歌而作此以為戒首一章總敘以發端次章言

王既伴渙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

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

和盛治之時而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

曷為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

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



臣民其初編之首卽託始以君臣同遊爲第一其言曰昔者人臣得與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務爲民造福裕君之失樽君之過補君之闕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焉

聖祖之心所以爲聖子神孫慮者深矣蓋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分至嚴矧繼世之君生長深宮其於臣下尤易懸絕蓋一日之間視朝之際僅數刻耳退朝之後所親接者宦官宮人所謂賢

士大夫者無由親近也於是乎發爲君臣同游之訓謂之游春則凡便殿燕閒之所禁禁行幸之處無不備焉如阜陶廣明良之歌召公從卷阿之遊是已然尤恐其臣之同遊也或啓君之怠荒或長君之淫樂於是又教之曰務在成全其君飲食夢寐不忘其政惟務爲民造福裕君之失樽君之過補君之闕又恐其臣不知所以感發而欲勤者於是又期之以顯祖宗歡父母榮顯生前流芳後世意

聖祖之心所以感發其臣而爲聖子神孫慮一何

深且遠哉臣於是尤有以見古今

聖君賢相其心千萬世而相通也何則召公作詩以臣而告君也故以壽考福祿之感以欲動其君之心其興起於善求賢用善以爲法祖致治之基

聖祖作詩以君而告臣也故以顯榮流芳之效以欲動其臣之心使其感發於善盡忠福民以爲成王其君之地可見君臣之義千古一心聖賢之心萬世一理後之踐

聖祖之位以奉天出治者尚當以

聖祖之心爲心居召公之位以從君遊歌者尚當

以召公之心爲心臣不勝倦倦

周書召誥今冲也于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考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蔡沈曰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踈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考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臣按蔡沈言無道壽者君天下者之要務蓋壽者之人閱世久而涉歷深於凡前王之政祖宗之典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當世沿革廢舉之由莫不有以知其所當然及其所以然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如此則成如此則敗如此則治如此則亂灼然於心習之間瞭然於見聞之際粲然於指畫之頃於事有所益非徒為是空言也於理無所遺非徒為此駕說也人君為治誠能不道斯人惟其言之是咨是用則其治效之臻視夫用彼新進少年不經事者其相去奚翅十百

哉

畢命惟公畢公懋之德克勤小物細行彌亮四世文  
正色率下罔不祇也敬師也言也嘉績多于先王予  
小子謂也垂拱手仰成

蔡沈曰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嶷嶷表儀朝蒼謂朝力列若大若小罔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拱手以仰其成而已

臣按史漸曰忠厚近迂閣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

望已乎於人商功利謀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那廟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于前時而或怠正色欲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胥服吁斯人也其書所謂壽者詩所謂老成人樂人君誠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綱以敦雅俗垂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

強暴之不服哉

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臣按此詩舊序朱熹辨其與詩意不合然以其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得古昔盛王敬老求言之意故載于篇

蕩之什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熹曰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

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聊  
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  
決於老成人之言曰聞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  
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  
興也曰汝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  
叔也犁老播策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  
罔有考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臣按爲治之具在人與法而已有人以爲咨詢  
謀爲之用有法以爲持循憑藉之資用老成之

禮記

人行見成之法則凡所以咨詢而見於謀爲者  
皆先王之舊政成憲用之久而事無弊行之習  
而民相安者由是而循守之以爲憑藉之資則  
可以存國體安民生保天命千萬年如一日也  
不幸而老成凋喪而先王之舊法幸有存者持  
循而憑藉之猶可以繫人心延國祚而不至於  
傾覆苟驟用新進輕變舊法其不至於喪亂也  
者幾希若宋神宗舍韓琦富弼聽用王安石變  
祖宗舊法以馴致靖康之禍茲其明驗歟

禮記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也三王有以乞言

臣按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莫不有養  
老之禮然其所以養之者有國老焉有庶老焉  
所謂國老者國家者舊之臣蓋嘗執政服役食  
君之祿任君之事者也非徒加之以執漿執爵  
之儀祝嘏祝嘏之禮實欲法其善行體之於已  
以爲美德求其善言服之於行以爲良法焉  
中庸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  
臣也

朱熹曰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  
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官盛任使謂官

禮記

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  
優之者如此

臣按朱熹於中庸或問論勸大臣之道無復餘  
蘊前編已載之矣茲不重贅夫敬大臣九經之  
一也敬大臣本於尊賢尊賢本於脩身而脩身  
則又本於誠焉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心有誠  
則所以脩身者無實德所以尊賢者無實禮所  
以敬大臣者貌敬而心不孚言入而實不繼皆  
爲虛文矣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  
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死以黜別之舉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枵冠雖敝不以苴履也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死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

也詳見前編

臣按賈誼此言蓋為當時大臣多以罪下獄而發文帝果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嗚呼誼之此言非特以救當時之弊蓋人君待臣之禮所當然也史謂文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養之云者蓋欲其同入於德善之中而不至於罹吾之法也孟子曰以善養人文帝其庶幾乎

以上敬大臣之禮臣按前編於王倫理已載君使臣之禮而此又有敬大臣者蓋彼

所謂臣者通小大而言此則專言大臣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簡侍從之臣

書同命王王穆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給侍左御中御僕從大僕群僕罔匪正

人以旦夕承順弼厥厥正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

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也愆糾也謬

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謂文

蔡沈曰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罔無侍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

得正人則承順正教亦豈小補哉

林之奇曰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辟

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靈矣故須小大忠良

必群僕皆正人而後可

臣按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作此誥命之百述

文王武王有至聖之德其一時小臣大臣各懷

其忠直良善之行雖其侍奉進御僕從從官之

微無非正直之人相與奉承輔弼之是以其出

入起居之間無有不敬者發號施令之際無有

不善者由是下而民庶之敬順遠而萬國之休

美文武猶然况我一人素無良善之德者乎實

必賴爾前後左右有位之士補助我之所不及

直其愆過正其舛繆格其非僻之心庶幾能紹

述我先烈之文武乎穆王此言非但以求助於

伯冏而實欲求助於一時前後左右侍從之

有位者也

國語近臣進規

臣按侍從之職所謂近臣也侍從之職雖各有

所司而皆以進規諫為要焉

宋司馬光言於其君宗曰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

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委曲詳悉無所

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

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

太平之業由此而致陛下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賢矣

奪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稔民間情偽

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

堂便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伏望聖慈少解

嚴里細加訪問以廣聰明裨益大政又曰臣屢會上

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直宿以備非時宜召已蒙  
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竊意內外之臣  
必有欺惑天聽而沮難之者其意蓋欲陛下常居禁  
中不與群下相接以壅蔽聰明而固其權寵此豈忠  
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邪臣願陛下斷自聖意使之  
更直聽政除暇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  
民間情偽使各竭其智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  
者取之非者舍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  
盡達而聖德日新矣

臣按侍從之臣固當朝夕人主左右無間晝夜

者也若惟進見有時第於視朝行禮之時暫爾  
侍立則又與群臣無異烏在其為侍從哉是以  
晝則更直夜則入宿非但以備不時宜召萬一  
宮禁有不測之變亦必得人以等度處置篇筆  
命辭不然倉卒之間何以應變哉

范純仁言於其君神宗曰本朝設侍從之官自侍制諫  
議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  
禮既異士民瞻仰位望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  
戚今乃忘本徇末釋易舍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為已  
之職事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其間迺有優

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之盡忠補過之  
義或有時政得失唯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  
越未必人人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伏望明降詔旨督  
責近侍凡是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所上封章其  
盡心論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進其持祿不言或  
言而無取者置行黜責如此則庶職備舉朝廷獲多  
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臣按侍從之臣非止一類凡在代言講讀之屬  
與夫給事左右之臣皆是也雖其執事各有主  
判司局然於供職之外皆當悉見聞以備顧問

進言說以盡規益不可但緘默而已也以上總論侍從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與柄之灋以詔王治凡命諸  
侯及孤卿大夫則策策簡命之

吳澂曰內史猶今之內制翰林之職也

臣按八柄詔於家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  
公論之所出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  
公史氏直筆以書之吳澂謂內史為翰林之職  
蓋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猶今學士  
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



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我

太祖皇帝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為翰林

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

及侍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詔定百官品級承

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

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華承

旨直學士侍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

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

五經博士典藉侍書待詔外此又設脩撰編修

檢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學士代言

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

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

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於翰

林則是

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

司比也永樂初

太宗皇帝又東七人者入

內閣專知制誥滿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

五品也至

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御佐師保其任用尤

為重焉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

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云

唐書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

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

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時名

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

召文士元萬頃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

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詔以張說張九齡

等為之學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

務劇文書多壅滯迺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

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後又改供奉為學士別置

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

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天子私人

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學士弘文集賢

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臣按此設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設三代以

前無有也然湯詒微子之命之類其體製言辭

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

似其名制不見於經典無可考耳漢制尚書郎

主作文書起草五刑一美食下子一等雖無

代言之名其端已見于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為天子親信之臣人主之心欲有所言欲有所為欲有所謀欲於廟堂欲有所施設於朝廷欲有所播告於天下喜其人欲有以獎之怒其人欲有以責之皆假諸其手俾代王言以宣其心傳其意必得夫穎敏開通之士簡練醇博之才授旨即得其心聽言即知其意而言又足以成文又足以成章舉理而不遺其事通今而不悖乎古必如是之人然後足以當是任苟為不然徒以其才藻

本朝舊制卷七

之豔麗言辭之捷給而於治道民情罔有所知君德治體略無所補又焉用彼為哉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誥救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救降德音則先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  
臣按學士之職不止於代王言而又以備顧問資獻納焉夫然則所用者不獨以其能文辭而已非道足以貫天人學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適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選也

太祖謂宰相曰此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寶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

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

臣按宋歐陽脩嘗舉錢惟演言朝廷之官雖宰相亦可雜以他才為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之士不可夫學士之職非有文章之士固不可冒此名也然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韓愈亦謂

本朝舊制卷七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夫所謂學之士必得有道德仁義之人以處清切貴重之地庶幾可以華國爾苟非其人而輕授之豈不汙是選哉  
唐玄宗開元三年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班次翰林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筆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真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講及侍講學士之始

唐玄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

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

宋太宗命呂文仲為翰林侍讀萬直禁中以備顧問

真宗視朝之暇即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

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臣按設官以講讀名將資之以講明經義實正

疑滯非備其員以美觀聽也官而謂之讀謂之

李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講必執經以侍左右講道以明義理然後足以

稱其名焉以上講學士

唐制史館脩撰掌脩國史

臣按脩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書又有所

謂此門脩撰集賢脩撰右文殿脩撰者皆所謂

史官者也

宋置會要所以脩纂國史置脩國史同脩國史脩撰

同脩撰雜脩官檢討官

臣按編脩檢討專以脩史始見於此前此固有

所謂編脩官者蓋專以脩經武要略為職在蜀之

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也然編脩檢討在前

代者皆名以官我

朝止稱編脩檢討云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

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

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

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

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

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

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若

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

李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脩

撰編脩檢討掌國史焉遇有纂脩則以大臣為

之監脩學士為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

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

褒鮒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

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非絕善惡以志

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

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道

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

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猶非其本也若

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  
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  
兼該而足以為一代之良史矣

朝廷誠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儲之館閣之中  
以為異日大用之階其所關係夫豈小哉史官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  
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  
誥名義而已於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  
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輒問以經義

職務略同

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為近古也如此後世雖  
設此官姑備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  
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  
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為可否之決其於  
朝廷議政未必無所補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  
皇五帝之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  
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  
之於內禁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  
掌典圖書考合同典

唐制秘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秘書郎掌四部圖書  
校書郎掌雋典籍刊正文章

宋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曆數  
之事官有監少監丞簿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  
各以其職隸於長成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  
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脩國史脩撰直館昭  
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脩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

職務略同

謝絳曰太宗肇造三館立秘閣真宗景德中圖書  
實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歲臨幸親加勞問進宿  
廣內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  
禮甚勤而名臣高倬錄此其選也

歐陽脩曰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夫知  
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以辦集為功者謂之  
材能之士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文章議論可  
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  
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

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此用人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臣豈在材臣之後哉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蓋館閣之職號為儲材之地兩府闕人則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取於館閣館闕者儲補相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嘗博采廣求而多畜之時一付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優游養育以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祖宗用人凡

本朝職官考卷第七 十一

有文章有材有行或精一藝長一事者莫不蓄之館閣而長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呂公著曰館閣之職乃朝廷之華選前世將相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數比來雖有簡核其數不多其中又多外補朝廷平日艱於收採緩急必乏使今古人有言士不素養無以重國臣按前代藏書之府非止一處而掌書之官非止一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今代圖籍皆藏內閣所設之官止一典籍焉蓋

本朝翰林之官雖有異名實無異職其所儲畫非獨以存前代之舊蓋將以資儒臣之考閱講究以開發其德以爲異時大用之具也仰惟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才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脩脩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

本朝職官考卷第七 十四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給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得脩撰曾榮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爲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之曰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口庶國家皆得爾用命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供飲饌分鈔以布膏燭賜第以爲居止列聖相承按爲故事每遇開科開於進士中選其俊異者如甲申制讀書中秘以儲養之前後得人比諸他進士爲多用之當時有得賢之效書之史冊爲儒者之榮是誠一代盛舉也臣伏讀

文皇帝論萊<sup>之</sup>者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  
無志而建功成事者汝等皆今之英俊當立志  
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  
體用之全爲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間古之文學  
之士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一時諸賢服膺  
聖訓莫不奮發立志勉進學業皆大有所成就留  
者擅文學之名出者播政事之譽大哉

皇言其所以主張文教作興人才爲世道慮也一  
何遠哉三代以下所僅見也嗟乎賢才不易得  
亦不易知必隨時而取之不限一時必多方以

奉天新編卷之七 十五

試之不拘一藝然後賢才畢用而無遺苟惟取  
之於此時而他時則否試之以一藝而他藝則  
否而欲所用皆得其人難矣臣請着爲定制一  
次開科一次選用簡擇之餘乃分諸司觀政待  
新進士詣太學行釋菜禮畢即 敕禮部諭俾  
各錄平日所作文字投獻<sup>所</sup>如<sup>詩</sup>賦序記銘  
類封送翰林考訂其中有辭采文理其學可進  
者別出題試之其所試之文與所投之卷相稱  
即取以預選不問年之長幼質之強弱苟有器  
識才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

辭鉤棘而意詭異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後隨其  
材器而任使之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  
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  
國家儲材以待用者無非通經學古明體適用  
之儒布諸庶位列於內外者又皆得夫文學博  
雅之士以錯雜於政事法理之間以潤飾之臣  
見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儒皆真儒吏非俗  
吏凡其製作以華國施爲以輔世者咸有可稱  
述者矣爲治要務用人要術莫先於此<sup>館</sup>以上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

奉天新編卷之七 十六

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  
中書省故以中書舍人爲名我  
朝罷中書省尚仍其舊名名雖同而實則異也  
蓋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  
爲兩制蓋屬文之官也我  
朝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爲職耳書者六藝  
之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學童爲吏者也夫人  
能之無庸設官設之始自  
今日蓋以  
王言所係之重前代乃屬筆於吏胥殊無慎重

之意。

祖宗以此設官。蓋有深意。必得夫素通經術。深明六書之義。心正筆正。如柳公權所云者。居之庶不汙。

王言耳。苟粗識偏旁。而學術無素者。尚不足以當此。况又粗率側媚。而流品非清者哉。以上中書舍人

以上制侍從之臣。臣按翰林之職。以備顧問。

問參議論。侍講讀。謂之侍從。可也。而博士

典籍舍人等官。亦係之侍從者。蓋以今制

皆屬於翰林故也。中書舍人之職。雖有專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

科。然所書者。學士所草之制。况今

內閣亦有舍人別書

詔敕云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重臺諫之任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春官

臣按御史之名始見於此然其所職者乃邦國都鄙之治令以贊冢宰者也漢因秦制而設此

官則專以司糾察之任名雖同而其制則異矣

通典唐杜佑作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按法令

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泅池之會各命書

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

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

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此御史稱後漢以來

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

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闕主陰殺也

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

莫之比焉

臣按御史臺即今都察院是也前代有中書省

而御史臺之職專掌糾察不得與之並列我

朝罷中書外而以政權分屬六部而都察院之

設品級與六部同其權視前代尤重云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

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

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

史以白大夫

臣按御史大夫節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

今左右副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

於察院

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

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屬有

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

曰湖廣曰山東曰河南曰山西曰陝西曰廣東

曰廣西曰四川曰雲南曰貴州分掌其各布政

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

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

則

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

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

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



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  
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  
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臣按今六部官屬皆書其部如吏部屬則曰吏  
部文選清吏司兵部屬則曰兵部武選清吏司  
之類是也惟都察院則書其道而不繫於都察  
院焉是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  
胡寅曰武后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事其興姦慝  
來讒譖皆忠良傷公道之符乎朝廷者衆正之

原是非所仰以決諸愬所望以明毀譽所賴以公  
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塗  
說或兩恣溢惡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  
差失多矣既以風聞多不審締被言者又泯默被  
罪不得申理而竟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  
臣按後世臺諫聞風言事始此則此未有也  
之始自武氏宋人因按以為故事而說者遂以  
此為委任臺諫之專嗟乎此豈治朝盛德之事  
哉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乃許人陰私不究  
其實而輒加以惡聲是豈忠厚誠實之道哉夫

有是實而後可加以是名有是罪而後可施以  
是刑苟不察其有無虛實一聞人言即形之奏  
牘真于憲典嗚呼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哉我  
祖宗著為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須  
查明者年月指陳實跡不許虛文泛言搜求細  
事蓋恐言事者假此以報復私讎中傷善類汗  
灑正人深合聖人至誠治天下之旨  
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貴毀之上曰  
朕得免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德姦慝  
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臣按睿宗此言可以為世主任用風憲之法  
肅宗在靈武時武臣蠲與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關  
坐笑語譴謫監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數曰吾有  
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時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念吾達詔進馬侍御  
史溫造劾之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  
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臣按御史之謫所以為朝廷非為其人也既授  
之以是職必假之以是權彼恃其權以舉厥職  
則人知所嚴憚而不敢為惡其為朝廷之益大

矣唐人有言御史為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  
未有耳目聰明望陛峻正而天子不尊者也天  
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滅矣  
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觀  
於此言則知古人設官之意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行辱臺之罰

臣按宋朝切責御史以舉其職其嚴如此蓋惟  
恐其不言也上之所以責之於其下者必欲其  
言如此居是職者雖欲緘默不言不可得矣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恃亂亡道荒政嗚諫廢忠慢

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  
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  
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恭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  
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  
知也

曾鞏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  
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  
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  
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  
焉御史之責也

臣按宋二臣之言可見御史責任之重且難如  
此為御史者必如二臣所言然後為能舉其職  
不然則於是職有愧矣由是觀之則凡其在任  
之日所以形於言論見之章疏者乃其職分之  
所當為非好為是以求名也以上臺官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官地

臣按官以保為名而職以諫惡為事蓋欲其陳  
王之過失以保佐王之躬輔之翼之以歸諸道  
也自周人有是官漢人因之以設諫諍之員其  
名雖異而制則同也

六

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  
夫光武又以為諫議大夫唐承隋制復置隨宰相入  
閣宋置諫院  
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  
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臣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司諫正言皆前代之  
諫官也我

朝革去前代中書省拜其所謂諫官者不復置  
焉惟設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政而亦以言  
責付之

秦始置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為四員宋制凡制敕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為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以封駁而已我

朝始分為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牴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

卷之七

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

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貞觀元年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臣按宋王安石言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相俱進於前故一言之繆一事之失可將之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

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之而遂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竊以謂唐宋之制與今不同前代宰相行事諫官無由得知今則六部之事無一不經於六科則雖不必隨大臣入閣議事當其章疏初入之時制敕始出之際則固可以先事而諫矣

憲宗謂李絳曰此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榮

卷之八

誤上心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耳何哉千不測之禍顧身不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遣河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按李絳此言非但以破儉人之謀亦使其君知諫臣之難也如此憲宗聞其言即知諫之為益此其所以為唐令主後世稱治者必宗之歟宋歐陽脩曰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五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

司馬光曰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舉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

臣按今世諫官雖無定職然

祖宗設立六科實以言責付之凡內而百司外而

藩郡應有封章無有不經由者刑列署

內廷侍班殿陛日近 晴光咫尺

天顏上無所於屬下有所分理歐陽脩所謂爭是

非於殿陛之間今雖無此比至於司馬光所謂

天下之政四海之舉得失利病萃於一官則今

猶古也然則是職也亦豈易得其人哉必如先

所謂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

次則重情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必得如是之人

以居諫官則上而

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無所缺矣

蔡襄告其君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

諫為難陛下深憂政教未孚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

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群邪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焉

臣按自古小人欲蔽人主之聰明恐其耳目之

官攻已過發已私不得久安其位者必假此三

說以誑惑其君其君不明或信其說以至於屏

棄正言疎遠正人以馴致於危亡之地者多矣

聽言者盍反思曰彼之言當歟否歟已之過有

歟無歟彼之言果當用之而有益於國則其得

敢言之名進顯要之位乃所固有者也豈謂好

哉已之過果有為因之而不陷於惡則彼有進

忠之益而我從從諫之美乃所謂善補過也豈

謂彰哉以是而反求於心則知其言真有益於

己雖無益焉亦未必有損也為人上者惟恐其

臣之不好名不好進吾不得以聞其過而改之

耳尚何咎之有哉

蘇軾言於其君曰宋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

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言及乘

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

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惜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家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天下豈不殆哉。臣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臣按蘇軾此言以為朝廷之紀綱專在於臺諫蓋有見之言也。有志立紀綱以正朝廷安天下者尚念之哉。

呂祖謙曰天子以一身之微處法宮之邃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於是設為耳目之官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恃其明舉天下之事無不聞而見之漢宣之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郡守則亦民之師帥非不美也望之上疏且以出諫官以補郡守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不知過以是知臺諫之選不容少緩

臣按臺諫之任非素稟剛正者未易居也。然人臣之稟性剛正者恒少間有一二或訥於言辭或短於章疏求其稱是任者蓋甚難也。幸而得其人又使不得久居其位而遷之於外此望之所以有憂末忘本之論也。雖然為官擇人遷而用之固猶可也。不幸而有姦邪小人處乎當道惡其剛正不隱或至發已之陰私假遷除以去之亦或有矣。有志於求諫者不可不知論臺諫

以上重臺諫之任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

天學衍義補卷第九

治國入下之要

正百官

清入仕之路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 教萬民而實... 也興舉之... 一曰六德... 二曰六行... 三曰六藝... 射御...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 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 與其眾寡... 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 按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 以取士之法則奉大司徒之教而興舉之也... 教云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是也... 可見故攷其行藝而書之... 胥閭胥則書其敏任恤者... 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 五百家為黨...

正百官

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為州... 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 五百家為鄉鄉有大夫則於三年大比攷其果... 有六德六行而為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為能則... 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 鄉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各行... 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 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謂之賓者以... 賓禮敬之而不敢忽也雖然豈但實於鄉而已... 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則在天子亦賓... 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時賢能之... 書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貴亦且屈萬乘之尊... 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豈非賢才之生乃上天... 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乎... 王制命鄉論而保舉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而用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升於司徒者不征... 升於學而升於司徒... 曰造士... 造士... 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林論進士之賢者以告... 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

臣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鄉學所教之士大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選而用之則不給筮役於鄉矣選士之中有不安於小成者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則雖司徒之筮役亦不給矣此二等皆謂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選士而為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遂

大樂正

五

吏由俊士而為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大樂正於是乎論其秀穎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焉是之謂進士也既為進士則大司馬辨論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舉其賢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論然後授之以官或以為司士或以為內史之類所謂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後予之以爵或以為士為大夫而進至於卿所謂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後頒之以祿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之也此三代鄉里選用之法而所謂進士者蓋以

其成材將進於朝以用之故耳後世取士不復此制而亦以進士名其原蓋出于此其名雖同而其所以進之之實則不同也

漢高祖詔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率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賢者守自為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行狀有而弗言免其官免發覺免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

大樂正

四

諫者

臣按賢良極諫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臣按鄉舉里選之法後世所以不可行者蓋人情日偽敢於為私以相欺公於為黨以相蔽苟無試驗之方防察之政糾舉之法而徒任人而

不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偽日滋而賢否不復可辨矣仲舒所謂歲貢之法貢其吏民之賢者爾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今貢者試不中有罰俸之比而無賞然亦姑應故事而已誠能振舉祖宗之法而加嚴於學校之教提調之罰考試之亦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合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舍與計偕計謂上計篇也借謂每歲郡國有上計之吏命與俱來也

李善注漢書卷九

臣按今世科舉初場試士以五經四書即此習先聖之術終場策士以時務即此明當世之務鄉貢舉人赴禮部者給脚力廩給即此續食計偕

元朔元年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究而積行之君子墜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屬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

壹適謂之好德謂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削地舉矣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臣按漢世去古未遠而賢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銜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為之駕而縣次續食俾與計偕其不肯出者既懸賞以招人

李善注漢書卷九

禮尤存好賢敬士之心後世嚴繆舉之罰而限其途轍者則有之矣未聞有不舉之罰而責其薦揚者也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臣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



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畧則相類也

孝武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射策甲科為郎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輒行之

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

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其後或遣諫議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祿大夫舉茂材特立淳厚立言其名目不一

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

臣按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

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

臣按明經之科始見於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以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臣按限年之法始于此

魏陳郡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縣皆有之而以本處人充俾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吏部憑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據閥閱不辨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歷晉南北朝至隋選舉之法皆用之至開皇中方罷

晉武帝詔州郡舉秀異之才

劉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

隋始置進士科

臣按此後世進士之科之始蓋始專以文辭試士也夫三代以前鄉舉里選之法行取士專以德行為本漢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

州郡舉有經術德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

魏晉以降所舉秀孝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

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必盡善然清謹之士

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為

終身之累至是隋有進士之舉始專試士以文

辭士皆投謀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

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  
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  
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比歲舉之常選  
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  
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為學不本經術明經  
以帖誦為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  
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殿發前試士自此  
始

臣按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

玄宗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臣按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  
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  
取士

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  
技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

太平興國九年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瓊林苑上  
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饑渴召見臨閣觀其  
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歷代科目得人惟宋為盛蓋以太宗留意  
科目自是以後天下士子爭趨向之故也

仁宗時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  
選才專取辭藻士惟道務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以文  
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  
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  
屢下詔書戒飭學者樂於放逸卒能自還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士  
習為奇僻鉤章棘句度失渾厚歐陽脩知貢舉痛裁  
抑之澆薄之士不預選者多毀脩然自是文體亦少

變

臣按文章關氣運之盛衰而科場之文為甚蓋

科場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為一  
代輔治之具下以此為業以為一生進用之階  
非徒取其能文而已蓋將因其文以叩其人心  
之所蘊才之所能識之所及由是用之將藉之  
以輔君澤民脩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嘗與  
其門人言及科舉文字之弊熹歎曰最可惡者  
不足說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  
文一切含糊是皆沒理會夫東晉末以文取

士所謂文者出於衆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禍且至於不可支持况科舉之文乃國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爲業者其所關係豈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屢頒戒飭之詔慎擇主試之人示之以趨向之本付之以幹旋之柄則文辭日流於卑弱而國勢隨之矣嗚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臣按此卽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爲常制至今行之

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

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脩學校欲脩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爾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謂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彙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

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後世經義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試其墨書帖義但取其記誦而已未嘗攷其義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爲人固無足取及其自作三經專用已說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已固無是理然其所製經義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廢言也及其所謂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切中今世學者習科舉之弊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濛濛之言然多不本之義理發以文采徒綴緝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耳各雖正理其實與前代所習之詩賦無大相遠也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歐陽脩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義理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爲

國家用其爲補益蓋亦不小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者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試士始於唐武后時宋初沿之然皆

試以詩賦至是神宗始試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時蘇軾爲編排官見一時舉人所試策多阿諛順旨乃擬一道以進大略謂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噫觀試茲言則知朝廷以言試士雖若虛文而一時人心之邪正國勢之興衰實關于此識治體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御筆付知舉杜範曰朕愛簡儒者俾典文衡凡爾攸司宜鑒舊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純詞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緝爲能毋以浮薄險怪爲尚然稽互考優劣自分庶使賢俊畢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時極矣每遇大比帝輒下詔崇雅黜浮蓋有以見夫士習之美惡形於文辭之浮雅文辭之浮雅而實有關於氣化之盛衰也蘇軾告神宗曰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

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臣於今日亦然

朱喜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也今治經者類

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

臣按朱熹之議雖未上聞而天下莫不稱誦以

為後世貢舉之法未有過焉者也我

太祖皇帝於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丑未年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四書義主朱氏集

註章句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肆我

太宗皇帝脩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女信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澹集說焉初場以初九日試四書義三道本經四道次場用十二日試論一道詔誥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終場以十五日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初場及終場未能者許減其二道嗚呼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

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之

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該文質得中雖不盡如朱氏之說實得朱氏之意於數百年之後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類一切廢絕前代之制度如詩賦墨義之類一切不用可謂簡而要明而切實可以行之於千萬年而無弊矣本朝科舉兼前代之制而取其長去其短惟進士一科共武三年詔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其歲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試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

稽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取人無額惟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取人以北方學士為多初設見分南中二數取人以北方學士為多初設增額部試則洪武二年取人以北方學士為多初設科禮部試則洪武二年取人以北方學士為多初設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行至是三十餘年矣試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無餘惟程試之文氣進用之人才似手有愧於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宗時其所以治者皆取經書中大道理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心於此且要者其用功無倫焉又得以餘力及於他經其用功亦場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其用功初場出經書題社律行求勝於前或向破碎



漢武帝時太常孔臧等議請太常博士置弟子。後其身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臣按此太學生入仕之始。夫自漢置博士弟子試通一藝者補以官。其後唐人有學館生徒之設。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員禮部奏於

奉天門下試中。送國子監肄業。備資送吏部選。用。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為重。亦多得人。此學校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曰府。主畜積。文書。六曰史。理文。辨七曰胥。治文書之次。叙。八曰徒。治。九曰皂。治。十曰史。理文。辨。十一曰胥。治文書之次。叙。十二曰徒。治。十三曰皂。治。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員也。所謂庶人之在官者與下。是已。是時未有進試之階。至秦棄儒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溫舒為縣獄吏。丙吉為魯獄吏。

龔勝為郡吏。趙禹為佐史之類。則是吏員入官。其來久矣。

本朝入仕之途。於科目監生之外。有吏員。凡在外藩憲衛府州縣。任自辟舉。以六年或三年為滿限。至部分撥在內諸司。以三年為考。依資格敘用。此吏員

以上清入仕之路。臣按我

朝選舉之制。比漢唐宋為省。科舉之外。止有監學。歷任吏員。資次二途。以為常選。其他如經明行脩。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楷書

秀才。童子之類。皆與廢不常。惟任子

祖宗雖有定數。然皆出自

恩典。或與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孫入監。方有定額。故臣於入仕之路。獨詳進士之科。而兼及監生吏員者。以當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而此二途次之。竊惟

本朝雖大封拜百官。亦未嘗具服拜賀。惟於策士傳臚之後。群臣致辭慶賀。曰天關文運。賢俊登庸。由是觀之。則

祖宗所恃以求賢輔治之具。誠莫先於進士

一科是以百年以來凡明治體建功業者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宋人亦言豪傑之士由之而進。夫唐宋取士以詩賦多文而少實。尚足以得一時之豪傑以爲名臣。况

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洛關閩之說。卽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者也。爲士者誠專心於此而有所得焉。上之人精擇而謹取之。必名實相符。文質相稱。然後得預斯選焉。其所得之人才。當不止於唐宋而已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公銓選之法

虞書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蔡沈曰敷納以言而觀其德明庶以功而考其成

旌能命德以厚其報

臣按試人之法有二曰言曰功而已所謂言者

禮記所謂或以言揚是也所謂功者禮記所謂

或以事舉是也進人不言則無以知其所有

之蘊試人不言則無以驗其所行之實蘇軾

曰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言試人何嘗不以

功是則以言功為用人之法其來尚矣

皐陶曰俞也受敷布也施九德以上文意而咸事後

又在官百僚師也師法也百工惟時趨事

蔡沈曰德之多寡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

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

小而百人之小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

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

臣按德之在入其總有九而人之所得者則或

得其一二或得其三四或得其五六七八之不

同所以有得有寡也人君則隨其多寡合而受

之既受之矣由是隨其大小長短施而用之因

才授任或以為大夫或以為諸侯如是則一德

有一德之用有三者為大夫有其六者為諸

侯而九者之德各用所長而咸事其事矣九德

咸事則在官者無非俊又之士是以察察相聯

更相師法職任並列事相趨赴蔡氏所謂唐虞

之朝下無遺才上無廢事夫豈虛言哉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德治官府一曰官職之事以

辨邦治八曰官計以辨治

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有刑以取其吏四曰

祿位也以取其士

以八統詔王取萬民三曰進賢有使者四曰使能有

使之七曰達吏有下位者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皆臣之名以治其政令歲登

下其損益之數皆臣之數有辨其年歲與

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

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莫

食

臣按王制曰司馬論進士之賢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司馬之屬官也故凡士之進於司馬者皆司馬掌其名數之版版猶今之文冊也每歲之間其人或損或益其數有多有寡益而多則登之損而寡則下之辨其年齒之壯老著其歷任之久近大夫以上所謂貴也士以下所謂賤也咸於是乎辨焉與夫天下之邦國都家縣邑設官之數幾何內外之卿大夫士庶子其任用之數幾何皆司馬之所掌以告於王而治之者也

今制則屬之吏部文選所掌者即其事焉古今之制不同而其事則一也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蓋未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

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臣按兩漢銓選之法大要如此是時猶未有資格也

北朝魏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薛淑上言魏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屬次若買魚執簿呼各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失人自亮始

胡寅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令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矣為乘田而牛

羊不惠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為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是賢能庸繆姦凶之人相為升降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為常更明君碩輔亦眾矣而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為善也審如是

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策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尙不可之有故善爲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從以信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

臣按資格之說始於崔亮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嗚呼亮爲此格豈但魏之失人哉自有此格以來世世用之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以展其有用之才其小人不幸而不得以蒙夫至治之澤是皆亮作俑之尤也胡寅之言明白詳盡有志於求才致治者尚鑒茲哉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爲三銓之法

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爲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爲中銓東銓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儻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道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者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臣按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爲切用蓋非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擿隱伏不能爲也但其言辭體語爲拘耳若其

於身必取其豐儻於言必取其辯正則晏嬰之貌不揚裝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雖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銓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唐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臣按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今制四品以上及在京堂上五品官在外方面

官皆具職各取自

上裁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則先定其職任然後一奏聞亦唐制也

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

臣按天下之勢有內外要必上之人均其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使不至於偏重外有治效擢

之內職內有實績權之外任如是則內外均矣  
玄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請分吏  
部爲十銓以禮部尚書崔頴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  
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其表以  
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  
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  
鬪死之人况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  
臣按君有君之職臣有臣之職君之職在乎任  
人臣之職在乎任事君不任人而自任則是君  
行臣職矣君行臣職則是以一身而代百工之

事力有所不及慮有所不周日力有所不給本  
欲以防一人之姦而適足以長百姦本欲以虞  
一事之廢而適足以致百廢是故人君爲治有  
一事則設一官用一官則司一事分曹而異局  
委任以責成蓋以任之也專則其志不分於他  
務責之也切則其心不敢以苟且人君清心於  
上以照之而又持之以公守之以信是以事無  
不治而功無不成凡事莫不皆然而况夫求賢  
審官尤出治之要務焉可信人言任己私而不  
責成於有司哉唐玄宗乃以銓法散任於十人

專任乎一己而不信用有司吳兢謂非推誠感  
物之道臣亦謂非爲君任人之法也

開元十八年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  
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  
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宋思爭之不能得  
及光庭卒蕭嵩以爲非求才之方奏罷之詔曰人年  
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方寸爲差若  
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才高行聽權不  
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守文奉式循資格如故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

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  
已有之而未以爲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裴  
光庭始專以此立法其爲法也一付之無心惟  
文移簿籍是稽歲月先後是據所謂銓量人物  
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  
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寡  
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政虐令者  
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利弊百吏之所以  
廢弛法制之所以頹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失  
也

德宗時協律郎沈既濟言於其君曰近世爵祿其失有四大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勞也今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非得人况眾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宗時而立政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

至於齊隋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臣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選聽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

胡寅曰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人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核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焉大則委宰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可爲政

在八人存則政舉矣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陸贄言於其君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不校勞考則巧爲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未末探其志行關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爲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

九

九

令色便僻側媚其惟言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明驗也後世捨會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重之道益微之途漸隘每須任使常苦乏人居常則求才過有急則備位不充臣持罪宰相即以上陳求賢密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

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遠則觀其所舉即此義也又曰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諸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蔽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詳擇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柬僚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聞繆之責况今之宰輔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各弊異固非行業類

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真于周行既任於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

胡寅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

臣按陸贄此言蓋欲長官各舉其屬然後付宰臣敘進之也夫長官得其人則誠足以得人矣苟非其人恐不免有偏溺請屬之私是故其要尤在於敘進者之得其人也必其舉而不必其用寓賞罰之柄於其間斯善矣

宋制凡入試有貢舉奏廢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

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

臣按宋銓選之法大略如此然散主不一更革不常我

朝文選則主於吏部武選則主於兵部自立國以來至於今日未嘗有所更易可謂一代之定法也

太祖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門下

引驗以聞上慮銓衡止憑資歷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

臣按宋太祖此舉可謂得操縱之法人君誠能於常選之中不時拔擢非獨人才無所壅沈而銓司亦知所擇而不敢不盡心也

自真宗朝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迺特詔曰國家覈吏治而以四事程其能爰命從臣精加詳考以成資闕為差擬率以為常後議者以身言書判為無益迺罷神宗熙寧四年遂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

經義法官同銓曹撰式考試第為三等上等免選注官優等升資如判超格無出身者賜之出身自是不復試判仍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

臣按宋初承唐制銓試亦用身言書判至熙寧四年始定銓試之制守選者試斷案即今試行移之比試律義即今試招擬之比試經義即今試論策之比然是時既試矣而又用人保舉歲試止於二月八月今制則循資序以進用歲凡六選至臨選時乃試焉臣竊以為國家用人

教養之於先而任用之於後苟當進用之初而無銓試之法則何以知其中之所蘊才之所宜而校量以任用之哉我

朝銓試之法大略似宋往者專考文移設為假如以試之以觀其判斷處置其後或試策或試論又以觀其學問才識之所至也夫人才有能有不能或優於文學或長於政事取其所長皆可任用臣請兼夫三者而並試之論策文移三者俱通為上通二者為中通一者為次中俱不通者為下既試之矣然所試者其人品高下才

識能否未必皆稱其所缺之員故凡遇內外官有缺銓曹必須依次排比申達御佐預為校量總命其當銓之官必所試之人其才與官相稱然銓注宜於一歲之間每季之首循其資次豫集應選之人或一百或二三百每月一集而試之不待臨選始試恐取其一日之長其中有僥倖假代者也其所試之題或論或策或文移文移如判牘詞訟契置事宜開解界名催徵錢局中呈或開牒或具本或出檢或作招撥符章不拘定時遇本部有暇隙即署僚屬為監試等名目集監生而試之彌

選舉書卷之五

封巡監一如科試既試將所試卷批號等第附卷凡入選監生必須五試然後入選臨選之日又必並試三題通以前累試者校之上等為京朝府貳州守之職中等為縣正府倅之職次中善於論策者為閑散之職善於行移者為煩劇之職下者為流外冗雜之職如此則用人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

蘇軾言於其君曰所貴乎人君苟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

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可畏者賦歛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器器者以為不可是烏足鄙哉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為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蘇軾論官制

臣按吏多而闕少在宋時猶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之闕不止三人也將因其故而不問歟則人才日積愈多及其資次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氣消沮筋力不逮用如是之人以理務治民而欲事安民安難矣如一切汰而擇之則彼奔走仕途多歷年歲歸無生計以度餘生往往至於顛連夫所况彼之所以衰老皆限於吾之資級使然仁人君子固有所不忍也蘇軾所謂彼雖有言亦不足畏嗚呼文王發政





之用士子立志務學底於成立以圖補報是為  
不負作養之恩慎勿苟延歲月虛度稟給至於  
聖恩下辱學校雖加以其周備不肖之徒計之遠  
方終身不能奮發物類之雜亦以我之昧於事  
由其安閒俾門癡塞仕為其一時不得已致弊  
自如其意不願就試姑為此以俟凡科舉之事  
一之策要之不可為也自此以後凡科舉之事  
祖宗成法於此二途之外不得別開入監門路以  
復洪武永樂之舊則今日求賢為治之務誠其有  
於此者或曰如此則選賢為治之務誠其有  
之中有學生員年已近艾而未得出身者何以處  
之曰學校之中正員年已長大不通文理者以充  
朝廷已有定例惟夫學問有成年歲未太欲進  
學之則資次未應欲退之則學行可取往往老死  
學校中可惜也竊見今吏部歲貢生員初試中

不登第者補卷第十

未到監者往往試選為教職多有其手於人以  
圖僥倖不若就學校生員中稽考年四十五以  
上食廩將及十年及滿歷鄉試六次入場者命  
提學憲會同巡按及藩臬二司每五年一次  
考驗其中有三場者試中錄其所試文字連  
人送部考試仍令生監一年猶次待闕專用以  
為養職如此則學校之生  
徒亦無有老死不用者矣  
賦又曰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  
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遠近舉官之眾寡而次第其  
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  
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  
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  
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

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必得之心將自  
奮厲磨淬以求聞於時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  
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巨以  
為不然夫法者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  
於人必如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  
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臣按蘇軾既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又言不  
可開驟進之門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誠如其  
言則任法既不可任人又不可然則如之何而  
可也軾固言法者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

不登第者補卷第十

將付之於人要必任用得其人使之於常法之  
中隨其資格之所當得者寓夫抑揚進退之權  
於截然可必之中而有隱然不可必之機則人  
法兼行資望並用而士無淹滯驟進之弊而國  
家皆得人以為用矣

胡寅曰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  
數路猶患其狹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  
多見其有遺矣必欲賢能皆為吾用當舉古人取士  
之制或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  
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內三年之中以

五百人為率而均其數於眾流為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不失當焉率是以行雖起衰亂之俗而躋三王之制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臣按資格用人幾千年於茲一旦欲革而去之誠難矣非上有剛明之君下有公正之臣不可以議此也然繼世之君未必皆賢任事之臣未必皆稱與其用能鑒別之明以顯吾智力有餘於一時孰若立可持消之法以輔吾子孫不足於久遠哉必也立為一定之法而於定法之中隨時補弊而不出於法之外斯善矣請即今日

選法言之

祖宗以來文武並用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者兄若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於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者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崇者止於七品用之為佐貳幕職監當筦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為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舉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

大學也循資以出先歷事於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于選曹循資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職焉監生吏員二者雖各有資格進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調焉是又不專在於資格也此我

聖祖立法用人之深意誠有前代所不及者然而用之既久不能無弊武臣之弊則天下衛所有定數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繼繼繩繩銷滅無幾新立功次之人則又日增月益無有限極不知其後將何以處之也所謂文臣之

弊近年以來吏員需選者人多缺少計其資次乃有老死不待得一官者而監生尤甚嗚呼我朝立國以來百餘年矣前此未聞人才有如此淹滯者而今乃有之是豈無其故哉蓋求所以致此之由特命用事之臣博論深究以求善處之術必使仕路澄澈選法疏通所進者皆及時有用之才所退者免失職無聊之歎如此則可以復

祖宗之舊而制治保邦千萬年矣  
以上公銓選之法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

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沈廢擬特者脫穎而出遂至躡迥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為衆也是故人君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

天下之事非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

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量其事而設其官隨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與事稱人與官稱則事無不理而政務舉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體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職崇卑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度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

不可也然人不常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如其人之不常有何比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口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偽妄詐冒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姦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

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

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非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

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爲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

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何則

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

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

吏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察之在任也則得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蹟按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嚴考課之法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蔡沈曰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

臣按此萬世考課之祖夫三年者天道一變之節也至於九年則三變矣天道至於三變則人

事定矣蓋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銳於前者或退於後勤於始者或怠其終今日如此而明日未必皆如此此事則然而他事則未必然暫則可以眩惑乎人久則未有不敗露者也為政於三年六年不變固可見其槩矣安知其後何如哉必至於九年之久而不變則終不變矣於是從而黜陟之聖人立法緩而詳詳而盡真可以為萬世法也豈但使一世之庶績咸熙而已哉萬世用之而萬世咸熙矣帝世立此法以來後世多不能遵用或以一年為一考或以

三十月為一考或以六期為斷或以三年為斷未有若我

朝本帝世考績之法以為一代之法百世相承者

也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十二年王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蔡沈曰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

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

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

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臣按

今制三年方面及府州縣官一朝覲即此六年

五服一朝之制也但周有巡守之制而諸侯朝

以六年而今則三年一朝耳來朝之臣各以其

所治須知之事造用以獻於朝是考制度之

餘意也政績舉者有賞擢之典否則廢黜焉是

亦大明黜陟也斯制也一見於虞書後千載餘

復見於周官周至於

今日幾三千年矣。僅再見焉。漢唐宋皆無之。嗚呼！

聖祖制治保邦。所以卓冠乎百王也。歟。

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也。大計

聽其致事。聽其事來至而詔王。於王廢置。有功者置

無功者廢。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臣按周禮月終則有月要。旬終則有日成。則是

一歲有考也。於是歲終大計則聽其所致之事。

詔王行廢置之法。然猶各計其所治之當。廢當

置者而未行誅賞也。至於三年之久。則大計群

吏之治。相與比較而行誅賞之法焉。其考以日

也。宰夫受之。考以月也。小宰受之。考以歲也。大

宰受之。每歲而詔于王。至於三歲。則誅其幽而

賞其明。此三代盛時。考核嚴而會計當。上下相

維。體統不紊也。其以此歟。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治諱而誅賞。令群

吏正。要會而致事。

小司寇歲終乃命其屬入會。會計乃致事。與王

臣按先儒謂成周六卿先考其屬官而後倡牧

伯牧伯從而考諸侯。考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

故周官六卿每歲則詔王計群吏之治而誅賞

之。西漢課郡國守相而丞相九卿則雜考郡國

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相之要。漢去古未遠。故

猶有古意。今制內外諸司各自考其官屬。然

後達於吏部。吏部定其殿最。聞於

朝廷。以行黜陟。亦是此意。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策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

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臣按漢考課之法。史所不載。惟歲竟丞相課其

殿最。奏行賞罰。見於丙吉傳。尹翁歸為扶風盜

賊。課常為三輔最。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斷獄大

減。為天下最。陳萬年。鄭昌。皆以守相高第入為

右扶風。義縱。朱博。皆以縣令高第入為長安令。

散見於各人之傳。由是以觀。其一代考課之典

必有成法可知矣。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

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

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

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實曰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實亂賢不肯渾淪未得其真

胡寅曰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自漢魏以來董子所謂是者蔑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為典常廉恥道喪愚不肯居人上為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

王盡錫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才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

臣按仲舒所謂積日累久以為功是即周官司士以久奠食者也然司士詔王必先之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而後及於以久奠食焉後世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則不復考其德功與能惟以日月先後為斷是則古人所以詔王者有三而今世僅用其一也以是用人任官而欲其廉恥不質亂賢不肯渾淪難矣然則天下之太官職之多矣當十萬不斷以歲月而

欲一一別其稱否其道何歸曰立為考校之法就積日累久之中而分德功與能之目常才則循夫一定之資異才則有不次之擢如董子之策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則人知所興起莫不竭力盡知務治其業以赴功而廉恥不至實亂賢不肯不至於渾淪而國家之政務無不脩舉矣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

表以次用之又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疫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臣按漢宣帝綜核名實之主也故於考課之法特嚴考試功能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選用所表郡國上繫囚有笞掠疫死者又詔丞相御史課殿最然猶恐其上計簿具文欺謾又使御史按之使其毋以偽亂真噫善有賞惡有罰而



又命御史按之然其具文宣帝如此綜核而在  
當時主成猶以偽增戶口受賞人偽之難防也  
如此况漫不加意者乎

本朝在京官考滿吏部既考之而都察院又覈  
其實在外則州若府及藩司既考而又考之於  
憲司是亦漢人命御史察其非實毋使真偽相  
亂之意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  
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爭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  
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

賞罰

臣按此東漢考課之事所謂太尉司徒司空者

漢世之三公也各於歲盡而奏其殿最以行其

賞罰則失於太驟非復有虞三載一考之制矣

漢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

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

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

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敷奏便加退免

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

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

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增愛故有罪  
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  
王也

臣按考課之法先委之長吏然後以達大臣必

須按驗得失然後上聞以憑黜陟則吏之臧否

咸當其實而人知所勸懲也苟惟長吏之言是

信固不可而不信之亦不可此為治所以貴乎

得人而綜核名實而信賞必罰也

臣按考課之法先委之長吏然後以達大臣必  
須按驗得失然後上聞以憑黜陟則吏之臧否  
咸當其實而人知所勸懲也苟惟長吏之言是  
信固不可而不信之亦不可此為治所以貴乎  
得人而綜核名實而信賞必罰也

臣按考課之法先委之長吏然後以達大臣必

須按驗得失然後上聞以憑黜陟則吏之臧否

咸當其實而人知所勸懲也苟惟長吏之言是

信固不可而不信之亦不可此為治所以貴乎

得人而綜核名實而信賞必罰也

臣按考課之法先委之長吏然後以達大臣必

須按驗得失然後上聞以憑黜陟則吏之臧否

咸當其實而人知所勸懲也苟惟長吏之言是

信固不可而不信之亦不可此為治所以貴乎

得人而綜核名實而信賞必罰也

臣按考課之法先委之長吏然後以達大臣必

須按驗得失然後上聞以憑黜陟則吏之臧否

咸當其實而人知所勸懲也苟惟長吏之言是

信固不可而不信之亦不可此為治所以貴乎

得人而綜核名實而信賞必罰也



差以九等則是以每歲而考之亦非有虞三載  
三考之制然以後世考課之法較之猶有可取  
者焉以其詳於善而略於最也蓋善以著其德  
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  
等以考中外官上者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  
又其下解任亦庶幾古人黜陟之微意也歟

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  
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叙遷之制  
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  
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

大聖得精補第十

職私罪始得遷秩其七階選人謂從政郎尚書郎文  
林郎通直郎承直郎

奉議卿則考第資序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通遷謂之  
循資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為一考欠日不  
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為第四考已書之績  
不得重計其後又立審官院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  
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臣按宋考課之法其初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  
年其後考第之法以一年為一考皆非有虞考  
績之法然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考課院則失  
之重複又非成周六典之制

司馬光告於其君註曰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  
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  
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  
身不易今以群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逼居  
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  
職事之脩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設有勤恪之臣悉心  
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  
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眾言而罰  
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茲邪之臣術奇以譁眾養  
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

大聖得精補第十

當是時朝廷或以眾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  
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  
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賞則天  
下巧文以逃罪矣

臣按光所謂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二言者  
切中後世考課之弊人君用人誠能專而久則  
人人得以盡其才究其用而人所毀譽之言久  
亦自定於是因其名而責其實就其文以求其  
意則用舍當而賞罰公矣  
司馬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人所難也

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人主詢諸人而決諸己使各長官自考其屬而宰相總之天子定其賞罰則何勞煩之有又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當世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故絲之治水尤載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但效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

臣按

本朝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

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則有虞之制也官滿者則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送御史考核焉亦書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前二考之所言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其立法之簡而要詳而盡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其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

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以一代之制而兼各代之所長而又本於有虞三考黜陟幽明之意豈非萬世之良法歟

以上嚴考課之法臣按吏部職任之大者莫大於銓選考課銓選是以日月計其資格之淺深而因以試用考課是以日月驗其職業之脩廢而因以升降其初入仕也以資格而高下其職其既滿考也以考課而升降其官自古求賢審官之法不外乎此二途而已誠能擇吏部之卿佐俾自擇其屬秉銓衡者量才於資格之中覈功過者核才於考課之外惟公惟明不偏不黨則國家有得人之效事安民安而制治保邦之本立矣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崇推薦之道

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類也征吉程頤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後其一則牽連而起矣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

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友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而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肯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臣按進一君子則眾君子進進一小人則眾小人進此泰之初九所以有拔茅茹以其彙之象也夫致泰之道亦多矣而作易聖人必以是而繫於一卦之初者以見人君欲財成輔相天地以左右乎生民者非得眾君子以為之佐不

可以成泰功也此致治者所以必慎於用人專於委任以致夫泰治而又崇推薦之道以保其泰於悠久焉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王安石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設賢讓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

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臣按有虞之朝命禹為百揆而禹則遜之稷契皋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之夔斯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遜於夔龍噫君以其人為賢能而用之而其不自賢不自能而推之賢讓之能其相與和穆也如此此百官和於朝而庶績所以咸熙也歟成王仰惟唐虞建官之意而時若之而以推賢讓能均其臣蓋欲其效虞廷之九官濟濟相讓也而又戒之曰舉能其官

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其切望之也深矣

春秋穀梁傳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臣按此言則為臣者宜賢而不舉為君者其臣舉賢而不能用鈞為有失

左傳襄公三年祁奚請老言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乎立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曰赤也可

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佐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按他書有曰祁奚為大夫請老晉君問孰可使嗣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乎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又問孰可以為國尉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乎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避親戚可謂至

公矣其言比左氏尤為明白至其所謂公之一言真誠人臣舉賢輔君之要道也

解狐與荆伯抑為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抑可簡子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荆伯抑為守

臣按先儒有言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又曰恩讎分明非有德者之言况人臣事君莫大於薦賢為國苟以親仇之故而有所避就焉則其人可知矣

論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朱熹曰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程頤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臣按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孔子此言雖為

仲弓為宰而發然推而廣之使人君之治天下在朝之臣各舉其所知之賢才則人人所知者皆舉而用之而天下之賢才無遺者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張栻曰天生斯賢以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臣按天生賢才以為君用人能引而進之其為祥也大矣媚疾之人蔽之而不容其進非但不祥於其身國而不幸有斯人豈非大不祥哉漢詔有云蔽賢蒙顯戮以是不祥之人投諸豺虎

有北可也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臣按或人問報國孰為大曰薦賢為大蓋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衆人之智力其效多由是以觀則人臣之所以事其君者其高下可知矣

漢武帝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者罪有司奏

李漢卿集卷之六十一

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臣按未用之賢其進與否在公卿大夫之見任者後世立法因其所舉賢而不坐其舉主則有矣未有以賢之不進而誅其見任者以責其必進者也漢夫古未遠故其詔令之頒猶有古意存焉

魏明帝時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畧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其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

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為百官之副亦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夫在官之人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皆不知讓賢為貴耶直以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不為耳

臣按唐宋舉官自代之制蓋本寔之此論非獨可以見其人材用之實亦足以崇推讓之風焉唐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李漢卿集卷之六十一

張說喜推藉後進善用入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始知進賢院嘗薦張九齡可備顧問說卒上思其言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臣按為大臣者皆能如狄仁傑張說之薦賢其為國家治道之助多矣李克曰達觀其所舉二人臣之所舉如此則其人之賢可知也已

崔祐甫為相薦舉惟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德宗嘗謂之曰人言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

才行而用之

司馬光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  
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  
矣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  
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  
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  
才曠官之病矣

文宗時中書門下奏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  
於本府本道常選人中擇堪為縣令司錄錄事參軍  
人具課績才能聞薦如刺史所舉併兩人得上下考

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如犯贓至  
一百貫已下者舉主量削階秩一百貫已上者移守

僻遠小郡

臣按人之難知而節之易變者莫如科今日不  
取安保其他日之皆不取哉此事不取安保其  
他事之皆不取哉人固難保矣而所以坐人罪  
者又未必皆得其實此連坐舉主之法名雖美  
而實未易行也

五代周世宗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  
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胡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以上不萬一

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  
處困窮臨勢利怵文憲比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  
者一出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未  
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怵迫甚矣不忍而敢之  
心決此人情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誠知其人今  
不為是安知其他日渝與不渝也而況其下者乎  
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  
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為之防爾則姦人窺之  
其弊益甚然則奈何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

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  
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  
任苟給目前策之下也

臣按胡寅所謂人君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  
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比推本反己之  
論

宋太宗雍熙二年令翰林學士兩省御史臺尚書省  
官各於京官幕職州縣中舉可升朝者一人端拱三  
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  
使



按宋朝內外官皆責令在廷大臣舉薦不顯  
顯用選法也

端拱四年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  
自首原其罪

按舉主連坐之法行之久矣而此又立舉主  
自首原罪之比蓋以所舉之人事未彰露即許  
首原既已彰露必坐以連坐之罪此法苟行則  
所舉及受舉之人咸知懼矣

真宗詔每年終翰林學士以下常參官並同舉外任  
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各一人明言治行堪

何任使或自己請委或眾共推稱至令閣門御史臺

計會催促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奏聞當行責罰

臣按宋朝人君切於舉賢如此可以為後世法

真宗復舉官自代之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使  
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  
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在內者於閣門投下在外者附  
驛以聞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  
而授之

臣按此舉官自代之制誠能舉而行之吏兵二  
部各立簿籍二編次所讓表狀一以進內一以

留司據此以為銓用升擢之資其於進用賢才  
不為無益

司馬光言於其君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  
難聖賢所重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眾心若  
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  
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以十科  
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曰節  
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  
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  
先薦孔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

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  
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

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

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十一曰

以下每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省鈔錄舉主及所  
舉官姓名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  
京及外方有事執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

臣按天下人才不拘拘於此十科况其各科之  
中所當用者亦有多寡不同臣愚以為當如蘇  
洵所云書曰載采采舉人者當明著其迹曰某

人廉吏也嘗有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舉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取人之路廣當道者量其才器而用之庶乎其得人矣英宗時詔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升權任使之入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其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入司馬光言臣始聞之不勝慶抃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有此詔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脩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

卷之五十五

若果如此誠有何益乞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其資叙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所司遇文武官員有闕應係上件差遣者並乞於所舉官簿內資叙人中親加選擇點定

臣按光所言數年前亦有此詔而今之所行亦是脩故事飾虛名而已此切中後世詔令之弊非但求賢一事然也所謂置簿禁中一說尤爲切要但欲遇闕親爲點定似乎未善臣愚以爲必須待所司各擬以聞然後據此簿考其當否以點定之如此則人君於一世之人亦皆有所

儆以知其入亦可因所舉之得失以知其人之賢否

蘇軾曰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罪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爲善以求舉惟其既以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

卷之五十六

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又曰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御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

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蓋以連坐者多故也。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

臣按蘇軾此言蓋以職司守令於其屬有可督察之勢而欲以舉官之罪罪之夫職司守令在其人今日之已任則為其屬其屬有罪而不察

固有罪矣。若夫舉官前日之所舉而今日有罪彼又何預哉。臣愚以為宜令舉主於初舉之時明具保任連坐之狀。若其所舉之人有不如所舉許其於事情未露之前其實發覺之則原其繆舉之罰。如此則舉人者有所恃而敢於薦揚受舉者有所畏而不敢改節矣。

以上崇推薦之道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戒濫用之失

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程頤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

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臣按人品有君子小人之別而其所事亦有君子小人之異人君用人當隨其人品而使之各事其事則君子小人各止其所而無有非所據而據者矣非惟君子小人各安其心而天下之人亦莫不安之矣上下相安而無暴慢之失君子而乘君子之器小人而任小人之事凡居尊貴之位者皆世所謂君子也凡任卑賤之事者皆世所謂小人也上不慢而下不暴則孰敢萌

非分之望也哉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餗實也 渥汗也 凶形也

刑剝謂重刑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程頤曰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

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

朱震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徵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可况大臣乎為君不明於所

擇為臣不審於自擇必至於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於不勝其任之故也雖然人臣不審於自擇一身一家之禍爾人君不明於所擇則其禍豈止一人一家哉上以覆祖宗千萬年之基業下以戕生靈千萬人之身命嗚呼人君之任用大臣焉可不量其德詢其知度其力而輕授之尊位與之大謀委之大任哉

書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呂祖謙曰官爵及私惡非憲天聰明矣  
臣按天下治亂在乎庶官用人惟其賢能則事

得其理人稱其官而天下於是乎治矣官不用能苟已所私昵者亦任之以官爵不論德而人有惡德者亦畀之以爵不復計其人之稱是官與否其德之稱是爵與否則庶事墮而名器濫矣天下豈有不亂也哉

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賓客之官送今何梅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三命赤芾維鷩也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朱熹曰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袂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

哉

陳澹曰鷩鷩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自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

臣按人品有高下爵位有崇卑人品之下者居卑位而執賤役人品之高者居尊位而任大政宜也傾乃使卑賤之人衣尊貴之服居清要之任豈得為稱哉

論語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枉則民服舉枉錯直則民不服

程頤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謝良佐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臣按人君任賢退不肖所舉用者皆正直之士所舍置者皆枉曲之人則凡布為紀綱施為政事者咸順乎人情而不拂其性而民無有不心服者矣苟為不然於其枉者則舉用之而於其直者反舍置焉是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非但不足以服人心將由是而馴致於禍亂也  
不難矣

漢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罔畜夫從  
旁代尉對甚悉詔張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  
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  
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故徒  
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畜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  
無其實天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  
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

臣按古人論郭之所以亡以其善善而不能用  
惡惡而不能去文帝一聞釋之之言即不用畜  
夫不徒善釋之之言而又引之以同車用為公  
車令可謂惡惡而能去善善而能用矣且釋之  
欲言畜夫之辯給先引周張之謹訥其易所謂  
納約自牖者夫臣於是非但見文帝聽言之易  
用人之謹而又且見漢世去古未遠而其君臣  
相與之無間也後世人君於其臣有事固未嘗  
問問或不敢答况敢於未言之先而設問以啓

之乎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  
衣冠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  
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  
鄧猶登也於是賞賜通官至上大夫

臣按高宗夢帝齊傳說蓋其精誠感通之極也  
後世人主無古帝王正心之學好賢之誠而欲  
效其所為安知非其心神昏惑啓亂而邪氣得  
以乘間入之耶文帝為漢令主而以夢用鄧通  
輕信寤寐恍惚之見附會音訓偶合之文其為

盛德累也大矣

武帝時方士欒太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  
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  
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乃拜大為五利將  
軍既而入海求其師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  
見其師方又多不售謂所言之坐誣罔腰斬  
尹起莘曰武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所言不  
驗則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少翁之類皆在所  
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  
臣按將軍之號所以封拜武臣者乃以施之矯

誣妄之人。則夫被堅執銳者。安得不解體哉。然五利之名。非常秩也。特爲之立此名耳。且猶不可況以公卿大夫。顯然之秩位。而加之此輩哉。尹氏謂武帝能誅樂大輩。爲明斷。臣竊以爲斷則斷矣。未明也。蓋明足以燭理。則不惑。與其明斷之於後。又曷若明斷之於先哉。雖然。其視諸未用。則信之而不疑。既用而無驗。心悟其非。猶爲之隱忍而遮護之。惟恐人知焉者。則亦有間矣。噫。此武帝所以爲武也歟。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

本傳卷第七

數萬人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爲號。

司馬光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僥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臣按國家列爵。以待有功之臣。因其有是功而報授之。以是爵也。武帝欲侯寵姬之兄。乃使之立功。以取侯爵。是豈帝王列爵賞功之初意哉。光武卽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

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徒。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於是權梁爲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說。乃已。

臣按符讖之書。不出於唐虞三代。而起於哀平之世。皆虛偽之徒。要世取資者所爲也。光武尊之比。聖凡事取決焉。其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逮衆情翹望。纔減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讖書。果安在哉。先儒謂光武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爲盛德之累。亦豈小哉。

本傳卷第七

順帝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胡寅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靈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哉。

臣按古者以閹人給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

子孫之崇故也。今既宮之而又使之得以養子  
襲其爵又何若勿絕其世而只用士人哉。我  
聖祖於內臣別立官稱而與外諸司不同其慮一  
何深且遠哉。

靈帝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  
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引諸  
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  
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樂松等多引無行  
趣執之徒置其間。喜陳閭里小事帝甚說之行以不  
次之位。

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  
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  
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  
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  
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  
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  
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  
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  
事優人文武之道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偽小人  
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

此之人適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宜有但  
取立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  
以明詐偽。

臣按人君好尚不可不謹一有所偏嗜而為小  
人所窺伺彼欲竊吾之爵祿以為終身富貴之  
資凡有可乘之間無所不至矣。人主惟窮理居  
敬灼有一定之見確有一定之守不為外物所  
動異說所遷則小人無所投其隙矣。

靈帝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  
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  
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  
公十萬卿五百萬

臣按秦漢以來有納粟補官之令然多為邊計  
及歲荒爾非以為己私也。識治體者猶非之况  
因之以為己利邪。夫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凡在黎甿者孰  
非天子之所有藏在民家者孰非國家之所儲  
奚必斂於府庫之中然後為己富哉。彼桑弘羊  
王安石之徒競商賈刀錐之利將以富國君子  
猶以之為盜臣况魏巍乎天子居九重而疑命



乘六龍以御天忍將天命有德之具祖宗歷世之器斷問利以爲己私哉今去靈帝時餘千載矣其所積之財俱已泯滅無餘而史書昭然在人耳目千萬世如一日焉一時之適意無幾而百世之穢迹恒存可不畏哉可不念哉

晉惠帝時論誅楊駿功侯者千八十一人傅咸曰無功而受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有極乎

臣按國家不幸有事臣之有功而當受爵賞者必須考驗當否而爲之等第况無功而可一例

陞賞乎夫有功而必陞賞則人幸國家有事而生覬覦之念無功而得陞賞則人得以夤緣作弊而懷僥倖之心後世有欲按功行賞者不可不思傅咸之言也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王曳組趨鉞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太宗時御史馬周上疏曰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

早雜類常槃提斛斯正本無他才獨解調馬雖術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政外廷朝會鳴王曳履臣切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帝善其言除周侍御史

臣按李綱馬周皆謂雜流出身者不可鳴王曳組與士大夫爲伍於廊廟之間所以尊朝廷重士類也其言當矣但周謂朝命不可追改是教人主遂非也如理不可卽速改之無使其爲聖政之累尙善如之太宗不徒善周言而又進其官其視乃考之於舞胡謂業已授之不可追改

不亦遠哉

中宗時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爲相袁楚客以書責之略曰主上新復厥命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併優小人盜竊品秩左道之人發惑主聽竊盜祿位寵進宦者殆滿千人

臣按袁楚客責魏元忠之十失其五爲任官雖曰一時之失然衰亂之世其進用人亦所謂貨

取勢求員外廣置而及於倡優工藝之流僧道  
方術之輩往往皆然嗚呼此豈盛世所宜有哉  
又中宗時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安樂長寧公主上官  
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  
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  
凡數千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員不必  
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  
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  
臣按表楚客謂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辛替否  
謂行賞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可謂切中

濫官妄費之弊夫國家官職有常員歲計有常  
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一  
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於常員之外增官至數千  
人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蓋思漕運之米  
至京師者費率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  
勞士卒輦輓之苦官吏徵輸之慘用以供養官  
吏俾其治事治事所以安民不為過也然常年  
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  
倍焉歲計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竭國家之  
府庫輕朝廷之名器混人才之流品壞祖宗之

成憲由是而底於危亡不難也

中宗神龍元年除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代宗天曆元年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

臣按國子所以教天子之元子眾子公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所以教之者非有  
道德有學術者不可輕授而唐之二帝乃用術  
士為祭酒關宦判國子監豈非顛倒錯亂乎人  
君奉上天之命踐祖宗之祚固當法天而敬祖  
烏可以天命有德之爵祖宗輔世之官而授所  
私昵之人乎是故善為治者人必稱其官官必

稱其事凡夫三百六十官皆不可用非其人矧  
夫師儒之職所以承帝王之道統傳孔孟之正  
學教國家之賢才者乎

睿宗用姚元之宋璟言罷斜封官凡數千人崔沔言  
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  
帝之過為陛下招怨眾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  
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乃復叙用柳澤上疏曰斜封  
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下黜之天下稱  
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  
誑誤陛下積小成太為禍不細

胡寅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沽美譽於群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臣按：孔子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其事在可否之間，非逆天悖理之甚者也。曾子謂不改其父之臣，謂其人在，有無之間，非蠹政害教之尤

者也。先人有所過，誤後人救之，使不至於太甚。

孝莫大焉。卽史以觀睿宗信崔浩、玄宗信姚宋、

元祐用司馬光、紹聖用章惇，是非得失見矣。

肅宗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官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

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臣按：自古名器之濫，未有如唐肅宗之世者也。其源出於府庫無蓄積，人主鑑此，宜節用愛人，求賢審官，毋使一旦流弊至於此哉。

劉子玄言於其君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椎梳脫之諺。

臣按：爵祿乃天命有德之具，國家所恃以厲世磨鈍而鼓舞天下之人，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也。人君慎之重之，猶恐天下之人不知所重而輕視之，無與我共成天下之治。顧乃授之非其人，而下及於卑汚苟賤之徒，則是人君自奪其所以厲世磨鈍之器也。豈不失其所恃乎？蓋國家懸爵祿以待一世賢才，以之代天工與之治天下。民所以承天命也，非有才德者不可予，無才無德者非獨上之人不可予之，而下之人亦當自揣諸已，而不敢虛受也。不可予而予，是棄天之

命不當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藹天之命與不  
畏天之命。厥罪惟鈞。然不畏天之罪止於一身。  
藹天之命其禍將及於生靈。延於宗社。可不深  
念而痛戒之哉。

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  
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  
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  
也。且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  
何官賞之上乃止。

臣按人君之用人。非但惜吾名器。亦當為其臣

十七

計使其人未老名位已極。而官爵不可復加。後  
再有懋功。吾將何以賞之哉。宋太祖時。曹彬平  
南唐。始行許。以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  
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邪。更為  
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若宋祖者可謂善用  
爵賞。而能處其臣矣。張九齡諫玄宗。而不以張  
守珪為相。其知此意乎。

宋太祖時。教坊使衛德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  
領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  
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

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

富弼曰：古之執伎於上者。出鄉不得與士齒。太祖  
不以伶官處士人之列。止以太樂令授之。在流外  
之品。所謂塞僭濫之源。

臣按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  
則人輕之矣。是以善為治者。以爵賞鼓舞天下  
之賢俊。不徒惜名器。又必別品流。既惜之。又別  
之。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亦不敢萌倖心。人不敢  
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宋太祖謂  
伶人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非但伶人。凡諸色

十八

雜流皆然。

仁宗天聖二年。待詔王元度。纂勒真宗御書。得紫服  
佩魚。上曰：先朝伎術官。無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又  
嘉祐三年。詔嘗為中書樞密諸司吏人。及伎術官出  
身者。毋得任提刑及知州軍。

臣按宋制。流品之別如此。比一代人才。所以激  
厲軒昂。遇事奮發。而以名節自居。磊磊落落。以  
自別於庸流賤胥者。蓋由上之人。有以甄別起  
發之也。

高宗時。王繼先醫療有效。欲增創員缺。以授其婿。用

酬其勞給事中王居正封還上曰庶臣之家用醫不效亦酬謝之否邪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伎術庸流享官榮受俸祿果爲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其應用有效僅能塞責而已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員缺誠爲未善臣不願輒起此門上悟曰卿言是也

臣按朝廷之用醫亦猶其用百官也用醫而效乃其職爾若其秩滿多著全效則陞用之亦猶百僚之課最而進其秩也然又必各隨其品而

金行義補卷第十二 一札

予之其勞動固不可以不酬而品流亦不可以不別高宗一聞居正之言卽悟而是之可謂能用善矣後世人主宜法高宗其母以朝廷公卿大夫之名爵而加諸異端雜流伎藝工作之徒有勞效者隨本任而加陞賞可也

以上戒濫用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也君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頤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

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朱熹曰泰通也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臣按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遂其茂育者天地所以為泰也上下交而心志通萬民遂其生育者世道所以為泰也世道之所以泰者何也蓋

由上之人於凡下之人心志之所欲身命之所關日用飲食之資養生送死之具所恃以為生者无一而不得以通於上上之人一一皆有以知其所以然如此則順如此則逆如此則利如此則害於是量其可否折為中道立為法制定為品則大過者則裁截成就之不及者則輔翼相助之所以然者無非左右乎生民而已上之人左右乎民如此民之心志無有不通達於上者矣下之情通乎上亦猶地之氣通乎天此世道所以為泰歟

剝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君人以厚下安宅

程頤曰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朱熹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臣按山高出於地而反附著於地猶君居民之上而反依附於民何也蓋君之所以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無民則君何所依以為君哉為

人上者誠知其所以為君而得以安其位者由乎有民也可不思所以厚民之生而使之得其安乎民生安則君得所依附而其位安矣

益之象曰益卦損上益下民說音悅无疆謂無窮極

朱熹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臣按益之為言有所增加之謂也今而無所增加而有損焉乃謂之益何哉有若對魯哀公之問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

蓋深有得於益卦之義也

大也謀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亦衆周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朱熹曰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眾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

深可畏哉此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

臣按人君至尊也小民至卑也人君至強也小民至弱也君之於民欲生則生之欲死則死之是可畏者莫如君也今舜之告禹乃曰可畏非民何哉吁人君誠知民之真可畏則必思所以養之安之而不敢虐之苦之而使之至於困窮矣夫然則天祿之奉在人君者豈不長可保哉五子之歌其一曰皇大祖謂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蔡沈曰此禹之訓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

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后國安本既不固則雖疆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

臣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言萬世人君所當書于座右以銘心刻骨者也

又曰予自稱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蔡沈曰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臣按此章言國以民為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為本人君誠能以敬存心兢兢業業以臨兆民如以朽敗欲斷之索以馭夫並駕易驚之馬惟

恐其索之斷絕而馬之驚軼以致吾身之墜揚然恒存此心以臨乎民必不肯非法以害之非禮以困之而使之得以安其身保其命以遂其仰事俯育之願則有以固結其心而宗社尊安矣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侍於晉侯論衛人出其君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良之君實於人刑加於人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置神其神祀百姓絕望社

稷無主將安用之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臣按書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君承天之命以治天之民知天之心甚惠愛乎民也則必養之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則民之奉其君亦將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矣苟以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虐而棄天地之性豈天意哉

哀公元年陳逢滑對懷公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

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臣按國之所以為國者民而已無民則無以為國矣明聖之君知興國之福在愛民則必省刑罰薄稅斂寬力役以為民造福民之享福則是國之享福也彼昏暴之君視民如土芥凡所以禍之者無所不至民既受禍矣國亦從之無國則無君矣國而無君君而無身與家人世之禍孰有大於是哉推原所自起於一念之不恤民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

朱熹曰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  
則勿施於民龜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  
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  
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  
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張栻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  
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

又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曠野也故

為淵深也也鰍魚者獺也為業也鰍鰍也也為湯武鰍鰍也民者桀與紂也

朱熹曰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張栻曰秦為漢漢隋為唐唐季世之君肆於民上  
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人政哀哉

臣按民心莫不有所必亦莫不有所惡於所欲  
者則趨之於所惡者則避之人君知民之所欲  
者在仁則施仁之政以來之所惡者在不仁則

凡不仁之政一切不施焉去其不仁而所施者  
無非仁則有以得民之心而民之歸之不帝如

水就下獸走曠矣苟為不然反其好惡之常民  
心所欲者則不之施而所施者皆其所不欲者  
也如此則失民之心矣既失民心民是以視其  
欲之所在而趨就之則是吾為之也嗚呼  
有天下國家者尚鑒諸此其無為人人政哉

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

朱熹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  
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

耳

張栻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微肆  
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  
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  
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  
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  
者亡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  
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

臣按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  
君無民則無以為國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

而自為哉。此人君所以貴乎得民也。所謂得民者，非謂得其土地生齒也，得其心也，得其土地生齒而不得其心，猶不得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儲蓄，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臣按君之所以為君也，以有民也，無民則無君。

水滸齋雜錄卷之三十一 九

矣。君有民，不知所以恤之，使其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凶年飢歲，無以養其父母，育其妻子，而又從而厚征重斂，不時以苦之，非道以虐之，則民怨懟而生背畔之心，不為君有矣。民不為君有，君何所憑藉以為君哉！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務民於農桑，薄稅斂，廣儲蓄，以實倉廩，使天下之民無閒豐凶，皆得飽食煖衣，以仰事俯育，則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國祚長矣。

和帝時，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

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臣按魯恭謂愛民者必有天報，則害民者必有天殃，可知矣。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

臣按唐三百年，天下太宗貞觀之世極盛之時也，馬周猶欲其脩於可脩之時，而無悔於既失。

水滸齋雜錄卷之三十一 廿

之後，况君非太宗而時不及貞觀，乃坐視百姓愁怨而略不一動心可乎。

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臣按子昂此言警切痛至，人主之於百姓，要必使之皆樂其生，而重其死，則禍亂無從作矣。然則所以使之樂生重死者，其道何由？曰：圓顛方趾之民，莫不愛其身體，氣力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貨產也，上之人不以與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殘其肌膚，不以征伐

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耗其田廬資產則凡民之所愛皆為其所有民不幸而死猶不忍舍去况舍去而死哉為人上者誠能省刑罰薄稅斂不窮兵以黷武不營作以勞人則民咸有樂生之願而無輕死之心禍亂不作而君位永安國祚無窮矣

以上總論固本之道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蕃民之生

本義通論卷第三十一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羊其山曰石林曰川曰澤曰澤丘曰陵曰墳曰墳曰行曰原曰原曰隰曰濕之名物十等之名與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謂十二分野之類物謂所生之物以相也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蕃息鳥獸以毓草木以任教稼穡樹藝

臣按天地生人止於此數天之所覆者雖無不至而地之所容者則有限焉惟氣數之不齊而政治之異施於是乎生民有盛有衰生齒有多有寡焉是以為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數以驗吾之政又必有以知其地域之廣狹長短以驗其民居之所容辨其土地之寒煖燥濕以識其民性之所宜察其民物之詳審其利害之故蕃鳥獸以為其衣食之資毓草木以為其室器之用別其土壤教其稼穡凡若此者無非以蕃民之生也民生既蕃戶口必增則國家之根本以

固元氣以壯天下治而君位安矣

大司徒以保息謂安其民而六養萬民一曰慈幼謂幼物二曰養老於十者三曰振窮謂無告四曰恤貧不給五曰寬疾保其正命六曰安富保其常業李觀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趨榮而避辱難也田皆可耕桑皆可藝材皆可飭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矜力有所竭

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  
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  
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黜而貧也使天下  
皆貧則爲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  
專取以安之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  
彊爲辜意富者乃彊耶彼推理而誅者果何人也  
呂祖謙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  
曰恤貧六曰安富後世之政自謂抑彊扶弱者果  
得先王之意歟

臣按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謂之保息者保養

人羣新卷十一

十三

而使其蕃息也成周盛時以此養其萬民所以  
致其蕃息其天地生生不息之仁乎蓋以氏之  
生也始於幼而終於老其間彊壯之年固皆有  
以自養而無賴乎人也惟其幼也不能自立必  
待有以慈愛之迨其老也不能自存必待有以  
安養之不辛而窮匱焉貧之焉疾病焉皆必待  
上之振之恤之膏之而後得以自遂也凡此五  
者皆因其所不足而養之惟富而有財者則又  
因其所有餘而差之焉誠以富家巨室小民之  
所依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者也小人無知或

以之爲然府先王以保息六養萬民而於其五  
者皆不以安言獨言安富者其意蓋可見也是  
則富者非獨小民賴之而國家亦將有賴焉彼  
倘隘者往往以抑富爲能豈知周官之深意哉  
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數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載  
于天府內史司會家宰貳之以制國用

臣按人生齒而體備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訖  
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訖皆書于版其正本登  
于天府其內史司會家宰三官所掌者乃其副  
貳耳民數既登之後乃計其數以制國用焉始

人羣新卷十一 廿四

之內史以書其名繼之司會以計其數終之家  
宰以統其成蓋因其戶口之多少年齒之長幼  
以會計其用度之盈縮以見先王之舉事無非  
所以爲民民用既足然後以制國用不厲民以  
自適也

司民辨其國中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  
辨其國中之內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  
也上除也其死生每歲有生者登而載之死者下而除之及三年大比以  
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也和司民  
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家宰貳

之以贊王治

臣按孟子有言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天子之所  
以為天之子而享有天下之奉者以其有民也  
天生民而命天子一人以君之凡君之所以尊  
所以貴而為四海九州之人愛戴之無已者非  
民孰致之故雖匹夫匹婦之賤且貧而天子必  
敬而愛之不敢以其勢位權力加之况千萬億  
人之名數聚於一書之間而敢輕忽之哉古昔  
帝王所以受人之獻民數而必拜之者此也雖  
然徒拜其民數之版而忽其蠢動之人則亦虛

禮而已此人君所以貴乎有愛民之實也

漢惠帝六年今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

筭漢律人出一筭今人出五筭罪之也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詔曰

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粟

給之

臣按漢之時去古未遠所以著之詔令以惠愛  
元元以蕃其生者猶有古意女子過時不嫁者  
有罪婦人懷妊者有養嬰兒失養者有給三代

以下漢祚所以獨長既失而復得者豈不以此歟

孝景元年詔曰閭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  
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蕪  
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崔寔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  
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  
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  
事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  
人之術也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寬

鄉以處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自荆湖之人觀之則荆湖之民異於江右自江

右之人觀之則江右之民殊於荆湖自朝廷觀

無分於荆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開闢以

來山川限隔時世變遷地勢有廣狹風氣有厚

薄時運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無多寡之異焉

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

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荆湖蓋江

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荆湖之粟以爲養也。江右之人群於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臣請立爲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荆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名以稅戶之目其爲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隨其所存拘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不願者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爲版冊見有某人主戶者不詳見當某處軍匠。過關依明白詳悉必實毋隱然後遣

官齋冊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爲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財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荆湖無曠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蕃民生寬力役一視同仁之道也。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漢極盛矣。

臣按此西漢戶口極盛之數。  
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

千

臣按此東漢戶口極盛之數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乃至八百九十萬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隱廢姦偽尤滋高頊觀流允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彊宗收太半之賦爲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炀帝悖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逾於天下人俗康阜頊之力焉。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經亂離之後千存不能一二皆獨孤后無關雎之法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杜佑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此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

胡寅曰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二千

胡寅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戶僅二百四十七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異鑄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則國勢盛庶民寡則國勢衰蓋國之有民猶倉廩之有粟府藏之有財也是故為國者莫急於養民養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爾所以使民受害而戶口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

楊李也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明而罪楊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

於程昇皇甫鑄之聚斂焉嗚呼私意行於宮禁而災禍延於閭閻小人用於廟堂而毒害及於黎庶人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也哉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合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

禮用脩九刑措其惟審民數乎

臣按

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黃籍民年十五為成丁十四以下為不成丁蓋得此意

杜佑曰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夫怨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鄙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及理道垂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

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哉

臣按古人有言觀民之多寡可以知其國之強弱臣竊以為非獨可以知其強弱則雖盛衰之故治亂安危之兆皆於此乎見之是以人君常於拜受民數之後閱其版籍稽其戶口以知其多寡之數今日之民較之前世多歟吾則求所以致其多之由兢兢焉益思所以保養之寡歟必求所以致其寡之故汲汲焉益求所以改革之如此則危者可安亂者可治而衰者可即是而盛矣

以上著民之生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制民之產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

臣按此井田之始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土白

州土白墳起也田上下三徐州土赤墳曰墳田

上下二揚州土惟塗泥水泉也田下下九荊州土惟塗

泥田下中八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第

州土青黎也田下上七雍州土黃壤田上下二第

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蔡沈曰夏氏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

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

物九等上中下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

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

臣按人君之治莫先於養民而民之所以得其

養者在稼穡樹藝而已稼穡樹藝地土各有所

宜故禹平水土別九州必辨其土之質與色以

定其田之等第因其宜以興地利制其等以定

賦法不責有於無不取多於少無非以為民而

已

舜典帝曰棄稷之黎民阻飢汝后稷主製播布時百

穀一穀非

臣按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

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蓋

以舊官申命之也當是時水土有未平者堯既

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棄播時百穀使民耕墾

以為食使不至於阻飢焉先儒謂唐虞之時豈

有阻飢之事然尚憂之此所以為唐虞也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山澤地生植

九穀黍稷稻粱麥苽也二曰園圃樹果菜曰園毓草木三

曰虞衡之官作山澤之材謂其材也四曰藪無水牧畜

比養也蕃也鳥獸五曰百工二曰飭化八材勤力

阜也通貨金玉曰貨賄曰賄七曰嬪者婦有始化治絲

材百草曰材泉者八曰臣者妾者聚斂謂之疏

材可食也九曰閒民無常職謂之轉移政事

若今備者  
為工作者

程顥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後世浮民多矣游手不可貸度觀其窮促辛苦孤貧疾病變作詐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何若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何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

時曰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無三農以生九穀園圃民之所樹藝則不可無園圃

山澤之材

以毓草木山澤民之所取材用則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之材藪以富得民則不可無藪牧以阜蕃鳥獸工以足財用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化八材懋遷有無化居則不可無商賈以阜通貨賄布帛女工之事則不可無嬪婦以化治絲枲疏材婢僕之職則不可無臣妾以聚斂疏材自農園而下民力有所不給則又不可無閒民以轉移執事蓋民有常產者有常心先王制民之產授民之職使之有相生相養之具此人心所以不離渙也

臣故民生天地間有身則必衣有口則必食有

父母妻子則必養既有此身則必有所職之業

然後可以具衣食之資而相生相養以為人也其用非特其人無以為生而他人亦無以相資以為生上之人亦將何所藉以為生民之王哉先王知其然故分其民為九等九等各有所職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為三農則為園圃不為虞衡則為藪牧否則為百工為商賈為嬪婦為臣妾皆有常職以為之生是故生九穀毓草木三農園圃之職也作

山澤之材

山澤之材藪為獸虞衡藪牧之職也與夫飭化八材阜通貨賄化治絲枲聚斂疏材豈非百工商賈嬪婦臣妾之職乎是八者皆有一定職任之常惟夫閒民則無常職而於八者之間轉移執事以食其力焉雖若無常職而實亦未嘗無其職也是則凡有生於天地之間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貴若賤若貧若富若內若外無一人而失其職無一物而缺其用無一家而無其產如此則人人有以為生物物足以資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養幼有教存有以為養沒有以

為葬天下之民莫不愛其生而重其死人不遊  
手以務外不左道以惑眾不群聚以劫掠民安  
則國安矣有天下國家者奉天以勤民其毋使  
斯民之失其職哉

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  
二曰樹藝

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臣按可耕之地為井可畜之地為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  
一廛人各受二田百畝各得田百畝萊五十畝謂田  
畝半為宅田百畝以為世業

不耕餘夫亦如之正天之外  
則給餘夫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  
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  
夫亦如之

臣按民之所以為生產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  
斯有生生之具所謂生生之具稼穡樹藝牧畜  
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則有衣食之資用度之費  
仰事俯育之不缺禮節患難之有備由是而給  
公家之征求應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禮義  
於是乎生教化於是乎行風俗於是乎美定以  
三代盛時皆設官以頒其職事經其土地辨其

田里無非為是三者而已後世聽民自為而官  
未嘗一問及焉能不揆之足矣况為之經制如  
此其詳哉  
明主有志於三代之隆者不必泥古以求復井田  
但能留意於斯民而稍為之制凡有徵求營違  
不至妨害於斯三者則雖不復古制而已得古  
人之意矣

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  
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  
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  
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  
即改與別家佃以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  
田如比比同也每夫五  
子言二十五畝士工商家受田五乃當農

夫一人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  
原陵淳盡也鹵鹵也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  
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  
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與周禮大司徒遂人  
所言相同周禮所載周家一代分田受民之法  
皆不出乎此也

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  
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王數口  
作八口

朱熹曰。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  
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  
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  
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  
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此

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

是王道之成也。

金履祥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  
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  
九百畝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  
一百畝為公田。八家同養公田。又於公田之內。除  
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也。邑居所  
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隣其廣六尺。其長六  
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尺步計之。則古之百畝。當  
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今當一畝。十步古以百  
步為畝

今以二百  
十步為畝

臣按此章。朱熹謂此制民之產之法。而盡法制  
品節之詳。所謂五畝宅百畝田。法制也。五十衣  
帛七十食肉。品節也。有法制而無品節。則民為  
用不足。有品節而無法制。則民取用無所抑。斯  
言也。孟子兩言之。一以告梁惠王。一以告齊宣  
王。趙岐所謂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是也。蓋天立  
君。以為民。民有常生之道。君能使之不失。其常  
則王政之本。於是乎立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  
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於事功。詳於法制。而於

制民之產。反略焉。是不知其本也。後世之治所

以往。往往不古。若者。豈不以是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無恒產。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  
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  
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  
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勝矣暇治禮義哉此言無常產而無常心

朱熹曰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禮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固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臣按三代盛時明君制民之產必有宅以居之所謂五畝之宅是也有田以養之所謂百畝之田是也其田其宅皆上之人制為一定之制授之以為恒久之業使之稼穡樹藝牧畜其中以為仰事俯育之資樂歲得遂其飽暖之願凶歲免至於流亡之苦是則先王所以制產之意也

自秦漢以來田不井授民之產業上不復制聽其自為而已久已成俗一旦欲驟而革之難矣夫先王之制雖不可復而先王之意則未嘗不可師也誠能惜民之力愛民之財恤民之患體民之心常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豐年凶歲之皆足所謂發政施仁之本夫豈外此而他求哉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天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朱熹曰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

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得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朱熹曰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數語者非但可以處置井地則凡天下之政施於民者皆當視此為準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朱熹曰東西為阡南北為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澗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田間為此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也

臣按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謂開為開墾之  
開惟朱熹則以為開除之開焉夫自秦用商鞅  
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民田不復授之於官隨其  
所在皆為庶人所擅有貧者可以買有勢者可  
以占有力者可以墾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  
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世之儒者每  
嘆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制其民而使豪強  
坐擅兼并之利其言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  
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  
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

行說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  
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嗚呼為此說者  
可謂正矣其於古今事宜容有未盡焉者臣考  
井田之制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  
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  
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積而至於  
萬夫其間又有為路者一為道者九為涂者八  
為畛者千為徑者萬蘇洵謂欲復井田非塞溪  
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  
隴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泉曠野而遂規畫於

本朝... 十一

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宿敵百  
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業適亦謂今天下  
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數歲一代是  
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  
定也此十歲數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由是觀  
之則井田已廢千餘年矣決無可復之理說者  
雖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為之然承平日冬生  
齒日繁之後亦終歸於隳廢不若隨時制宜使  
合於人情宜於上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  
所云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於古之遺制也然

... 十二

則張載之言非歟曰載固言處之有術所謂術  
者必有一種要妙之法其言隱而未發惜哉臣  
不敢臆為之說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  
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雖之地漢興循而  
未改古井田法雖難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  
也各處立限不以  
使富者必制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  
也  
漢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吏民  
名田無過三十頃

北魏孝文帝時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上善其議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兼樹者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授

臣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為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終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必不得已創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將來庶幾可乎臣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

卷之五十五

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於是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將成丁者即許買以俟其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稅役之錢出財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

卷之五十六

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出力者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止四五十畝或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為任官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為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如京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半田免丁惟不配丁立為一定之限以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

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  
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  
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膏產田直日賤  
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井之  
患日以漸銷矣臣愚偶有所見不知可否敢以  
爲獻惟

聖明下其議於有司俾究竟以聞

漢孝宣地節三年詔曰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釋  
國公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孝元初元元年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

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臣按古者仁君多克己以厚民生雖以世中

主如孝宣孝元者其官館園池及郡國公田咸

假之以振業貧民俾其種食勿收租賦况本民

田而肯奪以爲己有而又以之賜親臚權倖之

臣者哉

宋太宗時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杭  
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  
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  
種諸穀民之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

諸州亦令就水廣種杭稻以免其租

真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  
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田高仰者蔣之蓋  
早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

臣按地土高下燥濕不同而同於生物生物之  
性雖同而所生之物則有宜不宜焉土性雖有  
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  
勝天况地乎宋太宗詔江南之民種諸穀江北  
之民種稻真宗取占城稻種散諸民間是亦  
大易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

民皆雜蒔諸穀江北民亦兼種杭稻昔之杭稻

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遠

矣後之有志於勤民者宜倣宋主此意通行南

北俾民兼種諸穀有司考課書其勸相之數其

地昔無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賞

林勳上政本書曰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  
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  
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  
爲十一之稅

陳亮曰勳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





朱熹曰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又曰溝洫之制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畝澮距川是也

臣按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可泥其陳迹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爾今京畿之地地勢平衍率多濇下一有數日之雨即便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農夫終歲勤苦盼盼然而望此麥禾以為一年衣食之計賦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憫

卷之十九

也北方地經霜雪不甚懼旱惟水潦之是懼十歲之間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為今之計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如保定之白溝真定之滹沱之類又隨地勢各為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于大河又各隨地勢各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于大溝大溝也官用錢溝其直小溝也所近田主償其直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于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為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為之細溝則人各自為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

視不使淤塞如此則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間縱有霖雨亦不能為害矣

朝廷於此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無壅滯又於夾河兩岸築為長隄高一二丈許如河身旁各留二丈許空地以容水則農溝之水皆有所歸不至溢出而田禾無淹沒之苦生民享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一端也惟

聖明留意下有司議可否而推行其法於天下

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

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為鹵兮生稻梁

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為渠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

李冰為蜀守壅江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漑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漑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守復脩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臣按成周以前井田與溝洫之制並行旱乾則

有蓄水之所。霖潦則有泄水之地。當是之時。民無水旱之憂。而常獲豐登之利。非遇大災變。不至於捐瘠也。自秦以後。井田廢而溝洫隨之。尚賴有民社之責者。因川澤之勢。而興灌溉之利。非惟農民賴之。而為國家之益也。亦不小矣。世之守今能有興脩水利。以為一方無窮之惠者。上之人。其尚旌異而顯擢之哉。

宋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中書又言諸州縣古蹟陂塘。異時皆蓄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四

蘇軾曰。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水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物。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事。而何苦欲行此哉。

臣按水性就下。過之則利於旱歲。遇有霖潦。則又或至於淹沒焉。是其利害亦略相當也。是以善言利者。必因其勢順。其宜行其所無事。使其早則得有所灌。潦則得有所泄。兩無害焉。斯之

為利苟利少而害多。或兩無所利害焉。而鄰為壑。利已損人。決不可鑿空生事。以煩擾乎民。興起訟端。以召不靖之怨也。以上以上制民之產。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四

二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重民之事

舜典咨十有二牧之官曰食哉惟時

朱熹曰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

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

臣按君之所以治者以民民之所以生者以食

食之所以足者以農農之所以耕者以時人君

所以設為州牧以子養乎民使之得以遂其生

欲遂其生日食不可闕欲足其食農時不可違

此帝舜所以咨牧而必以食為先而勉之以時

也

帝曰堯黎民阻飢汝后稷播也時百穀

臣按帝舜於咨四岳求奮事功熙帝載之後即

首命稷以仍其舊職而後繼之敷教明刑之官

則農事在所重而當先可知矣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

蔡沈曰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

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

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

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上民之功莫盛於

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臣按人君兢兢然所以居其身於無時暇逸之

地者必先知夫稼穡之艱難也備嘗其艱難之

事而後居於逸樂之地則知小人之所依矣小

人所依在乎稼穡為人上者烏可縱已之欲以

妨農事而使之失其所依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之功田功之功

孔穎達曰就田功知稼穡之艱難

臣按文王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文王入衣

服之奉所性不存專意於安民養民之功然不

謂養民而謂之田者周家以農事開國自公劉

以來咸以稼穡為事而文王尤專心田事即是

以為養民之功也

周頌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登爾成

求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

求如何新畲於皇之來年將受厥明

賜明昭上帝迄命我衆人

也

也

錢鑄也 二者皆田也 奄觀銍極也 艾極也

嚴祭曰既嗟嘆而告臣工又嗟嘆而戒保介皆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臣按此周成王戒農官之詩凡命他官皆無詩而命農官獨有者蓋以農者王政之本周家以此開國故重其事也成周盛時其播時百穀之事具有成法群臣百官容或有不盡知者故於戒飭之際致其深嘆之言而且加以敬之一辭俾其詳考夫先王之成法以為三農之勸相既不可失其時又不可失其度自耕種以至於收

獲無一不循其序凡舊田與夫新田無一不得其宜官則盡其勸相之功民則致其耕治之力一一皆如先王成法可也嗚呼先王之世盡心於農事者如此秦漢以來豈復有是事哉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其詩曰噫嘻成王既昭明段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二

臣按我朝學士朱善謂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

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吁古之帝王致力於農事也如此後世之君聽民自耕自獲所以命官以治之者徵租賦督力役而已能勿擾之使其得以盡力南畝已為幸矣況求其戒教農官勸相農民勤懇懇如是夫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謂如水土而移用其民謂此遂遂大夫正歲簡謂如水土稼器謂如水土稼政三歲大比則帥

其吏而興謂如水土明其有功者謂如水土屬其

地治者謂如水土明其有功者謂如水土屬其

縣正趣謂如水土其稼穡謂如水土而賞罰之謂如水土

鄭長趣其耕耨謂如水土稽其女功謂如水土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耜謂如水土以治稼穡趣其耕耨行

司稼掌巡謂如水土邦野之稼而辨種謂如水土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謂如水土以為法謂如水土于邑閭

臣按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周家自后稷以來以農為國故周公於書既作無送以為其君

告使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於詩作  
幽頌以為其君誦使其知王業之所起而不敢  
荒寧及其作周官也一書之間設官分職其間  
為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  
趨其耕種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  
行其秋敘懸其法式又於三歲大比以興其治  
田之毗亦如大比之興時能為或誅或賞或興  
或廢無非以為農事而已嗚呼周公之輔成王陳  
言以奮心於上者倦倦以稼穡為言建官以分  
治於下者諄諄以農事為急其知本乎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祈穀于上帝乃

擇元辰郊後吉天子親載耒耜藉之于參參人保介

之御御車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天子三推執耒而進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又曰王命布農事命田田也舍舍也東郊皆脩封疆之

期審端徑術與通也善相也丘陵阪險原隰土

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

定準直農乃不惑

臣按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粢戎也  
曰帝籍謂之籍者借也天子執耒而進然後

民力以終之也古之天子非無人可耕也而必  
躬為之者豈專為供上帝之粢盛哉亦以為天  
下之農民帥先爾天子既身為之帥先又必命  
田畯之官居郊野之外以督其耕脩其封疆以  
防其交爭審端徑術以通其水道善相丘陵阪  
險原隰以相其地勢高下險易燥濕土地各有  
所宜五穀各有所殖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  
其理皆須田畯躬親教飭之以定其準使得其  
平定其直使得其正則農民無所疑惑也吁以  
九重之上萬乘之尊猶且躬為之耕則夫閭閻

小民豈有不興起也哉

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也于先帝也命

野虞母伐桑柘具曲也籩也簋也筐也筥也筐也筥也筐也筥也

后妃齋戒親東鄉也躬桑禁婦女觀也觀也觀也觀也

婦使也其以勸蠶也事既登分繭稱絲也功以

共郊廟之服也母有敢惰

孟夏之月雉始鳴也后妃獻繭也命也乃收繭稅以

桑為均也均也均也均也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君皮弁素積卜

三宮之主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于蠶室歲既單也

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令夫人繅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讀作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張拭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辛勤，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

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其後幽王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

良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葛覃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

臣按：天子之尊，非無可耕之人也。而必躬耕以共宗廟之粢盛。后妃之貴，非無可織之人也。而必躬蠶以爲祭祀之服飾。所以然者，非但身致其誠信，以事神明而已也。亦將以其身爲天下農夫蠶婦之帥先也。由是畎畝之間，閭閻之下，聞其風教者，莫不曰：以天子之尊，后妃之貴，猶

不廢耒耜機杼之業，況吾儕小人乎。夫然，將見田里無不耕之夫，室家無不織之女人。有業人家，務本自然，無游手之民。末作之技家，給而人足，盜息而訟簡。民所以爲生者，益固國所以藏富者，益厚矣。張拭以爲王業之根本，於是乎在。然推其根本之所以立，則又在乎

朝廷之上。官闈之間，其言深至，切要。所謂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誠非虛語也。伏望明主於燕閑之暇，留神垂聽。天下人民不勝大願。國語周宣王即位，不籍于畝。說文公諫曰：不可夫民

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災盛於是乎出民之膏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與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教龍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輝也憤也盈土氣震發農釋也長正長中於中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正月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也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春以命我司事主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被除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

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下裸密乃行百吏庶人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異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宰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饗率音官以省風土亦于籍東南鐘而歲之而時布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擊磬在乃命其旅也東曰徇也農師一之往農正再之后還三之司空四之

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臣按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言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疏謂王一耕之而使庶民芸茅終之是借民者借此甸師之徒也漢書註韋昭亦以借民力為言臣瓚謂帝躬耕為天下先不得以假借為稱藉

謂踏藉也顏師古是瓚說引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為證明其非假借也以臣觀之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天以千畝之田非一人一日所能盡意其始也踏藉田畝以躬三推之儀終也假借民力以終千畝之制爾自周以後迄于唐宋此禮不廢然耕籍田者必祀先農我列聖躬祀先農行籍田禮如古制非徒以供宗廟之采盛實所以重農事以勸相天下之民使興起農功也

漢文帝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間籍田



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九月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又詔皇后親桑以奉祭服為天下先

景帝後二年詔曰雖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也工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臣按成周之後最重農者莫如漢文景二帝尤倦倦焉非徒有是虛文也而減租之詔歲下雖以武帝之窮奢好武下至舟車皆有筭而於田租則未嘗有加焉茲則所謂誠於憫農之實惠也自是而後君非不耕籍田后非不親蠶非不下憫農之詔非不務守令以勸相然皆尚虛文而已非實惠也是故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矣善手柳宗元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首督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

勸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

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小人輟殍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臣願

仁聖在上思王業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禁游惰則為之者衆省繇役則不奪其時減租賦則不罄所有是雖不下憫農之詔而人皆知其有憫念之心不設勸農之官而人皆受其勸相之惠田里小民不勝多幸

鼂錯言於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民貧則姦

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者不地者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則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又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

臣按鼂錯以此告于文帝欲其為民間資財之

道所以開之之要在於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而已而其末又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務農在於貴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人君誠貴五穀而賤金玉民知人君所貴在此則咸知所貴重矣九重之上誠躬行節儉而捐棄金玉切切焉勸農桑抑末作則天下之民咸趨於南畝而惟農之是務矣

景帝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

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取其資采黃金珠王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臣按農天下之本也之一言者文帝之詔凡三見焉而景帝武帝亦皆以是言冠於詔之先漢人去古未遠猶知所重也後世往往重珠玉而輕穀粟是不知所重也景帝此詔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其知所重矣乎

以上畫民之事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寬民之力

易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頤曰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無數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臣按此兌卦之彖辭兌之義說也兌上為君兌

下為民有君民相說之象人君之用民力必以說服為本有事而欲與民趨之則思曰民知說乎不說乎苟民心說也則先以趨之民知上之勞哉所以逸我也咸忘其為勞矣有難而欲與民犯之則民知上之死我所以生我也咸忘其為死矣人君之欲用民力察夫事之理而得其正體夫民之心而同其欲必為天下而不為一家必為眾人而不為一己然後為之則民無不勸勉順從者矣

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頤曰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九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臣按此節卦之彖節之為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為制度量入為出無過取無泛用。寧損己而益人。不厲民以適己則必不至於傷財。不傷財則不至於害民矣。

詩靈臺之一章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朱熹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禳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以興土木之工必若文王之作靈臺將以望氛禳災祥時觀游節勞佚然後為之是其所以為此臺者非專以適己蓋不得已不得不為者也。故其雖用民力民反歡

樂之若秦之阿房漢之長楊五柞則是勞民以奉己也。民安得而不怨恨之哉。民怨則國不安危亡之兆也。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以受田百畝。上地可任也。中地家五人。以受田七十畝。中地可任也。下地家三人。以受田五十畝。下地可任也。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正卒之外唯田與追胥竭作。田惟正卒羨卒皆行。

臣按成周盛時其役民也因其受田之高下以定其力役之多寡故其事力相稱而其為役也適平。及其徒役之起又不過家用一人非田獵與追胥不至於並行也。非若後世不復考其人之數不復量其人之產一切征發乃至於盡室而行焉。

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年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尺年皆征之其舍者謂不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旅師凡新附者之治皆聽之無征役。

臣按成周力役之征必稽考其版籍之數以辨其力之任否地近而役多者則征之遲而舍之早地遠而役少者則征之早而舍之遲非若後世役民往往勞近而寬遠政與古人相反也是以自古明王尤軫念畿甸之民無事之時常加寬恤蓋以有事之時必賴其用故也然不獨寬其國中之民而已凡國之中貴而有爵者賢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勞公事者老者疾者皆復除之與夫新阡之治則無征役凶札之歲則無力政凡此皆先王行役民之義而存仁民

之心

均人凡均功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

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謂疾疫則無力政免之

臣按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也

也然又因歲時之豐歉以定役數之多寡是以三代盛時之民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於三百

有六旬有六日之間無一日而不自營其私也

所以為公者僅三日焉耳後世驅民於鋒鏑起

民以繇戍聚民以工作蓋有一歲之間在官之

日多而家居之日少甚者乃至於終歲勤苦而無一日休者嗚呼民亦不幸而不生於三代之前哉雖然萬古此疆界萬古此人民也上之人誠能清心省事不窮奢而極欲不好大而喜功庶幾人民享太平之福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胡安國曰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

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

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非不得已不可用也

以養民為職所以養之者非必人人而食之家

家而給之也惜民之力而使之得以盡其力於

私家而有以為仰事俯育之資養生送死之具

則君之職盡矣孔子作春秋於魯僖之作頹宮

則不書復闕宮則不書而於作南門則書之不

徒書之而且加以新作之辭以見頹宮闕宮乃

魯國之舊制有以舉之則不可廢雖欲不脩不

可得也如此而用民力亦不為過若夫南門魯

國舊所無也雖不作之亦無所加捐何必勞民

力以為此無益之事此聖人所以譏之歟

左傳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在敗中子旗請伐之王楚平曰吾未撫吾民今謂城州來也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賦者曰王施思舍舍通不倦怠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疲音死轉忘寢與息非撫之也

臣按沈尹戌此言人君之欲用民力必先有以撫之所以撫之之道在乎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蓋用不節則必羨衣食厚用度營宮室廣廟宇財費於內力疲於外而民不安其居不遂其

生勞苦羅困死亡轉徙而林林而生總總而處者皆不得樂其性而且為吾之寇讎矣為人上者可不畏哉

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立上十六并是賦之常法亦足矣

臣按施取於厚即所謂食壯者之食也事舉其中即所謂任老者之事也斂從其薄即所謂不厚斂於民也此三言者聖人雖為季孫發而以

告冉有後世人主行事以禮用民以寬要當以是為法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孔穎達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也

臣按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又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臣按先儒謂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工程

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之至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政謂給公家之役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徙去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徙去家期不從政

臣按昔人有言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如是則老者得以其天年廢疾者得以全其身體居喪者盡送終之禮遷徙者無失所之虞是亦仁政

孔子曰張也而不弛也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臣按此章孔子因子貢觀蜡之問而以弓喻民以答之謂弓之為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絕如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必憊久弛而不張則體必變如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必逸弓必有時而張如民必有時而勞弓必有時而弛如民必有時而息一於勞苦民將不堪雖文王武王有所不能治也一於逸樂則民將廢業則文王武王必不為此也然則果如之何而可

子曰使民以時

朱熹曰時謂農隙之時也

臣按朱熹解此章謂時為農隙之時至孟子不違農時章則又解曰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臣竊以謂歲時有早晚氣候有寒暑農事有剝易事體有緩急人君遇有興作必當順天之時量事之勢適民之願苟墮指裂肌之時燥石流金之候農務方殷飢寒切體而欲有所營為可乎所謂

時者非但謂農時各隨時而量其可不可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王安石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

貫之善

臣按古人必不得已而後改作非甚不得已必不肯快一己之私意廢前人之成功安石能為此言至其為相乃變祖宗之法何哉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

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

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

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

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

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曰

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

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臣按家語此章顏子謂舜不窮其民是以無佚

民由是推之則桀紂窮其民所以有佚民而致

危亡之禍也可知已後世人主其尚無以苛政

虐刑以窮其民哉

漢高祖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宣帝地節四年。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臣按地節之詔。即推廣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之意。高帝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豈非古人保胎息之遺意歟。漢世去古未遠。愛養元元之心。猶有三代餘風。已死也。而憫其喪。未生也。而保其胎。人君以此為政。則其國祚之長。豈不宜哉。

以上寬民之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愍民之窮

書大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真德秀曰。易虐者不虐。易廢者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為之。

臣按帝舜然禹克艱之言。而及於無告困窮者。蓋人君以一人而為億兆人之父母。要必億兆人皆得其所。然後一人克盡其道。君道厥惟艱哉。是以人君欲盡克艱之道。布德於有生之民。

非難而施惠於無告之民為難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帝舜不敢謂其必能而歸之於堯孔子。謂堯舜以博施濟眾為病。亦此意歟。雖然。人君富有四海。苟惻然興念。則澤無不被矣。夫豈難事。而必謂帝堯然後時克哉。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為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難。而起其膏肓為難。後世帝王有志於堯舜之治。而思盡君道之難者。發政施仁。烏可後此。無逸懷保小民。惠解鰥寡。

蔡沈曰。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解之。惠解

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養子周給之。使有生意。

臣按昔帝舜告大禹。以帝堯克艱之道。而以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為言。今周公告成王。以文王無逸之實。而以懷保小民。惠解鰥寡為言。是知自古帝王。所以克艱其君。而所其無逸者。必先於發政施仁。而所以發政施仁者。必先於天民之無告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詩正月篇。寄矣富人。哀此羸獨。

朱熹曰。亂世富人。猶或可勝。羸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臣按民之生也有富有貧其富者雖不幸而孤獨鰥寡然猶有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惟夫既孤獨鰥寡矣而又貧窶之絕焉生無以爲生死無以爲死其尤可哀哉是以帝王之施仁政也又於其中較其淺深而爲之矧恤使之均得其所焉

周禮天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

鄭玄曰天民之窮者有四曰鰥曰寡曰孤曰獨

臣按民之生也少者賴父母以鞠之老者賴子孫以養之生有衣食之資死有葬祭之具則其

卷之五 十五

生遂而不窮矣然其所以遂其生者實賴上之人爲之制產立法使之相生養相保愛而不相棄背焉然物不能以皆齊命不能以皆偶其間不能無幼弱而失怙恃衰老而無所依傍者焉非上之人弘保息之政舉振救之令則彼何所控告以全其身命而盡其天年也哉

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臣按大道之行謂唐虞之世也當是之時家給人足老安而少懷焉有所謂無告廢疾者哉

記禮者猶以此爲言以見天下爲公之世無一人之不遂其生則雖窮而無告病而有疾者皆有所養焉舉隆古之盛以示後世之法使凡有志於堯舜之治者皆當以堯舜之心爲心

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矜

陳澧曰皆有常矜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

臣按天下之民孰非天之所生乃獨於幼而無父老而無子與夫無妻無夫者而謂之天民吁

卷之五 十六

民固皆天生者也而此四民者力不足以養其身言不足以達其情則是生於天而不能全天之所生尤天之所憐念者也人君於此四等窮人而加惠焉是乃所以補助天之所不逮者也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臣按人之生也全理氣之性具骨肉之軀其生也有所養其死也有所藏則人之始終畢矣苟死而暴露其骸齒必生而凍餒其身體者也仁人君子見之寧不惻然於心乎此三代盛時所以因時而有掩骼埋胔之令也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朱熹曰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先之也

臣按孟子此言即無逸所謂文王懷保惠解之實也昔者明王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其或不幸少而喪父老而喪子而無夫而無妻焉故其發之於政施之於仁汲汲

然以此四者為先惟恐後時而其人或陷於死亡而吾之惠不得以及之也

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料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宣帝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章帝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愛有忠愛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

臣按漢世去古不遠其惠養斯民循有古意

文帝宣帝章帝三詔者皆無上事而特下之顯顯然以惠此無告之天民其視魏晉以來因他事下詔而附列於條款之中者有間也惟我聖祖登極之七年特詔天下其畧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朕日夕慮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民閒流離避亂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皆朕之過也今詔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當惠存養使不失所噫

聖祖特此下詔蓋自漢帝三詔之後所僅有者也唐太宗貞觀元年賜民年八十以上物悖獨鰥寡疾

病不能自存者米二斛宋宗寧元年詔諸路置安濟坊

紹興二年詔臨安府置養濟院淳祐七年創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為備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

臣按前此惠民之政及於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為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于此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凡民之

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贍養每人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分之二尋又改孤老院爲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常加體察既而著之於律曰凡鰥寡孤獨及廢疾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監守自盜論不特乎此其後也又申之以憲綱曰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州縣所屬凡有鰥寡孤獨廢疾無依之人俱收於養濟院常加存恤合得衣糧依期按月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噫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於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竊以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民不可數計有司拘於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里鄰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爲今之計乞敕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即拘集赴官詢其籍貫居址揆究有無親

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營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民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紹興十三年詔下錢塘仁和二縣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及乞食之人每人日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

臣按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赤縣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之人日支米給錢以收養之我

朝於京府既立養濟院又於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爨煮以食貧丐之人每寺日支米三石

恩至溥也臣竊以謂兩寺之設日有所費然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於作弊臣請東寺移於崇文門大街西寺移於宣武門大街人煙輳集處每所差部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祿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兵馬官兵沿街趨召給與木籌依次散食仍令巡城御史監視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道肅

清雖然此事關繫非小

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而使疲瘵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垂首喪氣匍匐於周道之旁悲號於通衢之側輦轂之下耳目所及乃尚如此何以示四遠之觀瞻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

聖明降賜敕諭榜于通衢付其責於巡城御史兵馬司官今後有匍匐悲號于道路者坐以違制之罪

崇寧三年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凡寺觀寄留椁積之無主者及暴露遺骸悉瘞其中各

置圖籍立記識仍置屋以為祭奠之所聽親屬祭享著為令

臣按先王之於民也制為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為藏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得其藏者則施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

聖祖於洪武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水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喪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為義塚為瘞藏之所

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

敕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以上懲民之窮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五

禮書卷十五

十一

大學行義補卷第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卹民之患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蔡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

臣按先儒謂簡稼器脩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

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是則水旱之備莫先

於事農之事可見矣

詩雲漢倬彼雲漢天昭回于天言其王曰

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薦與若通臻至靡

神不舉求祭祀靡愛斯牲圭璧王既卒也寧莫我

聽

朱熹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

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

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

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臣按朝廷政治之最急者莫急於民莫得食天

早則五穀不成五穀不成則民無由得食民無

由得食則將延食於四方苟處處皆然則民不

於盡瘁乎是故有志於為民之君見天下之

亢則豫憂之凡可以感天而致雨者無所不

用其情是以雲漢之詩既告於上天又告於祖

宗父母又告於百官索祭之禮既無所遺禮神

之物或至於盡無所歸咎寧以已身而當其災

無所控告惟仰昊天而訴其憂非徒自貶責於

一已而又求助於群臣宣王之憂民之憂如此

此其所以遇災不災而卒成中興之業也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

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散利

弛役息絲五曰舍禁山林川六曰去幾關市不

曰皆禮凡有禮節八曰殺哀凡行禮九曰蕃樂開

樂十曰多昏不備禮十一曰索鬼神求發祀十二曰

除盜賊嚴刑以除之

呂祖謙曰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之四方

故以政聚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

民租之未輸者此兩者荒政之始已藏者散之

輸者薄之荒政之大綱舉矣緩刑謂民迫於飢寒

不幸有過失緩其刑辟以哀矜之弛力者平時用

民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弛之以休息民力舍禁謂

山林衡皆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幾謂去關防  
之幾察使百貨流通商賈來市此是救荒之要術  
青禮謂凡禮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殺  
哀謂凡喪紀之節一皆減損專理會荒政蕃樂謂  
歲荒民飢當憂民之憂所以閑藏樂器不作多昏  
謂凶荒之年殺禮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  
謂靡神不舉並走群望之類前既說緩刑後又說  
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  
於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  
夫叫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以止亂之萌

大抵周禮六官雖分職然其關節脉理皆相應且  
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  
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  
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徧考然後可知  
葉時曰聖人爲荒政以聚萬民所以救天時之不  
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蓋天災國家代有歲  
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存恤之則  
老弱轉乎溝壑在者散而之四方矣民安得而聚  
哉然此十二政曰弛力曰薄征曰合禁曰去幾固  
皆有利於民而一以散利爲先則其關係民命尤

急也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青禮蕃樂殺哀多昏  
之政未必有實惠及民

臣按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大學曰財散則民聚  
蓋天立君以治民君必得民然後得以爲君是  
君不可一日無民也然民必有安居托處之地  
日用飲食之具而後能聚焉人君爲治所以使  
一世之民恒有聚處之樂而無分散之憂者果  
用何物哉時而已矣然是財也所以耗而費之  
者固由乎人力然尤莫甚於天災焉是以人君  
當夫豐穰無事之時而恒爲天災流行之思斯

民之絕之慮豫有以蓄積之以爲一旦凶荒之  
備焉此無他恐吾民之散而不可復聚也是以  
周禮十二荒政而以散利爲首鄭氏謂散利者  
貸種食也蓋予之食以濟一時之飢予之種以  
爲嗣歲之計聖人愛民之心至矣遠矣既散所  
有之利而又行薄征以下十一事以濟之此治  
古之世所以時有豐凶而民無憂患民生所以  
長聚而君位所以永安者其以此歟

遺人遺積也掌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  
之委積以恤民之艱艱下艱門關在郊曰關之

季預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四方野鄙之至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之官主藏米掌九穀之數九穀謂黍稷稻粱以待國

之匪頒匪頒謂委賜賜稍食稍食謂綠以歲之上下

數邦用上謂豐年以知足否量入為出知所以詔穀

用以治年之凶豐治之者預凡萬民之食計數萬食

食謂一者人四謂六斗四升上豐年也人三謂三斗

食不能人二謂一石二斗八升則令邦移民就

臣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

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

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

豐凶以為嗣歲移就之法也觀此可以見先王

之時所以為生靈慮災防患之良法深意矣蓋

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

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

患也歟今其遺法故在後世人主誠能師其意

而立為三者之法則民之遇凶荒也無飢餓之

患流移之苦矣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謂哉民病則以節節巡國中及

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李觀曰司救以王命施惠非直凶荒而後施與也

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愈或闔門

不起丁壯卧於牀蓐則老稚無能為飲食所不給

醫藥所不濟至於死者豈天命乎人主所宜動心

矣是故凶年非直除減田租彼貨賄之征皆舍之

疾疫亦然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

將籠其貨賄則何所措手足乎況於疾疫之世安

得助天為虐乎人主所宜動心矣

臣按疾疫之災多生於凶荒之歲凡遇荒年宜

豫為之防使之不至於飢餓而內傷勞苦而外

感積聚而旁染是亦救荒之一助也

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

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

饑等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

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

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

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

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臣按胡氏之言救災之政備矣舉而行之則雖災勿災焉惟民災而上弗卹此民之所以災歟爲人上者其尚體聖人春秋之書法毋坐視民之災而不爲先事之防臨事之卹哉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也成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大侵也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飾也侯廷道廷道內不除也百官布而不制雖布列而鬼神禱而不祀惟祈禱不祭祀此大侵之

禮也

臣按君食不兼味以下與卽周禮膳夫所謂大荒則不舉者也譬諸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已乃日餘膏粱於心安乎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飢而食菜則色病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馬晞孟曰三十年爲一世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

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日食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臣按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食也耕雖出於民而食則聚於國方無事之時豐稔之歲民自食其食固無賴於國也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凶荒之歲民之日食不繼所以繼之者國也國又無蓄焉民將何賴哉民之飢餓至於死且散則國空虛矣其何以爲國哉是以國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然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

國非其國非謂無土地也無食以聚民云爾是以三年耕必餘一年食九年耕必餘三年食以至於三十年之久其餘至於十年之多則國無不足之患民有有餘之食一遇凶荒民有所恃而不散有所食而不死而國本安固矣雖然爲治者非不欲蓄積以備凶歉也然而一歲之所出僅足以給一歲之所費奈何曰數口之家十金之產苟有智慮者尚能營爲以度日積聚以備患况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者哉

五稔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

不順成君表布也。布衣播紳本也。工之關梁不租。不賦山澤列之義也。守而不賦。賦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臣按古昔帝王遇災必懼凡事皆加減節貶損非獨以憂民之憂蓋亦以畏天之災也故周禮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大裁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豈但飲食為然則凡所服之衣所乘之車凡百興作舉皆休息此無他君民之分雖懸絕而實相資以相成也當此凶荒之時吾民嗷嗷然以待哺肫嗷然以相視藜藿者技

卷之七

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典質則富戶無錢舉貸則上戶無力魚蝦螺蚌採取已竭木皮革根剥掘又盡面無人色形如鬼魅扶老携幼宛轉以號呼力疾曳衰枵腹以呻吟氣息奄奄朝不保暮其垂於阨危瀕於死亡也如此為人上者何忍獨享其奉哉雖欲享之亦且食不下咽也雖然與其貶損於既荒之餘孰若併養於未荒之先非獨下民不罹其苦而上之人亦無俟於降殺也

孟子對鄒穆公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庫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范祖禹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庫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

臣按人君之為治所以延國祚安君位者莫急於為民故凡國家之所以脩營積貯者何者而非為民哉是故豐年則斂之非斂之以為己利也收民之有餘以備他日之不足凶年則散之非散之以為己惠也濟民之不足而發前日之有餘吁民有患君則恤之則夫他日君不幸而有患焉則民將救之惟恐後矣

卷之十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也窳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順事業得敘者其財厚貨之源也等賦制賦以差等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



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臣按荀卿本末源流之說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也誠知本之所在則厚之源之所自則開之謹守其末節制其流量入以為出挹彼以注此使下常有餘上無不足禹湯所以遇災而不為患者知此故也

魏李悝平糶法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糶不貴而民不散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糶賤時則增價而糶以利

長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臣按耿壽昌常平之法因穀貴賤而增減其價以糶糶之其法非不善也然年之豐歉不常穀之種類不一或連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為其斂散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其法將有時而不平者矣惟今江北之地地可窖藏雜種五穀宜倣此法於要害處立常平司專差戶部屬官往治其事隨其熟而收其物不必專其一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定於官視年豐歉隨時糶糶立倉用壽昌之名斂散行李悝之法庶乎

其可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無捐瘠者無捐而後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臣按安養斯民之政在開其資財之道開資財有道在墾土田通山澤使地無遺利禁游民興

農業使民無餘力如此則畜積多矣雖有天災

數年之水旱而吾所以為之備者具之有素安能為吾民患哉是以古之善為治者恒備於未荒之先救之已患之後者策斯下矣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

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命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劭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瘳乎。

臣按義倉之法。其名雖美。其實於民無益。儲之於當社。亦與儲之州郡無異也。何也。年之豐歉無常。地之燥濕各異。官吏之任用不久。人品

之邪正不同。由是觀之。所謂義者。乃所以爲不義。本以利民。反有以害之也。但見其事煩擾。長吏姦而已。其於賑卹之實。誠無益焉。然則如之何而可。臣愚竊有一見。請將義倉見儲之米。歸併於有司之倉。俾將所儲者。與在倉之米。按陳以支。遇有荒年。照數量支以出。計其道里之費。運之當社之間。以給散之。就望用其中米以爲此任其事者不必以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以在官之屬所司擇官以委必責以大義委官擇人以用必加以殊禮其事詳見下不必拘拘於所轄專專於

所屬如此。則庶幾民受其惠乎。

唐貞觀二年。遣使賑卹飢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臣按。飢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准。以北山之東。尤甚。嗚呼。人之所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捱刃有所傷。則戚之。當時和歲豐之時。雖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頸受刃而不肯與者。一遇凶荒。口腹不繼。惟恐鬻之。而人不售。故雖十餘歲之兒。僅易三五日之食。亦與之矣。此無他。知其借亡而無益也。然當此困饑之餘。疫厲易至。相染過者。或不之顧。縱有售者。亦

以飲食失調。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饑孳盈途。死屍塞路。有不忍言者矣。臣愚竊以爲。唐太宗贖飢民所賣之子。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賣之。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亦多矣。莫若遇飢。數之年。民有鬻子者。官爲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上爲率。量與所賣之人。以爲養贍之計。用其所餘之貲。以爲調養之費。因其舊姓。賜以新名。傳送邊郡。編爲隊伍。給以糧賞。配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死者不如此。既得以全其性命。又得以濟其父母。內郡不耗。邊城充實。是於救

荒之中而有實邊之效。或者若謂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出。惟今江南之人有謫戍西北二邊者。旬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有荒歲。預借官錢。買之待後。於江南民戶有隸戎伍於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其尺籍。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隨以所得抵數。還官數十年之後。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或曰。因飢募兵。古有其事。歟。曰。富弼在青州。因濟飢民募軍。萬計。史可考也。

大率行善書卷之七十五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責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臣按。劉晏謂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上之人誠愛乎民。輕徭而薄賦。省刑而息兵。則民不銷耗。而戶口多矣。然戶口銷耗之由。固由乎人。亦出乎天。而凶荒之歲。爲尤甚。能如晏使。有司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糶糴賤糶。始見不稔之端。先行蠲免。救助應民之急。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如此。則人既不爲之害。天亦不能爲之災。戶口滋多。賦稅日廣矣。由是觀之。則國家所以行備荒之政。非但爲民計。蓋爲國計也。

大率行善書卷之七十六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

數則不書謀民戶鄉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臣按胡寅此言非但稱貸之弊乃今日義倉之弊也

朝廷設立義倉本以為荒歉之備使吾民不至於捐瘠而有司奉行不至方其收也急於取足不復計其美惡及其儲也恐其濕爛不暇待其荒歉所予者不必所食之人所徵者多非所受

李衛公集卷之十七

之輩胡氏所謂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聖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此數言者切中今日有司義倉之弊嗚呼官倉之儲本為軍國也因飢歲以稱貸於民偏方之君猶不責償况以

聖明之世儲粟以備荒而謂之義倉者乎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梁傳安撫發倉廩出粟及賑貸

神宗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

北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計其者悉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

司馬光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王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冬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移

臣按人生莫不戀土非甚不得已不肯舍而之他也苟有可以延性命度朝夕孰肯捐家業棄墳墓扶老携幼而為流浪之人哉入而至此無聊也甚矣夫有止此有民徒有土而無民亦甚

用是土為哉是以氣治本者恆於斯民平居完聚之時豫為一旦流離之慮必擇守令必覓賦役必課農桑沒沒然惟民食之為急先水旱而為水旱之備未幾繼而為饑饉之儲此無他恐吾民一旦不幸無食而至於流離也大畜積而備先具則固無患矣若夫不幸蓄積無素積有積而連歲荒歉請之官無可發勸之民無可貸諸鄰無可應將視其民坐守枵腹以待斃乎無亦聽其逋負趨食以求生也然則赤地千里生而無可種之米

充飢之食。民之流者未必至所底止。而為塗中之殍多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國家設若不幸而有連年之水旱。量其勢必至飢饉。則必豫為之計。通行郡縣。查考有無蓄積。於是量其遠近多寡。或移民以就粟。或轉粟以就民。或高時估以招商。或發官錢以市糴。不幸公私乏絕。計無所出。知民不免於必流。則亟達諸

朝廷。豫申于會府。多遣官屬分送流氓。縱其所如。隨處安插。所至之處。請官庾之見儲。官為給散。不責其償。借富民之餘積。官為立券。估以時

李善長集卷之六十九

直。此處不足。又聽之他。既有底止之所。苟足以自存。然後拔其老壯強弱。老而弱者留于所止之處。壯而強者量給口糧。俾歸故鄉。官與之牛具種子。赴時耕作。以為嗣歲之計。待歲時可望。然後般挈以歸。如此。則民之流移者。有以護送之。使不至於潰散而失所。有以節制之。使不至於劫奪以生亂。又有以還定安集之。使彼之室家已破而復完。我之人民已散而復集。是雖所以恤民災患。亦所以弭國禍亂也。臣嘗因是而論之。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不安其

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者。以六郡荐飢。流民入于漢川者數萬家。不能撫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然則流民之關係亦不小哉。今天下大勢南北異域。江以南地多山澤。所生之物無間冬夏。且多通舟楫。縱有荒歉。山澤所生可食者眾。而商賈通舟販易為易。其大江以北。若兩淮若山東若河南。亦可通運。惟山西陝右之地。皆是平原古時饒道。今皆湮塞。雖有河山。地氣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歲。所資者草葉木皮而已。所以其民尤易為流

李善長集卷之六十九

徙。為今之計。莫若設常平倉。當豐收之年。以官價雜收諸穀。各貯一倉。歲出其易爛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筭與之。詳見制國用而留其見儲米之耐久者。以為蓄積之備。又特遣臣僚尋商於入關之舊路。按河船入渭之故道。若歲逆常數有餘。分江南漕運之餘。以助之。一遇荒歉。舟漕陸輦以往。是皆先事之備。有備則無患矣。蓋此二藩非他處比。是乃近邊之地。所謂保障繭絲二者皆有賴焉者也。尤不可不盡其心。

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於顏色側怛哀矜形於詔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通負休力役罷科率薄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為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為瘞埋。

臣按宋仁宗之遇災而卹民也不徒有惻惻然哀矜之心而實有鑿鑿乎賑卹之政視彼之徒為虛文付之有司以應故事者異矣萬歲之後

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皆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家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

臣按古人言救荒無善政非謂蓄積之不先具勸借之無其方也蓋以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幼強弱聚為一處則蒸為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為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徧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此所以無善政也富弼以一青州之守而活河朔五十萬之人非徒活民而又因之得軍由其立法之簡便周盡也所以簡便周盡者豈弼一手一足之勞哉其法之最善者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也今世州郡無所謂待缺寄居之官吏臣向於義倉條下云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屬是也臣愚欲望朝廷折衷富弼之法立為救荒法式頒布天下州縣凡遇凶荒或散粟或給粥所在官司即行下所屬凡所部之中有致仕閑住及待選依親等項官吏監生與夫僧道耆老醫卜人等凡平日為鄉人所信服者官司皆以名起之待以士大夫之禮喻以

朝廷仁民之意。給以印信文憑。加以公直等名。俾其量領官粟。各就所在。因人散給。官不遙制。事完之日。具數來上。其中得宜者。量為獎勵。作弊者。加以官法。如此。則吏胥不乘幾而恣其侵尅。飢民得實惠而免於死亡矣。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苗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溝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臣按曾鞏有言。苗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趙抃在越州。備荒之政。為世所稱。見旱勢之方熾。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飢。已為濟飢之備。觀其為書以訪問於其屬者。甚詳且悉。後世有志於民者。誠能以之為法。按其條件。先事訪問。一一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委曲周盡。纖息無遺。必得其實。當其宜。無其弊。而後可如此。則苗沴之來。有其備而無患矣。不然。待其狼狽潰爛之

餘然後救之。安能有濟乎。

曾鞏救苗議曰。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自今至於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州郡。民戶不下二十萬。內除有不被災。及不仰食於

官者。去其半。猶有十萬戶。計十萬戶。十閱月之食。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况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凡此。又不過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溝築之費。將安取哉。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州郡。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

暇乎他爲豈不遠哉。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

臣按曾鞏此議所謂賜之錢貸之粟。比之有司日逐給粟之說。其爲利病相去甚遠。所謂深思遠慮。以爲百姓長計者。真誠有之。但飢民一戶貸之米十石。一旦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時量力。稍有力者償其半。無力者併與之。或立爲次第之限可也。

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羅鄉。有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處

臣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

者以爲之助。熹固自言其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然則其成此倉也。蓋亦不易矣。然則其法不可行。歟。曰。熹固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適。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熹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臣按蘇軾書云。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嗚呼。救之遲之一言。豈但熙寧一時救荒之失哉。自古及今。莫不然也。臣常見州郡每有凶荒。

朝廷未嘗不發倉廩之粟。賜內帑之銀。以爲賑卹之策。然往往行之後。時緩不及事。朝廷有鉅萬之費。而飢民無分毫之益。其故何哉。遲而已矣。所以遲者。其故何在。蓋以有司官吏。惟以簿書爲急。不以生靈爲念。遇有水旱災。



傷非甚不得已不肯申達縣上之郡郡上之藩  
府動經旬月始達

朝廷及至行下遣官檢勘動以文法為拘後患  
為慮因一之詐疑眾皆然惟己之便不人之卹  
非民貼於死亡狼戾慘切

朝廷無由得知及至發賑之令行齋銀之勅至  
已無及矣雖或有沾惠者亦無幾爾臣願

聖明行下有司俾定奏災限期則例頒行天下災  
及八分以上者馳傳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  
以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為期限緩不及期以致

誤事者定其罪名秩滿之日降等敘用如此則

藩服監司郡縣守令咸以救濟為念庶幾無違  
緩之失乎

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  
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臣按賑卹非國家美事也然用之他則不可用  
之於救荒則是 國家為民無所利之也宋人

所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是也臣願遇歲凶  
荒民間有積粟者輸以賑濟則定為等第授以

官秩自遠而來者并計其賂費授官之後給與

重書俾有司加禮優待與見任同雖有過犯亦  
不追奪如此則平寧之時人爭積粟荒歉之歲

民爭輸粟矣是亦救荒之一策也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未者斬閉  
糴者配

臣按朱熹謂奈疾做兩榜便亂道蓋欲其兼禁  
之也蓋荒歉之年民間閉糴固是不仁然當此  
際米價翔涌正小人射利之時也而必閉之者  
蓋彼亦自量其家口之眾多恐嗣歲之不繼耳  
彼有何罪而配之耶若夫劫未之舉此盜賊之

端禍亂之萌也周人荒政除盜賊正以此耳小  
人之食計出無聊謂飢死與殺死等死耳與其

飢而死不若殺而死况又未必殺耶聞粟所在  
群趨而赴之哀告求貸者有不從即肆劫奪自

誣曰我非盜也迫於飢餓不得已耳嗚呼白晝  
攫人所有謂之非盜可乎漸不可長彼知其負

罪於官因之鳥駭鼠竄竊弄鉤挺以扞游徼之  
吏不幸而傷一人焉勢不容已遂至變亂亦或

有之臣願明敕有司遇有旱災之歲勢必至飢  
窘必先榜示禁其劫奪論之不從痛懲首惡以

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飢荒乃  
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富民開羅何以處之曰  
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  
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  
取息待熟之後官爲追償苟積粟之家丁且願  
衆亦必爲之計算推其贏餘以濟匱乏若彼僅  
僅自足亦不可強也然亦嚴爲之限凡有所積  
不肯發者非至豐穰禁不許出糶彼見得利息  
其後時自計有餘亦不能以不發矣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

卷之六十九

也脩李悝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

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臣按朱熹有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  
於盜賊盜賊竊發之患何嘗不起於飢饉吁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是以先王於民也備之於未  
荒之前救之於方荒之際而又養之於已荒之  
餘誠以禮義生於富足一旦飢餓切身吾民無  
所倚賴或遂至於犯禮越分非獨慮其身之不  
能存亦慮其心之或以蕩也是以太平無事之  
時恒爲亂離反側之慮豐登有餘之日恒爲荒

歉不給之憂此無他天生人君以爲生民之主  
必體天心以安民生然後有以保其位也不然  
方其無事之時吾則資之以爲用及其有患之  
際吾乃棄之而不顧是豈天之意哉亦豈君之  
道哉是以古昔盛時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  
餘三年食以三十年通計之則餘十年之食矣  
今不能盡如古制臣請以在倉之米尖入平出  
之餘迨年所得之米皆用以爲備豫之數歲抄  
計用之時量入爲出之際不在數中仍留在倉  
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立爲定制凡藩臬

卷之七十一

州縣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津  
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爭田  
田一畝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爭婚者上戶  
三十石中戶二十石下戶十石或四五石之類  
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  
及前此斂民以爲賑濟者皆通歸官廩常年則  
依例接陳以支荒歲則別行關給以散積之歲  
月必有贏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待置  
之隨處通融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  
災有備無患矣大抵備荒之政不過二端曰斂  
曰散而已有以斂之而積久不散則米粒飽腐

而不可食有以散之而一切不斂則倉廩空虛而無以繼守者有破產之患貧者無償官之資有司苟且具文逋責往往未荒而先散及有荒歉所儲已空飢民有慮後患者寧流移而死亡不敢領受甚至官吏憑為姦利給散之際飢者不必予予者不必飢收斂之時償者非所受受者不必償其弊非止一端必欲有利而無弊莫若盡捐予民不責其償之為善然又慮夫氣運不常豐凶莫測徒有散而無斂後將無以為繼宜計所積之多少料民產之有無積苟有餘不

責其償可也若或土地之偏隘人民之衆多遇有凶災難於取具賑飢之後豐年取償可分民為三等上戶償如其數中戶取其半下戶盡予之及於戶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繕工司例別立一司添設官吏專以備荒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以後百穀收成之候藩臬州縣將民間所種有無成熟分數逐件申達十月以後通申一年之數會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鄉無收者幾鄉鄉凡幾戶得過者幾家必須賑給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

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為備或打門賈以通市或請於

朝廷有所蠲貸或申於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為賑濟之備者皆於未荒之先而為先事之慮歲歲而襲其常事事而為之制人人而用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若夫臨事而救之之術者臣已於各條之下委曲而各為之措置矣雖然此皆其末也若夫本之所當先者則朱熹所謂為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右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統措置得善所惠者

雖終不濟事伏惟

仁聖體上天付託之重廣上帝好生之仁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弘布蠲貸賑卹之政非獨以卹民患蓋所以固邦本也天下生靈不勝大幸以上卹民之惠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除民之害

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

爾雅。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

曰簡。曰滌。曰鉤盤。曰鬲津。吳程曰。九河率在河間之滄州境。

孔穎達曰。河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

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不由其

行。記溢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

濬之。決瀦。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活

其壅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史記。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舊

同。行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

地。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

州。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

州。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

州。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

州。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

州。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

州。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

以引其河。二河其一出貝丘西南。河之北。比載高

地過降水。在信。其地至于大陸。在邢。趙。深。播為九河。同為

逆也。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

施於三代。

臣按。先儒有言。人君以養民為職。凡為民害者

必除之。夫民之所資以為養者土也。而土必滋

於水。然後物得以生。苟水之多。而至於蕩焉。則

為害大矣。非徒民不得以為衣食。且不得以為

居室矣。民無衣食居室。則何以為生哉。是以天

地間利於民者。莫大乎水。害於民者。亦莫大於

水。堯舜之世。用人以輔世。尤重於治水之職。雖

湮洪水。則殛之。禹能平水土。則用以總百揆。終

而禪之以位。聖人之意。蓋可見矣。中國四大水

惟河之來為最遠。其為害亦最大。自漢以來。屢

為中國害。一時君臣所以治之者。亦各隨時。因

勢以為之。疏塞無非。除民之害而已。吁。民害弗

除。則民生弗遂。今日為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

於河。有天下者。烏可不以治河為急務乎。

漢孝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入隄。與卒塞之。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天

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既封禪其明年乃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初武帝既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至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孝成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

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道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可復浚以助大河泄

水經注卷之九

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

深者三丈敗壞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河平元年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

成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

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恒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何欲居之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哀帝初即位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

河者待詔賈誼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遺留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

水經注卷之九

之不以為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於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

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咎難曰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

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姦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既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二利填淤加肥利禾麥更為抗稻耕轉漕舟船之便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達其害此最下

策

臣按古今言治河者蓋未有出賈讓此三策者平帝元始四年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並叙言河決率常於平原州德東郡於東左右其地形下而上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官民室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寔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

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聚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與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

臣按西漢一代治河之策蓋見於此大約不過數說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河流

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譚謂數說必有

一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舉事以今觀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胥管疏濬塞之三法焉宋史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任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東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命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其備而決溢之患特有說者謂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

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容水隨決隨塞瀕河之民苦之仁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脩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仲昌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明年復決水死者數千萬人

歐陽脩曰鯨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

爾今欲逆水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也

熙寧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墾田逾三十萬頃

臣按此黃河入淮之始然此特其支流由汴入泗至清河口入淮者耳

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

元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寬觀之不足爲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澗一失導洩之功崩潰決溢可立而待河至杞縣三汜口播而爲三蓋亦有年其後二汜湮塞三河之水合而爲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即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宜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事類爲巡視謹其防護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脩治以勞民者不同矣

至正四年夏久雨河溢決堤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浴入會通運河其後集群議都漕運使賈魯議欲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丞相脫脫帖其策以爲爲總治河時使發民丁十五萬人自四月至十一月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

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道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

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魯有言  
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  
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  
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  
與草并力重如錠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  
匯故河嘗潰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  
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折爲  
三導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  
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  
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說於漢而禹之故道  
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  
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  
奈何而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  
後河入千乘而德棗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  
大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  
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  
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  
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  
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

自宋南渡時至今元謂始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  
然也。建議者以爲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  
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  
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  
漕廢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  
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  
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  
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  
後相水之宜而脩治之。

臣按天地間爲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

有河海之患。然雨暘之爲旱潦也有時而人猶  
可先事以爲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  
所能爲者矣。雖非人力所能爲而人君有志於  
爲民者其悲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  
水非一而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  
其質渾而濁其爲患於中國也。視諸水爲其焉  
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  
探厥本原自張騫使西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  
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  
其源於吐蕃朵思丹之南白星宿海四山之間。



有泉近百澗匯而為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大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為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寔大東北流分為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閑之旁激奔瀆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千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

為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郵民患者焉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

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毫潁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歟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

李奎稿卷第七十一

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爲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

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捐之太護已成之業而與夫難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違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之爲愈也臣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况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焉可置之度

李奎稿卷第七十一

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車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信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觀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泆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爲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

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  
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  
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  
原匯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爲波浪魚鼈之  
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濇必先使下流  
之疏通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  
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  
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  
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

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  
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  
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  
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滅然後從下  
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盪滌之  
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  
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  
有所納不至於東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  
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  
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

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  
膏腴之地其開破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  
不止一慮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爲家  
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  
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爲萬世計  
不顧一時爲天下計不徇一方爲萬民計不卹  
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  
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  
哉臣亦以謂開封以南至于鳳陽每歲河水滄

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  
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  
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開  
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  
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一或  
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閑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  
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爲私也亦何怨  
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

大德中河決祀縣蒲口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尚  
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  
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  
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  
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  
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  
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南岸故堤其  
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墜南高於北約八九  
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  
迅疾東行得河舊濱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

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  
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  
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  
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此亦一時  
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  
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  
之便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  
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臣按河爲中原大害自古治之者未有能得上  
策者也蓋以河自足宿海發源東入中國險萬

里凡九折焉合華夷之水千流萬派以趨于海  
其源之來也遠矣其水之積也衆矣夫以萬川  
而歸于一壑所來之路孔多所收之門束隘而  
欲其不泛溢難矣况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爲  
衝決而移徙不常也哉漢唐以來所讓諸人言  
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  
今日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  
相似尚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經久之長計然  
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  
並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

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東溢從民所便或遷村  
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  
使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暫時  
蘇息矣

以上除民之害臣按天下之爲民害者非  
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流者  
若江海之類潴者若湖陂之屬或徙或決  
或溢或潰隄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涸  
沙土由是而淤畛域由是而失以蕩民居  
以壞民田皆能以爲民害也然多在邊

之墟寬闊之野。曠僻之處。利害相半。或因  
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利。其所損有限。其  
所災有時。地勢有時而復。人力易得而脩。  
非若河之爲河。亘中原之地。其所經行。皆  
是富庶之鄉。其所衝決。皆是膏腴之產。其  
爲民害。比諸其他。尤大且久。故特以民之  
害歸焉。使凡有志於安民生。與民利者。知  
其害之有在。隨諸所在而除之。而視河以  
爲準焉。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七

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德以邦國邦國者都鄙之謂也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姻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臣按此成周六鄉之法也合五家為比比有長合五比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合四閭一百家

為族族有師合五族為一堂黨五百家黨則有

正合五黨為一州州二千五百家州則有長萬

二千五百家為鄉合五州而為之也鄉則有師

有老有大夫焉鄭玄曰百里內為六鄉其外為

六遂鄉猶今畿內之地遂猶今外郡也王畿之

內立為六鄉而統之大司徒亦猶今畿內郡縣

直隸六部云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謂經界也遂縣鄙

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

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洫謂水也樹以楸木

之

臣按此成周六遂之法也五家為鄰鄰有長比二十五家為里里有宰謂一百家為鄣鄣有長謂五百家為鄙鄙有師謂二千五百家為縣縣有正又有師焉謂二千五百家為遂遂則有人有長又有大夫焉周制內有六鄉外有六遂鄉之所置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遂之所置鄰長里宰鄣長鄙師是即漢之亭長三老齊大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耆長之任也我

朝稽古定制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為一里

十戶為甲每甲有長在城謂之坊長或謂之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十年而一

役之役周而更造其籍事力有消長則遞升降之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為老人凡民間

有戶婚田土鬪毆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製為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眾其詞曰孝

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冬安生

理毋作非為其在赤縣也月朔京尹引赴御前聽宣諭其制視古為詳周而盡親而比事

歸一氣類聯絡而我

聖祖又製為教民榜文昭示天下使之人人做省  
世世遵守一編之中良法美意蓋與周官所載  
鄰比里閭族黨宰長胥師所蒞之職殆相符合  
意

九重之高而慮周閭閻之下萬幾之繁而思及  
田里之微而又委曲詳悉如此其為天下萬世  
計也深且遠矣唐柳宗元有言有里胥而後有  
鄰比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  
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

之與里胥其貴賤雖懸絕而其任長人之責則  
一也夫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無爭其爭也  
未嘗不起於細微於其萌芽而遏絕之於其旁  
近而禁止之則易為力而不至於損傷且耳聞  
不若目見之真意度不若心孚之切文移不如  
口諭之易此古人識治體者所以必重親民之  
任而與民最親者里胥也漢人於鄉黨之任三  
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  
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以酒肉  
或賜爵級及帛任之既專優之又厚是以當世

之士夫皆樂為之如張敞朱博絕宣仇香之徒  
方其微時亦嘗為其鄉之亭長嗇夫不以爲浼  
也臣願明 敕有司慎重其選申明

祖宗榜示之意必欲一一見之施行為民而讀法  
必其如周之族師索鬼而祭祀必其如周之黨  
正如閭胥之辨其施舍如里宰之行其秩教如  
鄰長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工如閭師之任農耕  
事任圃樹事又如鄰長之相糾相受相糾使之  
有所勸而不為惡相受使之有所勸而必為善  
夫如是將見禮教興行恩澤下究田里無愁嘆

之聲風移俗易比屋可封矣則雖四方嘉靖之  
休萬國咸寧之化其基本端在于此也伏惟  
聖明加之意焉以上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臣按此郡置守之始古者土分為三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國都鄙有六  
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  
遂小國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郡所  
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守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之師帥所使承流

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令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免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充寒，野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臣按仲舒謂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謂之師，所以教民也。謂之帥，所以率民也。教民使之知禮義，率民使之趨事功，是則守令兼治教之責。非但使之治簿書，督財賦，理詞訟而已也。後世人主專責守令以吏治，而於教化之事略不計焉。失古人命官之意矣。漢世去古未遠，儒者論治猶

有所本。後世則視教化為虛文矣。

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其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通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賜之，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關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臣按史稱宣帝厲精為治，綜核名實，信賞必罰。

此其厲精之實也。夫上有責實之政，則下有實用之效。觀宣帝每拜守相，必親見問及其退也，又加考察焉。考察既得其實，而後用之，其用也，又能久於其任，使吏得以究其所施，民得以安其所教。賢者得以成其功，不肖者難以匿其罪，及其治效既著，或勉以璽書，或增其爵秩，選其所表者以次入為公卿。上之責實如此，則為守令者安敢不以實應之哉！後世人主選任守令，一切付之銓曹銓曹一切付之資格，上之人略不有所甄別，及其黜陟之際，惟徇虛名，不責實

效。往往賢否混，殺真，實相半，非無賞罰之典，而不足以示勸懲。此郡邑所以少循良之政，而閭里所以多愁歎之聲也。

宣帝詔曰：益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

臣按此詔可見宣帝信賞必罰之政。然史又謂或對帝言成偽增戶口，以蒙顯賞，是後吏多為虛名。由是觀之，則帝之所以綜核名實者，未必皆實也。則凡其所謂親問考察名實，不相應而



知其所以然者豈盡然哉是故人君爲治惟誠之爲貴不察察以求立名不訥訥以求快意則不爲小人所窺伺而適其術中矣

又詔曰潁川太守霸顯宣布詔今百姓鄉同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又詔曰大司農邑味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連離凶災朕甚閔之

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臣按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其沒也猶賜金以奉其祭祀焉則夫當世之爲守宰者安得不思所以感發而思奮哉夫人臣之爲善愷苦於上下之隔絕而無由以上聞也上之人既聞之播於詔書致其褒嘉一則曰賢人君子一則曰淑人君子爲人臣而得於上之稱讚如此生有餘榮死爲不朽自非下愚不移者孰肯甘於小人之歸哉

先是哀平間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吏民

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以病歸光武即倍先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大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旌循良之吏其諸群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群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臣按國家設守令將使之奉宣德意以爲民造福也顧乃殃其民又何用彼爲哉明帝生深宮之中居九重之上而念及民之受殃則當是時受其民而爲之牧者孰敢殃之哉雖然天下之所以爲吾民殃者不但一守令也守令中固欲有福吾民者而又有殃之者雜於其間則民亦無由以享其福矣吁奉天子民而居吏民之上者尚因明帝之言而思所以推類以求之哉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誠

今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夫職其外安在勉思舊令稱厥意焉

按章帝此詔切中古今俗吏之弊所謂安靜之吏惛惛無華口計不足月計有餘斯人也豈宣帝詔所謂淑人君子者歟是人非獨不易得且不易識也後世而有斯人安知其不以罷軟不勝任日之哉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如烹小鮮擾之則亂章帝豈有見於此

矣

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臣愚所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徂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

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

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為最久蓋胡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

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內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中有平常不稱職者皆許其復任以冀其後效至於九年通考然後課其三考之功適以相乘除因以陟焉其於外官也中有善政著聞而為史民所告保者及部使者以聞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其非

祖宗立法任人之初意况繼任之人與所退者無大相遠乎

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而縣之制亦如之隋始北齊之制揚尚希上表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

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開併小爲大則國家不虧象帛選舉易得賢良矣隋主從之

唐制近畿之州爲四輔其餘爲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下縣七等之差

宋朝應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爲望縣三千戶以上爲緊縣二千戶以上爲上縣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千戶爲下縣五百戶以下爲下

臣按北齊制郡爲九等唐宋制縣爲七等定其等差所以別疆域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均科差之輕重也因其所轄之廣狹所統之衆寡所蒞之繁簡量其所容度其所有而計其所出如是則無偏重之弊不均之患是亦人君平治天下之大端也我

朝得國之初郡縣多循勝國之舊名稱間有不

同疆域則初不異也方是時干戈甫定流徙未復人臣無定數今則承平日久版籍既定生齒日繁然而郡縣猶因其舊大小懸絕多寡懸倫固有一府統數十州縣者其最小者乃至僅有

二三縣焉固有一縣隸七八百里者其最小者乃至不滿一里焉設官雖有全減之殊品級則無大小之異位惟

祖宗官制一定固不敢輕有改革若夫斟酌唐宋之制以定府縣之等似右可行臣愚請分府爲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爲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百里者或陞以爲州或折以爲一二縣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爲縣或益之以近民而府亦然如此

則官吏之所蒞者有繁簡以此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徭役將見疆域整齊事力均壹差賦公平太平之基端在此矣或謂

祖宗成憲行之百年一旦改革之孰任其咎哉曰浙之與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爲七矣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溫處兩寇作而分建劍廣寇作而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於全盛之日哉矧今遠方縣道有地方四五百里跨三四縣間者人民去縣治既遠往往負固

固有一府統數十州縣者其最小者乃至僅有二三縣焉固有一縣隸七八百里者其最小者乃至不滿一里焉設官雖有全減之殊品級則無大小之異位惟

祖宗官制一定固不敢輕有改革若夫斟酌唐宋之制以定府縣之等似右可行臣愚請分府爲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爲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百里者或陞以爲州或折以爲一二縣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爲縣或益之以近民而府亦然如此

則官吏之所蒞者有繁簡以此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徭役將見疆域整齊事力均壹差賦公平太平之基端在此矣或謂

祖宗成憲行之百年一旦改革之孰任其咎哉曰浙之與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爲七矣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溫處兩寇作而分建劍廣寇作而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於全盛之日哉矧今遠方縣道有地方四五百里跨三四縣間者人民去縣治既遠往往負固

武斷推理遇有句攝公行旅拒官府恐致生變

因循姑息前日之閩浙近日之荆襄可鑒也已

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唐初大行朕

魯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

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

玄宗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民之意又詔新除

縣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中有

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左遷

玄宗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諸州刺

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為詩親書贈

之

臣按唐之賢君太宗玄宗為盛一代致治之盛

首稱貞觀開元夷考其所以致此者良由於留

意守今親民之官故也史謂叶氣嘉生薰為太

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

信矣哉

唐玄宗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

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定式

又詔三省侍郎關擇嘗任刺史者即官關擇嘗任縣

令者

張九齡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率百里今

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

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

內而不在於外也宜遂科定其資凡有歲都督刺

史雖不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

政不得任臺即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

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臣按天生烝民不能自治而付之君君統萬民

不能獨理而付之臣是則天之立君君之任臣

無非以為民而已故凡朝廷之上三公九卿百

司庶尹何者而非為民設哉不但置州縣設守

令以為民也自古聖帝明王知天為民立己以

為君莫不以重民為先務重乎民必重治民之

官而於其所親近者尤重焉守令是已古人有

言輕郡守縣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

矣自昔論治體者往往欲均內外之任使無偏

重偏輕之患臣愚以為在內之官治事者也在

外之官治民者也治事者固助其君以治民又

孰若治民者親代其君以施政於民者尤為切

要哉君以民為天臣愚以為事輕於民治民者

比之蒞事者尤爲重也尤當優之以禮秩加之  
以恩典豈特均之云乎

宣宗時子延陵爲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  
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  
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蘇洵曰天下之勢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  
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敬之不賢耶譏之謗之  
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  
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  
問則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

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  
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  
之郡守擣杙饗養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  
罵者雖百千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  
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刺  
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縣守令據案執  
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  
師天子所居者當復何如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  
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  
怨而易動故曰近而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

臣按王者於天下勢雖有遠近內外之殊然皆  
在吾一視之仁之中豈因其內外遠近而爲之  
輕重哉宣宗謂此階前卽萬里也然則萬里之  
外卽此階前從可知已蘇洵之言切中遠方官  
吏害民之弊人君居九重之上誠於選任守宰  
之際必慎重其人而不輕授又於陞辭之時親  
加戒勉視萬里之遠如階庭之間凡有施爲必  
加寬卹其守宰有克舉其職者輒不次擢用之  
視諸內地之吏反加優焉夫然則人人樂仕其  
地而遠方之民皆有賈父來晚之謠而無尹來

殺我之怨矣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  
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

首  
臣按宋之得天下不盡出於戰也而爲其子孫  
者尚且痛心疾首不忍以其祖宗之生靈付之  
庸下之人矧我

祖宗之天下真得之百戰之餘焉可不擇其人而  
輕付之哉臣誦神宗此言不勝悚懼伏惟

聖明留神致思  
以上守令

周書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局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咎

蔡沈曰監三監之監康叔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

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陳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

臣按三代以前左監以監邦國蓋於諸侯中擇其傑出者立爲之長以維持之自秦罷侯置守尉監則是於守尉之外別立官以監視之焉制雖不同其治同於爲民無相戕殺無相虐害哀敬之聯屬之保合其民由是以容蓄之而引掖之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爲州牧未幾復爲刺史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

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帥曰潛節使曰憲節使曰倉各自建臺每司各有長官掾

臣按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始立郡縣置守令地分而官衆所以監之者尤不可無一定之制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權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叅政叅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

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恭峙並立  
謂之三司治署既有一定之所官職復有一定  
之制德刑兼舉文武並用體制相維關係相通  
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詳且  
善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以巡按其地臨  
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  
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寃而禍亂  
不作用此道也仰惟

祖宗治外之制盡善盡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  
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

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本在於郡縣郡縣之  
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

朝廷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未用  
之先廣為詢訪遇有員明隨才選任或舉諸班  
行或拔自州郡或以職任遞遷或以異等超擢  
又於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即加旌異  
顯有實蹟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  
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十員  
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  
不安之民矣致治之要端在乎此伏惟

仁聖加之意焉七入下生民不勝大幸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  
一道慘舒係焉宜詳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宣循名責  
實須用此道彥博對曰為治之要無以易此以上

臣按神宗謂諸道使臣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  
焉臣嘗因是而推之一道之慘舒係於使臣則  
一郡之慘舒係於守佐一縣之慘舒係於令丞  
一鄉之慘舒係於里胥可知已合鄉而為縣合  
縣而為郡合郡而為道合諸道而一之則為天  
下天下之大由諸道之積也道由郡積郡由縣

積而縣又由一鄉之積也天下之大譬則人之  
一身焉一身之中外有四肢百體內有五臟六  
腑其氣息之相通血脉之周流無一時之可息  
無一處之可滯一時或息一處或滯則疾病生  
而瘡痍成矣病之所以致死者不必出自臟腑  
之中肢體之上一瘍生於指爪之間僅如黍米  
亦或可以致命知命君子不可以不之謹也是  
故善治天下者恒以其身視天下無尺寸之膚  
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養身雖處乎宮庭抱厦  
之上而心常存乎郡縣閭里之中端居高拱之

時瞑目注想之際海宇之大百萬之衆係乎吾  
之一身一人之身不出戶庭之外何以周知而  
徧及之哉政賴內外之群臣內焉者爲吾舉綱  
而挈領外焉者爲吾承流而宣化焉耳朝著之  
間百官之衆可以目擊而聲呼也若夫四方八  
表之遠吾目不及見也吾耳不及聞也吾身不  
能親行而躬問之也所以代吾施政教以安之  
者有監司焉監司之下有郡守也郡守之下有  
縣令也縣令之下有里胥也地域有廣狹人民  
有衆寡政事有繁簡職任有崇卑其爲長民之  
任而爲吾教養斯民有功於我者則一而已孟  
子有言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天子之所以得乎  
丘民者政賴乎此四等人耳人主欲安其大寶  
之位以凝上天之命固祖宗之業全其身於安  
榮之地以爲子孫千萬年之計者烏可不以安  
民爲先務而欲安民者烏可不擇長民之人哉  
以上擇民之長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分民之牧

朱熹曰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

梁雍焉治水作重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

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

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

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答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博厚有德允

信元仁厚而難拒也任人惡之人蠻夷率服

朱熹曰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舜言

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

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

詳也又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凡此五者

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

相率而服從矣

臣按有虞之世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一牧

以分治之在內則統之以四岳亦猶百揆統在

廷之庶官也蓋帝王之治內外相維大小相承

分而理之使其有條序而不亂合而一之使其

有統攝而歸一所以為此者不過安養斯民而

已故舜咨十二牧首以民食為言蓋以國之所

以為國者民也民之所以有生者食也然欲民

之得食在乎不違農時農不失時則得以盡力

田畝而仰事俯育之有餘而公私靡給矣不然

則非但民不得以為民而國亦不得以為國矣

然欲吾民之得其所又在乎所用之得其人苟

非受民牧之寄者所厚者皆有德之人所信者

皆仁厚之士而包藏凶惡之人皆知所以拒而

絕之不使之得以預吾政臨吾民焉雖有仁心

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人君為治必擇牧

民之長而又使其長擇其所用以分牧之人一

處不得其人則一處之民受其害必無一處之

不得其人使家家皆有衣食之資歲歲不違耕

作之候則家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協氣嘉生薰

為大和而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禹貢禹敷土分州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濟河惟克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

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世之為史者主於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矣

臣按舜以前皆為九州至舜乃肇為十二州蓋禹治水敷土在肇十二州之前特猶九州也其後禹復并為九州商因之觀左傳所謂昔夏之方有德也九牧貢金及商頌所謂帝命式于九圍可見矣

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蔡沈曰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

臣按唐虞之世設百揆以統內之庶官設四岳以統外之州牧州牧之分任者既各以其事功而上于四岳四岳又總以各牧之所上者以歸于百揆此體統所以歸于一而不紊也

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兩曰雍州漢南

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

孫炎曰爾雅與禹貢職方皆不同疑殷制大雅崧高詩篇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其首章曰崧高維嶽駿大

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

臣按人君建國以為國之楨幹實欲資之以為京師之屏蔽而宣布王者之德澤也三代以前則列爵分土以為國家蕃翰自秦罷侯置守所以為國蕃翰者藩服州郡而已

春秋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之自陝而西者召公王之五年朱熹曰文王辟國寔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于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

臣按陝古弘農地蓋在今河南陝州也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劉彛曰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者四方之人民好惡之不同財用有無之不等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也善惡之相濟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享其利焉

臣按古者言九州者有三禹貢之冀兗青徐揚

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兗徐揚荆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然此皆三代以前封建之制也後世郡縣亦不異焉夫以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方如此其大也四海如此其遠也億兆如此其衆也人君以一人之身必欲周知而徧以及焉非細析而總會之分其肢而解其節提其綱而挈其領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安能一一中其理處處得

其所哉此古今為治者既分以州縣必統以藩服使其上下相承彼此相維以為久安長治之基也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陳澔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為八

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

徐自明曰先王眾建諸侯而設方伯連帥之職或以子男附庸之屬不能專達於天子故貢賦朝聘之數悉使之聽命於牧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王舉天下以封建諸侯而缺然無所紀綱於其間則強弱有以相吞而大小無以相維甚非經久長治之策也蓋方伯連帥之設所謂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其所係大矣哉

臣按先王之世封建之制行故其中又設為方伯連帥以監臨而總督之後世立為郡縣於其

間又分屬於各道制雖不盡同而亦其遺意歟  
漢地理志武帝開地斤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

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  
部曰豫州部潁川汝南沛北曰冀州部魏鉅鹿常山

曰徐州部泗水廣陵楚凡三國曰青州部平原千

曰揚州部廣陵凡六郡曰荊州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

曰涼州部隴西金城天水武成張掖

曰幽州部勃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曰交州部南海蒼梧交曰并州部太原上黨西

臣按自漢以來分部牧民之始漢十三部部各

有郡國郡天子親理命守治之國分封諸侯王

置相以為之治也漢分天下為十三部而在關

中者則屬司隸校尉部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

內河南河東凡七郡在征和以前司隸所統亦

有刺史察之後乃除焉  
今制分天下為二布政司而兩京畿則直隸  
府部亦此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

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古雍州之地漢京兆馮翊弘農

曰河南古豫州之地漢陳留沛郡及梁楚

曰河東古冀州之地漢并州太原上黨西河

曰山東古兗州之地漢青州平原濟南

曰淮南古揚州之地漢揚州豫州

曰隴右古雍州之地漢金城武成張掖

曰江南古揚州之地漢揚州豫州

曰嶺南古揚州之地漢揚州豫州

曰京西今河南之地漢河南

曰京南今河南之地漢河南

曰京東今河南之地漢河南

曰京西今河南之地漢河南

曰京東今河南之地漢河南

延安慶陽三府河南之陝州山西之蒲解二州及平  
 陸縣湖廣之上津縣秦鳳路今陝西之鳳翔臨洮  
 昌平涼四府曰兩浙二路松江今浙江之杭州嘉  
 興湖州四府東路今浙江之紹興湖州四府  
 興寧波台溫金華衢處七府曰淮南東西五路今南  
 淮安二府西路今南五路及五河亳二縣河南之永  
 光州湖廣信壽建昌四府西路今南五路及五河  
 廣之黃州曰江南東西五路今南五路及五河  
 西之隴廣信壽建昌四府西路今南五路及五河  
 吉慶臨江九江南康贛南安九江湖廣之興國德  
 曰荆湖南北荆辰七府湖廣之武昌漢陽岳常德安  
 長沙衡永寶慶四府曰成都等四路成都府路今四  
 都定雅三州及黎州安撫司潼川府路今四川之叙  
 順慶二府潼川府合三州及資金堂榮三縣利州路  
 今四川之保寧府遂州及龍州宣撫司陝西之漢中  
 府開州及西和成文三縣夔州府路今四川之重慶  
 夔二府及夔州宣慰司湖廣之福建今福建之福泉  
 之池州南貴州之恩州府曰福建今福建之福泉  
 八府曰廣南東西惠潮六府廣西之富川賀縣西  
 粵今廣西之桂林平樂柳慶連海四府曰燕山府  
 南寧太平八府廣東高雷廉瓊四府及北直隸之永  
 平府易隆慶保定三府山西之大同府此地宋時屬遼金  
 臣按自漢分天下為十三部設部刺史後改為  
 州牧唐分天下為十五道宋始分為十五路繼  
 為十八路後又析為二十三路皆因山川形便  
 設為藩服以分統天下郡縣吏民  
 本朝內有兩京畿外有十三布政司畿內郡縣  
 親領於六部政曰直隸而有南北之分惟兩京

府南曰應天北曰順天在  
 天子輦轂下與內諸司相頡頏不以直隸稱其十  
 三布政司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福建曰廣  
 東曰廣西曰四川曰雲南曰河南曰陝西曰山  
 東曰山西曰貴州國初止十二布政司後奉恩  
 為布政司永樂初平安南又以其地併貴州陞  
 立交趾布政司未幾罷之其因山川分疆域  
 比前代尤為得中焉臣嘗因是而通論之天地  
 之間而人生焉天雖無所不包而地則必有遠  
 近人君中天地而立為生民之主民生近地者  
 舉目而可見聞聲而即至百步之外則視有所  
 不及矣一里之外則呼有所不聞矣是以人君  
 必隨地勢之所至民生之所在立為君長以臨  
 准保養之由近而及遠用大而統小自中而制  
 乎外合外以奉乎中譬則人之一身焉上必有  
 首以為眾體之尊自是而下分為肢體肢體之  
 下又有臂有指焉上焉以衛乎首次焉以為耳  
 目口鼻之用外焉以脩飾乎髮膚內焉以承附  
 乎臟腑夫然則彼此應援血氣周流而一身得  
 其安矣人君於民何以異此夫人君以一人之  
 身雖曰居尊以臨卑然實以寡而御眾以理言

固可以一人統以勢言則不能以一人周也是以爲治者既建國立都以宅中圖治又必隨地形因民俗衆爲郡國邑里以分理之然散必有所以懸之之方分必有所以合之之處於是乎又因山川之形便據地理之總會建爲州牧方伯之職以提綱而挈領承流而宣化使上之政教有所承傳以代之下宣下之心志有所敷奏而代之上達此唐虞三代之制皆有九州十二州之設而漢唐宋之世因之而分部設道也

以上分民之牧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詢民之瘼

詩皇皇者華其首章曰皇皇煌煌也者華草木也于彼原隰高平曰原馳驅馳驅多疾征夫使臣與每懷思慮也靡及其其二章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也載馳載驅周也矣於咨諏問程頤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故爲使者惟慮不能宣道也朱熹曰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

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歐陽脩曰周詳訪問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

輔廣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謙謀度詢者事也有是心則有是事矣程子之意蓋謂人君正以耳目不稱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已意而通下情爲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

臣按三代盛時既列爵分土以分牧於天下而

又特遣使臣循行四方謙謀詢度以求民隱察民瘼此下民所以無隱情而王政罔有闕遺也

歟

揮人主揮本王意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說之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向心也而正向王

鄭玄曰遣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使

不迷惑

臣按王者處九重之上其去民也有千萬里之遠焉王之心志所在下人何從而知之哉故設

為擇人之官巡邦國之內使之探王志之所在  
為之誦說以曉諭夫天下之人俾其在閭閻之  
下者如在殿陛之間處萬里之遠者如在跬步  
之近親聞玉音之警欬親面天威之嚴穆上無  
隔絕之勢下無阻闕之情故凡一號令之頒一  
政事之舉莫不曉然於心欣然於色而知上之  
人志向在此也是以詔之無不信行之無不從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慤曰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  
不大為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不使卿為之

止使大夫為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  
以制於方伯故也

臣按先儒謂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  
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  
則不敢肆此小大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  
今制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每歲遣監察御史  
往巡其地蓋得古人此意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惠帝三年遣  
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  
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

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  
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  
止不復監

臣按御史之設於周而加以監察之名則始於  
秦而漢因之蓋設此官以監郡邑及察其官吏  
也自武帝置郡刺史不復用監直至我

朝乃復遣監察御史巡按天下藩服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巡行天下詔曰朕嘉孝弟力  
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閔焉其遣  
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

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九十以  
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  
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

臣按漢去古未遠所以惠賜元元者猶存古意  
往往留意於孝弟力田存恤其鰥寡孤獨失職  
者得以叙復寃枉者得以伸訴至其末章所謂  
縣鄉即賜無贅聚尤切中後世有司之弊當是  
之時詔令之頒無有虛文恩典之施皆有實惠

使者銜命所至有如旱暵而得時雨也  
元狩五年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

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  
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詳問隱處亡無位及寃  
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  
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臣按漢世既有郡國守相以牧民而又州設部  
刺史以監之然猶恐其守相之不得其人而部  
使者之不舉其職也時遣在廷之臣分循天下  
存問無告振貸貧困伸理冤抑舉用人才黜陟  
官吏考察吏治觀覽風俗

今制既歲遣御史出巡天下藩服而又時遣大

臣巡撫即漢入此意

元鼎二年又遣博士中等循行詔曰仁不異遠義不  
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  
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  
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  
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飢救民免  
其危者具舉以聞

臣按博士之官通經學古者也漢朝遣使分循  
天下豈無理政事司憲法之臣而必用儒生哉  
蓋漢人本經術以為治其政法雖不能純如三

代然猶有古人尚德不尚刑之遺意故其詔書  
所下頗顯然多以教化仁政為言略不及於法  
今征賦此三代以後之治所以漢世為獨優歟

元封五年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三部焉漢制  
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  
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  
書違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  
姦三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  
任賞煩擾刻暴刑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  
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

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  
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臣按漢每郡置刺史以六條察州蓋漢郡最大  
其一郡可以當今之布政司一其刺史以六條  
問事所監臨之州其官吏人民有犯在六條者  
即舉問之亦猶今以御史監察天下藩臬也然  
今制御史出巡一方凡事無不在所省察非若  
漢人非條所問不省也一歲一易非若漢人居  
部九歲也蓋天下之事幾無窮人情之變詐不  
一限條而問則所遺多矣况人之相與久則玩



玩則狎狎則法有不能盡行者矣此我

朝遣御史監察天下藩服每歲一易焉而無事

不在所問蓋得中制而萬世所當法者也

宣帝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

憐暴虐之心今或羅文法拘執罔不終天命朕甚

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

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

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臣按宣帝遣使齋此詔循行天下專以耆老犯

法為言至末乃及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

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蓋宣帝雖以勵精嚴察

為治然所舉行者皆仁厚之政此則漢人之家

法也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

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

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

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

相守二十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

六合之內和親庶幾庫無憂矣

又建昭四年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

克任間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蒸庶之  
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當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  
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  
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

臣按元帝此二詔皆是因災異遣使循行天下

也其後成帝建始三年遣諫大夫林鴻嘉元年

遣諫大夫理永始二年遣太中大夫嘉綬和二

年遣光祿大夫亦皆是因災異而遣使問孤老

錄寬獄蠲逋貸閱疾苦舉幽隱除貪暴免被災

者租賦給疫死者棺錢凡此皆仁者之政人君

居富貴安樂之地而知畏天災悲人窮則必兢

兢戒謹不敢少有恣肆是以天雖災而不災人

雖苦而不苦含齒戴髮之民窮山絕塞之外茅

簷草屋之下咸知有生之樂惟恐死亡及之雖

驅之為亂有不屑者矣是何也下之人咸知上

之人不我忘也知上之人不我忘咸思所以身

其君親其上矣

成帝綏和元年何武奏曰春秋之義用貴理賤不以

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

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之制奏可乃更刺史為州

牧秩員二千石位次九卿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又奏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部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乃復以為刺史

臣按漢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其職卑故已不敢自恣其權重故人不致慢忽上之人以此使人使之激昂而自奮也

漢書卷九十九

何武之奏但知以貴理賤不以卑臨尊為春秋之義而不知義有常經而權則無常勢也人君操天下之大權以鼓一世之士民而振舉萬事之機要使利不顯於一人害不及於衆庶勢不偏於一隅非有微權不可也漢人立部刺史以六百石吏察郡國二千石守相蓋得此意朱博之論蓋近之而何武輩不足以知此也  
今制布政使從二品都指揮使正二品按察使正三品知府正四品知州從五品而監察御史之品僅與知縣同繡衣一出山岳動搖輜車一

臨郡縣奔走而藩服大臣亦莫不趨承稟命若得漢人立部刺史之微意也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瑜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黑綬以下便輒收舉

臣按漢順帝遣此使者分行天下顯以考察守長為事而不及於民然去貪污之吏即所以安窮困之民也

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

六條巡察四方

臣按唐太宗遣使關內又分遣使巡四方所遣者乃杜淹褚遂良輩皆極一時之選者也此貞觀之治所以為有唐一代之盛也歟

德宗時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僑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濶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諍請察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八計曰計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

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  
姦盜有無以稽禁懲視選舉廉寡以稽風化視學校  
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閔稼  
以莫稅度產以衰興差征科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  
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寒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  
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  
無用罷事之非要

臣按陸贄以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說  
當時黜陟使自古遣使巡撫之條目蓋莫詳焉  
然此等事固非一人所敢專亦非一時所能成

查開諸朝俾述於詔條錄為事此頒之天下使  
世世遵守而臨當遣使按文考驗以為勸懲  
懲之實夫然吏治庶其脩舉民生得以安富乎  
宋仁宗時蔡襄言人主宅中國居法宮而使幽遐異  
域風謠習尚竟隱沈抑無一不陳於前者託聰明於  
臣下故也人主知其所託之難明賞罰以馭之實罰  
既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聰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  
俗至有鉅室富家兼并貨財作為奢靡超踰法制交  
通大吏欺讎愚弱而貧者父子轉流鬩養生送死之  
具不幸孤獨廢疾不得終其大年州縣吏視而不能

掩過豪猛矜哀窮厄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已或愚  
繆昏毫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勢壞裂公法其焯然有  
狀可指數也監刺之官犬率以寬行合隱為良既發  
一姦贖衆輒指目以是須其自敗乃始糾捕或有所  
私慮垂敗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脫去其蔽家如此  
監司之設僅與無同吏之苟偷姑息寔以成俗頃年  
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為舉雖多而姦暴不容惡  
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如無出之愈伏惟陛  
下垂意生民方使者之行幸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  
揚德音以致於下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勿徒使

郡縣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為此紛擾也  
臣按襄繼言古之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  
材能收滯逸而已請令使者所至之郡存問鄉  
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以上解家為疾  
依漢故事量予布帛即貧無所養而有男女僮  
傭於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為僧尼僧年四  
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  
子孫官給餼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沒其齒  
孤獨者戒救所養之家務全其生寃結無告  
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

以勸風俗郡縣吏治績可稱條列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腥聞即令責訊材不任職於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已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願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司之官素所不糾隨而坐之即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循行已前并使者坐之襄之言如此類者非但在宋時可行而已也

慶曆中歐陽脩言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  
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  
漸整緝則困弊已極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為利  
博及民速於事切莫若精選強幹朝臣十許人分行  
天下盡籍官吏能而不升黜之

臣按脩奏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自三  
丞以上至即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  
使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  
以授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  
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  
又有中村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於曠敗者以  
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

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  
善惡不遺一入脩上此議朝廷重於特遣使惟  
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脩又言臣之議本欲使  
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  
文責實以救民急病如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  
之類蓋人君之治天下如農夫治田不可一槩  
也久荒之地必先芟闢然後以時耘耨特遣之  
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  
耨者爾臣竊惟

今日之制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皆設按察司  
而又歲遣御史一人巡按與夫或三年五年又  
遣廷臣一員巡撫誠能舉善懲惡陽脩所言於  
宋者以行於今其清吏治除民害恤民窮是亦  
固邦本之一大助也  
以上詢民之瘼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上

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

麥庶艱也食鮮食也遷有無化居也然民乃

粒也萬邦作又也

蔡沈曰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懇勉其民徙有

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蓋水患悉平民

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

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

臣按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財出於地而用於人

人之所以為資財以生不可一日無焉者也

所謂財者穀與貨而已穀所以資民食貨所以

資民用有食有用則民有以為生養之具而聚

居托處以相安矣洪範八政以食與貨為首

此也大禹所謂懋遷有無化居此六言者萬

理財之法皆出於此然其所以徒有於無變化

其所居積者乃為丞民粒食之故耳是其所以

理財者乃為民而理民之則爾豈後世效民

之食用者以貯於官而為君用度者哉古者

富於民財既理則人君之用度無不足者是

故善於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

次之

禹貢六府孔也脩庶土交正底也慎財賦咸則也

三壤成賦中邦也

蔡沈曰六府孔脩者謂水五金木土穀皆大脩治

也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

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慎財賦謂因庶土所

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咸則三壤謂九州穀

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成賦中邦謂土賦

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

臣按土者財之所自生然必脩金水木火四者

以相制相助然後土順其性而穀生焉然是土

也則非一等有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五者之不同其質有肥者焉有瘠者焉其形有

高者焉有下者焉其色又有黃白者焉有青赤

者焉庶土所生之物各不同以此交相質正

於是因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兢

競焉罔或怠忽不敢貢無於有取少於多也然

土雖有五。而壤則有三。所謂三者上中下也。壤之上者則出上賦。壤之中者則出中賦。壤之下者則出下賦。咸有一定之準。則用是之法。以成賦於九州之內。若荒服之外。則不敢例之。以此也。有夏盛時。其取民之制。有所品節。準則如此。後世征斂無藝。惟循簿書之舊。無復考核之實。田之等則無別。賦之多寡不倫。既無底慎之心。復無咸則之法。此民財所以恒不足。而國用亦因之以不充也歟。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末也。五穀皆入。然後制

國用。用地小。太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應鑄曰。必於歲之杪者。天時既周。而來歲之事方始也。五穀之孰。有先後。皆令則先後無遺。而豐歉盡見矣。

臣按。先王制國用。必命冢宰者。冢宰爲六卿之長。周時無宰相。冢宰即宰相也。每歲於年終之時。五穀皆入之後。俾其視今歲之所入。以制來

年之所出。而定國家一歲多少之用焉。用地小。太視年之豐耗者。謂地之小者入亦小。地之大者入亦大。地小而入大。則年之豐可知。地大而入小。則年之耗可知。每歲以地所入而定其年之豐耗。年豐則國用隨之而隆。年耗則國用亦隨之而畜。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每歲所入折爲四分。用度其三。而儲積其一。每年餘一。三年餘三。積三十年。則餘十年矣。以三十年通融之法。常留九年。儲蓄之貲。然後計其見在。所有之數。以爲經常用度之節量。其所入而出之。因

府庫之虛實。爲用度之贏縮。則國家無不足之憂。而興事建功。無有不成者矣。竊惟王制此章。說者謂爲商制。以巨觀之。古今制用之法。誠莫有加焉者也。夫國家之所最急者。財用也。財生於地。而成於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歲歲有所生。人生歲歲有所用。費用之數。不可少。而歲生之物。或不給者。非歲歲爲之制。先期而計其數。先事而爲之備。至於臨事而後爲之措置。則有弗及者矣。臣愚以爲

今日制國用。亦宜倣此法。每歲戶部先移文內

外諸司及邊方所在預先會計嗣歲一年用度之數某處合用錢穀若干某事合費錢穀若干用度之外又當存積預備若干其錢穀見在倉庫者若干該運未到者若干造為帳籍一一開報又預行各處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每歲於冬十月百穀收成之後總計一歲夏秋二稅之數其間有無災傷逋欠蠲免借貸各具以知至十二月終旬本部通具內外新舊儲積之數約會執政大臣通行計纂嗣歲一年之間所用幾何所存幾何用之之餘尚有幾年之蓄具其總數

以達

上知不足則取之何所以補數有餘則儲之何所以待用歲或不足何事可從減省某事可以暫已如此則

國家用度有所措考得以預為之備而亦俾上之人知歲用之多寡國計之贏縮蓄積之有無云伏惟

萬幾之餘留神省察必使國家倉廩恒有九年之餘而不至於六年之急萬有一焉而或不及於三年則必惕然做懼凡事皆從減節痛革用度

之無益者使毋至於國非其國焉實惟

宗社無疆之林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林之奇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為二十一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謂七民而五農夫二工商也

先王所以為此者非他為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為平歲之經制故爾至於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儲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

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儲國有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平之要務者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回以富邦國以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其可忽而

不思以坐視天民之窮哉

臣按民生於天而歲歲有生死穀產於地而歲歲有豐凶苟非有司歲歲各具其數以聞之于上則朝廷之崇高海宇之廣遠閭閻之幽隱曷由以知之哉是以成周盛時每歲必祭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焉獻民數俾其知登耗也獻

穀數俾其知多寡也料其民數計其穀數郡邑版圖其戶口凡若干內外倉場其蓄積凡若干就一邑而計之農圃食力者若干人工商未作者若干人吏兵廩食者若干人枚而舉之總而會之一人之食日費幾何一月之食幾何一歲之食幾何某所有倉廩幾何一歲支發幾何存餘幾何散之足以食幾何人積之足以給幾何年因其一歲之所入通其累年之所積以穀之數而較之於民其果相當否邪三年而有一年積否邪十年而有三年積否邪三十年而有十

大學補遺卷第十

年積否邪彼此通融有無相濟以羨補不足多而有餘也則蠲民之逋負除民之租賦不盡利以遺民少而不足也則省

上之常費除人之冗食不侈用以傷財如是則民穀兩足矣民有餘食國有餘積則凶荒有備禍亂不作風俗淳厚治教休明矣太平要務豈外是哉

大學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朱熹曰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

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或問熹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慎此言其所慎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慎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朱熹曰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聚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外本內末故財聚而民施奪故民散友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悖

大學補遺卷第十

違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熹又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臣按財者人之所同欲也土地所生止於此數



不在上則在下非但上之人好而欲取之而下  
之人亦惡人之取之而不欲與也人心好利無  
有紀極苟非在上者先謹其德知義之可重而  
財利之輕其不至專民之利而劫奪之也幾希  
今焉惟德之是謹兢兢焉以自守業業焉以自  
持知財利吾所好也而民亦好之吾之欲取之  
心是即民之不欲與之心不得已而取之所取  
者皆合乎天理之公而不拂乎人情之欲如是  
而取之則入之既以其義而出之也亦必以其  
道矣如是則是能與民同好惡而以民心爲己

心所謂絜矩之道而治平之要不外是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

呂大臨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倖則食  
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  
舒矣

朱熹曰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  
務本而節用又曰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  
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  
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

則必至於利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  
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  
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  
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  
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  
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足已豈若後世頭會箕  
歛厲民自養之云哉

臣按金履祥謂大學通章以貨財爲戒而此以  
生財爲言何也蓋財用國之常經不可一日無  
者苟徒禁其爲聚財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財之

端則異時國用不給終不免橫取諸民則是以  
理財爲諱者乃所以爲聚財之張本也所謂生  
財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所謂有道者必非管  
商功利之術而究其所以爲生財之道者則生  
者衆食者寡爲者疾用者舒而已天地間自有  
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  
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履祥謂大  
學此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臣竊以謂履祥所  
謂勤儉怠奢之四言是又萬世理財之節度也  
仁者以財發猶起也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

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朱熹曰：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恃出之患也。又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以財發身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夫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

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由小人彼為善善字上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苗嘗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朱熹曰：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

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又曰：此言苗嘗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慎於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抵蹙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

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若二公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真德秀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惜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反將盡而毛無所傳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金履祥曰：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長

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况可專其利以自私哉夫為國家之長而惟財用之務其原必起於小人小人雖悖亦豈能自肆其毒哉惟有國家者以其言利為善於體國以其任怨為善於忠君以其培克為善於理財是以使為國家小人之得為於國家所以悖取者無所不至而國家之蓄禍患害亦將無所不至矣蓋民窮眾怨兵連盜起百姓畔於下天變怒於上國家至此不可復為也已雖有善者以承其後亦將如之何哉蓋財之聚者有必聚之怨怨之聚者有必至之禍而禍之已至者無可

回之勢甚矣哉小人之禍國家若是其烈也不謹之於其始而何以救於其終哉

臣按大學釋治國平天下之義詳諄以理財為言豈聖賢教人以興利哉蓋平之為言彼此之間各得分願之謂也何也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積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願而天下平矣是故天子有天下則有天下之用度匹夫有一家則有一家之用度天子之用度則取之民民之用度將取之誰哉居人之上者將欲取於民也恒以其心度民之心曰彼民之家上有父

母下有妻子一日不食則飢一歲無衣則寒彼之家計不可一日無亦猶吾之不可一日無國計也體民之心反之於己使彼此之間各止其所處之分各遂其所欲之願無一人之不遂其生無一人之或失其所則天下無不平者矣是則大學所謂絜矩之道推極其理即聖門所謂仁所謂恕也雖然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是以願治之主不獨有理財之法又必有理財之人理財之法即所謂生財之大道是也理財之人所謂聚斂之臣決不用焉不用聚斂之臣而

行崇本節用之道推吾所以以心度心者以為取民之節度僅足吾用則已不分外以多求不極欲以侈用如是則上之人既得其分願而下之人亦遂其分願矣天下豈有不平也哉抑考理財之說助之易大傳而大學不言理言生何哉噫理之為言有人為分疏之意生之為言有生不生不窮之意有以生之而財之生不生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如是則在於民也無不足而用於君也恒有餘矣治平之道端在於此朱熹所引陸贄言者告其君廷

尤為切要伏惟

聖明留神玩味

以上總論理財之道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一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下

論語子曰節用而愛人

楊時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

朱熹曰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

關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

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

易之理也

臣按帝王為治之道不出乎孔子此言愛之一

言萬世治民之本節之一言萬世理財之要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朱熹曰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臣按國家不患財用之不足惟患政事之不立

所謂立政事者豈求財於常賦之外哉生之有

道取之有度用之有節而已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

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

胡寅曰繭絲者取之不思至於斷而後止也尹鐸

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郵為智氏

所攻卒於晉陽托身而得免况為天下者乎而後

世謀國者以愛民敦本為腐儒常談以聚斂積實

為應時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若梓之

利皆王政所弛者設法若令無不權取皆也民富

可以多取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取矣昔也國

富可以橫費既而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費矣以四

海之太九貢之入文景守之則三十稅一又且盡

蠲不聞空匱之患明皇德宗守之則為大盜所迫

倉皇奔竄食糲麥飯啖蕪菁根而不能飽不聞培

克之益何輕用其國而慮不及趙簡子海尹鐸哉

何急急於繭絲之近用而忽於保障之大計哉

臣按繭絲主賦稅而言保障指藩籬而言尹鐸

之意不在賦稅在乎藩籬簡子知其意而從之

繭守晉陽損其戶數其後簡子之子杲賴其庇

然求其所以為保障之實不過損民之戶數而

已夫國家所以為保障之固者以其民戶之眾

也今欲其保障而乃損其戶數何哉蓋戶數日

增則民間各自立門戶取之既多役之復眾力

分而財聚民生所以日耗民心所以日離往往

生其怨懟之心而背畔也今損其戶數則一夫  
應公家之征亦餘夫營私家之衣食生理既厚  
感戴益深惟恐上之人一旦舍我去而他人來  
不我恤也一遇國家有難竭力以衛上捐軀以  
拒敵凡可以為國家保障者無所不用其極焉  
彼其以民為藪絲者則異于是盡民之力而役  
之罄民之貲而取之既征其田畝又征其畜產  
與夫山澤之所出飲食之所需無一不有稅焉  
譬則工女之繰絲縷而紬繹之非見蠅不止  
也胡氏所謂賊道者豈非斯人也哉上以賊道

待下下亦以賊道應之明昭然側目以視其上  
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望為之保障哉

唐陸贄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  
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  
王立程重入為出雖遇苗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  
乃反是策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有餘是乃  
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  
則雖虛必盈

臣按陸贄進言於其君所謂節之一言誠萬世

人君制用豐財之要道也節與不節是蓋君德  
備否之驗府庫盈虛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國家  
治亂之基贄既即此言告其君於前後復即衛文  
公漢文帝唐太宗三君始由艱窘而終獲豐福  
以著其能節則雖虛必盈之效以為其君勸秦  
始皇漢武帝隋煬帝三君始由豐厚而終以蹙  
喪以著其不能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以為其君  
戒其末又曰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  
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  
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是又開其君

以遷善改過之機也吁後世之英君諡主有志  
於保民生壽國脉者當以節之一言佩服於心  
而以贄所引之六君節與不節者以為勸戒而  
是思是懼則

宗社之靈長生靈之安養實有賴焉

蘇軾曰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  
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  
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  
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備賊之虞  
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備也

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因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臣按古今制國用之大略蘇軾此言盡之矣人君承祖宗之統爲生靈之主有土地爲之產財

有黎庶爲之生財有臣工爲之理財當夫國家無事之時豫爲國家先事之具以爲萬世之計可也不幸所入纔足以爲出所產僅足以爲用吾則痛加抑損力爲撙節可已則已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則用非必當用不用不耗其財於無益之事才費其財於無用之地不施其財於不功之人如此則所以爲國計者非但不爲不終月之計而所謂一時之計者方且經之營之寸積銖累朝斯夕斯由小而致大積少以成多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歲復一歲積三年而有一年

之儲由九年而致三年由三十年而致十年由是而致夫百千萬年以爲子孫無窮之計所謂天不能留地不能貧人不能困之者豈不信其必然哉

蘇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恃也事之害財者三一日冗吏二日冗兵三日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人君所爲無不成所欲無不如意矣

臣按蘇轍論豐財之道去其害財者而已害財之事有三所謂吏之冗員兵之冗食其中節目雖多然大要有定名有常數除其繁冗而存其切要害斯去已惟所謂費之冗雜者則途轍孔多窠臼不一橫恩濫賜之溢出脩飾繕造之泛興禱祈遊玩之紛舉不當用而用不可予而予三害之中冗費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無全去之理惟費之冗者則可權其緩急輕重而去之焉凡所謂冗者有與無皆可之謂也

事之至於可以有可以無吾寧無之而不有焉  
則不至害吾財矣

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  
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  
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  
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  
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且以  
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  
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九萬墾田二百二十五  
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

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  
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  
千員皇祐官數一倍於景德治平則二倍之矣其餘  
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  
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財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  
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  
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  
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  
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

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  
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  
蓄矣

臣按曾鞏此議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  
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之認有司按尋載籍講  
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  
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浮其  
議卓然可行顧人君肯用與否耳嘗因其言  
而疏以爲  
今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

朝疆宇比宋爲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  
所謂郊養歲幣祠祿皆無之其故費者宗祿養  
兵蔭子耳然蔭子止於武職文臣亦無幾焉臣  
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萬二千  
八百七十七戶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  
十三頃稅糧二千九百四十四萬石戶口之數  
較之宋雖略相當而  
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  
又少是宜  
國家儲積數倍於宋焉請自八萬始之 命有



心計臣僚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戶口  
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  
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  
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  
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

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臣又觀  
鞏告其君有曰前世於凋弊之時猶能易資而  
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  
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  
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吁宋之時入少而

出多其臣猶責其君以為非難况

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

聖君為之又何難哉鞏所謂其浮者必求所以浮  
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  
與夫蘇軾所謂失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  
無益是二人之言誠人君去冗費足國用之至  
論要法也伏惟

聖心加察又何難而易哉

以上總論理財之道臣按人君為治莫要  
於制國用而國之所以為用者財也財生

於天產於地成於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  
君制其用雖以為國實以為民是故君不  
足則取之民民不足則取之君上下通融  
交相為用時欵散通有無蓋以一人而制  
其用非專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  
君知其為天守財也為民聚財也凡有所  
用度非為天非為民決不敢輕有所費其  
有所費也必以為百神之享必以為萬民  
之安不敢毫釐以為己私也是何也天生  
五材民並用之君特為民理之耳非君所

得而私有也苟認以為己物而私用之不  
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艱積之百年而  
不足散之一日而無餘日銷月耗一旦則  
致於府庫空虛國計匱乏求之於官官無  
儲峙求之於民民無蓋藏於是之時凡百  
謀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為安國家  
何所資以為治哉譬則人之寢室為凡百  
居處食用之物公私皆為之爭苟有餘  
可以致也惟無錢焉則一事不可成一物  
不可得當夫平寧之時尚可借貸以支吾

一旦有水旱盜賊之變則為溝中瘠矣家  
國一理但有小大耳然民非一家吾家雖  
之猶可求之於比隣若夫國之之統載之  
官者既虛取之民者又竭其將求之何所  
邪人君當無事之日而興念及此其尚菴  
愨焉戒謹介介焉吝惜而不輕用天下之  
財如此則國計不虧邦本豈罔下之人有  
家然人足之樂上之人有安富尊榮之休  
凡百所為無不如意朝廷無不可成之事  
海宇無不得所之人矣大學以理財為平

天下之要道也觀於此而益信伏惟

聖明萬幾之暇留神大學之書而玩味夫絜  
矩之一言臣不勝大願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謂推出一等錯也充州

厥賦貞最薄者為正厥貢漆絲漆宜於地宜於布帛者

織文之類青州厥賦中上第四等厥貢鹽絺細海物惟

錯也徐州厥賦中中第五等厥貢惟上五色土以爲

夏翟翟翟羽孤桐以爲琴浮磬石露水濱蠙珠味

魚祀厥篚玄織緜緜赤黑也揚州厥賦下

上上錯第七等厥貢惟金三品金銀瑤琨篠簜

夷卉服今木厥篚織貝精好者厥包也橘柚小曰橘

錫貢特稱命荊州厥賦上下第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杜幹栝栢礪砥石皆礪磬石也丹也惟菌簠

也竹苞匭也菁茅也厥篚玄纁也璣珠

厥篚織纈也梁州厥賦下中三錯第七等厥貢

璆下鐵也銀也鏤也磬也瑟也能也罷也狐也狸也織也皮也

及也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等厥貢球琳玉琅玕石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

蔡沈曰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

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

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

賦之總名

臣按國家之用度皆取於民而取民之大綱曰

賦曰貢而已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后

氏之世始詳焉蓋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

物之生者未繁田之闢者未盡至是水土既平

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焉九州各有賦有

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

於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有以

爲定法孔子刪書特載之於夏書之首以示法

天下俾後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此爲

準焉凡外此而別爲名目如後世之進奉和買

勸借之類皆非中正之道天下經常之制也

古貢

五百里甸服甸百里賦納總全二百里納銍禾

兼半三百里納秸去服服之事四百里粟也五

百里米

朱熹曰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  
治田事故謂之甸服近疆疆而遠精畿內專言田賦  
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於天子

蔡沈曰內百里為最近故并本總賦之外百里  
次之只刈禾半葉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葉麩皮  
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  
去其殼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  
重精麩也

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  
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  
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  
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甸所謂五百  
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於米粟近  
地則併其本葉取焉蓋米以食今葉以飼馬無  
非以為國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遠近各  
有輕重之等精麩之異非若後世一槩取之無  
所分別焉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公羊高曰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

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  
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臣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一言誠萬世取民之  
定制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朱熹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  
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  
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  
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

周時一夫授田百畝卿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  
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  
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  
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  
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  
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  
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  
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朱熹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上  
者所宜深念也

楊時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田均穀  
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  
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  
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  
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  
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孟徹之當務而不

為迂乎

哀公又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  
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  
父貧也

臣按先儒謂有君請魯哀公行徹法欲其節用  
以厚民也然國家之財皆出於民君之所用者  
皆民之所供也君能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  
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矣  
君孰與守其富哉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所謂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斯二言也最為親切  
著明

九重之上念茲在茲以示教於千萬世之  
聖子神孫則千萬世之生靈不勝幸甚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  
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貧其賦稅不愛人  
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  
無所傳

臣按魏文侯一國之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  
多尚知課多之害於民而設為皮毛之喻况

萬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嘗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  
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臣按致亂之道多矣而尤莫甚於厚斂自三代  
以來皆因地而取稅至秦始皇始舍地而稅人皆十  
分而取其一至秦始皇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  
政則民之貧者何以為生哉貧無以為生則不  
愛其死是趣民而使之潰叛也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  
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是時豈一切無所用度哉茲蓋文帝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後事事仰成稍加節約自有贏餘固無其難者我

聖祖得國之初凡事草創無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其視漢文益數焉豈非難哉今即御製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詔凡三焉其一謂中原之民久困兵殘免山東比平燕

御製文集考卷三十一

南河東山西河南秦隴夏秋二稅山東二年其餘一年其二謂創業之初取辦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謂建都金陵以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再免一年其廣德及滁州和州無為州亦與免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以至無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信饒州九郡及山東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寧惟是四年五月又有免兩浙江西之詔五年十月又有免應天等五府之詔九年二月有

免山東陝右之詔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興等四縣之詔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詔至十有三年乃下詔曰荷上天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今民力未甦凡天下今年夏稅秋糧盡蠲免之嗚呼我

聖祖革命建極之初正創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備凡宮室禁衛官署城池藩府與夫壇壝學校禮樂器用一一皆當創置矧干戈甫定之餘人民疲困之極列屯坐食仰給者眾分官置吏祿食者多所費比於承平之世突翅千萬尚有餘貲

御製文集考卷三十一

以資用度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此我

聖祖所以結人心凝天命而培千萬年不拔之基端有在于此也矧今承

列聖重熙累洽之後垂拱仰成百度脩舉不必更有作為一切事功畧加省節自然有餘伏願

聖明在上法漢文之儉德體

聖祖之仁心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使國計常足而有餘蓄時令有司計國儲之多寡因歲事之於耗屢下寬征之詔以甦農民之困所以固結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植國本者在是

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產古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胡寅曰漢至文帝時封國漸眾諸侯王自食其地

王府所入寡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繒後數為邊患天子親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

農財用宜不充益矣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

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恭儉

百金之費亦不向用官閭是效流傳國都莫有奢

九

侈之習如之何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

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

沙至於財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臣按秦漢之際其所以興亡者非止一端大要

在得民心與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賦漢

則十五而取一其後乃盡除之焉蓋財者民之

心得其財則失其心苟得民心吾雖不得其財

而其所得者乃萬倍於財焉嗚呼有天下國家

者其尚鑒秦漢之所以得失以為取捨哉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臣按以菽粟當賦謂聽以菽粟當錢物也蓋粟

生於地非一日所能致錢出於人力可旬月間

而辦也自古識治體者恒重粟而輕錢蓋以錢

可無而粟不可無故也後世以錢物代租賦可

謂失輕重之宜逆緩急之序矣故為國家長久

之計者寧以菽粟當錢物使其腐於倉庾之中

備之於無用不肯以錢物當菽粟恐一旦天為

之災地無所出金銀布帛不可以充飢坐而待

斃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于男一

十

入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

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

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象二者而已今

世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謂法民丁歲輸絹綾

絁及綿輸布及麻是時未有木綿也宋林勳作

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

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糞雜果亦不及木

綿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為貢賦也考之禹貢揚

州島夷卉服註以為吉貝則唐時已有之而夷

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  
嬪婦惟治蠶桑而無木綿焉中國有之其在宋  
元之世乎元初孟洪作農桑輯要云木綿宜於  
陝右行之其他則多以上地不宜  
為解近世尚力成七種耕錄亦云開闢多種蓋  
木綿紡織為布松江民因謀樹藝免種於彼蓋  
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  
唐之世遠夷雖以木綿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  
未以為服官未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  
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益此物出外火閩廣  
海通船商關陝接壤兩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  
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

卷之二十一

朝其種乃徧布于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  
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象益百倍焉臣故表出  
之使天下後世知卉服之利始感于 今代  
代宗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  
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  
之  
陸贄曰租庸調之法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  
之利害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  
制均一不困而上用足兩稅之法每州各取大

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定為兩稅額惟以  
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  
重

呂祖謙曰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  
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  
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  
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  
良法壞於秦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  
者莫不一遵其法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

卷之二十二

官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臣按馬端臨又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  
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  
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  
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  
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  
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  
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  
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  
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取民之意後世徒以



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故檢覈為易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為百世不易之制我

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

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

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資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為隨時起集備情事已即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更不能以為姦民不至

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

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閩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此皆聚斂之徒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乞

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魚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言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魚種絕不止此何則中人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

欠况使代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  
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  
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  
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  
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  
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  
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  
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  
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壓日甚小民何以堪哉  
非但民不可以為生而國亦不可以為國矣為

李渤補遺卷第十

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  
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  
為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  
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  
本里民數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  
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  
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  
跡具以上聞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  
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

用

蔡沈曰慎德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  
言無異物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後西旅獻獒召公以為非所  
當受作此書以戒武王謂夫明德之君能其  
德故致四夷咸來賓服若遠若近皆獻其方土  
所生之物然所獻者衣服飲食器具用度之物  
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獻有常之物所以表  
有常之德也苟以異物進焉則非常矣必其君

李渤補遺卷第十一

無有常德而玩好之偏聞諸中外故遠人亦以  
是覘之歟嗚呼人主之好惡有關於心德者如  
此可不慎哉

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記貢犧牲二曰嬪

貢絲麻三曰器貢錢鐵石四曰服貢玉馬皮五曰材

貢絲麻六曰貨貢金玉龜七曰服貢絲麻八曰旂

貢羽毛九曰物貢雜物

楊時曰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  
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  
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

式均節之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致其用致者使其自致也若天王求車求金則非自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已矣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林之奇曰先王制貢因其地之所宜而為政之序亦以遠近詳略為差傳曰上以其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共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傳曰先王之制貢則近無不聽遠無不服者凡以此道也

葉時曰周禮之言致貢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疆其所無致者聽其自至而不疆其不來蓋人君昭德之致於侯邦則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貢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聖人何嘗疆之使貢哉

林椅曰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以萬民惟正之供不貴異物賤用物也臣按大宰九貢致邦國之用謂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謂之用者言適於用而已非無用也蓋自祀貢以至於物貢固非無用之物

而亦非有意而求其請異乎後世人主之求之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左丘明曰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

天子不私求財諸侯不

穀梁赤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

故有辭讓而無微求求車非禮也

胡安國曰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

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經於求購

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古之君人者必昭

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

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

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元不衷官失德廉

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

臣按遠使需索之謂求求者下之乞於上不足

者資於有餘之謂也魏觀天子居九重之上有四

海之富乃遣使需求於人則是示貪風於天下

下開賄道於方國其失自上豈小故哉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駕旗在前獨車在

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

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

光武下詔曰往年已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

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尊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

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

宗廟者自如舊制

和帝時南海獻為支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

長唐羌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為奉宗

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臣按漢家此三詔者皆不適已之便而有愛民

之實謹表出之以示萬世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

屈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

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

時乃上

臣按安帝此詔非徒有愛物之仁亦且得養生

之義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脩政大官

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龍不惟竭忠宣暢本

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之還之

臣按順帝此詔與唐太宗罪權萬紀同一心也

所謂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  
媚文龍見之宜愧死矣後世人主乃因其臣獻  
珍異而獎寵之甚至加以爵祿焉視順帝豈不  
遠哉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車問禮餉豐薄則超遷薄  
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  
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  
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  
無遺

臣按人君為天子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

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祿天祿也所治之

職天職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過承天意

以予之耳今顧因其所貢以私奉己者而酬之

以官豈天意哉人君為此其拂天甚矣煬帝之

為煬也宜哉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

過五十四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

則以代租賦

臣按唐制州府歲貢土物其價視絹無過五十

匹所貢至薄其物易供間加此數亦折租賦不

別徵科及考其所以爲貢者不過藥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爲制後世子孫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者德宗之臣有日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嗚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孫猶繼之以不善况貽謀不善者哉

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朕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爲勞擾宜改此弊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謂踰境外求極爲勞擾竊以謂郡國

貢獻非但踰所任之境而求之爲勞擾也至於道里之遠輦運之煩經過州邑起役丁夫傭倩車馬官府爲之廢政農作爲之防禦上之所得無幾計其所費百倍於所貢之物亦有之矣况又遣使齎貨求之中國之外越沙漠漲海之涯其爲勞擾又可勝言哉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其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爲誇無之亦

不足以爲歎爲萬乘之主而欲人之貢獻既知其非而禁之而不甚却復因人言而罷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學士雖不知吾所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史臣且筆之於冊焉歷今數百年猶如昨日事然人主舉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庶民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詔可謂切要讀之使人疎然唐

白居易有詩云割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可與周祖此詔並傳後世人主恆心惟而口誦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真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伴其進龍花蕊帝怒黜愈神宗以諸州貢物耗蠹民力詔罷之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

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脩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臣按宋朝諸帝往往罷貢獻而孝宗一詔尤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止許長吏脩貢然考杜氏通典及唐書地理志各載諸郡土貢物件而宋地理志及會要亦載焉則是唐宋州郡所貢土產已有定制有司每歲合依定制進獻為宜又何用州軍條上為哉夫有土則有貢隨其地之所有而獻之於上以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義之當為然不可過

為需索以一人口體之奉而貽累千萬人而耗其衣食之資甚者假公以營私一人之用纔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費其萬億焉是以自古愛民之君寧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稱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萬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於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廟祭祀之品官闈什貨之奉軍國兵戎之需與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闕者耳我

太祖於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厨

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翎鱗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也。著為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關之用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凡唐宋以來所謂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佞幸之珍異一切無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臣按春秋書天王遣使求車求金說者謂其求非所當求故聖人譏之。然所求者中國之諸侯車以為乘全以為購猶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

乃遣使冒不測之險而求無用之物於遐絕之域。世祖在元君中為最賢而猶如此。他又何責哉。臣嘗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謂寶者三代以來中國之寶珠玉金貝而已。漢以後西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瑟瑟之類。雖無益於世用然猶可製以為器焉。至元所謂寶者則異於是。是皆塊石碎砂之屬。形既不圓文又不華。他無可用者。但可用之磨金銀以為服飾耳。乃至費貲萬億以售之。嗚呼。棄有用之金銀易無用之砂石。元胡人也。而惑於賈胡

無足怪者而華夏之人亦為所惑何居以上

以上言賦之常臣按治國者不能不取於民亦不可過取於民不取乎民則難乎其為國過取乎民則難乎其為民是以善於制治保邦者必立經常之法以為養民足國之定制所謂經常可久百世而不變者禹貢所載貢賦二者是已若漢之告緡筭舟車之令唐之借商稅間架之法宋之經總制錢之類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暫行尚不可況常乎臣於制國用總論理財之道之後即繼以貢賦之常者此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經制之義

周禮大宰以九賦上取於斂財賄也幣布一曰邦中之賦邦者城二曰四郊之賦去國百里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賦去國三百里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七曰關市之賦關在貨出入所八曰山澤之賦澤在貨所九曰幣餘之賦幣餘所

葉時曰邦中之賦如載師所任田里場圃之地四郊之賦如載師任遠郊近郊之地亦使閭師征之所謂國中四郊以時征其賦是也邦甸家削之賦如載師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縣邦都之賦如載師所任小都大都之地乃使縣師征之所謂邦鄙稍甸以時征野之賦貢是也關市之賦如司市關之地使廛人斂市布廛布皮角筋骨與夫司關所掌征廛關門之征是也山澤之賦如山虞澤虞之地使角人斂齒角骨羽翮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是也幣餘之賦如職幣斂官府都鄙與夫凡用邦財者之幣振堂室者之餘財是也蓋殺粟之賦

出於井田特以祿諸臣兵車之賦出於丘乘特以供軍賦雖有邦國之貢只以待弔用九職之貢只以充府庫至於國之大臣有祭祀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之用不調之民而責之誰乎是以九賦之目常與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令而會之其賦斂之目則掌於道揆之大臣名色寧至於巧立輕重寧至於過差出入寧至於相悖費用寧至於無藝乎

臣按古者賦於民有殺粟之職有兵車之賦而

又以九賦斂財賄者殺粟兵車之賦其常也此九者不在常賦之數焉自一至六平地之賦自七至九興作之賦蓋古者賦取於民皆十分而取一凡上供與受米者各就所得一分之中分而為十自用其八而以其二賦於國與夫關市之所收虞衡之所獲及官府用度之所贏餘凡諸所有貨賄幣帛皆以歸之九宰而異以斂頒之權遇國家有事當用財賄則以給焉

以九式用財節度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其制有大小二曰賓客之式其制有尊卑三曰喪荒之式其制有厚薄



散利四曰羞服之式飲食衣服五曰工事之式百工六曰

幣帛之式勞者七曰芻秣之式養牛馬者八曰匪頒之

式匪分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

楊時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

之其取之有道其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

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

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

之入各有所時不相侵紊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

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式焉雖人主

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以爲出此之謂

制度有不如此則大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

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此指王以謂至

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葉時曰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之後而繼之以九式

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用則是周公之

節財乃所以理財也何者財非天雨鬼輸必取之

民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於其經費

之際而品節之必至於汎用無度苛取無厭而非

正辭禁非以爲理也九式均節之法其周公理財

之道歟

大宰以九式節用

臣按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式者用財之節度

也均節之使多不至於有餘寡不至於不足立

爲中制以爲用財之法度也夫財用供於有司

所以爲天子用也而其式法則掌於大宰焉何

也蓋有司職卑不能抗尊而制衆大宰以道佐

君爲天子之大臣卡得以制有司使之不敢逆

式法而擅供上有以約王后世子俾其不敢違

式法而過用凡所以用度取于一付於九式之

成法故雖一尺之帛一束之芻一飲食之微一

燕好之私而皆不得以過差焉是以上之人侈

心有所憚而不生欲心有所節而不縱非徒以

惜民財裕國用政所以養人主恭儉之德而致

之於無過之地焉昔人謂以九式均節財用正

大宰格心之業大臣之事也吁此三代盛時所

以君無失德國有餘財而世底隆平也歟

大府治掌九貢九賦九功九賦九功之貳所掌此其副

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金玉口貨頒其貨于受藏之府

內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外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

者受財用焉凡台用財物凡頒財如下文以式法授

之法謂治財之法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福邦

大宰以九式節用

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即芻家削之

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

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

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以九貢之財凡

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九職之財凡式式九貢九之餘

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數用謂當入之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謂所出計其大數也

李觀曰大宰以九賦之財給九式王曰一舉其膳

六牲祀兵朝甸其服有九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致之則有積饗接之

則有饗食燕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牛馬之食其

用芻禾車乘之數皆抵牢禮故四郊之賦以待稍

秣功懋懋賞以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

劑之賦以待匪頒冬官百工取財非一五庫之釐

母或不良故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問勞贈賄酬爵

侑食皆為篚實將其厚意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

大祀小祀事神之禮牲帛器玉不吝不儉故邦都

之賦以待祭祀股肱或虧君之所痛賄祿亦賄闕

一不可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王及冢宰時有所

善燕好之用亦以頒恩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王

善燕好之用亦以頒恩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王

善燕好之用亦以頒恩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王

善燕好之用亦以頒恩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王

於諸侯分裁救患凶禮五事其費則多故邦國之

賦以待弔用國家閒暇要在多積積貯之道天下

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難得之貨飢不可食

燕游所用非國之急故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

用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制之多少一以

式法如是而國安財阜非偶然也

呂祖謙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雖不會

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

臣按太府之職兼總內外二府凡貨賄入太府

而其物則仍分置於內外焉遇有用度則有司

於此請受而太府頒之其頒之也以九賦之財

給九式之用稽其事合其式然後隨其所賦以

待之隨其所用以給之至歲之終則計其一歲

之中凡取於九賦而收之於官合於九式而用

之於人者而總會之焉誠以國家貨賄出於民

而藏於官固非一人之所能致亦非一日之所

能積也是以賦之於民也必有定制而用之於

官也必有定式有此式則用此賦則事無廢而

用不闕矣苟非先有以待之則臨時何所取其

哉

哉

哉

哉

王府王藏金用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善貨賄之

藏凡王之獻謂有獻於賓客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

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王藏在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

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

良貨賄入焉

外府主藏在掌邦布之入出布泉以共百物而待邦

之用凡有法者用法不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李觀曰王府內府之職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

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幣藏之在宮中官職之

最私褻者然而為冢宰之屬列大府之下與凡治

藏之官不異者何也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天

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內如在

橐中况於貢賦之入何彼我之云哉漢湯沐邑為

臣按成周之制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

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

交相稽考用之於外者取之於內用之於內者

取之於外此宮中府中共為一體而內外之情

通而不至於相隔絕外有所費內無不知內有

所費外無不知或者深宮之中燕好之私欲有

所妄費恐外人知而或至於中止也亦有之矣

此古人之深意後世所以不及歟

司會會大掌邦之六典即大宰所掌治八灋即官屬

者八則即於祀以之貳副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

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

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

書經載契台版具人民圖書土能者之貳副以逆

疾惟利是積則或傷為仁惟節是求則或害於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取其道德獻為亞於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計會是故必知六典八灋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灋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以皇建其極於天下者矣故冢宰施其灋於上者也司會察其法於下者也則有傷於國有蠹於民蓋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然後參互以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防吏之姦欺非以戕吾民也

六典八灋八則皆大宰

不明乎是者則務刻削於民國利雖贏而下增弊疾蠹於王體非所以建大中也以周知四國之治者謂八州諸侯之國禮樂刑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之則歲會雖不足而其灋有可旌者焉歲會雖贏而其治有可廢者焉故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以治為本也其財用之姦弊則其下吏當之嗚呼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財足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

臣按成周設司會之官以職財計而必先之掌六典八灋八則者何蓋六典八灋八則皆大宰

佐王之職六典治邦國者也八灋治官府者也八則治都鄙者也必先知六典八灋八則之本然後可以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苟不知其本而徒施其法則取之不應其式供之不足以正用之不合其禮何所折衷哉是故大宰總其法於上司會察其法於下有所施用於邦國有所施用於官府有所施用於都鄙皆必合於六典八灋八則之典禮然後致之今之均節之使財足以周天下之用而用之各得其宜焉

六典八灋八則皆大宰

九事

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

而後用以致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林之奇曰司書目九貢九賦為九正而書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蓋古之王者必正經賦以足經用而未見其有無名橫斂焉

臣按司會掌鈎考司書掌書記二者之職交相參互以此所掌稽彼所錄多寡虛實昭然矣所以然者蓋以國家之太用度之夥其出入之數必為藉以紀之設官以稽之所以防有司之姦欺也

職內掌邦之賦賦是九賦九入辨別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總書要以貳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或出以給用或用以賜予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之幣據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辨其物而與其錄籍也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上有小可用歲終則會其出

黃庶曰周公設官理財者居其半財用之數驗之

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今考之以參互制之以式法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乘大數之則會職歲所叙職幣所振雖餘財而加肅焉臣按職內以掌邦之賦入職歲以掌邦之賦出而職幣又以振掌事者之餘財也夫財之入而藏也既有官以主其數及其出而用也亦有官以主其數至於既用之餘又有官以振舉之謂之振者興起之謂也蓋掌事者所用有餘財既不復用則乾沒矣故振興之以為他用則財無沈滯者焉吁先王之世吝惜民財以為國計無

或棄之物此所以無不足之用也

廩人主穀米掌九穀之數九穀黍稷稻粱以待國之

匪分頒也賜賜予稍食以歲之上下上謂豐年下謂歉歲

數邦用以知足否足與以詔殺用以治年之凶豐凡

萬民之食以民數計度食者人四謂上人二謂下

若食不能人二謂則令邦移民就殺殺民之不足以詔王殺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

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

臣按成周設廩人之職以歲之豐歉計國之用

度知其足與不足之數以告之於上年適豐雖粒米狼戾不使侈於有餘年適凶雖飢饉存臻不使苦於不足所以然者以有治之之法豫為之防也然其所以專為之計豫為之治者必以民食為本蓋君以養民為職人君所以儲財積穀凡以為民而已所謂匪頒賜稍食宜直為已哉故必於一歲之中逐郡之內因其年歲之上下計其民數之多寡每口月食其穀幾何每年口食其數幾何若其數不足去下年之食則令移民之不足以就粟之有餘具其數原其故

以詔告于曰凶年邦用不足凡事皆宜從減  
者使昂於起知二代盛王設官分職精財備用  
無非以為民也後世之所儲峙者專以為官禁  
之用官府之用良備之用遠鄙之用而所以為  
民者特於此數用之外而別有所謂常平義社  
之倉僅千百之一二耳明先王之所重後世之  
所輕先王之所後後世之所先民何幸而生三  
代之時哉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  
則止餘粟用之穀也三時藏之者謂春種秋收夏用者  
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鄭云曰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  
吳徵曰廩主藏倉主散也

臣按成周之時設倉廩之官廩人掌九穀之  
數倉人辨九穀之物所謂穀者凡有九焉入則  
掌其數出則辨其物數之入也不一物之出也  
不同後世所謂穀者不過三四品而已江南止  
於一稻江北有粟有麥有豆者然豆麥止  
於京儲外郡亦少焉夫古之所儲非止一穀蓋  
古人因其土宜雜種百穀以備旱潦穀有各種

隨其所成熟而取舍多寡焉非若後世各以一  
穀為賦他穀雖狼戾不取也是以取之於民者  
專而聚之於官者恆不足臣愚以為今日之取  
於民者除江南歲運實京倉者外凡北方之賦  
無問粟麥黍豆之類隨年所有皆用為糧一以  
時價為準原額輸粟者估以時直如粟直六百  
文豆直二百則以二石准一石焉他皆放此每  
年支散先其易腐者亦准粟價而給之以或多  
或寡諸穀之中惟粟為耐久地窖藏之可踰十  
年穀也三時藏之者謂春種秋收夏用者宜別設倉儲之

必待雜穀盡絕然後發之若其廩人之職擇武  
臣中之家計優足者授之蓋久其任武臣不計  
資考故也萬一臣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參酌  
行之是亦使民足國之一得也臣嘗因是而通  
攷周禮一書誠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其間理財  
之禮倍多而其制用之柄則什之六臣有大宰  
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官屬之置於  
太宰者尤為詳焉有司職內以會其入有職歲以  
會其出有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  
司會而掌之以司書其所以參校鉤稽之者日

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錫則  
又有所謂泉府廩人倉人倉人者焉或以分其  
財守或以取其財用豈古昔聖君賢輔固屑屑  
然為是不憚煩哉蓋以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  
之休戚兵之彊弱世之治亂繫焉是固人君治  
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  
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  
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繫之九兩一曰散二曰長  
三曰節四曰節五曰節六曰節七曰節八曰節九曰節  
五曰宗六曰宗七曰宗八曰宗九曰宗一曰散二曰長  
三曰節四曰節五曰節六曰節七曰節八曰節九曰節  
二曰節三曰節四曰節五曰節六曰節七曰節八曰節九曰節  
高賈七曰節八曰節九曰節一曰散二曰長  
三曰節四曰節五曰節六曰節七曰節八曰節九曰節

以厚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  
其力凡此皆生其財者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  
之法以取之輕重多寡內外遠近皆酌以為中  
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為九式之法以用  
之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之焉夫  
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  
以服天下則諸侯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  
得而制矣故九貢又次之由是觀之則知周禮  
經制之法非義不取而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  
正非禮不用而所取者不為乎一己之私以義

為利以禮制欲萬世安民生裕國用之常經大  
道誠不出乎是書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  
石竊之以促國脉皆周禮之罪人也孔子曰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如有用我  
執此以往後世君子有志於為國為民者宜究  
心焉

詩曰小雅甫倬彼甫也田歲取十千萬畝之我取  
其陳舊也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豐年

朱熹曰詩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  
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

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  
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  
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謝枋得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於  
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  
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  
收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  
其陳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有  
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

臣按甫田之詩雖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

事以奉祭祀之意章首五句實有以見夫成周  
盛時取民之義而周民之仁用之既合其宜散  
之又有其序上有以致天之常檢下不至棄物  
於無用謝枋得所謂三代以上制民之命在君  
三代以下制民之命在天尤為切至人君受天  
命以為生民主鳥可付民命於天而不忍所以  
制之於已哉制之以已者奈何蓋民以食為命  
資貨以生足其食用則是延其生命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猶道  
也欲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

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朱熹曰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  
欲重輕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胡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  
之道中正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  
不可通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

臣按上之取於下固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觀  
孟子此言則知人君過取於民固非中正之道  
而寡取之亦不得為中正也雖然與其過也寧  
不及苟國家無事倉廩充物或時下詔減除若

漢文帝之三十稅一盡除田租君子亦不以爲  
非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二一併用而民有殍用其三一併用

尹焞曰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朱熹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  
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取之  
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志亦此意也  
臣按自古征取於民者其目有二其限有三唐

有兩稅宋有三限亦此意但其名雖同於古而

其實則異爾我

朝夏稅以五月望開倉而七月終齊足秋糧以  
十月朔開倉而十二月終齊足蓋得古人期限  
之意惟所謂力役之征則無定制亦無定限焉  
夫漢承秦制有丁口之賦唐有家調民不役者  
計日出絹宋有身丁絹及丁鹽等錢我  
朝皆無之惟所謂戶口食鹽鈔蓋計日出錢而  
償之以鹽非空取也但有司失於奉行近日徵  
鈔如舊而民得鹽食者蓋鮮矣陸贄所謂此時



弊非法弊也振舉之則民受實惠矣  
以上經制之義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四

制國用

經制之義下

漢賈山作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廢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臣按天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財奉一人以為君

非私之也將藉之以治之教之養之也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殫其力竭其財以自養其一身而不卹民焉豈天立君之意哉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為馳騁弋獵之娛至於力罷財盡而不能供違天甚矣雖欲不亡得乎

賈誼言于文帝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也古之治天下至纖也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悖本而趨末食者甚衆生之者甚少而靡

音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無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言無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啟民而歸之農皆著與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臣按賈誼告文帝大要言為國以足民為本而

欲民之足必先足國國之所以足者蓄積足恃也國家粟多而財有餘則蓄積足以恃矣是以水旱不足虛軍旅不足憂守固而戰勝懷敵而附遠所為無不成矣所以然者莫急於政末技游食之民而歸之南畝以務農使天下無不耕之夫不織之女耳夫然則人樂其所而知禮節矣文帝感其言躬耕以勸百姓節儉以為天下先卒致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三代之下稱恭儉寬仁之君必歸焉有以也夫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

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通也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

按母將降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饋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應劭注漢書

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政由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適田賦之常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泛費有國家者誠循漢此制以財用之司分為內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如秋糧夏稅及折糧銀鈔絹帛之屬以待軍國之用歲終計其用度之餘別為貯處以備水旱兵火不測之需內府則貯凡天下

李華集卷之三

李華集卷之三

由

其國昌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伏惟

聖明財擇

漢高祖時張蒼為計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其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恩數與參樞同

臣按大學以用人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前代

稱輔弼之臣曰宰相會計之臣曰計相同以相稱一以用人一以理財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平治天下者也自漢初有計相唐戶部屬有度支其後以大臣判之宋有三司使皆是計相之職本朝罷宰相而以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錢糧然散屬諸司兼釐衆務事多端而職不專臣請如古計相制於戶部卿佐之外添設尚書一員專總國計凡內外倉庫之儲遠近漕輓之宜咸在所司稽歲計之出入審物產之豐約權貨幣之輕重斂散支調通融幹轉一切付之爰其任

而責成功應國家有所用度悉倚辦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終申物價之貴賤歲杪報年穀之登耗俾其豫知會本部卿佐定議以聞而為之備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乃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獨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隋承周

後凡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仰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復百姓其於賦稅甚闊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左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又未嘗壽於用財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饗不過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貯乾薑繩袋進香以為費用大加謹責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而其黨遂偽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曾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嗚呼文帝以儉約致富庶煬帝以奢侈致亂亡其明效大驗彰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為異說以欺世主義天下其萬世之罪人歟有天下國家者尚其鑒茲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賦蠲免優復之

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歐陽脩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

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及其弊也。兵冗官濫。乃之大蠹。

臣按自古國家。其初立法。未嘗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於子孫輕變祖宗之法。歐陽脩謂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為經常簡易之法。所謂經常簡易。四言考。深存得於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蓋經常則有所持循。而無

變易之煩。簡易則易以施為。而無紛擾之亂。以此立法。則民熟於耳目。而吏不能以為姦。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間不能無有窒礙難行之處。則隨時為之委曲。就其闕而補之。舉其滯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所謂經常簡易者。為決不可輕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鑒也已。制兵以府衛設官有常員。其後乃以兵冗官濫而為國大蠹。何也。子孫不能守祖宗經常簡易之法。故也。雖然。兵冗官濫二者。豈但為有唐之蠹哉。凡國家之所以貧乏。府庫空虛。而多取厚斂。

於民以馴致於財盡民離。而宗社淪亡者。皆生於此。二蠹也。為人子孫而為其祖宗守宗社者。於常額之外。添注一官。於列也之外。多簽一軍。則思曰。吾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無不可乎。非有關於治道民生。決然不可無者。不敢輕加也。毋謂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費於我。何加損焉。嗚呼。千萬人之積其原。起於一人。自古國家之禍。患何嘗不起於細微哉。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

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雖欲誅暴逆而城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人歸之如父母雖欲窮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亡亡弗可得也

臣按李翱作平賦書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賦之所以不平者蓋以其制民產者無法斂民財

者無藝也既無制民之產之法而斂之又以其道則民貧矣民貧則君安能獨富哉其所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其言尤為警切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宮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獲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

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其數先聞

臣按周禮以太宰司徒掌國家財用蓋以大臣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為上之人所嚴憚故人君有非義之取非禮之用不急之為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為之中止而潛萌者有焉苟以中人主之則上之人平日相與藥狎私昵凡不可語人者皆可與之謀而為之矣况彼小人無深識遠慮委曲奉承上人之不

暇且人微言輕又安敢逆上意哉德宗為君楊炎為相無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強人意范祖禹謂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宮索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教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

乃或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

胡宏曰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有公私之異

臣按德宗宣索於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李泌知德宗非禮計求而惆悵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德宗之失是猶知所畏而泌之失則是爲人

臣而不忠也泌蓋因其不欲人知一點明處而盡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見聽歟如此非徒得大易納約自牖之意而於所謂无咎善補過者亦有之矣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

時調發不在此數

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爲成書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按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

臣按自唐李吉甫爲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爲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況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

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後日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於斯焉臣願 教掌財計之臣通將洪武永樂以來凡天下秋糧夏稅戶口鹽鈔及商稅門攤茶鹽抽分坑冶之類祖額年課每歲起運存留及供給邊方數目一一開具仍查歷年以來內府親藩及文武官吏衙所旌軍拜內外官食糧人數與夫每歲祭祀脩造供給等費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天順成化至於

今日每

朝通以一年歲計出入最多者為準。要見彼時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內官若干凡支俸幾何京軍若干外軍若干邊軍若干凡食糧幾何其年經常之費若干雜泛之費若干總計其數凡有幾何運若干於兩京留若干於州郡備若干於邊方一年之內所出之數比所入之數或有餘或不足或適均稱依唐人之國計宋人之會計每

朝為一卷通為一書以備參考。

萬幾餘暇時經

御覽使國計大綱瞭然在目。如或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出則推移有無截補長短省不急之用量入為出則國計不虧而歲用有餘矣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以倉儲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臣按橫斂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然橫斂厚征之法之行民雖怨咨嗟感然猶歸咎上人之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為生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歲計

之竭天下之人譁然謂天下不復可為而生其泮溪離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雖言官室之居鄉落也平時貧民資其儲蓄而賴以舉貸一旦反假借於鄰家其家之寥落可知矣。唐莊宗亂世之君不得已而為此猶為非策况國家府庫未至於匱絕而遽為此舉可乎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嘗欲積練帛二百萬易胡人首

太宗置景福殿庫諫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

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後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國儼猶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會孫志之敢忘厥志

臣按宋制三帝精財於內庫皆非以為己私也蓋儲之於內以防外之汎用一遇有軍旅饑饉則以資之使不至於臨時厚斂以害民焉世主尚鑒於絃母錯認在庫之物以為己物輕取而妄用則天下生民不勝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內牽於繁文外撓於疆敵  
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  
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  
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  
一事之行初議不密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  
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  
復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  
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  
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  
也

蘇轍論食貨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嘗相半無全利全害之理  
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斯可矣史臣論宋人議  
論多於事功切中當時之弊宋人於一切政務  
皆然而於食貨一事為甚我

祖宗自立國以來凡取於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  
常額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紛更加減逾百年于  
茲矣其間雖不能無偏弊大舉之趨然惟許其  
隨時補救以振舉之使害不至利存要之不失  
祖宗之舊也伏惟  
明主鑒宋人之失而恪守

祖宗成憲以為子孫千萬年無窮之計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取  
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眾可以  
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事常秩者缺闕則補否  
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  
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  
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  
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  
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  
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眾人之所共知也

蘇轍論食貨

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  
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凡在  
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  
事有開矣實詭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  
疾今臣亦云

臣按蘇轍雖為宋朝而言然揆之於今事勢實  
有類之者蓋今日為

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是  
也今日之勢雖不至於宋朝之既極然用轍之  
言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為之節使見在者

無損而將來者有限則賈誼所謂失今不治之  
病疾他日必無也此

國家之大計轍於章末有云苟能茂之天下之  
幸也於是亦云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  
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  
之利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二十三  
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  
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京鄂曰宣  
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

### 江南居十九

按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唐宋以來國計咸  
仰於是其在今日尤為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  
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  
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  
考洪武中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  
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  
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  
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  
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

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

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  
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  
司其歲入蓋以此地

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  
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八千五百六  
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  
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  
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

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伏願

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凡  
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  
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  
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  
咸賴之矣

以上經制之義按國家經制之義在乎  
征斂有其藝儲蓄有其具費用有其經而  
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歷代之取予用  
舍不一判之則或始末相穿約之則又彼

此參錯故臣既總論理財之道於前又列  
貢賦之常於後於此特總此三者爲一而  
謂之曰經制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使知爲  
國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  
下必合乎天道之公入爲之義而後取之  
收之用之苟爲不然或出於人欲之私揆  
之於義而不合則是利而非義矣利之爲  
利居義之下害之上進一等則爲義經制  
得其宜則有無窮之福退一等則爲害經  
制失其宜則有無窮之禍後世之

明君碩輔尚明其所以取舍斂散乎哉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市糴之令

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按此後世為市之始先儒謂易之十二卦制

器尚象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

貨者生民之本也民之於食貨有此者無彼蓋

以其所居異其處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

故當日中之時致其人於一處聚其貨於一所

所致所聚之處是即所謂市也人各持其所有

於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各求得其所欲而後退則人無不足之用民用

既足則國用有餘矣

周禮司市之市官掌市之治治以教化政政以刑罰

之制制量度度長禁禁勿令令之以次敘分地而

市以所居之次為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物於市肆

從大市交易日晏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

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物之無者利

者使阜阜物之富財者微微之使至害者使亡亡之使去靡者使

葉時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通

貨也大宰阜財之職而與燕授能任司徒通財之

事而與稼穡同頒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

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後市內宰建國則佐

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賈而阜財也

齊師師之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平其價

賈師師之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

展展也其成物之而奠奠其賈然後令市

臣按周官公市肆一事設官如此之詳所以使

民懋遷其有無也亦有者得以售無者得以濟

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泉府掌以市之征布征布敘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則以布而收之以其賈賈

之其本物物各敘其抵抵都鄙從其國人郊

人從其有司有司然後予之予祭記

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貨貨者與其有

之之用用者者各敘其抵抵都鄙從其國人郊

人從其有司有司然後予之予祭記

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貨貨者與其有

之之用用者者各敘其抵抵都鄙從其國人郊

人從其有司有司然後予之予祭記

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國服之於國也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國事以代出息也

葉適曰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蓋當是時民皆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采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上之人不之與則誰與之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事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疾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馬端臨曰泉府一官最為便民滯則官買之民不時而欲買者官則賣之無刀者則除貸與之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乏也莫尚於此初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勦鄭註國服為息一語行青苗以誤天下可乎

按泉府之設以泉為名蓋主泉布錢字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於上貨物生於民民之貨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無必資錢以易物然後無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時之用物也有急有緩少而急於用則通多而不急於用則滯上之人因其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原價而賣之所以濟民之用也然買物必以價彼民之貧者無價以買官則或賒或貸與之賒則取償而不取息貸則按本以計其息所以不取息者應其喪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費也然其取息也則又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為之息者償本之後以服役公家為息服如國中七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上之人無分毫利焉豈若王安石之所為哉

制川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李觀曰理財之道去偽為先民之詐偽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飾行價愚何所不至哉姦偽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欺耶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察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

臣按市肆所陳雖商賈之事然而風俗之奢儉人情之華實國用之盈縮皆由於斯焉

五

漢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止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桑弘羊曰徃者郡縣諸侯各以其物貢輸注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

文學曰占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

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聞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繭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假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行其姦矣吏收賤以取責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使實非以為利而賈物

臣按桑弘羊作均輸法以為平準觀其與賢良文學之士所辨論者大略盡之矣然理之在天

本

下公與私義與利而已矣義則公利則私公則為人而有餘私則自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為商賈貿易之事且曰欲商賈無所牟利噫商賈且不可牟利乃以萬乘之尊而牟商賈之利可乎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馬端臨曰古人三五均以均市價五京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乃以官物除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京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

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按樂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貳價四民常均此

王莽五均之說所自也蓋借古人良法以周市利無足道者姑錄之以示世戒

漢章帝時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趾益川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販無異

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臣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為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蓋貧民無產者為人傭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雖鄉里之名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為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為此豈武帝詒謀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官者為官市被置白直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縵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承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官市其實奪之諫官御史數諫不聽

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其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官市取給上信之故元官官市者皆不聽

胡寅曰百姓豪奪縣令行而治之新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又繼斂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其怨不恤其不納諫說則無如何矣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恥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哉按萬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奪貧人之

物以為食用無以異於盜賊之白日行劫然方其未知也而為左右之人所蒙蔽其責猶有可諉者幸而農夫以驢負柴者敲宦者得以上聞諫官御史又數言之而方鎮來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罷之矣夫以衆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區區信一人之言謂京師游手萬家仰官市以取給嗟夫人君聽言當按之於理吾取物於市而游手何預焉而賴此以給乎蓋遺親信不欺者往往其實則情偽見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詔官中買物有原不出產處

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官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妨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舊令使皆給實直其間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見錢售之

臣按宮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闕不能不求之於市肆要之不必設場務專官使遇有所用遺廉謹之人齎見錢隨時價兩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異時不易以壞幣則官府有實用而

小民無怨聲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

臣按宋朝預買絢絹謂之和買絹夫買而謂之和必兩無虧損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宋高宗所謂和買猶是民以之錢而須賣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後之弊且至與了檢正輸而民家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而為民無窮之苦今所謂和買者非止于絹凡官買物皆所價之一

切取之於州郡州郡取之於民然後計其直俾其請官庫給價償之名曰和買其實非民間所有而欲以出賣者亦是州郡於民常賦之外斂錢收買以應官司之求及其領價之際文移上下展轉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費嗚呼官府所為如此

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詳哉

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

俾周知財賦有無而後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時議多以為非後迄不能成

蘇軾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廢置官屬多出縉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敬動以為難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尚難行其買也先期而錢其買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也由此而得今官買物必先設官置吏使書集錄以費已厚非



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  
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  
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  
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  
之猶有其弊况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  
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  
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準折取舍官與民為  
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  
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難矣政不若不

為之為愈也

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  
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

臣按先是草澤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  
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  
下於是下此詔嗚呼天生衆民有貧有富為天  
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稅欲平物價使富者安其  
富貧者不至於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待矣乃欲  
奪富與貧以為天下烏有是理哉奪富之所  
有以與貧人且猶不可况奪之而歸之於公上哉

吁以人君而爭商賈之利可醜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  
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同刺利錢商賈司  
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

陳瓘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  
謂願請今復增創雖名濟之實聚斂之術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賦有定制凡於常賦定制  
之外有所建請必是欲行己私趨時好以希爵  
祿干恩典者其所以建請者必曰不益賦而國  
用饒又曰民所願請而非強迫之者又曰其行

之上下俱便益而永遠無弊人君聽其言非不  
美及其施行之際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損國課  
我民生促國脉以貽後世羞者多矣人主於此  
不可不察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也交易船海以  
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  
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  
置司而以市兼船為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  
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

歲招集船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  
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實其抽分之數  
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取  
一漏稅者斷沒仍禁令銀錢男女不許益出  
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  
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  
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臣惟  
國家富有萬國故無待於海島之利然中國之  
物自足其用固無待於外夷而外夷所用則不  
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斷不能絕雖律

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  
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應禁之官吏  
如此則吾非徒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  
大明律於戶律有船商匿貨之條則是  
本朝固許人泛海為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為  
當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  
或者若謂恐其初若遠慮也請以前代史冊考  
之海上諸蕃自古未有為吾遠處者且進羅爪  
哇諸蕃隔越深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  
惟日本一國號為倭奴人而國貧窮屢為

沿海之寇當遵

祖訓不與之通儻以臣言為可采乞下有司詳議  
以聞然後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  
期赴船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礙許其  
自陳自造船舟若干料數收販貨物若干種數  
經行某處等國於何年月回還並不取以帶違  
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  
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  
未必不得其助矧今  
朝廷每歲恒以蕃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

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  
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莽問架經總制錢之類  
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乎哉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商賈游於市  
多謂人乘民之不結百倍其本矣故計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敏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  
重凡輕重欲散之以時即準乎平準乎使為室之邑  
必有萬鍾之藏藏鍾千萬以解千室之邑必有千  
鍾之藏藏鍾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鍾

餽糧食必取騰焉故大賈富家不得蒙<sub>謂</sub>奪吾民  
矣又曰國之<sub>謂</sub>賦稅之賦境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  
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其縣之壤廣若干其縣之壤  
狹若干則必積委幣<sub>謂</sub>是縣州里受公錢君下令謂郡縣備大夫里也皆籍  
穀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輔桓公以兵車伯天  
下而其治國猶知以守穀為急務而通輕重之  
權為斂散之法使民有餘則輕穀因其輕之  
之守官為斂權則輕者重歲凶民不足則重穀

因其重之之時官為散釋則重者輕上之人制  
其輕重之權而因時以斂散使米價常平以便  
人是雖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sub>謂</sub>甚賤傷農人  
傷則離散裝傷則國貧故甚貴與其賤其傷一也善  
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  
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  
二下熟糶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sub>又見周</sub>

馬端臨曰古今言糶斂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  
李悝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

民管仲言人若不<sub>謂</sub>則蓄貨游於市乘民之不給  
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  
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家強  
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餘  
餘上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  
賤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誘曰國家不取必為兼  
并者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sub>謂</sub>矣

臣按天生萬物惟穀於人為最急之物而不可  
一日無者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是以自古善為  
治者莫不重穀三代以前世無不耕之民人無  
不給之家後世田不井授人不皆農耕者少而

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糶以食  
者什七八矣農民無遠慮一有收熟視米穀如  
糞土變穀以為錢又變錢以為服食百用之需  
曾未幾時隨即罄盡不幸而有荒年則伐桑棗  
賣子女流離失所草芽木皮無不食者天下之  
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東為甚臣願

朝廷舉李悝平糶之法於此二處各立一常平  
司每司法<sub>謂</sub>官量地大小借與官錢  
為本每歲<sub>謂</sub>所分屬縣驗其所種之穀麥熟

幾分粟熟幾分與夫大小豆之類皆定分數申達戶部因種類之豐荒隨時價之多少收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穀逐月驗其地之所收市之所收粟少則發粟麥少則發麥諸穀俱不收然後盡發之在臨時計酌隨處立倉通融般運分散量時取直凡貨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專取銀與錢也其所得貨物可資國用者其數送官其餘聽從隨時變賣以為糴本臣言儻有可采乞下有司計議先行此二處試其可否由是糴之天下州郡可行之處仍乞

敕諭奉行之臣俾其體李悝立法之心必使農與人兩不傷豐與歉兩俱足其法雖不盡合於古人是亦足以為今日養民足食之一助也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以饒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

司馬先曰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

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

臣按壽昌於宣帝時上言欲糴三輔及弘農等四郡穀以足京師可省關中漕卒至明帝時劉般已謂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壽昌初立法時兼請立於邊郡臣愚亦竊以為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為宜非獨可以為豐荒斂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寬內郡之民焉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於戶部屬遣官一二

員歲往其處蒞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何種穀遇其收穫之時即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以留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以久者隨時以給廩食之人凡諸穀一以粟為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准此然後計邊倉之所有餘行糴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如此則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實內地矣由是推之則雖開中鹽糧之法亦可以行而新官更宜為之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幸東都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廉溢羨玄宗不復幸東都

馬端臨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河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為出以制國

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祇益見其不足耳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石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或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荒貞元四年京師於時價外加估和糴至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收納今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押配或物價於時價或先缺而後給直迨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言皆忻便樂輸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

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白居易曰凡曰和糴則官出錢入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配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此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臣按和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漕米穀狼戾之秋遣官齎錢於豐熟之處開場設法自糴此時價稍有優饒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

戶督限蹙迫鞭撻則利未必得於國而害已先及於民又不若不糴之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即減價糴與貧民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實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策陝西增糴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民勞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凶之於民穀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

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為軍餉

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熙寧八年劉便

結糴元豐二年十月依糴熙寧八年

民均糴政和元年博糴熙寧七年

成博糴秋兌糴博糴熙寧七年

存其一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蓋自真宗仁宗

以來西北用兵糧儲闕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

入中而商賈點買運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

急仰軍儲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取之民

而不復隨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

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

數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

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

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為民者今

日宜行之內郡向謂置常平司於山以東淮

以北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臣向

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伏惟

堯舜在上不棄芻蕘之言下有司究其可否以

聞其於

國家儲蓄之計未必無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

惠倉斂散未符其宜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糴

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

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

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

斂取二分息

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出納之際吏緣為

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

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

多事矣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

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

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蓋假周禮泉府國服

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導

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

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置之時曰隨租納斗

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

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

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

者建請之初姑爲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廢衆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出息之利則是蕙米而爲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况無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之法其流禍至於民離散而國破敗後世英君碩輔宜鑒宋人覆轍尚其以義爲利而毋專利以貽害哉

以上市糴之令在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而賦而有餘永府糴之說昉於李愷平糴然其初二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慈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焉後世則爭商賈之利利民庶之有矣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觀之糴之事猶可爲蓋以米粟

民食所需雖收於官亦是爲民若夫市賈之事或時貴賤以爲斂散則是以人君而爲商賈之爲矣雖曰權御商賈居貨待價之謀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貨居之既多則雖甚之其價自然不至甚貴也哉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五

李衡書卷第二十五 市而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銅楮之幣上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者有賣子者  
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  
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臣按此後世鑄金為幣之始然皆因緣水旱以  
救濟飢困非專以阜通財貨也

又曰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

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  
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  
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臣按三代以前已有幣而其幣有三等珠玉黃

金刀布是也刀布則是泉布之制後世公私通  
行以錢而亦兼用金銀珠玉其原蓋起於此是

幣也人若守之以存通之以財賄而以平  
天下之食貨謂其輕重高下使之咸得其平

此所以有衡之名歟後世所謂平準其義蓋出  
乎此

太公立九府謂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園法謂

通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園函方謂而輕重以銖

以銖為重也布帛質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足

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束聚

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如泉文古錢其形即篆

泉文也後人代以錢字

王昭禹曰古者寶通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

已至太公立九府園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

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則一而已

臣按後世之錢其形質外圓內方始此但未有

文耳九府即周禮所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

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九官是也九官皆掌財

幣之官而所掌者黃金布帛錢幣三者黃金以

斤名布帛以疋計錢幣以銖重故凡貨物之出

入其輕重以園法均而通之如黃金一斤該錢

若干帛一疋該錢若干之類是以國家有所用

度也一切財貨實之以金利之以刀流行之以

泉施布之以布收聚之以帛所謂節節寸重

一斤者所謂刀即管子所謂刀為下幣者所謂

泉即園法也所謂布帛即長四丈為疋者鄭氏



謂言其器言其用等語於本文若不相類，臣不敢以為然。

司市以商賈貨物阜也貨而行布亦謂國凶荒不熟札謂度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玄曰金銅無荒年因物貴大幣泉以饒民

葉時曰按太公五九府圖法流於泉布於布泉取其流布取其布司市曰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布者欲其流布行使也豈非太公立此九府法而君民通用歟又按周景王時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厲於是乎量齋幣權輕重以救民司市曰凶荒札喪

市無征而作布豈非民之物貴乃鑄錢以饒民歟

臣按布即泉也泉即錢也錢以權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賈也故商賈阜盛貨賄而後泉布得行當夫凶荒札喪之際商賈畢聚而食貨阜盛亦得以濟其乏歟其困矣故於是時市無征說所以來商賈來商賈所以阜食貨然又慮其無貿易之具也故為之鑄金作錢焉蓋以米穀有豐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銅則無豐歉可以人力為之故為之鑄錢使之博食以濟飢也周官此法其亦湯禹因水旱鑄金幣之遺意歟

外府在外者掌邦布泉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

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

賜予之財用亦謂用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泉府亦謂府也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

民用者

葉時曰外府掌布雖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實

小用則給之是以賈疏亦云外府所納泉布所積

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於餘府後世凡

百所用一出於錢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供

小用爾

臣按周禮掌財之官非一職而專掌錢布者外

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齋幣之出入泉府掌買賣

之出入蓋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重者不

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

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

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

災戾於是乎量其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惡

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

行民皆得焉若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置乎？若直王用，將有所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周幣內奸皆有周郭，好為外，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

臣按：錢有文其製始此。單穆公此言乃後世論錢貨子母相權之說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貴賤相權而並行焉。蓋民之所患，有輕重上則持操縱之權，相權而行之，要之患輕則作重，患重雖作輕而亦

不廢重焉，子可廢而母不可廢，故也。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鈇、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臣按：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金、或白、銀、或赤、銅、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周，園法金，惟用其黃者，然猶有刀、布之屬。秦一天下之幣為二，止用黃金，并以赤金為錢耳。其他皆不用。

漢文帝除盜鑄錢，今使得自鑄。賈誼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銅錫為錢，散財以給鐵。

為他巧者，其罪黜也。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為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黜，罪日報其數不止。

臣按：後世弛私錢禁始此。夫天生物以養人，如茶鹽之類，弛其禁可也。錢幣乃利權所在，除其禁則民得以專其利矣。利者爭之端也。是時吳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下，後卒叛逆。

賈山曰：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臣按：錢之為利賤，可使貴貧，可使富黃。黃之民，孰不厭貧賤而貪富貴哉？顧無由致之耳。所以致之者，錢也。操錢之權在上，而下無由得之。是以甘守其分耳。苟放其權而使下人得以操之，則凡厭賤而欲貴，厭貧而欲富者，皆趨之矣。非獨起劫奪之端，而實致禍亂之淵藪也。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良有以夫。

武帝時有司鑄錢，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部。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銖。

臣按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最得輕重之宜

元帝時貢禹請罷米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宜意農桑誠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寸尺分釐

臣按布帛以為衣米穀以為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一日亡焉者也顧欲以之代錢則布帛不免於寸裂米穀不免於粒棄織女績縷以成丈疋農夫積粒以滿升斗豈易致哉况穀帛有用者也錢幣無用者也孔琳所謂聖王制無用

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今分穀帛以為貨則毀損甚多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稅之用由是觀之貢禹此策決不可用苟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捐米穀以代錢用者官府尚當為之禁制况立為之法乎桓帝時上書者言人以貨輕財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

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飢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飢故食為至急誠者不造農殖之本多宜治鑄之便夫欲民殷財阜在止役

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徒欲鑄錢濟貨以救其弊猶養魚而竭之申樓烏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致焦爛

臣按劉陶所謂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飢此至言也民之所以有飢者以無糧也國家定市價恒以米穀為本下令有司內伴坊市逐月報米價於朝廷在外則問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燕服藩服上于戶部使

上之人知錢穀之數用是而驗民食之足否以為通融轉移之法務必使錢常不至於多餘穀常不至於不給其價常平則民無苦飢者矣其餘貨賄民之可以有無者不必計焉不特此爾亦可因是以定科差制賦斂計工役

吳孫權始鑄當千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

臣按後世鑄大錢始此夫上天立君以為生民之主蓋以之享天下之利非以其專天下之利也日中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無以物易物而不皆有故有以幣之造焉必物與幣兩相當值而無輕重懸絕之偏然後可以久行而無弊特

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設為周利之計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財而專其利於己是豈上天立君之意哉宜其卒不可行也

南齊高帝時奉朝請孔顛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為無茶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去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所以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

也以為開置錢府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

臣按夫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為錢物多則子之以多物少則子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為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顛所謂不惜銅不愛

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必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為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難驅之使鑄彼亦不為矣况冒禁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古行圖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仄或為當千或為鵝眼綆纒或為荇葉又不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

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古錢之存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偽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為今廢真而售贗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為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銅本孔顛此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七

制錢用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敕張文不許私鑄數百餘年  
 議可否錄事參軍劉蕡議云管子謂刀布為天下  
 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者捨之任人則上  
 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  
 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  
 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則作  
 法布之使輕輕重之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  
 曰鑄錢不許以私鑄則無利雜以鉛鐵則不重禁  
 不足以懲意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禁以犯之況啓  
 其源乎是設前弊而為之入

臣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不許亦不可不禁漢文  
 帝放鑄而海內富庶唐高宗私鑄者抵死罪保  
 從坐亦不問其大治何也利之為利與義之為利  
 害之不同利以為人則二和於義而利在且利  
 以為己則下流於下未必得利是使聖人之  
 制事無往而不以義惟義是行則利自歸於人  
 若而必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曰利而各惟

其害焉天地間為利之途輒孔多錢也者寓利  
 之器昔人所謂貧可使富賤可使貴况可使生  
 之具通神之物也上之人苟以利天下為心必  
 操切之使不至於墜落上焉者不至為窮以  
 滅家下焉者不至為窮以滅身則天下常存  
 上得其贏餘以減田租省力役之費以賑貧  
 窮惠鰥寡使天下之人養牛養蠶皆無憾是則  
 人若操利之權資以行義使天下之人不罹其  
 害而獲其利也馬曰利者義之利也信然所  
 謂深之之誰奈何劉程曰然賤則傷農錢賤則  
 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  
 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  
 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  
 是是也

憲宗元和中敕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千貫

臣按昔人有言買田者志於吞併故必須上之  
 人立法以限其財蓋錢者志於流通初不煩  
 上之人立法以教其德也憲宗待以錢重物  
 輕之故立善錢之限不亦其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為器及佛像

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

世宗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

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

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臣按世宗毀佛像以鑄錢毅然不惑可謂剛明

之主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  
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臣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好於劉宋孝建宋自開  
元後更一號於一錢故每帝皆有數種錢最

主

多者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號而鑄十

種錢嗚呼鑄銅以為錢國固享其利矣然銅炭

於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不免取之於民民得

無受其害乎矧供給官吏監督匠役鑄液耗損

造作違式輩運致遠更民困之而得罪破家者

何所不有由是觀之則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

民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已哉

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十中一錢其後又

鑄洪武通寶

太宗鑄永樂通寶

宣宗鑄宣德通寶百年之間僅此四種錢自時歷

後未聞有所鑄造然亦未見民用之之國用之

虧也

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連關  
海舶不復護錢之出國用日耗

胡寅曰鑄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

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

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

舟遷車轉入於他國歸於蠻夷關防不嚴法製贖

壞其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貨之價靡有限之財

宋史食貨志卷之四

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矣

臣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勝者在乎銅貴銅

貴之由在於採用者眾矣夫銅以為兵則不如

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官禁之則銅無

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

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

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死死刑錢又日增

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宋朝鑄錢比前

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計其最多

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詔州永興一監

歲造八十萬貫也。可知矣。大抵國計仰給於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銅之嚴。所以致銅之多。銅多則錢賤。則易致鼓鑄。雖煩而民不至於甚困。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計日耗。為政者不可不慎。成法哉。言錢以上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按傅別謂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此乃後世契券文約之始。特民間私相以

為符驗耳。非以交易也。然用券書以通物貨之有無。與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不同。而其以空文質實貨其原蓋兆于是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紮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贖用。而權浮淫并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紫緇。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行。

按後世楮幣。亦非以此為用也。其制雖以薦璧。以朝聘。亦非以此為用也。其制雖

與後世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為幣。而以他物代之。則權與于此也。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臣按此楮法所由起也。然委錢而合券以取。而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鈔。即以鈔為錢而用之也。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而商旅先經三司。投錢乃輸於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尋。置便錢務。

臣按此即唐人飛錢之法。此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於民之給受。有停滯之弊。於錢之出入。有減換之弊耳。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贖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人質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難起。

寇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亦言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呂祖謙曰益州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於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鐵錢行旅齎持不便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託之於官所以可行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以挾持欲行楮幣銅錢却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

臣按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他物者用楮為幣始于此且楮之造始于漢三代以來未有也其初用之以代木簡竹冊以書字唐王璠乃用為假錢焚以事神意流知至是真以代銅

錢而為行使之幣哉作備者寇賊而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倫之智與太公之法並行於天下後世噫可嘆也哉

天聖中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至神宗時改交子務為錢引務

臣按交子每三年一換謂之界更換之際新舊相易上下相關不免勞費我

朝鈔法一定而不更其法矣  
神宗熈寧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

然不積錢以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臣按宋朝交會皆是用官錢為本至金元之鈔始取料於民不復以錢為本矣

高宗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充會子偷空藏庫

臣按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不計此也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子其實一而已矣考夫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齋賈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

而始直以紙為錢矣

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過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

戴埴曰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質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器械易粟有無可以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亦六担足則何資於楮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圖法以充之錢則曰平糶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平也錢多則

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弊於般  
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  
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  
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進稱提皆以權衡  
取義而何昂有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  
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  
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  
益重矣。且未有楮之特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  
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貨通有無止錢耳。錢  
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

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貨通之用者愈多。而物  
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  
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銖兩  
則俯反是則仰。此秤提大術也。

臣按稱提之說猶所謂平準也。平準以幣權貨  
之低昂而稱提則以錢權楮之通塞。今世鈔法  
遇有不行亦可準此稱提之法。出內帑錢以收  
之則流行矣。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於道初戶部  
侍郎林安宅乞別給會子印信。而兩淮行使不得

### 越至他路

馬端臨曰。置會子之初意。非即以會為錢。蓋以茶  
鹽鈔引之屬視之。而幣以權錢耳。然鈔  
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于一貫。下至三百二  
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鈔引。會子則  
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下至二百  
則。是明以代見錢。又况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  
齋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  
到。則何必川曰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  
或用。彈今又獲民聽疑惑哉。

臣按宋朝會子始有川引。其後又有淮會湖會  
嗚呼。交會之設。以虛易實。以假博真。固非聖人  
以至誠治天下之意。而况又拘其地以限之。惟  
足吾用。不復顧義之可否。與民之有無。三代  
以前無此事也。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  
之大。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為限  
新其後。七年登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  
其後。七年登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  
其後。七年登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

按楮幣在唐謂之券在宋謂之交會而鈔之名則始於此。今世鈔式蓋權輿於茲云。考宋之交會南渡後取紙於徽池猶是別用紙爲之而印文書字於其上。金元之鈔則是以桑皮就造爲鈔而印以字紋也。

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臣按元交鈔之制銀五十兩易鈔千兩是銀一兩直鈔二十兩也。中統元寶鈔兩貫同白銀一兩其所直銀亦與交鈔同焉。

至正十年詔曰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厥後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踊民用匱乏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者指鈔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貫鈔法十一年又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用之。行之本又物價騰踊值逾十倍既而海內之民所料鈔十錠

易斗粟不可得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付利權于人君俾權其輕重以便利天下之人非用之以爲一人之私奉也。人君不能權其輕重致物貨之偏廢固已失上天付畀之意矣。况設爲陰謀奪奪之術以無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財以爲私利哉。非天意矣。自宋人爲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爲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入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生雖生於天地然皆必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

深其價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不可乎。下之人有以計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職矣。况上之人自爲之哉。民初受其欺繼而畏其威不得已而聽勉從之行之既久天定人勝終莫之行非徒不爲千錢之息併與其所費三五錢之本而失之且因以失人心斷其用而致亂行之焉。如元人者鑒也。已矣。其所以然不可行哉。何不可行其可也。其所以然不可行也。

中斯可行矣何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中古之世周立圜法亦兼以黃金布帛二者為言雖以玉莽亦作金銀通貝錢布之品後世專用銅楮二者為幣而不準以金銀是以用之者無權而行之既久不能以無弊故其立法之始未嘗不善然其所以不善終之古今一律也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于茲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華偽錢之策臣既陳于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

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闕錢鈔也而錢之不出於關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于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鑄之形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業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

大清會典事例

卷一百一十五

錢幣

三十一

事之義以為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然以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定金中折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者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為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直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需可稽而無挪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誑之患商出進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既定此制之後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銀之用非十兩以上禁不許以交易銀之成色以入試白者為準實鈔銅錢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足國便民之法蓋亦庶幾焉臣愚私見如此蓋因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量度以取中而取裁於

上非敢自以為是而輒變成法也可行與否請詢之衆論而斷以

聖心

以上銅楮之幣

大清會典事例

卷一百一十五

錢幣

三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七

大學衍義補

十一

大學衍 我補卷第二十八

治國示天下之要

制國用

山澤之利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臣按鹽之名著於經始此然是時以下貢上以

資食用而已未以為利也

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永曰潤下作鹹

呂祖謙曰此鹽之根源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固

流於天地之間潤下之性亦無所不在其味作鹹

疑結為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

者有三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種之外又有

出於地者出於山者出於木石者大抵鹽生民之

日用不可一日闕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也

臣按鹽之在天地間無處無有故生民之食用

亦無日可無也惟其無處無有故其為利也博

惟其無日可無故其為用也廣利博而用廣故

有國者於常賦之外首為富國之術焉

周禮鹽人鹽者掌鹽之政令以辨鹽之等

其苦鹽者散鹽也

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鹽之飴者后及世子亦如之

劉彝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

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於井而為者有

積於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

其成於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其波之鹽散

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為賓客共形

鹽鹽為虎形以共食昭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

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

中其味甘焉

臣按周時設官以掌鹽之政令惟以共祭祀賓

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上之所生產

民之所采用商賈之所貿易上之人固未嘗立

官以禁之設法以斂之也

序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管仲曰海王之國海王者

其利而謹正謹正鹽筴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

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莒

也莒草薪及海水為鹽今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功而漢

鹽

呂祖謙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嘗有

禁不自管仲相桓公當時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自

此後鹽禁始開

馬端臨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屬禁不在於征權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其言曰先王塞人之養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其意不過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臣按此萬世禁鹽利國之始嗚呼天生物以養人人君為之厲禁使彼此適均而無欺陵擄奪之患人人皆富而不貧不奪彼而予此也而管夷吾之為法乃欲塞人之利而隘其所由之途其實奪之示之以予之形而陰為奪之計是乃伯者功利之習見利而不見義知有人欲而不知有天理乃先王之罪人也凡其所以巧為之法皆歸之先王而曰先王知其然豈非厚誣也哉後世言利之徒祖其說以聚斂遂貽下萬世生靈無窮之禍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馬端臨曰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後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法取之以自費非縣官經費所權也

臣按三代之取民者貢賦而已而山海之利方其盛時未有焉至末世乃或有之然亦不過一二而已秦人乃至二十倍於古嗚呼天生物以利民而君奪之以為己利加一二且不可況二十倍之乎漢人雖不用此以為經費然縱諸侯王國取之而不禁制其與己之自取無以異也

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鹽

管子也卒也益也放私鬻鹽者也左趾

孝昭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曰願罷鹽鐵官無與天下爭利矣弘羊難也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

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呂祖謙曰漢興除山澤之禁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權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覆論難所以

鹽權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權與古今相為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其作俑於管仲計近以法效奪民利以開鹽禁自此天下之鹽皆入其權矣

臣按鹽筴雖始於齊然亦官禁也蓋鹽官始於此焉地地生功以養人君為之官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其之可也乃立官以專之嚴法以禁之禁利以取之固非天地生功之意亦豈上天立君之意哉彼齊之為國地地狹而用度廣

卷之五

因其地負山海而絕其近利昔人固已議其功為之法除奪民利况有四海之大若科賦遍天下其所以資國用者利亦多端豈顯顯在於一鹽哉昭帝時與文學之士謂文帝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必有之而民困之可見國之富貧在乎上之奢儉而不繫於鹽之有無也

文帝時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諸商書道議未暉等言宜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

韓愈曰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感郭之外少有見

錢權鹽多用雜物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官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若令吏坐鋪自輟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恐失官利必不敢罷鹽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夫鹽利常數

臣按官不可與民為市非但賣鹽一事也大抵立法以便民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為韓愈所謂求利未得歛怨已多主國計者宜以斯言為戒

卷之六

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罷其禁與百姓共之甄琛曰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不其鹽鹽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立官部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宜弛禁與民共之

元認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



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大官之用

臣按宋儒胡寅折衷探總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實之害探總之言比自未得中道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由是觀之鹽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於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於傷民上不至於損官民用足

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唐劉晏為鹽鐵使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官聞服御軍饗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人用一世之物必以一世之物各異用而用之各有所宜漢以天下之錢穀以給百官祿俸軍國饋餉而山澤之利則掌之少府而以私奉養焉唐至中葉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凡天

下所謂軍饗祿俸皆仰給於鹽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嗚呼天地生物止於此數人力有限而用度無窮自非剝削盡戶折閱商賈何以得鹽利如此之多哉當是之時所征於民稅賦不知何在而專仰給於一鹽如此若以為官起大官然農民皆貧而富戶獨富乎劉晏雖曰善於理財然知利國之為利而不知利民之為大利知專於取利而可以得利而不知薄於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粟粟塞下增

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贖米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臣按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蓋以折中糧草以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誠實邊足用之良法也我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鹽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過界每引以二百斤為一袋帶耗五斤凡遇開中鹽

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  
例出榜召商中納

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  
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  
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  
存積鹽存積既與常股逐時支者日多而積者  
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於前日之常  
股商費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幸而邊方  
無事儲峙有餘萬一有敵未必全得其濟臣請  
於將弊之際未事之先因時制宜補偏救弊不

不盡其善者未  
九

識可乎臣惟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  
莫如兩淮蓋兩淮居

兩京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為多而皆民物  
繁庶之地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蓋  
全資此地也書生過慮以為鹽之利固大而鹽  
之害亦不小利在於承平之時而害生於中微  
之後以前日之較之後日之害害尤甚於利  
焉何者天子以天下為家水陸以為富陸地  
所生之物蓋居水澤什之七八而生民所資以  
生者米穀布帛之類不止一物而鹽特其中食

味之一耳其為利蓋亦無幾而歷代以來成仰  
之以為國計邊儲不可一日闕焉嗚呼天下之

事有利必有害吾有天下之大尚資鹽以為利  
則彼無尺寸之土隔宿之儲者見利所在豈能  
禁遏之使其不趣赴哉禁遏之不止則為之嚴  
刑刑愈嚴而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  
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臣有一見可以弭異日  
之害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敢具以聞竊  
惟召商中鹽之法惟可行於邊方無粟之地蓋  
其地素無儲蓄而所產之穀粟不多不能不資

不盡其善者未  
十

他方輸運以給者故須待商賈以中納焉若夫  
其地之粟自足以供其地之用不假輦運於他  
方者官府可行臣所陳邊地設立常平司市  
糴之策見蓋客商以數斗之穀而易吾一  
引之鹽是本一而息七八也今吾預於未用之  
先自行市糴所得之粟比所中納者豈不倍蓰  
哉雖然此其流耳若推其本源莫若行漢人官  
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豫今甯戶  
將欲煎凍先於該管官司告知官給以券然後  
舉火其所煮之盆定為尺寸每盆煮鹽以一引

為則或引二皆為一定之數不許多寡其益皆  
官為之鑄款識以監造官吏工作姓名非官給  
者不許用也給券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  
量天時之晴潦道薪之貴賤市價之多寡以定  
其數聽其自莫自買煮而不聞官者有罪若夫  
商賈赴場買鹽之後令其具數以告官司官給  
鈔引付之執照俾於各該行鹽地方發賣過界  
者沒入之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百文或五  
十以為公費所行鹽錢貯於運司每歲具數申  
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  
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徵於竈戶也不必中  
納於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煮也非  
惟國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以銷他日未然  
之害矣儻以言為可采乞先行於兩淮俟其  
果有徵驗以漸推行於兩浙山東河間焉若夫  
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曬鹽或仍其  
舊或別為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或曰此法果  
行則前日之中納聽支之各商焉得鹽而給之  
臣請借運糧回船轉般洽鹽至揚州償之既足  
之後然後行也此法無不可也淮轉般通融

之法臣別具其策於後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在真州乃令真  
州發運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  
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  
寬  
林駟曰宋朝准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  
運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  
之發鹽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利  
臣按此宋朝轉般之法似於今日亦可行者今  
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准鹽在南滄鹽  
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  
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三  
處之鹽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  
鹽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鹽抵河頗遠而  
滄鹽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  
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重給與  
官鹽每引量與脚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  
建倉於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  
與脚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筭如此則官得倍稱  
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筭累年

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  
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  
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於河間  
沿海一帶出鹽去處。不分民丁竈戶皆許其私  
煮。既已成鹽。其數赴官告賣。並為定價。給與見  
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  
以私鹽之罪。其錢乞於內帑豫借。待成效之後  
算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  
卽出榜定直。召商於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  
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其親詣其所。卽給

李奎德續書卷末 王

以見鹽於行鹽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當得  
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  
患。草茅偏見。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陝西河東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  
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  
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費。

臣按鹽鈔之名。始此。大抵今日禁權之利。其大  
者在於鹽。鹽非一種。其最資國用者。惟是末鹽  
與顆鹽耳。末鹽出於海。海非一處。顆鹽出於池。  
池惟解州有之。蓋海鹽出於人。必煎熬。末鹽而

後成解鹽出於天畦。龍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  
風起。然後結成焉。出於人者。歲額不足。可以增  
補。出於天者。歲額或有不足。則將取之何所哉。  
是以開中解鹽與海鹽異。海鹽非一所。此不足  
則取之彼。可以通融。轉補解鹽。惟一池不幸。而  
歲多霖雨。風不自南。則歲課不及額矣。竊聞近  
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數。已踰十年。歲額守  
支持。次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  
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為今之計。莫若行  
下有司。通行查算。鹽課見存者若干。商賈待支

李奎德續書卷末 十四

者若干。計其所有之數。果不足以給其所支。卽  
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總該若  
干。限以三年之內。於海鹽或并存積多餘之處。  
估以時價。以見鹽償之。如解鹽一引。三錢。海鹽  
一引。六錢。卽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如此。不  
出數年。解鹽有餘積。而商賈通利矣。不然。則是  
朝廷開官府設官吏。專為商賈聚利。以償債。舊欠  
多而新入少。終無已時。況且解池切近西北二  
邊。於用為急。異時

國用有關。邊儲不足。當於何所取給哉。以上言鹽

以上山澤之利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八

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九

制國用

山澤之利下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然軍用廣  
稅亦隨盡亦莫能充本備及出奉天迺悼悔下詔  
罷之

貞元九年從張滂請初稅茶凡出茶州縣及商人  
路每十稅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以此  
代其賦稅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  
輕贍

明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  
鉞劉晏之輩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夫天地生物  
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  
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稅茶  
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  
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臣按茶之有稅始此昔者三代盛時山澤之利  
皆以予民秦漢以來始奪民之利而有鹽鐵之  
賦然其初意恐豪彊之專其利或藉此以叛亂  
非專以利國也其後則以利國矣然鹽鐵之為

用民食淡則不能下咽民徒手則不能斷物以  
成器是不可一日闕焉者也於是而權之已非  
王政矧茶之為物民之日用可無者而可以他  
物代之胡亦權以為利焉嗚呼民資五穀以為  
食所以下食者鹽而消其食者茶也既已稅六  
食而又稅其所下食之具及其所消食者亦稅  
之民亦不幸而生於唐宋之世哉

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  
及播為相置權使自領之

李珣曰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

不可一也若飲人之所資重賦稅則價必增貧弱  
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貲論稅以售多  
為利價騰踴則市者稀不可三也

臣按茶有稅始於趙贊然尋即亟罷張滂所得  
其利尚微至王播增稅而又置使以權茶遂為  
天下生民無窮之害

宋太祖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陽蘄口各置權貨  
務五年始禁私賣

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其價以  
鬻之太祖曰茶則善矣無迺重困吾民乎即詔第復

舊制為增價直

臣按宋太祖此言藹然仁民愛物之心溢於言外可以為萬世帝王法

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第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視上等之說利取太深元可行於商賈未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策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之數年公用足而民富實

臣按宋太初此言可以為人臣司國計者之法所謂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此一言非但

為茶法也由是推之則漢人之平準宋人之市

易其是非不待辯而明矣

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

蔡襄

歐陽脩曰君謨蔡襄字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臣按宋人造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成

片者散茶則既蒸而研合以諸香以為餅所謂

大小龍團是也龍團之造始於丁謂而成於蔡

襄謂小人不足道也襄士人而亦為此歐陽脩

所以為之嘆邪蘇軾曰武夷溪邊粟粒芽今年

聞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

邪讀之令人深省

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

自熙豐來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

臣按後世以茶易虜馬始見於此蓋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

矣蓋虜人多嗜乳酪乳酪滯膈而茶性通利能

蕩滌之故也是則茶之為物雖不用於三代而

用於唐然非獨中國用之而外夷亦莫不用焉

宋人始置茶馬司

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凡前代所謂權

務貼射交引茶由諸種名色今皆無之惟於四

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間於關津要

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齎榜

於行茶地方張掛俾民知禁又於西蕃入貢為

之禁限每人許其瀕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為





食之不可無鐵者民用之不可闕計口食鹽則  
鹽日以銷然生者又繼取用無已若夫鐵之為  
用則成一器之用或以終身不然亦或致歲月  
之久非鹽之可比也言利之徒適以鐵並鹽而  
言至其設官也亦兼以鹽鐵為名其重不倫  
矣嗚呼米鹽民所食者既因以取利刀鉞耒耜  
之類民所用以為衣食者又且不免焉三代取  
民之法豈有是哉

漢武帝從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鐵官凡四十  
郡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敢有私鑄鐵

者欽右趾沒入其器物

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  
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  
私也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  
煮以權取時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與  
桑孔之法異矣

按漢置鐵官四十郡不出鐵處又置小鐵官  
則是鼓鑄之官幾遍天下而民間之一刀一鐵  
一斤一錫皆有稅焉嗚呼天子富有萬方賦稅  
貢獻之入奚翅億兆而取之民也頑盾如是哉

我

朝惟於出鐵之處謫徒治冶又多捐之於民不  
取焉一何仁厚之至哉

漢武帝鑄黃金為麟趾惠蹄

蘇軾曰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陳平以四  
萬斤問楚董卓郗璜金亦多其餘三五十斤者不  
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  
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

葉夢得曰漢時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  
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

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蓋幣輕故米賤金多

也

臣按昔人有言漢武帝置鐵官徧於天下未聞  
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  
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  
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輩之富皆言  
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上下之間  
好尚如此豈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音  
云嗚呼金之為物可以從革以為器用好大喜  
功之君如漢武帝者猶不之好則夫金元以來

所謂寶石者何足尚哉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巢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臣按採銀之官始置於此。

臣太宗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宋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

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俟我。耶。迺出萬紀。

臣按太宗不納權萬紀采銀之說。而黜之。且曰。

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而謂其以桓靈相待。可以為百世帝王之師矣。後世人主。以言利賞其臣。謂其能益國家。豈非太宗之罪人哉。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益利。敝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敢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銀課。宜減三分。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內出銅。并定州諸山。

出銀鑛。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受寶。當與眾庶共之。不許。

臣按宋二帝所言。皆所謂仁人之言也。太祖曰。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太宗曰。地不受寶。當與眾共之。後世人主。於其臣下有以興利為言者。宜舉二帝之言以拒之。

太宗問。秘閣校理杜濤曰。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人為難得之貨。何也。濤對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

真宗語大臣曰。京師士庶衣服器玩。多鍍金為飾。迺詔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繡金之類。亦不須用。

富弼曰。國之去奢。自上者始。則天下無不從化。況法禁嚴明。真宗朝。禁銷金服甚謹。然累下制。令而後者。不絕。故內詔宮中。以下外。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後申嚴憲。布于天下。自此更無犯者。

臣按金有五。而黃金最貴。貴重之物。地之所生。最少。而人之所用最多。五金之中。而黃之價最貴。五色之中。而金之色最貴。世之人非但用之。

器皿首飾迺至鏹而銷之或以縷而為衣或以  
嵌而為器上而冠幘下而靴履與夫食用戲具  
無不用焉其尤費之多者宮室之飾土木之偶  
甚至一佛寺之興一神像之設靡費迺至千百  
兩焉杜鎬答大宗謂漢時佛事未興故金多誠  
非虛語也真宗禁銷金雖乘輿服御亦不須用  
所謂立法自上始者歟宜乎當時禁之更無犯  
者也不然上為之而禁下欲其不為豈所謂以  
身教哉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治總二百七十一比置更主

之太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  
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  
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  
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  
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為取民之賦  
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  
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  
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  
為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之者

隨繼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  
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窪昇而  
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  
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循歷至  
今日尤其少焉無足怪者矣

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  
隨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浙之建福開  
場置官舍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  
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華籠而均  
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

而徃徃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  
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  
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所以  
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為今之計宜於坑  
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掘  
整者柵整之俾其不至聚眾爭奪以貽一方生  
靈之害可也坑冶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開成三年罷之以礬  
山歸州縣

宋太祖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

緡錢官以鑿償

陳傅良曰宋太祖鑿禁為契丹比漢設也其後并  
鹽酒皆權之非本意也

臣按

本朝於凡前代取民之利如鑿之類一切革之  
而併其一二於歲課仁厚之澤惠民也深矣

鑿言

以上山澤之利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九

李幼武補卷第二十九

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征權之課

周禮大宰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關以征其貨之出市以征其貨之入

在所

大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

王之膳服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廩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

王安石曰關市商旅所會共王膳服者百物珍異

於此乎在故也夫以關市待王之膳服凶荒札喪

關市無征而王於是時亦不舉而素服也

陳傅良曰王之膳服僅取具於關市古者關譏而

不征市廩而不征其稅入視地至薄也不常獲也

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

其至薄不常獲者如是足矣而司市又嚴為國君

夫人世子命夫婦過市之法苟有過用於上則大

臣盡規苟有過取於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

立於無過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

臣按成周盛時關市之征用以供王之膳服而

已非若後世以之供凡國用也王之膳服關市

之所有主則用焉不出關市之外而別有所求

是以當時之君所以為衣食者皆與民同非若

後世巧為製造一服之費至用百夫之衣一味

之費至用百人之食也

司關關謂境上之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外入者通之門內出者通之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貨謂其貨罰其人凡所

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凶謂札則無關門

之征猶幾也

按關市有征稅始此我

朝每府立稅課司州縣各立為局設官以征商

稅凡商賈欲齎貨賄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

關券是即周禮節傳之遺制也蓋節以驗其物

傳以書其數也

王制市廩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朱熹曰廩市宅也市廩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廩者

各出廩賦如今督貨物而相似更不征其所貨之

物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

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又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訟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張載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折之少則不必廛也。

臣按古者於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其出入於庶民所聚之地則立市以通其有無所以

兼濟之而足其用度凡若此者無非以利民而已。後世則專用之以利國非古人意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朱熹曰龍斷罔壘之斷而高也。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臣按孟子此言可見古人立爲關市之本意其

意惡人逐末而專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之也。匹夫而私登龍斷以圖利既得此而又望彼尚爲士人之所感彼謂賢書儒其衣冠如王安石之徒乃亦爲賤丈夫之所爲其貽譏於天下後世而爲人之賤也。漢矣後世君子以道事君者尚其鑒諸。

漢高祖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

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葉夢得曰高祖禁賈人母得衣錦繡綺縠紵紵

也。市標兵乘騎馬其後又禁毋得爲吏子名田凡民一等商賈獨倍其賤之至矣。敦本抑末亦後世所不能行也。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其行抑商之政猶有古意。夫市肆之所入不以爲經費商賈之服用不許其過侈可也。然捐市稅以予封君重商稅以致困辱則過矣。

武帝元光六年初筭商賈

馬廷鸞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即位甫一紀耳征利已至於此然則府庫之積其可恃哉。

臣按後世稅商賈車船令出算始此

宋太祖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齋裝非有貨幣當算者毋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

陳傅良曰太祖開基之歲首定商稅則例自後累朝守為家法凡州縣不敢專擅創取動輒奏稟取旨行下

太宗詔除商旅負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

得收其算

查核商稅事

之

蘇軾曰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

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

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

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

不行農末皆廢切為聖世病之

臣按民種五穀已納租稅無可再賦之理非他

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類原無征算故商

賈貨賣於關市也官可稅之今民既納租于官

倉矣而關市又征其稅豈非重哉此非獨非王

政亦非天理也我

朝制稅課司局不許稅五穀及書籍紙札其事雖微其所關繫甚大王者之政仁人之心也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蔡沈曰商受酌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

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

乃穆考文子肇國在西土厥誥也謹也庶邦庶士越

必正也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

元祀

查核商稅事

蔡沈曰文王朝夕教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

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

文王誥教小子少子有正有官有事有職無母彝也

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蔡沈曰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

誥教之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

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

神取其馨香上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

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

用之於冠昏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之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戒也噫茲言也凡酒之為酒所以為用公其所以為害皆具于此矣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知汝剛制于酒或誥曰群飲汝勿侏也夫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辨殺

蔡沈曰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儆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知汝剛制于酒剛果用力以制之也群飲者群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

臣按蘇軾有言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嚴刑重賞而私釀終不能絕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咎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咎其子而責之學乙咎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噫由蘇氏此言而推之非但禁酒

一事凡國家有所興事遠役莫不皆然  
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謂糝食地凡糝之類

為公酒者亦知之  
臣按周人設官以掌酒凡以為祭祀養老奉賓而已非以為日用常食之物也

酒人掌為五齊一曰泛二曰醑三曰三酒一曰昔二曰清

臣按凡祭祀天地宗廟社稷諸神皆有五齊三

酒比其洋於水上掌國之水禁幾酒然非特謹酒使民節

臣按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即酒誥所謂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即酒誥所謂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嗚呼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為物起風波於尊壘之中其沈溺乎人殆有甚於水焉周禮設官以洋人掌國之水禁而併付之以幾酒謹酒之權再意深矣周之先王既設官以幾謹酒又作誥以示戒乎人其後子孫乃至於沈酒淫泆而天下化之以底於



亂亡酒之沈溺於人也如此吁可畏哉

司音越音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臣按司越市官之屬洋氏刑官之屬成周既設刑官以幾察其飲酒之人然其所欲者多在市肆之中而又立市官以禁戒之焉其刑之嚴乃至於搏而戮之嗚呼古之聖王豈欲以是而禁絕人之飲食哉蓋民不食五穀則死而酒之為酒無之不至傷生有之或至於致疾而亂性禁之誠是也後世不徒不禁釀而又設為樓館於

市肆中以誘致其飲以罔利此豈聖明之世所宜有哉

梁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筵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臣按大禹此言則酒乃亡國之物而漢武帝顧用之以為興國之利意此聖狂之所以分歟

漢興有酒酤法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

兩

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十六年九月今天下大酺後元年詔戒為酒醪以靡穀

臣按酺之為言布也王者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以為酺自古以來皆有酒禁而漢法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而又屢詔戒為酒醪以靡穀民之得飲也蓋鮮矣故於時和歲豐或賜酺焉夫禁其釀所以為義賜之酺所以為仁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漢時去古未遠猶有古意存焉後世縱民之飲非仁也因而取利非義也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臣按酒酤之禁雖不能行於平世若遇凶荒未穀入而一舉行釀酒造麴之禁是亦賑荒之一節也

武帝天漢三年初雅酒酤

呂祖謙曰周公作酒誥以告康叔其刑之重至于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是故初禁酒恐人沈酒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導迪民彝防閑私欲之意至於周官之禁酒禹之惡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變如漢文為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與古人恐

民傷德敗性。已自不同。恐有用為無用之物。耗穀米。民食不足。此是再變比之酒。誥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權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

臣按酒者以穀為之。縣官既已取穀以為租稅矣。及其造穀以為酒。而又稅之。則是一物而再稅也。可乎。況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喪德。靡費以乏食耳。本無所利之也。漢武帝始為權酤之法。謂之權者。禁民醞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

沒水之權焉。是則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飲。後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飲也。嗚呼。武帝其作俑者歟。

昭帝元始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乃罷權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占謂隱度其實。租賣酒升四錢。

劉歆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耳。

臣按前此權酒官自釀以賣也。至是以賢良文學言罷權酤官。然猶聽民自釀以賣。而官定其價。每升四錢。隱度其所賣之多寡。以定其稅。此即胡氏所謂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也。後世稅民酒。始此。

朝於酒課不設。務不定額。民之開肆者。即報官納課。罷肆即已。姑為之禁而已。未嘗藉此以為經費。如唐宋然也。

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元年。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二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軍費。

胡寅曰。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德宗盡罷酒稅。善矣。已而侷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權。而以予民之為善也。

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京西禁自太平興國二年。閩廣至今無禁。

真宗詔曰。權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定式。自今中外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獎。

臣按酒之為物古人造之以祀神養老宴賓亦如籩豆之實然非民生日用不可無之物也儀狄始造酒大禹飲之豫知後世必有因之以亡其國者武王作誥以戒其臣下至欲加以殺之之刑古之聖王必不忍以口食之微戕人性命而猶然者法不嚴則禁不絕故也自桑弘羊為權酒取利之法縱民自造而自飲嗚呼所得幾何乃使天下國家受無窮之禍遂至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性以之亂德以之敗父子以是而不相慈孝兄弟以是而不相友愛

夫婦以是而相反目朋友以是而相結怨甚至家以之破國以之亡國家有所興作率因是以債敗者不可勝數明君賢相何苦而不為之禁絕哉且前代賴之以濟國用不禁尚有可諉者况

祖宗以仁義立國不忍計民口食以為國用姑存其名實無其利臣愚以為今日化民厚俗之急務莫先於復三代聖王禁酤之良法然法太嚴則不可行法太寬則不能禁况民以飲與食並嗜習已成性甚乃有廢食而專飲者性嗜已

一旦革之良為不易乞 敕有司申明古典去額課今後官吏軍民之家並許私釀然所釀者不許過五斗相饋送者不許過二升宴會不許過三巡飲嗜不許甚醉開店以賣者有重刑載酒以出者有嚴禁凡民家所有既醉之類盡行送官毀壞不送皆有罰而又禁革造醉之木工燒斲之窰戶宍為限制違者治罪如此則酒非富家不能造而貧者無從以得酒不畏去者雖欲縱情以自肆而知禮守法者亦有所據依以節制之矣若此者雖非古人立法之本

意然亦因時制宜足民化俗之一端也迂儒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伏惟 聖君賢輔相與折衷而施行之天下臣民蓋有陰受其賜者矣

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  
臣按宋朝東京酒務三十五元於大都總置提舉司一設為槽房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總計日費七百五十石月費二萬

二千五百石。歲費二十七萬石。今日

京師一歲所費。恐不止此。且釀酒之米。皆出江南。舟載車輦。歷數千里。乃至于此。嗟夫。民心有欲禁之。猶恐其縱。乃設樓店。以召致之。使縱其慾。可乎。倫理以之而敗。政事以之而廢。詞訟姦盜。以之而興。是乃一不仁不義之舉。興禍起亂之端。伏願

聖明天子。奮發剛斷。毅然禁之。以革自漢以來。千載。淫痼之弊。使萬世之下。良史書之。以為善政。豈不踴歟。雖然。千年之事。萬人之欲。乃欲一日

傾而去之。良不易然者。必不得已。而思其次。請亦如元人。置司開槽。京師五城。每城各為五槽。每槽日醞。不許過十石。官吏軍民之家。遇有公私祭奠。昏冠禮會。許其先期具辭。告官酤買。官為之券。券用花蘭。中印文。移空其月日。及所行禮會。臨時填註。仍批其券曰。出本日不用。每券不過一斗以下。價直必倍其本。價貴則酤者少矣。酤酒者執券為照。無券及多買多賣者。各治以罪。以土權

唐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權醴務

宋承五代之後。置諸州醴務。至道三年。再下酒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

宋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請罷權醋。紹聖二年。罷思請諸郡醋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元太宗立酒醋務坊。場官權酤。游課。

臣按穀麥既已納稅。用穀以為酒。又稅之。造麥為麴。以醞酒。又稅之。用米與醋以為醋。又稅之。是則穀麥一類。農耕以為食。官既取之。商糴於農。以為酒。為麴。為醋。官又取之。此一物而三四出稅也。嗚呼。此皆末世之事。隆盛之時。所無有也。

也是豈上天生物。養民人君。代天子民之意哉。

我明不立酒醴務。而惟權其課於稅務之中。而醋則自來無禁。凡唐宋以來。苛征酷斂。一切革之。其取於民也。可謂寬矣。夫天生五穀。以為民食。民無食則死。少食則不飽。民不可以一日而不飽。而可以終身而不醉。上之人何苦而必欲民之醉哉。乃至設務置官。以司酒。至于所用為酒之麴。亦司之焉。殊不知所以為醉之具。即所以為飽之物也。去此以為彼。彼多則此少。必然之

理也。太平無事之時，恐其敗民之德，尚不可以不禁。兵荒凶札之歲，必至損民之食，烏可不嚴為之禁哉？禁酒之策，已具于前矣。若夫麴蘖之禁，民家自造，不過斗者，請聽民自為之，但不許其以交易貨賣。今天下造麴之處，惟淮安一府，靡麥為多。計其一年以石計者，毋慮百萬。且此府居

兩京之間，當南北之衝，綱運之上下，必經於此。商賈之往來，必由於此。一年之間，般運于四方者，不可勝計。嗚呼！費民生日用之資，以為醱酣

荒亡之具，前代以國計故，不得已而取其利，縱之可矣。而今日無所利之，而亦莫之禁。臣不知其何故也。臣請

敕所司嚴加禁約，於凡民間造麴器具，悉令拆毀，與凡為之傭作者，一切勒以歸農。有犯者，與私鹽偽錢同科。如此，則一年之間，亦可存麥百餘萬石，以資民食。民之所有，即國之所有，是亦古者所謂藏富于民者也。以上

周禮：委人掌斂野之賦，斂新者。以烹芻，凡疏材之類。木材可為宮室者，凡畜聚之物。

臣按疏材草木之可食茹者，木材木植之可為宮室器用者，新以供烹飪，芻以飼畜類，四者皆出於野，必畜聚之，以待不時之用也。故以委人掌之。後世疏果竹木柴薪，有稅其原，蓋出于此。唐德宗時，始用戶部侍郎趙贊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為常平本。

臣按後世竹木之稅，始此。然唐時所稅者，取其利以為常平本，今世則用之，以為宮宇什器耳。

朝於凡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客

商興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按月給與禁軍，孤老等燒用。竹木等物，堆架在場，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數遇有用，序以憑計料。揀定度量支撥，在外場局則用各給所在之用。近年於太平之燕湖、荊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徑遣工部屬官親臨其地，抽分變賣，取其價直銀兩解京，以供工部繕造之費。免以科徵於民，是誠良策。然商販無常，難為定數。後來者務踰前人之數，以徵能名，歲增一歲，無有紀極。竊恐後來之難繼，商賈折閱，與販者不

至而官與民兩失其利。乞量為中制。因地定額。多者不以為優。不及數者不以為劣。庶幾可以久行。此言竹木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凡蕭望之言。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

臣按後世魚課。其原出於此。我

朝凡有河泊之處。皆立官以司魚課。歲有定額。河泊之所。遍天下。而惟湖廣最多。一藩十三府。四州共百四十餘處。而河陽一州。乃至有三十一處。歲納課鈔。有定數。使鈔法果行。所得亦不

貲矣。今日非但魚課。凡征商等課。皆然。苟鈔法通行。則諸課皆得以資國之用。不然。則是虛費官吏之俸。徒為下人之擾。而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也。此言魚課

元史額外之課。凡三十有二。其一曰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場。五曰窯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葦。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葦。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麴。十六曰魚。十七曰漆。十八曰醪。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

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筴。三十一曰薑。三十二曰白藥。

臣按元史食貨志。有所謂歲課。山林川澤之產。若金銀珠玉。銅鐵水銀。朱砂碧甸子。鉛錫礬。竹木之類。其利最廣者。鹽法茶法。商稅市舶四者。外此。又有所謂額外課。凡三十二。謂之額外者。歲課皆有額。而此課不在其額中也。嗚呼。元以胡人入主中國。其取之民課額之名目。乃至如此之多。當時之民。其苦可知也。我

朝一切削去。十存其二。亦不聞國用之不足。臣意當時亦徒有此名目。以為姦人之資而已。國家未必賴其用也。史書之以垂戒後世。以見其國脉之所以促。有其因耳。嗚呼。其尚永鑒之哉。

以上征權之課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傳筭之籍

孟子曰有力役之征

朱熹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力役取之於冬

臣按孟子此章舉布縷粟米與力役並言而皆謂之征征也者上取於下之名也布縷粟米專取其物而力役之征蓋兼乎人力也

小司徒之職措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凡宰出九以辨別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賦者之人數以辨也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

賈公彥曰司徒是主土地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辨其貴賤老幼廢疾者謂別其貴賤老幼廢疾

合科役者科役之征謂稅之役謂繇役施舍者貴

與老幼廢疾者不科役故言弛也

吳澂曰夫謂上地中地地下地皆一壘舉其凡也家

謂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別其目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氏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

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也

吳澂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所養者

衆也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家也止以七

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天有婦然後為家也可任

謂丁彊任力役之事者餘則為老弱也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

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上給也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

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于司徒

吳澂曰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

居復多役少也野則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

役多也征之者給公上之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而

不復事也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夫畜田野辨其可

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章氏名其曰三代從法莫詳於周周禮伍兩軍師

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

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此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

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羨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

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民之老少  
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臣按此有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役乎民然役有  
輕重繁簡遠邇久速之殊民有老少強弱富貧  
貴賤之異不可以一槩論也是以古者之世欲  
役乎民必先均其土地以別其富陜曉服必措  
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處皆必量其人身以知其  
強弱也少必驗其畜產以知其貧富有無必有  
夫有始夫後謂之一家必年富力強然後謂之  
可任彼夫貴而有爵者賢而有德者能而有才

者服事於公與衰老之老篤廢之疾皆不可任  
以絲役之事所以任夫絲役者皆必少壯之夫  
者勞于多而家給者也夫民食三土而  
一府之庇以有其室家田產則力役以為國  
用是國用成國事亦其職分之所當為者也用  
所常用之人為所當為之事然曰為國亦所以  
為民而又明以察之公以心之任以憫之是以  
國家有所經營則咸如子慈父事有所征伐則  
莫不敵王所憤而上無不成之事下有爵上之  
忠而天位永安國祚延長矣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張載曰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  
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家五人謂之家

吳澂曰民無職事謂游惰者也游惰則罰之使出  
一家力役之征力役之征謂出士徒車輦以給錄  
役者也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馬端臨曰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未作之人  
於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閒民或出夫布或并  
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

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  
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於大酷乎

臣按民之無職者既不受田乃使之出一家一  
夫之征彼將何從而得乎聖人為此制所以抑  
游惰而使之趨南畝也當是之時民之無田者  
蓋鮮矣間有無田者而亦不免供有田之賦但  
比之有田者為輕爾後世口賦之算不問有田  
無田皆出賦與古異矣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方政凡均力政以  
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



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鄭玄曰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運委積之屬

臣按力征即孟子所謂力役之征也力役之征有專用人力為者造作脩治之屬也有兼資物力成者輦運輓輸之類也均人掌均力征必先審民家之丁中或寡或多其家之牛馬車輦或有或無因其材而任以事隨所宜而加之役用其所有而不強其所無此民之役所以易供而國之事所以易成也然用民之力豐年不過三

卷之三十一 車

日數年僅用一日而已而不豐不歉之年則又惟用二日焉一歲之間三百有六旬上之人僅用其民三日之力其三百五十有七日皆民之所自有也民安得不安富國安得不清泰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此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

徐幹曰民數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勸勞者可見勤惰

者可聞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

盡其心而人竭其力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無怨疾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周禮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重之也如此今之為政者未之知恤也是以先王致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賊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縣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偽端並作小則竊濫大則攻

卷之三十一 六

劫嚴刑峻令不能揀也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今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脩五刑用措其惟審民數乎

臣按所謂版者即前代之黃籍今世之黃冊也周時惟書男女之姓名年齒世則凡民家之所有丁口事產皆書焉非位民之數而已也我朝每十年一大造其冊首著戶籍其次民數其次書其丁口或丁不次田地或田不次牛隻凡例有四曰舊管曰開除曰新收曰實在今日之

舊管即前造之實在也每里一百一十戶十戶  
一甲一甲一里里有長轄民戶十輪年應役十  
年而周周則更大造民以此定其籍貫官按此  
以為科差誠有如徐氏所謂庶事之所從出而  
取正焉者也版籍既定戶口之或多或少或實物力  
之或有或無披閱之頃一目可盡官情之有科  
差按籍而註之無不當而均矣然民偽日滋吏  
弊多端苟非潰造之初立法詳盡委任得人則  
不能禁革其脫漏詭寄飛走那移之弊請當大  
造之年戶部定為則例頒行天下凡所造之冊

必須縣冊詳於府府冊詳於布政司司冊詳於  
進呈者其縣冊當如諸司職掌所載凡各州縣  
田土必須開具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於實任  
口也若某里於某水之側其田若干  
八戶下田明開故段頃畝若干其間  
府冊止書地名司冊及進呈者則  
否如此則官府科差有所稽考得以驗其負富  
民間爭訟有所質認得以知其虛實遇有旱潦  
有所優免不至於混而無別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成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  
都官者也

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賦錢百二  
馬端臨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  
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  
五十六歲而除二十而傅給繇役亦五十而除  
是稅之且役之也

按後世戶口之賦始此蓋古者有田則有稅  
有身則有役稅出財役出力惟游惰無職事者  
則抑之俾視夫家出征稅焉非有所利之也自

漢計口出算之後則凡為民者有身則有庸力  
役之外計口出財遂為後世定制

景帝二年男子年二十始傅

按傅著也言著名籍以給公家繇役也漢制  
民年二十二始傅五十六乃免至是景帝更為  
異制令男二十始傅則是民之一生供繇役出  
口賦凡三十有六年也

齊高祖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民  
徧已父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  
絕或人在而反記死叛停私而去隸役身強而稱六

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緩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算能革斯弊

臣按冊籍之弊古今一律

國初洪武五年戶部發下戶由以定民籍十四年始大造自是以來每十年一攢造民年十五為成丁未及十五為未成丁官府按冊以定科差稅漏戶口者有禁變亂版籍者有刑凡有科差稅從率驗其戶口口產立為等第數役者不得差貧富受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其制度可

卷之九

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非止一端固非一二日禁革所能盡亦非一二人智慮所能周也請自今遇大造之年先期敕戶部移文天下司府州縣俾其詳詢博采積年病弊何在各處事宜何如一一條上戶部戶部臣僚將所條具者講究處置以聞定為則例頒行天下如齊高祖詔所謂各獻嘉謀以何算而革弊焉者如此則宿弊既革版籍頓清非獨官府之科差適均而民間之詞訟亦息矣

唐令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每里設正一人案比

戶口課植農桑檢祭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坊正在田野居者為村別置村正

臣按周禮六鄉有比長閭胥之屬六遂有里宰

鄣長之名唐人里正坊正村正之設蓋本諸此今制每一里百戶立十長長轄十戶輪年應役十年而周當年者謂之見役輪當者謂之排年凡其一里之中一年之內所有追徵錢糧勾攝公事與夫祭祀鬼神接應賓旅官府有所徵求民間有所爭鬪皆在見役者所司惟清理軍匠質證爭訟根捕逃亡挨究事由則通用排年里

卷之九

長焉此外又分為區以督賦稅謂之糧長蓋資民之丁力相應者充之非輪年也惟糧多之處有之必須精擇其人不然非惟有虧於國課而又有擾於生民也

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凡里有千實法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闕陞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

凡天下戶口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

凡三本。一留縣。一留州。一送戶部。

代宗廣德二年，敕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帳。

宣宗時，詔州縣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科差簿。送刺史檢署，訖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科差。

臣按天道十年一變，十年之間，人有死生，家有興衰，事力有消長，物直有低昂，蓋不能以一一齊也。唐人戶籍三年一造，廣德之詔，且欲守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不得依舊帳籍。況今十年一造，十年之中，貧者富，富者貧，地或易其

主，人或更其業，豈能以一律齊哉？今宜每年九月，人民收穫之後，里甲入役之先，布政司委官一一督府州縣官，造明年當應賦役之冊。先期行縣，俾令各里開具本里人民軍民匠蠹其籍各若干，仕宦役占其戶各若干，其餘民戶當應役者總有若干，量其人丁事產，分爲九等。一以黃冊爲主冊，中原報人丁有逃亡事故，田地有沈斥買賣，必領實者賣者兩戶審實造冊，州縣上之府府上之司，委官親臨其地，檢其見在實有，以田丁相配，參錯斟酌，定爲九等，則例隨據

州縣一年該應之役幾何，當費之財幾何，某戶

當某役，各填注其下，輕而易者則一力獨當，重而難者則合衆併力，貧者任其力，富者資其財，必盡一年之用而無欠無餘，造成三冊，一留司，二發府州縣，俾其前期開示以曉民，使知備豫。至期據冊以召集，使供絲役，有不均者，計其指告若夫，非常有之事，不時需之物，則責之見役里甲云然。州縣所在，或在衝要，或在迂僻，衝要之所，官物之運載，使客之供應，蓋無虛日，而迂僻之鄉，固有經年累月而無一人過往者也。民

之勞逸不均，莫此爲甚，請立爲均一之法，亦據此冊，通以一布政司之民丁計，算不分有無役占，但見一丁出錢一文，或二三文，多不過五文，道收在官，隨其縣分，刻易道路遠近，定爲雇錢則例，衝要縣分所收之錢，留縣應用，有所不足，申文關領，其迂僻去處，量留足用之外，具數報官，年終類送上司，以憑均敷，其兩京之間，運河之側，州縣人民尤爲勞苦，若本司不足，或通行他司，有所餘者，用以補之，惟恐人煙較集去處，固易於備雇矣。若夫倘鄉下邑無人可雇，何如

曰召農而役之與之備直可也或曰近世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民頗便之若用此法則均徭不可行歟曰均徭之法可行於江南不可行於江北可行於大縣不可行於小縣可行於大戶不可行於貧民何也江北州縣民少而役多大縣民多可待十年而一役小縣民少役之三四

均徭法

年已有周之者矣大戶產廣丁多產廣則出財易丁多則出力省若夫貧下之戶以十年之役併用於一時豈易當哉竊嘗以九等之法與均徭之法計之譬如官有粟十石焉九等之法官使民日負一石十日而盡其十石也均徭之法官使民一日而負十石之粟日負一石者雖有往返之勞然輕而易舉也一日而負十石往返雖不煩然以一人一日而為十日十人之事雖強有力者固有所不堪矣况單弱者哉均徭之法而一役其間有九年之賦且足以重其賦更甚於高差負之弊固為一時良法計之也兩大縣固為民便但民多則賦重法行之日兩大縣均徭者每用中下戶而留上戶則出錢以爲公用因而不入也非夫小縣則民多設驛鋪去處不特十年以上編二三次者必欲行之惟可以七八十里以上編分及里分而後行而差役頗少之處行之其錢三四十里者其行周而窮大抵均徭之法役民一年而所收車錢易夫之類可也如會計必預支盡所收車錢易

則均徭法物之弊鋪兵不居鋪舍則均徭之法則可令當役之民出錢貼屋為宜唐租庸調法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

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開加二日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外一丁出銀十四兩出力二十日今制賦稅一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為定

均徭法

分其人戶為上中下三等各具軍民宦匠等籍排年里甲依次輪當之外其大小雜泛差徭各照所分之等不拘拘於一定之制遇事而用事已即休非若唐人民有常調役有定日也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合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

虞候棟樁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按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

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臣按此宋熙寧免役法也其議始於韓絳成於王安石

元祐初元司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為今之計莫若罷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章惇駁司馬光所更役法其略曰役法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為差役當議論

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

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

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蓋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分當為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里役耳官物船失勒之出官網費用貢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於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雖出役

之直而閭閻安坐可以為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以寬剩之數散而不斂則樂於雇之說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也

臣按呂中謂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也蓋實相資以為用也夫自古力役之征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各因其有餘而用之不足者不強也各隨其所能而任之不能者不強也彼有力

者而無財吾則俾之出力財有不足者人助之彼有財者而無力吾則俾之出財力有不能者人代之若夫事鉅而物重費多而道遠則必集眾力衰眾財使之運用而不至於頓蹶資給而不至於困乏則民無或病事無不舉矣惟今差役之法有所謂里長甲首老人者即宋里正戶長耆長也有所謂弓兵民壯者即宋弓手壯丁也有所謂皂隸禁子者即宋承符人力手力也

有所謂稱子鋪戶者即宋人揀括也有所謂庫子斗級納戶解戶者即宋人衙前也宋之諸役

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爲難  
此二役者必須家道殷實丁口衆多平日有行  
檢者充之然後上不虧於官下不破其家也若  
夫卑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直廳守門跟隨  
者皆可用雇役之法而在兩京尤爲如此今後  
各府州縣簽卑隸解京者於民間應役人戶選  
其馴謹強健耐勞者以身供監獄守庫之役其  
餘跟隨導從者每戶俾其日出銀三分以雇人  
代當歲該銀十兩八錢閏加其數歲前類解兵  
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雇凡予其雇工之直須於

按日當滿之後如當過正月則二月初一與之直則彼不至逃

負如此則農夫遂耕獲之願官府得使令之驗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舉而三得也

以上傳筭之籍臣按制國用者取民財以用之公也而此以役民之力附於國用之後者孟子論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而卽繼之以力役之征者此也然言孟子力役之征之言而取漢人傳民丁筭口賦之籍就後世以爲言以見計口用丁而因之以取貨是亦制國用之一法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需筭之失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

按此後世納粟拜爵之始嗚呼爵祿者天子治天下之名器所以馭其臣民而富貴之者也上持富貴之柄以馭下之人使其委身盡命以爲吾用以成天下之務以通天下之志以阜天下之財上以承天意下以與民生中以安君之位者也爲君者顧乃倒持其柄以授之民而以其所以爲貴之器而博其粟於民以爲富是非但失其爵以馭貴之柄而併與其祿以馭富之柄失之矣名器之失自秦政始作俑之尤萬世之下咸歸咎焉

漢孝文時金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賦少三日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

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臣按董錯之言有所見於利而無見於義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爲害何也蓋爲治必立紀綱立紀綱在明賞罰明賞罰在爵與刑今爵可以粟得刑可以粟免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紀綱不立紀綱不立則國非其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或曰錯之意在貴粟以勸農夫農人勤生而務本無所俟於爵自不犯於刑其以爵而犯罪者皆民之逐末者也逐末者以財而易粟輸之

縣官以得爵免罪恃有爵以凌暴倚無罪以爲姦塞下之粟雖多而國中之姦愈肆是則錯之此議專於利而背義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害行四海者於用足邊之策豈無它道而必用此哉

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又私合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臣按白晷鉅建議議之後若景帝武帝成帝安帝雖皆賣爵然多以歲有荒旱邊有倣急用度下



足不得已而為之。至靈帝則賣爵以為私藏書之史冊貽識千古。

唐肅宗至德二年御史鄭叔清奏請敕納錢百千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臣按自秦漢以來賣官已非今典。至唐肅宗乃至賣科第焉。嗚呼！主嘉有言主者代天爵人尤宜謹之。蓋以位天位也。祿夫祿也。五服之章天所以命有德非一人所得私也。私之不可鬻之可乎。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記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假之以名器固不可。論

不定而官之爵之尤不可。夫設科取士雖非古典而士大夫由是以進身是即古論秀之法必須論定而後官之者也。今不論其所學而論其所輸名曰明經而實則輸錢彼粗知文墨者猶之可也而不識文字者亦與焉。其取用無藝一至於此哉。近世又有建請納粟輸馬以補國子生者。鬻及學校士子作備者名數罪人也。前事之失後之人尚以為戒幸毋蹈其失以貽天下後世之譏云。

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理以有道節財用足

矣。妾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秋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眾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任罷見在綾紙告身繳赴尚書省毀抹。

臣按孝宗此詔謂自今除秋歲民願入粟賑飢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任罷則是非秋歲不行非民願不強臨時取旨不為定例。今則著為定例不問歲之歉否不顧民之願否遇有意外興作既知其不可取之常賦又不敢請之內帑首以鬻官為上策。嗚呼！以古人馭世治民之器而為博易錢穀之舉識治體者不為也。我

祖宗以來最重名器內外官年未七十致仕者不與冠帶。犯贓私者除名為民當是之時民以官為貴冠帶為榮。其所以榮貴之者以有錢不為貴故也。近世司國計者取具目前而建為納名器之令後又加以散官所幸者尚不至如前代官見任官耳。且國家無甚儉急雖少有虧欠然猶未至於甚不得已也。乃因有所營造興舉財未匱而逆計之荒未至而豫備之而為此一切不得已之策。然行之既非其義而守之又不足以信方其賣之之時惟恐民之不售也。而

既與之後而又多方折辱之計科率之遂使民之視冠帶也如桎梏然寧出粟也而不肯受官噫此等之事非至於甚不得已不可行也蓋反思曰今吾於可以已之時而遽行之而及失信於人一旦馴致於不得已之地吾又將行何策而賣與何人哉小人苟顧目前不為遠慮凡有延請非甚不得已者宜痛裁之萬一至於甚不得已人皆可與也惟犯職官吏決不可焉何也彼為貪財而失其冠帶上之人又貪其財而與之是則上下交為利矣又何責

彼為哉以上

唐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御史崔東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

臣按此後世需僧道之始

穆宗時李德裕言初徐德興為壇泗洲募人為僧以資上福人輸錢三千准石小民規影徭賦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

臣按民之為僧何預於君而小人乃以度僧為資上福殊不思天以好生為德度民為僧是闕絕天地生生之仁豈天所好哉致一人於死地

尚足以感傷天地而有以召災矧絕六十萬人之生意其召災又何如哉以是為求福臣不信也

宋神宗熙寧元年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宮禁恩賜度牒裁減稍去剝度之冗是年因公輔始賣度牒

臣按前此雖鬻僧未有牒也賣度牒始于此神宗問王安石曰程頤言不可賣度牒為常平本如何安石曰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所剝者三千人

頭耳

臣按天子以天下為家四海為富佛教未入中國之前民未為僧官未賣度牒未嘗無邊事無荒年未聞其有乏用度者王安石自以孔孟負其學以堯舜待其君乃欲假夷狄之法剝民之頭毛以活民之性命臣不知其何見也

熙寧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臣按撫司易見錢糧

殺七年又給五百道行河東運司脩城高宗紹興七年有言欲多賣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所得不過三百千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

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數年其徒當自少矣

臣按佛者夷狄之教非中國之人所當崇奉然已入中國千有餘年世之英君鉅儒非不欲去之但習俗已成深固盤結終無可去之期唐宋以來有度牒之令至熙寧中始為牒以鬻之宋高宗曰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臣竊以為一夫不耕則國家失一人之用非但吾不得其人一身之用而吾之子孫亦併不得其子若孫用焉試反而思之曰此輩可終去乎若有可去之幾禁而絕之上也若度不能禁與其縱之孰若取其身庸而後度之猶為愈也

伏議律文有曰僧道者與同罪並還俗以有恩見請今為僧道者許於所在官司具告行劫或為地方遠近尚緩急俾出關給度牒或好在此官造間繳部該部為之奏聞給或行禮畢州正佐親臨寺觀依其教法者依律問罪及罪主令之不持給牒擅自者不過四十人刑不過三十人其給度也府其備錢以代其役既得錢終身力之用而得州以備賑濟飢荒惠養孤老及無所歸者用而此則僧道之免賦役也非中聖人中正之道然勢為之矣若此者雖非中聖人中正之道然勢至於此無如之何與其任彼所為不若有所節制失之於彼而得之於此備為被養於此也

漢武帝元狩四年初筭緡錢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臣按此漢以來征權居貨之始古者關市之征蓋惡其專利就征其稅非隱度其所居積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於元光初既筭其行者之舟車至是又用公卿言凡居貨者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於商賈未作率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筭於手力所作者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筭嗚呼出諸途者既征其齋載之具藏諸家者又

筭其儲積之物取民之盡一至此哉

武帝元光中始筭商車至是又筭民車及船

臣按筭商之車已為無名而又筭民之車與船凡民不為吏不為三老騎士苟有輕車皆出一筭商賈則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筭嗚呼緡錢之法初為商賈設也至其後乃筭及民之舟車遂使告緡者遍天下則凡民有蓄積者皆為有司所隱度矣不但商賈未作也嗚呼取民之財而至于如此民何以為生哉

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

族貲蓄十收其二謂之率貸

德宗時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之使皆甚峻民有自經死者

臣按唐行率貸 後令以萬乘之君而借貸

於民已為可 曰借貸其實奪之又可

醜之甚也入 節謹度母使國家之貧

至於如此 萬世借

德宗時軍用不給乃借開架除陌錢

臣按民房屋有稅及官用等稅始此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計間稅除陌錢者凡公

私給與及買賣每錢一緡官除五十錢嗚呼為

國而商利至此可謂無策矣 此算間架除錢陌

宋太祖開寶三年令樸買坊務者收抵當

臣按樸買之名始見于此所謂樸買者通計坊務該得稅錢總數併商先出錢與官買之然後

聽其自行取稅以為償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

銀五十萬兩樸買天下差發者有以銀五萬兩

樸買燕京酒課者有以銀一百萬兩樸買天下

河泊橋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姦人欺上

罔下為害甚大咸奏罷之 此樸買

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

祠廟鬻之券入承買

哲宗元祐中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戶相承皆有定額

請罷實封之法酌取其中定為永額召人承買

臣按所謂承買者凡有坊場河渡去處先募人

入錢於官承買然後聽其自行收稅以償之也

墟市之聚集既賣之津渡之往來又賣之甚至

神祠之祭賽亦賣之為國牟利之瑣瑣至於如

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 此言承買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堯俞言監司以今歲蠶麥

並熟催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

年之欠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臣按民間耕蠶一年之收僅足以供一年之賦

有所逋負積壓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償了堯俞

所建帶納之說誠有司追徵逋負之良法

知杭州蘇軾言朝廷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闡

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取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

有司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等理推行

臣按軾他日又言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為

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

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免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無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軾之此言足盡百姓逋負之利害伏望

聖明於凡德音之布準此以施行天下窮民不勝

之幸

孝宗時朱熹上封事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有所施亦不得遷延以待益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此誠不刊之令典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後世亦可遵行以理徽宗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移用諸司財計而以經制為名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為經總制錢

臣按葉適言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

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為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梓道之用夢得士人而其言如此蓋浙日所不暇及遠亦不足怪也由是言之則葉所謂經制錢蓋出於不得已而為一時權宜之計當是時也所謂強敵壓境歲有荐食吞噬之謀聚軍而處未知稅駕息育之所兵屯日盛將帥擅命而却敵之功無歲無之固非計財惜費之時何暇為寬征薄斂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後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以為一時生民之害耳後世人主苟未至猝迫無措之時決不可行此等事

元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椿錢其間名色類多元法最為細民之害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魏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新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

臣按自古取民之財之多無如宋朝者天下

務酒務無處無之。且如成都一府稅務二十一處。酒務三十五處。其歲額皆四十萬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鳳翔者。稅務亦十有五。酒務亦二十有五。當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後。又有所謂經總制錢月椿之類。所謂月椿者。其取之尤為無謂。其間殊名異目。皆是於常賦之外。經制之餘。巧生別計。然皆當時權宜不得已而為之。事已世殊。志皆革罷。惟所謂罰訟者之錢。今世藩憲郡邑猶藉此以為攫取之計。朝廷雖有明禁。視之以為虛文。夫宋人之為此。

為公也。今世之為此。假公以營私也。乞峻發。

德音者為常憲。分文以上皆准以枉法之贓。庶幾章官吏貪墨之風。屬士夫廉隅之節。此類

以上需算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漕輓之宜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建河充州。浮舟

水曰于濟。濶。達水曰達。入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

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順流而下。于江海。達于淮

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

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而

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納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南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

以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

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

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叙其各

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

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

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叙水路於貢

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里賦納總曰本全二百里納銍曰本全三百里納結

牛糞去。皮曰結。服。粉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

百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卿大夫

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

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

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於千里。遠輸不出五百里。乘

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

國以來。行師千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

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

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

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

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止師往往因糧於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與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芻也粟起於黃陞黃陞東東二縣邠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在朔率三十鍾斛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

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安

下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詳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

奉地鐵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末以秦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

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德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糈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後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以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瓊璆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



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所宜乎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七  
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起引渭穿  
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  
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此損漕省  
辛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  
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  
得武帝官多徒役眾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  
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

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眾用粟之多  
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眾此二者國粟  
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  
冗員徒役眾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  
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  
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寬矣豐國裕民  
之策莫先於此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脩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  
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受贖罪他郡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  
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狂  
歛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之多孰若用  
之有節而散粟於民之多為愈哉蓋粟資民  
力以種種而食而輸於官以為之食官  
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  
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

鞭撻陪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  
者皆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  
何苦若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為此無  
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與一役費一物必  
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非決不可不已必  
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妥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  
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  
減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

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權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爲國用哉。吁。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適京師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充國此議。遠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爲名。是以漢唐宋之漕。輓皆走轉相逆。遂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於隋。

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脩。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餘里。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爲兗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郵閣。是民休之三十年而後用之。

馬廷鸞曰。郵閣者倉廩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制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爲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兵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滹。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郵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  
詔於蒲陝魏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  
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  
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  
師

臣按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  
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凡經  
過之處以丁夫運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  
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

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  
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  
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  
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  
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  
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煬帝文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室容八十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  
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  
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  
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  
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  
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

其所也况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八百乘輿什器  
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初置而經營之  
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  
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  
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一言足以盡之矣  
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  
宗之心為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復祖宗之  
治功不難矣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羣縣  
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

口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滑南諸倉。高下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大耗此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此法亦良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

師益漕魏漢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此按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漕運之數無有踰於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產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兼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石楊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九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產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

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前朝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行運粟而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

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况今加允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漏。官軍陪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沈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海窄。岸上過淺。而後昇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沈溺。不幸而沈溺。撈而出之。不至全失。縱有泥爛。亦可他用也。論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艘中宜加之。艘板之

上護以竹篋。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置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始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篋。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澆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

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恒為開絕之慮。撙節用度。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間。墾田務農。不顯顯待哺。不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約新物。尚破省耗。沉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嘗為耗

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况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姦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有斗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筭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以予潛執之宜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三

書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四

制國用

漕輓之宜下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  
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  
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  
順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  
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  
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

四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以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  
置三轉般分於。漕今儀楚於淮泗州三州。以發運  
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  
舟還。卸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  
來來無後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  
楚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  
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  
不入江。豈非良法歟。臣竊以謂宋人為汴漕運

比漢唐為便。於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  
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博通。惟  
今朝則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  
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  
達于

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  
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  
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  
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肆  
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成泥瀉。淺流則費

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橫之阻滯。  
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免糧  
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  
可不為其所自哉。臣於鹽法條下。既已歷陳宋  
人轉般載鹽之法。于前。伏乞

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  
一分。則受一分賜矣。况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  
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  
為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積之險。罷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漢明帝時主景脩汴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者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蓋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沒不知所存而汴河則自中牟縣入于黃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而河流又絕所謂入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于淮而呂梁之險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晉謝玄肥水之役堰呂梁水以利運漕蓋漕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趙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呂梁之險用之以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匯于淮合于河沁水者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自武陟縣入于河隨河達海自河南兗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縣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以為今運道

云  
雍熙中轉運使劉瑋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奇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始於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惡乃尋喬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牌以通漕又於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以為利

徽宗重和元年發運副使柳庭俊言與揚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牌七十九座限節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脩復

臣按入河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三所一為清江浦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抗家甯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於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宋時又有斗門水牌表



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堯以穀永樂十九年加以觀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橋實以軟土以備風浪網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沿隄行人以牽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然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橋楫傾沈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於舊隄之外湖注之旁別為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藉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輒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牌三座說用改作通水

橋洞引湖水於內以行舟楫仍於外隄造減水牌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天雖有迅歎之變人則有持楫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為利益實亦非小

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度府之備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二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非一代良法歟  
胡長孺曰杭吳明越揚楚蜀萊密伊岸大海舟

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曰料用不可度越淮江入海之文多洲號為沙朱清者嘗傭海濱沙民楊氏家殺人亡命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船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跡不可得稍急則後來亡慮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達淺角識之後就招懷為防海民義清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遂言海漕事試之良便遂興海運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等壁為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自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嘗取吳稗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高初伯顏平宋命張瑄

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樂之運。不專於海道也。元初糧道自江入海。由黃河至村。在縣中。平。學。外。故。世。運。已。棄。縣。洪。門。百。十。里。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貯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年節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

海運新法

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故渚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為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耳。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實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

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備。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冗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

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運。彼來是亦思豫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且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其定。以取向。一如蕃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疾。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道習。知海運者。起自蘇。

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鹽。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道泊舟港。以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閣。庶二藩。

訪事。曾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貫駕海舟。丁。令。有司。俟給津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州。青登等府。直抵直沽。瀕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繳其往來。十數。

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定軍。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與。故宜輕。海舟。畏。故宜重。假如。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二。一。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成。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為。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重。為。成。役。大。約。海。舟。一。





一萬六千一百八十八石  
 正治元年三百一十八石  
 萬曆六年六百八十三石  
 崇禎元年六百八十三石  
 順治元年六百八十三石  
 康熙元年六百八十三石  
 乾隆元年六百八十三石  
 嘉慶元年六百八十三石  
 道光元年六百八十三石  
 咸豐元年六百八十三石  
 同治元年六百八十三石  
 光緒元年六百八十三石  
 宣統元年六百八十三石

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一石  
 合餘○天曆元年二百一十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一石  
 所文者三萬九千七百九十五石  
 始責備於運官人給俱滿者乃免  
 數多矣

順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親盜起方國珍張七歲據  
 浙東西之地海運之舟不至至是遣伯顏帖木兒徵  
 漲運于江浙詔士誠諭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

伯顏帖木兒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米  
 十有一萬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徵拒命不與

臣按元朝承平之時歲運穀至四百萬石至其  
 末世也衰弓于叛臣僅得十有餘萬石最後升  
 斗皆無焉是時也斗米至銀六兩一時勦威權  
 貴求錦繡珠玉而揚腹急饑以為餓殍者何  
 限嗚呼可嘆也哉是以為國遠圖者觀未形之  
 患為先事之謀惟思於心曰吾之家國今雖富  
 盛異日吾之子孫安知其不馴致于此乎矧  
 今建國于燕而又承其後雖

天祚國家

祖宗基業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  
 示長思也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  
 枯漕運至淇門在滑縣西一百八  
 十餘里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自任城分汶水  
 西北流至須城平陸之安民山入清濟故漕運江淮  
 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  
 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



道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  
至永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出文明門文門崇  
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口水  
十二處置壩牐二十座節水通漕為便明年河成賜  
名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  
其悴至是皆罷之

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  
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  
十處所費蓋亦不貲况今廢陸已久慶豐以東  
諸牐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

御珍在都城中

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  
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  
言者往往建議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  
臣愚見漕輓與河運利害略亦相當必欲復舊  
須於城東鑿為大潭如積水比以為停泊之處  
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轉東瀦於此潭又於分  
水入城處築牐以司啓閉仍於御河南出城壕  
之道建為巨牐蓄禁中水以備溢不於自慶豐  
牐以東每牐之旁皆為小池以容候牐之舟如

卷之五十九

此庶幾良便若恐勞民動衆又不若依舊陸輓  
之為便但道路之間每遇霖雨泥淖車輪陷沒  
牛騾踣斃脚價踊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  
而久留多費艱苦不勝此建議者憫之所以成  
欲復舊河道然自永樂已未開運以來經今六  
十餘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費支兌之初已有加  
耗晴乾之時所費及亦不多為今之計請於都  
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處再闢新路一道或  
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為官民  
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闢者一道路以通行  
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往者從右不  
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而居者  
皆許於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道旁賣酒  
食者惟許作浮鋪如此則民居既遠執轍敵行  
亦易潤而泥易乾運道自然不至深陷又於中  
道設一提舉司視衛河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  
工部官一員提調將慶豐等牐原設牐夫編為  
甲乙專一備理道途大車入門免其納鈔統俾  
於提舉司出備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為買馱  
石傭工作之費又俾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人



等從公量定脚價分為三等晴乾每石若干陰  
雨若干泥濘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數奏

聞水為定例如此則輸輓通利所費者不過民  
田數十頃可將官地償之或給以價或為之開  
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十倍況河道狹而  
運舟多一遇水少候候閉動經旬日有妨嗣  
歲之計且又每歲設官聚夫官俸民糧日有所  
費歲歲遣官吏起民丁開挑上游疏濬壅塞備  
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新獲文移工  
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

議其於國計未必無補

至正十六年董搏霄建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可  
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  
十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袋盛之  
用印封識人不息負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  
回計路二十八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給  
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路近而兵少敵小而期促  
者耳大敵在前擁兵數十萬千里饋糧曠日持久  
未易行也

臣按董搏霄入運之法誠有如胡粹中所評者  
用兵遠道決不可行惟施於救荒就用饑民接  
運因以哺之借其力以達粟於無食之地蓋亦  
兩得其濟與夫漕黃河者其於三門底柱之險  
其間一帶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暫而不可常

以上漕輓之宜也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  
皆以給東南之漕都大安者阻關陝之險  
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  
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

朝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盡于

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用  
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  
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  
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  
井牖者。即元史所謂會源牖也。泗水出沂  
山。北流。入海。諸水畢  
會于此。而分流於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  
新河。地降九十尺。為牖十有七。而達于漳  
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牖二  
有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

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  
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于海。  
亂流而渡。由邳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  
而北。至于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  
而入于海。汴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  
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  
自瑯邪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  
口之河。有分海沱河之水。通論諸河。天井  
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  
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  
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

國家都北而仰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為命  
脈。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  
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  
極處。諸師於此乎盡。眾流于此乎會。且居  
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洄速。是凡三千七百  
里之漕路。比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  
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決旬可到。  
焉。

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書

生過慮。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  
舟楫。而包圍巨師。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啓  
閉。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  
也。臣愚以杞人之智。過為  
天慮。惟  
聖明矜其愚。而察其心。不勝大願。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四

非四